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 广 / 松 / 哲 / 学 / 系 / 列 /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宪 周晓虹

[日] 广松涉 编注

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カール·マルクス/フリードリヒ·エンゲルス

ドイツ·イデオロギー

翻译 彭曦
审订 张一兵

南京大学出版社

本书是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广松涉（Hiromatsu Wataru,1934-1994）编译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篇《费尔巴哈》（包括德文文本）及其相关研究论文的中译本，也是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第一本比较文献学专著。

历史唯物主义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再熟悉不过的名词了。然而，其成立过程以及它在马克思主义中所占的地位，我们却未必十分清楚。这主要是因为被称为宣告历史唯物主义成立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篇《费尔巴哈》是一未完稿，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没有公开出版过，而后来的几种版本，例如梁赞诺夫版（1926年）、阿多拉茨基版（1932年）、巴加图利亚俄文新版（1965版）、新德文版（1966年）、MEGA2版（1972年）又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未能如实地再现马克思恩格斯在撰写过程中的文献学语境，再加上前苏联教条主义的不良影响，使得我们已经难以看出历史唯物主义原貌的缘故。

广松版的最大特点在于它按手稿原来的页码重新排列，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手稿用不同的字体区分开来，并忠实地再现了手稿的推敲、修改过程。可以说，这是为我们跨越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注解而回归马克思主义而架起的一座桥梁。



ISBN 7-305-04234-X/B・319
定价:49.80元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广/松/哲/学/系/列/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宪 周晓虹

[日] 广松涉 编注

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翻译 彭曦
审订 张一兵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日)广松 涉编注;彭曦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1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张一兵主编)
ISBN 7-305-04234-X

Ⅰ.文… Ⅱ.①广…②彭… Ⅲ.马恩著作—马克思主义哲学 Ⅳ.A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5511 号

登记号 图字:10-2004-184 号

丛 书 名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书 名 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编 注 者 [日]广松 涉
译 者 彭 曦
审 订 者 张一兵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电 话 025-83596923 025-83592317 传真 025-83328362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电子邮件 nupress1@public1.ptt.js.cn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27.75 字数 637 千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ISBN 7-305-04234-X/B·319
定 价 49.80 元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总序

自晚清曾文正创制造局，开译介西学著作风气以来，西学翻译蔚为大观。百多年前，梁启超奋力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时至今日，此种激进吁求已不再迫切，但他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却仍是事实。世纪之交，面对现代化的宏业，有选择地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更是学界和出版界不可推诿的任务。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隆重推出"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在林林总总的国外学术书中遴选有价值篇什翻译出版。

王国维直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所言极是！今日之中国已迥异于一个世纪以前，文化间交往日趋频繁，"风气既开"无须赘言，中外学术"互相推助"更是不争的事实。当今世界，知识更新愈加迅猛，文化交往愈加深广。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动脉。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文化上的交往互动；另一方面，文化的民族自觉日益高涨。于是，学术的本土化迫在眉睫。虽说"学问之事，本无中西"（王国维），但"我们"与"他者"的身份及其知识政治却不容回避。但学术的本土化决非闭关自守，不但知己，亦要知彼。这套丛书的立意正在这里。

"棱镜"本是物理学上的术语，意指复合光透过"棱镜"便分解成光谱。丛书所以取名《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意在透过所选篇什，折射出国外知识界的历史面貌和当代进展，并反映出选编者的理解和匠心，进而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标。

本丛书所选书目大抵有两个中心：其一，选目集中在国外学术界新近的发展，尽力揭橥域外学术90年代以来的最新趋向和热点问题；其二，不忘拾遗补缺，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国外学术著述囊括其内。

众人拾柴火焰高。译介学术是一件崇高而又艰苦的事业，我们真诚地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参与这项事业，使之为中国的现代化和学术本土化作出贡献。

丛书编委会
2000年秋于南京大学

文献学语境中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原初理论平台
（代译序）

张一兵

第一次接触广松涉这个名字是在1988年。当时，我正着手对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的手稿[①]进行比较系统的文本学研究。在一沓第二手评述资料中，我首次接触到了这位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以及他这个已经十分著名的文献版。说来也巧，囿于条件，当时既无法获得第一手的日文文献，也没能看到该文本的具体内容，但在自己的独立研究中，我竟然也得出了某一个与广松涉的观点颇为类似的研究型判断。[②] 这就让我对广松涉版的这一稿本油然生出浓厚的兴趣。也因此，在南京大学出版社确定出版广松哲学系列之后，我特意选择了广松涉这本《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广松这个版本出版于上个世纪70年代。其实，之所以选译此书，还有一个重要的考虑，那就是迄今为止国内尚没有一本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版本考据方面的**文献学**研究论著，因此我十分希望这个译本的出版多少能补上这个空白。[③] 在这篇代译序中，我打算先简要介绍广松涉的学术履历，而后粗略讨论一下这本书复杂的历史语境和基本情况，最后一部分是本文的主体，我将在其中粗略谈谈自己对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手稿研究的基本看法。

一

广松涉，当代日本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当之无愧的思想大师，然而时至今日，广松涉在中国学界，尤其是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域中，基本上还算是个比较陌生的名字。其实，被我们长久忽略了的广松那兼容了新科学观、当代西方哲学和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以及带有浓郁东方文化色彩的哲学思想是相当博大精深的，并且，自1994年广松涉去世之后，其学术影响还在逐步扩大。

---

①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手稿新编中文单行本——《费尔巴哈》一书，由人民出版社1988年首版。其基础为1965年出版的前苏联专家巴加图利亚所编辑的版本和1966年前东德马列研究院出版的新德文版。中译本原来使用了“第一章”，由于广松涉认为这一部分手稿包含了A章和B章结构，所以他改用“第一篇”来指认这一手稿。我们为了对应广松涉的这个版本，故采用“第一篇”的指称。

② 即对手稿中“遗失”的第36～39页文本的判断。

③ 其实，也正是因为译介上的这个不足，有些论者将版本研究误认作诠释学意义上的“文本学研究”。

广松涉，生于1933年8月11日，日本福冈县柳川人。[1] 1944年，刚上小学五年级的广松突然迷上了爱因斯坦，立志成为一名物理学家。和许多由自然科学转向哲学的当代大师相同，这个志向成为广松一生的思之起点。1945年，尚就读于小学六年级的广松又有惊人之举，他在通读卡尔·皮尔逊著《科学概论》之后，对马赫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可以说，马赫关系性的感觉要素图景，事实上成了广松步入现代科学构架的重要路径。也是在这一年，年仅12岁的广松在日本共产党员伯父平木恭三郎影响下，不可思议地读完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这次远远超越其年龄、阅历的文本阅读一举奠定了他左派思想的学术根基。1947年，时读中学二年级的广松涉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题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该文中心思想是讨论原子弹问题，尤其重点阐述人文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的优势。1949年，16岁的广松涉正式加入日本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为社会主义战斗的一生！

1951年，广松涉开始意识到近代自然观（实体主义）向现代自然观（关系主义）之重大转变的意义，并就此模仿黑格尔的《逻辑学》，写成了十四本篇幅的"逻辑学笔记"。1952年，广松报考东京大学理科不第，转而进入东京学艺大学数学系，并于同年开始系统学习哲学，从物理学转向形而之上的哲学。1954年，广松涉终于考人东京大学（文科）。其间，他多次因革命活动中止学业。1957年，广松涉正式进入东京大学文学院哲学系，不久之后，他将毕业论文题目由入学时预定的哲学家黑格尔变更为科学家马赫。广松此举，深受桂寿一主任教授的称赞。学间，广松专心致力于现象学和新康德派研究，以此作为自己的前提作业，并为研究之需，坚持每天到红露外语学校学习德语。次年，广松涉更是集中精心致力于康德、黑格尔、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研究，到当年夏天，已经基本奠定了毕业论文的主要内容框架。1959年，广松涉从东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毕业论文题为《浅论认识论的主观》（收录于《广松涉著作集》第16卷）。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篇论文中，他已经开始构筑交互主体性、四肢结构论等广松哲学的基本框架。同一年，广松考入东京大学研究生院人文科学研究科哲学专业深造。1960年，他开始关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文本结构问题，并直接批评苏联的梁赞诺夫版和阿多拉茨基版在编译上的非法文本重构（由此导引了后来苏联马列主义研究院1965年的巴加图利亚新译本的问世）。次年底，广松完成了题为《康德的先验演绎论》的硕士论文，后又于1962年继续修习博士课程。其间，广松与须藤吾之助合作翻译了马赫的《感觉的分析》一书。1965年，广松涉在修满博士课程的学分之后，从东京大学退学，从此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职业哲学家的道路。

1965年以后，广松涉先后出任名古屋工业大学讲师（德文）、副教授（哲学和思想史）；1967年出任名古屋大学教养部讲师，1969年晋升为副教授（哲学与伦理学）；1976年以后，出任东京大学副教授、教授，直至1994年退休。同年5月，广松涉获东

[1] 广松涉出生于日本山口县厚挟郡。但由于他在该地生活的时间不长，再加上厌恶明治以后长期控制日本政局的"萨长"（萨＝萨摩藩，今鹿儿岛县；长＝长州藩，今山口县）派系，所以一生都以福冈县柳川人自称。以下关于广松涉生平的叙述，依据小林昌人编写的广松"年谱"（《广松涉著作集》第十五卷，岩波书店1997年版）。

京大学名誉教授的称号。当月，广松涉因患癌症去世。

广松涉生前出版论著40余部，论文数百篇，其中在他辞世后出版的有《广松涉文选》六卷和《广松涉著作集》十六卷。如今，广松涉已是日本学界公认的当代哲学大家。纵观广松涉思想的整个发展进程，我们可以看出，青年广松涉是从对现代自然科学特别是现代物理学的关注出发，进而转入理论研究的，在这方面他有着非常独到的见解[《科学的危机与认识论》(1973)、《相对论的哲学》(1986)]，这段思想经历同时也是他后来毕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建构广松哲学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和逻辑视角。必须看到，广松涉哲学之思的另一个重要基础是西方哲学：先是康德、黑格尔，而后是胡塞尔和新康德主义，还有舍勒、梅洛-庞蒂，但是，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海德格尔。广松涉在这方面的论著有《黑格尔》(1976)、《梅洛-庞蒂》(1983)、《交互主体性的现象学》(1986)、《现象学的社会学原型——许茨研究笔记》(1991)。

如前所述，二战以后，广松涉直接投入日本新左翼的学生运动狂潮中，并在革命实践中毅然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尤为可贵的是，从一开始，广松涉眼里的马克思就不是端坐神坛的圣人，广松涉从不将马克思主义奉为一成不变的金科玉律，而总以独立的探索精神不卑不亢地来面对马克思主义。在这一点上，广松涉的理论逻辑思路十分接近西方马克思主义。广松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努力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文献学地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包括《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像》(1971)、《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1974)、《资本论的哲学》(1974)、《马克思的思想圈》(1980年)；二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发生学研究，其中出版有《恩格斯——其思想形成过程》(1968)、《马克思主义的成立过程》(1968)、《马克思主义的地平线》)1969)、《青年马克思论》(1971)、《马克思主义的路径》(1974)、《物象化论的构图》(1983)、《以物象化论为视轴读〈资本论〉》(1986)；三是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的关系，主要论著为《现代革命论探索》(1970)、《"现代超越"论》(1975)、《新左翼运动的射程》(1981)、《历史唯物主义与国家论》(1982)、《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史观》(1986)。

对广松涉来说，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并不应当狭隘地停留在马克思主义19世纪的文本中，而要在当代科学和社会实践的新层面上将其"推进"和"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这就是广松涉自己的哲学体系——"事的世界观"[《世界的交互主体性的构造》(1972)、《事的世界观的前哨》(1975)、《物、事、语》(1979)、《辩证法的逻辑》(1980)、《佛教与事的世界观》(1981年)、《存在与意义——事的世界观之奠基》(计划三卷，其中第一卷1982年出版，第二卷1993年出版，第三卷因广松涉1994年的去世而未果]。

广松涉哲学在中国的介绍与研究，最早是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卞崇道先生开始的，他在多本关于现当代日本思想史的论著中对广松涉思想进行了介绍和一般评述。此次，在广松涉夫人和广松涉一批学生和生前好友的直接支持下，我们得以在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中开出一个"广松哲学系列"，并通过版权贸易，从日本不同出版社购得广松涉的《事的世界观前哨》、《物象化论的构

图》和《存在与意义》(第一、二卷)的中文版版权。2002 年,我们与日本一批研究广松涉哲学的专家、学者联合,在南京大学召开了第一届“广松涉哲学思想国际研讨会”。目前,上述已购得版权的三本书中,前两本已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存在与意义》一书的翻译也已初步完成,正在由中日双方专家做进一步的审校。眼前这本《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正是这个系列的第四本书。我们业已与日本学者商定在 2005 年上半年,双方将再次联合召开第二届“广松涉哲学思想国际研讨会”,那次会议的主题应该就是这本《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二

以下,我们不妨先来看看 1974 年由河出书房新社出版的广松涉这本《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历史语境。[①]

众所周知,撰写于 1845～1846 年的这部名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此书的全名为《德意志意识形态 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的重要哲学论著,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并没能公开发表,其中最重要的第一篇手稿甚至尚未完成。《德意志意识形态》全书分为两卷八篇,约 50 张手稿。第一卷由序言和三篇构成,主要内容是对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等人哲学观点的全面批判以及对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新世界观——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正面说明。第二卷由五篇构成,主要批判了所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现在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三卷中只留存有马克思恩格斯完成的第一篇、第四篇和第五篇。可能没有包括赫斯等人撰写的手稿。*从现有的资料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本打算全面批判当时德国的哲学和社会思潮。第一卷主要批判青年黑格尔派,但重点指向费尔巴哈,因为根据马克思已经拟定的新世界观提纲,新的思想革命正是产生在对费尔巴哈哲学思想逻辑的直接否定之上。但是,在撰写第一卷的初始,马克思恩格斯其实并不打算以单独一篇的篇幅来正面阐述自己的新世界观,后来那个第一卷的结构是在写作过程中,随理论逻辑的发展而自然形成的。必须看到,在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哲学新视界的过程中(《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撰写本身也是这一思想革命的一部分),目前被马克思恩格斯设定为第一篇的内容相当重要,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费尔巴哈才值得被“认真对待”,并且,哲学新视界的确立主要也是针对费尔巴哈哲学的理论界定,或者说,是在“超越费尔巴哈”(列宁语)中创立的。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写作,大约从 1845 年 11 月(《维干德季刊》第三卷发表)开始,主体部分于 1846 年 4 月基本结束,到了 1847 年 1～4 月,恩格斯又补充了第二卷的最后一篇《真正的社会主义》。从文本和最新的研究资料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当初并不打算写一本大部头的论著,而只是试图针对《维干德季

---

① 广松涉编注:《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河出书房新社,1974 年。即我们面前的这部重要的文献学论著。在译成中文时,我们将书名改为《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刊》的德国哲学界的混战提出自己的看法，主要目的是想界划他们已经获得的新世界观与被超越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根本异质性。所以，第一部分手稿起初并不曾分出章节，而是作为共同批判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的内容。只不过在写作的进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决定另辟专篇批判后二者，于是便删去了第一部分手稿中有关鲍威尔和施蒂纳的内容，最初的手稿也随之成为第一篇的第一部分。接下去，是计划中的第二篇和第三篇的写作，到了第三篇的写作中，也有两部分溢出研究对象的手稿被划出来反构成第一篇的第二、第三部分。然后，是“莱比锡宗教会议”的写作。此后，马克思恩格斯为全书起草了序言，也是在这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又两次重写了第一卷的开始部分，从而构成后来第一篇手稿中的最后一批文本。最后，是第二卷。①

《德意志意识形态》直到恩格斯去世(1895 年)37 年之后的 1932 年才在苏联首次出版。② 这本书的第一篇从正面集中阐述了马克思新世界观，也就是说，《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篇是马克思主义创立后，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对自己哲学新视界的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正面的系统的表述。③ 所以，这也是我们真实认知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经典文本之一。可是，这部分手稿又恰恰是马克思恩格斯两人生前未能完成的手稿。并且，手稿在漫长的岁月中又屡遭损坏，其中几张严重破缺，第一篇也遗失多页(第二篇还缺 20 页)。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撰写的情况看，原稿应该是由多个手稿构成的，在后来的保存中其中部分手稿先后有所遗失。现在我们在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时传统所用的完整中文文本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这一文本，特别是其中的第一篇，主要是以 1932 年前苏联学者阿多拉茨基的第二个版本(第一个版本由梁赞诺夫 1924～1926 年整理出版)为基础的。由于这一版的文本打乱了马克思恩格斯原稿的顺序，并依据编者个人的理解进行了重新编排，从中已经很难看出第一篇的理论结构原貌了。

在后来的研究中，人们逐步意识到苏联学者原先对第一篇手稿的编排并不十分令人满意。其一，1962 年，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巴纳(S. Bahne)在整理资料时，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发现了夹杂在马克思其它遗稿当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遗失”部分

---

① 据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和其他文献，我们还知道手稿中的第五篇“库尔曼”的原稿是魏特迈誊清的，稿末写明该稿是赫斯撰写的。另外，赫斯作为此书的合著者，还撰写过批判“卢格”篇，出版计划受挫后稿子被退回给赫斯。

② 1899～1921 年，《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部分章节曾被发表。1924 年，前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编译后，首次用俄文发表该书的第一篇。1926 年，又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一卷(Marx－Engels Archiv, Bd. I. 梁赞诺夫编)发表该书的德文版。1932 年，前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第一版，Marx－Engles Gesamtausgabe, I. MEGA1，阿多拉茨基编)第一部分第五卷中首次用德文发表《德意志意识形态》全部书稿，次年又出版了俄文版(第一版第四卷)。这是后来流传基广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版(第三卷)中《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原型。中文版是译自完全相同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中的第三卷。

③ 这个表述主要是通过“清算”马克思恩格斯自己“从前的哲学信仰”，即“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而在这种批判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在书中的第一章里正面阐发了“我们的观点”。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第 10 页。

的三页手稿(即第一篇中的第29页,以及一个无法归属的残片两页,同时发现的还有此书"第三篇 圣麦克斯"原稿的一部分)。同年,巴纳在《社会历史国际评论》第七卷第一部分中,用原文将这三页手稿发表。[①] 其二,许多研究者开始注意到恢复马克思恩格斯原稿中的初始逻辑线索十分重要。*青年广松涉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手稿的研究和批评是引发这种意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由此,1965年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在《哲学问题》杂志第10期和第11期上重新发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的新编译本。次年,又出版了该文献的单行本。这个版本是由前苏联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献专家巴加图利亚准备,勃鲁什林斯基编辑的。这一次的编排基本恢复了马克思恩格斯原稿的编码次序,并根据手稿内容把原有的五份手稿(广松涉将前三个手稿指认为"大束手稿",后两个手稿为"小束手稿")分成四个部分,共二十七节,并根据编者对手稿内容的理解拟定了二十五个小标题(其中第一节是原有标题,第二十六节以作者边注为题)。1966年,东德《德国哲学杂志》第4期用原文重新发表手稿,编排基本参照了上述俄译本,只删除了巴加图利亚等人加上的二十六个节标题。后来,1972年出版试行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历史考证第二版,Marx—Engles GesamtausgabeⅡ,以下简称MEGA2)也收入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其编排基本与1965年俄文版相同,只是将手稿划为七个部分,并保留了作者在稿边上的批注。1988年,我国人民出版社《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手稿的新编译本——《费尔巴哈》也宣告问世。[②] 这个新译本的主体参照了东德1966年版的手稿,并将俄文版的二十七个小标题附在书后,成了我们国内研究者手中《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手稿的新版中文版单行本——《费尔巴哈 唯心主义观点与唯物主义观点的对立》(以下简称《费尔巴哈》)。[③] *后来中文第二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也沿用了这一版本。*因此,此刻摆在我们面前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手稿的中文版单行本,与原有的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实际上是阿多拉茨基版)相比,不论是在结构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有了十分重要的变化。在这个中文新版本中,马克思恩格斯原先那五份手稿被分为四个部分。编辑者将马克思恩格斯第一篇手稿的五个相对独立的手稿,按时间顺序分别编排为:最初写下的具体说明哲学新视界的第一手稿的29页,现在被编为第二部分;从已成稿的第三篇中两处抽取的第二、三手稿计43页,现在被编为第三、四部分;最后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完成大部分手稿后,两次起草的全篇导论和对新世界观进行总体概括的第四、五手稿,它们被整合编辑为第一部分;而新发现的三页手稿,除第29页编进原序位以外,另外两页按原有的页码编在了第一手稿的最前面。同时,新版手稿还恢复了马克思恩格斯原稿上的许多重要注释和说明,并对手稿做出了一些近似方献学的说明,如在

① 1979年,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收入了新发现的第一篇相关的三页手稿。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第368~372页。

②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新编第一篇手稿——《费尔巴哈》一书(中文新版),由人民出版社1988年首版。

③ 这是恩格斯在1883年马克思去世后重新阅读马克思手稿时所加的尾注。手稿原件上本来只有"I. 费尔巴哈"。

文本中保留了马克思的原有页码(但没有保留恩格斯的纸张序号)。在这一版中,新增了近一万余字的新内容(这个版本的基础是新德文版,它主要参照了由前苏联学者巴加图利亚准备、勃鲁什林斯基编辑的新编俄文译本。参见苏联《哲学问题》杂志1965年第10、11期)。[①] 我以为,这一版本为中国学者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初始理论线索提供了重要的文本依据。

广松涉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研究起始于上一世纪50年代末。早在1959年就读东京大学研究生的时候,广松涉就参加了名为"理论集团"的学习会。会员们在这个学习会上轮流阅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广松便是从中意识到该书当时的两个版本(梁赞诺夫版和阿多拉茨基版)在编辑上皆有问题。同年春天,广松又设法借到了法政大学田代正夫教授收藏的梁赞诺夫编辑的MEGA1的德文原版;第二年春天,通过城塚登副教授的介绍,又从东京大学教养系淡野安太郎研究室借来了《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一卷(Archiv I)。以此为基础,广松涉在次年参加了东京大学研究生院伦理学科的金子武藏教授所担任的"精神史的方法"讨论课(研讨正好以《德意志意识形态》做教材)。作为听课的作业,广松涉完成了以探讨《德意志意识形态》已经存在的两个不同版本的异同以及在编辑上的问题的报告。1965年,此文在日本《唯物论研究》春季号上发表,引起广泛的关注。1966年3月,广松涉又针对新出版的巴加图利亚版发表了《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苏联新版》一文,此文刊登于《图书新闻》第851号上。1967年6月,广松涉再次针对新德文版在《思想》杂志上发表了《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问题——有感于东德新版的出现》的文章。1972年,由前苏东马列主义研究机构主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MEGA2)发表《德意志意识形态》新译版(试用本)。[②] 经过这一系列艰苦而认真的努力,1974年,广松涉终于在河出书房新社出版了自己这本《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这可以说是广松涉针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所开展的长达十五年的研究的最终成果。

三

那么,广松涉这个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过人之处到底在哪里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看看这五个不同版本的共同基础——《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手稿的具体情况,而后再来逐一研究一下广松版之前问世的该书另几个不同版本的情况。

如前所述,《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是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尚未完成的手稿。1962年以后,该书三个新版本所处理的文本基本上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一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最初完成的作为第一篇手稿主体部分的三份手稿;二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完成书稿主体之后撰写的全书序言和修订稿的内容,这里实际包括多次写作、修改构成的多层份手稿;三是1962年新发现的三页手稿中的一个无法归属的残页。

---

① 参见拙文:《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手稿的结构》,《理论学习月刊》1992年第10期。

② 关于MEGA2的基本情况,可参见拙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附录二。

为方便中国读者，我们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的《费尔巴哈》单行本为参照展开分析（以下简称中文版）。依照广松涉的看法，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可分为两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分几次完成的第一篇手稿的主体部分，它们被广松涉称为"大束手稿"（第一、二、三手稿，即中文版第一篇正文中的第二、三、四部分和"国家和法同所有制的关系"）；第二个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直到最后还在修改的手稿，被广松涉称为"小束手稿"（第四、五手稿，即中文版中的第一篇序言和第一部分的主体内容）。上述手稿都写在大约20×30厘米的大开纸上，纸张大小略有差异（四种）。[①] 作者在写作时，先将大开纸中心对角一叠为二，使一张大开纸成为正反四页（面）手稿。对这些手稿，恩格斯的作法是在每一大张纸上标注**纸张序号**，而马克思则是在每张纸的四页上加上**页码序号**[②]，但大张纸上的空白页和全文删除的部分都没有编页码。所以，后世人们拿到的原始手稿上就有两种不同的编号。[③] 写作中，马克思恩格斯通常将正文写在每一页的左栏，而右栏则供修改和插入文字使用（这一点可以从本书所附照片中看到）。另外，全部手稿的**主要笔迹**是恩格斯的，属于马克思的笔迹只有为数不多的插入内容和文字修改。

从这个情况来看，大束手稿一共有17张大纸，包含三份手稿（广松涉称为"三个部分"）。第一手稿共六张大纸，计24页，恩格斯的纸张序号从第6张开始，一直到第11张（用{6}到{11}表示），马克思的页码从第8页一直到第29页，其中，第10张纸的第一面（{10}a）和第11张纸的第四面（{11}d）中没有马克思的页码；第二手稿两张大纸计8页，恩格斯的纸张序号为第20、21张（用{20}和{21}表示），马克思的页码从第30页到第35页，其中第20张纸的第一面（{20}a）和第21张纸的第三面（{21}c）中没有马克思的页码；第三手稿，共九张大纸，计32页，恩格斯的纸张序号从第84张到第92张（用{84}到{92}表示），马克思的页码序号则是从第40页到第72页，其中，第72页正好是第92张纸的第一面（第二面（{92}b）中没有马克思的页码，其余2面空白）。大束手稿的内容在《费尔巴哈》中是从现在我们看到的单行本第19页第二自然段开始，一直到第82页。小束手稿则由七张大纸组成，其中五张大纸只有恩格斯的第1～5张的序号（用{1}到{5}表示），其中第4张纸只用了第一、二两面；另外两页既没有纸张号也没有页码序号，其中第2张只写了一面。广松涉将这两张纸标注为"{1?}"和"{2?}"，并用{1?}的第a、b、c、d页和{2?}的第a页加以列数。这一部分的内容，在中文版中是第1～17页。最后是一份手稿的片断，即1962年发现于其他文稿中的三页手稿中的两页（另一页为第手稿中的第29页），此张纸的文字写在第三、四两面上，上有马克思标注的第1、2页。此内容为中文版的

---

① 中央编译局的文献学专家在中文版中对这些纸张使用了"印张"的概念，因为"印张"一语为出版业务中一个特有的专业术语，通常是指一张整开纸正反印足文字的计量。而经过我们反复讨论，确认这里应该使用"纸张"概念来说明马克思恩格斯书写文字所使用的不同大小的用张。"印张"一语的使用可参见：《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5页注2；第96页注9；第99页注33；第100页注39。

② 1988年出版的中译本，只保留了马克思的页码编号。

③ 这里还有一个文献学细节是，马克思一开始是用[6b][6c][6d][6e]这样的方式来标记恩格斯标记的第{6}张纸，后来才改为[8][9][10][11]。

第 18 页和第 19 页的第一自然段。广松涉将其标注为手稿“Ⅰ”。

对这些文本的手稿，广松涉之前的四个版本分别做了如下编辑：

一是**梁赞诺夫版**(以下简称梁版，此版文本中没有 1962 年新发现的三页手稿)。根据广松涉的说法，梁版的编排方针是“将手稿中的文章如实地排成铅字”。[①] 所以，文中被删除的部分用小号字排出并加以括号，马克思所增写的内容、边注和其他信息在脚注中进行了说明。梁版的文本编辑是先排印小束手稿中的{1?}的第 a、b 两页，内容重复的{1}被看作它的修改稿，然后是{2}、{1?}的 c、d 页和{5}；接下去排印大束手稿的三个部分，即{6}到{92}；最后是{3}和{4}。

二是**阿多拉茨基版**(以下简称阿版，此稿同样没有 1962 年新发现的三页手稿)。广松涉对这个版本持否定态度，用他的原话评价就是该版本“先把手稿拆得七零八碎，然后用浆糊和剪刀进行剪贴”：

> 阿多拉茨基的剪贴，并不是以段落为单位来重新编排，而是将一个段落拆开，将剪切下来的部分与在完全不同的行文逻辑中撰写的，在手稿中相隔几十页的文章一部分连接在一起，从而构成新的段落。其做法可以说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而且，在手稿的剪贴难以巧妙地进行时，竟然擅自插入连接的词句![②]

所以，广松认为阿版简直就是一个“赝品”。广松这个“赝品”，实际上概括了我们沿用几十年的那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三卷中《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的情况。遗憾的是，缺乏第一手文献学研究基础的我国学者对此却浑然不觉。

阿版只收入最终改定的文字，对那些删改、加写的内容，他只在尾注中做了个一次性说明。在手稿排印上，它将小束手稿全部排在前面(其中还插入了从大束手稿中抽出的内容)，开头部分基本是按照{1}、{2}、{1?}c～d、{2?}、{3}、{4}、{5}的顺序排列的，而大束手稿(被抽取的内容除外)则被切成了几十个片断，在东拼西凑之后，形成了我们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三卷中能看到的篇章结构。

三是 1966 年由前东德当局出版的**新德文版**。在上文中我已经交待过，这个版本其实就是我们手中那个《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手稿的新译中文版的被译对象。因此，它的基本情况我们大略是了解的。在此，我只想简单地提示几点：第一，这个版本实际上是 1965 年**巴加图利亚俄文版**的一个复制本。大概因为广松涉本人不懂俄文，所以他总是以内容基本一致的新德文版为例。第二，广松涉认为，这个版本“采取的是将手稿的最终文形按页码顺序活字化的基本方针”[③]，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是因为该版编辑者采用了以马克思留下的文本页码顺序来对手稿进行排印的做法。所以，文本中没有保留恩格斯在纸张上所做的序号，而只是将马克思的页码序号以

---

① 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编辑说明”第 7 页。

② 广松涉:《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中存在的问题》，《唯物论研究》第 21 期(1965 年春季号)。

③ 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编辑说明”第 9 页。

加括号的方式插入文本之中(这一点,我们在中译文本中能够看到)。第三,新德版对被删除的字句、增写内容、修改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同笔迹等几乎没有记载,但在脚注中,对重要的删除文、被大幅度修改过的语句的原形却进行了注释。

正如我们在中文版中已经看到的,从手稿排印上看,新德版一开始是作为序言的{1}、{2},接下来是编为第一部分的{1?}c～d、{2?}、{3}、{4}、{5},然后,作者将手稿片断"Ⅰ"插入第一部分的开头,而后再接排{6}～{92},最后才是马克思的附录。

最后一个版本是**MEGA2**。广松涉当时手中的文本是1972年前苏东当局发行的MEGA2部分样卷的试印本,那主要是一个用于征求意见的稿本。对该版本,广松涉的评价是:"登载手稿的最终文形,而将关于修改过程、增补以及笔迹等的信息在'异文详情'中一次性进行记载"。[①] 由于是历史文献考证版,所以这个版本应该说是在文献学意义上最为完整的一个版本,其主要特点为:一是将没有指定插入位置的边注以及笔记类的文章排印在栏外,被删除的语句都用"〈 〉"括起,并标注了其所在的位置;二是对那些被修改过语句的处理方法是将原来的语句和修改后的语句一并记载,并标明在正文中的页码和行数;三是将删除、修改、润色等前后的文形以上下对应的形式记载。后来插入的语句、马克思撰写的语句亦即马克思删除的语句等等的区别,也用各种符号在卷末的"异文详情"中作了标注。

手稿的排印顺序为:先排印{2},然后是{1}、{1?}、{2?}、{3}、{4}、{5},在插入手稿片断"Ⅰ"后,再接排{6}～{92},最后是马克思的备忘录。

四

现在,我们可以来看看广松涉对自己新编版本的说明了。关于该书的编辑方针,广松涉做了一个颇为详尽的说明,我们照录如下:

> 本版采取的是将手稿中每页的状态(包括删除、修正、增补、笔迹、栏外笔记等等)以及手稿的内在构成(大小束手稿之间的内在关联、基底稿及其异稿、大束手稿的缺损部分和小束手稿的誊清稿之间的关系、栏外的增补文章与原来的文章的呼应关系)能在直观上一目了然地体现出来的编辑方针。[②]

具体而言,广松涉力图使他的版本排印与原手稿"逐行对应",但由于排印技术所限,这个愿望(我们这里的中译本也未能做到这一点)最终并没能实现。他说,如果能"将各页像照相一样排印出来是最理想的。但是,由于存在着印刷技术、经费方面的制约,不得不放弃将写在手稿行间的文字也排印在行间这样的完全对应的方式"。[③]

---

① 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编辑说明"第10页。

② 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编辑说明"第11页。

③ 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附录一"《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文献学上的诸问题",第342页。

但十分难能可贵的是，广松涉在自己的版本中对前人的作法进行了如下重要改进：一是首次采用双联页排印的方式（**手稿正文印在左页，相关文本印在右页**），将手稿中新旧文本（原稿与誊写稿以及部分重要的增写内容）以左右两页并排的形式展示给读者；二是用**不同字体**将恩格斯与马克思所写的内容区别开来（中译本中马克思的文字用楷体字，恩格斯的文字用宋体字），这使读者能更直观地了解原手稿在文本写作上的真实情况；三是将被删除的内容用**小号字体**排出，并直接存留在原删除的文本位置上，并且标注了马克思恩格斯用横线与竖线删除的差异；四是用**不同标记**明确注明马克思恩格斯增写与改写的文字；五是关于**不同版本的各种信息**，被如实反映在手稿的排印中（我们的中译本又增加了日本学者小林昌人先生和涩谷正先生的两个最新版本的信息）；六是广松涉在自己的日文版后，以独立成书的形式排印了按照他自己的理解结构的**德文原稿**，这就提供了文本研究上的一个直接来自于母语文本的比较参照系。[①] 无庸置疑，这些做法都使广松版具有了更高的文献学价值。

在对手稿结构的理解上，广松涉的看法与以前的版本有较大差别。依他的构想：

> 在大束手稿的开始和途中有缺损部分，但是那不是真正的佚失，而是应该用小束手稿中的改订新稿来填补的内容。小束手稿的剩余部分，是与大束手稿的某处（正文的开始部分）相对应的改订异稿。因此，笔者主张采取将大束手稿按照马克思标记的页码排列，用小束手稿中的改订新稿填补缺损部分，另外将小束手稿中的改订异稿与大束手稿的对应部分对照排列（按双联页的形式，即左页为大束手稿，右页为与之相对应的小束手稿中的异稿）的方式。[②]

请注意，这是广松涉对手稿结构最重要的一个独特理解，他根本不认为手稿真的有所遗失，在他看来，手稿中看似遗失了的部分实际上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对手稿结构所做的调整。广松涉认定，如果将小束手稿中改订文本重新调整穿插进大束手稿的缺失处，我们就能获得基本完整的第一篇手稿的主体。广松涉认为，"通过这样的处理，第一篇的遗稿不再是零散片断的拼凑，而是具有一定的连贯性"的完整文本。正是出于这种理解，在手稿排印上，广松涉首先将马克思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所写的序言置于全书的起始部分，其实，这个文本并不直接属于第一篇手稿。[③] 对此，广松涉解释道，这是第一编导论的"关联性"文本。接着是作为第一编导

① 也因为广松涉有很好的德文基础，所以在德文手稿中他才能发现马克思与恩格斯在"缀字法"上的不同，以更多地获得文本研究中所需要的重要信息。另外，广松涉在河出书房新社 1974 出版的这个版本，采用了一个硬纸封套合装两个精装本（日文书与德文书）的方式。此书的装桢设计获了出版奖。

② 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附录一"《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文献学上的诸问题"，第 342～343 页。

③ 我们可以在本书所附的文本照片中看到，它是写在三张信纸上的。作为相关文本，还有作为附录二的恩格斯的"关于费尔巴哈"手稿。此稿已经收录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四十二卷的第 360～363 页上。

论的小束手稿中{1}，与其他版本十分不同的是，广松涉将{1?}的 a～b 页作为{1}的誊改手稿，以双联页的形式并排刊印在主文本的双联右面。再下来的手稿排印就是极为复杂的编辑工作了。广松涉先是在右页正文中排印了第一章绪论的{2}（即文本中的 A 章，他不同意 MEGA2 将{2}放置到{1}之前的做法），然后直接排印作为主要手稿正文的大束手稿中的{6}～{92}。与原先大多数版本不同，广松涉将{1?} c～d、{2?}、{5}作为一个文本整体，视为大束手稿中马克思恩格斯下面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11}～{16}改写异文，所以，他将这部分文本直接连续排印在{11}～{16}正文的双联右页上。而关于小束手稿中的{3}、{4}，广松涉则大胆地推断此文本就是大束手稿中那个遗失掉的第 36～39 页[①]，因而，他又直接将这一部分文本直接排印在大束手稿左页正文中的第 40 页的前面。最后，对那个根本无法归属的手稿片断"Ⅰ"，广松涉则干脆将其作为附录处置了。

这就是我们目前可以看到的广松版中译本中的手稿结构，比起 1988 年中文版来说，在手稿结构上显然已经有了较大的改变。

五

鉴于读者可以在阅读本书时直观地看到这份广松涉稿本的全部内容，所以我就不打算在此过多地纠缠于具体细节。详细研究过广松涉这个文献版以后，我有一正一反两点看法，不妨在此抛砖引玉，求教学界同仁。

首先，广松涉的这个文献版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研究域中最重要的**版本比较**研究的成果。它在直面文献原初语境的条件下，对已经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手稿的不同理解逻辑和排印构架进行了有深度的文献学分析，并进而得出了自己全新的处理模式。这个文献学成果第一次让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了解到文献学在"回到马克思"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也廓清了一些存在于**文献学/文本学**研究中的理论迷障。这一版本中译文的问世，无疑将成为我们进一步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学研究的十分重要的新基础。因为这个文本使我们第一次能够直接面对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时一批最初文本的原有逻辑构架。并且，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我们大概也是第一次在文本中直观地看到：

> 马克思是怎样修改恩格斯的文章的，以及马克思、恩格斯自身是如何推敲自己的文章的，通过了解这样的行文过程，可以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确立过程以及在该过程中两人所承担的工作量等方面，得出种种见解。[②]

---

① 这个推论与我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研究此手稿中的想法完全一致。当时，我还没有看到广松涉的这个版本。

② 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附录一"《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文献学上的诸问题"，第 342 页。

无庸置疑，这对我们深入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过程，了解当时每一个重要原理的提出、确定和修订的完整过程，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共同创始者这个历史事实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版本使我们在证伪西方马克思学所制造的“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之谬时，终于具有了最重要的直接证据。当然，这种文献学意义上的重要研究对那些不习惯于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人来说，可能毫无意义。如同广松涉已经指出的那样：

> 有人也许会说：即便参照了被删除的文章和语句，考虑删改、修正的过程，或者区别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的部分，“也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同”。对于习惯于随心所欲地引用只言片语，并以之来谈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之类的人来说，基于部分的多处最终文形经历过差不多已经看不出其原形的大幅度删改——马克思、恩格斯是如何呕心沥血地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以之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理论的，两人之间至少在当初存在过哪些不一致和微妙的差异——这些事情也许算不了什么。[①]

然而，对对象文本严肃、认真和客观的态度是日益步上正轨的中国文科学术研究所不可或缺的，这一点已经越来越成为学界的共识，也是因此，我认定，这一文献学的研究成果必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研究产生巨大且深刻的影响。

其二，对广松涉从自己这个研究成果中得出的一个结论，我却不敢苟同。上文曾经提到，从广松涉这一文献学成果中，人们将看到，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全程中，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合作何其紧密！这是真实历史情境的一种揭示，可遗憾的是，广松涉从中得出了一个惊人的判断：“在确立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与之融合为一体的共产主义理论之际，拉响第一小提琴的，限于合奏的初期而言，毋宁是恩格斯。”[②]其实，在前面那段引文中，广松涉的这个判断已经表露无疑了——他说，马克思“修改恩格斯的文章”。那么广松涉何出此言呢？这是由于他认定，《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中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的最初文本是由恩格斯独立完成的。此外，通过对这一版本的研究，他发现：

> 如果将恩格斯的文章与马克思修正、增写的文章进行比较的话，能够发现两人的见解中还存在相当的距离。直截了当地说，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明显落后于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是出自恩格斯的独创性见解，而马克思则向

---

① 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附录一“《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文献学上的诸问题”，第 357 页。

② 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附录二“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形成”，第 358 页。

恩格斯进行了学习这些情况。[①]

广松涉的言下之意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之初，恩格斯**独立提出了**这一科学的基本观点，而马克思不过是向恩格斯学习和弄懂了这些道理而已，所以，真正拉响“第一小提琴”的是恩格斯！倘若广松涉所言不虚，那马克思主义必须改名作“恩格斯主义”了！为此，广松涉还专门写过一篇著名的《青年恩格斯思想的形成》。[②]

对广松涉这个失之轻率的判断，我十分不赞成。根据我目前的考证，广松涉之所以得出这一判断，原因主要有二：

第一，是广松涉对 1840 年前后青年恩格斯与青年马克思之间关系的判定。广松涉认为当时恩格斯的思想**始终**走在青年马克思之前，后者反而只是前者的追随者或者说学生而已。必须承认，这个分析倒不无道理。因为在 1842～1843 年期间，特别是在 1843 年夏天以前，已经走上共产主义立场并着手经济学研究的青年恩格斯与赫斯的思想都深刻于青年马克思。[③] 可是，这种状况在 1843 年夏天以后却逐步改变了。那个阶段，青年马克思先是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通过对欧洲历史的系统研究，获得了全新的思想认识；其后不久，到了 1844 年，当他进入经济学研究之后，青年马克思即在理论逻辑和政治观念上超越了赫斯和青年恩格斯。而广松涉显然没有注意到 1843 年前后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和演进，其实，在 1845 春天之后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全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缔造中，马克思虽然与恩格斯始终保持着相当紧密的合作，但前者显然才是真正的**主导性创始人**。这是一个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

第二，是广松涉在整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手稿的过程中所得出的直接结论。我们已经知道，这一手稿的主体部分，或者说绝大部分文本的笔迹都出自恩格斯，马克思的笔迹只限于少量的插入文字、栏外注释和对文本的修改。实际上，这个情况早在该手稿的第一个版本整理问世时开始，就已经是所有版本的编辑者们周知的了。最初的编辑者梁赞诺夫曾经提出了著名的“口述笔记说”：

> 手稿基本上是出自恩格斯的手笔。出自马克思的手笔的只有修正、插入以及若干的栏外补充。但是，从这一点不能得出应该将恩格斯视为著者的结论。毋宁说正好相反。特别是第一章尽管是两人共同的劳作，但给人留下的是马克思让恩格斯将口述笔记(in die Feder diktierte)下来了的印象。与此不同的是，

① 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附录二“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形成”，第 364 页。

② 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附录二“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形成”。

③ 参见拙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一章第三节中的 3、4 两目。

第二章看来是马克思单独撰写的，而不是对口述的笔记。[①]

另一个判断来自1962年发现那三页新手稿的巴纳。他也注意到文本主体部分呈现为恩格斯笔迹的事实，可他得出的结论是："恩格斯的字易读而且写得快，……他每次都主动承担誊写工作。"[②]我个人更倾向于后者的观点，因为在第一手稿的正文中，"恩格斯的笔迹像钢笔习字帖那样一目了然"[③]（广松涉自己的说法）的情况看起来并不像是口述的记录，因为如果是马克思的口述，便不可能没有大的错误和修改，"誊写说"可能更合情合理一些。倘若让我来揣测的话，我想现在我们看到的主要文本，都是马克思原先字迹潦草，无法看清的初始手稿的**抄写稿**了，或者说已经是直接送交出版商的最终手稿了，可是，精益求精的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个最重要的第一篇手稿上，又进行了大量的修改和增写。

十分有意思的是，虽然众所周知第一篇手稿的笔迹是恩格斯的，但这个细节从来没有使人们另做他想，只有广松涉从中得出了与众不同的分析。他认为，手稿文本主体中的恩格斯笔迹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是由恩格斯首先提出的**。我想，广松涉这个判断十分牵强。我们不妨来看看广松涉自己在文本分析中的一个草率做法，即他对一个手稿写作中的例外的处理：

> 存在着这样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那就是马克思在{10}c=[25]的后半部紧接着恩格斯的文章之后写了一段文字。马克思的文章一般写在栏外，而在此处却例外地紧接在恩格斯的文章之后在栏内写了一段文字，然后恩格斯又接着马克思的文章继续往下写。[④]

这个事实本来正好说明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在文本写作中保持的紧密合作关系，可是，广松涉却仍然得出相反的结论。他武断地说："这一点不能成为主张第一部分从开头起就是两人直接合作产物的证据。从行文来看，在最初的撰写过程中主要是恩格斯在展开自己的论述。"这显然是毫无道理的推断。

另外，我认为在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是谁创立的这个问题上，不能主要根据《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笔迹来推断，而必须依据整个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史的完整情况和他们各自内在的理论逻辑的具体形成过程来加以判断。在这一方面，我在《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一书中已经做了具体的讨论，在此不再

---

① 梁赞诺夫：《马克思恩格斯论费尔巴哈》，编者导论，《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1卷。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附录二"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形成"，第372～373页。

② 巴纳：《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附录二"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形成"，第273页。

③ 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附录一"《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文献学上的诸问题"，第337页。

④ 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附录一"《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文献学上的诸问题"，第352页。

赘述。一句话，全部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思想发生学的研究表明，马克思主导性地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科学。广松涉之所以得出这种错误判断，与他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史的理解不够准确有一定关系。在对手稿进行分析时中，为了证明马克思的思想落后于恩格斯，广松涉挑选了一个文本片断：即在第一篇手稿第 17 页上（中文版第 29～31 页），原来恩格斯笔迹的文本中描述了"共产主义社会不仅仅是作为基于财产共有制的社会，而是作为没有被固定化的分工的社会来被描述"，可是：

> 马克思在提出上述论点的恩格斯的文章中，在加上了"批判的批判者"、"晚饭后从事批判"等语句，将该部分的文章改成故意开玩笑的语气之后写道："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社会体制]，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现实**的运动，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马克思的栏外增补证明当时的马克思还没有把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应该建立的社会体制、最终的社会体制来思考。[①]

广松涉的判断是，此时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解远远**落后于**恩格斯，因为后者已经在将共产主义当作一种最终的体制来思考，而马克思则在设想共产主义仅仅是一种"运动"。其实，这是马克思非常著名的一句话，此处他根本不是在思考自己经过恩格斯抄写的原稿中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体制问题，而是突出批判了那种将共产主义仅仅作为一种**价值悬设**（现实应该与之符合）的抽象理想。显然，广松涉自己的理解出了问题，却武断地批评马克思。不过，如果排除广松涉所得出的这个不恰当的结论，他的研究对于反驳西方马克思学所制造的恩格斯与马克思"对立说"仍不失为一个重要的理论佐证。

六

下面，我想就《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手稿中有关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表述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内容[②]发表自己的一些粗浅看法，其实也是我对自己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对这份手稿所作的文本学研究成果的重新说明。其中，当然也包括我对广松涉版所提供的最新成果的初步运用。我大致将分三个大的方面来进行讨论。

首先，对现在这份编译手稿中的"小束手稿"的理解将是十分重要的，这也是以往各种研究里争论和分歧最多的章节。可以看到，新编版本的小束手稿是马克思恩格斯最后写下的多层文本特殊接合的结果。我个人认为，最后完成的这个文本群实

---

① 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附录二"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形成"，第 367 页。

② 关于我对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区分，可参见我在拙著《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和《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中的具体讨论。

际上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制定完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新视界后，试图从**总体逻辑**上再次概括和升华自己新观点的**两个不同角度**的努力。正确理解这部分手稿内在逻辑结构的重要性，长期以来一直为人们所忽视，即便到 1965 年，多个新编译本先后问世后，仍然存在着某种相当不准确的估判。例如在新编俄文手稿的设计者巴加图利亚眼中，这部分手稿不过是马克思恩格斯未完成的两个誊写稿而已，而其中的第五手稿又是第四手稿的修订。十分遗憾，不少新译版本都认可了这说法，包括广松涉，也变相接受了这个观点。对此，我持保留意见，我认为这种理解严重低估了这部分手稿的意义。

我的看法是，小束手稿决不能简单视为马克思恩格斯对大束手稿的誊抄（仅仅从引言的内容或字迹工整的程度上做出判断是不足为据的），而是他们在基本理出新哲学基本构架后，打算（1）为第一卷改写一个“开头”（引言），以说明他们在第一卷中所进行的哲学批判的针对性；（2）是为第一篇中（其实也是全书）他们阐发的正面观点再加写一个“开头”（概论）。引言部分的内容十分清楚和确定，因为小束手稿的第一层和第二层手稿（在这个部分是一致的，可是，手稿在相同的引言之后，两份手稿中却出现了两种从不同的思路出发的“开头”。这也是理解该问题的难点所在。

在小束手稿中的第{1}～{5}张手稿中，引言就占去其中的两张多一点。广松涉在此处将{1?}的 a、b、c、d 页作为引言的底稿列为双联页排印的做法是可以接受的。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第 2 页最后删去的那一段话：“因此，在我们对这个运动的个别人物进行专门批判之前，首先提出一些能阐明他们的共同思想前提的一般意见。这些意见足以表明我们在进行批判时所持的观点，而表明我们的观点对于了解和说明以后各种批评意见是必要的。我们这些意见正是针对费尔巴哈的，因为只有他才多少向前迈进了几步，只有他的著作才可以 debonne foi[认真地]加以对待”。[①] 这段文字是由马克思删除的。从这种针对性出发阐明自己的正面观点的作法，使马克思恩格斯自然形成了一个从“人”出发，**以驳论为着眼点的**理论表述的概要思路，我把这种作法称为从**解决问题的视角**展开理论表述。不过，必须注意到，所谓的以“人”为出发点指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界的理论起点，而是批判费尔巴哈等人旧哲学根本错误的基本出发点。以下，我们不妨随着这条思路做一个逻辑探索。

我发现，在被广松涉判读为由{6}d（第 11 页）开始的历史唯物主义经典表述的修改或誊清稿的{1?}c、d 面、{2?}a 那一部分文本，并不是广松涉所说的只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文字修改。我不赞成广松涉的这一判断。因为在手稿{1?}c、d 面、{2?}a 中紧接引言下去的作为 A 章开始的理论表述中，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针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由现象至本质逐步回答三个问题，即什么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主体？什么是社会存在的本质？什么是社会存在中决定性的东西？用最简洁的语言来确定，“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

①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6 页注 1。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9 页。

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①] 文中的“物质”一词是由恩格斯补入的。这一表述的逻辑不同于大束手稿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视角。

需要重申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把“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作为第一个需要面对的“前提”，有着极大的针对性。大束手稿的表述起点是物质生产。个人，是黑格尔那个总体理念演进中极力泯灭的概念；人类，则是费尔巴哈等人哲学的逻辑起点。马克思恩格斯显然并不想回避这个看起来似乎是社会历史基石的“人”。必须承认，这个起点相当精彩。他们直截了当地说，被费尔巴哈等人作为人之存在的人本身的自然存在（“个人的肉体组织”）和个人与自然的直接依存性，并不是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方面。人类个体生命需要阳光、空气和火水，这与动物完全相似。即使在这一视角上，人类社会历史的开端（“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②]。由此，马克思恩格斯一上来就否定了费尔巴哈等人的哲学本质基石，即自然的人类个体。这么一来，问题就需要重新确证了：到底什么是人?! 或者用科学的语言来说，即什么是人不同于其它动物的类的不同质点?

我们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其实做了一个逻辑层次很深的辩解，因为在不久前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人”还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人的类本质被确定为理想化的劳动，而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却要批判费尔巴哈等人的人本主义逻辑，还要“自我清算”！关键是划清界限。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不得不把“人” 作为自己新世界的理论出发点（不是科学逻辑的起点）的重要原因。

那么，什么才是人的现实的历史的内在规定性（质）呢? 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退了一步，指出“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全部唯心主义都以意识为基本点，而费尔巴哈、鲍威尔等则以人的情感关系和异化了的宗教为基本点来区别人与动物。[③] 这在一般特性的界定上并不错，我们的确可以由此获得人与动物在某一个方面上的不同特点，并且这种界定还可以是一个在外延上无限伸展的空间，但这都不是人之所以为人，从而区别于动物的最重要的质的规定性。在马克思的哲学新视界中，只有“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④]请注意，这里丝毫没有什么人应该具有的某种抽象的类本质，即便连“生产”，也不是人应该具有

---

①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0 页。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0 页。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3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8 页。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3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0 页。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3、25 页。

的，直到人类从动物生存（"肉体组织"的生物内驱力所致）中历史性地跨出来，坚定而明确地"开始生产"的那一刻，人才历史地、具体地、现实地获得了新的人类社会生存的质的规定性。可见，人类社会存在是在长期物质发展的一定阶段上，通过现实的生产历史地突现的。① 在此，马克思恩格斯的讨论才与大束手稿中的最初表述逻辑相链接。

首先，人不再像动物那样，直接向自在的自然母亲（直接的自然依存性）摄取生活所需，而是通过生产（实践）的中介，获得"他们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包括自然基础"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当然，自然也因此丧失了其自在性，一举成为新的人的生存的物质条件，同时还有由人"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条件"，主要是全新的人工自然和新的社会客体环境。其次，人不再从属于自在的自然过程总体，而因生产活动本身"间接地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②。需要说明的是，在人类自身发生的初期，社会历史是自然发生的，而不是直接的、有意识地建构起来的，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间接地"一词的使用显然相当精确。

马克思恩格斯此处的理论意图虽然是界定"生产"是人的内在规定性，但却也同时获得了社会存在（或"社会生活"）这一新的范畴。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的肉体组织，更主要的还是一种新的生存形式，人就是自己的社会生活。正是历史发生的生产，才使人最终脱离了动物（自然界），同时也才带来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开天辟地。有了生产，才有了动物无法想像的社会交往工具——意识和语言，也才有了属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宗教以及其它一切人所独有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向我们表明，人的确是具体的、现实的个体，但人的总体规定性却不是个体的特性，而是由生产形成的新的群体生活。人是个体，但社会生活中结合起来的人，才是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人，人之所以确立成为历史主体，恰恰由于他自身构成的社会性生产活动。马克思恩格斯的言下之意，在社会历史过程中，人的确是主体，但是人的真实主体性又恰恰是由于生产（实践）而获得的。因而，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存在中，相对于抽象的主体——人的自然存在（不仅是人口！），相对于抽象的客体——人的社会物质环境（不仅是地理环境，还有工业与文化创造的环境），作为社会生产实践活动结合起来的人们，特别是他们构筑起历史本体过程的物质活动本身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体（开始是无意识的）。同时，相对于人类主体的主观活动，这又是社会存在中最重要、最具决定意义的客观存在。

必须指出，马克思恩格斯以生产来界定人，这还是社会现象的初级层次上的一般规定性。生产可以把人从动物中介划出来，可以分立出质的主体与客体，可还并不是人的本质和社会的具体本质所在。在此，马克思恩格斯的逻辑表述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接着刚才的分析往下说，在社会存在中，人的生产实践是最重要的，但生产并不是一个混沌无序的总体，也不可能仅仅停留在抽象的一般规定上，任何生产实

① 参见拙文：《突现的社会存在层系》，《福建论坛》1992年第4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页。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践都是具体和有序的，是一定的生产的内在结构组织和动态格局的功能实现，这就是**生产方式**。即马克思所说的，在社会生产活动中存在着的"人们用以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这个生产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得到的现在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同时，也与"个体的肉体存在的再生产"密切有关。更重要的是，这个生产方式"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①]。换句话说，一方面，生产的有序结构是生活物质资料的历史特性决定的，另一方面，生产方式更表现了人们创造社会历史的主体活动的新的有序性。

正是人的活动中形成的生产方式历史地制约着人，制约着人在生产活动之外的全部生活和各种社会交往关系（含思想关系），而这个由一定生产方式制约的全部特定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就构成了人的具体的、现实的历史的本质。在此，马克思悄然完成了从人的社会**质**的规定向社会**本质**的过渡，因而，生产方式也是社会存在的具体本质。我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界的核心正是这个作为生产实践内在结构的生产方式。[②] 于是，"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同他们的生产也应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也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③]。*这段极重要的表述是由恩格斯补入的*。

请注意，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编序号的两张纸（{1?}、{2?}）的手稿到这里突然中止了。这个中断有几种可能：一是从这条思路出发的概述基本完成，由此已经可以直接过渡到大束手稿中以批判费尔巴哈为起步的系统表述；二是马克思恩格斯可能觉得这一手稿的概述还需要作些补充；三是感到从这一思路出发进行概要与后面的系统表述在逻辑上并不完全一致，需要重新再写一个"开头"。从手稿的具体研究中判断，我倾向于第三种可能。

现在我们再来看小束手稿的另外 18 页手稿，即被恩格斯编上了 1～5 序号（{1}～{5}张）的那 18 页。在这 5 张手稿中，其中的引言部分共写了 4 页半。前两页与上述{1?}、{2?}中的前半部分基本相同，但是从第 2 张（大约是第 3 页）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写了作为引言的 3 页多的新内容，小标题也被替换成了"A. 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接下去是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大段具体说明。请注意，这里不仅仅只是（或者"主要"）针对费尔巴哈，而是批判了整个"德意志意识形态"。[④] 引言中新增的这段文字的最后，是一个理论过渡段："这些哲学家没

①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1 页。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5 页。

② 参见拙文：《实践格局》，《社会科学研究》1991 年第 4 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1 页。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5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7～9 页。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0～12 页。

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①这段文字显然使引言更加完整了,但是,手稿至此(第 6 页,即{2}d)却中断了({2}张手稿的下半部分为空白,下一页{3}a 是从另一张纸上重新开始的)。

下一页上重新开始的一段文字({3}、{4}张手稿)是一段独立的理论表述,那是从**历史进程的具体发展**出发,阐述新世界观的章节,它与上述{1?}、{2?}手稿紧接引言的那段论述正好是从两个不同视角出发的呼应。前者从社会的**结构性(共时性)视角**入手,依现象逐步深入本质的逻辑分析思路展开论述;后者则从社会历史的**过程性(历时性)视角**出发,用部落、古代和封建所有制三种社会形态的具体发展过程来进行理论说明。这段文字的意义显然极易引发争议。从巴加图利亚的新编俄文版来看,他假设了马克思恩格斯在{1}、{2}引言之后应加入原手稿{1?}、{2?}中未经删除的那段表述,在结构论述之后,再从过程{3}、{4}入手,进行历史分析,最后,由手稿{5}的小结收尾。

不过,从该段文字的具体分析来看,这种假设显然难以自圆其说,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在这段表述中显然并不在进行理论概括,而是在展开一种十分具体的关于社会形态的实际分析。通观全篇,与这一表述相接的应该是从第三篇移来的第三手稿的开头部分。况且,第三手稿上正好缺少了编号为第 36～39 页的手稿,有没有可能是恩格斯誊抄了这一段表述,打算放到前面去的呢? 恩格斯将这 5 张手稿编号为第 1～5 号,并与第一手稿直接连接起来,他把大束手稿第一部分的 29 页文本编为第 6～11 号。*我发现,广涉版正是就将这一段文字直接移到了第三手稿的开始处,可能也是出于同我一样的新假设。*

倘若根据我的新假设,马克思和恩格斯小束手稿中的{3}、{4}张文本应是总体概述的另一种历史性思路,即从历史运演中得出新世界观的结论。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概述不再是驳论性(即解决问题式)的阐发,而直接是自己正面的总括了,在这一点上,这里的思路显然更接近下文(大束手稿的第一至三部分)关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新视界的具体阐发。

从文稿的修改意见看,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这个第一篇正面观点制定后所做的总体表述,虽然小束手稿中的文本都是未完成的,但从两个这几层手稿已经表述出来的基本观点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新视界最重要的一般原则:第一,社会历史的主体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第二,人不过是他们自己以生产活动为基点的实际社会生活(存在);第三,在人的客观社会存在中,无论从结构性的角度出发,还是从过程性的动态方面来看,生产方式都是决定性的因素;第四,人基于生产交往的社会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第五,人的意识不过是他们意识到了的实际生活。同时,在全部总体表述中,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哲学新视界的制定的阐发都遵循一个全新的理论特征:即**历史性、现实性和具体性的**原则。而这

①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9 页。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4 页。

个本质特征群的惟一来源就是历史地、现实地、具体地运动着的人类社会实践。实践，是马克思恩格斯超越费尔巴哈（及一切旧哲学），创立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的根本理论质点。

七

大束手稿（原中文本的第二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面制定自己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的主要内容，也是大束手稿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构架最先完成和最系统完整的“正面表述”。如前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原本打算在这部分手稿中完成两个理论任务，一是全面批判费尔巴哈，清算自己“以前的哲学信仰”；二是全面说明自己创立的哲学新视界。第一项任务显然未能完成，当然这并不是说这部分手稿中没有批判费尔巴哈，而是说没有像第二、三篇那样，对费尔巴哈的学说本身进行具体的批判。[①] 不难看到，这是一个需要另泼大量笔墨才能完成的理论任务。

现在留下的手稿，从内容上看可分为两个理论逻辑层次，第一层次（{6}a、b、c面，马克思所编的第 9～10 页）是马克思恩格斯从解决问题的角度，针对德国哲学，特别是费尔巴哈的自然唯物主义提出的新世界观的逻辑基石——实践及其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起点。第二层次内容（{6}d 面～{11}，马克思的页码编号为第 11～29 页）是马克思恩格斯将自己的哲学新视界从“提纲”的一般逻辑表述，实现为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系统理论表述，全面建构了新世界观的初始形态。

十分可惜的是，第一部分手稿的十页竟然遗失了五页半，并且这内容恰恰又是十分关键的。*广松涉认为，巴加图利亚将 1962 年新发现和两页残稿移至大束手稿第一部分的开端（第 8 页）之前的证据不足，所以他将这两页只是放置到附录中处理了。可是，从这两页文本中马克思恩格斯讨论的具体内容上看，我个人基本上同意巴加图利亚的做法。所以，我此处还是将这两页手稿放到大束手稿第一部分的第一层一并分析。*从目前遗稿的总体情况来看，这一部分虽然批判了费尔巴哈哲学的错误实质，但还不是对费尔巴哈整个学说的专门批判，而是马克思恩格斯站在新世界观的立场上，以驳论的形式（针对费尔巴哈）奠定新世界观的重要前提，从这一点来看，它们与第四手稿的思路正好是呼应和互补的。我们知道，费尔巴哈哲学的核心有三个：一是“自然”对象；二是“人”；三是人的直观（意识）。它们同时也是马克思在“提纲”中所抓住的三个主要理论质点，而我们发现，第一手稿的这部分内容几乎就是“提纲”的具体展开！

“提纲” 的第一条就是从批判费尔巴哈的自然对象和感性世界的观点开始的，这个第一条后来颇受到了不少“马克思的子弟”们的偏爱。不过，这种门庭若市的局面倒并不出现在 1880 年恩格斯发表“提纲”时，是到了 1932 年以后，特别是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表后，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才纷纷开始青睐这个第

① 后来恩格斯曾经写道，第一章“对费尔巴哈的学说没有批判”。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 412 页。

一条。我已指出过，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反对西方“马克思学”的“两个马克思”的论点，但他们坚持用“人本学的马克思主义”来注释全部马克思主义文献。因此，在关于“提纲”的研究上，他们大多采用一种回溯的逻辑，即通过从“提纲”向《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理论倒退，以后者的逻辑构架来注释前者。所以，“提纲”的第一条便成了他们否定“自然辩证法”，批判恩格斯的主要依据。这是一条带有人本主义色彩的哲学逻辑。不得不说，直到今日，在我们一些热衷于“实践唯物主义”的同志那里，类似情况也屡见不鲜。

按照我的理解，“提纲”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提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入口，自然也就是第一手稿正面表述的前提了。何况，第一手稿的第一部分的表述正好与“提纲”的思路两相对应，因此我们不妨将这二者融合起来讨论。

“提纲”的第一条在这里被展开了，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自然对象)的错误理解得到了更加具体的分析。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费尔巴哈关于外部世界的理解有两点局限：“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这显然是原来“提纲”中第 1 条和第 5 条的共同指向)。因为，费尔巴哈并未把客观自然界面向人的感性现象(注意，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自然物质存在)“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他不是把感性看作实践的、人类感性的活动”。马克思的用词相当科学和精确，他不说自然物质存在本身是人的产物，而是说人所面对的(直观中的)感性自然界或者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其实，马克思的本意从来不是全部自然物质存在是人的实践产物，那实际上是一个非科学的命题。马克思恩格斯批评费尔巴哈把人周围经过人实践作用过的周围自然环境，或经过实践的“眼睛”(更准确地说，是实践的历史棱镜)中见过的自然界感性图景，理想化地变成某种天然物质存在。也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说他总是“求助于外部自然界，而且是那个尚未置于人的统治之下的自然界”[①]。这是一个需要认真确定的命题，因为它后来被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本学家用来当作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本质的法宝，成为他们滑向人本主义逻辑误区的第一级阶石。

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的这个局限必然导致他用非历史的观点去观察外部世界。“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们视界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②]，请注意，此处的“历史”不是指狭义的社会历史观，而是思想理论逻辑上的历史规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

---

①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2 页。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61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2 页。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0 页。

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①]这显然是马克思在"提纲"第1、5条对费尔巴哈批评的具体说明。

但是,就是这一段表述本身。也必须进一步加以确证。实际上,马克思所称的周围的自然界有两个规定,一是指"以地球为中心的"(恩格斯语)的人的自然环境,而不泛指全部自然物质存在;二是指现在作为在社会历史中现实存在的,人所面对的周围的自然环境,即构成社会存在物质基础的那部分自然。这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感性世界的内涵。关键在于,马克思指出,这一部分"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保持着",并且,上述"感性世界"是实践的结果这一命题"当然不适合于原始的、通过 genertio aeguivoca [自然发生]的途径的人们"[②]。因为,对刚刚从自然界脱胎而来的人类的生存,"自然界几乎还没有被历史的进程所改变"[③],当然就无法说人面对的自然环境是人实践的结果了。

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④]这里所说的"不存在",并不是指没有经过实践作用的自然不存在,而是说费尔巴哈把已经作为历史结果的、人们周围的自然环境视为是自在的天然存在物是理想化的,不存在的是这种虚假的天然自然。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后面章节中批评施蒂纳那种"人对自然的幻想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说这种主观的幻想关系本身不存在,但他们当然承认"由工艺和科学所决定的人对自然的现实关系"[⑤]。

很显然,这是一个特设说明,绝没有任何其它外延上的扩展,也绝推不出人的实践范围之外的自然物质是不存在的这个结论。意思其实已经十分清楚,自在性的自然界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只是不断缩小的一个部分,"每当有了一项新的发明,每当工业前进一步,就有一块新的地盘从这个领域划分出去,而能用来说明费尔巴哈这类论点的事例借以产生的基地,也就越来越小了"[⑥]。

然而,对今天在社会存在中活动的现实的人来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作为人类生存环境的周遭自然,无一例外都是实践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指出:"只有人被看作是某种与自然界不同的东西时才有意义。"换句话说,周围的自然界("感性世界")成为实践的结果,是指人早之区别于动物,是从人类社会历史的确立开始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0 页。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1 页。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9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6 页注 1。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8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1～22 页。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9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202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2 页。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61 页。

这是一种重要的客观逻辑关系。

一方面，就是这种被实践作用过的自然，也并不曾因为人的活动而丧失其客观存在的意义（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保存着”。），它只是丧失了自然物质本身的“自在性”，而不过是通过实践，获得了新的、经过“中介”的客观存在形态，即人的实践中介的自然存在。其实，不少论者仅仅注意到问题的这一个方面，而忽略了马克思关于感性世界和我们周围自然界的第二方面，即人工“自然”部分。我们说第一方面是除去“澳洲新出现的珊瑚岛”和某些原始森林中未开垦的处女地之外，人在实践中集中利用和优选自然的过程，如手稿中谈到的“樱桃树只是由于一定的社会在一定时期的这种活动才为费尔巴哈的‘感性确定性’所感知”。果树原本是天然生长的，但成为人们专门食用的集中培育的果园却是商业和工业的结局。[①] 那么，第二方面则是人的实践创造出来的新的物质存在形式。这不是说人在实践中造出新的物质，而是指天然物质在人的实践中，按照人的效用取向发生的客观结构重组。这就是马克思在一个比喻中所指的“费尔巴哈在曼彻斯特只看见一些工厂和机器，而一百年以前在那里却只能看见脚踏纺手和织布机；或者他在罗马的康帕尼亚只发现一些牧场和沼泽，而奥古斯特时代在那里却只能发现到处都是罗马资本家的茂密的葡萄园和别墅”[②]。除去葡萄园，其它都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直接结果。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感性世界”的第二方面内容。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实践进程中，这一部分物质环境是人类社会存在更重要、更直接的依存基础，它体现为社会存在中生产力的量的部分和物质生活条件的实体部分。

马克思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理论意向的批评可以用如下的逻辑关系式来概括：我们周围的感性世界在社会实践的发展中，已经不断从自在自然成为人的自然环境。虽然一般自然先于人而现实存在，但人的实践活动却又在一个新的基础上成为我们这个感性世界的前提。所以，“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哪怕它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③]。这段非常重要的话，在目前的手稿上，是由恩格斯从栏外补入的。

从现有的手稿内容看，大束手稿的第一层次，主要是以驳论的形式说明了作为费尔巴哈哲学前提的“自然”和“直观”（从逻辑上去看，还应包括“人”的问题）的真实本质，从而也奠定了实践一这一新的科学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石。在这部分的表述中，我们明显感觉到了“提纲”的内驱力。马克思恩格斯几乎是重申了：“对实践的唯

①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0 页。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1 页。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8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1 页。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9 页。

物主义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①]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界的逻辑起点，自然被作为一个先在的物质前提被扬弃在自身的内部。在新的哲学逻辑中，实践取代了旧唯物主义的抽象物质，于是，实践与自然（物）相对，实践与人（主体）相对，实践与观念相对。人类社会实践历史地、现实地、具体地引申出一个全新的哲学构架来。这就是第一手稿的二部分内容，也是全部手稿中最重要的部分：马克思恩格斯系统地表述他们哲学的基本构架。

八

我们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在小束手稿的那段总体概述中，采用了一条由抽象到具体，从现象到本质逐层深入的逻辑运演方式：先是“人”，透过人的自然存在，以生产划定人的社会生存质，再从社会存在深入到其中起着关键作用的生产方式。而在大束手稿第一部分的第二层次（{6}d 面～{11}，马克思的页码编号为第 11～29 页）手稿里，马克思恩格斯对哲学新视界基本构架的表述，却是以**历史的逻辑**来建构的。

在这个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基本构架的表述中，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坚持了一种总体逻辑抽象与历史过程现实发展的统一。与之前我们看到的总体概述相比，此处他们是在把为了确立驳论而抽象出来的原则还原到历史的逻辑中去（在写作时间顺序上，这却是一个倒过来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是先写了大束手稿中的第一部分和第二、三部分，最后在总体逻辑上完成了理论逻辑提炼的小束手稿）。并且，这一次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己科学世界观构架的完整阐发，哲学新视界基本构架是从逻辑起点的确定开始的。**这个逻辑起点即是人的现实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请注意，这并不是黑格尔那个纯粹观念，这个逻辑起点与历史的初始发生恰恰是合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界的理论逻辑始终是与历史统一的。马克思恩格斯是这样进行理论确证的。

我们能够看到，在手稿第 10 页一开始，马克思恩格斯就紧接前文对自然的历史说明，提出了费尔巴哈的另一个问题，即他对人的理解。在这里，马克思专门补入了一句话：“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②] 这同样是《提纲》第一条的进一步展开。那里，马克思是批评费尔巴哈将外部存在看作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在此处直接批评费尔巴哈根本不能历史地讨论人，讨论人的社会存在，特别是人与人之间除去他所发现的情感关系之外还有什么“人的关系”。显然，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是想从**关系的视角**入手来讨论社会存在及其本质的。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还是从“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开始，这个前提是：

---

①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9 页。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2 页。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0 页。

> 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活动,一切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①]

这就是科学历史观的逻辑起点。"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的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②]很显然,新世界观并不是从哲学家的思辨出发的,它是从连孩童都知晓的常识引申开去。人类历史的现实起点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这同时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点!

当然,物质生产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本身的发生和运动都是一个过程。所以,"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历史活动"[③]。新需要是生产的结果,但又是生产顺利和推进的内在要求,同时新需要的实现又构成了再生产过程。当然,这里的再生产不仅仅是一般的简单再生产,而是由新需要构成的生产质的发展。这显然又是马克思恩格斯给予人类社会基础的一个动态性支点。

其三,物质生产虽然是人类历史的现实起点,但并不是人类社会存在的直接目的,生产就是为了维系"人的生存",使之"能够生活"。所以,处于初始历史起点上的生产本身的第三个方面("关系")即是人类主体本身的生产与再生产。"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④]人的生产也包含双重因素,一是人类主体自身的自然生产过程,二是主体之间的某种自然关系("主体际"联系)。人的自然生产以生育的方式进行,而人的主体关系一开始便是从人的自然(血缘关系)开始的。"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了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种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长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这种家庭就成为从属的关系了。"[⑤]其实,家庭也是最早的生产单位,在人类历史的原始阶段上,人的生产恰恰是主导的因素,物质生产不过是其从属的方面。只不过随着生产本身的发展,这一状态很快就被打破了(关于这两种生产的关系的科学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在多年以后重新做了更加精细的分

---

①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3 页。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3 页。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2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3 页。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0 页、第 24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4 页。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4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4 页。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4 页。

析）。

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还专门作了一个特设说明："不应该把社会活动的这三个方面看作是三个不同阶段，而只应该看作是三个方面，……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这三方面就同时存在，而且就是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①]马克思恩格斯是要指出，上述三个方面的内容实际上是处于"原始的历史关系"起点上人的生产的三个因素，并且是"同时存在的"。这一段重要的表述是由恩格斯补写的。

在说明了历史的现实基础之后，马克思恩格斯深入一步说明了由此产生的第四个重要因素，即人与人之间在自然关系之外的客观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说："生命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命的生产（通过劳动）或是他人生命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②]作为原初历史过程第四个因素的社会关系（第二个总体因素），在这里主要是指"许多于人的共同活动，至于这种活动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则是无关紧要的"[③]。这里的社会关系是广义的（马克思恩格斯有时用社会状况来替代它），它实际上包括了生产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而所谓的"无关紧要"说明了社会关系的被决定性。由什么决定？

> 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④]；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总和决定着社会状态，因而，始终必然把"人类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⑤]

人们怎样生产的方式就是生活（产？）力，即人对自然关系的实践功能度。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进而制约全部社会状态和人类历史。并且，人类历史从"一开始就表明了人们之间是有物质联系的。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活方式决定的，它的历史和人本身的历史一样长久；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⑥]。

第五个因素（第三个总体因素）是与全部上述社会存在相对应的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的说明，是从历史发生学的视角所进行的更加详尽的科学说

---

①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4 页。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4 页。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4～26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4 页。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6 页。

④ 这一句话是马克思补写的。

⑤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4 页。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6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4～25 页。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6 页。

明。[1]

到此为止，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勾画了哲学新视界中原始社会历史关系的五个基本因素（从总体上是三个因素），由此呈现出一个人类社会发生时的基本结构。在接下去的论述中，一般的历史勾画为一种更加深层的历史逻辑矛盾分析替代了。马克思恩格斯发现，现实的社会基本构成并不是以往哲学家们所设想的某种简单的组合，而是由什么"怪影"、"最高存在物"之类的驱使物，由生产发展过程本身的具体的、现实的、历史的内在矛盾决定的。很显然，马克思恩格斯在说明历史的时候，从来不从抽象的理论角度去评说，而是历史地、现实地、具体地去透视历史，以把握现实历史发展的内在脉博。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界的最重要的逻辑思路！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生产力（三个因素）、社会状况和意识三个总体因素在现实的历史过程中不是简单联结的，它们"彼此之间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矛盾"[2]。三者之间存在的是由人类社会历史的生产活动的特定水平而引发的特定矛盾关系。这种矛盾关系（当时马克思恩格斯尚未考虑原始社会的情况）的发生因之于特定的劳动分工。如前所述，这里的分工不是个人的社会分工，而是在特殊意义上使用的劳动分工，并以此生出"不平等的分配"，从而产生私人占有制——所有制。在一定的意义上，"分工和所有制表达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就活动的产品而言"[3]。当个人利益与交往中出现的"共同利益"发生矛盾时，国家就以"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出现了。同时，整个意识的发生和存在在现实社会历史中，又总是表现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即意识形态！第三手稿从头到尾，详尽说明了这个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己哲学新视界基本构架的系统阐发，最后落在一段小结性的文字上。从大束手稿第 24 页开始的这段表述集中阐发了四个原则性的观点。

首先是对上述关于哲学新视界的系统正面表述的一个经典概括。所以马克思恩格斯用了"由此可见"一词：

> 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4]

在这第一段表述中，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说明了新世界观的基本轮廓。这里有

① 参见拙文：《我对我环境的关系是我的意识》，《天府新论》1992 年第 5 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7 页。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2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8 页。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4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6～37 页。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0 页。

三个逻辑要点：其一是全部理论的出发点，即“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现实的生产过程”包括物质生产、再生产以及人的自身生产三个环节，其中物质生产是核心。其二，一定生产方式所产生的交往关系（市民社会）是“整个历史”的基础。这里的“历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指称，而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前面（第13页手稿）上所说的，人的社会关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之意。[1]其实，这就是在说，以物质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经济结构是其它一切社会结构的基础。其三，是全部社会结构制约意识结构的形式和发展。

第二个原则性论点是新世界观的一个总体原则，即“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2]。请注意，马克思恩格斯此处的表述命意十分深遂，他们没有如同一般唯物主义那样从物质（感性对象）出发去解释观念，而用了“从物质实践出发”，马克思还在手稿这段文字边上加了边注：“费尔巴哈”。马克思在“费尔巴哈”几个字下划了横线，这实际上是说明这一原则的特设理论指向，即新世界观不仅反对一般的社会历史精神驱动论，而是（或者说重点）克服费尔巴哈之类虽然从物质出发，但由于直观和非历史性的病症，在一种表面上是唯物主义形式的理论中重新坠入了一种隐型历史唯心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质点。

第三个原则性论点说明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前提和主体创造性的关系，即

> 这种观点表明：历史并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告终的，而是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3]

这说明，新视界仍然坚持历史决定论，因为在社会历史的每一个现实阶段上，我们都将不可避免地遇到人在改变自然和改造自身中所形成的现实生产力，以及被特定历史改变了的物质环境（含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这正是人类主体现实生存和活动的客观前提，因为它预先规定了主体活动的“条件”，有限度的“一定发展”和

---

①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页。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7页。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7页。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0页。

"特殊的性质"。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并不坚持机械决定论,因为社会历史中的客体环境是在"新的一代"人的社会实践改变中不断向前发展的。

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最终回到一个总体关系,即社会历史主体与客体的双向建构上。又一个"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①] 很显然,这是"提纲"第三条的理论质点。这表明了哲学新视界与一切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极重要的双重分界点。马克思恩格斯说:"历史不外是各个时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环境。"[②]

九

在以上对《费尔巴哈》手稿的分析中,我实际上只是尝试性地提炼了隐匿在手稿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界——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初始逻辑,并且主要是概述和解析了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系统表述他们新世界观的两个逻辑线索,也可以说是在摆脱了传统马列原著中那种以原理反注经典文献的惯性框架后,揭示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手稿的真实逻辑结构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最重要的本真理论要点。[③] 依我之见,马克思的哲学新视界其实恰恰并不是一种板块式的体系,而是一种活生生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这个意义上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恰恰是反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意义应该是一种科学的历史实践观点:即实践唯物主义的历史哲学。所谓的历史哲学不应当是狭义的历史观,而应当是从社会历史实践的棱镜透视一切的方法。实践的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惟一形态,它要求我们从社会实践所内含的客观唯物主义原则和能动的辩证原则出发,现实地、历史地、具体地探寻人类主体实践参预和作用的外部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以及人类历史自身的辩证发展过程。当然,这只是某种初步的不成熟的尝试和努力,只是为下一步更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奠定的一方阶石,我真切地期望,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中这份重要文本获得真实意义上的开掘,从而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能够在深度和广度上再拓进一步,从而更加有效地、科学地指导现实实践。

这里我必须重申,之所以决心克服种种困难,译介广松涉这本文献学的著作,主要原因在于这个版本第一次向我们呈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文献学语境。借此,我希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能看到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我们的国外同行已经掌握的研究方式和持有的科学态度。这对我们一定是大有裨益的。我们可以

---

①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7页。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2页。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页。

③ 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手稿其他相关内容的讨论,可参见拙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六章。

不同意广松涉的具体观点，但是，我们十分有必要从广松涉及其文献版的研究上反省自己走过的和将走的道路。

最后，我还得说一说对广松涉这一本书的翻译工作。此书的译介工作从2001年下半年开始。2002年夏天，南京大学出版社顺利购得此书版权，不久，成立了三人编译小组，由南京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的彭曦博士（广松涉《物像化论的构图》一书的译者）担任日译中的译者，由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刘平老师（德语副译审）负责此书的编辑工作，而我，担任了全书的审订工作。后来，我们又特别邀请了南京大学哲学系的方向红博士和南京大学出版社的花建民副编审为本书进行了校订。[①] 目前，已经完成的编译情况如下：

首先，经过中央编译局正式批准，广松涉这个文献版中包含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编的手稿有相当篇幅参考了由中央编译局专家审定的中译文，只是在个别广松版中确实出现的特殊情况（如不同分编、分段和双联页等）下，才使用了日文直译的文字。二是增加了在广松版之后面世的由小林昌人和涩谷正重新编辑的两个日文新版中发现的最新信息，并以注释的方式插入广松版中。[②] 三是完全保留了广松版的手稿编排结构和排印方式，只在一些不太适合中国读者习惯的地方，改动了部分符号和字体，如中译文中将马克思的字迹设定为楷体，恩格斯的字迹设置为宋体，将中文文本中的横竖两种删除的符号改为更直观的特殊符号（德文文本则保留了原来的符号）。四是将原书的日文与德文分立两本独立的书的方式改为中德文本合一的方式，并将原书中两本书的编辑说明合并置于全书的卷首，去掉了其中重复的内容。五是保留了原书中所附的全部照片，而将原来德文文本前的四个不同版本的复制件调到卷首的编辑说明之后，将广松版所附的一张和涩谷版所附的十一张手稿照片分别插入到文本来的位置中去了。六是由彭曦博士选择了广松涉有关这一文本的二篇研究性论文作为中译本的附录，以构建广松涉编辑此书更原初的文本语境。七是专门制作了一页指路性的阅读示意图，图上标注了中文版全部字体和符号的基本意义。

写这篇序言的时候，责任编辑还是那么频繁地打电话与我讨论面前这叠马上就要交付了的译稿，此刻回首编译本书的全程，那真是太艰苦的两年！记不清楚编译小组开了多少回讨论会，方案一次又一次地被调整，甚至是彻底推翻，重要的关键词在我们几个人笔下不厌其烦地被反复推敲，有一些直至此刻仍在斟酌，就连字体和符号也是一遍遍地置换、一遍遍地改进。直到第三校，我们在排印上还进行了一次彻底重来的调整，那是在双联页留白页的问题上，最终决定从部分留白回到第一校全部留白的编辑方案上去。并且也是在这原本应该算是最后一校的三校中，我们还是发现了一些需要调整和变动的术语与结构。所以，这本书最终是做了五校。

不过，这些年来，为了问津自己的梦想，我和我的同事们一直不懈地在坚持，这

---

① 方向红博士发现了德文中译文本里的两处值得商榷问题。

② 关于这两个日文新版的情况，可参见彭曦博士所写的本书后记。

一次译介，同样是一次“在路上”的艰苦努力，只要能使中国读者准确地看到这个重要的文献学专著，那么一切的辛苦都是值得的。尤其要感谢彭曦博士和刘平老师，我非常敬佩于他们的敬业精神，少了他们，本书不可能完成得如此圆满。当然，书中一定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只能留待再版时重新修订完善了。

就此搁笔罢！我是那么地期望，并且也是那么地坚信，广松涉这本重要的文献学论著能够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下一步文本学研究的基础，能够拂去我们眼前重重的迷雾，拓出一片更加宽广和真切的理论视野来！

编者序言☆)

毋庸赘言，马克思、恩格斯的遗稿《德意志意识形态》是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极为重要的文献。在这里经过重新编辑、校注后公开出版的是该遗稿中特别具有资料价值的部分。

撰写于1845年秋至翌年，到1847年又另外增补了两篇的这一遗稿，正如马克思1847年4月在《特里尔日报》以及《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告知的书名《德意志意识形态 对以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意志社会主义的批判》中所表明的那样，是以对黑格尔左派哲学以及“真正社会主义”的批判为主要内容的著作，共由两卷八篇的草稿构成。在此出版的为第一卷“第一篇 费尔巴哈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观念的对立”。这一篇的手稿由于下述原因具有特别重要的资料价值，需要进行文本批评。

(1) 在这一篇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己的学说进行了专题阐述，而在其他各篇中采取的则是与论敌“逐条”进行对质的行文方式，并没有系统地阐述自己的学说。当然，我们可以从其他各篇的争论中看出其的积极主张，而且也有必要那样去做。不过，通过这一篇来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积极主张是最好的方法。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在内容上，第一卷第一篇特别重要。

(2) 这一篇的草稿，尽管内容十分重要，或者说正因为内容十分重要，所以没有定稿，其中包含着底稿、准誊清稿、誊清稿等几个层次的素材，其中有很多马克思、恩格斯自身的润色、修正、边注、增补等，而其他各篇基本上都是完成稿、誊清稿。而且，这一篇的手稿中包含着被推断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整个遗稿的基底稿(最旧层)和最新层(不包括1847年的增补稿)的内容。因此，通过从文献学的视角对这一篇的手稿进行解析，可以捕捉到详细了解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的线索。正因为如此，有必要重新编辑校对，以充分发挥其特别的资料价值。

至今为止，此篇共有4种版本(1965年的俄文新版除外)：

① 梁赞诺夫版(Marx-Engels Archiv, Bd. Ⅰ,1926)(以下简称为梁版)

② 阿多拉茨基版(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Bd. Ⅴ,1932)(以下简称为阿版)

③ 新德文版(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1966)(以下简称为新德版)

④ 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2, Probeband,1972)(以下简称为M2版)

编者在1965年春曾经在对第一、二种版本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编辑方案。1965年第三种版本刊行以后，又于1967年在批判的基础上重新提出了编辑方案。而且，现在对于第四种版本仍抱有不满。

☆) 译者注：“编者序言”原来排列在德文版的前面。由于中译本将在原书中互相独立的日文版和德文版合二为一，中文版在前，德文版在后，原来的排列顺序难以体现此版本的特色，所以将其移到此处。

之所以在 MEGA2(试行)版——只要试行版所表明的编辑原则本身不加以改变的话,正式的刊本估计与作为"样本"刊行的"试行方案(?)"不会有什么区别——即将刊行之前按照编者自身的编辑方案和标注法来编辑新的版本,是因为确信此版针对 MEGA2 版而言具有独立的存在价值。

关于我们的版本与 MEGA2(试行)版在文献学上的优劣,有待于有识之士的严正判定。且不谈对于一般读者而言,仅对于研究者来说,我们的版本应该要比 MEGA2 版要方便得多。

从日本目前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水准来看,鉴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特别资料价值,这一遗稿的影印版或者相当于影印版的版本对于研究者(不限于所谓的专家)来说已经是不可欠缺的了。特别是有必要将第一卷第一篇的部分的,不仅仅是经过推敲的最终文形,还包括删除、修正、润色、增补,以及究竟是出自恩格斯之笔还是马克思之笔,另外虽然同样是增补、修正,是在当初的撰写过程中修改的,还是在推敲的时候修改的,等等这些文献学事实以一目了然的方式出版。而以通常的全集版的方式来注释,行文的成立过程很难如实地再现出来。因此,我们采取了将删除、润色、增补的区别,以及马克思撰写的语句与恩格斯撰写的语句的区别等等这一类信息在视觉上能一目了然的方式来刊行此手稿。

我们的版本,对于只留意最终文形的读者来说也许显得繁杂。但是,对于手稿的生成过程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分担等问题没有兴趣的读者应该多多少少也可以借此加深对"最终文形"所表达的意义的理解和把握。正因为这一篇是未定稿,所以"最终文形"反而时常在语法上存在问题,以致于语义不明。而如果参照原形、修改、增补的话,在很多情况下语义可以变明确,而且在阅读的过程中,有时能很容易得出与现有版本不同的解释。因此,希望我们的版本在语义理解方面也能为重新解读文本提供一个契机。

在本版刊行之前,按理说应该请对拙案表示理解并促成出版的田代正夫、关户嘉光、城塚登、藤野涉、花崎皋平、良知力、望月清司、坂间真人等各位校阅才是。但是,由于时间的限制,而且考虑到此版本只是一个过渡性的版本,所以只请坂间真人先生阅读了校样,在此希望各位不吝赐教。尽管编者根据坂间真人先生的意见订正了很多笔误以及排印错误,但是由于生性疏忽的编者能力有限,估计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在此,仅希望本版作为一个过渡性版本能得到世人的认可。

本版能够刊行,是因为有河出书房新社编辑部中间洋一先生以及竹内正年先生的理解和支持。另外,由于编者马虎,多次对校样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给中央精版印刷株式会社的各位,特别是寺松忠男、福田达两位先生添了很多麻烦。在此,对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广松涉

1973 年冬

记于脱稿后一年多的终校日

编辑说明

Ⅰ　手稿的外观……………………………………1
Ⅱ　手稿的构成……………………………………2
Ⅲ　各版的异同……………………………………7
Ⅳ　本版的编辑……………………………………11

Ⅰ　手稿的外观

Ⅰ.1　我们所编辑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篇的手稿

Ⅰ.1.1　由大小两束手稿构成。

Ⅰ.1.2　手稿所用纸张的面积有四种：

(α) 198×313 mm

(β) 198×315 mm

(γ) 199×319 mm

(δ) 216×345 mm

Ⅰ.1.3　每张纸都是在中间竖折成对开，1张纸分为4页，(下面将1张纸即4页称为1张手稿〈Bogen〉)

Ⅰ.1.4　每页都是左栏用于撰写，右栏用于增补和加注(?)(请参见本书所附照片)。

Ⅰ.1.5　笔迹基本上是恩格斯的，也有马克思的润色、修改、边注，恩格斯自己也多次(?)进行了增补和修改。

Ⅰ.2　"大束手稿"

Ⅰ.2.1　由17张手稿构成。

Ⅰ.2.2　恩格斯在每张手稿上标注了号码。

Ⅰ.2.3　马克思在每页上(不过，全文被删除之页除外)标注了页码。

Ⅰ.2.4　四种纸张都用上了(请参见表1)。

[**表 1**]

纸张的种类	纸张号码	页码	区分
β	{6}	8～11	第一部分
β	{7}	12～15	
β	{8}	16～19	
β	{9}	20～23	
β	{10}a	无	
	b～d	24～26	
γ	{11}a～c	27～29	
	d	无	
γ	{20}a	无	第二部分
	b～d	30～32	
γ	{21}a～b	33～34	
	c	无	
	d	35	
δ	{84}	40～43	第三部分
δ	{85}	44～47	
δ	{86}	48～51	
δ	{87}	52～55	
δ	{88}	56～59	
α	{89}	60～63	
α	{90}	64～67	
α	{91}	68～71	
α	{92}a	72	
	b～d	无	

[注意] 本版本将每张手稿的第一面用 a 表示，第二面起用 b～d 表示。阿版将每张手稿的第一面用{x}表示，第二面用{x}a，第三面用{x}b，第四面用{x}c。请留意本版本与阿版在标注法上的区别。

Ⅰ.3　“小束手稿”

Ⅰ.3.1　由7张(如果包括后述的[Ⅰ],则为8张)构成。

Ⅰ.3.2　其中的2张既没有纸张号码,也没有页码(我们依照阿版,将这2张标注为{1?}、{2?})。

Ⅰ.3.3　5张中有{1}~{5}的纸张号码(MEGA2版认为{1}{2}{4}为伯恩施坦笔迹的号码,{3}{5}为恩格斯笔迹的号码)。

Ⅰ.3.4　{1}{3}{4}{5}所使用的为(γ)199×319 mm,其余3张即{1?}{2?}{2}为(β)198×315 mm。

Ⅰ.4　我们标注为[Ⅰ]的纸张

Ⅰ.4.1　这张纸片于1962年与前面缺损的大束手稿第[29]页以及“第三篇　圣麦克斯”手稿的一部分一起被发现(混在别的遗稿当中了),由巴纳(S. Bahne)公开发表。

Ⅰ.4.2　这张纸片的表里2页中有马克思标记的页码**1**、**2**。

Ⅰ.4.3　所使用的纸张为(β)198×315 mm。

Ⅱ　手稿的构成

Ⅱ.1　“大束手稿”的三个部分

Ⅱ.1.1　关于恩格斯标注的纸张号码与马克思标注的页码对照请参见表1。

Ⅱ.1.2　马克思标注的页码基本上是连续的(中间缺损的第[36]~[39]页估计在第{83}张手稿中),而恩格斯标注的纸张号码中则有两处大幅度的间断。

Ⅱ.1.3　鉴于手稿当初不是连续撰写的,下面将大束手稿中号码连续的纸张分为三个部分进行概观。

Ⅱ.2　第一部分(第{6}~{11}张手稿)

Ⅱ.2.1　这一部分被推断为现行篇章结构确定之前的基底稿(最旧层)的一部分。

Ⅱ.2.2　从内容上来看,其中包括对费尔巴哈、布鲁诺·鲍威尔、麦克斯·施蒂纳三人的批判性论述,与“第一篇　费尔巴哈”、“第二篇　圣布鲁诺”、“第三篇　圣麦克斯”的篇章结构不符。

Ⅱ.2.3　从形式上来看,能够证实Ⅱ.2.1的推断。

Ⅱ.2.3.1　{6}a~c面中有马克思笔迹的**Feuerbach**(?)。

Ⅱ.2.3.2　{10}a面中有**Bauer**(?),这一面中的文章全部用竖线删除了(因此没有马克思标注的页码),该被删除的文章再现于“第二篇　圣布鲁诺”中(现存的只有誊清稿)。

Ⅱ.2.3.3　紧接在{10}a面之后的{10}b面即第[24]页文章,其开头部分作为{10}a面的继续被删除并再现于第二篇之中,剩余部分的栏外标注有**Feuerbach**,表明(?)该部分应该用在“第一篇　费尔巴哈”中。

Ⅱ.2.3.4　从{11}b~c面即第[28]~[29]页至{11}d面的文章,除了第[28]页的开头以外,其它部分都被删除了,然后在第[28]~[29]页中写下了新

的文章。在第[28]页即{11}b面中同时标注有 **Feuerbach**、**Bauer**，被删除的文章再现于“第二篇　圣布鲁诺”中。

Ⅱ.2.4　从以上Ⅱ.2.2、Ⅱ.2.3.1～4可以看出，剩下的大束手稿的第一部分是基底稿的一部分，估计是随着篇章结构的确定而作为撰写“第一篇　费尔巴哈”手稿的素材而写下的。但是，经过润色、修正、增补以后，现行的文章已经绝不单单是素材，而是有着有机的统一性。

Ⅱ.2.5　另外，第一部分前面第[1]～[7]页的缺损，除了第[7]页以外，即第[1]～[6]页有可能本来就不是因为佚失。

Ⅱ.2.5.1　在开头的{6}a～d面中，马克思先是标注了[6b][6c][6d][6e]这些页码，然后改为[8]～[11]。页码标注方式的变化，只有在第{6}张手稿中才能看到，后继的每张手稿中的页码都是直接用数字标注的。

Ⅱ.2.5.2　另外，在第{6}张手稿最初的3页中，都标注有 **Feuerbach** 这一分编符号(?)。

Ⅱ.2.5.3　从上述2个事实可以推测，马克思标注的页码是从这一张手稿开始的。

Ⅱ.2.5.4　而且，马克思一度标注为[6b]的{6}a面中的文章是{5}d的继续，马克思应该给{5}d面标注过页码[7]。如果第{5}张手稿中存在过[6]a这一页码的话，那么可以推断第{5}张手稿的a～c面是被删除了。如果是那样的话，[5a][5b][5c][5d]，进而言之，[4a]……[3a]……这样的页码应该没有被标注过。马克思标注的页码很有可能是从[6a]=[7]开始的。

Ⅱ.2.5.5　因此，也许可以推测：马克思打算将前面6页的手稿用于别处(属于小束手稿的6页誊清稿有可能是填补缺损的第[1]～[6]页的新稿。关于这一点，请参照后文)。

Ⅱ.3　第二部分(第{20}～{21}张手稿)

Ⅱ.3.1　关于这一部分，存在着意见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其与第一部分同为基底稿的一部分，另一种意见认为该部分是在篇章结构确立之后，在撰写“第三篇　圣麦克斯”的过程中出现的“离题部分”。

Ⅱ.3.2　从形式上来看，{20}a面和{20}c面全部被删除了(因此，没有马克思标注的页码)，这两面与散见于这一部分的其他被删除的文章一起再现于“第三篇　圣麦克斯”中(约瑟夫·魏德迈笔迹誊清的部分)。这一点与第一部分相似。

Ⅱ.3.2.1　这一部分中没有分编符号(?)。

Ⅱ.3.2.2　再现于“第三篇　圣麦克斯”的部分属于第三篇的第{20}张手稿及后续。

Ⅱ.3.2.3　而且第二部分开头的{20}a面被删除的部分是“第三篇　圣麦克斯”的第{19}张手稿(恩格斯的笔迹)的继续。

Ⅱ.3.2.4　然而，第三篇的手稿本身并不是单层的，从整体上来说，“第三篇　圣麦克斯”的第{20}张手稿前后的部分是基底稿的第{20}张手稿前后的手稿，或者是插入的改订誊清稿。

Ⅱ.4　第三部分(第{84}～{92}张手稿)

Ⅱ.4.1　关于这一部分,存在着意见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其是基底稿的一部分,另一种意见认为该部分是在撰写"第三篇　圣麦克斯"的过程中出现的"离题部分"。

Ⅱ.4.1.1　这一部分中没有分编符号(?)。

Ⅱ.4.1.2　这一部分的行文与"第三篇　圣麦克斯"中的第{84}～{92}张手稿的立论在内容上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

Ⅱ.4.1.3　行文的风格与第三篇,特别是与其后半部分显然不同,因此难以断定第三部分的草稿与"第三篇　圣麦克斯"现存手稿的第{82}张手稿(此张手稿只剩下 a、b 两面)是直接相连的(对施蒂纳称呼的不同,可以作为区别第三篇中新旧层的一个线索。Stirner、der heilige Max Stirner、der heilige Max、Sankt Max、Sankt Sancho 都可以用来称呼施蒂纳。在除了追加收录部分以外的第三部分的原形中,只有一处提到施蒂纳,而现有的各种版本都记载为 Sankt Sancho。如果的确如此的话,那么可以推断,第三部分是在第三篇手稿进展到相当程度的时候撰写的。不过,由于现有的各种版本都认为 Sancho 是 Max 的误读,所以在此不想贸然进行推断)。

Ⅱ.4.2　这一部分的开头,估计在马克思标注为第[36]～[39]页的第{83}张手稿中(如果这一部分是从第三篇中剔除出来的话,也有可能跨至到第{82}张手稿的 c、d 面。另外,小束手稿的一部分有可能是这一缺损部分的改订新稿,对这一点将在后文中论述)。

Ⅱ.4.3　在{91}a=[68]里有"国家和法同所有制的关系"这样的标题,这也是大束手稿中惟一的标题(不过,在第一部分的{8}a=[19]里有像是标题的备忘录〈?〉"国家的起源和国家同市民社会的关系")。

Ⅱ.4.4　在第{92}张手稿的 a～b 面中,有马克思的备忘录(?),最后的 2 页为空白。

Ⅱ.5　"小束手稿"的构成

Ⅱ.5.1　有未标注号码的手稿{1?}{2?}(第{2?}张手稿只用了 a 面,其余 3 面为空白)。{1?}c 中写有"1. Die Ideologie überhaupt, speziell die deutsche Philosophie(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国哲学)"。如果这是第一篇的标题的话,那么可以认为{1}a～b 面的文章是"第一篇　费尔巴哈"的导论(从内容上来看也像是导论)。

Ⅱ.5.2　由 2 页半张的纸片构成的第{1}张手稿是{1?}a～b 面,即整个第一篇的导论的誊清稿。

Ⅱ.5.3　在{2}a 中,有与上述{1?}c 中的标题极为相似的"A. Die Ideologie überhaupt, namentlich die deutsche[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意志的(意识形态)]"。但是文章的内容与{1?}c～d 以及{2?}不同,有可能是 A 章,即第一篇第一章的绪论(如果将这一誊清稿{2}的绪论〈?〉与大束手稿的开头部分第[8]～[10]页衔接起来的话,尽管缺第[7]页,但文章基

本上是连贯的，A 章的绪论〈?〉也因此告一段落）。

Ⅱ.5.4　第{3}、{4}张手稿是相互衔接的（第{4}张手稿只有 a～b 面，剩余的 2 面为空白），但与第{2}和第{5}张手稿都不衔接，从内容上来看，可能是从大束手稿开头的缺损部分（第{83}张手稿，即第[36]～[39]页）到第{84}张手稿的改订新稿。

Ⅱ.5.5　第{5}张手稿与大束手稿开头部分的第{6}张手稿不衔接，从内容上来看，毋宁说与{1?}a～d 以及第{2?}张手稿有关联。半页左右的片断第{2?}张手稿可能是后来增补性插入的内容，第{1?}张手稿和第{5}张手稿有可能原本是连接在一起的。阿多拉茨基版认为第{1?}张手稿中有恩格斯标注的纸张号码{1}，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其他篇章的手稿中，有恩格斯采取将第一张手稿的 a 面标注为{1}，将第二张手稿的 a 面标注为{5}，将第三张手稿标注为{9}的页码标注方式（即将 b、c、d 面的页码标记省略，只在手稿的 a 面标注页码的方式）的例子。如果{1?}和{5}是以这种方式标注的第 1、第 5 页的话，尽管其中被插入了片断{2?}，但它们原本是连接在一起的。

Ⅱ.5.6　从内容上来看，可以认为{1?}c～d、{2?}、{5}合起来构成第[11]～[16]页的异稿（顺便提一下，历史唯物主义是在第[11]～[16]页中被提出来的。在第[11]页中，有马克思写的边注“历史”，以及数字“1”。在第[16]页中，又有马克思写的数字“11. 12. 13. 14. 15. 16”。不妨认为这一笔记〈?〉是指明此处为“历史”（实际上是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的改稿。

Ⅱ.5.7　即便前项的认定不能成立，至少可以认为{1?}c～d 面是第{11}及后续的异稿。如果是那样的话（事实上，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对应性，{1?}d 中有将马克思写在第[11]页中的边注修改而成的句子。另外，{5}c 中也有像是将第[15]页中的边注修改而成的句子）。可以推测：在撰写第{1?}、{2?}张手稿时，“第一篇　费尔巴哈”的篇章结构计划发生了变化。第{1?}张手稿的 a～b 面为整个“第一篇”的导论(?)，c 面中有前述“A 章”的标题，接下来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即与“大束手稿”的第[11]～[16]页相对应的论述）。在这样的结构中，大束手稿的现存开头部分第[8]～[10]页（如上所述，其内容为可以视为第一篇 A 章绪论的结尾部）被放弃了。然而，在誊清稿第{1}、{2}张手稿中，首先将{1?}a～b 面的整个“第一篇”的导论誊清在第{1}张手稿中，在{2}a 面中写入酷似于{1?}c 面的“A 章标题”之后，展开了可以视为 A 章绪论的论述。在这样的结构中，在{1?}c～d 面、第{2?}、{5}张手稿中被放弃的第[8]～[10]页作为 A 章绪论的结尾部被利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看出原来的形式得以复原的构造。

Ⅱ.6　关于手稿片断[Ⅰ]

Ⅱ.6.1　手稿片断中有马克思的分编符号(?)**Feuerbach** 以及 **Bauer**，估计是基底稿的一部分。

Ⅱ.6.2　手稿片断因为是 c～d 面(?)，所以没有纸张号码。

Ⅱ.6.3　手稿片断中的文章大部分被删除了，被删除的文章再现于“第二篇　圣布鲁

诺”手稿的第1页之中。另外,没有被删除的文章也未必与费尔巴哈有关系。因此,马克思在手稿片段中标注的“1、2”这样的页码,有可能是在整理基底稿时把它们作为“第二篇　圣布鲁诺”开头的2页加以处理的结果。

Ⅱ.6.4　手稿片断中未被删除的文章(即没有誊清到第二篇的部分)有可能曾被视为能在“第一篇　费尔巴哈”中用上的内容。事实上,手稿片断的第一面中有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边注,其他边注中也有与大束手稿的第[11]页的边注(此边注在小束手稿的准誊清稿中被用上了)相关的内容。不过,**Feuerbach**这一分编符号,有可能不是在最初,而是在确定了在“第二篇”不用之后写下的。

Ⅱ.7　手稿的内在关联和构成

Ⅱ.7.1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第一篇”的手稿尽管是由几个层次构成的未定稿,但还是具有一定的内在有机联系。

Ⅱ.7.2　根据论述的内容,可以将手稿的各部分整理为表2:

[**表2**]

	① 小束手稿{1}	整个第一篇的导论 “A章　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意志的[意识形态]”
	② (1) 小束手稿{2} (2) 第[8]~[10]页	绪论(前半部分) 绪论(后半部分,不过缺第[7]页)
大束手稿的第一部分,第{6}~{11}张手稿	③ 第[11]~[16]页 ④ (1) 第[16]~[19]页 (2) 第[20]~[23]页 ⑤ 第[24]~[25]页 ⑥ 第[25]~[29]页	提示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 历史唯物主义的展开(不过,也有中途中断和放弃的,未完) 总括(不过,在展开部没有确立的论题也先概括了) 结语
大束手稿的第二部分,第{20}~{21}张手稿	⑦ 第[30]~[35]页	哲学家们为什么使事态颠倒?(提出问题)
	⑧ (1) 小束手稿{3}{4} (≒缺损部第[36]~[39]页)	根据所有制形态的变迁阐述历史(从第一至第三形态)
	⑧ (2) 第[40]~[52]页	同上(第四至第五形态)
大束手稿的第三部分,第{84}~{92}张手稿	⑨ 第[52]~[68]页	生产力与交往形态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共产主义以及澄清哲学家们从这些矛盾中产生错觉的问题
	⑩ 第[68]~[72]页	“国家和法同所有制的关系”(与⑨不衔接,此标题与④(1)的末尾即第[19]页末尾的像是标题的“国家的起源和国家同市民社会的关系”有关联)
	⑪ 小束手稿{1?}a~b	①的被誊清稿
	㉑ 小束手稿{1?}c~d,{2?}{5}	③的改订异稿
	⑬ 附录[Ⅰ]	〈解放〉不是思想的活动,而是历史的活动(与④的一部分有关联)

Ⅱ.7.3　从表2中，可以看出以下构成方案：

第一卷第一篇　费尔巴哈

导论…………① 小束手稿{1}

A章　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意志的[意识形态]

绪论…………② 小束手稿{2}和第[8]～[10]页

正文…………③ 第[11]～[16]页(⑫是异稿)

④ 第[16]～[23]页(⑩和⑬在内容上有关系)

⑤ 第[24]～[25]页

结语…………⑥ 第[25]～[29]页

B章

绪论…………⑦ 第[30]～[35]页

正文…………⑧ 小束手稿{3}{4}和第[40]～[52]页

结语…………⑨ 第[52]～[68]页

Ⅱ.7.4　然而，"第一篇"毕竟是未定稿，特别是④部分中包括中断的内容，即便嵌入⑩也不完整。马克思、恩格斯在整理印刷稿时究竟会不会这样排列尚存疑问，以上排列只不过是现存手稿的构成而已(关于手稿在本版中的排列，请参见后文)。

Ⅲ　各种版本的异同

Ⅲ.1　最初的版本——梁赞诺夫版(简称为梁版)

Ⅲ.1.1　采取的是将手稿中的文章如实地排成铅字的方针。

Ⅲ.1.1.1　手稿中被删除的字句和文章用小号字表示，并用〈　〉括起。

Ⅲ.1.1.2　用这样的标注法难以再现修改前的原形的时候，在脚注中列出了原形。

Ⅲ.1.1.3　对马克思的增补部分在脚注中进行了说明。

Ⅲ.1.1.4　对边注以及手稿中的其他信息，都在脚注中进行了说明(请参照前面所附的此版的照片)。

Ⅲ.1.1.5　不过，在以下情况下省略了注释：(1) 语句被删除，(2) 马克思的修改中编者认为不太重要的部分，(3) 全文被删除并再现于其他篇的部分。

Ⅲ.1.2　关于手稿的层次，梁版把整个大束手稿视为基底稿，将小束手稿中的誊清稿{1}{2}{3}{4}视为单独一层，将{1?}{2?}{5}视为属于大束手稿的内容(当然，此版中没有1962年新发现的第[29]页以及附录[Ⅰ])。

Ⅲ.1.3　关于手稿的构成，梁版认为：尽管第一篇是未定稿，但是具备A、B两章的结构，B章的标题和开头部分估计在缺损的第{83}张手稿(即第[36]～[39]页)当中。

Ⅲ.1.4　梁版中手稿的排列。

Ⅲ.1.4.1　将{1?}a～b置于开头部分，{1}被视为其异稿。

Ⅲ.1.4.2　其次排列{2}。

Ⅲ.1.4.3　在排列了{1?}c～d、{2?}、{5}之后，

Ⅲ.1.4.4　再排列{6}～{92}张手稿，即大束手稿。

Ⅲ.1.4.5　在大束手稿的末尾排列马克思的备忘录。

Ⅲ.1.4.6　将{3}、{4}排在最后。

Ⅲ.1.5　缀字以及标点符号的使用不是按照手稿，而是按照新的标注法。

Ⅲ.2　第二个版本——阿多拉茨基版（简称为阿版）

Ⅲ.2.1　采取的是在正文中只收录增补、修改过的最终文形，将被删除的字句以及增补、修改等内容在卷末的“正文异稿”中一次性加以记载的方针。

Ⅲ.2.1.1　对于栏外的内容，将像是文章的部分编入正文中，将像是笔记的部分放在脚注中加以记载。

Ⅲ.2.1.2　在“正文异稿”中，在标明被删除语句所在位置的同时，将其内容用括号括起。例如：13_{21} wir＜im＞ beim 说明在第 13 页第 21 行的“wir”与“beim”之间删除了“im”。另外，用“＊”表示被竖线删除的部分，以与被横线删除的部分相区别。

Ⅲ.2.1.3　对于马克思笔迹的语句，在“正文异稿”中逐一进行了标注。例如：15_{13} Es ist doch^{m} ein。在增补、插入文较长的情况下，采取了 82_{5-12} Bruno^{m} *bis* Stünde^{m} 的方式。

Ⅲ.2.1.4　恩格斯笔迹的语句除了最初的撰写过程中的修改和插入以外，在卷末的“正文异稿”中以与标注马克思语句相似的方法（在右上方标记^{e}）进行了记载。

Ⅲ.2.1.5　“正文异稿”对每页中的删除内容、手稿的笔迹都进行了记载，不过遗憾的是与其他版本相比，有相当多的遗漏。

Ⅲ.2.2　关于手稿的层次，阿版的编者 P. 魏拉将大束手稿全部视为基底稿，将小束手稿中的{1?}和{2?}视为誊清稿，将{1}、{2}、{3}、{4}、{5}视为准誊清稿（当时第[29]页以及附录[Ⅰ]尚未被发现）。

Ⅲ.2.3　阿版认为手稿在现存状态下基本上不成型，因此认为有必要进行改编。

Ⅲ.2.4　阿版在改编过程中，将手稿中的文章进行了剪贴。

Ⅲ.2.4.1　在手稿的排列方面，阿多拉茨基版与其他版本难以进行比较。

Ⅲ.2.4.2　此版将小束手稿全部排在前面（不过，其中插入了从大束手稿中抽出的文章），就开头部分而言，基本上是按照{1}、{2}、{1?}c～d、{2?}、{3}、{4}、{5}的顺序排列的。其中{1}被当为整个第一篇的导论（其底稿{1?}a～b 面收录于卷末的“正文异稿”中），{2}、{5}被当作 A 章的引子来处理。

Ⅲ.2.4.3　大束手稿（不过，被插入小束手稿中的部分除外）被切成几十个片断，在东拼西凑之后，形成了下面的篇章结构（标题除了 B 章 3 以外，都取自马克思的边注）：

A 章　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

1. 历史

2. 关于意识的生产

B 章　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

1. 交往和生产力

2. 国家和法同所有制的关系

3. [自然形成的以及文明的生产工具和各种所有制形式]

C 章　共产主义，交往形态及其生产

Ⅲ.2.4.4　稿末的马克思的备忘录(?)被移到了卷末的"附录"中。

Ⅲ.2.4.5　如上所述，阿多拉茨基版对正文进行了剪切、结合、重新排列。不过，在"正文异稿"中，首先将小束手稿按照{1}a～d、{2}、{3}、{4}、{5}的顺序，然后将大束手稿按照{6}～{92}的顺序排列，对删除以及其他事项进行了报告和记载。因此，以"正文异稿"为线索，并根据正文中所标注的手稿页码(在阿多拉茨基原版中，对正文中所收录的文章取自手稿的第几页进行了标注)，可以将手稿复原。

Ⅲ.2.5　缀字和标点符号的使用基本上是按照新标注法，不过在"正文异稿"中有时候也保留着手稿中原来的用法。

Ⅲ.3　第三个版本——新德文版(简称为新德版)

Ⅲ.3.1　这是受以修正阿版为宗旨的俄文新版(巴加图利亚版)的影响而出现的版本，采取的是将手稿的最终文形按页码顺序活字化的基本方针。

Ⅲ.3.1.1　对于被删除的字句、增补、修正以及笔迹等情况一般没有进行记载，只以脚注的形式对比较长的删除文、被大幅度修改过的语句的原形进行了说明。

Ⅲ.3.1.2　边注一般都被插入到正文中，只有笔记类的内容被移到了脚注中。

Ⅲ.3.2　新德版将手稿分为四个层次。

Ⅲ.3.2.1　把小束手稿全部视为新层。

Ⅲ.3.2.2　把大束手稿分为三层。

Ⅲ.3.2.2.1　将大束手稿的第一部分(第{6}～{11}张手稿，即第[8]～[29]页)与新被发现的附录[Ⅰ]合起来视为基底稿(因为附录[Ⅰ]为第[1]、[2]页，所以认为第[3]～[7]页佚失了)。

Ⅲ.3.2.2.2　将大束手稿的第二部分(第{20}～{21}张手稿，即第[30]～[35]页)视为移自"第三篇　圣麦克斯"的部分。这一部分之所以从第三篇被移至第一篇，是因为在第三篇中"离题"了(在这一点上，与巴加图利亚的观点相同)。

Ⅲ.3.2.2.3　将大束手稿的第三部分(第{84}～{92}张纸，即第[40]～[72]页)视为难以断定原来所属的部分。在这一点上，与俄文新版主张这一部分也

是在撰写“第三篇　圣麦克斯”的过程中（与第二部分相隔甚远的第{83}张手稿及后续）出现的“离题”部分的观点不同。

Ⅲ.3.3　关于手稿的内在结构，新德版没有特别进行论述，只是根据前项的四层区分，在各层的开头部分加上了[1]、[2]、[3]、[4]这样的分节符号。

Ⅲ.3.4　手稿的排列。

Ⅲ.3.4.1　将誊清稿{1}放在最前面。

Ⅲ.3.4.2　接下来是{2}。

Ⅲ.3.4.3　再接下来是{1?}c～d、{2?}、{3}、{4}、{5}。

Ⅲ.3.4.4　插入附录[Ⅰ]，再按{6}～{92}的顺序排列。

Ⅲ.3.4.5　最后是马克思的备忘录。

Ⅲ.3.5　缀字以及标点符号的使用不是按照手稿，而是按照新的标注法。

Ⅲ.4　第四个版本——MEGA2（简称为 M2 版）

Ⅲ.4.1　此版采取的是登载手稿的最终文形，而将关于修改过程、增补以及笔迹等的信息在“异文详情”中一次性进行记载的方针。

Ⅲ.4.1.1　将没有指定插入位置的边注以及笔记类的文章排印在栏外。

Ⅲ.4.1.2　被删除的语句用〈　〉括起，并标注了其所处的位置。

Ⅲ.4.1.3　关于被修改过的语句，将原来的语句和修改后的语句一并记载，并标明了在正文中的页码和行数。例如：66.5 des bisherigen Verkehrs > der bisherigen Gesellschaft。

Ⅲ.4.1.3.1　在可以确定修改是在撰写过程中进行的情况下，特别标注为 SV（不过，特别标注限于最小限度）。

Ⅲ.4.1.3.2　在可以确定修改是在写到哪一语句时进行的情况下，用斜线/标记。

Ⅲ.4.1.4　将删除、修改、增补等前后的文形以上下对应的形式记载。

Ⅲ.4.1.5　后来插入的语句、马克思撰写的语句、马克思删除的语句等等的区别，也用各种符号在卷末的“异文详情”中作了标注。

Ⅲ.4.1.6　此版原则上全部收录关于删除、修改、增补、笔记等手稿中各种信息。不过遗憾的是，从附录照片以及与其他版本的比较来看，还存在若干的遗漏。

Ⅲ.4.2　MEGA2 版中手稿的层次

Ⅲ.4.2.1　将小束手稿分为四个部分。

Ⅲ.4.2.1.1　将第{2}张手稿视为开头章的异文（Variante des Kapitelanfangs）。

Ⅲ.4.2.1.2　将第{1?}、{2?}张手稿视为开头章的异文（Variante des Kapitelanfangs）。（将誊清稿{1}视为导论的誊清稿〈Reinschrift der Einleitung〉）。

Ⅲ.4.2.1.3　将第{3}、{4}张手稿视为为了完成“关于分工和所有制形式”而写下的内容。

Ⅲ.4.2.1.4 将第{5}张手稿视为为了完成“关于对社会意识的社会存在的依赖性”而写下的内容。

Ⅲ.4.2.2 将大束手稿分为三个层次。

Ⅲ.4.2.2.1 附录[Ⅰ]以及第一部分(第{6}～{11}张手稿)原本是作为对布鲁诺·鲍威尔的论文《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进行批判的草稿的一部分,马克思将这一部分作为“第一篇　费尔巴哈”的素材加以了转用。

Ⅲ.4.2.2.2 第二部分(第{20}～{21}张手稿)是从“第三篇　圣麦克斯”的“教阶制”一章中转用过来的内容。

Ⅲ.4.2.2.3 第三部分(第{84}～{92}张手稿)是从“第三篇　圣麦克斯”的“作为市民社会的社会”一章中转用过来的内容。

Ⅲ.4.3 对于手稿的内在构成,MEGA2 版没有特别进行论定。不过,在排印时各部分之间隔开了。

Ⅲ.4.4 手稿的排列。

Ⅲ.4.4.1 将第{2}张手稿排列在最前面(这一配置与其他各种版本不同,请注意)。

Ⅲ.4.4.2 接下来是第{1}、{1?}、{2?}张手稿。

Ⅲ.4.4.3 再接下来是第{3}、{4}、{5}张手稿。

Ⅲ.4.4.4 在插入附录[Ⅰ]之后,按第{6}～{92}张手稿即大束手稿的顺序排列。

Ⅲ.4.4.5 最后是马克思的备忘录。

Ⅲ.4.5 缀字以及标点符号原则上依据原稿。不过,在与其他版本进行对照时,有些语句用的是新标注法。

Ⅳ 本版的编辑

Ⅳ.1 本版采取的是将手稿中每页的状态(包括删除、修正、增补、笔迹、栏外笔记等等)以及手稿的内在构成(大小束手稿之间的内在关联、基底稿及其异稿、大束手稿的缺损部分和小束手稿的誊清稿之间的关系、栏外的增补文章与原来的文章的呼应关系)能在直观上一目了然地体现出来的编辑方针

Ⅳ.2 由于排印技术的制约,致使:

Ⅳ.2.1 本版与手稿并未逐行对应。

Ⅳ.2.2 被删除的语句用小号字印刷。

Ⅳ.2.2.1 被横线删除的语句以及文章用〈　〉括起。

Ⅳ.2.2.2 被竖线删除的语句,在其前后标上†(同时被横竖线删除的文章用?〈……〉† 的方式标注)。

Ⅳ.2.3 将马克思的撰写部分与恩格斯的撰写部分,以及恩格斯最初撰写的文章与后来修正、润色、增补的语句加以区分。

Ⅳ.2.3.1 马克思撰写的部分用黑体字表示,对马克思自身后来的增补在脚注中

进行说明。

Ⅳ.2.3.2　恩格斯撰写的部分用罗马体字表示。

Ⅳ.2.3.3　恩格斯的润色、增补用斜体字表示，对增补文中的润色、插入、追加增补部分在脚注中进行说明。

Ⅳ.2.3.4　不过，恩格斯的修正、润色、插入如果很显然是在当初的撰写过程中进行的话，则用一般的字体（罗马体）表示，从而与在推敲过程中的变更相区别（当阿版与 MEGA2 版对加笔时期的推断不一致时，根据行文以及两版的记载，选择可能性较高的一方，并对推断的不同加以说明。不过，即便 MEGA2 版中没有 SV 记号，对于如果单词没有写完，修改被认为在当初的撰写过程中进行的部分，没有逐一加以说明）。

Ⅳ.2.4　栏外文字、语句、文章。

Ⅳ.2.4.1　标有插入位置的栏外文字、语句、文章，以相应的字体插入该位置。

Ⅳ.2.4.2　尽管没有标明插入位置，但在从行文来看插入位置很明显的情况下，插入相应的位置，并在脚注中加以说明。

Ⅳ.2.4.3　没有标明插入位置的篇幅较长的栏外增补文，原则上排印在双联页上。

Ⅳ.2.4.4　将笔记类文字移至脚注中，并标明其所在位置。

Ⅳ.2.5　增补、插入的语句在手稿中有插入行间和写在栏外的两种情况。对此，本版并不特别加以区分，而是将修正的字迹以相应的字体排印在被删除的字句之后，将增补的语句以相应的字体插入所在位置。

Ⅳ.2.6　另外，为了便于标注，在被修改的只有词尾或词干、被删除部分的单词在修改文中又被用上时，有时候会将原本存在的单词以及语句全部视为被删除的内容（对于手头没有手稿的我们来说，不得不依据现有各种版本的记载。由于各种版本的标注法不统一、缺乏一贯性，有时候难以推断是整个单词还是单词的一部分被删除了，因此本版在标注法上也缺乏一致。这一点令人感到遗憾）。

Ⅳ.3　关于手稿的层次以及手稿的内在关联、结构等问题已经在“Ⅱ．手稿的构成”中进行了说明，在此省略

Ⅳ.4　本版在排列时依据以下原则

Ⅳ.4.1　不打破大束手稿中马克思所标注的页码的顺序（与恩格斯的撰写顺序也是一致的）。

Ⅳ.4.1.1　因此，大束手稿的末尾部分（{91}a 的中间至{92}a）在“国家和法同所有制的关系”这一标题下所阐述的内容与前面的内容相独立，从内容上来看，与{8}d（即第[19]页）末尾的中断部分有关联，但是本版还是将这一部分按页码顺序排列。

Ⅳ.4.1.2　另外，手稿末尾的马克思的备忘录与大束手稿的三个部分有一定的对

应性，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不过，本版将之全部排印在手稿的末尾。

Ⅳ.4.1.3　附录[Ⅰ]毫无疑问是基底稿的一部分，不过是否是大束手稿的开头部分尚存疑问，如果勉强一点地说的话，可能与大束手稿第一部分的中间部分有关联。本版将附录[Ⅰ]作为定位不明的内容，以“附录”的形式加以处理。

Ⅳ.4.2　小束手稿因为不是连接在一起的，因此要适当地进行区分、排列。

Ⅳ.4.2.1　从第{1}张手稿是在“A 章标题”前面的{1?}a～b 面的誊清稿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它是整个“第一篇”的序言。然后，将异稿{1?}a～b 排印在双联页中。

Ⅳ.4.2.2　接下来排印第{2}张手稿。因为第{2}张手稿中有“A 章标题”，从内容上来看是第一章的绪论。

Ⅳ.4.2.3　但是，在小束手稿中看不到继续的内容，而大束手稿最初的{6}a～c面(尽管缺损了第[7]页)具有 A 章绪论结尾部的特征，因此将大束手稿中的第{6}张手稿连接在小束手稿中的第{2}张手稿之后，应该是最妥当的(MEGA2 版将第{2}张手稿移到第{1}张手稿之前，令人难以首肯)。

Ⅳ.4.2.4　这样，小束手稿中还剩下三个部分，即① {1?}c～d、第{2?}张手稿，②第{3}、{4}张手稿，③ 第{5}张手稿。从大束手稿按页码顺序排列的原则来看，也可以考虑将这三个部分作为附录处理。

Ⅳ.4.2.4.1　从文章内容来看，{1?}c～d、{2?}、{5}是连续着的，而且可以视为大束手稿中第[11]～[16]页的异稿。即便这一推断是错误的，把它们排印在第[11]～[16]页的双联页中也不会与不打破“大束手稿”中马克思所标注的页码顺序的原则相抵触。另一方面，这样做还便于对两者进行比较(在思想上、论述上的评价和认定)并认定两者之间究竟是否存在异稿关系。

Ⅳ.4.2.4.2　我们认为第{3}、{4}张手稿是大束手稿缺损部分即第[36]～[39]页(以及现存的第三部分的开头)的改订新稿。在马克思标注的页码缺损的位置中将这一部分作为“在不同位置排列的独立稿”进行排印，应该是允许的。

Ⅳ.4.2.4.3　我们这样将{1?}c～d、第{2?}、{5}张手稿排印在第[11]～[16]页的双联页中，将第{3}、{4}张手稿排印在缺损的第[36]～[39]页的位置即第[40]页的前面，读者可以像在其他版本中那样随时连续阅读小束手稿的内容。

Ⅳ.5　缀字法原则上应该为新式

Ⅳ.5.1　不过，引自《圣经》等的古语，例如：

Ⅳ.5.2　der Eine, der Andere, der Dritte 这一类的语句，以及 im Stande sein, zu Grunde gehen 这一类包括成语的名词其原意有可能被用上的情

况下。

Ⅳ.5.3　关于被删除部分的记载,其他版本都按旧缀字法处理的,有时候没有进行改动。[另外,手稿中的缀字法有时候不统一,马克思的缀字法与恩格斯的缀字法中也存在若干差异。因此,将手稿的缀字法复原,具有作为判别两人的分工(誊清稿的情况下)以及撰写时期之线索的宝贵价值。MEGA2 版尽管采取的是真实地再现手稿的缀字法的原则,而实际上有些地方用的还是新缀字法。因此,我想在 MEGA2 版(刊本)改善之后,或者在有机会翻读手稿原本的时候,编一张精确的手稿缀字法一览表。想根据 MEGA2(试行版)来精确地复原手稿的缀字法,我认为只能是徒然。这非常令人遗憾。]

Ⅳ.6　标点符号的使用也基本上依据新标注法。不过,编者告诫自己不要根据自己的判断来标点,因此在现有的各种版本中都没有标点符号的位置,哪怕存在不符合新标注法的情况也沿袭了现存版本的标注法

Ⅳ.7　本版将现有各版中所记载的关于手稿的各种信息全部加以记载。在各版的判读、记载、报告等有差异的情况下,将其中最妥当的列入正文中,与其他版本的不同之处(包括标点符号)则在脚注中加以说明

Ⅳ.7.1　尽管忽略了单纯的缀字法的差异,不过当缀字法的差异影响语句的意义时,逐一进行了说明。

Ⅳ.7.2　还有,对于非常明显的,对语义的理解不会带来影响的排印错误(例如固有名词的第一个字母成了小写之类的)进行了修改;而只要有一点点不是排印错误的可能,都逐一进行说明。

Ⅳ.8　在本版中,作为与“第一篇　费尔巴哈”的手稿有关联的文章

Ⅳ.8.1　将马克思撰写的“序言”排印在最前面。

Ⅳ.8.1.1　从内容上来看,这篇“序言”很明显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两卷本出版的构思确定下来之后(估计比恩格斯的誊清稿还要晚)作为第一卷的序言撰写的,而不是属于“第一篇　费尔巴哈”的内容。

Ⅳ.8.1.2　因为现存的“整个第一篇的导论(?)”也具有整个第一卷序言的性质,所以,

Ⅳ.8.1.3　马克思撰写的第一卷的“序言”与第一篇的导论有一定的关联(主要是在内容上)。也就是说,第一卷的“序言”是马克思在对恩格斯撰写的{1?}a～b 进行大幅度的修改(其誊清稿为{1})的基础上改订而成的。

Ⅳ.8.1.4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与其将“序言”作为第一卷的序言,还不如将它视为与第一篇的“导论”有关联的手稿而排印在最前面,即誊清稿{1}的前面。

Ⅳ.8.2　作为相关稿,还有恩格斯的手稿“附录[Ⅱ]”。

Ⅳ.8.2.1　这个手稿使用的是信笺纸,估计是恩格斯 1846 年在巴黎逗留时,应马

克思之邀作为撰写"第一篇　费尔巴哈"的素材而撰写的(请参照1846年8月19日以及10月某日恩格斯至马克思的信)。

Ⅳ.8.2.2　此手稿中有马克思标注的页码以及整理号码。

广松　涉

手稿与本版排印页码之对照表*

偶数页	手稿	奇数页	手稿
2	[序言]	3	左页的续稿或改稿
4	第一篇标题		
6	{1}a	7	{1?}a~b 左页的底稿
8	{1}b	9	{1?}b~c 左页的底稿
10	{2}a		
12	{2}b		
14	{2}c~d		
16	{6}a=[8]	17	恩格斯的栏外注释
18	{6}b=[9]	19	恩格斯的栏外增补
20	{6}c=[10]		
22	{6}d=[11]	23	{1?}c~d 左页的改订异稿(?)
24	{7}a=[12]	25	{1?}d,{2?}左页的改订异稿(?)
26	{7}b=[13]	27	{5}a 左页的改订异稿(?)
28	{7}c=[14]	29	{5}b 左页的改订异稿(?)
30	{7}d=[15]	31	{5}c 左页的改订异稿(?)
32	{8}a=[16]	33	{5}d 左页的改订异稿(?)
34	{8}b=[17]	35	左页的栏外增补
36	{8}c=[18]	37、39	左页的栏外增补
38	{8}d=[19]	39	左页的栏外增补
40	{9}a=[20]		
42	{9}b=[21]		
44	{9}c=[22]		
46	{9}d=[23]		
48	{10}a		
50	{10}b=[24]		
52	{10}c=[25]		
54	{10}d=[26]		
56	{11}a=[27]		
58	{11}b=[28]	59	恩格斯的栏外新稿
60、62	{11}c=[29]	61	恩格斯的栏外新稿
62	{11}d		
64	{20}a		
66	{20}b=[30]		
68	{20}c=[31]		
70	{20}d=[32]		
72	{21}a=[33]		
74	{21}b=[34]		
76	{21}c		
78	{21}d=[35]	79	左页的栏外新稿
80	{3}a		
82	{3}b		
84	{3}c		
86	{3}d		
88	{4}a~b		
90	{84}a=[40]		
92	{84}b=[41]		
94	{84}c=[42]		
96	{84}d=[43]		
98	{85}a=[44]		
100	{85}b=[45]		
102	{85}c=[46]		
104	{85}d=[47]		
106	{86}a=[48]		
108	{86}b=[49]		
110	{86}c=[50]		
112	{86}d=[51]		
114	{87}a=[52]		
116	{87}b=[53]		
118	{87}c=[54]		
120	{87}d=[55]		
122	{88}a=[56]		
124	{88}b=[57]		
126	{88}c=[58]		
128	{88}d=[59]		
130	{89}a=[60]		
132	{89}b=[61]		
134	{89}c=[62]		
136	{89}d=[63]		
138	{90}a=[64]		
140	{90}b=[65]		
142	{90}c=[66]		
144	{90}d=[67]		
146	{91}a=[68]		
148	{91}b=[69]		
150	{91}c=[70]		
152	{91}d=[71]		
154	{92}a=[72]		
158	{92}b		
160	附录(3)Ⅰ—a1	159	附录Ⅰ—a2
162	附录Ⅱ	161	附录Ⅱ(续)

[注意](1)本版原则上将手稿文本排列于左页,而将异稿、栏外增补等排列在右页。

(2)例如:手稿{6}a=[8]指印张号码为6的手稿的第一面(b,c,d分别为第二、第三、第四面)。"8"是马克思标注的号码。

---

* 表中页码为中译本的页码。——中译者注

中译本凡例

本书是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广松涉(Hiromatsu Wataru,1934～1994)编译,1974年由(日本)河出书房新社出版的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中译本。因为本译本对日文版中的一部分符号、略称进行了调整,所以省略了日文版中的凡例。

1. 原书的构成

原书取的虽然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书名,却只收录了其中具有特别资料价值的第一卷第一篇《费尔巴哈》。原书由日文版和德文版两册构成,彼此相互对应。

2. 中译本的调整

(1) 对于德文版,保持了其正文的原状,只翻译了广松的脚注;对于日文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和《费尔巴哈》(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的基础上翻译成了中文。中译本将原书合二为一,中译文排列在前,德文原文排列在后。

(2) 收录广松的两篇论文,即《〈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文献学上的诸问题》和《青年恩格斯思想的形成》,以期读者对广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学研究上的主要观点能有所了解。

(3) 译者的说明作为"译者注"排列在中译文的后面,以与广松的注释相区别。

3. 中译本的符号

(1) 以前各种版本的略称

梁版 ——梁赞诺夫版(Marx-Engels Archiv, Bd. I,1926)

阿版 ——阿多拉茨基版(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Bd. V,1932)

新德版——新德文版(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1966)

M2版 ——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试行)版(MEGA2, Probeband,1972)

(2) 撰写者字体的区分

楷体……………………………马克思当初撰写的语句、文章(包括栏外注释以及笔记式的备忘录)

宋体……………………………恩格斯当初撰写的语句、文章

划有~~~的语句、文章…… 恩格斯后来补充的语句(在初稿时补充、插入的内容除外。对于补充、插入的时间,在各种版本的推定不一致的情况下,逐一对其状况加以注明)

粗体………………………… 表示强调的部分

(3) 删除的区别

≒ …………………………… 在手稿中被横线删除的语句、文章(用小号字表示)。≒ 内原先被删除的语句、文章用【】括起。跳

过两个≒符号之间的小号文字、语句，便可以读到最终文形。

Ⅱ …………………………… 在手稿中被竖线删除的文章（用小号字表示，其中被横线删除的语句、文章用再小1号的字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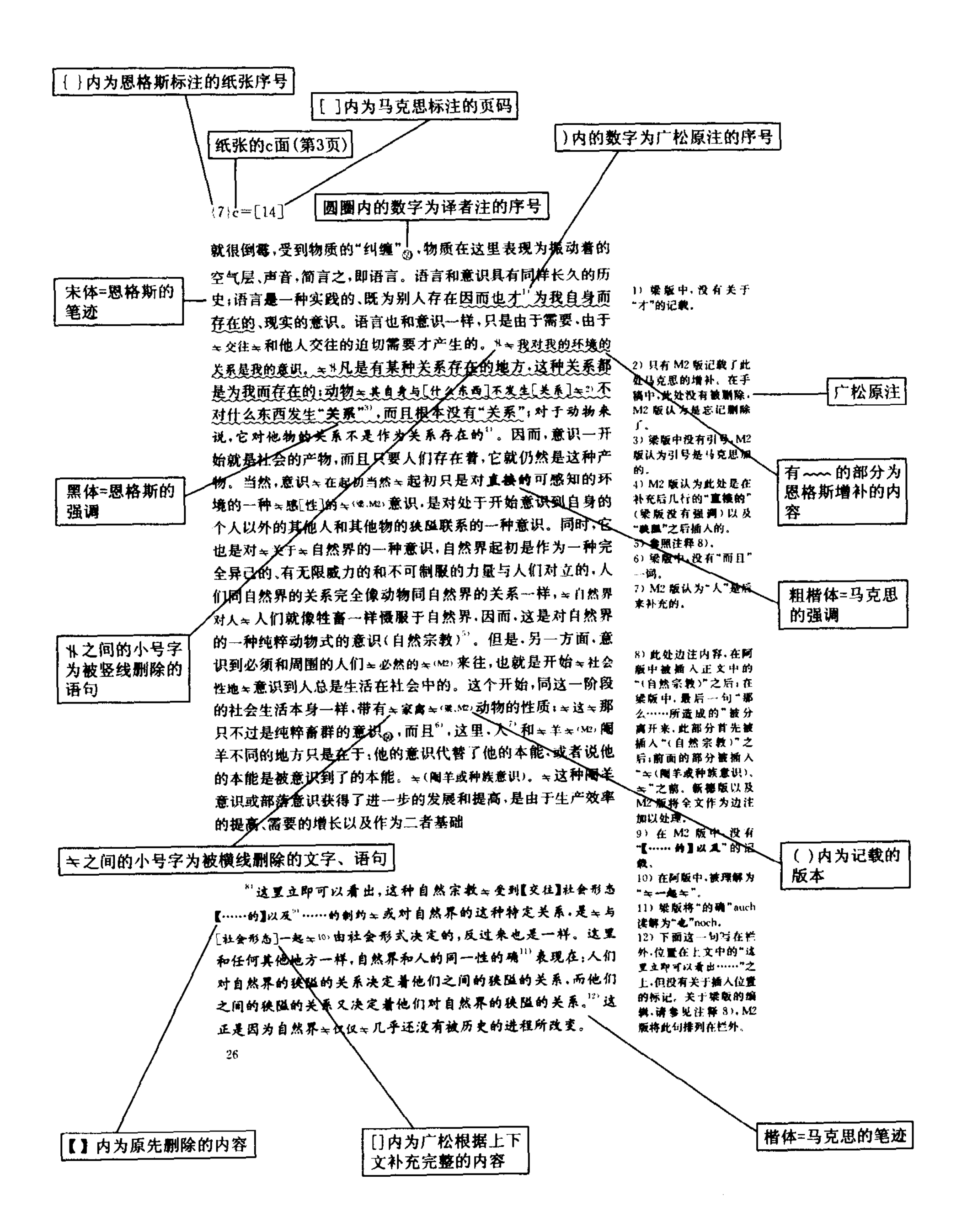
（4）[ ]内的语句是广松在手稿有破损或者是单词未写完整的情况下根据前后文进行推断后补充的内容。

各种符号、略称在书中的使用情况，请参见“中译本凡例示例”。

译 者

2004年5月17日

中译本凡例示例



{7}c=[14]

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⑨，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才[1]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交往≒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8]≒我对我的环境的关系是我的意识。≒[8]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其自身与[什么东西]不发生[关系]≒[2]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3]，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4]。因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当然，意识≒在起初当然≒起初只是对**直接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感[性]的≒(梁,M2)意识，是对处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以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同时，它也是对≒关于≒自然界的一种意识，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自然界对人≒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5]。但是，另一方面，意识到必须和周围的人们≒必然的≒(M2)来往，也就是开始≒社会性地≒意识到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这个开始，同这一阶段的社会生活本身一样，带有≒家禽≒(梁,M2)动物的性质；≒这≒那只不过是纯粹畜群的意识⑩，而且[6]，这里，人[7]和≒羊≒(M2)阉羊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他的意识代替了他的本能，或者说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阉羊或种族意识)。≒这种阉羊意识或部落意识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是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需要的增长以及作为二者基础

[8]这里立即可以看出，这种自然宗教≒受到【交往】社会形态【……的】以及[9]……的制约≒或对自然界的这种特定关系，是≒与[社会形态]一起≒[10]由社会形式决定的，反过来也是一样。这里和任何其他地方一样，自然界和人的同一性的确[11]表现在：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决定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决定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12]这正是因为自然界≒仅仅≒几乎还没有被历史的进程所改变。

26

1) 梁版中，没有关于"才"的记载。
2) 只有M2版记载了此处马克思的增补。在手稿中，此处没有被删除，M2版认为是忘记删除了。
3) 梁版中没有引号，M2版认为引号是马克思加的。
4) M2版认为此处是在补充后几行的"直接的"（梁版没有强调）以及"狭隘"之后插入的。
5) 参照注释8)。
6) 梁版中，没有"而且"一词。
7) M2版认为"人"是后来补充的。
8) 此处边注内容，在阿版中被插入正文中的"(自然宗教)"之后；在梁版中，最后一句"那么……所造成的"被分离开来，此部分首先被插入"(自然宗教)"之后；前面的部分被插入"≒(阉羊或种族意识)。≒"之前。新德版以及M2版将全文作为边注加以处理。
9) 在M2版中，没有"【……的】以及"的记载。
10) 在阿版中，被理解为"≒一起≒"。
11) 梁版将"的确"auch读解为"也"noch。
12) 下面这一句写在栏外，位置在上文中的"这里立即可以看出……"之上，但没有关于插入位置的标记。关于梁版的编辑，请参见注释8)，M2版将此句排列在栏外。

目　录

●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总序

● 文献学语境中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原初理论平台(代译序)张一兵

编者序言 …… 1

编辑说明 …… 1

中译本凡例 …… 1

中译本凡例示例 …… 1

中译文本 …… 1

序言 …… 2

第一篇 …… 4

{1}a …… 6

{1?}a～b …… 7

{1}b …… 8

{1?}b～c …… 9

{2}a …… 10

{2}b …… 12

{2}c～d …… 14

{6}a=[8] …… 16

{6}b=[9] …… 18

{6}c=[10] …… 20

{6}d=[11] …… 22

{1?}c～d …… 23

{7}a=[12] …… 24

{7}b=[13] …… 26

{5}a …… 27

{7}c=[14] …… 28

{5}b …… 29

{7}d=[15] …… 30

{5}c …… 31

{8}a=[16] …… 32

{5}d …… 33

{8}b=[17] …… 34

[{8}b=[17]的栏外增补] ………………………………………… 35
{8}c=[18] ………………………………………………………… 36
[{8}c=[18]的栏外新稿] ………………………………………… 37
{8}d=[19] ………………………………………………………… 38
[{8}d=[19]的栏外增补] ………………………………………… 39
{9}a=[20] ………………………………………………………… 40
{9}b=[21] ………………………………………………………… 42
{9}c=[22] ………………………………………………………… 44
{9}d=[23] ………………………………………………………… 46
{10}a ………………………………………………………………… 48
{10}b=[24] ……………………………………………………… 50
{10}c=[25] ……………………………………………………… 52
{10}d=[26] ……………………………………………………… 54
{11}a=[27] ……………………………………………………… 56
{11}b=[28] ……………………………………………………… 58
[{11}b=[28]的栏外新稿] ……………………………………… 59
{11}c=[29] ……………………………………………………… 60
[{11}c=[29]的栏外新稿] ……………………………………… 61
{11}d ………………………………………………………………… 62
{20}a ………………………………………………………………… 64
{20}b=[30] ……………………………………………………… 66
{20}c=[31] ……………………………………………………… 68
{20}d=[32] ……………………………………………………… 70
{21}a=[33] ……………………………………………………… 72
{21}b=[34] ……………………………………………………… 74
{21}c ………………………………………………………………… 76
{21}d=[35] ……………………………………………………… 78
[{21}d=[35]的栏外新稿] ……………………………………… 79
{3}a …………………………………………………………………… 80
{3}b …………………………………………………………………… 82
{3}c …………………………………………………………………… 84
{3}d …………………………………………………………………… 86
{4}a～b ……………………………………………………………… 88
{84}a=[40] ……………………………………………………… 90
{84}b=[41] ……………………………………………………… 92
{84}c=[42] ……………………………………………………… 94
{84}d=[43] ……………………………………………………… 96

{85}a=[44] ······ 98
{85}b=[45] ······ 100
{85}c=[46] ······ 102
{85}d=[47] ······ 104
{86}a=[48] ······ 106
{86}b=[49] ······ 108
{86}c=[50] ······ 110
{86}d=[51] ······ 112
{87}a=[52] ······ 114
{87}b=[53] ······ 116
{87}c=[54] ······ 118
{87}d=[55] ······ 120
{88}a=[56] ······ 122
{88}b=[57] ······ 124
{88}c=[58] ······ 126
{88}d=[59] ······ 128
{89}a=[60] ······ 130
{89}b=[61] ······ 132
{89}c=[62] ······ 134
{89}d=[63] ······ 136
{90}a=[64] ······ 138
{90}b=[65] ······ 140
{90}c=[66] ······ 142
{90}d=[67] ······ 144
{91}a=[68] ······ 146
{91}b=[69] ······ 148
{91}c=[70] ······ 150
{91}d=[71] ······ 152
{92}a=[72] ······ 154
{92}b ······ 158
附录Ⅰ(a1) ······ 160
附录Ⅰ(a2) ······ 161
附录Ⅱ ······ 162
中译者注 ······ 164
德文原文文本凡例和省略号 ······ 174
德文原文文本 ······ 175
附录一 《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文献学上的诸问题 ······ 334

附录二　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形成 …………………………………………… 358
附录三　各版手稿排列顺序对照表 ………………………………………… 376
译者后记 ……………………………………………………………………… 377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

对以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意志社会主义的批　判

第一卷

第一篇①

广松　涉　编注

序言[1]②

迄今为止人们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是]什么≒≒想像自己是如此这般≒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他们按照自己关于神、关于≒一个≒标准人等等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他们头脑的产物不受他们支配。他们这些创造者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他们在幻像、观念、教条和想像的存在物[2]中的枷锁下日渐萎靡消沉,我们要把他们从中解放出来。我们要起来反抗这种思想的统治③。一个人说,我们要教会他们用符合人的本质的思想来代替这些幻想,另一个人说,我们要教会他们批判地对待这些幻想,还有个人说④,我们要教会他们从头脑里抛掉这些幻想,这样——≒现实的世界≒当前的现实就会≒崩[溃]≒≒自然地≒崩溃。

这些天真的幼稚的空想构成现代⑤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核心。在德国不仅是公众怀着畏惧和虔敬的心情来接受这种哲学,而且**哲学英雄们**自己在抬出这种哲学的时候,也一本正经地觉得它有颠覆世界的危险性和不怕被治罪的坚决性。本书第一卷[3]≒作为计划≒的目的就是要揭露这些自以为是狼、也被人看成是狼的绵羊,指出他们的咩咩叫声只不过是以哲学的形式来重复德国市民的观念,而这些⑥哲学的宣讲者的夸夸其谈只不过≒掩[盖]≒≒夸张地≒反映出德国现实状况的可悲。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揭穿同现实≒……≒⑦的影子≒中≒所作的哲学斗争,揭穿这种投合耽于幻想、精神萎靡的德国人民口味的哲学斗争,使之信誉扫地。

有一个好汉忽然想到,人们之所以溺死,是因为他们被**重力的思想**[4]迷住了。如果他们从头脑中抛掉这个观念,比方说,宣称它是迷信观念,是宗教观念,他们就会避免任何溺死的危险。≒那位好汉进行了斗争≒他一生都在同重力的幻想作斗争,各种统计都给他提供了大量有关这种幻想的有害后果的新证据。这位好汉就是现代德国革命哲学家们的典型。[5]⑧

1) 关于此“序言”,请参见“编者序言”以及“德文原文文本”前面的注释。

2) 梁版将“存在”(Wesen)判读为“疯狂”(Wahn)。

3) 请参见“编者序言”。

4) 在梁版中,没有被强调。

5) 马克思在写完下一页的文章之后,又将该页全部删除。难以断定序言到此已经结束。

⫲[1]⑨≒德国哲学≒与【那个[法国的]】所有其他民族的意识形态不同。≒德国唯心主义和其他一切民族的意识形态没有≒具有≒≒提供≒任何[2]特殊的区别。≒根据……一个有特征的≒后者也同样认为世界是受观念支配的，思想和概念≒至上[3]且最真实的、作为在……何处的[4]形式≒是决定性的本原≒使之匆匆而过≒，一定的思想≒……的至上且最真实的形式≒是≒奥秘≒只有哲学家们才能理解的物质世界的≒规定≒神秘之物⑩。≒作为德国唯心主义的东西≒≒思维、思想[的]他者、思维的产物≒⫲

⫲黑格尔完成了≒叙述≒≒[打算]叙述……≒实证唯心主义。≒对他来说一切状态以及≒≒各种关系≒在他看来，不仅整个物质世界变成了思想世界≒[被]完成≒，而且整个历史变成了思想历史。≒他在过程中也≒≒他不[仅仅]只是叙述……≒他并不满足于≒写下≒记述思想中的东西，他还试图描绘它们的生产的活动[5]。⫲

≒德国的≒

≒如果德国的哲学家们从他们的梦想的世界中醒悟≒

⫲[6]从自己的幻想世界中被唤醒的德国哲学家们反抗思想世界。他们把关于现实的东西、有形[性]的东西的观念同思想世界……⫲

⫲所有的德国哲学批判家≒分有≒≒共同的敌对者，共有着黑格尔的体系≒≒这个体系正是他们作为对手的斗争世界。≒≒……在[就]≒[7]≒理论性的前提，他们同时打算否认这个前提——黑格尔的体系≒≒在他们的……≒≒思想≒≒所有人在以下信念上保持一致≒都断言：观念、想法、概念迄今≒一直支配着世界≒一直支配和决定着现实的人们[8]、世界[9]≒这样的事态现在必须被改变，迄今为止发生着那样的事态≒，现实世界是观念世界的产物。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今日，但今后不应继续存在。他们彼此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想≒出现[在]≒用什么方法来拯救在他们看来还在这种[10]自己的固定[11]思想的威力下呻吟的人类；他们≒相同≒彼此不同的地方在于≒在≒≒就≒≒根据[视为]固[定的思想的东西]的范围≒≒根据以下问题≒他们≒视为≒把什么东西宣布为固定[11]思想。他们≒如下≒相同的地方在于他们相信这种思想的统治；他们相同的地方在于他们相信≒期待[12]思想的支配而进行斗争的他们的方法≒他们的批判的思想的活动一定会使现实的东西灭亡，——而要做到这一点，≒他们的批判思想活动≒他们或者认为他们的孤立的思想活动就已足够，或者希望争得≒考虑≒共同的意识。⫲⑪

⑫≒以下问题≒⫲[6]相信现实世界是观念世界的产物，相信≒思想≒观念世界……[这一信念]⫲

⫲≒德国哲学家们[自从被黑格尔的思想世界所迷惑以来[13]]≒德国哲学家们在他们的黑格尔的思想世界中迷失≒着≒了方向，他们反对思想、≒那是≒≒同一问题的另一种说法≒[思想]观念、想法的统治，而按照他们的观点，即按照**黑格尔的幻想**，思想、观念、想法一直是产生、规定和支配现实世界的。他们表示反对并停止……⫲

⫲≒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按照黑格尔体系，观念、思想、概念产生、规定和支配≒现[实]世界的姿态≒≒现实[世界]≒人们的现实生活、≒也产

1）这是作为左页[序言]的继续或者是改稿而撰写的，但全文最终被删除。

2）梁版将被译为“没有任何”的 keinen 判读为 ein。因此，梁版读解为“根据某种特殊的不同而被区分”。

3）梁版判读为“最终”。

4）在梁版中，没有关于被译为“在……何处”的 worin 的记载。

5）梁版判读为过去式。

6）梁版认为此部分事先被横线删除了。关于此“序言”中被横线删除部分的具体情况，请参见“德文原文文本”的注释 1）。

7）梁版判读为“他们的”[?]。

8）梁版判读为单数。

9）阿版中没有关于“世界”的记载。

10）梁版中没有关于“这种”的记载。

11）在梁版中，“固定”被判读为“自由”。

12）在梁版中，被记载为“他们的方法、[一种]斗争”。

13）在梁版中，没有 an——所以无法推测。

第 一 篇[☆]

费尔巴哈

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1]

☆）本版原则上将手稿正文排列于左页，而将异稿、栏外增补等排列在右页。

1）此标题用铅笔写在大束手稿的末尾。

生≑他们的物质世界、他们的现实关系的。他的叛逆的门徒≑对这一点[丝毫]没有怀疑≑≑深信[这一思考]≑≑对黑格尔的丝毫≑从他那里接受了这一点……⫲

≑自从他们已经不坚持对于他们而言是……以往的现[实][14]的黑格尔体系以来≑

≑德国哲学家们分[为]≑[15]⑬

14）在梁版中，没有关于"现[实]"的记载。

15）在梁版中，没有关于最后的"分为"的记载。另外，手稿到此中断。

{1}a⑭ [誊清稿][1]⑮

[1] 此页为右页草稿的誊清稿，内容与经过推敲的定稿有若干不同。

[导论]

I.
费尔巴哈

正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所宣告的，德国在最近几年里经历了一次空前的变革。从施特劳斯开始的黑格尔体系的解体过程⑯发展为一种席卷一切"过去的力量"的世界性骚动。在普遍的混乱中，一些强大的王国产生了，又匆匆消逝了，瞬息之间出现了许多英雄，但是马上又因为出现了更勇敢更强悍的对手而销声匿迹。这是一次革命，法国革命同它相比只不过是儿戏；这是一次世界斗争，狄亚多希的斗争⑰在它面前简直微不足道。一些原则为另一些原则所代替，一些思想勇士为另一些思想勇士所歼灭，其速度之快是前所未闻的。在 1842—1845 年⑱这三年中间，在德国进行的清洗比过去三个世纪⑲都要彻底得多。

据说这一切都是在纯粹的思想领域中发生的。

然而，不管怎么样，这里涉及的是一个有意义的事件：绝对精神的瓦解过程。在最后一点生命的火花熄灭之后，这具残骸[☆]的各个组成部分就分解了，它们重新化合，构成新的物质[☆☆]。那些以哲学为业，一直以经营绝对精神为生的人们，现在都扑向这种新的化合物。每个人都不辞劳苦地兜售他所得到的

☆）Caput mortunm：原意是"骷髅"，作为化学用语有"无用的残渣"的意思。估计是一语双关。

☆☆）Substanzen：原意是"实体"，作为化学用语有"物质"的意思。在此，有可能是针对黑格尔左派中的所谓"实体与自我意识的斗争"而言。

{1?}a～b　　　　　　　　　　　　　　［左页誊清稿的底稿］⑳

I.

费尔巴哈㉑

正如≒我们≒[1]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所≒断言≒宣告的，德国在最近几年里经历了一次空前的变革。≒，【那】它是史无前例的革命性的变革。≒[1]从施特劳斯开始的≒黑格尔学派的≒黑格尔体系的解体过程发展为一种席卷一切"过去的力量"的世界性骚动[2]。在≒从≒普遍的混乱中，一些强大的㉒王国产生了≒并走向衰落≒，又[3]匆匆消逝了，≒英雄们≒瞬息之间出现了许多英雄，但是马上又因为出现了更勇敢更强悍的对手而销声匿迹。这是一次革命，≒与这一革命相比≒法国革命同它相比只不过是儿戏≒罢了≒；这是一次世界斗争，≒在亚历山大之后为了争夺皇位的≒(阿)狄亚多希的斗争在它面前简直微不足道。≒一种原理排斥别的原理，一个思想英雄≒一些原则为另一些原则所代替，一些思想勇士为另一些思想勇士所歼灭，其速度之快是前所未闻的。在1842—1845年这三年中间，在德国进行的清洗比≒最近几个[世纪]≒过去三个世纪都要彻底得多。

据说这一切都是在纯粹的思想领域中发生的。≒【世俗的外部世界当然体验不到这一点，】[1]因为整个震撼世界的事件归根到底只是[4]在绝对精神【解体过程】的基础上产生的【那作为伟大的解放战争的残渣】。对婚礼招待者且葬礼见证人来说，【批[判家]】不可缺少≒[1]然而，不管怎么样，我们涉及的是一个有意义的事件：绝对精神的瓦解过程[5]。在最后一点生命的火花≒燃烧≒(阿)熄灭之前，这具≒构成≒残骸的各个组成部分就分解了，它们重新化合，构成新的　/{1?}b/　物质㉓。那些以哲学为业，一直以经营绝对精神为生的人们，现在都扑向这种新的化合物≒而且≒。每个人≒当然热心地试图从自己手中所得到的那一份中制造出东西≒都不辞劳苦地[6]兜售他所得到的[7]

1）此处是被马克思删除的。下面，从行文、文章构造、删除状态来看，删除者一目了然的情况下，将不逐一标记。

2）阿版认为此语是起稿时被订正的。

3）阿版认为此语是后来增补的。M2版认为将前面≒　≒中的内容修改为"又匆匆消逝了"这一形式与修改≒英雄们≒……是同时进行的。

4）此语"只是"只有新德版、M2版中才有记载。另外，对"解体过程"的修改也只在M2版中才有记载。

5）在新德版中，前两行的删除内容在此后以下列形式排列："对婚礼招待者且葬礼见证人、批判家来说不可缺少。那作为伟大的解放战争的残渣"。阿版的排列也基本上相同，只不过更为详细地标记为≒对婚礼招待者且葬礼见证人【批[判家]】来说不可缺少。≒≒那作为【[解放战争]以来】伟大战争的残渣≒。在此，依据M2版的记载。

6）在梁版中，没有"不辞劳苦地"。另外，在使用obligate Erbitterung这一词时，估计同时含有商业交易行为中"退货索赔"的意思。

7）"他所得到的"是马克思根据≒　≒内恩格斯撰写的该当字句修改而成的。

{1}b [誊清稿]

≒部分≒那一份。竞争不可避免。起初这种竞争还相当体面，并且循规蹈矩。后来，当商品充斥德国市场，而在世界市场上尽管竭尽全力也无法找到销路的时候，按照通常的德国方式，生意都因搞批量的和虚假的生产，因质量降低、原料掺假、伪造商标、买空卖空、空头支票以及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信用制度而搞糟了。竞争变成了激烈的㉔斗争，而这个斗争现在却被吹嘘和断言成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变革，一种产生了十分重大的结果和成就的因素。

为了正确地评价这种甚至在可敬的德国市民心中唤起怡然自得的民族感情的哲学叫卖，为了清楚地表明这整个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㉕渺小卑微、≒以及≒㉖地域局限性≒而且≒，特别是为了揭示这些英雄们的真正业绩和关于这些业绩的幻想之间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显著差异，就必须站在德国以外的立场上来考察一下这些喧嚣吵嚷。

的那一份≠尽力地≠(阿)≠并从其他人那里获得一切≠[1]≠不事先通告≠。≠竞争从此产生≠[2]≠这≠竞争不可避免。≠起初这种竞争还相当体面，并且循规蹈矩，不久则成为激烈的斗争[。这个斗争现在却被描述和断言成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变革，一种产生了十分重大的结果和成就的因素。]≠起初这种竞争还相当体面，并且循规蹈矩。后来，当商品充斥德国市场，而在世界市场上尽管竭尽全力商品[3]也无法找到销路的时候≠采取了[4]……方式的≠≠斗争【用虚假生[产]以及当[然的愤慨][5]的所有武器】以激愤≠，按照通常的德国方式，生意≠因虚假生[产]≠都因批量的虚假的生产、因≠材[料]的≠(阿)质量降低、原料≠搞鬼≠掺假、伪造商标、买空卖空、空头支票以及没有任何≠实物性≠(M2)现实≠根基≠基础的信用制度≠按照通常的德国方式≠[6]而搞糟了。竞争变成了激烈的斗争。而这个斗争现在却被描述和断言成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变革，一种产生了十分重大的结果和成就的因素。

≠为了正确地评价≠[9]为了≠正确地≠[7]明了地[8]认识这种≠……[的]意义≠(阿)甚至在可敬的德国市民心中唤起怡然自得的民族感情的≠[的]意义≠(阿)哲学的豪言壮语、它的≠大声的≠[9]叫卖、整个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渺小卑微≠[9]≠如此的疑念≠[10]渺小卑微、地域≠以及民族的≠[11]局限性≠以及无聊之处≠、空洞的现状[12]，就必须站在德国以外的立场上来考察一下这些喧嚣吵嚷。㉗

卝[13]≠因此，在我们对这个运动的个别代表人物进行专门批判之前，【就德国哲学以及意识形态整体】提出一些能揭示他们的共同的意识形态前提的一般意见。【这些意见足以表明我们在进行批判时所持的观点，而表明我们的观点对于了解和说明以后各种批评意见也是必要的。我们这些意见　/{1?}c/　正是针对**费尔巴哈**的，因为只有他才至少向前迈进了一步，只有他的著作才可以认真地加以研究。】只有他的著作才会进一步阐明一般意识形态的全部前提。≠[14]卝

1）阿版读解为：≠为了一切的东西而取得其他的【在……之上】≠。

2）这一句是被恩格斯删除的。另外，阿版将"从此"理解为"因此"。在此，依据梁版和M2版。

3）在梁版中，没有"商品"一词。

4）梁版读解为"在……之后"。在M2版中没有记载。在此，依据阿版。

5）在M2版中，没有≠当[然的愤慨]≠。在此，依据阿版。

6）梁版和阿版认为≠≠中的内容没有被删除。M2版断定为忘了删除。

7）这一句是被恩格斯删除的。

8）M2版断定为忘了删除。

9）这一句是被马克思删除的。

10）阿版认为没有被删除。在此，依据M2版。

11）在阿版和新德版中，≠　≠中加上了圆括弧(　)。

12）梁版读解为："空洞的现状的[矮小和……卑微]"。M2版断定这一句是忘了删除。

13）以下内容是被马克思删除的。不过，【　】中是恩格斯在起稿时删除的。

14）手稿中此后的文章排列在本书的第23页。

{2}a㉘

第一篇

费尔巴哈

A. 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意志的

≒在德国所展开的≒德国的批判，直至它最近所作的种种努力，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它≒[1] 虽然没有研究过自己的≒哲学≒一般哲学前提≒因为离它还差得很远≒，但是≒它谈到的全部问题≒它的全部问题终究是在一定的哲学体系即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上≒产生[了]≒产生的。≒因此，那≒[1] ≒不仅≒不仅是它的回答，而且连它所提出的问题本身，都≒是≒包含着神秘主义。对黑格尔的这种依赖关系正好说明了为什么在这些新出现的批判家中甚至没有一个人≒迄今为止没有对≒试图对黑格尔体系进行全面的批判，≒尽管≒尽管他们每一个人都断言自己已超出了黑格尔哲学。他们和黑格尔的论战以及他们≒互相之间≒相互之间的论战，只局限于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抓住黑格尔体系中的某一方面，用它来反对整个体系≒另外≒，也反对别人所抓住的那些方面㉙。起初他们还是抓住纯粹的、未加伪造的黑格尔的范畴，如“实体”和“自我意识”，但是后来却用一些比较世俗的名称如“类”、“惟一者”、“人”等等，使得这些范畴世俗化。

从施特劳斯到施蒂纳的整个≒批判≒德国哲学[2] 批判都局限于对**宗教**观念的≒一种≒批判‖，≒这种批判自以为是使世界消除一切灾难的绝对【解[放者]】[3] 救世主。宗教总是被看作和解释成这些哲学家们所厌恶的一切关系的终极原因，

1）此处是被马克思删除的。

2）M2 版认为“哲学”是后来补充的。

3）M2 版推断为是【解[放]】。在此，依据阿版。

{2}b

他们的主要敌人≒。⫲ ≒什么是宗教观念≒他们的出发点是现实的宗教和真正的神学。≒当初≒（梁、阿）至于什么是宗教意识，什么是宗教观念，他们后来下的定义各有不同。其进步在于：≒……也还≒[1]所谓占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观念、政治观念、法律观念≒以及≒、道德观念以及其他观念也被归入≒［宣布］是宗教性的≒宗教观念或神学观念的领域；还在于：≒形而上学的≒政治意识、法律意识、道德意识被宣布为宗教意识或神学意识，而政治的、≒宗［教的］≒㉚法律的、道德的人，总而言之，**“人”**，则被宣布为宗教的人。宗教的统治被当成了前提。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关系逐渐地都被宣布为宗教的关系，继而转化为迷信——对法的迷信，对国家的迷信等等[2]。到处涉及的都只是教义和对教义的信仰。世界在越来越大的规模内被圣化㉛了，直到最后可尊敬的圣麦克斯㉜完全≒圣化了≒把它宣布为圣物，从而一劳永逸地把它葬送为止。

老年黑格尔派㉝认为，只要把一切归入黑格尔的逻辑范畴，他们就**理解**了一切。青年黑格尔派则≒将［宗教观念］≒通过以宗教观念代替一切或者宣布一切都是神学上的东西来**批判**一切。青年黑格尔派同意老年黑格尔派的这样一个信念，即认为≒概［念］≒㉞宗教、概念、普遍的东西统治着现存世界。不过一派认为这种统治是篡夺而加以反对，另一派则认为这种统治是合法的而加以赞扬。

1）此处是被马克思删除的。

2）梁版中没有“等等”。

{2}c～d

既然这些青年黑格尔派认为，观念、思想、概念，总之，被他们变为某种独立东西的意识的一切产物，是人们的真正枷锁，就像老年黑格尔派把它们看作是人类社会的真正镣铐一样，那么不言而喻，青年黑格尔派只要同意识的这些幻想进行斗争就行了[1]。≒而且改变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就是他们所追求的目的。≒既然根据青年黑格尔派的幻想，人们之间的关系、他们的一切举止行为、他们受到的束缚和限制，≒【人们的】[意识]的一种产物≒都是他们意识的产物，那么青年黑格尔派完全合乎逻辑地向人们提出一种道德要求，要用这一[2]人的、批判的或利己的意识㉟来≒变为≒代替他们现在的意识，从而≒破[坏]≒(阿)消除束缚他们的限制。这种改变意识的要求，就是要求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现存的东西，也就是说，≒由≒借助于另外的解释来承认它。青年黑格尔派的意识形态家们尽管满口讲的都是所谓“使世界震撼的”㊱≒思想≒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如果说，他们之中最年轻的人宣称只为反对“**词句**”而斗争㊲，那就确切地表达了他们的活动。不过他们忘记了：他们≒自身≒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既然他们[3]仅仅反对这个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就≒按原样维持≒绝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这种哲学批判所能达到的惟一结果， /{2}d/ 是从≒基督教的【历[史]】宗教[史]≒宗教史上对基督教作一些说明，而且还是片面的说明。≒那个≒至于他们的全部其他论断，只不过是进一步修饰他们的一种要求：想用这样一些微不足道的说明作出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发现。

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4]

1）根据 M2 版的说明，当初是写成“进行斗争”，之后马上改为现在的形式。

2）新德版判读成“他们”，其他版本作为定冠词处理。

3）根据 M2 版的说明，这个词是在将“按原样维持”改为“决不是反对”时插入的。

4）手稿到此结束，此页中留有三分之二的空白。

{6}a=[8][1]㊳

[……]实际上，≒下述问题≒而且对**实践的**[2]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2]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如果在费尔巴哈那里有时也遇见类似的观点，那么它们始终不过是一些零星的猜测，而且对≒这一≒(M2)他的总的观点的影响微乎其微，以致在此≒看[作]≒(M2)只能把它们看作是具有发展能力的萌芽。费尔巴哈对≒感性≒感性世界的≒理论性≒“理解”[3]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4]单纯的感觉。他设定[5]的是“**人**”，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6]”。“**人**”实际上是“德国人”㊴。在前一种情况下，在对≒自然≒感性世界的**直观**中，他不可避免地碰到与他的意识和他的感觉相矛盾的东西，这些东西扰乱了他所假定的≒感性≒(梁)感性世界的一切≒分支≒部分的[和谐]，特别是人与自然界的和谐。为了排除这些东西，他不得不求助于某种二重性的直观，这种直观介于仅仅[7]看到“眼前的东西”㊵的普通直观和看出事物的“真正本质”的高级的哲学直观之间。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产[物]≒(M2)、始终如一的≒产物≒东西，而是≒[……的活动的]成果≒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各个≒历史的≒时代中≒[8]产物，是世世代代≒产物≒活动的≒产物≒结果[9]，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秩序[费尔巴哈却没有看到以上事实]。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㊶的对象≒例如，樱桃树≒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往来才提供给他的。大家知道，樱桃树和几乎所有的果树一样，只是在数世纪以前由于**商业**才移植到我们这个地区。由此可见，

1）以下是我们所说的“大束手稿”，即马克思在恩格斯所标明的纸张序号的基础上又标明了页码的手稿。在第{6}张印手稿的a面上，马克思最初标上了[6b]，后来改为[8]。同样，以下的6c、6d、6e，被改为9、10、11。但是，这样的页码改动，只见于第{6}张手稿，从12页起，用的都是原来的数字。另外，在此页的右栏中，可以看到马克思笔迹的“费尔巴哈”这一分编符号(?)。

2）此处为马克思所强调。

3）根据新德版，当初是写成“理论性‘理解’”，后来删除了“理论性”一词以及“理解”一词的引号，只剩下了“理解”一词。根据M2版，是马克思删除了“理论性”，并给“理解”一词添上了引号。

4）根据阿版，“于”是后来补充的。

5）阿版将“设定(setzt)”读解为“≒——≒他主张”；新德版则读解为“主张”。

6）手稿中的“‘人’的”为d. Menschen，没有明确是单数还是复数。梁版以及M2版将之读解为单数。

7）在M2版中，引号从“仅仅”开始。

8）在梁版中，为“≒各个≒历史的≒时代中≒”。而M2版认为原本就是那样。

9）此处的文章，由于恩格斯的修正和马克思的补充，语句变得不通顺了。对此，各种版本的处理方法不一。作为我们来说，在此以类似于阿版以及M2版的方式来读解。① 恩格斯初稿是：“他没有看到，即不是……，而是活动的成果，是世世代代持续的一系列整体的产物。此外，这里的所谓世世代代的各种……”。② 恩格斯的修改稿是：“他没有看到，即不是……，而是工业与社会状态的产物，而且在感性世界是各个历史时代的活动的≒产物≒成果、世世代代持续的一系列整体的产物这一意义上是工业与社会状况的产物。此外，这里的所谓世世代代的各种……”。③ 在马克思的修改中，不论是Produkt ist的位置，还是in geschichtlichen的处理，都有问题。最恰当的理解应该是：“他没有看到，即不是……，而是工业与社会状况的产物，而且感性世界是历史性产物，在世世代代持续的一系列整体活动的≒产物≒成果这一意义上是工业与社会状况的产物。此外，这里所谓的世世代代的各种……”。另外，就②而言，≒ jeder ≒≒ Epoche ≒≒ das Produkt ≒有可能是被恩格斯删除的(M2版中记述为马克思所删除)。如果是那样的话，则可以读为“在世世代代持续的一系列整体的活动这一意义上”。关于梁版的理解，请参照“德文原文文本”。

[1]注意：费[尔巴哈]的错误不在于他使眼前的东西即感性**外观**从属于通过对感性事实作比较精确的研究而确认的感性现实，而在于他要是不用**哲学家的**"眼睛"，就是说，要是不戴上哲学家的"眼镜"㊷来观察感性，最终会对感性束手无策。

1）此段落的内容增补在手稿第[8]页（本书第16页）的右栏中。梁版接排在"人与自然界的和谐"之后，并在"为了排除这些东西"处改行；阿版作为"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处的脚注，新德版作为"高级的哲学直观"的脚注加以处理。

{6}b=[9]

樱桃树只是**由于**一定的社会在一定的时期的这种≒社[会性]≒(M2)活动才≒能≒(梁、M2)为费尔巴哈的“感性确定性”所感知[1]。

此外，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后面将对这一点作更清楚的说明——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人对自然的关系这一重要问题≒在此基础上≒[2]（或者≒[自然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梁、M2)如布鲁诺所说的（第 110 页），“自然和历史的对立”㊸，好像这是两种互不相干的“事物”[3]，好像人们面前始终不会有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就是一个例子，这是一个产生了关于“实体”和“自我意识”[4]的一切“高深莫测的各种著作”㊹的问题。然而，如果懂得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快或慢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就像人与自然的“斗争”促进其生产力≒对于……≒(阿)在≒社会[性]≒相应基础上的≒充分≒[5]发展一样≒另外……≒(阿)，那么上述问题自然也就自行消失了。≒这种≒(M2)工业和商业、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交换，一方面制约着分配、不同社会阶级的划分，同时它们在自己的运动形式上又受≒着≒(M2)后者的制约[6]。这样一来，打个比方说，费尔巴哈在曼彻斯特只看见一些工厂和机器，而一百年以前≒他≒在那里却只≒看见≒能看见脚踏纺车和织布机；或者，他在罗马的坎帕尼亚只发现一些牧场和沼泽，而奥古斯都时代在那里却只能发现罗马资本家的葡萄园和别墅。费尔巴哈≒在他的……≒(阿)特别谈到自然科学的≒看[法]≒直观，提到一些只有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眼睛才能识破的秘密，但是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会有自然科学呢？甚至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自己的材料的[7]。诚然，费尔巴哈

1）在此高度的位置上，有马克思笔迹的分编符号(?)“费尔巴哈”。另外，接下来的改行依据新德版。

2）此删除语只有阿版中有记载。从后续的文章来看，很有可能是“从此”的误读。另外，M2版认为此后的“（”漏掉了。

3）M2 版认为“这是两种互不相干的‘事物’”是增补的。

4）梁版判读为“世界意识”。

5）梁版判读为≒那个时候的≒。

6）新德版和 M2 版指出在此高度的栏外有马克思笔迹的边注“费尔巴哈”。

7）各版都在此处插入了从“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到“因而对于费尔巴哈说来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一段。请参见下页的注释 1）。

[1]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是【无数的事[实]】≒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不过≒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外部[2]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保存着≒，而我们不会考虑……≒，而整个这一点当然≒这种【自然】区别丝毫≒[3]不适用于 /[10]/

原始的、通过自然发生的途径产生的人们。但是，这种区别只有在人被看作是某种与自然界不同的东西时才有意义。此外，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的≒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4]；这是除去在≒纽[芬兰]的偏远地区≒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说来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

1）以下段落的文章，是恩格斯后来补充在手稿第[9]页的内容，一直持续到第[10]页。包括M2版在内的各种版本，都将这一段插入在第[9]页正文的末尾，即“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自己的材料的”与“诚然，费尔巴哈……”之间。

2）“外部”一词是后来增补的。

3）在梁版中，没有【自然】一词。M2版记载为≒这种区别≒≒这种≒。在此，依据阿版。

4）梁版中没有“不是……自然界”这一句。

{6}c=[10]

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1)]有很大的优点：他承认≒将[人]也≒人也是“感性对象”[2)]㊺。但是，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3)]，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在这里也[因为]固执于纯[粹]理论[4)]，他不是把【人】[5)]“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㊻置于现有的历史关联，还有，不是把人置于[使之成为现实存在的]现实生活条件中，没有看到……[……]≒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6)]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7)]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这一点且不说，他还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在各种……之下≒(R)抽象的“人”，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没有看到……以外≒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他没有批判现在的爱的关系[8)]。可见，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被结合的**≒[9)]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实践的唯物主义者[10)]所做的……≒因此比方说，当他看到的是大批患瘰疬病的、积劳成疾的和患肺痨的穷苦人而不是健康的人的时候，便不得不求助于“最高的直观”和≒他[的]≒观念上的“类的平等化”[11)]㊼，这就是说，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性的≒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㊽。

≒在[费尔巴哈]那里≒(R)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12)]。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这一点从上面所说的看来已经非常明显了。

⫲我们之所以在这里比较详细地谈论历史，那只是因为德国人

1）在梁版中，引号到此处。

2）在栏外，有马克思笔迹的分编符号(？)“F”以及“费尔巴哈”。

3）由马克思所插入的这部分是在排印于本书第19页中恩格斯的增补文之后撰写的。

4）在M2版中，缺“≒在这里也[因为]固执于纯[粹]理论≒”。

5）M2版不认为【人】是在最初被删除的。此处依据阿版的判读。

6）梁版在此位置插入了“因此”。

7）在新德版中，“现在这种样子”用下划线，阿版和M2版用大号字体强调。

8）M2版以外判读为“现在的生活关系”。

9）当初，“被结合的感性活动”下面全部被强调，删除后成了现在的样子。

10）在梁版和M2版中，没有关于被删除的“唯物主义者”的记载。在此依据阿版的判读。

11）在梁版中，括号从“理想的”开始。另外，上注2)的“费尔巴哈”写在这附近的栏外。

12）依据阿版，“不是”kein是后来补充的。

{6}d=[11]㊾

习惯于用"历史"和"历史的"这些字眼随心所欲地想像，但就是不涉及≒考虑≒≒任何≒[1]现实。"说教有术的"㊿圣布鲁诺就是一个出色的例子。——‖——[2]

我们≒就这样≒[3]≒在德国人那里无前提地≒谈的是一些没有任何前提的德国人，因此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即≒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4]。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饮食、≒粮食≒居住、衣被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5]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即使感性在圣布鲁诺那里被归结为像一根棍子(51)那样微不足道的东西，它仍然必须以生产这根棍子的活动为前提。≒因此第一件事情就是……≒(M2)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事[实]≒(M2)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大家知道，德国人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所以他们从来没有为历史提供**世俗**基础，因而也从来没有过一个历史学家(52)。法国人和英国人≒至少≒尽管对≒这一≒(梁、阿)这一事实同所谓的历史之间的联系了解得非常片面——特别因为他们受政治思想的束缚——，但毕竟作了一些为历史编纂学提供唯物主义基础的初步尝试，首次写出了市民社会史、商业史和工业史。——[6]第二个事实是，≒那些【人[们]】(阿)最初的需要容易得到满足[7]，马上又引起新的需要≒

1）梁版将此语判读为≒但是≒。

2）阿版认为这条区分线是在将前面的文章删除以后划的。在M2版中，没有关于这条区分线的记载，下面的文章未改行，而是接排在此。

3）M2版认为此语是被马克思删除的。另外，在此高度的栏外有马克思的边注："历史"。

4）在此高度的栏外，有马克思的边注："黑格尔。地质、水文、等等、各种关系。人体。需要、劳动"（依据阿版、新德版和M2版）。梁版判读为："黑格尔——地质、水文等等。人的生命的关系。需要、劳动"。

5）在此高度的栏外，马克思先是写下了"第一的"，然后将它删除，改为"1."。这个数字也许与马克思在手稿第[16]页栏外的标记的11～16的数字有关（请参照该页注1））。

6）新德版在此改行。在梁版中，没有关于分割线的记载。

7）M2版认为此处增补是在此页写完时进行的。

{1?}c～d [{6}d=[11]的异稿?][☆]

≒A≒ 1. 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国哲学

A.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惟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作为……的历史≒，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的时代以来≒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这一历史的一个方面。⫲

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来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像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1]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 /{1?}d/ 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些个人的第一个**历史**行为，因此他们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不在于他们有思想，而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与其他自然的关系。当然，我们在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人们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山岳水文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⑬。≒以及人的解剖学特性≒。⫲≒但是，这些条件不仅决定着人们最初的、自然形成的肉体组织，特别是他们之间的【这样的】(梁、阿)种族差别，而且直到如今还决定着肉体组织的整个进一步发展或不发展。≒⫲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整个历史的≒自然基础≒出发，那在……≒[2]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

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

☆）排印在双联页右页（奇数页）的异稿（?）与左页的内容并不是完全对应的。因为考虑到“小束手稿”中的{1}c～d、{2}、{5}在整体上与“大束手稿”中的第[11]—[16]页是对应的，所以采用了双联页的排印方式。

1）M2版认为此词是后来补充的。

2）在梁版中，缺“那在……”；在M2版中，缺“在”。此处依据阿版的记载。

{7}a=[12]㊴

≒……的满足≒≒已经≒得到了满足的第一个≒各种≒[1]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历史≒(梁、M2)第一个历史活动。从这里立即可以明白，德国人的伟大≒智[慧](M2)≒历史智慧是谁的精神产物。德国人的伟大历史智慧之类[2]认为，凡是在他们缺乏实证材料的地方，凡是在神学、政治和文学的谬论不能立足的地方，就没有任何历史，那里只有"史前时期"㊵；至于如何从这个荒谬的"史前历史"过渡到真正的历史，他们却没有对我们作任何解释。不过另一方面，他们的历史思辨所以特别热衷于这个"史前历史"，是因为他们认为在这里≒[相信不会受到干预]而且≒(M2)他们不会受到"粗暴事实"的干预，而且还可以让他们的思辨欲望得到充分的自由，创立和推翻成千成万的假说㊶。——[3]一开始就纳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个家庭起初是惟一的社会关系，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这种家庭便成为从属的关系了(德国除外)。这时就应该根据现有的经验材料来考察和阐明家庭，而不应该像通常在德国所做的那样，根据"家庭的概念"来考察和阐明家庭。[4]此外，不应该把社会活动的这三个方面看作是三个不同的阶段，而只应看作是三个方面，或者，为了使德国人能够了解，把它们看作是三个[5]"因素"。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时，这三个方面就同时[6]存在着，而且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3]这样，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每次都表现为双重

1) 在梁版中，没有复数词尾。

2) 在阿版和新德版中，主语"德国人"为复数(谓语"lassen"为复数)。

3) 在手稿中只有分割线，而没有改行。新德版在此改行。

4) 以下插入文没有标明插入何处，但各版都置于此处。

5) 新德版将此词判读为定冠词 die。

6) M2 版认为"同时"是后来增补的。

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也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

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

/{2?}/[1] 这种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更确切地说，它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因而，体现在他们的生产方式当中，与他们在生产**什么**一样，体现在[他们怎样生产]之【中】≒，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2]。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这种生产第一次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的。而生产本身又≒由≒(梁、阿)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由≒又是由生产决定的。(57)

1) 阿版、新德版、M2版都未改行。

2) 在梁版以及阿版中，关于删除以及修改的记载稍微不同，但判读的内容基本一致。在此，依据M2版。

{7}b=[13]

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至于这种活动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则是无关紧要的。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由此可见≒……的状况≒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但是，这样的≒年代志≒历史≒德[国]的≒(阿)在德国是写不出来的，这也是很明显的，因为对于德国人来说，要写这样的历史[1]不仅缺乏理解能力和材料，而且还缺乏"感性确定性"；而在莱茵河彼岸[58]之所以不可能有关于这类事情的任何经验，是因为那里再没有什么历史。由此可见，人们之间一开始就有一种物质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由此可见，对于"历史"来说≒这种联系不断采取[2]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它不需要有专门把人们联合起来的任何政治的或宗教的呓语。——[3]只有现在，当我们已经考察了原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因素、四个方面之后，我们才发现：人≒与其他东西加起来具有"精神"，而且这一"精神"将自我作为"意识"而"外化"≒还具有[4]"意识"。但是这种意识并非一开始就是"纯粹的"意识。"精神"从一开始

1) M2版在"要写这样的历史"之后补充了dazu。

2) 梁版认为"采取"(annimmt)一词被删除了。因此，梁版读解为"……新的形式，因此表现为'历史'"。

3) 新德版在此处改行。

4) 此处有马克思的边注："人们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他们必须**生产**[produzieren=向前引导]自己的生命≒即≒，而且必须用**一定的**方式来进行；这是受他们的肉体组织制约的，人们的意识也是这样受制约的。"阿版将后面一部分读解为："这是受他们的肉体组织制约的，人们的意识也是不得不这样受制约的。"

{5}a [{7}b=[13]的异稿?]

由此可见,事情是这样的:≒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的[每个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虽然它固执于现实的事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证明]≒应当[1]根据经验来≒证明≒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吧≒,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我们在此可以看出以下问题,该≒这一[2]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是如何产生≒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像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3]。

ǂ≒这些个人所产生的观念,【下述当中之一】或者是关于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的观念,或者是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的观念,或者是关于他们自身的状况的观念。显然,在这几种情况下,这些观念都是他们的现实关系和活动、他们的生产、他们的交往、【他们的[组织]】他们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关系[4]有【表[现]】意识的表现,而不管这种表现是现实的还是虚幻的。相反的假设,只有在除了现实的、受物质制约的个人的精神以外还假定有某种特殊的精神的情况下才能成立。如果[5]ǂ

1)依据梁版和M2版,此处是马克思的笔迹。阿版中没有关于这一点的记载。

2)依据M2版,此处的修改是由马克思进行的。

3)M2版认为,从前面的≒活动≒到此处的修改,是在当初撰写的过程中进行的。

4)梁版认为"关系"也被删除了。阿版认为被删除的不是"他们的……组织",而是"他们的……关系"。

5)下接第29页。

{7}c=[14]

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㊾,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才[1]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交往≒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我对我的环境的关系是我的意识。≒‖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其自身与[什么东西]不发生[关系]≒[2]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3],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4]。因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当然,意识≒在起初当然≒起初只是对**直接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感[性]的≒(梁、M2)意识,是对处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以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同时,它也是对≒关于≒自然界的一种意识,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自然界对人≒(梁、M2)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5]。但是,另一方面,意识到必须和周围的人们≒必然的≒(M2)来往,也就是开始≒社会性地≒意识到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这个开始,同这一阶段的社会生活本身一样,带有≒家禽≒(梁、M2)动物的性质;≒这≒那只不过是纯粹畜群的意识㊿,而且[6],这里,人[7]和≒羊≒(M2)阉羊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他的意识代替了他的本能,或者说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阉羊或种族意识)。≒这种阉羊意识或部落意识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是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需要的增长以及作为二者基础

[8]这里立即可以看出,这种自然宗教≒受到【交往】社会形态【……的】以及[9]……的制约≒或对自然界的这种特定关系,是≒与[社会形态]一起≒[10]由社会形式决定的,反过来也是一样。这里和任何其他地方一样,自然界和人的同一性的确[11]表现在: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决定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决定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12]这正是因为自然界≒仅仅≒几乎还没有被历史的进程所改变。

1) 梁版中,没有关于"才"的记载。

2) 只有 M2 版记载了此处马克思的增补。在手稿中,此处没有被删除,M2 版认为是忘记删除了。

3) 梁版中没有引号,M2 版认为引号是马克思加的。

4) M2 版认为此处是在补充后几行的"**直接的**"(梁版没有强调)以及"狭隘"之后插入的。

5) 参照注释 8)。

6) 梁版中,没有"而且"一词。

7) M2 版认为"人"是后来补充的。

8) 此处边注内容,在阿版中被插入正文中的"(自然宗教)"之后;在梁版中,最后一句"这正是因为……的进程所改变。"被分离开来,并首先被插入"(自然宗教)"之后;前面的部分则被插入"≒(阉羊或种族意识)。≒"之前。新德版以及 M2 版将全文作为边注加以处理。

9) 在 M2 版中,没有"【……的】以及"的记载。

10) 在阿版中,被理解为"≒一起≒"。

11) 梁版将"的确"auch 读解为"也"noch。

12) 下面这一句写在栏外,位置在上文中的"这里立即可以看出……"之上,但没有关于插入位置的标记。关于梁版的编辑,请参见注释 8),M2 版将此句排列在栏外。

{5}b [{7}c=[14]的异稿?]

这些个人的现实关系的有意识的表现是虚幻的,[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在自己的观念中把自己的现实颠倒过来,那么这又是由他们狭隘的物质活动方式【那也是下述东西的】以及由此而来的他们狭隘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表达≒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以及思想≒人们的想像、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将观念≒(梁、阿)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1),]⧣而且,人们是受≒那个≒(M2)他们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他们的≒交往以及【进一[步]】的≒[2)]物质交往和这种交往在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中的进一步发展所制约的[3)]。⧣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正因为]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所以]他们受≒他们的[一定的]≒(阿)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成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

1) 阿版认为"生产者"是后来补充的。

2) 只有阿版记载了"【进一[步]】的"。

3) 在梁版中,"所制约的"(bedingt)被读解成"所规定的"(bestimmt)。

{7}d=[15][1)]

的≑居民[数]≑[2)]人口的增多。与此同时分工也发展起来。分工≑以前≑[2)]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那种≑[3)]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4)]等等才自发地≑因此≑即[5)]“自然地”形成的分工。分工≑精神[劳动]和≑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6)]起才真正成为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像：它是和现存≑事物≑实践[5)]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像≑某种**现实的东西**≑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7)]想像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纯粹的≑[2)]构造“纯粹的”[8)]⑥¹理论、神学、哲学、道德[5)]等等。但是，如果这种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和现存的关系发生矛盾⑥²，那么，这仅仅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不过，在一定民族的各种关系的范围[9)]内⑥³，这也可能不是因为现在该民族范围内出现了矛盾，≑也不单单≑≑是因为在属于那种意识的范围内【呈现】[10)]产生≑而是因为在该民族意识和其他民族的实践之间，亦即在某一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普遍意识之间出现了矛盾（就像目前德国的情形那样）[11)]——[12)]既然这个矛盾似乎只≑呈现≑表现为≑[意识]的≑民族[5)]意识范围的[5)]矛盾，那么在这个民族看来，斗争也就限于这种民

1）关于手稿的此页，还参照了阿版以及M2版的照片。

2）阿版没有提到此处的删除内容。在照片中可以看出有删除。此处根据梁版以及M2版的判读。

3）只有M2版提到。根据照片确认。

4）对于被删除的马克思的边注，各种版本的判读不一。梁版：≑人们展开的≑≑意识在现实历史发展进程内通过分工来发展≑。阿版：≑人们展开了他们的【那样的】……≑≑意识【发展了】在现实历史发展进程内，通过分工来发展≑。新德版：≑人们发展了在现实历史发展进程内的意识≑。M2版：当初采取的是“意识发展了……”的形式，然后将之修订为“人发展到意识的程度……”，进而删改为“人将他们的意识在现实历史发展进程内加以展开，通过分工……而出现”。

5）根据M2版以及照片，此处为补充、修正。

6）此处有马克思的边注“意识形态家的最初形式僧侣同时出现”。

7）梁版、新德版、M2版都没有强调。但是从照片看来，最初写下的 etwas Wirkliches 两词被加上了替换符号，“W”被修改为小写字母。在此依据阿版的判读。

8）梁版将引号引到“理论”。从照片来看，引号没有引回来。

9）对于此处马克思的边注，各种版本的判读不一。梁版：具有作为那种东西的**意识形态**的德国人。——**宗教**。阿版：**宗教**具有作为那种东西的**意识形态**的德国人。新德版：**宗教**。具有作为那种东西的**意识形态**的德国人。M2版：

各种宗教具有作为那种东西的**意识形态**的德国人。

10）梁版判读为："是否(ent[weder])呈现(eintr[itt])"。

11）阿版认为括号内文字被删除，根据梁版、新德版、M2版以及照片，可以看出并没有被删除。

12）阿版认为以下几句以及下一页的开头部分被删除了，而从照片可以看出并没有被删除。不过，新德版和M2版认为下一页的开头部分被删除了。

{5}c　　[{7}d=[15]的异稿?]

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像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像出来的人出发，≒从那里≒(M2)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1]。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那样的话，将失去一切表面上的自立[性]≒，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自发性的]发展，而≒在物质生产和物资交往中发展的人们≒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那种≒(阿)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前一种考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行动的≒有生命的个人。后一种符合实际生活的考察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2]，把意识仅仅看作是≒这些现实活动着的各个人的意识≒**他们的**意识。

这种考察方法并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

1）梁版将"升华物"(Sublimate)读解为"补充物"(Supplemente)。

2）关于在此处被删除的≒aus[geht]≒，只有梁版和M2版中有记载。但是，ausgeht在句中是有意义的。

{8}a=[16]⑭

族废物，因为这个民族就是废物本身。⑮ ⧘

[1]但是，意识本身究竟采取什么形式，这是完全无关紧要的。我们≒仅仅≒(M2)从这一大堆赘述中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上述三个因素即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彼此之间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矛盾，因为**分工**不仅使精神≒劳动≒活动和物质活动⧘活动和思维，即没有思想的活动和【[没有]思想的】(阿)没有活动的思想⧘、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而要使这三个因素彼此不发生矛盾，则只有再消灭分工。此外，不言而喻，"怪影"、"枷锁"、"最高存在物"、"概念"、"疑虑"⑯显然只是≒个别的≒孤立的[2]个人的一种唯心的≒思辨的≒[3]、精神的表现，只是他的观念，即关于真正经验的束缚和界限的观念；≒……范围内≒(M2)生活的生产方式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交往形式就在这些束缚和界限的范围内运动着。≒这种关于现存的经济界限的唯心主义表现，不是纯粹理论上的，而且在实际的意识中也存在着，就是说，【该表达】(阿)使自己自由存在的并且陷入了[4]同现存的生产方式相【冲突】(阿)矛盾的意识，不是仅仅构成宗教和哲学，而且也构成国家。≒

分工包含着所有这些矛盾，而且又是以家庭中自然形成的分工和以社会分裂为单个的、互相对立的家庭这一点为基础的。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的≒(M2)**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5]的分配（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因而产生了所有制。所有制≒已经在≒≒[家庭]的内部≒

1）只有梁版改行。另外，此前的部分在手稿中的确被删除了（请参照照片）。在此高度的栏外，有马克思笔迹的"11.12.13.14.15.16"。

2）阿版没有标记此处是马克思的笔迹。

3）新德版和M2版认为此处没有被删除。

4）梁版将"陷入了"geratene读解为过去分词形式，阿版、新德版以及M2版判读为现在分词geratende。根据M2版以及照片，"并且……"一句为补充内容。

5）梁版中没有被强调。另外，在M2版中，"分"字（Ver）没有被强调。

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生[活过程]≒(M2)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狭隘的≒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事实≒……那样的≒(M2)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像的主体的想像活动。

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这样一来,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科学≒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而且只能起到以下的【帮助】作用≒。它们只能对整理≒【对别人来说】为【历史】考察≒(M2)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那种≒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间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只是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历史≒资料——≒着手探求各种各样层次的实际的、事实上的[1]联系≒不管是有关过去的还是有关当代的资料——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这些困难的≒消除≒排除受到种种前提的制约,这些前提在这里是根本不可能提供出来的,而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实际生活过程和≒实[践的]≒(梁)活动的研究中≒得出≒[2]产生。这里我们只举出几个≒它怎么≒(阿)我们用来同意识形态相对照的抽象,并用历史的例子来加以说明。(67)

1) 新德版将"事实上的"(faktisch)读解成"实践的"(praktisch)。

2) 梁版以及新德版没有关于此处删除的记载。阿版读解为≒统[治]≒。在此依据M2版。

{8}b=[17]

在妻子(M2)和孩子是丈夫的奴隶的家庭中，≒是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的≒它的萌芽[1]和最初形式已经出现了。家庭中这种诚然还非常原始≒而且≒[2]和隐蔽的奴隶制，是最早的所有制，但就是这种所有制也完全适合于现代经济学家所下的定义，即所有制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3]其实，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

[4]其次，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每个人≒单个人≒[的利益]和≒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利[益]≒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同时，这种共同的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且首先是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

[5]最后，分工立即给我们提供了第一个例证，说明≒[只要]人自身的行为≒≒【那一】(M2)这一行为不是【真实的】自由的社会[行为][6]≒只要人们还处在自然形成的社会中，就是说，只要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劳动≒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该分担≒≒这一活[动]≒[7]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驾驭≒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原来，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⑱，只要他不想失去≒他的≒(M2)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各[领域]≒(M2)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当鞋匠【然后中午】下午当园丁，傍晚当演员，[随心所欲地]≒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然后[8]晚饭后[9]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或者≒牧人或批判者[这样固定的专家]⑲。

1）阿版判将"萌芽"(Keim)判读为"核"(Kern)。
2）梁版认为"而且"没有被删除。
3）下句位于栏外，没有标明插入位置，但是各版都插入此处。
4）只有新德版改行。
5）阿版和M2版没有改行。
6）梁版和M2版读解为："[只要]这一行为不是自由的、真实的社会[行为]"。
7）M2版将删除部分读解为："这一分担"。
8）梁版以及阿版中没有"然后"。
9）梁版读解为："也批判吃饭"。在此依据阿版、新德版以及M2版。

[{8}b=[17]的栏外增补]

[1]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形成≒**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2]，而[3]这始终是在现实基础上的，即每一个家庭或部落集团中现有的骨肉、语言[4]、较大规模的分工以及其他利害关系这些纽带[5]，特别是在我们以后将要阐明的已经由分工决定的阶级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些阶级是通过每一个这样的人群分开来的，其中一个阶级统治着其他一切阶级。[在这些现实基础上，共同利益采取国家这一自立姿态][6]从这里可以看出，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在……之间≒(M2)——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被称为]普遍的东西[7]一般说来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8]——，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德国的理论家们对此一窍不通，尽管在《德法年鉴》和《神圣家族》中已经十分明确地向他们指出过≒素[材]≒(M2)这一点)。从这里还可以看出，每一个≒为了≒(M2)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即使它的统治要求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式和一切统治，就像无产阶级那样，都必须首先夺取≒在≒(M2)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9]正因为≒各自≒(M2)各个人所追求的**仅仅**[10]是自己的特殊的、[就连]对他们来说是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符合的利益[11]，所以他们认为，这种共同利益是"异己的"和

1) 下文从左页第10行左右的位置开始。梁版和新德版将之插入第2段与第3段之间。

2) "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是在第二次修改时补充的。

3) 从上注也可以明显地看出，"而"(aber)这一表示转折的词，在原文中不是接在"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而是接在"……和共同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之后。

4) 根据M2版，当初的顺序是"语言、骨肉"。

5) 根据M2版，"纽带"(复数)是由"诸结[合]"修改过来的。另外，在梁版中表记为"……这一纽带"(Band von)；在阿版中表记为(Bänder; wie)。

6) 可以认为：从"而这始终是在现实基础上的"起直到此处，在文法上存在着问题。不过，从形式上来说，如果将本页的起始部分视为文章的主语和谓语的话，可以说句子是通顺的；从内容上来说，也基本上是完整的。

7) 原文仅为das Allgemeine。

8) "普遍的东西……"是在第二次修改时补充的。梁版将此句插入前2行的"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之后，阿版则插入马克思的增补"追求"之后。此处根据新德版和M2版。

9) 新德版在此改行。

10) M2版认为"**仅仅**"是后来补充的。

11) 梁版读解为："他们的特殊的、他们的共同利益对他们来说是不相符合的。"

{8}c=[18][1)]

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本身]≒我们[2)]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我们、不受≒我的≒我们控制、使≒我的≒我们⑺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的≒我们的打算落空的≒威力≒物质力量，这是≒现实社[会]的≒迄今为止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而且在所有制中[3)]，这一所有制起初是【由】【人】人们自己建立起来的制度，不过很快就使社会发生一种特有的、并非它的创始人所料想的变化，这对于每一个不坚持"自我意识"或"惟一者"这种想法的人来说，都是很清楚的。≒[4)]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将人……的[社会力量]≒(M2)，即扩大了的生产力。因为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⑺。关于这种力量的起源和发展趋向，他们一点也不了解；≒而且以……≒(M2)因而他们不再能驾驭这种力量，相反地，这种力量现在却经历着一系列独特的、不仅不依赖于人们的意志和行为反而支配着人们的意志和行为的发展阶段。[5)]否则，例如财产一般怎么能够具有某种历史，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例如≒地产怎么能够像在今天实际生活中所发生的那样，根据现有的不同前提[6)]而发展呢？——在法国，≒大土地所有≒从小块经营发展到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在英国，则是从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发展到小块经营。或者≒[需求与供给的]关[系]≒贸易——它终究不过是不同个人和不同国家的≒各个≒产品交换，——怎么能够通过供求关系而统治全世界呢？用一位英国经济学家的话来说，供求关系就像古代的命运之神一样，遨游于寰球之上，用看不见的手⑺把幸福和灾难分配给人们，把一些王国创造出来，

1）关于此页的情况，可以参见阿版、M2版以及"德文原文文本"中的照片。

2）根据M2版以及照片，此词是在事后修订的。

3）这部分在文法上有问题，意义难以断定。从原文的行文来看，也许应该读解为："在历史发展以及所有制中的主要因素之一……"。

4）梁版在此改行，并在此之前插入了下页的第二段。另外，阿版将"而且"用上，并在其后插入了从上一页开头的"正是由于……"至下一页第一自然段结尾部分"……成为必要"这一段文章。

5）在手稿中，看上去似乎标明了将下页的第三段插入此处。实际上，梁版和新德版在改行之后按插入处理；阿版未改行，也未插入；M2版意识到插入标记，但是由于不知插入何处合适，将之印刷在栏外。

6）梁版将此词读解为复数词"诸前提"。

[{8}c=[18]的栏外新稿]

“不依赖”于他们的，即仍旧是一种特殊的独特的“普遍”利益，或者说，他们本身必须在这种[特殊与普遍的]不一致的状况下活动[1)]，就像在民主制中一样。另一方面，这些始终**真正地**同共同的而且[2)]虚幻的共同利益相对抗的特殊利益所进行的**实际**斗争，使得通过国家这种虚幻的[3)]“普遍”利益来进行**实际的**干涉和约束成为必要。

[4)]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变得异己的[东西]≒[5)]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实[践性的]≒**现实的**运动，≒将实践的[消灭]进行……的≒那种消灭[*](72)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我们只能叙述[以下问题]≒这个运动的条件≒能够按照实在的[6)]【实际存在的】现实本身来判断≒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7)]这种“**异化**”(用哲学家易懂的话来说)当然只有在具备了两个**实际**前提之后才会消灭。要使这种异化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即成为革命所要反对的力量，就必须让它把≒一个≒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这一点≒同时[这些人]又同现存的有钱的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而这两个条件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另一方面，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取代地域性的**世界历史性的**≒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之所以≒已经≒(M2)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8)]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穷**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进而言之，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9)]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因此，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出现≒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那个≒普遍竞争)[10)]≒而且……现在≒[11)]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12)]变革≒。不这样≒，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

1) 梁版和阿版将“活动”(bewegen)读解为“遭遇到”(begegnen)。
2) 梁版读解为“共同的或者”(oder)。
3) M2版认为“虚幻的”是在最后补充的。
4) 从照片上来看，这一段文字估计是在以“这种‘异化’……”开头的下段文字之后撰写的，因为特别是后半部分为了避免与下段文字混杂在一起，是用很细小的字写下的。另外，这一段文字的左侧划有线条。从字面来看，这一段文字与其说是底稿的一部分，还不如说像是写给恩格斯看的。从内容上来说，与此页中恩格斯的文章没有非常直接的关联，而与前页(手稿第[17]页已经被恩格斯以及马克思写满了)下面数行相关联。
5) M2版将此处被删除的文字读解为“费尔巴哈……”(das Feuerbach)。
6) 在M2版中，没有“实在的”，而认为“实际存在的”没有被删除。
7) 从照片上来看，似乎有将此段文字插入上页中恩格斯所撰写的“……反而支配着人们的意志和行为的发展阶段。”之后的标记(×符号)。
8) 马克思没有删除这个词，而是在它上面写下了“极端贫穷”，新德版和M2版将“极端贫穷”插入此处。
9) 阿版和M2版认为“普遍”是增补的。
10) 阿版和M2版认为(　)中的内容是增补的。另外，阿版认为≒那个≒没有被删除。
11) 阿版以外都没有≒现在≒。
12) 梁版中没有“其他民族的”。

* 本书特邀责任校对方向红博士建议将“消灭(aufheben)”一词译为“扬弃”。——编者注

{8}d=[19][1)]

又把它们摧毁掉,使一些民族产生,又使它们衰亡;但随着基础即私有制的消灭,随着对生产实行共产主义的调节以及≒……根绝≒这种调节所带来的≒恰如异己[2)][是……]那样的假象的[根绝]≒人们对于自己产品的异己关系的消灭,≒需[求]的≒供求关系的威力也将消失,而且[3)]人们将使交换、生产及≒他们相互的≒2)他们发生相互关系的方式重新受自己的支配。[然而,在现实中,商业究竟是如何通过供求关系来支配全世界的呢?]
——[4)]

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每次]出现的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从前面已经可以得知,这个市民社会≒在……之上≒(M2)是以简单的家庭和复杂的家庭,即所谓部落制度作为自己的前提和基础的。关于市民社会的比较详尽的定义已经包括在前面的叙述中了。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可以看出过去那种轻视现实关系而局限于言过其实的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的历史观何等≒错误≒荒谬。

≒我们现在逐渐在【关于所有的……】这个实在的[5)]……之后≒

到现在为止,我们主要只是考察了人类活动的一个方面——**人改造自然**。另一方面,是**人改造人**[6)]——[7)]

国家的≒从……的≒(梁、阿)起源和国家同市民社会的关系[8)]

1) 此页可以参照附录中的照片。

2) 在M2版中没有关于此处删除的记载。在此,依据阿版。

3) 依据M2版以及照片,可以得知"而且"是增补的。

4) 在新德版和M2版中,与下段文字隔行排印。

5) 梁版读解为"……关于这些所有的实在[的]……";阿版读解为"……关于这一实在论[的]……"。在此,依据M2版的判读。

6) 根据M2版,此处两行是被马克思强调的。不过,"改造[**自然**]"以及"改造人"是恩格斯原来就强调过的。

7) 马克思在上面以"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以及"≒我们现在逐渐在……≒"开头的两段文字的起始部分标上了分割线,并在以"到现在为止……"开头的一段文字的右侧划了侧线之后,加上"交往和生产力"几个字。

8) 以下为空白,内容与下页连接不上。

的、经验上[13]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不这样，(1) 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而且≒(2) 交往的≒异己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们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而且，(3) [14]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15]共产主义[73]。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而且[16]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17]。

13) 阿版和 M2 版认为"经验上"是增补的。

14) M2 版认为在写下"3"之前，先插入了"1"和"2"。

15) 阿版和 M2 版认为"地域性的"是增补的。

16) 阿版将"而且"读解为"或者"(oder)。梁版中没有引号。

17) 新德版和 M2 版在改行之后，将上注(4)"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一文插入此处。阿版在此后插入了从第[18]页的"否则，例如财产一般怎么能够具有某种历史……"至第[19]页的"商业究竟是如何通过供求关系来支配全世界的呢?"一段文字，而且在没有改行的情况下，将下面的"此外……"一文接排在后。

[{8}d=[19]的栏外增补]

[1]此外，**一贫如洗**[2]的劳动者大众——与资本隔绝或甚至连有限地满足自己的需要的可能性都被剥夺的≒劳动者阶级≒劳动者势力[3]存在着，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由于竞争而不再是暂时[4]失去作为有保障的生活来源的工作本身，他们陷入绝境[5]，这种状态是以**世界市场**的存在为前提。因此，无产阶级≒这样一来，以作为**实践的**[6]、经验的[7]存在的世界历史为前提≒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无产阶级的事业[8]——共产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而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所有……的历史≒世界历史[9]≒在物质上≒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

1) 下面的文章与第[19]页没有关系。可能是前页的继续。此处有"共产主义"这一像是标题的几个字。

2) 梁版读解为"无产的"(besitzlosen)，其他版本读解为bloβen。

3) 梁版读解为"劳动力"。

4) M2 版认为"不再是暂时"是增补的。

5) M2 版认为"绝境"是增补的；阿版将此句作为脚注处理；新德版中没有记载。

6) 新德版读解为"**实践地**经验的"。

7) M2 版认为"经验的"是增补的。

8) 阿版和 M2 版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是增补的。

9) 梁版将"世界历史"读解为"历史"。

{9}a=[20]⑭

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那个≑(M2)以前各代≑留给后来的≑遗留下来的≑资金、材料≑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原来的≑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环境。然而，事情被思辨地扭曲成这样：好像后来的历史是先前的历史的目的，例如，好像美洲的发现的≑从根本上≑根本目的就是要促进法国革命的爆发。于是历史便具有了自己≑目[的]≑(M2)特殊的目的并成为某个与"其他人物"(像"自我意识"、"批判"、"惟一者"[1)]等等[2)])"并列的人物"。其实，先前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词所表明的东西，终究不过是从后来历史中得出的抽象，不过是≑人的确[3)]从这些秘密得以探求的东西的成果和产物中≑[4)]从先前历史对后来历史发生的积极[5)]影响中得出的抽象。

[6)]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封[闭性]≑(M2)原始闭关自守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7)]≑交[往形态]≑[8)]生产方式、交往≑形态≑以及≑在大众规模的≑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扬弃≑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例如，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同样，砂糖和咖啡是这样来表明自己在19世纪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的：拿破仑的大陆体系所≑带来≑(阿)≑成[了]必然的≑引起的这两种产品的匮乏推动了德国人

1）M2版认为引号没有被引回来。

2）M2版认为"等等"是增补的。

3）在阿版中没有这个词，因此将此句读解为："人从这些秘密得以看到的东西的成果和产物中"。

4）M2版将此句读解为："人的确从这些秘密得以探求的该东西的成果和产物中"。

5）只有M2版中有"积极"一词。

6）此处依据新德版改行，其他各种版本都未改行。

7）M2版将此处读解为"日益完善的"，其他各种版本则读解为"完善的"。

8）阿版将被删除的此词推断为"≑各种关[系]≑"。

{9}b=[21]

≒反拿破仑≒起来反抗拿破仑，从而就成为光荣的1813年[1]解放战争的现实基础。由此可见，历史向世界历史的≒推[移]≒(M2)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这些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抽象的行动，而完全是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以及≒[2]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卄——圣麦克斯·施蒂纳自身背负着世界历史，并且每天吃世界历史，喝世界历史，正如从前≒人们≒我们吃喝我主耶稣基督的肉和血一样，[3]而世界历史又每天生产他，生产那作为他的产物[4]的惟一者，因为≒每天≒他必须吃、喝、穿。他的《惟一者及其所有物》中的引文以及圣麦克斯反对赫斯和其他不太相干的人的论战⑦⑤证明，他在精神上也是世界历史生产出来的。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在"世界历史"中，如同在施蒂纳的任何一个由学生和自由女裁缝组成的"联盟"中一样，个人都同样是这种"所有者"。≒进而言之，产生以下问题≒[5]卄

[6]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7]，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隶属≒≒于越来越形成大众规模的威力≒的支配（他们把这种压迫想像为所谓宇宙精神等等的圈套），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到底表现为**世界市场**[8]的力量的支配，这种情况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当然也是经验事实。但是，另一种情况也具有同样的经验根据，这就是：随着现存社会制度被共产主义革命（下面要谈到这一点）所≒那个[解除]≒推翻≒和解除≒以及与这一革命具有同等意义的[9]私有制的消灭，这种对德国理论家们来说是如此神秘的力量也将被消灭。那时，每一个单个人各自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成正比≒一致的。至于[10]个人的≒在精神财富≒(M2)真正的[11]精神财富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财富，根据上面的叙述，这已经很清楚了。只有这样，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包括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利用≒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人们所创造的一切）的能力。**全面的**依存性、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最初的≒[12]自然形成的形式，

1）M2版认为"1813年"是增补的。

2）梁版认为≒以及≒没有被删除。在阿版和新德版中没有任何记载。在此，依据M2版。

3）阿版将被删除的从"而世界历史又每天生产他……"至"……他在精神上也是世界历史生产出来的。"一段文字排印在"……个人都同样是这种'所有者'。"之后。根据M2版，这一段文字是写在栏外。

4）梁版给"他的产物"加了引号，M2版只给"他的"加了引号。手稿中的引号没有引回来。

5）只有阿版记载了"≒进而言之，产生以下问题≒"这一删除内容。另外，从"——圣麦克斯·施蒂纳自身背负着世界历史……"到此处的这一段文字是被马克思删除的。

6）梁版和M2版没有改行。

7）根据M2版，"世界历史性的活动"是从"世界历史"修改过来的。

8）根据M2版，是被马克思强调的。

9）根据M2版，此处是在写到"私有制的消灭"之后增补的。

10）此处附近的栏外有马克思的边注"关于意识的生产"。

11）梁版读解为"现实的"（wirklich）。因为马克思在同时使用两个形容词的时候，常常不改变第一个形容词的词尾，所以在此理解为wirkliche似乎也可以。

12）新德版和M2版认为≒最初的≒没有被删除。

{9}c=[22]

由于这种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下述力量的[被人们]控制和自觉的驾驭，这些力量[尽管]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产生的，但是迄今为止对他们来说都作为完全异己的力量威慑和驾驭着他们。这种观点仍然可以被思辨地、唯心地[1]、≒被解释为如下≒(M2)即幻想地≒被解释为如下≒(M2)解释为"类的自我产生"("作为主体的社会"[2])，由于那一错误的解释，所有前后相继、彼此相联的个人被想像为从事自我产生这种神秘活动的惟一的个人。这里≒这样≒[3]很明显，尽管人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互相**创造着≒即使不是在[圣布鲁诺]所说的意义上≒，但是他们既不像圣布鲁诺胡说的那样创造自己，[也不像"被创造的"人"惟一者"那样。][4] ╫依据布鲁诺的胡说[5]，"本来，(1)个性这一概念中(2)一般(3)存在下述问题，那(4)就是将自己设想为被制约的东西"(他出色地完成了)"，"而且这一制约"[6]是个性(不是由自己，不是一般性地，也不是由自己的概念，而是)"由**它的普遍的**(5)**本质**≒(3)≒(M2)**来设想**的≒(5)≒(6)东西。(7)因为**这一本质**只不过是个性的**内在的**≒(6)≒(8)自我区别(9)的成果、个性的活动的成果而已，所以应该再次≒(7)≒加以(10)扬弃≒(8)≒(11)"第87、88页⑯。也不像≒一个≒"被创造的"人"惟一者"那样[7]。╫

╫从以上的叙述同样可以清楚地看出，≒即【对于……】【如果】对于共产主义意识来说≒，即带有共产主义意识的≒那样的≒(M2)诸个人不管他们是否[8]≒把现实社会≒与现实社会……[9]╫

≒大概≒(阿)最后，我们从上面所阐述的历史观中还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1)≒社[会]≒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达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带来灾难，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机器和货币)。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一个阶级，它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它被排斥于社会之外，

1) 梁版读解为"思辨、唯心地"(Aufeinanderwirken)。
2) 梁版读解为"社会以及主体"。
3) 对"这样"一词，阿版没有任何记载；新德版认为没有被删除。在此依据梁版和M2版。
4) 此处[ ]中的文字与被删内容的最后一句相同。由于这一句也被删除了，所以这段文章在语法上不完整。也许是打算从"这里≒这样≒很明显……"开始删除。
5) 在手稿中，"依据布鲁诺的胡说"没有被删除，下面的文字是被马克思删除的。
6) 在梁版和M2版中，此处没有引号。在阿版中，标有序号的各词句被逐一打上了引号。在此，依据新德版的标记法。
7) 序号的[一部分?]是由马克思修改的。但是，阿版遗漏了恩格斯自身的修改与马克思的修改的区别。另外，在此处的栏外，有马克思的边注"布鲁诺先生没有凑够一打"。马克思在此标记序号以及写下边注，说明他尝试指出：仅仅在布鲁诺的一篇文章中，就存在着一打黑格尔式的用语法。
8) 梁版将"否，不"(nicht)读解为"一个"(ein)，M2版中没有任何记载。在此依据阿版的判读。
9) 这段文章还没有写完就被删除了。

{9}d=[23]

因而≒被[迫]≒不得不同其他一切阶级发生最激烈的对立；这种阶级形成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行彻底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当然也可以在其他阶级中形成，只要它们正视[1]这个阶级的状况；(2) ≒【社[会]】生产力的每一个发展阶段成为社会的一定阶级实行统治的基础，≒那些使一定的生产力能够得到利用的条件，是社会的一定阶级实行统治的条件，这个阶级的社会的≒权力，那是≒[2]由其财产状况产生的权力，每一次都在相应的国家形式中获得**实践的**观念的表现，因此≒在市民社会的最终阶段≒一切革命斗争都是≒统治≒针对在此以前实行统治的阶级的[3]；(3) 迄今为止的一切革命始终没有触动活动的性质，始终不过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这种活动，不过是在另一些人中间重新分配劳动，而共产主义革命则针对活动迄今具有的**性质**[4]，≒并≒[5]消灭≒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之】下【……的】[6]的【近代[的]】[7]形态≒**劳动**，并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以及这些阶级本身，因为完成这个革命的是这样一个阶级，它在社会上已经不算是一个阶级，它已经不被承认是一个阶级，它已经成为现今社会的一切阶级、民族等等的解体的表现；(4) 无论为了使这种≒意识≒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实现事业本身，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是必需的，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4]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打倒≒抛掉[8]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一个≒(阿)社会的新基础。

1) 梁版将"正视"(Anschauung)读解为"认识"(Auffassung)。

2) M2版只记载了被删除的≒权力≒。

3) 在此处的栏外，马克思写下了边注："这些人所关心的是维持现在的生产状况。"根据阿版和M2版，在(2)的部分有马克思划的竖线。

4) 梁版没有强调。

5) 梁版认为没有删除。

6) 梁版和新德版认为没有删除。

7) 梁版读解为≒形态中的……≒。

8) 梁版将表示"抛掉"之意的 schaffen und 判读为 achaffen, um zu。所以，该版将此句读解为："为了具备建构社会的新基础的能力，即使从能够达到抛掉状态这一理由来说……"。

{10}a[1)]

卄至于谈到革命的这种必然性[Notweneligkeit＝必要性]，所有的共产主义者，不论是法国的、英国的或德国的[2)]，早就一致同意了，而圣布鲁诺却继续心安理得地幻想，认为≒如果≒(阿)"现实的人道主义"即共产主义所以取代"唯灵论的地位"(唯灵论根本没有什么地位)只是为了赢得崇敬。他继续幻想：那时候"灵魂将≒不能≒(阿)得救，人间将成为天国，天国将成为人间"。(≒神学家≒神学博士总是念念不忘天国)"那时候欢乐和幸福将永世高奏天国的和谐曲"(第140页)[3)]⑦。当末日审判——这一切都要在这一天发生，≒那≒(阿)燃烧着的城市火光在天空的映照将是这一天的朝霞——突然来临的时候，当耳边响起由这种"天国的和谐曲"传出的有炮声为之伴奏、有断头台为之击节的《马赛曲》和《卡马尼奥拉曲》旋律的时候；当卑贱的"群众"高喊着 ça ira，ça ira 并把"自我意识"*⑧。吊在≒路灯≒路灯柱上[扬弃]的时候，我们这位神圣的教父将会大吃一惊。≒圣布鲁诺毫无根据地为自己描绘了一幅"永世欢乐和幸福"的感奋人心的图画。≒[4)]≒"费尔巴哈的爱的宗教的追随者"⑨在谈到与"天国的和谐曲"截然不同的革命时[5)]，好像关于这种"欢乐和幸福"【自己[描绘]】有其独特的想法。≒[6)]≒虽然他们熟知这位神圣者，但是没有兴致≒我们没有兴致来事先≒在某种程[度]上思辨地≒[7)]构想[8)]≒关于≒[9)]≒圣人≒圣布鲁诺在末日审判这一天的行为。[10)]实际上[11)]，要判断下述问题是不容易的，即应当把≒愤怒的≒(阿)进行革命的无产者了解为"实体"≒他们反抗自我意识≒[12)]、想要推翻批判的"群众"，还是了解为没有足够的浓度来消化鲍威尔思想的[13)]"流射体"，卄

1）此页全部被删除了，也没有马克思所作的页码标记，不过，栏外有马克思笔迹的"鲍威尔"这一分编符号(?)。此页的内容在修正后，再现于"第二篇　圣布鲁诺"的誊清稿中。
2）M2版认为"不论是法国的、英国的或德国的"是增补的。
3）在梁版中，以上两处都没有引号。M2版认为手稿中的引号没有引同来。
4）阿版认为这一句没有被删除。
5）阿版中没有"在谈到……革命时"的一句。
6）这一句是被马克思删除的。另外，上注4)是在此句之后删除的。
7）M2版读解为≒若干的思[辨]≒。
8）此处的栏外有马克思笔迹的"神圣家族"。
9）M2版认为此处没有被删除。
10）梁版认为从此处到下页的开头部分被删除了。
11）阿版中没有此词。
12）梁版和M2版认为此处没有被删除。
13）只有M2版指出了这是马克思的增补。

* 方向江博士建议将"自我意识(Selbstbewuβtsein)"译为"自身意识"。——编者注

{10}b=[24]

╫判断这个问题是不容易的。[1]╫

由此可见，≒对于这种历史[观]来说≒(阿)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以及在其实践的-观念的层面，即国家≒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而且将其实践的-观念的层面≒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又还原到市民社会社会≒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2]，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形态，由此还[3]可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追认≒"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关[系]≒(M2)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从这些以及下述内容≒这种观点表明：历史并不是作为被称为"源于精神的精神"[79]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告终的，而是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以前的≒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

1）此高度的栏外有马克思笔迹的分编标记(?)"费尔巴哈"。

2）此处数行最初的方案是："在各种不同的阶段，以及实践的-观念的层面即国家中对市民社会，并对意识的≒[所有的]生[产物]≒各种不同的产物和一切形态，即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加以阐明。"M2版认为修改是在撰写过程中进行的。

3）在阿版中，没有"还"(auch)。

{10}c=[25]

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所遇到的现成的东西：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像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加以神化并与之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这种基础尽管遭到以"自我意识"和"惟一者"的身分出现的哲学家们的反抗，但它对人们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却丝毫也不因此而受到干扰。各代所遇到的这些生活条件还决定着这样的情况：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着的革命震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现有的[1]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交往的≒社会的个别条件，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他们的普遍活动≒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2]群众，那么，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一点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

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被这样对待[的历史]≒(阿)因此，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3]，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因此这种历史观只能在历史上看到政治大事件和国家的行为，看到≒理[论的?]≒宗教的和一般理论上的斗争，特别是在每次描述某一历史时代的时候，**它都不得不赞同这一时代的幻想**。例如，某一时代想像自己是由纯粹"政治的"或"宗教的"动因所决定的——≒那个≒(M2)尽管"宗教"和"政治"只是时代的现实动因的形式——[4]，那么它的历史编纂学家就会接受这个意见。这些特定的人关于自己的真正实践的"想像"、"观念"变成≒现实的≒惟一起决定作用的、积极的≒转化为本质存在≒力量[5]，一般认为这一力量支配和决定这些人的实践。印度人和埃及人借以实现分工的简陋形式在这些民族的国家和宗教中产生了等级制度，所以历史家≒现实地≒(梁、M2)便认为似乎等级制度

1）梁版读成"各种不同的生产力"。

2）这句"革命"一词是后来增补的。

3）梁版为"非历史的"，阿版为"史前的东西"，新德版为"史前的"。

4）"≒那个≒(M2)尽管'宗教'和'政治'只是时代的现实动因的形式——"这一句是后来增补的。

5）马克思在此处的补充，与在别处的不同：别处都写在行间或者是栏外，而此处则在恩格斯的文章之后直接续写，而且恩格斯接下来的文章是把马克思的这段补充文用关系代词来连接的。

{10}d=[26]

是产生这种简陋的社会形式的力量。法国人和英国人≒自己≒[1]至少抱着一种毕竟是同现实最接近的政治幻想,而德国人却在"纯粹精神"的领域中兜圈子,把宗教幻想推崇为历史的动力。≒黑格尔【整合的】最终的≒[2]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整个这种德国式[3]历史编纂学的最终的、达到自己"最纯粹的表现"的成果。对于德国式的历史编纂学来说,问题完全不在于现实的利益,甚至不在于政治的利益,而在于纯粹的思想。≒那≒[4]那[5]后来在圣布鲁诺看来也不得不作为一连串的"思想"出现[6],这些思想中的一个吞噬另外的一个,最终消失于"自我意识"中。而且,在比布鲁诺≒完全≒(M2)更加彻底[7]地对现实的历史一窍不通的圣麦克斯·施蒂纳看来,历史进程必定只是"骑士"、强盗[8]和幽灵的历史,他当然只有借助于"不信神"才能摆脱这种历史的幻觉而得救[9]。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宗教的观点:它把宗教的人假设为全部历史起点的原人,它在自己的想像中用宗教的幻想生产代替生活资料和生活本身的现实生产。这样的历史观总的说来≒由此而[产生]≒其解体和由此而产生的怀疑与顾虑,≒完全≒仅仅是德国人**本民族**的事情,而且对德国说来也只有**地域性的**意义。例如,近来不断讨论着如何能够"从神的王国进入人的王国"⑳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似乎这个"神的王国"除了存在于想像之中,还有其他什么地方存在过,而≒似乎≒(M2)学识渊博的先生们不是一直生活在——他们自己不知道——他们目前想要找到去路的那个"人的王国"之中,似乎≒从现实的尘世关系来详细说明和证明这个理论的空中楼阁的奇妙性,【充其量不是作为[科学娱乐]】似乎这就不是什么最高级的科学娱乐≒[10]旨在说明这个理论的空中楼阁的奇妙性的科学娱乐——因为这不过是一种娱乐——恰恰不在于证明这种空中楼阁是从现实的尘世关系中产生的。[11]通常这些德国人总是只关心把既有的一切无意义的论调

1)新德版认为此词没有被删除。

2)阿版读成≒黑格尔【那个】整合的最终的≒。

3)除了梁版,其他版本都对"德国式"进行了强调。

4)阿版将删除语≒那≒(die)判读为≒人将那≒(die man)。

5)M2版将"那"(die)判读为"因为"(da)。

6)梁版将"不得不……出现"读解为"出现"。

7)关于"更加彻底"(konsequenter)这一词,阿版认为马克思曾经修改过,而梁版则认为本来就是恩格斯的文章。从M2版的记载可以看出,比较级是马克思改写的。

8)梁版给"强盗"也打上了引号;M2版的引号从"骑士"一直延续到"幽灵的历史"。

9)马克思加了边注:"所谓客观的历史编纂学正是脱离活动来考察≒诸事[象]≒历史关系。反动的性质。"另外,阿版M2版中没有删除语≒诸事[象]≒的记载。在此依据梁版。

10)新德版将这段删除文后半部处理为≒充其量似乎不是什么高级的科学娱乐≒,阿版则处理为≒充其量似乎不能【作为】高级的科学娱乐≒。不过,阿版另外加上了≒似乎是高于科学娱乐的东西≒一文。

11)根据M2版的记载,以下的插入是在前面的删除之后进行的。

{11}a=[27]⑧①

变为某种别的胡说八道，≒然而，问题[主要在于]≒就是说，他们假定，所有这些无意义的论调都具有某种需要揭示的特殊意义，其实全部问题只在于从现存的现实关系出发来说明这些≒说明≒[1]理论词句。如前所说[2]，要真正地、实际地消灭这些词句，从≒在[人们]的意识之中≒人们的意识中消除这些观念，就要靠改变了的环境而不是靠理论上的≒证明≒演绎来实现。对于人民大众即对无产阶级来说，这些理论观念并不存在，因而也不用去消灭它们。如果≒他们≒[3]这些群众曾经有过某些理论观念，如宗教，那么≒过去≒(M2)现在这些观念也早已被环境消灭了。

[4]≒民族性≒上述问题及其解决方法所具有的纯粹民族的性质还表现在：这些理论家们郑重其事地认为，像"神人"、"人"等[5]这类幻象，支配着各个历史时代；圣布鲁诺甚至断言：只有"批判和批判者创造了历史"⑧②。而当这些理论家亲自虚构历史的时候，他们会≒非常≒(M2)急匆匆地越过先前的一切，一下子从"蒙古人时代"⑧③转到真正"内容丰富的"历史，即《哈雷年鉴》和《德国年鉴》的历史，转到黑格尔学派在(M2)普遍争吵中解体≒污[物]≒的历史[6]。所有其他民族和所有现实的事件都被遗忘了，世界舞台⑧④局限于莱比锡的书市，局限于"批判"、"人"以及"惟一者"的相互争吵。如果这些理论家们≒在[如何对待]之际≒(M2)一旦着手探讨真正的历史主题，例如18世纪，≒进行的主要是≒那么他们也只是提供观念的历史，这种历史是和构成这些观念的基础的事实和实际过程脱离的，而他们阐述这种历史的目的也只是把所考察的时代描绘成一个≒[洗礼者]约翰≒(阿)真正历史时代即1840—1844年≒柏林≒德国哲学时代的≒前[阶段]≒不完善的预备阶段、尚有局限性的前奏时期。他们抱的目的是为了使某个非历史性人物及其幻想流芳百世而编写前期的历史，与这一目的相适应的是：他们根本不提一切真正历史的事件，甚至不提政治对历史进程的真正历史的干预[7]，为此他们的叙述不是以研究而是以虚构和文学闲篇为根据，如像圣布鲁诺在他那本已被人遗忘的18世纪历史⑧⑤一书中所做的那样。这些唱高调、爱吹嘘的思想贩子们以为他们无限地超越于任何民族偏见之上，其实他们比梦想德国统一的啤酒店庸人带有更多的民族偏见。他们不承认其他民族的业绩是历史的。他们生活在德国，

1）阿版将≒说明≒≒*Erklärung*≒判读为≒展开≒≒*Entwicklung*≒。

2）M2版认为"如前所说"是增补的。

3）梁版读解为"如果这些群众曾经≒将那些≒"。

4）阿版没有改行。

5）梁版中没有"等"(etc.)。

6）梁版将此文读解为："他们会匆匆忙忙地越过先前的一切，一下子从'蒙古人'的时代一步跳到真正'内容丰富的'历史，在自己承担起构成历史的任务的情况下，'哈雷年鉴'和'德国年鉴'以及黑格尔学派退化的历史转化为普遍争吵。"

7）梁版将这一句读解为："在历史上政治现实中的历史性事件"。

{11}b=[28][1)]

和为着德国生活。他们把《莱茵河颂歌》⑯变为圣歌，并征服阿尔萨斯和洛林⑰，其办法不是剽窃≒那一[法国哲学]≒(M2)法兰西国家，而是剽窃法兰西哲学，不是把法兰西的省份德国化，而是把法兰西的思想德国化。费奈迭先生，同打着≒他们[宣布]≒(M2)理论的≒统治≒(M2)世界统治这面旗帜而宣布德国的世界统治的圣布鲁诺和圣麦克斯[2)]相比较，是一个世界主义者。

[3)]⧺≒为了……≒(阿)≒写了这些非写不可的离题话以后，我们现在回过来谈圣布鲁诺和他的世界历史性的斗争。≒[4)]这样，≒他≒布鲁诺在对费尔巴哈[5)]说了一些意味深长的话以后，就开始考察费尔巴哈和"惟一者"之间的斗争。他用来表示自己对这一斗争的关切的第一件东西，就是被奉为手段的三度微笑。"批判家满怀着胜利的信心，高唱凯歌勇往直前地走着自己的道路。有人诋毁他，他**微笑了**[6)]。有人宣称他是异教徒，他**微笑了**[7)]。旧世界打算发动十字军讨伐他，他**微笑了**[8)]⑱。"批判家在他的道路——不管是一条还是几条——上前进，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梁、阿)批判家说：我们的道路不是你们的道路，我们的思想不是你们的思想⑲，我们的道路是神学的道路，然而我们耻于走其他的道路。≒批[判家]≒圣布鲁诺——这一点≒他的≒(M2)是可以确定的——走着自己的道路，他不是像其他的人那样前进，而是迈着批判的步伐前进，他带着"微笑"去完成这一重要的事业。"只要他一微笑，他的脸上就会现出许多皱纹，比地图上两个印度的线条还要多。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一个姑娘要给他一记耳光；如果她真的这样做了，那他将会微笑着认为这是极大的艺术"，就像莎士比亚笔下的马伏里奥那样[9)]⑳。圣布鲁诺自己甚至不费吹灰之力，就能驳倒他的两个对手，他有一个摆脱他们的简便办法，就是分而治之，让他们自己发生争执。他使费尔巴哈的人和施蒂纳对立(第124页)㉑，又使施蒂纳的惟一者和费尔巴哈对立(第126页及以下各页)；他知道，他们之间≒相互狂[暴地]≒[10)]是势不两立的，就像⧺

1) 关于此页，请参见M2版附录中的照片。

2) 根据M2版，当初只是"圣布鲁诺"，后来由马克思增补为现在的样子。

3) 以下的删除部分经过若干的修改之后，再现于"第二篇　圣布鲁诺"之中。另外，此处划有两条分割线，两条线之间有马克思笔迹的分编符号(?)"鲍威尔"。

4) 梁版和M2版不认为此句是用横线删除的。在照片当中，是被横竖线删除的。

5) M2版认为此词是在当初撰写时增补的。

6) 梁版没有强调。

7) 梁版中没有"有人宣称他是异教徒，他微笑了"这一句。

8) 梁版将"他"也加以强调。在手稿中，此处被横线删除了。

9) 在手稿中，从"莎士比亚"到此处被横线删除了。

10) 梁版读解为≒相互在[对方的]前面≒；M2版读解为≒相互……那样≒。

[{11}b=[28]的栏外新稿][1)]

从这些分析[2)]㉒中还可以看出，费尔巴哈是多么错误。他(《维干德季刊》1845年第2卷)竟借助于"共同人"这一规定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他把这一规定变成"人"[3)]㉓的谓词，以为这样一来又可以把表达现存世界中特定革命[4)]党㉔的拥护者的"共产主义者"一词变成一个空洞范畴。费尔巴哈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的全部≒证明≒推论无非是要证明：人们是互相需要的，并且**过去一直是互相需要的**。他希望确立对这一事实的理解，也就是说，和其他的理论家一样，只是希望确立对≒**存在的东西**≒**存在的**事实的正确理解，然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推翻这种存在的东西。不过，我们≒总之，非常清楚地≒完全承认，费尔巴哈在力图理解≒就≒**这一**[5)]事实的时候，达到了理论家一般所能达到的地步，他还是一位理论家和哲学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圣布鲁诺和圣麦克斯立即用费尔巴哈关于≒费尔[巴哈式的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的观念来代替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这样做的目的多少[6)]是为了使他们能够像同"源于精神的精神"、同哲学范畴、同势均力敌的对手作斗争那样来同共产主义作斗争，而就圣布鲁诺来说，这样做还为了实际的利益。我们举出《未来哲学》中的一个地方㉕作为例子说明既承认存在的东西同时又不了解存在的东西——这也是费尔巴哈和我们的对手的共同之点。费尔巴哈在那里阐述道：动物或某人的存在同时也就是某物或某人的本质；≒人≒一个动物或[一]个人[7)]的一定生存条件[8)]、生活方式和活动，就是使这个动物或人的"本质"感到满意的东西。任何例外在这里[梁,M2]都被肯定地看作是不幸的偶然事件，是不能改变的反常现象。这样说来，如果千百万无产者根本不满足他们的生活条件，如果他们的"存在"

1) 以下手稿写在{11}b=[28]的右栏。在此段落的上面，有马克思笔迹的分编符号(?)"**费尔巴哈**"。

2) 依据M2版，"分析"当初为单数形，后来才被改为复数形。

3) 再梁版中为„das" Mench（其他各版为„des" Menschen）。梁版的读解是："'人'这一谓词"。

4) "革命"是后来增补的。

5) 梁版没有加以强调。

6) "多少"是后来增补的。

7) 依据M2版和照片，"≒人≒一个动物或[一]个人"是后来修改的。

8) "生存条件"是后来的后来增补的。

{11}c=[29]☆) ⑯

‖爱尔兰的基尔肯尼的两只大猫那样[1]，它们彼此把对方吃得精光，结果只剩下[2]了两条尾巴。对于这两条尾巴，≒圣人≒圣布鲁诺就来宣布自己的判词：它们是"实体"，因而应当永远受诅咒[3]⑰。≒在此之际≒结果是，布鲁诺先生对于自己即批评家无法展开任何批判，≒因为≒大概满足于"自己就是批判家"⑱（第124页）那一想法[4]。‖

‖这个圣人[5]⑲用≒这样的≒上述方法对付了费尔巴哈和施蒂纳[6]，而且对于"惟一者"，"断绝了[7]进一步发展的任何可能性"⑳之后，现在又转过来反对那些据说是以费尔巴哈为支柱的德国共产主义者[8]。圣教父将德国的共产主义及其理论代表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加以处理，当然也一直在等待能够用那样的方法来处理的这个良机。正因为过去在"神圣家族"之中≒这本书的作者们≒≒我们≒≒特别是推出与被称为德国理论的最先端的"批判的批判"【相对立】[9]的共产主义≒他作为思[想家的]资[质]以及破绽[10]被写成报告书，所以≒那样做≒这对他来说更是必要的了。"神圣家族"给可尊敬的圣师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深沉的悲叹和真挚的正派人的有男子汉气的悲哀[11]。这本书惟一的好的方面是它指出了[12]"费尔巴哈**必然成为**什么以及他的哲学**可能取**

☆）第{11}张手稿的c面即马克思标注为第[29]页的这一页，以及第{11}张手稿的d面（此页中没有马克思标注的页码）的手稿，是在1962年被发现的。以下根据刊载于《社会历史国际评论》1962年第7卷的巴纳（S. Bahne）的报告以及M2版。

1）巴纳认为这篇手稿的第一行"爱尔兰的基尔肯尼的两只大猫"被横线删除了。不过，从文章的前后关系及其意义来看，此处的横线与删除全文的竖线起着同样的作用。

2）关于"剩下"一词，同上注1）。

3）关于"永远受诅咒"，同上注1）。

4）根据巴纳的报告，马克思在此处的后面划了分割线，在写下了"那些被认为只不过是地上的烦恼而已"之后，又把它删除了。M2版中没有关于这一句的记载。

5）根据M2版，马克思在此词的上方标注了"3"或者是"B"。巴纳对此没有记载。

6）手稿中原为"施蒂纳和费尔巴哈"，被马克思标上了改换顺序的符号。

7）巴纳认为"断绝了"是后来增补的。

8）巴纳将此处判读为"费尔巴哈的，德国共产主义者"。也就是说，认为从"费尔巴哈的"这一单词的中间起的句子被横线删除了。与上注1）相同。

9）此处的删除，只有巴纳记载了。

10）M2版判读为"他的思[……]以及惩戒"。在此依据巴纳。

11）关于"有男子汉气的悲哀"，同上注1）。

12）M2版认为引号从"指出了"开始。

[{11}c=[29]的栏外新稿]

同他们的"本质"完全不符合,——那么,根据≒前引[书]≒上述论点,这是不可避免的不幸,应当平心静气地忍受这种不幸。可是这千百万无产者或共产主义者所想的完全不一样,而且这一点他们将在适当时候,在实践中,即通过革命使自己的"存在"同自己的"本质"≒[协调一致]吧≒[1] 协调一致的时候予以证明。因此,在这样的场合费尔巴哈从来不谈人类世界,而是每次都求救于外部[2]自然界,而且是≒那个≒[1]尚未置于人的统治之下的自然界。但是,每当有了一项新的发明,每当工业前进一步,就有一块新的[自然这一]地盘从这个领域划出去,而能用来说明费尔巴哈这类论点的≒证明≒事例借以产生的基地,也就越来越小了。≒因此≒[1]现在我们只来谈谈一个论点:鱼的"本质"是它的"存在",即水。河鱼的"本质"是河水。≒放弃这一点≒但是,一旦这条河归工业支配,一旦它被染料和其他废料污染,河里有轮船行驶,一旦河水被引入≒人们输送水≒只要简单地把水排出去就能使鱼失去生存环境[作为本质的水]的水渠,这条河的水就不再是鱼的"本质"了,对鱼来说它将不再是适合生存的环境了。把所有这类矛盾宣布为不可避免的反常现象,实质上,同圣麦克斯·施蒂纳对不满[于现状]者的安抚之词没有区别,即≒异常,他们的≒[3]这种矛盾是他们自己[拥有]的矛盾,这种恶劣环境是他们自己的恶劣环境[4],而且他们可以或者安于这种环境,或者忍住自己的不满,或者以幻想的方式去反抗这种环境[这就是麦克斯·施蒂纳的安抚之词]。≒或者,那≒[5]同样,这同≒来自……≒[5]圣布鲁诺的责难也没有区别,布鲁诺说,这些不幸情况的发生是由于那些当事人陷入"实体"这堆粪便之中,他们没有达到"绝对自我意识",也没有认清这些恶劣关系是源于自己精神的精神[与这一斥责没有区别]。(102)

1) 只有巴纳记载了此处的删除内容。

2) "外部"一词是后来增补的。

3) 巴纳判读为≒异常,然后≒。

4) "这种恶劣环境是他们自己的恶劣环境"是后来增补的。

5) 只有巴纳记载了此处的删除内容。

得什么地位，如果它**想**[13]反对批判的话”（第 138 页），因而，也就是毫不勉强地把“想”同“可能”和“必然”联系起来了[14]；这个好的方面毕竟盖不过它的许多阴暗的方面。≒费尔[巴哈的]≒关于这一点的圣布鲁诺的悲叹等与老耶和华的是同样的(101)。也就是说，与耶和华通过四位大预言家与十二位小预言家，≒面向≒[15]在他≒神圣的≒[16]变节的以色列民众的背后，发出民众不要完全将他抛弃的哀叹声没有什么两样≒[17]，在这里被滑稽地当作前提的费尔巴哈哲学[18]“不配而且不能理解批判家，不配而且不能知道和认识在发展中的批判，不配而且不能知道：批判⫲

13）巴纳认为“想”被删除了。M2 版认为此处 3 个词是被马克思强调的。

14）巴纳认为“把‘想’同……联系起来了”被横线删除了。关于这一点，同上注 1）。

15）巴纳将≒面向≒（nach）读解为≒仍然≒（noch）。

16）巴纳认为≒神圣的≒没有被删除。

17）巴纳没有记载此处的删除从何处开始，M2 版认为从“关于这一点的圣布鲁诺的悲叹……”至此处是被马克思用横线删除的。

18）巴纳认为“在这里……哲学”被删除了。关于这一点，同上注 1）。

{11}d(103)

⫲对一切超验东西来说是无尽的斗争和胜利，是不断的破坏和建设，是惟一的创造的和动力的事物……[1]。费尔巴哈哲学不配而且不能知道：批判家过去如何工作而且现在还如何工作以便承认那些一直压抑了人类使人类透不过气来和没有生气的各种超验力量[2]并**使之成为**[3]（！）它们本来的那样，即成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内在中的内在，成为出自本乡也还在本乡的乡土（！），也就是承认这些超验力量并使之成为自我意识的产物和创造物[4]。这个哲学不配而且不能知道：只有批判家是惟一彻底摧毁了完整的宗教和具有各种表现的国家的人。或则，等等”[5]（第 138、139 页）。这不是同老耶和华一模一样吗？他追赶着自己那些宁愿侍奉快乐的异教神的狡猾百姓，并在后面喊叫道：(104)听我说，以色列，不要把你的耳朵掩盖起来，犹大！难道我不是带领你出走埃及而到一个流着奶与蜜的地方去的主，你的上帝吗？看，你们从青年时代起在我眼前所干的[6]一切都是罪恶，你们用我(105)双手的产物来激怒我。当我始终不渝地教导你们时，你们以背向我[7]，不以面向我；竟将可憎之物设立在≒这一≒我的殿中把这殿玷污；没有得到我的命令，你们就在欣嫩子谷建筑巴力的≒他们的≒[8]邱坛（费尔巴哈？）(106)，我真没想到你们会做出此等下流事；我差遣我的仆人耶利米到你们那里，从亚们之子约西亚即位的第十三年起到今天止，我一直在向他叮嘱我的话，他已经虔诚地向你们传道二十三年了，但你们不愿听他≒，≒。因此主说[9]：有谁听到过以色列的姑娘干下了许多丑行[10]这类的事情。因为[人们忘记我][比]雨水[的流逝要更快。](107)⫲

1）M2 版中没有“……”。

2）巴纳认为“各种超验力量”被横线删除了。不过，从文章的前后关系及其意义来看，此处的横线与删除全文的竖线起着同样的作用。

3）此处的强调以及下面两处的感叹号（！）是马克思插入的。

4）关于“自我意识的产物和创造物”，同上注 2）。

5）关于“或则，等等”，同上注 2）。

6）关于“从青年时代起在我眼前所干的”，同上注。

7）“你们以背向我”，同上注。

8）在 M2 版中，没有关于≒他们的≒的记载。

9）关于“因此主说”，同上注 2）。

10）M2 版认为是在撰写的过程中修改的。

{20}a☆)[108]

‡[由此可见,黑格尔硬说中世纪的天主教教阶制具有想成为"精神的统治"的意图;随后又把这种教阶制解释为这种精神统治的有局限性的、不完备的形式,他认为这种统治在新教以及它的臆想出来的进一步发展中得到完成。≒但是他≒不管这是多么不合乎历史,黑格尔总还相当尊重历史,他没有把"教阶制"的**名称**扩展到中世纪之外去。但圣麦克斯从这位黑格尔那里得知:较晚的时代是较早的时代的"真理",因此,精神的完备的统治时代是精神的尚不完备的统治时代的真理,][1] 因此新教是教阶制的真理,也就是说,**是真正的教阶制**[2]。但既然只有**真正**的教阶制才配称为教阶制,那就很明显,中世纪的教阶制不能不是"软弱的";这是施蒂纳很容易证明的,因为黑格尔在≒他≒上述各段话中以及在其他上百处地方都把中世纪精神的统治描写成不完备的。施蒂纳所要做的只不过是抄一下而已,至于他"**固有的**"[3] 活动就是:以"教阶制"一词代替"精神的统治"一词。他甚至连非常简单的推论,即他借以把精神的统治直接变为教阶制的≒引导出≒推论也可以完全不作,因为:在德国理论家中间,用原因来称呼结果,把所有渊源于≒——思辨≒≒称为神学性的,这≒[4] 神学但又还没有完全达到≒他们的≒这些德国理论家的原理的高度的东西,如黑格尔的思辨、施特劳斯的泛神论等等,都归结为神学的范畴,已经成为时髦的事了,——这是在1842年十分流行的把戏性。从上面引用[自黑格尔]的那几段话中也可看出,≒(1)≒[5] 黑格尔(1)把法国革命看作是这种精神的统治的新的更完备的阶段;(2)认≒世界统[治者]≒[6] 为哲学家是19世纪世界的统治者;≒而且≒(3)≒那些≒(阿)肯定现在人们中间只有抽象思想≒在统治着≒行得通;≒而且≒(4)在他那里,婚姻、≒国家≒家庭、国家、自力所得≒等等≒、市民秩序、财产等等已被看作是≒"神的和神圣的东西≒[7],已被看作是"**宗教的东西**"[8] 了;(5)作为世俗化了的神圣性或≒世界的被完成的精神化≒神圣化了的世俗生活的道德被描写成精神统治世界的最高形式和最后形式,——所有这一切,我们可以原原本本地在施蒂纳≒已经≒**逐字逐句**重复的东西那里再次看到≒吧≒。‡

‡关于施蒂纳的教阶制不值得多费唇舌和论证,值得一谈、值得加以证明的[9] 仅仅是:≒他≒施蒂纳为什么抄袭黑格尔[的说明],——这是一个事实,但要说明这个事实又需要一些物质材料,≒那≒(阿)所以‡

☆)下面是"大束手稿"的第二部分。另外,被删除的部分以约瑟夫·魏德迈的笔迹誊写后再现于"第三篇　圣麦克斯"之中。

1)上面[ ]中的内容根据"圣麦克斯"第{19}张手稿补全。因为梁版和新德版将这一部分省略了,我们能够参照的只有阿版和M2版。

2)M2版认为是被马克思强调的。

3)阿版没有强调,M2版认为是被马克思强调的。

4)M2版中没有关于删除语≒这≒的记载。

5)M2版中没有关于此处被删除的记载。不过,M2版认为"黑格尔"后面的序号"(1)"是在写完这一句之后插入的。

6)阿版推定为≒世界统[治]≒。

7)M2版认为引号没有被引回来。

8)阿版没有加以强调。

9)阿版中没有"值得加以证明"。

{20}b=[30]

卝这个事实只有对那些熟悉柏林气氛的人才是可以解释清楚的。至于黑格尔关于精神的统治的≒看法≒观念究竟是如何形成的，那是另一个问题，关于这一问题，≒【被】(阿)【那】(阿)总之【德国】(阿)对于德国的理论家来说，在此[1]先付上几句话吧。≒请看上面说的(第　页)[2](109)。卝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历史的≒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的≒(M2)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意识形态上≒观念上的表现，[换言之]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的[思想][3]，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此外，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而他们也会思维；既然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那么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也就是，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来统治≒(M2)，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例如，在某一国家的某个时期，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为夺取统治而争斗，因而，在那里统治是分享的，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会是关于分权的≒想像≒学说，于是分权就被宣布为"永恒的规律"。——[4]我们在上面(第　页(110))已经说明分工是迄今为止历史的主要力量之一，现在，分工也以≒物质≒精神劳动和

1) M2版认为"在此"在一开始就被删除了。

2) "上面说的……"这一句是"第三篇　圣麦克斯"的誊清稿的行文关系中写下的，因此，应该作为对于在此被删除的内容，即对于"至于黑格尔关于精神的统治的观念究竟是如何形成的"的说明来读。另外，"(第　页)"只有M2版中有记载。

3) 梁版判读为"诸关系"(die Verhältnisse)。另外，也可以判读为"观念表现"。

4) 新德版在此处改行。

{20}c=[31]

物质劳动的分工的形式在统治阶级中间表现出来，因此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1]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意识形态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主要的谋生之道）[2]，而另一些人对于这些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等[待的]≒消极的、接受的态度，因为在实际中他们是这个阶级的积极成员，他们很少有用于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的时间[3]。在这一阶级内部，这种≒分[工]≒分裂甚至可以发展成为这两部分人之间的某种程度上的对立和敌视，但是一旦发生实际冲突，即当阶级≒那东西≒本身受到威胁的时候，当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好像不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而且好像拥有与这一阶级的权利不同的权利这种假象也趋于消失的时候，这种对立和敌视会自行≒消失[了]≒(M2)消失。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关于这个革命阶级的前提所必须讲的，在前面（第页⑪）已经讲过了。

[4]≒如果≒然而，在考察历史过程时，≒如果把统治阶级置之度外≒，如果把统治阶级的思想和统治阶级本身分割开来，使这些思想独立化≒而且≒(M2)，停留在某一时期这些或那些思想占统治地位这一阶段，不顾这些思想产生的≒方式≒≒样式≒条件和它们的生产者，也就是说，把构成思想基础的个人以及世俗世界的状态置之度外的话，那就可以这样说：例如，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是荣誉、忠诚，等等≒思想≒，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则是自由、平等，等等。〃总之，统治阶级自身抱着他们这些概念占统治地位的想像，通过把这些概念描述成永恒真理的办法来把≒其他阶级的≒以前时代占统治地位的观念与自己的东西区分开来[5]。这些“占统治地位的概念”[6]根据下述内容≒仅仅那样≒[7]，越发具有一种更加普遍的且更加广泛的形式。统治阶级越是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的≒全体≒所有成员的利益，[相应地也就越是具有普遍的和广泛的形式]。〃总之，统治阶级自己为自己编造出诸如此类的幻想。所有历史编纂学家，主要是18世纪以来的历史编纂学家所共有这种历史观，必然≒会碰到这样的事情≒(梁、M2)会碰到

1）根据M2版，在原来的文章前后关系中，为“作为思想家积极地、概括性地……”。
2）在M2版中，此句没有被括号括起来。
3）阿版认为从“幻想……”到此处都是后来增补的。
4）梁版没有改行。
5）阿版将到此为止的被删除的内容与下面被删除的内容调换。在此依据梁版和新德版。根据M2版，到此为止的内容是在增补之后才被删除的。
6）在梁版中，引号没有被引回来。
7）在梁版中，没有≒仅仅那样≒。阿版和新德版判读为“仅仅那样”。在此依据M2版。

{20}d=[32]

这样一种现象：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因为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贯彻≑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全[体]的[利益]≑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惟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而言，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惟一的统治阶级[1]。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2]还不能够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因此，这一阶级的胜利对于其他未能争得统治的阶级中的许多个人说来也是有利的，但这只是就这种胜利使这些个人现在有可能升入统治阶级而言。当法国资产阶级推翻了≑封建[制]≑贵族的统治之后，它使许多无产者有可能升到无产阶级之上，但是只有当他们变成资产者的时候才达到这一点。由此可见，每一个新阶级赖以建立自己统治的基础，总比它≑以前统治着的≑(M2)以前的统治阶级所依赖的基础要宽广一些；可是≑一到后来≑后来，非统治阶级和正在进行统治的阶级之间的对立也[3]发展得更尖锐和更深刻。这两种情况使得非统治阶级反对新统治阶级的斗争≑通过更加坚决的，更加彻底的[否定]≑(M2)在否定旧社会制度方面，又要比

1) 在此处高度的栏外，有马克思的边注。梁版将马克思的这段边注插入"进行革命的阶级之所以能这样做"之前。"(普遍性符合于：(1) 与等级相对的阶级；(2) 竞争、世界交往，等等；(3) 统治阶级的人数非常多；(4) 共同利益的幻想。起初这种幻想是真实的；(5) 思想家的欺骗和分工。)"M2 版认为"世界交往，等等"以及"非常"是后来增补的。

2) M2 版认为这一句是在当初撰写的过程中插入的。

3) M2 版认为"也"是后来增补的。

{21}a=[33]⑫

过去一切争得统治的阶级所作的斗争更加坚决、更加彻底。

只要阶级的统治完全不再是社会制度的形式，也就是说，只要不再有必要把特殊利益说成是≒在整体上作为共同的东西实践性地，而且[1]，作为普遍的东西理论性地加以论述≒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占统治地位的东西[2]，那么，一定阶级的统治似乎≒什么都不是≒(梁、阿)只是某种思想的统治这整个假象当然就会自行消失。

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同进行统治[的阶级]的个人，主要是同生产方式的一定阶段所产生的各种关系分割开来，并由此作出结论说，历史上始终是思想占统治地位，这样一来，从这些不同的思想中抽象出"**思想**[3]"、观念等等，并把它们当作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东西，从而把所有≒各种各样的≒这些个别的[4]思想和概念说成是历史上发展着的一般"概念"**的**"自我规定"，就≒不难≒容易了[5]。思辨哲学就是这样做的。黑格尔本人在《历史哲学》的结尾承认，他"所考察的仅仅是**概念的**前进运动"，他在历史方面描述了"真正的**神正论**[3]"(第446页)。现在又可以重新回复到"概念的"≒代表者≒生产者，回复到理论家、意识形态家和哲学家，并作出结论说：哲学家、思维着的人本身自古以来就是在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这个结论，如我们所看到的，早就由黑格尔表述过了。⧣这样，证明精神在历史上的最高统治(施蒂纳的**教阶制**)的全部戏法，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变换≒手段，其根据全是无批判的轻信。——在施蒂纳那里由以下内容支撑[6] ⧣ ⧣[7]黑格尔式的哲学家的≒统治≒世界统治[这一想法]的采纳和那由≒施蒂[纳]≒圣麦克斯变换的教阶制以我们这位圣者的极端非批判的轻信为媒介≒成立≒[8]，而且⧣

[9]⑬这样，证明精神在历史上的最高统治(施蒂纳的教阶制)的全部戏法，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手段[10]：

1) 梁版读解为"≒在实践上作为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在理论上≒作为普遍利益"，M2版也差不多。在此依据阿版(新德版也差不多)的读解。

2) M2版认为从"也就是说"起到此处是后来增补的。"普遍的东西"在手稿中引号没有被引回来。

3) M2版推定是被马克思强调的。

4) M2版认为这一句经过了"各种各样的"、"这些各种各样的"的两次修改后才变成了现在的形式。

5) 此处的栏外有马克思的注释，但没有指定插入位置(阿版和新德版将之插入此文之后)。"在这种情况下，从人的概念、想像中的人、人的本质、'人'中能引申出人们的一切关系，那就十分自然了。"

6) 梁版在此处的后面，先将在下一页中被删除的内容连接起来读解，然后在其后插入在本页中被删除的"黑格尔式的哲学家的"。

7) 以下的文章是对上面被删除文章的改订。

8) 梁版判读为"知识"。

9) 各版都没有改行，而是直接连接在被删除的文章之后。

10) M2版认为此处的增补是在上注8)的改订之后进行的。

{21}b=[34][1)]

⊮⑭通过“神圣的”或者说是“**无可救药**”[2)]⑮的无知而实现[3)]。这种无知使他仅满足于“浏览”历史，(即**走马看花式地**⑯阅读≒黑格尔的历[史]≒(M2)黑格尔所用的历史材料)，而不愿费功夫去“知道”许多“事物”。总而言之，一旦开始“学习”，他就得担心不能从事于“取消和融化”了(第96页)[4)]⑰，就得担心陷在“虱子臭虫的忙碌”⑱中了，——要寻找不“进到”“取消和融化”自己无知的理由。那是俯拾皆是的。⊮——

≒第一≒(1) 必须把进行统治的个人——而且是由于种种经验的原因、在经验的条件下和作为物质的个人进行统治的个人——的思想同这些进行统治的个人本身分割开来[视为自立的东西]，从而承认思想和幻想在历史上的统治。

≒第二≒(2) [5)]≒在这一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之下≒必须使这种思想统治具有某种秩序，必须证明，在一个相继出现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之间存在≒一定的≒(阿)着某种≒思想≒≒理论性的≒[6)]神秘的联系，这一点≒仅仅≒通过下述事情≒能够产生≒来实现[7)]，即把这些思想看作是“概念的≒”≒自我规定”。(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这些思想凭借自己的经验的基础，≒彼此≒(M2)彼此确实是联系在一起的≒)。[8)]≒而且，还因为它们被**仅仅**当作**思想**来看待，因而就变成自我差别，变成由思维[9)]产生的差别)[10)]。

≒第三≒(3) 为了消除≒这种……的神秘≒这种“自我规定着的概念”的神秘的外观，便把它变成某种人物——“自我意识”；或者，为了表明自己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又把它变成在历史上代表着“概念”的许多人物——“思维着的人”、“哲学家”、意识形态家[11)]，[12)]而这些人又被看作是历史的制造者、“监护人会议”、统治者[13)]。这样一来，就把一切唯物主义的因素从历史上消除了，于是就可以任凭自己的思辨之马自由奔驰了。

⑲⊮如果人们要像黑格尔那样第一次≒创造，而且将之≒为全部历史，而且是在现代世界的整个范围内创造一个结构≒，这两点黑格尔实际上已经做到了≒那么没有广泛的实证知识，≒而且≒没有对经验历史的探究(哪怕是一些片断的探究)，≒而且≒没有≒某种≒巨大的精力和远见[14)]，是不可能的。≒如果≒反之，人≒满足于≒如果只满足于利用和改造≒历史的≒现成的[15)]⊮

1) 关于这一页，请参照M2版附录中的照片。

2) 梁版和M2版没有强调。依据阿版，将“或者说是‘无可救药’”判读为增补。

3) 依据阿版，将“实现”判读为增补。该词在手稿中被写在行间。

4) M2版认为“(第96页)”是增补。

5) 在阿版的文本异稿中，“(2)”被错误地记载为已被删除。

6) 阿版判读为“≒联系≒≒思想联系≒≒理论的≒神秘的”。

7) 根据M2版和照片可以看出，“实现”一词是后来修订的。

8) 所有版本都没有记载这一句被删除的内容。在此依据照片。

9) 梁版判读为“思想家”。

10) 此句边注没有指定插入位置，但各版都插入此处。

11) 梁版给马克思插入的此词标上了引号。

12) 此处的句子在语法上有问题。估价当初准备写成“人们把这些人看作是历史的制造者”。改成被动句以后，主语“人们”被省略掉了。因此，判读为“这些人又被看作是历史的制造者”比较合适。

13) 在此高度的位置上，有马克思的边注。梁版判读为“一般人：‘思维着的人的精神’”；阿版和新德版判读为“一般人＝‘思维着的人的精神’”。

14) 阿版没有指出“远见”出自马克思之笔。在此依据M2版和照片。

15) 此处的删除文与手稿{21}c相连接。为了便于阅读，先将马克思在此页中的加笔、修改文章排印在此后。

要说明这种曾经在德国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方法，以及它为什么[16]主要占统治地位的原因，就必须从它与一切≒意识形态性的意识≒意识形态家的幻想，例如，与法学家、政治家（包括实际的国务活动家）的幻想的联系出发[17]，必须从这些家伙的独断的玄想和曲解出发。而从他们的实际生活状况、他们的职业和分工[18]出发，是很容易说明这些幻想、玄想和曲解的。

16）"以及它为什么"是后来插入的。因为此处的插入，文章变得不通顺了。
17）梁版将此句中的"幻想"判读为一格，因此梁版将此处读解为："这种历史方法……，必须在与一切意识形态家的幻想的联系中加以说明，例如，法学家、政治家的幻想，必须从这些家伙的独断的玄想和曲解中……加以说明。"
18）"和分工"是后来增补的。

{21}c⑫⓪

ⱡ结构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并≒用≒[1]结合个别的例子（例如黑人和蒙古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法国革命等等）来说明"自己的"这种观点，在满足的情况下，≒在那种情况下≒——事实上，我们的这位与圣物搏斗的战士正是如此行动的——在那种情况下，完全不要求有任何历史知识。这样[2]利用的结果，总之≒归结于≒(阿)≒必然与我们至今为止从圣麦克斯那里发现的东西，以及大概今后也能发现的东西[3]一样，不得已变为【无意［义］】(阿)可笑的东西。构成世界的这种方法在世界从过去突然跃进到现在的情况下以最可笑的方式出现。这方面的例子，已经在关于"怪想"⑫①以及其他的议论中看到了。今后大概也可以看到更加精彩的[4]例子。≒必然是很可笑的；最可笑的是从过去突然跃进到现在，这方面的例子我们在关于"怪想"的议论中已经看到了。ⱡ

ⱡ至于谈到中世纪的现实的教阶制，我们在这里所要指出的只是：它对于人民，对于广大的群众是不存在的。对于广大群众来说，只有封建制度是存在的，教阶制只有当它本身或者是封建的或者是在封建制度范围内反封建的时候才是存在的。封建制度本身以纯粹经验的关系作为自己的基础。教阶制以及它和封建制度的斗争（某一阶级的思想家反对本阶级的斗争）只是封建制度以及在封建制度其自身[5]内部展开的斗争（也包括在封建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在思想上的表现。≒这样≒那个教阶制≒=≒是封建制度的观念形式；封建制度≒=≒是中世纪的生产和交往关系的政治形式，≒（即在直接的、物质的现实形式上的诸个人相互关系[6]的［政治形式］）[7]⑫②【这些叙述，因此】因此，最终【就连在那两种统治［形式］】[8]的封建制的框架内，与……同样是存在的基础≒只有≒这样≒(阿)从对这一实践的、物质的[9]诸关系的叙述，≒教阶［制］也≒≒主要≒(阿)封建制度反对教阶制的斗争ⱡ[10]

1）M2版将被删除的≒用≒（mit）判读为≒仅仅≒（*nur*），并认为是被马克思删除的。
2）阿版没有指出此词出自马克思的手笔。
3）M2版认为"以及大概今后也能发现的东西"曾经被删除过，后来又重新利用。
4）M2版将"更加精彩的"（herrlichere）判读为"持续的"（fortwährend）。
5）M2版认为"其自身"是增补。
6）阿版将≒相互关系≒判读为一格。
7）M2版认为（即在直接的……）这一句曾经被删除过，后来被又用上了。
8）M2版不认为"【 】"内的文字是当初删除的。
9）M2版认为"物质的"是后来增补的。
10）从上页起被删除的内容在梁版和新德版中被省略了，只有阿版和M2版收录了这一部分（下页的删除内容也一样）。

{21}d=[35]

⑊才能解释清楚。而这些关系阐明以后，所有以往盲目相信中世纪幻想特别是皇帝和教皇在相互斗争中所提出的幻想的历史观就站不住脚了。⑊

在日常生活中≒人≒(阿)任何一个小店主都能精明地判别某人的假貌和真相，然而我们的历史编纂学却还没有达到这种平凡的认识，不论每一时代关于自己说了些什么和想了些什么，它都一概相信。

⑊然而，≒即便如此≒由于圣麦克斯≒就这一现实的、历史的教阶制，只指出说≒[1)]，即指出说教阶制是极其"虚弱的东西"，而那实际上等于什么都没有说，所以[2)]我们就这个问题已经谈得够多的了≒而且≒(阿)，当然那并不是为施蒂纳所做的。取代上面对于此现实叙述的抽象启发，人们恐怕会马上给予≒勇敢的≒[3)]"高贵的"⑫³利己主义者施蒂纳以≒此[叙述]≒对象的≒没有遗漏的≒现实叙述吧。当然，那是在他把这一对象本身"视为我们的东西"，而且不再满足于把黑格尔关于教阶制和中世纪的一些抽象概念≒自己≒归结为若干"华丽的词句和贫乏的思想"——[4)]，≒……以外≒因为黑格尔只把关于中世纪和教阶制的一些抽象概念归结为"华丽的词句"和"贫乏的思想"[5)]⑫⁴，所以在这里根本就没有谈论≒就≒现实的历史的教阶制的机会。⑊

⑊≒那么，现在让我们进入圣麦克斯的教阶制吧。≒[6)]≒他把……≒[7)]圣麦克斯把旧日的僧侣的统治移到近代，≒他≒从而把≒规律≒[8)]近代解释为"**僧侣主义**"；随后他又≒根据……≒(阿)把这种移到近代的僧侣统治看作是和旧日的中世纪的僧侣统治有区别的，他把这种统治描写成思想家的统治、"**教书匠精神**"。因此，僧侣主义=≒精[神的统治]≒作为精神的统治的教阶制[9)][，教书匠精神=作为教阶制的精神的统治]。⑊

1) 马克思用竖线删除了从"即指出说……"至"归结为若干'华丽的词句和贫乏的思想'"的这一段，并写下了"≒……以外≒因为……教阶制的机会。"这一句来替代被删除的内容。

2) M2版认为"所以"被删除了。

3) 阿版判读为"勇敢的人"。

4) 由于上注1)的缘故，以下的文字应该接在此段落的第一行"由于圣麦克斯"之后。

5) 阿版认为"华丽的词句和贫乏的思想"全部在引号内。在此依据M2版。

6) M2版认为这一句是被马克思删除的。

7) M2版判读为≒他≒。

8) M2版把≒规律≒(das Gesetz)判读为≒当年≒(das Jahr)。

9) 手稿第[35]页的文章到此结束，以下被删除的文字根据约瑟夫·魏德迈誊写的"第三篇　圣麦克斯"的手稿(MEGA. V, S. 159)补全。

[{21}d=[35]的栏外新稿]*

ꟷ[1] ≒将教阶制按施蒂纳式构成的上面讲的向导≒从上面讲的≒总[之]≒(阿)已经可以看出:魔术也可以反过来变,天主教不仅可以被了解为准备阶段,而且可以被了解为真正教阶制的否定;结果,天主教=精神的否定、非精神、感性,这样也就出现了乡下佬雅各⑫的一个伟大的教条:≒耶稣主义≒**耶稣会教徒**"使我们免遭感性的**衰落**和**毁灭**"(第118页)。如果感性真的"**毁灭**"[2]了,"我们"将会怎么样,还不得而知。≒不是[耶稣会]≒从16世纪开始的全部物质运动不≒仅≒是使≒激[发了的]≒[3]"我们"免遭感性的"衰落",相反地,还使"感性"得到更为广泛的发展,而这个运动对施蒂纳来说并不存在[4],——所有这一切都是耶稣会教徒实现的。此外,可参看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第425页)。ꟷ

1) 以下的文章写在手稿第[35]页的栏外,却没有标明插入位置。但是,在收录了这段文章的阿版和M2版中,前者在改行之后,后者没有改行,将这段文章连接在马克思增补的文章后面。

2) M2版没有加以强调。

3) 对删除语≒ein[setzte]≒的推断依据M2版。阿版仅仅记载为≒ein≒。

4) M2版认为"而这个运动对施蒂纳来说并不存在"是在修改≒不是[耶稣会]≒过程中增补的。

* "德文原文文本"中缺此栏。——编者注

{3}a☆)

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仅仅是现有生产力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新的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扩大≒进一步发展。

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使这一民族分裂≒,首先引起工业劳动和商业劳动与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市**和**乡村**的分离,以及两者利益的对立。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工业劳[动]≒[1]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的分离。同时,由于各个≒劳[动]≒部门内部的分工,各种各样的≒阶级≒≒诸关系≒[2]分工在共同从事某种劳动的个人之间也越来越细致了。这种细致分工的相互关系是由≒[进行]劳[动]≒[3]农业劳动、工业劳动和商业劳动的经营方式(父权制、奴隶制、等级、阶级)决定的。在交往比较发达的条件下,

☆)手稿的"大束手稿"中缺第[36]～[39]页。因为"小束手稿"中的誊清稿第{3}、{4}张手稿——尽管不能断定是缺损部分的改订稿——在主题上与第[40]页以下有关联,因此将之排列在此处。

1)阿版判读为≒工业和[商业的劳动]≒。

2)梁版认为≒阶级诸关系≒是连在一起的。

3)只有M2版记载了被删除的≒劳≒。

{3}b

同样的情况也会在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中出现。

分工的各种≒形式≒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的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

第一种所有制形式是部落所有制。它是与生产的不发达阶段相适应，当时人们是靠狩猎、捕鱼、牧畜，或者最多靠耕作生活。≒同时≒在后一种情况下，它是以有大量未开垦的土地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分工还很不发达，仅限于家庭中现有的自然形成的分工的进一步扩大。≒因此，由≒因此，社会≒全体≒结构只局限于家庭的扩大：父权制的部落首领，他们管辖的部落成员，最后是奴隶。潜在于家庭中的奴隶制，是随着人口和需求的增长，随着战争和交易这种外部交往的扩大而逐渐发展起来的。

第二种所有制形式是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这种所有制是由于几个部落通过契约或征服联合为一个**城市**而产生的。在这种所有制下仍然保存着奴隶制。除公社所有制以外，动产私有制以及后来的不动产私有制已经发展起来，但它们是作为一种≒共同体所有≒反常的、从属于公社所有制的形式发展起来的。公民仅仅

{3}c

共同享有支配自己那些做工的奴隶的≒统治≒权利，因此≒奴隶们的弱小≒受公社所有制形式的约束。这是积极公民⑬的一种共同所有制，他们面对着奴隶不得不保存这种自然形成的联合方式。因此，建筑在这个基础上的整个社会结构，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人民权力，随着私有制，≒那个[不动产]≒特别是不动产私有制的发展而逐渐趋向衰落。分工已经比较发达。城乡之间的对立已经产生，后来，一些代表城市利益的国家同另一些代表乡村利益的国家之间的对立出现了。在城市内部存在着工业和海外贸易之间的对立。公民和奴隶之间的阶级关系已经充分发展。‖我们在罗马平民中≒最初≒首先发现小土地所有者，后来发现无产阶级的前身，而无产阶级由于处于有产者公民和奴隶之间的中间地位，并未获得发展。≒同时[1]，我们在此首先看出……≒‖

[2]随着私有制的发展，这里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关系，这些关系我们在考察现代私有制时还会遇见，不过规模更为巨大而已。一方面是私有财产的集中，这种集中在罗马很早就开始了（李奇尼乌斯土地法⑰就是证明），从内战发生以来，尤其是在王政时期，发展得非常迅速≒，而且≒；另一方面是由此而来的平民小农向无产阶级的转化，然而，后者由于有产者公民和奴隶之间的中间地位，并未获得独立的发展。

第三种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一种[形式]≒(阿)。古代的起点是**城市**及其≒领域≒狭小的领域，中世纪的起点则是**乡村**。≒分散的≒现有的、稀少的、分散在广阔土地上的人口，并没有因为征服者而大量增加，——这种情况决定了不同于古代的那一出发点。

1）梁版判读为“同样地”。
2）M2版没有改行。

{3}d

因此，与希腊和罗马相反，封建制度的发展是在一个宽广得多的、由罗马的征服以及起初≒继它之后≒[1]就同征服联系在一起的农业的普及所准备好了的地域中开始的。趋于衰落的罗马帝国的最后几个世纪和蛮族对它的征服，使得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农业衰落了，工业由于缺乏销路而一蹶不振，商业停顿或被迫中断，≒农村人[口]≒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都减少了。这些情况≒与……联[系][2]而发展的≒以及受制约的实现征服的方式，在日耳曼人的军事制度的影响下，发展了封建所有制。这种所有制像部落所有制和公社所有制一样，也是以一种共同体为基础的。但是作为直接进行生产的阶级而与这种共同体对立的，已经不是与古代共同体相对立的奴隶，而是小农奴。随着≒在后来出现[了的]≒[3]封建制度的充分发展，又产生了与城市对立的现象。土地占有的等级结构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武装扈从制度使贵族掌握了支配≒小[农奴]≒农奴的权力。这种≒组[织]≒(M2)封建结构同古代的公社所有制一样，是针对被统治的生产者[4]阶级的一种联合，只不过因为≒伴随着与……的不同≒与古代的情况不同的≒生产条[件]≒≒生产与交往的条件≒生产条件出现了，所以联合的形式和对于直接生产者的关系才有所不同而已。

在**城市**中与这种土地占有的封建结构相适应的是同业公会所有制，即≒工业≒手工业的封建组织。财产

1) M2 版判读为≒伴随着它≒。

2) M2 版中没有关于“≒联[系]≒”的记载。

3) M2 版判读为≒在后来出现[的]≒。

4) M2 版认为这个词是后来增补的。

{4}a～b⑫

在这里主要在于个人的劳动。联合起来反对成群搭伙的掠夺成性的贵族的必要性，在实业家同时又是商人的时期对共同商场的需要，流入当时繁华城市的逃亡农奴的竞争的加剧，全国的封建结构，——所有这一切产生了**行会**；个别手工业者逐渐积蓄起少量资本，≒在手工业者的人数没有什么变动的条件下增长的人口形[成的][1]≒而且在人口不断增长[2]的情况下他们手工业者的人数没有什么变动，这就使得帮工与学徒的关系发展起来，而这使得在城市里产生了一种和农村那种关系相似的等级制。

这样，封建时代的所有制的主要形式，一方面是地产和束缚于地产上的农奴劳动，另一方面是拥有少量资本并支配着帮工劳动的自身劳动。这两种所有制的结构都是由狭隘的生产关系——小规模的粗陋的土地耕作和手工业式的工业——决定的。在封建制度的繁荣时代，分工是很少的。每一个国家都存在着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对立；≒除了等级结构以外……≒虽然等级结构≒诚然≒的确表现得非常鲜明，但是除了在乡村里有王公、贵族、僧侣和农民的划分，在城市里有≒在……≒(阿)师傅、≒和≒帮工、学徒以及后来的≒下层民≒打短工的下层民划分之外，就再没有什么大的分工了。在农业中，分工因土地的小块耕作而受到阻碍，与这种耕作方式同时产生的还有农民自己的家庭工业；在工业中≒诚然各业手[工业]≒，各业手工业内部根本没有实行分工，而各业手工业之间的分工也是很少的。在比较老的城市中，工业和商业早就分工了；≒另一方面≒[3]而在比较新的城市中，只是在后来当这些城市彼此发生了关系的时候， /{4}b/ 这样的分工才发展起来。

比较广大的地区联合为封建王国，无论对于土地≒占有≒贵族或城市来说，都是一种需要。因此≒每[次]≒，统治阶级≒土地[贵族]≒(M2)的组织即贵族的组织到处都在君主领导之下。[4]

1）在M2版中，没有关于删除语≒形[成的]≒的记载。在此依据阿版。
2）根据M2版的记载，“人口不断增长”是利用≒　≒内的内容写出来的。
3）阿版判读为≒相互≒。
4）此誊清稿到此结束，下面尚有九成空余位置。c～d面也是空白。

{84}a=[40]⑫⑨

[1]……能看出来。从前者产生了发达分工和广泛贸易的前提，从后者产生了地方局限性。在前一种情况下，各个人必须聚集在一起，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已作为生产工具而与现有的生产工具并列在一起。因此，这里出现了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和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之间的差异。**耕地**（水，等等）可以看作是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在前一种情况下，即在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的情况下，各个人受自然界的支配，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则受劳动产品的支配。因此在前一种情况下，财产（地产）也表现为直接的、自然形成的≑财产的≑统治，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则表现为劳动的统治，特别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即资本的统治。前一种情况的前提是，各个人通过某种联系——家庭、部落或者甚至是土地本身，等等——结合在一起；后一种情况的前提是，各个人互不依赖，仅仅通过交换≑使之同属于≑集合在一起。在前一种情况下，交换主要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交换，即以人的劳动换取自然的产品，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主要是人与人之间进行的交换。在前一种情况下，只要具备普通常识就够了，体力活动和脑力活动彼此还完全没有分开；而在后一种情况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实际上应该已经实行分工。在前一种情况下，≑……的[统治]≑(M2)所有者对非所有者的统治可以≑依靠≑≑一种纯人格上的≑依靠个人关系，依靠[2]一种共同体；在后一种情况下，这种统治必须采取物的形式，通过某种第三者，即通过货币。在前一种情况下，存在着一种小工业，但这种工业决定于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的使用≑，在后一种情况下≑，因此≑分[工]≑这里没有不同个人之间的分工；在后一种情况下，工业只有在分工的基础上和依靠分工才能存在。

1）以下为"大束手稿"的第三部分。由于缺第[36]～[39]页，所以文章是从途中开始的。另外，在此部分中，多处划有分割线（不单纯是破折号），其中若干处有可能出自伯恩施坦之手。各版在一些划有分割线之处空行以区别前后的文章。本版将有分割线之处空行，并标明各版的异同。不过，由于阿版采取的是更改手稿排列的方针，所以对之未加注释。

2）阿版认为"依靠"也是增补的。

{84}b=[41]

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是以生产工具为出发点，这里已经表明了在工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必然会产生私有制。在采掘工业中≒劳动与……一致≒(M2)私有制和劳动还是完全一致的；在小工业中以及到目前为止的整个农业中，所有制≒必然在≒(M2)是现存生产工具的必然结果；在大工业中，≒……出现。≒生产工具和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才≒在大工业已经发展的情况下，出现≒是大工业的产物，这种矛盾只有在大工业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因此，只有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才有可能消灭私有制。

————————[1]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2]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反谷物法同盟⑬)。——随着城市的出现，必然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一句话，必然要有公共的政治机构，从而也就必然要有一般政治。在这里≒两大阶级第一次出现≒，首先出现[3]人口向两大阶级的分化，这直接以分工和≒生[产]的≒(梁)生产工具为基础。城市本身表明了≒生[产]≒[4]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离和分散。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城乡之间的对立是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的最鲜明的反映，这种屈从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重新产生二者利益之间的对立。在这里，劳动仍然是最主要的，是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力量；只要这种力量还存在，私有制也就必然会存在下去。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

1) 此段的开头部分划有长分割线。梁版和新德版在此空行，M2 版没有空行。
2) M2 版认为“地方局限性向民族”是增补的。

3) 阿版和新德版判读为过去式“出现了”。

4) 阿版中没有此删除语的记载，M2 版推断为≒生[产工具]≒，在此依据梁版。

{84}c=[42]

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而且任何人一看就知道，≒在……≒(M2)这个条件单靠意志是不能实现的(这些条件还须详加探讨)⑬。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还可以看作[1]是资本和地产的分离，看作是资本不依赖于地产而存在和发展的开始，也就是仅仅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所有制的开始。

≒现在让我们举出事例吧≒在中世纪，有一些城市不是从先前历史中现成地继承下来的，而是由获得自由的农奴≒初次≒(梁、M2)重新建立起来的。在这些城市里，每个人的惟一财产，除开他随身带着的几乎全是最必需的手工劳动工具构成的那一点点资本之外，就只有他的特殊的劳动。不断流入城市的逃亡农奴的竞争；≒……[的]必要性≒，乡村反对城市的连绵不断的战争，以及由此产生的组织城市武装力量的必要性；共同占有某种手艺而形成的联系；在手工者同时又是商人的时期，必须有在公共场所出卖自己的商品≒以及这[个]≒(M2)以及与此相联的禁止外人进入这些场所的规定；[2]各业手工业间利益的对立；保护≒[花费]时间≒(梁、M2)辛苦学来的≒对于……≒(梁、M2)手艺的必要性；全国性的封建组织；——所有这些≒使之达到……≒(M2)都是各行各业的手艺人联合为行会的原因。这里我们≒的[变化]≒(M2)不打算详细地谈论以后历史发展所引起的行会制度的多种变化。在整个中世纪，≒发生了≒(M2)农奴不断地逃入城市。这些在乡村遭到自己主人迫害的农奴是只身流入城市的，他们在这里遇见了有组织的≒团体≒共同体，对于这种共同体他们是没有力量反对的，在它的范围内，≒屈[从]……的[地位]≒他们≒屈从≒只好屈从于由他们那些有组织的城市竞争者对他们劳动的需要以及由这些竞争者的利益所决定的处境。这些只身流入城市的劳动者根本不可能成为一种力量，因为，≒他们≒(M2)如果他们的劳动带有行会的性质并需要培训，那么行会师傅就会使他们从属于自己，并按照自己的利益来组织他们；或者，如果这种劳动不需要≒很多的≒(M2)培训，因而不是行会劳动，而是日工，那么劳动者就根本组织不起来，而始终是无组织的平民。城市对日工的需要造成了平民。——[3]这些城市的真正的“联盟”[4]，这些“联盟”的产生是由于直接的

1) 梁版把“还可以看作”(auch gefaβt)读解成“被理解为”(aufgeβt)。

2) M2版认为这一段文章在增补时，后半部分先于前半部分。

3) 新德版在此处改行。

4) 此处的“联盟”(Vereine)是指麦克斯·施蒂纳所主张的“利己主义的联盟”。

{84}d=[43]

需要≒与≒(M2)，由于对保护财产、增加各成员的生产资料和防卫手段的关心。这些城市的平民是毫无力量的，因为他们都是只身流入城市的素不相识的个人，他们无组织地同有组织、有武装配备≒非组[织]地对力量≒并用忌妒的眼光监视他们的力量相抗衡。每一行业的帮工和学徒都以最合适于师傅利益的方式组织起来；≒他们≒≒一种[职业]的帮工们≒≒他们之间【又】[1]有分裂，因为不同师傅的帮工在同一行业内部彼此[2]又是对立的；≒他们和师傅之间的宗法关系使师傅具有双重力量：第一，师傅对帮工的全部生活有直接的影响；第二，帮工在同一师傅手下做工，对这些帮工来说这是一根真正的纽带，它使这些帮工联合起来反对其他师傅手下的帮工，并使他们与后者分隔开来；最后，帮工由于关心自己也要成为师傅而与现存制度结合在一起了。因此，平民至少还举行暴动来反对整个城市制度，≒[帮工]做不到……≒(M2)不过由于他们软弱无力而没有任何结果，而帮工们只在个别行会内搞一些与行会制度本身的存在有关的小冲突。中世纪所有的大规模起义都是从乡村爆发起来的，但是由于农民的分散性以及由此而来的不成熟，这些起义也毫无结果。————[3]

1）M2版认为这个词是在撰写过程中被删除的。

2）阿版中没有关于“彼此”的记载。在此依据M2版。

3）此处划有长分割线，只有梁版在此空行。

这些城市中的资本是≒特[殊的]≒自然形成的≒特殊**身分的**≒[4]资本；它是由≒独立的房屋≒住房≒和≒、手工劳动工具和自然形成的世代相袭的主顾组成的；由于交往不发达和流通≒稚[拙]≒(梁、M2)不充分而没有实现的可能，只好父传子，子传孙。这种资本和现代资本不同，它不是以货币计算的资本——用货币计算，资本体现为哪一种物品都是一样——，而是直接同占有者的特定的劳动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资本≒(M2)、同它完全不可分割的，因此就这一点来说，它是**等级的**资本。—— ——————[3]

4）此语在梁版中没有被强调。

在城市中各行会之间的≒劳[动]≒分工[也][5]

5）只有新德版中有“也”(au[ch])这个词。M2版判读为“还是”≒[no]ch≒。

{85}a=[44]⑬

还是非常少的[1]，而在行会内部，各劳动者之间则根本没有什么分工。每个劳动者都必须熟悉全部工序，凡是用他的工具能够做的一切，他必须都会做；交往不发达、各城市之间[2]联系不多、居民稀少和需求有限，都妨碍了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每一个想当师傅的人都必须全盘掌握本行手艺。正因为如此，中世纪的手工业者对于本行专业和熟悉技巧还是有≒一定[的]≒(M2)兴趣的，这种兴趣可以达到某种有限的艺术感。然而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中世纪的每一个手工业者对自己的工作都是兢兢业业，≒而且……是≒3)≒立足于[……的关系]≒3)安于奴隶般的关系，因而他们对工作的屈从程度远远超过对本身工作漠不关心的现代工人。——　——　——[4]

分工的进一步扩大是生产和交往的分离，是商人这一≒特[殊]≒(M2)特殊阶级的形成。这种≒分[工]≒分离在随历史保存下来的城市（特别是与犹太人一起）里被继承下来，并很快就在新兴的城市中出现了。这样≒直接地≒就产生了同邻近地区以外的地区建立贸易联系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之变为现实，取决于现有的交通工具的情况，取决于由政治关系所决定的沿途社会治安状况（大家知道，整个中世纪，商人都是结成武装商队行动的）以及取决于交往所及地区内由相应的文化水平所决定的比较粗陋或比较发达的需求。——

[5]随着交往集中在一个特殊阶级的手里，随着商人所促成的同城市近郊以外地区的通商的扩大，≒随着……≒(阿)≒出现≒(阿)在生产和交往之间也立即≒结[合]≒发生了相互作用。城市≒从孤立状态中摆脱出来，交[往]≒**彼此**≒交往≒建立了联系，≒这≒≒一个[城市]的生产工具≒[6]新的劳动工具从一个城市运往另一个城市，生产和交往间的分工随即引起了各城市间在生产上的新的分工。

1) 依据新德版和 M2 版，读解为"非常少的"。阿版推断为"还未[完全自然形成地]"，梁版中完全没有记载。

2) 梁版将"之间"置于增补文之后。

3) 在阿版中没有关于此处删除的记载。梁版判读为"而且他站起来了"。在此，依据 M2 版。

4) 此处有长分割线。只有梁版在此空行。

5) 只有新德版改行。

6) 在阿版中为"≒生产工具≒≒一个≒"。梁版中没有记载。在此，依据 M2 版。

{85}b=[45]

不久每一个城市都设立一个占优势的工业部门。最初的≒每个≒(梁)地域局限性开始逐渐消失。——[1)]

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在多大程度上≒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域都必须≒重新≒单独进行;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究竟,单单≒[2)]蛮族的入侵,甚至是≒战争≒(M2)通常的战争,≒足以使现有的大量生产力和各种发明[以及需求]再次……≒[3)]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每天都在重新发明,而且每个地域都是独立进行的。≒一种≒发达的生产力,即使在通商≒相当≒非常广泛的情况下也难免遭到彻底的毁灭。关于这一点,≒腓尼基人的历史证明≒腓尼基人以及中世纪的玻璃绘画术[4)]就可以证明。由于腓尼基民族被排挤于商业之外,由于它被亚历山大征服以及继之而来的≒这一民族的≒衰落,腓尼基人的大部分发明都长期失传了。再如中世纪的玻璃绘画术[5)]⑬也有同样的遭遇。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一切民族的竞争≒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

不同城市之间的分工的直接结果就是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即超出行会制度范围的生产部门的产生。≒作为历史[的前提]≒(M2)工场手工业的初期繁荣——先是在意大利,然后是在佛兰德——的历史前提,是同外国各民族的交往。在其他国家,例如在英国和法国,工场手工业最初只限于国内市场。除上述前提外,工场手工业还以人口特别是乡村人口的不断集中和资本的不断集聚为前提。资本开始积聚到个人手里,一部分违反行会法规积聚到行会中,一部分积聚到商人手里。

1) 只有梁版在此空行。

2) 阿版判读为≒那么,究竟≒,M2版判读为"单单"。在此依据梁版。

3) 关于此处删除部分的修改过程以及各版的异同,请参见"德文原文文本"的脚注。

4) 阿版和新德版将这一句作为边注处理。M2版认为恩格斯在增补了"再如中世纪的玻璃绘"之后打算删除这一句,却忘了删除。

5) M2版和阿版认为这一句是增补。

{85}c=[46]

那种一开始就以机器，尽管还是以具有粗陋形式的机器为前提的劳动，很快就显出它是最有发展能力的。过去农民为了得到自己必需的衣着而在乡村中附带地从事的织布业，是由于交往的扩大才获得了动力并得到进一步发展的第一种劳动[1]。织布业是最早的工场手工业，而且一直是最主要的工场手工业。随着人口增长而增长的对衣料的需求，由于流通加速而开始的≒资[本]≒自然形成的资本的积累和运用，以及由此引起的并由于交往逐渐扩大而≒被提高[的]≒(M2)日益增长的对奢侈品的需求，——所有这一切都推动了织布业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的≒新的≒(M2)发展，使它脱离了旧有的生产形式。除了≒[织]布的[农民]≒为自身需要而≒还依然≒一直在继续从事纺织的农民外，在城市里产生了一个新的织工阶级，他们所生产的布匹被指定供应整个国内市场，而且大部分还供给≒这≒(M2)国外市场。——[2]织布是一种多半不需要很高技能并很快就≒在[无数部分]≒(M2)分化成无数部门的劳动，由于自己的整个特性，它抵制≒行[会制度]≒(M2)行会的束缚。因此，织布业多半在没有行会组织的乡村和小镇上经营，这些地方逐渐变为城市，而且≒在[……]≒(M2)很快就≒成为[最繁荣的城市]≒(M2)成为每个国家最繁荣的城市。——[2]随着摆脱了行会束缚的≒组[织]≒(M2)≒纺织业≒(M2)工场手工业的出现，所有制关系也立即发生了变化。越过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向前迈出的第一步，是≒那【所[有制]】[商人]的资本≒受商人的出现所制约的，商人的资本一开始就是活动的，如果针对当时的情况来讲，可以说是现代意义上的资本。第二步是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出现而迈出的，工场手工业又运用了大量自然形成的资本，≒将[活动资本的]数量≒并且同自然形成的资本的数量比较起来，一般是增加了活动资本的数量。——[2]同时，工场手工业还成了农民摆脱那些不雇用他们或付给他们极低报酬的行会的避难所，就像在过去行会城市是农民

1) M2 版认为“劳动”一词是增补的。

2) 只有新德版改行。

{85}d=[47]

摆脱土地占有者[1]的避难所一样。≒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工人和【资[本家]】雇主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取代宗法[关系]≒

随着≒那个≒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同时也就开始了一个流浪时期，≒[……世纪的]终结≒(M2)这个时期的形成是由于：取消了封建侍从≒以及≒，解散了拼凑起来并效忠帝王、镇压其诸侯的军队，≒以及≒(M2)改进了农业以及把大量耕地变为≒牧[场]≒(M2)牧场[2]。从这里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流浪现象是和封建制度的≒终结≒瓦解密切联系着的。早在13世纪就曾出现过的个别类似的≒这个≒流浪时期，只有在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3]才成为普遍而持久的现象。这些流浪者人数非常多，其中单单由英王亨利八世下令绞死的就有72000人，只有付出最大的力量，只有在他们穷得走投无路而且经过长期反抗之后，才能迫使他们去工作。迅速繁荣起来的工场手工业，特别是在英国，渐渐地吸收了他们。——　——

[4]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各国开始处于竞争的关系中，展开了商业斗争，这种斗争是通过战争、保护关税和各种禁令来进行的，而在过去，各国只要彼此有了联系，就互相进行[5]和平的交易，从此以后商业便具有了政治意义。

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工人和雇主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在行会中，帮工和师傅之间的宗法关系继续存在，而在工场手工业中，这种关系由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金钱关系代替了；在乡村和小城市中，这种关系仍然带有宗法色彩，而在比较大的、真正工场手工业城市里，早就失去了几乎全部宗法色彩。

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航路的发现，交往扩大了，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的运动≒通过[美洲的]发[现]≒(M2)有了巨大的发展。从≒新市场≒那里新输入的产品，特别是大量的金和银——这些进入流通≒而且≒[6]，完全改变了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土地所有[者]≒(M2)土地所有制和劳动者——，冒险的远征，≒那个≒(M2)殖民，首先是当时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所有这一切产生了≒欲望≒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1) 阿版将“土地占有者”推断为“虐待他们的土地贵族”。在此依据新德版和M2版的判读。

2) M2版认为“以及大量的耕地变为牧场”是后来增补的。

3) M2版认为这里是将“从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改为“从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之后，才改为现在这样的。

4) 下面这一段文章写在栏外，没有标明插入位置。阿版将之紧排在前文之后，M2版排在栏外，梁版在此空行，新德版在此改行。另外，M2版在开头部的末尾划上横线。

5) 手稿中为 *verführt*（使堕落），在此依据梁版和阿版，视之为 *vollführt*（进行）的笔误。

6) 梁版认为此词没有被删除。

{86}a=[48]⑬

关于这个阶段的一般情况我们不准备在这里多谈。新发现的土地的殖民地化,又助长了各国之间的≒竞[争]≒(M2)商业斗争,因而使这种斗争变得更加广泛和更加残酷了。

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扩大,加速了≒资本≒(梁、M2)活动资本的积累,而在那些没有受到刺激[1]去扩大生产的行会里,自然形成的资本却始终没有改变,甚至还减少了。商业和工场手工业产生了大资产阶级,而集中在行会里的是小资产阶级,现在它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在城市里占统治地位了,而是必须屈从于大商人和手工工场主的统治≒之下≒(M2)[2]。由此可见,行会一跟工场手工业接触,就衰落[下去了][3]⑬。

在我们所谈到的这个时代里,各国在彼此交往中建立起来的关系≒具有……≒(M2)具有两种不同的形式。起初,由于金银的流通数量很少,这些金属是禁止出口的;另一方面,工业,即由于必须给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提供就业机会而不可或缺的、大部分是从国外引进的工业,没有特权≒当然,这种特权不是用来对付国内的竞争,而主要是用来对付[国外的竞争]≒[4]不行,当然,这种特权不仅可以用来对付国内的竞争,而且主要是用来对付国外的竞争。通过这些最初的禁令≒和保护关税≒,地方的行会特权便扩展到全国。关税产生于封建主对其领地上的过往客商所征收的捐税,即客商交的免遭抢劫的买路钱。后来各城市也征收了这种捐税,在现代国家出现之后,这种捐税便是国库进款的最方便的手段。——[5]美洲的金银≒的发现≒在欧洲市场上的出现,工业的≒发[展]≒(M2)逐步发展,贸易的迅速高涨以及由此引起的不受行会束缚的资产阶级的兴旺发达和货币的活跃流通,——所有这一切都使上述各种措施具有另外的意义。国家日益不可缺少货币,为充实国库起见,它现在仍然禁止输出金银;资产者对此完全满意,因为这些刚刚投入市场的大量货币,成了他们进行投机买卖的主要对象;≒而且≒(梁、M2)≒取代≒(梁、M2)过去的特权成了政府收入的来源,并且可以用来卖钱;在关税法中有了出口税,这种税只是≒制约性的≒(梁、M2)阻碍了工业的发展,

1) 新德版读解为"获得了一点点刺激"。

2) 在此附近,有马克思的边注。新德版表记为:"小资产阶级——中间阶级——大资产阶级";梁版用逗号隔开;阿版和 M2 版分三行排列。

3) 此句最后的一个词,阿版以及梁版都判读为"kam[en]"(译者注——衰落,kam 为单数形,kam[en]为复数形),却没有加以说明。梁版在其他地方对误记都有说明。单数形"kam"的误用有可能是原稿的破损,也有可能是笔误造成的。其他版本直接判读为"kamen"。

4) 根据 M2 版,在原来的行文中,是接在"而且主要是用来对付国外的竞争"之后。

5) 新德版在此改行。

{86}b=[49]

纯粹是以充实国库为目的。——　——[1)]

第二个时期开始于17世纪中叶，它几乎一直延续到18世纪末。商业和航运比那种起次要作用的工场手工业发展得更快；各殖民地开始成为巨大的[2)]消费者；≒为了进行盘剥而争夺的各国都要独霸已经开辟出来的市场。那些[国家]≒[3)]各国经过长期的斗争，彼此瓜分了已开辟出来的世界市场。这一时期是从航海条例⑬和殖民地垄断开始的。各国间的竞争尽可能通过关税率、禁令和各种条约≒但归根结底通过[战争]≒来消除，但归根到底，竞争的斗争还是通过战争（特别是海战）来≒排除≒进行和[4)]解决的。最强大的≒在海上贸易中≒[5)]海上强国英国在商业和工场手工业方面都占居优势。这里已经出现商业和工场手工业集中于一个国家的现象。——[6)]工场手工业在国内市场继续通过保护关税≒得到保护≒(M2)，在殖民地市场上通过垄断，而在国外市场则通过尽可能优厚的差别关税来得到保护。≒自己≒(M2)本国生产的原料（英国的羊毛和亚麻，法国的丝）的加工受到鼓励，国内出产的原料（英国的羊毛）禁止输出，进口原料的[加工]仍受到歧视或压制（如棉花在英国）。在海上贸易和≒殖民地的统治≒(M2)殖民实力方面占居优势的国家，自然能保证自己的≒工业≒工场手工业在数量和质量上得到最广泛的发展。≒小≒工场手工业一般离开保护是≒不行≒(M2)不行的，因为≒在极为不利的[7)]各种条件下，的确≒只要其他国家发生任何最微小的变动都足以使它失去市场而遭到破产。只要在稍微有利的条件下，工场手工业就可以很容易地在某个国家建立起来，正因为这样，它也很容易被破坏。同时，它的经营方式，特别是18世纪在乡村里的经营方式，使它和≒国民≒广大的个人的生活方式结合在一起，以致没有一个国家敢于不顾工场手工业的生存而允许自由竞争。因此，工场手工业就它能够输出自己的产品来说，完全依赖于商业的扩大或收缩，而它[对商业][8)]的反作用，相对来说程[度][7)]是微小的。这就决定了工场手工业的次要[作用][9)]和≒[商人们][的]统治≒[10)]18世纪[商][7)]人们的影响。

1）只有梁版在此空行。M2版只用横线隔开。

2）M2版认为“巨大的”一词是之后的之后增补的。

3）只有阿版记载了≒那些[国家]≒。而且阿版认为，这一被删除的句子是紧接在“工场手工业变得只起次要作用”之后的。

4）在梁版中没有“和”。

5）M2版认为先是改为≒海上贸易≒（译者注——作为句子的主语），后来才改成现在的形式。

6）新德版在此改行。

7）M2版认为此词当初为“有利的”。

8）三处的手稿有破损，根据推测补全。各版的推测完全一致。

9）梁版和阿版判读为[意义]，新德版为[……]，在此依据M2版的判读。

10）M2版中没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86}c=[50]

正是这些商人，特别是船主们一直最坚决地要求国家≒围绕≒(M2)保护和垄断；诚然，手工工场主们也要求≒他们获得的[……]≒保护并且得到了保护，但是从政治意义[的强大程度]上来说，他们始终不如商人。商业城市，特别是港口城市的文明已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一[方面]≒(M2)并带有大资产阶级的性质，而在工厂城市里却仍然是小资产阶级的势力占统治。参看艾金等。18世纪是商业的世纪。≒那正如……一样≒(梁、M2)平托关于这一点[1]说得很明确："贸易是本世纪的嗜好。"他还说："从某个时期开始，人们就只谈论经商、航海和海军了。"——

—— ——[2]

1) M2版认为"这一点"是在删除≒那正如……一样≒时插入的。

2) 此处为长横线。在此，梁版空一行，新德版改行，M2版只划了横线。

虽然资本的运动已大大加速了，但相对来说总还是缓慢的。世界市场分割成各个部分，其中每一部分都专门由一个国家来≒封锁≒榨取，各国之间的竞争的消除，生产本身的不灵活以及刚从最初阶段发展起来的货币制度——所有这一切都严重地妨碍了流通。这一点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当时一切商人和一切经商方式都具有斤斤计较的卑鄙的小商人习气。与≒工场[主们]≒(M2)≒诚然≒(M2)手工工场主，特别是同手工业者比较起来，他们的确是大市民——资产者[3]，但是如果同后一时期的商人和工业家比较起来，他们仍旧是≒庸俗市民≒小市民。见亚·斯密。—— —— ——[2]

3) M2版认为"资产者"是后来增补的。

这一时期还有这样一些特征：禁止金银外运的法令废除，货币经营业、银行、国债和纸币的产生，股票以及公债的投机，≒还有≒和各种物品的投机倒把等现象的出现以及整个货币制度的发展。资本在此再次丧失了它身上所带有的那种自然的性质的大部分。

在17世纪，≒通过……急速地≒(梁)商业和工场手工业不可阻挡地集中于一个国家——英国。这种集中逐渐地给这个国家≒到……程度，创[造]≒创造了相对的世界市场，因而也造成了对它的工场手工业产品的需求，这种需求是旧的工业生产力所不能满足的。这种超过了生产力的需求正是引起中世纪以来私有制发展的第三个时期

{86}d=[51]

的动力，它产生了大工业——把自然力用于≒机[器]≒(M2)工业目的，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这一新阶段的其他[1]条件——在国内的自由竞争，理论力学的创立（≒在18世[纪]≒(M2)牛顿所完成的力学在18世纪的法国和英国都是最普及的科学）等等[2]在英国都已具备了。（在国内的自由竞争到处都必须通过革命的手段争得——英国在1640年和1688年，法国在1789年⑬。）竞争很快就迫使每一个试图维持自己的历史作用的国家为保护自己的工场手工业而采取新的关税措施（旧的关税已无力抵制大工业了），并随即在保护关税之下开办大工业。尽管有这些保护措施，大工业仍使竞争普遍化了（竞争是实际的贸易自由；保护关税在竞争中只是治标的办法，是贸易自由范围内的防卫手段），创造了那个交通工具和[3]现代的世界市场≒这样一来，使【根据】(阿)【资本的】流通加速【依存[性]】和产生【集中[化]】资本集中≒，控制了商业[4]，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货币制度得到发展）、≒那个≒(M2)资本集中。大工业通过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个人的全部精力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它尽可能地消灭≒那在……的情况下≒(M2)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等等，而当它不能做到这一点时，它就把它们变成赤裸裸的谎言[5]。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它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并使分工丧失了自己自然形成的性质的最后一点假象。大工业在劳动范围内尽可能把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消灭掉，并把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变成金钱关系。它建立了现代的大工业城市——他们的出现如雨后春笋——来代替自然形成的城市。凡是它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手工业，破坏[属于]以往工业各阶段[一切事物]。大工业使[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它的[……][6]是自动化体系。[大工业][7]造成了大量的生[产]力，对于这些生产力说来，私[有制]成了它们发展的桎梏，

1）M2版认为“其他”是后来增补的。

2）新德版在此处插入了“——”。

3）阿版认为只有“那个”以及“和”是后来增补的，而没有关于“交流手段”的记载。在此依据M2版。

4）关于此处的修改过程，请参见“德文原文文本”。

5）在手稿中，没有指定此增补文的插入位置，但梁版、阿版、新德版都插入在此处。

6）此处手稿破损，梁版推断为“大工业的[特]征”，阿版推断为“大工业的第一前提”。在此根据新德版和M2版，保留对破损部分的推断。

7）此处手稿破损，梁版推断为“大工业”，阿版推断为“大工业的发展”，新德版没有进行推断。

{87}a=[52]⑬⑧

正如行会成为工场手工业的桎梏和小规模的乡村生产成为日益发展的手工业的桎梏一样。≒一定量的≒(M2)这些生产力在私有制的统治下，只获得了片面的发展，对大多数人来说成了破坏的力量，而许多这样的生产力在私有制下根本得不到利用。一般说来，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最后，当≒根据……≒(M2)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还≒根据≒≒对于其他民族≒保持着≒一个≒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1]，在它那里民族的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而同时又与之对立的阶级。大工业不仅使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而且使劳动本身都成为工人所不堪忍受的东西。≒因为，根据……≒(阿)

当然，大工业≒在【一切国家】各国[2]，并且≒不是在一个国家的各个≒一些≒(阿)地方都达到了同样≒尖[端]≒(M2)的发展水平。但这并不能≒不≒≒影响到≒阻碍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因为大工业产生的无产者领导着这个≒阶级≒(M2)运动并引导所有的群众，还因为没有卷入大工业的工人，被大工业置于比在大工业中做工的工人更糟的生活境遇。同样，大工业发达的国家也≒……起作用≒(M2)或多或少地影响着非工业国家，因为非工业国家由于世界交往而被卷入普遍竞争的斗争中。

这些[上述]⑬⑨不同的形式同时也是≒所[有制的各种形式]≒(M2)≒所有制[组织的]≒(梁、M2)劳动组织的形式，从而也就是所有制的形式。不论在哪一个时期，现存的生产力≒集[中]≒(M2)相结合的现象——它根据需求，在必要的范围内——都发生过。—— —— ——[3]

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它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曾多次发生过，然而并没有威胁交往形式的基础，——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革命。在那样的情况下，该矛盾≒采取各种形式，作为与各个阶级的冲突，作为【与】意识的矛盾等等，以各种形式被再生产了。≒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作为冲突的总和、[作为][4]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等等[5]、政治斗争等等而出现。从狭隘的观点出发，可以从其中抽出一种附带形式[次要形式]，把它看作是这些革命[6]的≒本来的≒基础。正因为发起革命的各个人都根据他们的文化水平和历史发展的阶段对自己的[7]活动本身产生了种种幻想，所以就更容易这样做了。——[8]

因此，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

1）此处的修改过程，请参见《原本文本篇》。

2）M2版判读为≒在所有的【每个】国家≒。

3）此处为长分割线。梁版、新德版、M2版在此都空行。

4）只有新德版记载了“作为”。

5）M2版中没有关于“等等”的记载。关于此处几行的修改过程，请参见“德文原文文本”的脚注。

6）M2版认为“这些革命”是由单数形改过来的。

7）M2版认为“自己的”是后来增补的。

8）此处为粗分割线。只有梁版在此空行。

{87}b=[53]

形式之间的矛盾。尽管如此，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1]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这个国家内才发生冲突。由扩大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足以≒(M2)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矛[盾]≒(M2)同样的矛盾(例如，≒英国的[竞争]≒(M2)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2]

≒如何使这一[竞争]≒尽管竞争把各个人汇集在一起，但它却使各个人——不仅资产者，而且特别是无产者[3]——彼此孤立起来。因此，这些个人≒再次联合起来≒[4]自己联合起来，需要经过不少的时间，更不用说，为了这种联合——(5)如果它不仅仅是地域性的联合——[5]大工业应当首先制造出必要的手段，即大工业城市和廉价且迅速的交流手段。因此只有经过长期的斗争才能战胜同这些孤立的[6]、生活在每天都重复产生着这种孤立状态的条件下个人相对立的一切有组织的势力。要求相反的东西，就等于要求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不要有竞争，≒而且≒[7]或者说，就等于要求各个人从脑子里抛掉他们≒自己≒作为孤立者[8]无法加以控制的那些关系。——[9]

住宅建筑。野蛮人的每一个家庭都有≒各自的≒(M2)自己的洞穴和茅舍⑭——正如游牧人的每一个家庭都有单独的帐篷一样——这是不言而喻的。这种单个分开的家庭经济由于私有制的进一步发展而成为更加必需的了。在农业民族那里，共同的家庭经济也和共同的耕作一样是不可能的。城市的建造是一大进步。但是，在过去任何时代，消灭单个分开经济——这是与消灭私有制分不开的——是不可能的，因为[10]还没有具备这样做的物质条件。组织共同家庭经济的前提是发展机器，利用自然力和许多其他的生产力，例如自来水、

1) M2 版认为"某一国家"是在当初的撰写过程中插入的。

2) 此处为粗长分割线。新德版和 M2 版在此空行，梁版没有空行。

3) 关于此处的修改过程，请参见"德文原文文本"的脚注。

4) 梁版为≒大概会联系起来吧≒。

5) M2 版中没有关于"——"的记录。M2 版认为"——"之间的内容是在最后增补的。

6) 梁版将此处判读为名词"孤立者"。

7) 在梁版中为逗号。

8) 新德版读解为"孤立的"[个人]。

9) 此处为粗长分割线。梁版、新德版、M2 版都在此空行。

10) M2 版认为"因为"(schon deswegen)是增补的。

{87}c=[54]

煤气照明、蒸气采暖等，城市和乡村的消灭。[1] 没有这些条件，共同的经营本身将不会再成为新生产力的，将没有任何物质基础，将建立在纯粹的理论基础上，就是说，将纯粹是一种怪想，只能导致寺院经济。——还可能有什么呢？——这就是城市里的集中和为了某些特定目的而进行的公共房舍（监狱、兵营等）的兴建。不言而喻，消灭单个分开的经营和消灭家庭是分不开的。——[2]

（在圣桑乔[3] 那里常见的一个说法是：每个人通过国家才完全成其为人，这实质上等于说，资产者只是[4] 资产者这个类的一个标本；这种说法的前提是：资产者这个**阶级**在构成该阶级的个人尚未存在之前就已经存在了。）[5] 在中世纪，每一城市中的市民为了自卫都不得不联合起来反对农村贵族；商业的扩大和道路交通的开辟≒使若干[6] 城市【联合】联系起来，那是基于它们在反对封建领主[7] 方面利益的一致性[8]。≒使一些城市了解到有另一些捍卫同样利益、反对同样敌人的城市。从≒各城[市]≒(M2) 各个城市的许多地方性市民团体中，非常缓慢地产生出市民**阶级**。≒每个人≒各个市民的生活条件，≒由于这些个人[9] 的联系，一个阶级的共同的生存条件≒由于同现存关系相对立，并由于受这些关系制约的劳动方式，同时，便成了对他们来说全都是共同的≒而且≒(M2)≒自己≒(M2) 而且是不以每一个人为转移的条件。市民只要他们从封建团体脱离开来，就创造了这些条件；只要他们受到既存≒的[团体]≒(M2) 封建主义的对立的限制，那么他们就是由这些条件所创造的。随着各城市间的联系的产生，这些共同的条件发展为阶级条件。同样的条件、同样的对立、同样的利益，一般说来，也就应当在一切地方产生同样的风俗习惯。资产阶级本身只是逐渐地随同自己的生存条件一起发展起来，≒而且≒(M2) 由于分工，它又重新分裂为各种不同的集团，最后，将以前存在过的一切有财产的阶级吸收到自己当中[10]，（另一方面，它把以前存在过的没有财产的阶级的大部分和原先有财产的阶级的一部分变为新的阶级，即无产阶级）这是与现有≒该≒(M2) 一切所有[财产]转化为工业资本或者是商业资本同步进展的。单独的个人组成阶级，

1）各版都将马克思的边注插入此处。新德版补全为“城市和乡村[对立]的消灭”。

2）此处为粗分割线。梁版和 M2 版空行，新德版改行。

3）除了 M2 版，都记载为“圣麦克斯”。

4）M2 版认为“只是”是后来增补的。梁版中没有关于此语的记载。

5）此段文字的括号是马克思标的。马克思在栏外划了侧线，并加了边注：“哲学家眼中的阶级的**先在性**”。梁版和 M2 版没有强调“先在性”，新德版将后面的文章改行。

6）梁版判读为“每一个”。

7）阿版判读为“封建贵族”。

8）只有新德版将这两个句子并为一个句子。

9）梁版和新德版判读为“每个市民”。

10）马克思在此句的侧面划了竖线，并加了边注：“资产阶级首先吸收直接隶属于国家的那些劳动部门，接着又吸收了一切或多或少的思想等级。”M2 版认为“直接”是后来增补的。

{87}d=[55]

只限于他们必须对≒第三者≒(M2)另一个阶级进行共同的斗争的场合,此外,他们在竞争中又是相互敌对的。另一方面,阶级对各个人来说是独立的,因此,各个人可以发现自己的生活条件是预先确定的,≒而且≒(M2)他们个人在生活上的地位以及随之而来的他们的人格发展是由阶级决定的,他们隶属于阶级。这同个人隶属于分工是同类的现象,这种现象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和消灭劳动本身才能消除。至于个人隶属于阶级怎样同时发展为隶属于各种各样的观念,等等,我们已经不只一次地指出过了。——[1)]

个人的这种发展≒该【既有的】他们的≒≒如果用哲学的观点来考察他们的,一部分是既有的,另一部分是通过既有的生存条件的进一步的发展≒,如果切合他们共同的,≒阶级的≒(梁、M2)在历史上前后相继的等级和[2)]阶级的生存条件,以及由此而强加于他们的普遍观念用**哲学的观点**来考察的话,人们的确就很容易设想,≒这些[个人]≒(M2)这些个人中类或人得到了发展,或者这些个人发展了人;这样设想,是对历史的莫大侮辱。这样一来,就可以把各种等级和阶级看作是普遍表达方式的特殊化,看作是类的亚种,看作是人的一些发展阶段。

个人隶属于一定阶级这一现象,在那个除了反对统治阶级以外不需要维护任何特殊的阶级利益的阶级形成之前,是不可能消灭的。≒这一阶级≒——

个人力量(诸关系)[3)]由于分工而转化[4)]为物象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人们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而是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象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没有共同体[的确立]≒【就不会产生】,而且,没有共同体所提供的诸个人[5)]完全自由的发展,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实现的[6)]。≒只有在共同体中≒只有在共同体中,对个人来说[7)]

1) 粗分割线。只有梁版空行。新德版和M2版在此没有空行,而是在以下第三段落"个人力量……"处改行。

2) M2版认为从"在历史上前后相继"至此是后来增补的,其中"等级和"是在后来的后来增补的。阿版只记载了"在历史上前后相继"是后来增补的。关于这几行修改的详细过程,请参见"德文原文文本"的脚注。

3) M2版认为"(诸关系)"是后来增补的。

4) 恩格斯在此加了边注:"(费尔巴[哈]:存在和本质)"。

5) 阿版判读为"个人"。M2版认为原先是单数形,后来才被改成复数形。

6) 关于此处的修改过程,各版的报告不一致。请参见"德文原文文本"的脚注。

7) 在此依据新德版和M2版的判读。梁版判读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获得的]";阿版判读为:"只有在[与他人的]共同体中[每个人拥有]"。

{88}a=[56]⑭

才存在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因此，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过去的≒虚假的≒共同体的冒充品[1)]，即在国家以及其他之中，个人自由只对那些在统治阶级的诸关系中发展的个人，而且只有在他们是统治阶级的个人的情况下，才是存在的。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同时，由于那≒成为≒(M2)≒一种……≒(M2)≒……体现≒(梁、M2)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积极的联合≒一种新的……≒(M2)，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正的共同体中，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拥有≒获得自己的自由。——[2)]

1）阿版认为此语是后来增补的。M2 版中没有关于此语的记载。

2）此处为粗分割线。梁版和 M2 版在此没有改行，新德版在此改行。

各个人的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不过当然是处于既有的历史条件和关系中的自己，而不是意识形态家所理解的"纯粹的"个人[3)]。然而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而且正是由于在分工范围内不可避免的[4)]、≒历史[的]≒社会关系的独立化，在每个人的生活同他的屈从于某一劳动部门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条件的生活之间出现了乖离。(这不应当理解为，似乎像食利者≒和≒、资本家等等已不再是有个性的个人了。而是应当理解为，他们的个性完全受到特定的阶级关系的制约≒被变样≒和规定。而且，上述乖离只是在他们与另一阶级的对照中才凸现出来，而对他们本身来说，上述乖离只是在他们破产之后才凸现出来。)[5)]在等级中(尤其是在部落中)这种现象还是隐蔽的：例如，贵族总是贵族，平民总是平民，如果无视他的其他关系来说的话，这是一种与他的个性不可分割的品质[6)]。有个性的个人与阶级的个人的乖离，对于个人的生活条件[7)]的偶然性，只是随着那本身是资产阶级产物的阶级的出现才出现。只有个人之间的相互竞争和斗争才产生和发展了

3）梁版认为引号到"个人"为止，M2 版认为引号没有被引回来。

4）在手稿中，此语为形容词的复数形，应该判读为"不可避免的独立化"，即单数形。也许是因为原先打算写为"不可避免的社会关系"，因而用了复数形。

5）梁版和 M2 版没有将这段文字置于括号之内。M2 版认为括号没有被括回来。

6）M2 版认为在此处，先是写成"他的个性的一种[品质]"，但马上修改成了现在的形式。

7）在梁版和 M2 版中，为复数形"生活诸条件"。

{88}b=[57]

这种偶然性本身。因此,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个人被设想得要比先前更自由[1]些,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对他们来说是偶然的,[2]事实上,他们当然更不自由。这是因为他们更加屈从于物象的强大力量。≒出现[差别]≒(M2)等级的差别特别显著地表现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中。当≒市[民]≒(M2)城市的市民等级、同业公会等等起来反对土地贵族的时候,他们的生存条件,动产≒作为下面的某种东西≒以及手工业劳动,这些[动产以及手工业劳动]在他们与封建体系割断联系以前就潜在地存在≒着,因此,[3]作为某种积极的东西而采取了……≒过[4],表现为与封建土地所有制相对立的积极的东西,因此当初≒相应的≒相应地采取了封建形式。当然,逃亡农奴认为他们先前的农奴地位对他们的个性来说是某种偶然的东西。但是,在这方面,他们只做了从桎梏中将自己解放出来这一不论是那个阶级都会那样做的事情而已。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解放出来,而是零零散散地解放出来的。其次[5],他们并没有越出等级制度的范围,而只是形成了一个新的等级,在新的环境中也还保存了他们过去的劳动方式,并且使它从已经[6]和他们所达到的发展阶段不相适应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从而使它得到进一步的发展。——[7]相反地,对于≒无产者≒(M2)无产阶级来说,他们自身的生活条件,即劳动≒对他们来说[变成偶然的东西]≒(M2),以及在此同时,当代社会的生存条件的整体,对他们来说已经变成一种偶然的东西,对此,≒他们无法≒(M2)单个无产者是无法加以控制的,而且也没有≒一定的≒任何**社会**组织能够使他们加以控制[8],而且,单个无产者的个性的[……]和≒他的生活[条件]≒(M2)强加于他的生活条件[9],即与劳动的≒对[立]≒矛盾,他自己[10]已经≒一目了然[地]≒(梁,M2)意识到了≒。不能忘记下面的问题≒(M2),特别是[11]因为他从早年起就成了牺牲品,因为他在本阶级的范围内没有机会获得使他转为另一个阶级的各种条件。—— —— ——[12]

1) 阿版认为“更自由”是后来增补的。
2) 在阿版和 M2 版中,此处为分号。
3) 关于在此处被删除的≒因此≒以及≒采取了≒(und nahm daher),只有阿版中有记载。
4) 关于此处的修改、增补过程,阿版与 M2 版的记载不一致。请参见“德文原文文本”的脚注。
5) M2 版认为“其次”是后来增补的。
6) A 将“已经”用方括号[ ]括起,新德版和 M2 版中有此语却没有括号,梁版中没有此语。
7) 新德版在此改行。
8) 在手稿中,带有否定冠词 keine,正确的应该是不定冠词 eine。梁版中没有关于此冠词的记载。
9) 在梁版中,为复数“生活诸条件”。另外,此处手稿有破损,前面的[……]依据新德版。
10) 在 M2 版中,“自己”一词被强调。
11) M2 版认为“特别是”是后来增补的。
12) 此处有长分割线。梁版和 M2 版空行,新德版改行。

{88}c=[58]

注意。不要忘记以下内容。单是维持农奴生存的必要性和大经营的不可能性——这[大经营的不可能性]导致将分摊地分给农奴——,从这些情况中也可以看出,将农奴对≒领主≒(M2)封建主的赋役降低到中等水平的代役租和徭役地租几乎没有花什么时间。这样就使农奴有可能积累一些动产,便于逃出自己的领主的领地,并给予了他们作为城市平民生活下去的希望,同时还引起了农奴的分化。可见,逃往农奴已经是半平民了。由此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掌握了某种手艺的农奴[1]获得动产的可能性最大。—— —— ——[2]

由此可见,≒农[奴]≒(M2)逃往农奴只是想自由地发展他们已有的生存条件并让它们发挥作用,因而归根结底只达到了自由劳动;而无产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消灭他们迄今面临的生存条件,这同时也是整个以往[3]的社会的生存条件,即消灭劳动。因此,无产者也就同社会的各个人[4]迄今借以表现为一个≒联[系]≒(M2)整体的那种形式即国家处于直接的对立中,为了使≒统治≒他们的≒统治≒(M2)个性得以实现[5],应当推翻国家。—— —— ——[6]

从上述一切可以看出,≒在每一个历史时代,解放了自己的个人只是进一步发展他们眼前已有的、他们所获得的[7]既有的生存条件≒≒共[同社会]≒(M2)某一阶级的各个人所处的[8],并且受他们对于第三者的共同利益制约的共同社会关系,总是这样一种共同体,个人只是作为一般化的个人隶属于这种共同体,只是由于他们还处在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下才是≒隶属于≒这种共同体≒,他们不是作为[个人]隶属于共同体。≒他们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处于这种共同关系中的。而在控制了自己的生存条件

1) 根据M2版,此词原本为“农民”,在增补时才被改为“农奴”。
2) 此处为长分割线。只有梁版在此处空行。
3) 根据M2版,“以往”是在后来的后来增补的。
4) 根据M2版,此语是在写到“整体的那种形式”时,也就是说是在当初的撰写过程中插入的。
5) 阿版读解为“≒在统治中≒他们的个性得以实现”,即认为“得以实现”也是后来增补的。在此依据M2版。
6) 此处为长分割线。新德版和M2版空行,梁版改行。
7) M2版认为“他们所获得的”是后来插入的。
8) M2版中没有关于“所处的”是后来增补的记载。

{88}d=[59]

和社会全体成员的生存条件的革命无产者的共同体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个共同体中各个人都是作为个人参加的。它是各个人的（自然是以当时发达的生产力为前提的）联合，是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的联合。而这些条件从前是受偶然性支配的，并且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同单个人对立的。这是由于他们作为个人是分散的，是由分工使他们有了一种必然的联合，而这种联合又因为他们的分散而成了一种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纽带。过去的联合只是一种（尽管如此，例如决不像《社会契约》[1]中所描绘的那样[2]是任意的，而是必然的）[3]联合（例如，参见≑美[国]≑(M2)北美合众国和≑共和[国]≑(M2)南美诸共和国的形成）[4]，这种联合是基于[独立的]各种条件的东西，各个人在这些条件的范围内一直享受着偶然性。这种在一定条件下无阻碍地利用偶然性的权利，迄今一直称为≑政治[的]≑(梁,M2)个人自由。——而上述一定的生存条件当然只是现存的生产力和交往方式。—— —— ——[5]

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作为……≑(M2)一切自发产生的前提看作是过去的≑各个人≑[6]人的创造，剥开这些自发性的假面具，使它们受到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共产主义的≑各种≑(M2)构成≑但是≑[7]从本质上来说是经济性的，[8]是这种联合的各种条件的物质的≑构成≑更新；[9]它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共产主义所造成的状况，正是使不依赖于个人的≑尽管如此，从[……产生的]≑[10]一切状态——这种状态终究只不过是各个人之间迄今存在的交往的产物——不可能发生的[11]现实基础。共产主义者因为≑采取下面的态度≑把迄今存在的生产和交往所产生的条件实践性地看作无机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共产主义者并不以为过去世世代代的意向或者使命就是给他们提供资料，也不认为这些条件对于创造它们的个人来说是无机的。

1）新德版给“《社会契约》”标上了引号。

2）M2 版认为从“例如……”至此的内容，是在后来的后来插入的。

3）在梁版和 M2 版中没有括号。

4）在梁版中，此处的标点符号是分号。M2 版认为手稿中没有括号，但是，各版都以此形式编排。另外，M2 版认为这段话是在上注（2）的插入之后增补的。

5）此处为长分割线。梁版、新德版、M2 版都在此空行。

6）M2 版认为，在写下此语之前，插入了“过去的”，并修改为现在的形式。

7）被删除的此语依据 M2 版。

8）在梁版中，此处为分号。

9）在梁版中，此处为句号。

10）梁版将此处被删除的内容置于“状态”之后。M2 版中没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11）关于这几行的修改过程，请参见“德文原文文本”的脚注。

{89}a=[60]⑭

[1] ≒有个性的≒有个性的个人与偶然的个人之间的乖离，不是概念上的区别，而是历史上的一种事实。这种区别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含义。例如，等级在18世纪对于个人来说就是某种偶然的东西，家庭或多或少地也是如此。那不是我们必须为一切时代划定的区别，而是每个时代在它所发现的各种不同的因素之间，而且不是根据概念而是在物质生活冲突的影响下，来自己划定的区别。对于后来时代来说，与先前时代相反，被认为是偶然的东西，亦即在先前时代所传下来的各种因素中[被认为是偶然的东西]，实际上是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交往形式。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与个人的≒自主活动≒行动或活动[2]的关系。(这种≒自主活动≒活动[3]的基本形式当然是物质活动，其他一切的精神的、政治的、宗教的等等活动都依属于它。当然，物质生活的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依属于[……]≒(M2)，每次都依属于已经发达的需求。而且，≒[……的]发展≒(M2)这些需求的产生≒或者≒**以及**它们的满足，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这种历史过程在羊或狗那里是没有的(与人相**敌视**的施蒂纳的乖僻的[4] 主要论点⑬)，尽管羊或狗的目前形象≒产[物]≒(M2)不以它们的意愿为转移，却无疑是历史过程的产物。)[5]在矛盾尚未产生的时候，个人在它之下相互交往的条件是属于他们的个性的条件，对于他们来说不是什么外部的东西。只有在这一条件下，这些一定的个人，即生存于一定的≒条件≒关系中的个人，能够生产他们的自己的物质生活以及与其有关的东西。因此，那是他们的自主活动的条件，而且是由这种自主活动产生出来的东西[6]。因此，个人在一定的条件下进行生产的时候，其条件

1) 阿版、新德版、M2版在此都没有改行。梁版在此空行。

2) M2版认为，马克思在删除恩格斯写的“Selbstbetätigung”的基础上，先写下了“Betätigung”，然后在其前面插入了“Tätigkeit oder”。

3) 各版中都没有对此处的记载。不过，从M2版可以推测，是马克思将“自我活动”修改为“活动”。另外，M2版指出马克思在此处的右侧划有竖线。

4) M2版认为“乖僻的”是在后来的后来增补的。

5) M2版认为此处的圆括弧“)”与“这种≒自主活动≒活动”之前的“(”是马克思标注的。

6) 此处有马克思的边注。梁版认为是“交往本身的生产”，阿版、新德版、M2版认为是“交往形式本身的生产”。

{89}b=[61]

在矛盾尚未产生的时候，同他们的现实的局限状态、他们的片面存在是相适应的，这种存在的片面性只是在矛盾产生时才表现出来，因而只是对于后代才存在。在那样的时候，这些条件作为偶然的桎梏而出现，而且把这种视上述条件为桎梏的意识也强加给先前的时代。——[1]

这些起初是自主活动的条件，后来却变成[2]它的桎梏的各种各样的条件，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交往形式的有联系的一个序列。取代成为桎梏的以往交往形式，立足于更发达的[3]生产力≒相适应≒(M2)，因而也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相适应的新的交往方式，它又会成为桎梏，因而又被别的交往形式所替代——交往形式就是这样成立的。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所以它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由每一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那个≒(M2)≒一个≒(M2)≒这些≒(M2)个人本身≒力量发展≒(M2)力量发展的历史。

由于这种发展是自发地进行的，就是说它不服从自由联合起来的个人的共同计划，所以它是以各个不同的地域、≒民[族]≒(M2)部落、民族和劳动部门等等为出发点的。这些地域、部落等等起初都与别的不发生联系而发展，后来才逐渐与其他东西发生联系。≒因此，这种发展的步履≒(M2)而且，这种发展的步履非常[4]缓慢。各种不同的阶段和利益[5]决没有被完全克服，而只是屈从于获得胜利的利益，与这一获得胜利的利益[6]一起拖着沉重的步履继续存在几个世纪。其结果，甚至在一个民族内，即使撇开他们的财产关系不谈，各个人表现出有各种完全不同的发展，而且较早时期的利益，在与它相适应的交往形式已经被适应于≒很久以前≒(M2)较晚时期的利益的交往形式排挤之后，仍然≒常常≒(M2)在长时间内拥有一种表现为相对于个人而独立的虚假共同体(国家、法)的传统权力，一种归根结底只是通过革命才能被打倒的权利。由此也说明了：为什么≒可以看出下述情况≒(M2)在某些可以进行更一般的概括的问题上，

1) 在此，阿版没有改行，梁版空行，M2 版只划了一条横线。

2) 除了梁版，其他版本都判读为过去形"变成了"。

3) M2 版认为"更发达的"是后来增补的。

4) M2 版认为"非常"是后来增补的。

5) 梁版判读为"利益的各种不同阶段"。

6) 梁版将"获得胜利的利益"中的"diesem"判读为"diesen"。因此，梁版将此处读解为"这一各种各样的阶段"。

{89}c=[62]

意识有时似乎超越了同时代的经验关系，以致人们在以后某个时代的斗争中可以依靠先前时代理论家的威望。——

[1]相反地，正如北美等那样，在已经发达的历史阶段中开始新的发展≒而且，作为自发形式的前提，只有构成它的各个人≒[2]的国家，发展是异常迅速的。在这些国家中，除了移居到那里去的个人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自发形式的前提，而这些个人之所以移居那里，是因为他们的需要与老的国家的交往形式不相适应。因此这些国家在开始发展的时候就拥有老的国家的最进步的个人，因而也就拥有与这些个人相适应的、在老的国家里还没有能够确立起来的最发达的交往形式。这符合于一切殖民地的情况，只要它们不仅仅是一些军用场所或交易场所。≒那个≒(M2)迦太基、希腊的殖民地以及 11 世纪和 12 世纪的冰岛≒等等≒[3]可以作为例子。与此同样的关系在征服的情况下也会出现。那是指在另一块土地上发展起来的交往形式被现成地搬到被征服的土地上的情况。这种交往形式在本国还受到≒自发[形成的各种利益]≒(M2)≒前一个时代≒(M2)过去遗留下来的利益和关系的牵累，而在殖民地却能够充分地确立，而且不得不确立[4]，出于保证征服者的长期统治的目的也不得不那样做。(≒征[服]后的[英格兰]≒(M2)在被诺曼人征服后的英格兰和那不勒斯。这些地方在征服期获得了最完善的封建组织形式。)——[5]

[6]乍看起来，征服这一事实好像是同整个这种历史观相矛盾的。到目前为止，暴力、战争、掠夺、抢劫等等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这里我只能谈谈主要之点，因此，我们举一个≒例子≒(M2)最显著的[7]例子：旧的≒封建≒(梁、M2)文明被蛮族破坏，接着就重新形成一种新的≒重新≒(M2)社会结构(罗马和蛮人、封建制度和高卢人、东罗马帝国和土耳其人)。

1) 只有新德版在此改行。上文的结尾处也许只是破折号而已。
2) 只有 M2 版记载了此处的删除部分。详细修改经过，请参见"德文原文文本"的脚注。
3) M2 版认为写到此处时，在前面插入了"迦太基"，并删除了定冠词≒那个≒。
4) M2 版认为"而且不得不确立"是后来增补的。
5) 此处的"——"意思不明。梁版和新德版在此空行，M2 版只划了一条横线。
6) 阿版和 M2 版认为马克思给这一段文字用方括弧"["括起来了。(但是，手稿中没有被括回来)。而梁版和新德版中没有关于方括弧的记载。
7) 梁版和阿版将最高级"最显著"判读为原级"显著的"。

{89}d=[63]

对进行征服的蛮族来说，正如以上所指出的，战争本身还是一种通常的交往形式。人口的增长在传统的、对他们来说是惟一可能的[1]原始生产方式下越来越需要新的生产资料，因而这种交往形式也就越来越广泛地被利用。与此相反，在意大利，由于地产日益集中（这不仅是由购买和负债[2]引起的，而且还是由继承引起的。因为当时一些古老的氏族由于生活放荡和很少结婚而逐渐灭亡，他们的财产转入少数人手里），由于耕地变为牧场（这不仅是由通常的、至今仍然起作用的经济原因引起的，而且也是由掠夺来的和进贡的谷物的输入以及由此造成的意大利谷物没有买主的现象引起的），自由民几乎完全消失了，≒而且≒(M2)由于奴隶在不断地死亡，因而不得不经常以新的奴隶来补充。奴隶制仍然是整个生产的基础。平民介于自由民与奴隶之间，从来没有超出流氓无产阶级的水平。总之，罗马始终只不过是一个城市，它与各行省之间的联系几乎仅仅是政治上的联系，因而这种联系自然也就可能为政治事件所破坏。——　——　——[3]

再没有比认为迄今历史上的一切似乎都可以归结于**占领**这一观念更普遍的了。蛮人**占领了**[4]罗马帝国，这一事实通常被用来说明从古代世界向封建制度的过渡。但是在蛮人的占领下，一切都取决于被征服民族此时是否已经像现代民族那样发展了工业生产力，或者他们的生产力是否主要只是以他们的联合和≒那在可能的范围内的共同活动≒共同体为基础。进而言之，占领是受占领的对象所制约的。如果占领者不依从被占领国家的生产条件和交往条件，就绝不能占领银行家[5]的体现在纸张上的财产。对于每个现代工业国家的全部工业资本来说，情况也是这样。最后，无论在什么地方，占领都是很快就会结束的。而且，当不再有东西可供占领时，人们必须开始进行生产。从这种很快出现的生产的必要性中可以作出如下结论：

1）M2版认为“对他们来说是唯一可能的”是后来增补的。
2）M2版认为“和负债”是在后来的后来增补的。
3）此处为长分割线。梁版、新德版和M2版都在此空行。
4）阿版、梁版和新德版判读为现在形，即“占领”。
5）梁版判读为“食利者”。

{90}a=[64]⑭

定居下来的征服者所采纳的共同体形式，应当适应于他们面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如果起初不是这样，那么共同体形式就应当按照生产力来改变。这也就说明了民族大迁移后的时期[1]到处可见的一件事实，即奴隶成了主人，征服者很快就接受了≒被罗马化的≒被征服民族的语言、教育和风俗。——[2]封建制度绝不是现成地从德国≒搬[去的]≒(M2)搬去的。≒因为战时[组织]才出现的≒[3]它起源于征服者在进行征服时的军事组织，而且这种组织只是在征服之后⑮，由于在被征服国家内遇到的生产力的影响才发展为真正的封建制度的。这种形式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生产力的制约，这一点从别的≒形式≒(M2)，从企图仿效古罗马来建立各种形式的失败尝试(查理大帝，等等)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待续。—— —— ——[4]

在大工业和竞争中，各个人的一切生存条件、制约性、片面性[5]都融合为两种最简单的形式——私有制和劳动。货币不仅使≒那一≒(M2)所有交往形式，还使交往本身成为对个人来说是偶然的东西。因此，货币就是产生下述现象的根源：迄今为止的一切交往都只是一定条件下的个人的交往，而不是作为个人的个人的交往。这些条件可以归结为两点：积累起来的劳动，或者说私有制，以及现实的劳动。如果二者缺一，交往就会停止。现代的经济学家如西斯蒙第、舍尔比利埃等人自己就把个人的联合同资本的联合对立起来。但是，另一方面，个人本身完全屈从于分工，因此他们完全被置于相互依赖的关系之中。私有制，就它在劳动的范围内同劳动相对立来说，是从≒作为必然性而出现≒积累的必然性中发展起来的。≒它≒(M2)起初它大部分仍旧保持着共同体的形式，≒逐渐地≒(M2)但是在以后的发展中≒但是≒(M2)越来越接近私有制的现代形式[6]。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7]、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私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私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形式。分工越发达，

1) M2版认为“的时期”是后来增补的。

2) 新德版在此改行。

3) 只有M2版中有关于“≒因为战时[组织]才出现的≒”的记载。M2版还认为此处的栏外有被删除的“Person”一词。

4) 估计这是备忘录。参见[62]的末尾。另外，梁版、新德版和M2版都在此空行。

5) 依据阿版，将“制约性、片面性”视为后来的增补。M2版将之作为边注处理。

6) 关于此处数行的修改过程，请参见“德文原文文本”的脚注。

7) 阿版认为“劳动条件”都被强调了。

{90}b=[65]

积累越增加，这种分裂也就发展得越尖锐。劳动本身只能在这种分裂的前提下存在。—— —— ——[1)]

(≒各个民族≒(梁、M2)各个国家的个人——德国人和美国人——的个人能力，已经通过种族杂交而产生的能力，——因此德国人是白痴式的⑯；在法、英等国是异族人移居于已发达的土地上，在美国是异族人移居于一块全新的土地上，而在德国，土著居民安居不动⑰。)—— —— ——[1)]

因此，这里显露出两个事实[2)]⑱。第一，生产力表现为一种完全不依赖于各个人并与他们分离的东西，表现为与各个人同时存在的特殊世界。其原因是，个人——他们的力量就是生产力——是分散的和彼此对立的，而另一方面，这些力量只有在这些个人的交往和相互联系中才能成为真正的力量。因此，一方面是[存在]生产力的总和，这好像具有一种物象的形式，并且对个人本身来说它们已经不再是个人的力量，而是私有制的力量，因此个人只有在成为私有者的情况下才[作为]个人的力量[存在]。在以前任何一个时期，≒这一≒(M2)生产力都没有采取过这种对于**作为**个人的个人的交往完全无关的形式，因为他们的交往本身还是很狭隘的。另一方面是同这些生产力相对立的大多数个人，这些生产力是和他们分离的，因此这些个人丧失了一切现实的生活内容，成了抽象的个人。然而，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有可能**作为个人**彼此发生联系。

[3)]个人同生产力并同自身的存在还保持着的惟一联系，即劳动在他们那里已经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而且只能用摧残生命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

1) 此处为长分割线。梁版、新德版和M2版都在此空行。

2) 此处有恩格斯的边注"西斯蒙第"。

3) 梁版和M2版没有改行。

{90}c=[66]

生命。而在以前各个时期，自主活动和物质生活的生产是分开的，这是因为它们是由不同的人承担的，同时，物质生活的生产由于各个人本身的局限性还被认为是自主活动的一种从属[1]形式，而现在≒自主活动≒(M2)物质生活表现为目的，这一物质生活的生产即劳动（它现在是自主活动的惟一可能的形式，然而正如我们所看见的[2]那样，是自主活动的否定[3]形式）则表现为手段，自我活动和物质生活的生产竟互相分离到这般地步。

这样一来，现在情况就变成了这样：≒发展成为一定总和的，并且同普遍交往相联系的生产力，完全不再由各个人所占有≒各个人必须占有现有的生产力总和，≒不用说≒(M2)这不仅是为了实现他们的自主活动，而且就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这种占有首先[第一]受所要≒那个≒(M2)占有的对象的制约，即受发展成为一定总和并且只有在普遍交往的范围内才存在的生产力的制约。因此，仅仅由于这一点，占有就必须带有同生产力和交往相适应的普遍性质。≒那，其次[第二]，受这些……个人的制约≒对这些力量的占有本身不外是同物质生产工具相适应的个人才能的发挥。仅仅因为这个缘故，对生产工具一定总和的占有，也就是≒一种≒(M2)个人本身的才能的一定总和的发挥≒以[之]为前[提]≒(M2)。其次[第二]，这种占有受进行占有的个人的制约。只有完全失去了整个自主活动的现代无产者，才能够实现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这种自主活动就是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才能总和的发挥。过去的一切革命的占有都是有局限性的；各个人的自主活动受到有局限性的生产工具和有局限性的交往的束缚，他们所占有的是这种≒局限≒(M2)被限定的生产

1）M2版认为“从属”是后来增补的。

2）M2版将此判读为过去形，即“所看见过的”。

3）M2版认为“否定”是后来增补的。

{90}d=[67]

工具，因此他们只是达到了新的局限性。他们的生产工具成了他们的财产，但是他们本身始终屈从于分工和自己拥有的生产工具。在迄今为止的一切占有制下，许多个人始终屈从于某种惟一的生产工具；在无产阶级的占领之下，许多生产工具必定归属于每一个个人，而财产则归属于全体个人。≒交[往]≒(M2)现代的普遍交往，除了归全体个人支配，完全[1]不可能归各个人支配。——

[2]其次[第三]，占有还受现实占有所必须采取的方式的制约。≒这≒(M2)那只有通过联合才能实现，由于无产阶级≒普遍[的]≒(梁、M2)本身固有的本性，这种联合又只能是普遍性的，而且占有也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得到实现，在革命中，一方面≒为了打倒≒(M2)迄今为止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以及社会结构≒生产≒(M2)的权利被打倒[3]，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普遍性质以及无产阶级为现实这种占有所必需的能力得到发展，同时无产阶级将抛弃≒那个≒(M2)他们迄今的社会地位遗留给他们的一切东西。

只有在这个阶段上，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这又是同各个人向完整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同样，劳动向自主活动的转化，同过去受制约的交往向个人本身的交往的转化，也是相互适应的。随着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私有制也就终结了。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上，一种特殊的条件总是表现为偶然的，而现在，各个人本身的独自活动，即某一个人本身的特殊的个人职业，才是偶然的。

哲学家们在不再屈从于

1) 梁版中，没有关于“完全”的记载。M2版认为此语被删除了。

2) 阿版和M2版没有改行。上一段落的末尾处也许只是破折号“——”。

3) 关于此处的修改经过，请参见“德文原文文本”的脚注。

{91}a=[68]⑭⑨

分工的个人身上看到了他们名之为"人"的那种理想，而且他们把我们所描绘的整个发展过程看作是"人"的发展过程，从而把"人"强加于迄今每一历史阶段中所存在的个人，并把他描述成历史的动力。这样，整个过程被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过程，实际上这是因为，他们总是把后来阶段的一般化的个人强加于先前阶段的个人并且以后来的意识强加于先前的个人[1]。由于这种一开始就撇开现实条件的本末倒置的做法，所以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的发展过程了。—— —— ——[2]

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尽管另一方面它对外作为民族希望得到认可[3]，对内仍然需要组成国家的形式。市民社会[4]这一用语是在18世纪产生的，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不管是在哪个时代，构成国家以及其他观念论上层建筑基础的，直接从生产和交往≒的基础上≒(M2)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却可以同样用这个名称来称呼≒却始终⑮⑩由这一名称称呼着。—— —— ——[2]

国家和法同所有制的关系⑮①

所有制的最初形式，无论是在古代世界或中世纪都是部落所有制，在≒古[代人]≒(M2)罗马人那里主要是由战争决定的，而在

1）马克思在从"这样，整个过程"到此处的右侧划了竖线，并写下了边注"自我异化"。
2）此处为长分割线。梁版和新德版改行，M2版只标记了横线。
3）M2版认为"希望得到认可"是在写完"对内仍然需要组成国家的形式"这一句以后插入的，阿版则认为是后来增补的。
4）梁版在"市民社会"上加了引号。

{91}b=[69]

日耳曼人那里则是由畜牧业决定的。在古代的诸民族中≒(特别是罗马和斯巴达)≒[1],一个城市里聚集着几个部落,因此部落所有制就具有国家所有制的形式,而个人的权利则局限于简单的占有[Possessio],但是这种占有也和一般部落所有制一样,仅仅涉及地产。真正的私有制,即使在古代的民族[2]中也与在现代的民族中一样,只是随着动产的出现才出现的。——(奴隶制[3]和共和体)[4](基于罗马公民法的所有权)。在起源于中世纪的民族那里,≒那一≒(M2)部落所有制经过了几个不同的阶段——即封建地产所有制,同业公会的动产所有制,工厂手工业资本——才发展为由大工业和普遍竞争所引起的现代资本,[即]变为抛弃了共同体的一切外观并排除了国家对所有制发展的任何≒影响≒(梁、M2)≒那种≒(M2)干涉的纯粹私有制。现代国家是与这种现代私有制相适应的。它由于税收而逐渐被私有者所操纵,由于国债而完全归他们掌握;其≒物质的≒(M2)存在既然受到交易所内国家有价证券行市涨落的调节,所以它完全依赖于私有者即资产者提供他们的商业信贷。因为资产阶级已经是一个**阶级**,而不再是一个**等级**了,所以它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而不再是在一个地域内组织起来≒了≒(M2),并且必须使自己通常的利益具有一种普遍的形式[5]⑮。由于私有制摆脱了共同体,国家成了和市民社会并列并且在市民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但是,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共同≒(梁、M2)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目前国家的独立性只有在这样的国家里才存在:在那里,等级还没有完全发展为阶级,在那里,比较先进国家中≒被克服的≒已被消灭的等级还起着某种作用,并且那里存在某种混合体,因此≒在那里≒(M2)在这样的国家里任何一部分居民也不可能对其他部分的居民进行统治。≒只有≒德国的情况就正是这样。现代国家的最完善的例子就是北

1) 梁版中没有关于被删除语中的圆括弧"()"。

2) 除了梁版,其他版本都判读为"古代人"。

3) 梁版判读为"奴隶"。

4) 圆括弧内的三个词是都在后来的后来增补的。M2 版认为只有后面的两个词,即"和"、"共同体"是后来增补的。

5) M2 版认为开始于"因为资产阶级已经是一个**阶级**"的这个句子原来是写在"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之后。

{91}c=[70]

美。法国、英国和美国的[1]一些近代作家≒又≒(M2)都一致认为,国家只是为了私有制才存在的,可见,这种思想已经渗入日常的[2]意识了。

因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而且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所以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规章]的共同东西都≒(M2)一切共同的规章≒在政治形式上≒(M2)都是以国家为中介的,都获得了政治形式。由此便产生了一种错觉,好像法律是以意志为基础的,而且是以脱离现实基础的意志即**自由**意志为基础的。同样,法[Recht=权力=正义]随后也被归结为法律。

私法和私有制是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解体过程中同时发展起来的。在罗马人那里,≒私法≒(M2)私有制和私法的发展没有在工业和商业方面引起进一步的结果,因为他们的整个生产方式没有改变[3]≒而且这种发展并不是工业和商业的扩大引起的≒[4]。在现代民族那里,工业和商业瓦解了封建的共同体,随着私有制和私法的≒发展≒产生⑬,开始了一个能够进一步发展的新阶段。在中世纪≒自己≒(M2)≒建立≒(M2)进行了广泛的海上贸易的第一个城市阿马尔非⑭也制定了航海法。不久,起初在意大利,随后在其他国家,当工业和商业进一步发展了私有制的时候,现成的罗马私法便立即被重新采用并取得威信。后来,资产阶级力量壮大起来,君主开始照顾它的利益,以便借助他们来摧毁封建贵族,这时候在所有国家中——法国是在16世纪——法便开始真正发展起来了,这种发展

1) 梁版判读为"北美的"。

2) 梁版将"日常的"(gewöhnliche)判读为"个性的"(persönliche)。

3) 此处栏外有恩格斯的边注:"(放高利贷!)"。

4) 此处的删除部分依据梁版和M2版的记载。关于阿版的记载,请参见"德文原文文本"的脚注。

{91}d=[71]

除了英国以外，在所有国家中都是以罗马法典为基础的。即使在英国，为了私法（特别是其中关于动产的那一部分）的进一步完善，也不得不参照罗马法的原则。——（不应忘记，法和宗教一样是没有自己的历史的。[)][1]

在私法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作为普通意志的结果来表达的。使用和滥用的权力本身，一方面表明私有制已经完全不依赖于共同体这一事实，另一方面表明仿佛私有制本身仅仅以≒意志≒≒无限制[的]≒(梁、M2)个人意志、对物的任意支配为基础的错觉。实际上，≒只要≒(M2)如果私有者不希望自己的财产，他滥用的权力转入他人之手的话，滥用对于私有者来说具有极为明确的经济界限。这是因为仅仅从私有者的意志方面来考察的物，根本不是物；物只有在交往中并且独立于法时，才≒成为≒成为一种物，即现实的财产。（哲学家们称之为观念的一种关系。）（**在哲学家们看来，关系＝观念**。他们只知道"**一般**人"对自身的关系，因此，在他们看来，一切现实的关系都成了观念。）[2]⑮——这种把法[权利]归结[3]为纯粹意志的法律上的错觉，在所有制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4]，必然会造成这样的假象：某人在法律上可以享有对某物的占有权，但实际上并不占有某物。例如，假定由于竞争≒地租≒，某一块土地不再提供地租，可是这块土地的所有者在法律上仍然享有包括使用和滥用的权力在内的占有权。但是，这种权利对他毫无用处。≒他的财产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用处≒他作为土地所有者就一无所有⑯，只要他还未占有足够的资本来经营自己的⑰土地。法学家们的这种错觉说明，即≒各个人相互所处的**【该】一切关系**[5]，例如契约【以及契约的内容】在法学家那里被视为偶然的任意的关系[6]≒在法学家们以及任何法典[7]看来，各个人相互之间的关系，例如缔结契约[8]这类事情，一般是偶然的现象，即他们认为这些关系[9]

1）M2版认为手稿中的圆括弧没有被括回来。阿版和新德版中没有关于圆括弧"（"之前的"——"的记载。

2）马克思的这一段文字写在栏外，没有指定插入位置。另外，圆括弧"()"是编辑者（Vgl. R. S. 300, F. N）加上的。阿版和新德版置于脚注中，M2版置于边注中。

3）在此文开头处高度的栏外，有马克思的注释。梁版读解为"*在意志中，作为意志的**现实的**，等等*"，阿版和新德版读解为"*关于意志的，在意志中的**现实的**，等等*"（不过，新德版没有强调"现实的"），M2版读解为"*在意志中，尽管如此，意志是**现实的***"。

4）M2版认为"在所有制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是后来增补的。

5）只有阿版强调。

6）在原来的行文中，是连接在"即他们"之后。

7）阿版和M2版认为"以及任何法典"是在后来的后来增补的。

8）梁版认为是"（例如缔结契约）"，即被圆括弧括起来了。

9）请参见"德文原文文本"的脚注以及下页的注3）。

{92}a=[72]⑮

可以[1]随意建立或不建立，≒因此，它们≒它们的内容完全[2]依据缔约双方的个人意愿[3]。

[4]每当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创造出新的交往形式，例如保险公司等等，法便不得不承认它们都是获得财产的方式[5]。

分工对科学[6]的影响。

在国家、法、道德等中的东西，[7]**镇压**

资产者之所以必须[8]在法律中使自己得到普遍表现，正因为他们是作为阶级进行统治的[9]。

自然科学和历史。

没有政治、法律、科学等等、艺术、宗教等等的历史[10]。—— —— ——

为什么意识形态理论家使一切本末倒置。

宗教者、法学家、政治家。

法学家、政治家（一般的国务活动家）、伦理学家、宗教家。

1）手稿此处有破损，但各版都这样判读。另外，这附近还有几处单词残缺，但因为各版的判读也都一致，不逐一说明。

2）梁版认为"完全"被删除了。

3）对于开始于前一页的这一段文字，梁版、阿版和M2版之间不一致。我们所依据的是M2版。梁版的内容如下："法学家们的这种错觉说明：即各个人相互所处的该一切关系对各个人来说作为任意的关系，即他们认为这些关系可以随意建立或不建立，因此，它们的内容完全取决于缔约双方的个人意愿。"

4）只有新德版在此处改行。

5）恩格斯的手稿到此结束。以下是马克思撰写的备忘录(?)。

6）梁版判读为"诸科学"。

7）在梁版中，此处为等号。

8）在阿版、新德版中，"必须"(müssen)出现了两次(M2版推定为忘了删除)。梁版将其中一处判读为"知道"(wissen)，即"必须知道使自己……"。

9）梁版在此后改行，并将下注中的一文录入正文中。另外，关于各版对此处马克思备忘录(?)的段落区分，请参见"德文原文文本"。

10）马克思在此加了边注："同表现为古代国家、封建制度、君主专制的'共同体'相适应的，同这种联系相适应的，尤其是≒天主[教]≒宗教观念。"不过，梁版没有给"共同体"标引号。

[11] 关于一个阶级内的这种意识形态[12] 划分：1. [13] ⑮⑨**职业由于分工而独立化**；[14] 每个人都认为他的手艺是真的东西[15]。≒ 2. 再加上这些家伙……≒(M2) 他们之所以必然产生关于自己的手艺和现实相联系的幻想，是手艺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关系在≒现实≒(梁、阿) 法律学，政治学等等中——[16] 在意识中，成为概念；因为他们没有超越这些关系，所以这些关系的概念在他们的头脑中也成为固定概念；[17] 例如，法官运用法典，因为法官认为，立法是≒真的规定≒(M2) 真正的积极的推动者。尊重自己的商品；[17] 因为他们的职业是和公众打交道。

法的观念。国家的观念。在**通常的**意识中事情被本末倒置了。—— —— ——

宗教从一开始就是**超验性**的意识[18]，[这种意识][19] 是从**现实的**力量[20] 中产生的。

[21] 这一点要更通俗地。—— —— ——[22]

法，宗教等领域中的传统。

11）梁版没有改行。
12）M2 版认为“意识形态”是后来增补的。
13）在梁版中，没有“1.”以及前面的“逗号”。另外，阿版判读为“，1）”，下面被删除的“2.”也判读为“2）”。M2 版认为“1”和“2”都被删除了。
14）M2 版认为在此处先是写下了“**2.**”，然后删除了。
15）在梁版中，“真的”为形容词，是“真的职业”的意思。
16）梁版和 M2 版中没有“——”，M2 版认为前面的“等等”被删除了。
17）在梁版 M2 版中为逗号。
18）M2 版强调至此。
19）手稿破损，梁版标记为“？”。在此依据阿版和新德版，判读为“[das]”。
20）梁版将“力量”(Mächten）判读为“知识”(Wissen)，阿版和新德版判读为 Müssen。在此依据 M2 版的判读。
21）梁版和 M2 版没有改行。
22）梁版标记为“……”。

{92}b[☆][160]

各个人过去和现在始终是从自己出发的。≠究竟怎样，他们在……基础上变成怎么≠他们的关系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的关系。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1]≠从他们≠他们的关系会相对于他们而独立以及≠作为各种力量≠[2]他们自己生命的各种力量[3]成为压倒他们的优势?

总之，**分工**，≠自然形成的≠这一阶段[4]依赖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5]。

土地所有制[6]。公社所有制[7]。封建的[7]。现代的。

等级的所有制[7]。手工工场的所有制。工业资本。

第一篇[8][161]
费尔巴哈

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

☆）这一面没有马克思标记的页码。但在内容上是开始于上一页的备忘录(?)的持续。

1）在梁版中，此处没有问号。

2）在梁版中，"力量"为单数。

3）同上注。

4）梁版表明无法判读，并推断为"到什么程度"。在此依据阿版、新德版以及M2版的判读。

5）梁版和M2版在下面没有空行。

6）梁版在此为逗号。

7）阿版将"共同体所有制"移到上一行。（梁版和M2版在此用的是逗号）

8）以下是恩格斯用铅笔写在栏外的内容，各版都当作第一篇的标题采用。

附录Ⅰ(a1)[☆][162]

⫲[……在《神圣家》族][1]中≒[通过]以下问题≒[2]一再≒论证≒批驳神圣的哲学家和神学家因编制[3]关于绝对精神的空洞词句而造出“个人的依赖性”。一些不是借助“个人的≒依赖性≒非自立性”而是借助一种不值一提的社会状况才得出自己哲学上的怪诞想法的思辨的思想贩子却向“个人”唠叨这一点，命令个人立即毫无怨言地“化为绝对精神≒”≒[4]，这样似乎“个人”即每一个人就会是“非自立的”[5]，就会真正“在绝对精神中”被扬弃。如果是那样的话。[6]⫲当然，我们不想花费精力去启发我们的聪明哲学家懂得[7]：如果他们把≒宗[教]≒哲学、神学、实体和其余一切废物都消融[8]在“自我意识”中，如果他们把“人”[9]从这些词句的统治[10]下——而人从来没有≒呻吟≒隶属过这些词句——解放出来，那么“人”的“解放”[11]也并没有前进一步[12]；≒人们≒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如果没有蒸汽机和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那是由历史的关系，即工业、商[业][13]、[农][14]业、交[往各种关系][13]的[状][14]态……[15]来决定的。

☆）1962年由巴纳发现、发表的此手稿片断，新德版和M2版也都收录了。不过，新德版省略了被横线删除的部分，即≒　≒中的部分。

1）[Fa]milie”的判读依据新德版和M2版。不过，M2版中没有引号。巴纳判读为“mühe”。

2）只有巴纳报告记载了此删除语。

3）“编制”在巴纳报告中，引号没有被引回来。新德版认为原来就没有引号。在此依据M2版。

4）在新德版中，引号引到此处。在M2版中，没有关于右边引号被删除的记载。

5）在巴纳报告中，引号没有被引回来。

6）此删除语的栏外有马克思的边注。M2版判读为：“哲学的破烂/费尔巴哈与他的其他竞争者一样，自以为超越了哲学。与过去压抑着个人的普遍性所进行的斗争总括德国哲学的批判……。我们认为：这一斗争及其展开方式本身是基于哲学幻想。对于这种幻想来说，……普遍性大概是一种力量。”巴纳判读为：“哲学的殴[打]分给。[费尔巴哈与他的]其他竞争者[一样]，自以为超越了哲学。个人[所实施的]对于普遍性的斗争，总括德国哲[学的]批判[的努力]。我们认为：这一斗[争]，在这种展开方式下的斗[争]，其自身[基于]哲学的幻想。[我们理解为]普遍性还没有达到。”

7）在此高度的栏外，有马克思的分编符号(?)“费尔巴哈”。

8）在此高度的栏外，有马克思的边注：“一般人。惟一者。个人。”

9）巴纳报告中此处没有引号。

10）在此高度的栏外，有马克思的边注：“地质、水文等等条件。”

11）在此高度的栏外，有马克思的边注：“哲学解放和现实解放”(在M2版中被强调)。

12）在此高度的栏外，有马克思的边注：“人体。需要。劳动。”

13）新德版和M2版记载为“交[往]……”。

14）手稿有破损，但各版的推断都一样。

15）手稿的末尾破损。

[……]而且后来,还要根据它们的≒[成为]先人[观]≒1) 不同发展阶段,清除实体、主体、自我意识和纯粹批判等无稽之谈≒而且再次清除这些无稽之谈≒,而且,在它们有了更充分的发展以后再次清除这些无稽之谈2)。当然,在≒称为≒3)像德国4)这样一个只有很可怜的历史发展的国家里,这些思想发展,这些被捧上了天的、毫无作用的轻薄行为≒占据≒弥补了历史发展的≒取代的位置≒不足,它们已经根深蒂固,必须同它们进行斗争。但这≒只有很少地方性的意义≒是具有**地方性**≒在对于大众不创造任何新【事[业]】5)成果这一点上来说6),与向野蛮挑战的文明斗争,古[代人]的斗争7)是一样的≒8)意义的斗争。

(163)⊬圣布鲁诺≒因此≒9)提供了一篇"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就是说已在《北德意志杂志》上发表过的一篇论文的修订版≒。在这篇论文中≒≒在两者中……被≒。10)费尔巴哈被描述为11)"实体"的≒拥护者≒骑士,≒通过≒≒这些≒≒在下述问题上起作用≒≒鲍威尔的[自我意识]≒为的是使≒多少将≒鲍威尔的"自我意识"≒照亮≒更加突出12)。总之,≒他的≒纯粹批判13)对任何事情都只会说那是"实体"。在这样的费尔巴哈的≒[转]变≒新化身面前,这个圣者≒尽管……≒10)从费尔巴哈论尼布莱兹和培尔的著作中一下就跳到了基督教的本质14)≒没有提到费尔巴哈[为了与"实证"哲学相对抗而给德意志年鉴撰写的论文]≒,跳过了费尔巴哈为了与"实证哲学"相对抗而给哈雷年鉴撰写的论文。≒其理由很单纯,因为在这篇论文中≒≒这是必要的≒这是≒散漫≒"恰到好处"的"漏洞"。≒之所以这么说≒15)即费尔巴哈在这里,与"实体"的实证代表们相反,将≒"绝对的"≒"自我意识"的全部奥秘在圣布鲁诺还在就无垢受孕[进行思辨]的时候,就≒[得出了结]论≒16)≒表达出来了≒10)≒而且,比起[圣布鲁诺]在过去所做到的表达得明了多了≒17)揭穿了。⊬

1) M2 版判读为≒在他们的眼前[发现]≒。在此依据巴纳报告。

2) 在此处高度的栏外,有马克思的边注:"词句和现实的运动。"

3) 只有巴纳报告记载了此删除语。

4) 在此处高度的栏外,有马克思的边注:"词句对德国的意义。"

5) M2 版将此删除语判读为:"≒诸事[实]≒"。在此依据巴纳报告。

6) 在此处高度的栏外,有马克思的边注:"语言是现[实]性的语言。"

7) 在 M2 版中,没有关于≒古[代人]≒的记载。另外,M2 版认为≒的斗争≒是恩格斯在当初删除的。

8) 在此高度的栏外,有马克思的边注:"**费尔巴哈。鲍威尔。圣布鲁诺就费尔巴哈,作为骑士。**"另外,巴纳将"圣"(St.)判读为"**参照**"(cf.)。

9) M2 版认为此语是被马克思删除的。

10) M2 版认为,是马克思将≒在两者中……被≒删除并打上了句号,原来的行文是:"在两者中费尔巴哈作为实体的骑士……"。

11) 巴纳报告中没有"为"。

12) M2 版认为,马克思先是修改为"因此为了将鲍威尔的'自我意识'那么照亮",后来才修改成现在的样子。

13) 巴纳报告认为"批判"被删除了。新德版将"纯粹批判"处判读为"这个"。

14) 新德版将"基督教的本质"用引号引起来。巴纳报告有左引号,缺右引号。在此依据 M2 版。

15) 巴纳将从≒这是必要的≒处开始的语句作为边注处理。巴纳的读解是:"这≒是散漫≒。'漏洞'是必要的,因为'恰到好处',≒因为≒"。

16) 此处的删除只有巴纳版中有记载。

17) 在此处高度,有马克思的边注:"正是在这篇论文中,费尔巴哈对圣布鲁诺依然还在探讨的……在进行研究"。

附录Ⅱ☆)[164]

☆）估计此手稿是恩格斯1846年在巴黎逗留时，应马克思之邀作为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的素材而撰写的。号码a)～f)是马克思标记的。据阿版(S. 639)的记载，马克思在这张纸的这一面首先写下了“1”，接下来又写下了“8”，再接下来又写下“9”（又写下了“18”、“19”）。（有可能是把顺序弄错了）。另外，在背面首先写下了“9”，接下来又写下了“10”（也有可能是把顺序弄错了）。

(a)费尔巴哈的全部哲学归结为(1) 自然哲学——对自然的壮丽和万能的消极、人醉如痴的膜拜，——(2) 人类学，即(α)生理学，——这里所讲的，没有任何新东西，全是唯物主义者已经说过的有关肉体和灵魂的统一，只是讲得不那么死板，而是多少有点夸张，(β)心理学，归结为把爱捧上了天的颂歌，类似自然崇拜，除此以外，没有任何新的东西，(3) 道德，要求——符合“人”的概念；生效的无力。参看§54，第81页：“人对于胃的合乎道德的合乎理性的态度，在于不把胃当作一种兽性的东西看待，而是当作人性的东西看待。”——§61：“人……作为道德存在物”以及在《基督教的本质》中对道德问题大发议论。

(b)人们在今天的≒[人]的≒发展阶段上只能≒通过≒在社会内部满足自己的需要，人们从一开始，从他们存在的时候起，就是彼此需要的，只是由于这一点，他们才能发展自己的需要和能力等等，他们发生了交往，——所有这一切，费尔巴哈是这样来表述的：“单个人**本身并不具备的本质**”，“**人的本质**只包含在共同体中，包含在**人和人的统一**中，但是这个统一≒在本质上≒只是建立在自我和你之间的**差别的现实性**上。——人本身就是人(在一般意义上)，**和人结合起来的人，自我和你的统一，则是上帝**”(即超出一般意义的人)(§61、62，第83页)。——哲学竟到了这种地步：它提出人们之间必须交往这样一个平凡的事实——一个不予以承认就决不会产生曾经存在过的第二代人的事实，在性的区别中就已经存在的事实——作为自己的全部经历终结时的最伟大的成果。而且还采用了“自我和你的统一”这样一种神秘的形式。如果费尔巴哈指的主要不是性行为、种的延续的行为、自我和你的共同性，这句话是根本不能成立的。*既然≒在实际中≒费尔巴哈的共同性成了**实际的**，它也就局限于性行为以及对哲学思想和问题的谅解、“真正的辩证法”(§64)、对话、“精神的人和肉体的人的**产生**”(第67页)。这个“**产生出来的**”人除了又在“精神上”和“肉体上”“产生人”以外，以后再做什么，——关于这一点，只字未提。费尔巴哈知道的也仅仅是**两个人**之间的交往，“是这样一个真理：任何存在物本身都不是真正的、完善的、绝对的存在物，真理和完善只是**两个**本质相同的存在物的结合和统一”(第83、84页)。

*(原注)：正是因为一般人＝头＋心，为了创造一般人而需要两个人，——在他们的交往中一个作为**头**，另一个作为**心**——**男人和女人**。否则就不可想像，为什么**两个人**比一个人更人性一些。圣西门主义的个体。

≒18≒19(165)

≒亲爱的≒[1]

(c)[2]《未来哲学》[3]一开头就表明我们同他之间的区别：

§1:"新时代的任务，是把上帝现实化和人化，把神学转变为人类学和溶解为人类学。"参见："否定神学，是时代的本质。"(《未来哲学》[3]第23页)

≒亲爱的≒[1]

(d)费尔巴哈在§2对天主教和新教加以区别——天主教："神学"，"关心什么是上帝自身"，具有"思辨的和直观的倾向"，而新教只是基督学，把上帝留给上帝自身，把思辨和直观留给哲学，——这种≒……的必要事情≒区别不外是与不发达的科学相适应的需要所产生的分工。费尔巴哈只从**神学内部的**这个需要来解释新教，而独立的哲学历史后来自然也就附和这种解释。

(e)"存在并不是一种可以同事物分开来的普遍概念。存在和存在的东西是一回事……存在是本质的肯定。**我的本质是怎样的，我的存在也就是怎样的**。鱼在水中，但是你不能把鱼的本质同这种存在分离开来。语言已经把存在和本质等同起来[4]。只有在人的生活中，**而且只有在反常的、不幸的情况下**，存在才会同本质分离；这里会出现这种情形，即并不是在有了一个人的存在的时候也就有了他的本质，但是正因为这种分离，当人的肉体实际上存在的时候，他的灵魂并不是真正存在。只有你的心存在的时候，**你才存在**。但是，一切事物——**违反自然的情况除外**——都乐意在事物所存在的地方，都乐意是事物所存在的样子。"(第47页)对现存的事物的绝妙的赞扬。除了违反自然的情况，除了若干反常的情况，你乐意在7岁时成为矿井的看门人，每天单独一人在昏暗之中度过十四个小时，既然你的存在是这样，你的本质也就是这样。走锭精纺机的拈接工也是一样。你的"本质"就在于，你应该服从某一个劳动部门。参见《信仰的本质》[5]第11页，"得不到满足的饥饿"……

(f)§48，第73页："只有**时间**是把对立的或矛盾的规定以不矛盾的方式联结在同一个存在物的**中介**。至少对于生物来说，是这样的。例如在人中间就表现出这样的**矛盾**：时而是**这种**规定、这种企图支配着我，充实着我，时而又是完全另一种甚至对立的规定、企图支配着我，充实着我。"费尔巴哈把这叫作(1)矛盾，(2)矛盾的联结，并且认为(3)这是由时间来实现的。当然，是"充实了的"时间，但终究是时间，而不是在时间中所发生的事情。这个论点＝只有在时间中才可能有变化。

1) 估计此删除语是用过的信笺中所留下来的，与此手稿的内容无关。

2) 估计恩格斯是从此面开始撰写的。如果按照马克思所标记的号码a)～f)来看，c)～f)，a)～b)的顺序是恩格斯撰写的顺序。

3) 指费尔巴哈的论稿《未来哲学原理》(1984年)。

4) 估计是指在德语中，"本质"(Wesen)是在"存在"(Sein)的过去分词的基础上变来的。

5) 指费尔巴哈的《路德意义上的信仰本质》(1844年)。

中译者注：

① 手稿中只标注了Ⅰ、Ⅱ……这样的罗马数字，梁赞诺夫等版标注为“章(Kapitel)”，在此依照广松的标注法，标注为“篇(Abschnitt)”。

② 涩谷指出：“序言”在手稿中被强调(涩谷正编译：《草稿完全复原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新日本出版社1998年版别卷注记解题，第3页。以下简称为涩谷版注记)。小林指出：此序言是马克思在以二卷本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构想下作为第一卷的序言而撰写的。撰写时期为第一卷的“第三篇　圣麦克斯”脱稿后，即与“第一篇　费尔巴哈”誊清稿的撰写时期相同，或者是在其后。手稿使用的是信笺，在对折的4页当中，写到了第3页的途中(这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其他手稿分为左右两栏的用法不同)。第2、3页中的内容全部被删除，第4页为空白。难以判断究竟是在第1页就结束了，还是打算继续写下去(小林昌人补译：《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岩波文库2002年版，第13页。以下简称为文库版)。另外，涩谷指出：此页手稿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现存其他手稿一起原来都保存在阿姆斯特丹的“社会史国际研究所”，后来由梁赞诺夫带回莫斯科，现在保存在莫斯科的“现代史档案保存研究俄国中心”(缩写为RC)(涩谷版注记，第3页)。

③ 小林指出：以上的文章是以直接叙述法来写的，不是马克思自身积极的、肯定的立言，而是在模仿黑格尔左派的口吻。估计是针对费尔巴哈的《惟一者及其所有物》(1844年)的开头部分(文库版，第241页)。

④ 这三个人依次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布鲁诺·鲍威尔、麦克斯·施蒂纳(《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⑤ 涩谷指出：“现代(neuern)”写在被删除的词语上面的行间，被删除的词语无法判读。梁版和阿版中都没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涩谷版注记，第4页)。

⑥ 涩谷指出：在“哲学的(philosophischen)”的前面，一开始写的是定冠词der，后来将后面的er改为ieser，这样der就被改成了dieser(这些)。梁版和阿版中没有关于此处修改的记载(涩谷版注记，第4页)。

⑦ 涩谷指出：“现实(Wirklichkeit)”的后面有一个无法判读的被删除的词，对此，梁版和阿版都没有记载(涩谷版注记，第4页)。

⑧ 涩谷指出：信笺第1页至此结束(涩谷版注记，第4页)。

⑨ 涩谷指出：以下为信笺的第2页(同上)。

⑩ 涩谷指出：“规定(Bestimmung)”被删除，上面的行间写有“神秘之物(Mysterium)”(涩谷版注记，第6页)。

⑪ 涩谷指出：信笺的第2页至此结束(涩谷版注记，第9页)。

⑫ 涩谷指出：信笺的第3页从此处开始(同上)。

⑬ 涩谷指出：信笺的第3页大约剩有一半的空白(涩谷版注记，第10页)。

⑭ 涩谷指出：M2版认为上中部的号码{1}是伯恩施坦的笔迹，而梁版认为是恩格斯的笔迹，阿版认为是马克思的笔迹(涩谷版注记，第10～11页)。

⑮ 在以下数张手稿的排列顺序上，文库版与广松版不同。小林将“小束手稿”({3}{4}除外)作为三个“绪论的草案”的提案得到了广松的认可(文库版，第313页)。文库版的排列顺序如下。绪论的第一草案：{1?}a～d，{2?}、{5}a～d；绪论的第二草案：{1}a～b；绪论的第三草案：{2}a～b。

小林这样排列的根据是：{1?}和{5}很有可能是连续撰写的，而{2?}估计是后来“插入”的。{2?}的a面只用了一半，而且其余3面也都是空白。这说明{2?}不是对{1?}的栏外补充，而是打算进一步展开论述。从{1?}c面的末尾到{5}的论述，从内容上来看，与{6}d=[11]以后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绪论的第一草案具有基底稿相关部分改订稿的性质。其开头部分({1?}a～b)又作为绪论的第二草案的底稿被利用(文库版，第19页)。

⑯ 指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的主要著作《耶稣传》(杜宾根版，第1卷，1835年；第2卷，1836年)，这一著作开创了对宗教哲学的批判，并且是黑格尔学派分解为老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开端(前引《费尔巴哈》，第95页；文库版，第241页)。

⑰ 狄亚多希是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公元前336～323年在位)的将领们。他们在亚历山大死后为争夺政权而彼此进行残酷斗争。在这场斗争的进程中(公元前4世纪末至3世纪初)，亚历山大的君主国，这个不巩固的军事管理联盟，分裂为许多单独的国家(前引《费尔巴哈》，第95页)。马克雷朗在《青年黑格尔派与卡尔·马克思》(1969年)一书中指出：初版《黑格尔全集》的编者之一菲尔斯塔曾经把黑格尔死后的状态比喻为亚历山大时代的狄亚多系的政权之争(文库版，第242页)。

⑱ 小林指出：1842年至1845年，是黑格尔左派活动最活跃的时期(文库版，第242页)。

⑲ 小林指出：大概是指亚历山大帝国从分裂到被罗马帝国消灭的300年，即希腊主义的时代(文库版，第242页)。

⑳ 小林将{1?}a～d作为绪论的第一草案加以处理。

㉑ 此处的强调根据涩谷版。

㉒ 涩谷指出：“强大的(gewaltige)”写在行间，划有插入线(涩谷版注记，第12页)。

㉓ 小林指出：“物质”(Substanzen)作为化学用语的确是指“物质”，不过在此处，估计是针对黑格尔左派中“实体”(Substanz)与“自我意识”的对立而言的(文库版，第242页)。

㉔ 涩谷指出：“激烈的(erbitterten)”写在行间，划有插入线(涩谷版注记，第11页)。

㉕ 涩谷指出：“这整个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以及“特别是”写在右栏中。正文中有表示插入位置的F(涩谷版注记，第11页)。

㉖ 涩谷指出：在“地方局限性(die lokale Borniertheit)”的前面有删除语“&”。对此，各版中都没有记载(涩谷版注记，第11页)。

㉗ 小林指出：从{1?}a的开头到此处的文章，经过一部分修改后誊写在{1}a～b当中(文库版，第23页)。

㉘ 涩谷指出：手稿上部的中间位置上标有数字“2”。梁版推断为恩格斯的，阿版推断为马克思的，M2版推断为伯恩施坦的笔迹(涩谷版注记，第18页)。

㉙ 广松为了提高日译文的可读性，对以上文章重新进行了疏理，中译本在此省略。

㉚ 涩谷指出：此处有被删除的reli，估计是打算写成religiösen。对此，各版都没有记载(涩谷版注记，第20页)。

㉛ 小林指出：“圣化”(Kanonisieren)是天主教用语，指加入圣人的行列(文库版，第243页)。

㉜ 小林指出：圣麦克斯是指麦克斯·施蒂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基底稿中，以讥讽的口气称呼施蒂纳和布鲁诺·鲍威尔为“圣麦克斯”、“圣布鲁诺”时，用的几乎都是“heilige”，而在新层次当中，采用的则都是“Sankt”。这一前后用语的区别，是区分手稿新旧层次的重要线索(文库版，第243页)。

㉝ 小林指出：“老年黑格尔”派指黑格尔右派(文库版，第243页)。

㉞ 涩谷指出：在“宗教(Religion)”的前面有被删除的Be，估计是打算写成“概念(Begriffe)”，

对此各版都没有记载(涩谷版注记,第 20 页)。

㉟ 小林指出:“人的、批判的或利己的意识”分别指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文库版,第 243 页)。

㊱ 小林指出:“震撼世界的”是《维干德季刊》1845 年第 4 卷的一篇匿名文章(“关于被宣告无罪的人要求自己的判决宣告书原本的权力”,第 327 页)中的用语。此处引文有误,原文为“颠覆世界的思想”。《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二篇{2}b 中有正确的引用(文库版,第 243 页)。《维干德季刊》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杂志,1844～1845 年由奥·维干德在莱比锡出版。参加该杂志工作的有布·鲍威尔、麦·施蒂纳和路·费尔巴哈(《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95 页)。

㊲ 小林指出:这是对施蒂纳发表在《维干德季刊》1845 年第 4 卷中对《惟一者及其所有物》所遭到的批判进行反批判的论文《施蒂纳的批评家们》中的论述进行的讥讽。施蒂纳并没有主张“自己与词句斗争”,他只是论述了“惟一者”不是概念,而只不过是“称呼”、“措词”而已。恩格斯在嘲讽“他们”(青年黑格尔派)围绕“惟一者”所进行的争论只不过是“措词＝词句”而已(文库版,第 243～244 页)。

㊳ 小林将{6}a 至{11}d 视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篇章结构确定之前撰写的基底稿,并作为“本论一”加以处理。

㊴ 小林指出:此话估计是在模仿卡尔·格律恩的《从人的观点论歌德》(1846 年)的论调。恩格斯写于 1846 年底至翌年初的《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之中,有“格律恩所说的人不外是德国人”这样的论述(文库版,第 244 页)。

㊵ 小林指出:“眼前的东西”是费尔巴哈在《未来哲学原理》(1843 年)第 4 节中的用语,恩格斯转引自鲍威尔的论文《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文库版,第 245 页)。

㊶ 小林指出:“感性的确定性”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1807 年)中的用语,它没有超出“个人看法”(Meinung)的范围(文库版,第 245 页)。

㊷ 小林指出:费尔巴哈在《未来哲学原理》第 42 节(第 2 版第 41 节)中主张:“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在感性上加以知觉的——即使不能直接地也可以间接地,即使不能通过粗野、粗糙的感官也可以通过细腻的感官,即使不能通过解剖学家和化学家的眼光也能够通过哲学家的眼光。”对此,鲍威尔在《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第 122 页中批判道:“究竟谁具备细腻的感官、哲学家的眼光呢? 具备粗野的感官以及解剖学、化学家眼光的人不也是人吗? 如果是那样的话,为什么感觉是真理的尺度呢?”(文库版,第 245～246 页)

㊸ 小林指出:在鲍威尔的《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第 110 页中,有“在自然和历史中消除、分离了的各种对立的真正统一”之类的说法(文库版,第 246 页)。

㊹ 小林指出:“高深莫测的各种著作”也许与歌德《浮士德》“天上的序曲”中三天使的台词(第 268～270 行)有关(文库版,第 246 页)。

㊺ 小林指出,在鲍威尔的《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第 118 页中有引自费尔巴哈《未来哲学原理》的句子:“我们的所有观念实际上产生于感官,从这一点来说,经验论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经验论忘记了:人最重要、最本质的感官对象是其自身……”(文库版,第 246 页)。

㊻ 小林指出,鲍威尔在《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第 110 页中,批判费尔巴哈的“类”是对“现实的、活着的、具备身体的人还没有出生这一点的率直证明”(文库版,第 246 页)。

㊼ 小林认为:尽管在措辞上有所不同,但估计与费尔巴哈对施蒂纳的反论《因〈惟一者及其所有物〉而论〈基督教的本质〉》(《维干德季刊》1845 年第 2 卷)有关。该论文指出:对帮助病人以及饥饿者的人“如果用文学性地加以表现的话,就是神”,因为人是受制约的不完全的存在,所以如果不以“不受制约的类的思想”来取代神的话,“就会给个人当中留下空隙”。估计恩格斯是以“最

高的直观"和"类的平等化"来表现搬出"神"的观点和以"类"来弥补个人的空隙这样一种构造(文库版,第 246~247 页)。

㊽ 对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施蒂纳是这样加以批判的:"费尔巴哈为感性带来荣誉,这是很好的。然而在此他只知道用唯心主义、'绝对哲学'的传统财产来穿戴他的'新哲学'的唯物主义。"(金海民译《惟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务印书馆,1989 年,第 379 页)。在此基础上,鲍威尔在指出:"费尔巴哈,正如他的信奉者明确地意识到的那样,是被人道主义稀释过了的唯物主义者,换言之,是唯物主义者又不是唯物主义者,是人道主义者又不是人道主义者。"(《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第 123 页)。这里所说的费尔巴哈的"信奉者"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在合著《神圣家族》(1845 年)中指出:"唯灵论和唯物主义过去在各方面的对立已经在斗争中消除,并为费尔巴哈永远克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 年,第 2 卷,第 177 页)(文库版,第 247~248 页)。

㊾ 涩谷指出:马克思一开始在此页上标注了"6e"这一页码,后来改为"11"(涩谷版注记,第 44 页)。

㊿ 鲍威尔在《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第 131 页中,说费尔巴哈"说教有术"。在此,恩格斯将此话用在鲍威尔身上(文库版,第 248 页)。

(51) 小林指出:鲍威尔在《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第 130 页中,将感性比喻为"一根棍子"(文库版,第 248 页)。

(52) 小林指出:在这里包含着对著有《18 世纪的政治、文化、启蒙德历史》等多部历史著作的鲍威尔的批判(文库版,第 248 页)。

(53) 小林指出:此处大概是依据{6}d=[11]中马克思的边注写出来的(文库版,第 242 页)。

(54) 涩谷指出:马克思在恩格斯所标的手稿号码{7}上标注了"12"(涩谷版注记,第 45 页)。

(55) 参见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讲演录》。

(56) 小林指出:大概是指鲍威尔、某一时期的赫斯、施蒂纳等黑格尔左派对"历史"的观点(文库版,第 248 页)。

(57) 小林指出:以下 a 面剩有二分之一左右的空白,b~d 面也是空白。不过,d 面有恩格斯笔迹(不能完全排除是伯恩施坦笔迹的可能)的"无法排序"(Nicht einfügbar)几个字。M2 版认为有可能是在 1883 年之后(即马克思去世后)写下的(文库版,第 27 页)。

(58) 小林指出:从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所居住的布鲁塞尔来看,德国是在"莱茵河彼岸"(文库版,第 248 页)。

(59) 精神"受到物质的'纠缠'("behaftet" zu sein)"是模仿了《惟一者及其所有物》中"被纠缠的人们"(Die Besessenheit)一项中的议论。在那里,人们被精神"纠缠着的状态"(Besessenheit)受到批判(文库版,第 248 页)。

(60) 涩谷指出:在从"这个开始"到此处的栏外,有马克思笔迹的计算式:"<5>40+25=65"(涩谷版注记,第 48 页)。

(61) 小林认为有可能是针对鲍威尔的"纯粹理论"、"纯粹批判"而来的(文库版,第 61 页)。

(62) 鲍威尔的"纯粹理论"主张通过与现有诸关系的矛盾、对立、斗争来不断批判、变革现状,并以此发展人的"自我意识"(文库版,第 249 页)。

(63) 涩谷指出:此处的边注是对画在栏外的人像的说明。人像是恩格斯画的,倒立着的画中人物左手高举着帽子,右手拿着佩剑。马克思在右手上加画了一面小旗。"宗教"一语是写在小旗上,其余内容写在人物的腰部。涩谷版 92 页中附有此页的照片(涩谷版注记,第 50 页)。

(64) 涩谷指出:马克思在恩格斯的手稿号码{8}上面标注了"16"。另外,此页的栏外有恩格斯

画的两幅侧面头像，其中留着胡须的被认为是费尔巴哈，戴着帽子的被认为是莫泽斯·赫斯。涩谷版第 93 页中附有此页的照片（涩谷版注记，第 51 页）。

65 小林指出：此处的文章紧接在[15]的文章之后，可是只有此页部分被斜线删除（文库版，第 65 页）。

66 小林指出：在手稿中"疑虑"的引号没有被引回来。这里一连串的引用语，曾被施蒂纳视为批判对象（文库版，第 65 页）。

67 小林指出：下面有大约三分之一的空白（文库版，第 32 页）。

68 小林指出："*批判的批判者*"是指鲍威尔。在此，是对自称为普遍性的鲍威尔的"纯粹批判"终究摆脱不了排他性活动领域的束缚的讥讽。下面增补的"*然后晚饭后从事批判*"、"*或批判者*"估计是马克思希望在恩格斯的论述中增加"脑力劳动"（文库版，第 249 页）。

69 小林指出：估计这段话是针对施蒂纳在《惟一者及其所有物》中对共产主义进行批判的部分而来的（文库版，第 251 页）。

70 小林指出：当初之所以写成"我"，估计是受前页[17]笔势的影响（文库版，第 250 页）。

71 小林指出：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与施蒂纳的《惟一者及其所有物》的关联。施蒂纳对神、一般人、国家、共同体等等一切压抑个人的东西加以否定，并使之与"联合"（Verein）对峙（文库版，第 251 页）。

72 小林指出："看不见的手"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1776 年）第 4 卷第 2 章提出的理论（文库版，第 251 页）。

73 小林指出："*地域性的工厂主义*"是指英国的欧文（派）和法国的卡贝（派）等所建设的，或者是打算建设的共产主义部落（文库版，第 251 页）。

74 涩谷指出：马克思在用"×"将恩格斯标注的页码{9}删除之后，标注了页码"20"（涩谷版注记，第 60 页）。

75 小林指出：指施蒂纳的论文《施蒂纳的批评家们》（文库版，第 251 页）。

76 小林指出：此处是指鲍威尔的论文《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页码（文库版，第 251 页）。

77 小林指出：此处是指鲍威尔的论文《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页码。鲍威尔在这篇论文中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了讥讽（文库版，第 251 页）。

78 小林指出：鲍威尔在其论文《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第 143 页中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费尔巴哈的爱的宗教的追随者"（文库版，第 252 页）。

79 此语引自鲍威尔的论文《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第 138 页。此外，{10}c～b 中也有包括此语在内的引自鲍威尔上述论文的内容（文库版，第 252～253 页）。

80 小林指出：鲍威尔在其论文《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中，引用了费尔巴哈的论文《因〈惟一者及其所有物〉而论〈基督教的本质〉》中"除了爱之外……只有从神的王国进入人的王国之路"的句子（文库版，第 253 页）。

81 马克思在恩格斯标注的{11}上面标注了页码[27]（涩谷版注记，第 78 页）。

82 小林指出：鲍威尔的论文《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第 139 页中，有"只要批判以及批判家存在，这些就决定历史的方向，并创造了历史"（文库版，第 253 页）。

83 小林指出：施蒂纳在《惟一者及其所有物》中把世界史的第一时代称为"黑人时代"，把第二时代称为"蒙古人时代"。"黑人时代，是指依赖于事物的……时代；蒙古人时代是指依赖思想，即基督教思想的时代"（文库版，第 253 页）。

84 小林指出："世界舞台"是指在小剧院演出的，以 17～18 世纪的世界性大事件为题材的戏剧（文库版，第 244 页）。

㉟ 指鲍威尔的《18 世纪的政治、文化、启蒙的历史》。该书由 4 卷构成。第 1 卷为“18 世纪初期 40 年的德国”(1843 年),第 2 卷为“法国革命时代的德国　第一部”(1844 年),第 3 卷为“德国和法国革命　第二部”(1845 年),第 4 卷为“德国和法国革命　第三部”(1845 年)(文库版,第 254 页)。

⑧⑥ 关于《莱茵河颂歌》的介绍,请参见前引人民出版社版《费尔巴哈》第 98 页。小林指出:在 1840 年,法国与德国围绕莱茵河的归属问题产生对立,这一对立成为引发法国“1840 年危机”的契机之一。路易・菲利浦罢免了主战派大臣,德国的民族主义得以高涨。鲍威尔对德国的民族主义采取了批判的立场(文库版,第 254 页)。

⑧⑦ 阿尔萨斯(Alsace)和洛林(Lorraine)位于法国东北部。17 世纪以来,围绕该地区的领有权问题,德法两国之间一直有争端:该地区从 17 世纪中叶起归属于法国,1871 年普法战争后被合并到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 1919 年,基于《凡尔赛条约》重新归法国领有;第二次大战中再次被德国占领;德国战败后,又归法国领有。

⑧⑧ 小林指出:此段文章引自鲍威尔的论文《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第 123～124 页(文库版,第 255 页)。

⑧⑨ 小林指出:施蒂纳的《惟一者及其所有物》中有带引号的“你们的思想不是我的思想,你们的道路不是我们的道路”的句子(文库版,第 255 页)。

⑨⓪ 小林指出:此处为莎士比亚戏剧《第十二夜》的第三幕第二场中玛利亚的台词。“艺术(Kunst)”在英语原文中为“爱情(favour)”,也许是“爱情(Gunst)”之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篇的誊清稿中,也是写成“Kunst”(文库版,第 255 页)。

⑨① 小林指出:鲍威尔在《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第 126 页以下,采取同时引用施蒂纳和费尔巴哈的语句使双方进行论争的方式。但是,在第 124 页的对立并不像恩格斯说的那么明显(文库版,第 255 页)。

⑨② “这些分析”不是指{11}b=[28]的开头部分,而是指同页中被删除的部分(文库版,第 100 页)。

⑨③ 费尔巴哈在其论文《因〈惟一者及其所有物〉而论〈基督教的本质〉》的末尾部分指出:“费尔巴哈既不是唯物主义者,也不是唯心主义者、同一哲学者。那么,到底是什么呢? ……是人。或者,因为他仅仅将人的本质置于共同性(Gemeinschaft)中,因此,是共同人(Gemeinmensch),一般人。”鲍威尔在其论文《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第 137 页引用了此文(文库版,第 255 页)。

⑨④ 小林指出:“党(Partei)”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也不是指社团。正如黑格尔左派也被称为“党”一样,在当时,“党”是指具有同样思想倾向的人的思潮及其势力,而不是指具体的组织(译者:类似于中国古代的“朋党”)。《共产党宣言》(1848 年)时期也是如此(文库版,第 255～256 页)。

⑨⑤ 指《未来哲学原理》第 27 节。

⑨⑥ 小林指出:此页全部被删除了,不过由于有栏外的增补,马克思标注了页码“29”。另外,页码[29]的右边有“2”(也许是 a),也许与第{20}张手稿的 a 面的号码[29]有关系(文库版,第 103 页)。

⑨⑦ 请参照鲍威尔的论文《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第 137 页。鲍威尔认为施蒂纳与费尔巴哈都是站在“实体”的立场(文库版,第 256 页)。

⑨⑧ 鲍威尔的原文如下:“在《惟一者及其所有物》的面前,……政治自由主义者和……社会自由主义者屈服了。他们倒在惟一者的批判短剑下。只有批判自由主义者……不屈服于这一批判,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批判家。”(文库版,第 256 页)

⑲ 小林认为左上方为"B"(也许是"3"),右上方为"B)"(也许是"3)")(文库版,第103～104页)。

⑩ 小林指出:此句引自鲍威尔的论文《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第140页。不过,鲍威尔的原文是:"恩格斯和马克思……断绝了批判的进一步发展的任何可能性"(文库版,第256页)。

⑩ 小林指出:在此也许是把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鲍威尔讥讽为老黑格尔派(文库版,第256页)。

⑩ 小林指出:以下,手稿的右栏还剩有六分之一的空白(文库版,第104页)。

⑩ 小林指出:由于这一页全部被删除了,所以没有马克思标注的页码(文库版,第105页)。

⑩ 以下引用文引自旧约《圣经》耶利米书的第11、18、25、32章(文库版,第256页)。

⑩ 小林指出:在旧约《圣经》中为"以色列人的"(文库版,第257页)。

⑩ 巴力是古代闪族人的主神,人们在这个祭坛上用小孩进行祭祀。小林认为背叛耶和华而去祭祀异教之神的人,与摆脱鲍威尔的影响而成为费尔巴哈的"信奉者"的马克思、恩格斯有相似之处(文库版,第257页)。

⑩ 文章未完,广松根据"第二篇　圣布鲁诺"中的誊清稿补全(文库版,第105页)。

⑩ 小林指出:这部分是从"第三篇　圣麦克斯"中移过来的,手稿号码{20}{21}原本是在第三篇中的手稿号码。由于全文被删除,没有马克思标注的页码。恩格斯将手稿号码{20}中的"0"改为"9",修改的理由难以推断。如果说是页码的话,那么就与{11}c的[29]重复。也许是因为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的手稿号码跳跃太大,为了将两部分连接起来而使页码重复(文库版,第107页、第109页)。

⑩ 小林指出:"**上面说的**"实际上是指长分割线之下的部分。在第三篇的誊清稿中,约瑟夫·魏德迈将马克思的增补部分中用于表示页码的圆括弧内空白部分省略,直接誊写为"**请看上面说的**",而马克思则在圆括弧内写下了"费尔巴哈",这说明希望参照的是第一篇"费尔巴哈"。然而,"费尔巴哈"的文字也被删除了,这说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篇章结构再次发生了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决定在完成第一篇之前先出版第二篇和第三篇。由此可以看出:此处的修改是根据篇章结构的变化而进行的形式上的推敲或者说是出于编辑上的考虑(文库版,第112页)。

⑪ 小林指出:在手稿中为空白,不过估计是指[16]～[18](文库版,第257页)。

⑪ 小林指出:在手稿中为空白,不过估计是指[22]～[23](文库版,第257页)。

⑪ 涩谷指出:马克思在恩格斯标注的手稿号码{21}上标注了页码"33"(涩谷版注记,第94页)。

⑪ 小林指出:马克思的这一段增补是根据左栏中被删除的恩格斯的文章的基础上修改、复原的,其目的在于使之与下一页文章相衔接(文库版,第119页)。

⑪ 小林指出:从上一页起的这一段被删除的文章被誊写在第三篇{20}b中。此处与第一篇{20}b=[30]开头部分被删除的文章相衔接(文库版,第122页)。

⑪ 小林指出:"神圣的"(heilig)与"无可救药的"(heillos)相近(文库版,第257页)。

⑪ 小林指出:"浏览"(durchschauen)与"走马观花地阅读"(*durchzuschauen*)相近(文库版,第257页)。

⑪ 小林指出:这是《惟一者及其所有物》初版(1844年)的页码。施蒂纳对将自己埋没在对象中的"学习的"态度、"学问的关系"进行否定,主张采取"创造的"态度,建立"解体(毁灭之类的)关系"。恩格斯批判施蒂纳采取的是"不了解事物"的态度(文库版,第257页)。

⑪ 小林指出:"虱子臭虫的忙碌"引自施蒂纳《惟一者及其所有物》初版(1844年)第88页。在此之所以没有标注页码,是因为在第三篇的{16}b～c已经引用过了(文库版,第257页)。

⑲ 小林指出:从此处开始一直持续到再下一页的删除文章,以与此页开头部分的删除文章相衔接的形式,誊写在第三卷的{20}b(文库版,第 122 页)。

⑳ 小林指出:由于全页都被删除了,因此马克思没有标注页码(文库版,第 124 页)。

㉑ 小林指出:"怪想"是指《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三篇的{14}d~{16}a 的部分(文库版,第 258 页)。

㉒ 小林指出:由约瑟夫·魏德迈誊写的第三篇{20}c 中没有这一句(文库版,第 134 页)。

㉓ 小林指出:恩格斯在第一次提到施蒂纳写给马克思的信中(1844 年 11 月 19 日)也有"高贵的施蒂纳"(edle Stirner)的措辞。"施蒂纳"这一笔名取自施蒂纳额头突出的长相,恩格斯使用"高贵的"形容施蒂纳,估计是对其额头突出的特征加以强调(文库版,第 258 页)。

㉔ 小林指出:这是施蒂纳在《惟一者及其所有物》中举出的关于"现象"与"本质"关系的例子(文库版,第 258 页)。

㉕ 小林指出:这是法国贵族对农民的蔑称,《德意志意识形态》多次这么称呼施蒂纳(文库版,第 258 页)。

㉖ 小林认为"积极公民"为有选举权的公民(文库版,第 259 页)。

㉗ 颁布于公元前 367 年的罗马法律。在公元前 4 世纪前期,罗马由于高卢人的入侵以及与中部意大利的战争,平民的负担增加,平民对贵族统治的不满日益高涨。在这样的背景下,护民官李奇尼乌斯和塞克斯蒂乌斯于公元前 377 年提议制定土地法。经过平民与贵族间的激烈斗争,公元前 367 年,贵族终于做出让步,土地法得以通过。该法中有罗马市民不得占有 500 罗马亩(约 125 公顷)以上的国有地等规定,平民的地位也因此有所提高。

㉘ 梁版手稿号码"4"的笔迹,推断为恩格斯的,阿版为马克思的,M2 版为伯恩施坦的(文库版,第 136 页)。

㉙ 涩谷指出:马克思用斜线将恩格斯标注的"84"删除,在右侧标注了"40"(涩谷版注记,第 107~108 页)。

㉚ "反谷物法同盟"是曼彻斯特的工厂主、激进主义政治家科布顿(Richard Cobden,1804~1865)和布莱特(John Bright,1811~1889)于 1838 年创立的。英国的《谷物法》是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进口廉价谷物的法律,代表的是土地贵族的利益。"反谷物法同盟"站在工业资产阶级的立场,提倡自由贸易主义,展开了要求废除《谷物法》的运动。1846 年《谷物法》被废除以后,该同盟解散(文库版,第 259 页)。

㉛ 小林认为圆括弧中的内容是打算在后面进行详细论述的备忘录(文库版,第 259 页)。

㉜ 涩谷指出:马克思将恩格斯写在上部中间位置的手稿号码"85"删除,在其右侧标注了页码"44"(涩谷版注记,第 114 页)。

㉝ 小林认为:从文章的结构来看,恩格斯的增补是片断性的,而马克思的边注才与前后文浑然一体。因此,也许可以视为马克思将恩格斯作为备忘录写下来的这一句改成了增补句。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成了马克思忘记删除恩格斯的边注了(文库版,第 150 页)。

㉞ 涩谷指出:马克思用斜线删除了恩格斯标注的手稿号码"86",并在其右侧标注了页码"48"(涩谷版注记,第 123 页)。

㉟ 因为此句的主语"行会"是复数,所以谓语"衰落"也应该是复数形"kamen"才对。小林认为除了误记以外,还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句子没有写完,也就是说,有可能是打算将这个句子删除(文库版,第 158 页)。

㊱ 《航海条例》是对 1651 年由克伦威尔颁布的以保护英国的工业、贸易为目的的法律的总称。该法律规定:非、亚、美洲的英国殖民地在进出口货物时,必须使用由英国造船厂商制造、英国

船员占75%以上的船舶；英国从殖民地国家进出口货物时，也必须使用英国的船舶；从其他国家进口货物时，不得使用第三国的船舶。它的目的在于排挤靠中转贸易而繁荣起来的荷兰，并阻止殖民地制造业的发展。法律颁布后的第二年，英国与荷兰之间爆发了战争（第一次英荷战争，1652～1654年），英国获胜。第三次英荷战争（1672～1674年）以后，英国从荷兰夺取了制海权。但是，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该法律逐渐被认为反而阻碍了英国的工业和贸易的发展。1849年，该法律被废除。

⑬⑦ 依次为英国的清教徒革命和名誉革命、法国大革命（文库版，第261页）。

⑬⑧ 涩谷指出：马克思在恩格斯标注的手稿号码“87”的右侧标注了页码“52”（涩谷版注记，第133页）。

⑬⑨ 小林以“这些不同的形式”这一措辞给人以唐突的印象为理由，认为它应该是对“大工业时代”的概括。因此，“这些”不只是指上面紧接着的句子，而是包括上面整个段落。他还认为下面的“不论在哪一个时期”是指到“大工业化时代”为止的各个时期（文库版，第261页）。

⑭⓪ 小林指出：当时还不知道关于原始社会的共同住宅和共同劳动方面的情况（文库版，第261页）。

⑭① 涩谷指出：马克思用页码“56”覆盖了恩格斯标注的手稿号码“88”（涩谷版注记，第144页）。

⑭② 涩谷指出：马克思用斜线删除了恩格斯标注的手稿号码“89”，并在其右侧标注了页码“60”（涩谷版注记，第153页）。

⑭③ 小林指出：关于施蒂纳对羊和狗的论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三篇的{46}b（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8～90页）有片断性的引用。在《惟一者及其所有物》中，施蒂纳是这样说的：“迄今的历史是**精神**的人的历史。……他欲图把自己造就成‘正义的人’、‘正义的事物’。**人**是他的目标、他的责任、他的使命、天职、任务、他的**理想**。……不会有羊和狗会努力去成为‘正义的羊、正义的狗’；没有什么动物会把它的本质当作一种任务，即当作一种它必须予以实现的概念。……它不要求成为或变为不同于实际上的它的**其他什么**。……你们的天性总归是人的天性，你们是人的天性，亦即是人。然而恰恰是因为你们已经是人，故而你们就毋须才又去变成人。”（金海民译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367页）。“与人相敌视的施蒂纳的乖僻的主要论点”，大概是恩格斯对施蒂纳不是针对人，而是背离人来论述这个问题的做法进行讥讽（文库版，第263～264页）。

⑭④ 涩谷指出：马克思用斜线勾掉了恩格斯所标注的印张号码“90”，并在其右侧标注了页码“64”（涩谷版注记，第161页）。

⑭⑤ 小林指出，此处有被删除的马克思的边注“**个性**”。小林认为，也许是因为马克思觉得趁着“有个性的个人与偶然的个人之间的乖离”的笔势来论述历史方面的问题有些“离题”，因而以此作为回到原来论题的备忘录（文库版，第264页）。

⑭⑥ 小林指出：白痴病、愚侏病（cretinism）是一种甲状腺病，症状为在少儿时期体形矮小、智力迟钝、骨骼营养不良、新陈代谢功能低下等。小林认为这是恩格斯对德国从中世纪到近代落后于英国、法国和美国的状态所进行的自虐性的对比（文库版，第264页）。

⑭⑦ 小林指出：从行文上来看，此段落与前后段落脱节，在形式上也用分割线隔开，并用括号括起来了，句子也是片断性的。从内容上来看，与第[62]页有关联，与其说是正文的一部分，还不如视为一种备忘录（文库版，第264页）。

⑭⑧ 西斯蒙第（1773～1842）是出身于瑞士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从法国古典经济学的立场同情工人，批判资本家的横暴。主要著作有《经济学新原理》（1819年）、《经济学研究》（2卷本，

1837年、1838年)。舍尔比利埃是西斯蒙第的支持者(文库版,第264页)。

⑭⑨ 涩谷指出:马克思用斜线勾掉了恩格斯所标注的手稿号码"91",并在其右侧标注了页码"68"(涩谷版注记,第167页)。

⑮⓪ 小林认为"始终"是后来增补的(文库版,第201页)。

⑮① 小林将此处的标题文字加以强调,并在划线以后将下段文字接排于此后(文库版,第201页)。

⑮② 小林指出:句子位置的调整是根据恩格斯的标记进行的(文库版,第203页)。

⑮③ 小林认为"产生"是增补的。

⑮④ 意大利的海港城市阿马尔非(位于那波利的东南)是10～11世纪的繁荣商业中心。阿马尔非市的航海法在整个意大利都有效,而且在地中海沿岸各国也被广泛采用(《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1页;文库版,第265页)。

⑮⑤ 小林指出:"此边注从内容来看,与此处的正文有关联,但实际上是撰写在'具有极为明确的经济界限'的栏外(在恩格斯的栏外增补'对物的任意支配'的稍微下面一点)。可能是因为另一处边注('**在意志中,尽管如此,意志是现实的**')先写下来,从内容的关联上来看应该写的位置已经被写满了,而利用了上面的余白处的缘故。"(文库版,第207～208页)

⑮⑥ 小林认为"他作为土地所有者就一无所有"是后来增补的(文库版,第206页)。

⑮⑦ 小林认为"自己的"是后来增补的(文库版,第206页)。

⑮⑧ 涩谷指出:马克思在恩格斯所标的手稿号码"92"的"9"的位置上写下了"7",改成"72"(涩谷版,第171页)。

⑮⑨ 小林认为"1."是忘了删除(文库版,第210页)。

⑯⓪ 涩谷指出:第{92}张手稿缺c、d两面(涩谷版注记,第174页)。

⑯① 小林指出:M2版认为写于1883年之后(文库版,第212页)。

⑯② 小林指出:此手稿是基底稿的一部分,但无法确定在现行第一篇中的排列位置。此手稿为一张纸片,在正面和反面分别有马克思标注的(1)和(2)。这一号码有可能与第二篇有关系,也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整理号码。因为上面没有手稿号码,所以可以推断为原来手稿的c～d面。不过,(1)(2)是否是按照c～d的顺序标注的,尚存疑问。此手稿破损严重,而且手稿的第一页上到处是马克思的涂写(包括人像),判读极为困难(文库版,第213页)。

⑯③ 以下被删除的内容,在措辞上稍加修改后,誊写在第二卷"圣布鲁诺"当中。请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1～92页。

⑯④ 小林建议按照(c)～(f),(a)(b)的顺序来阅读。从内容来看,与"大束手稿"中的第[28]、[29]页相关联(文库版,第221页)。

⑯⑤ 此处的页码标记依据文库版(文库版,第221页)。

德文原文文本凡例和省略符号

1. 以前各种版本的省略符号

   R. ……梁赞诺夫版(Marx-Engels Archiv, Bd. Ⅰ,1926)

   A. ……阿多拉茨基版(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Bd. Ⅴ,1932)

   D. ……新德文版(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1966)

   N. ……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2, Probeband,1972)

2. 我们所利用的资料是以上几种底本以及阿多拉茨基版、MEGA2 版中所附的几张照片。关于附录[Ⅰ]以及{11}c~d(即第[29]页及其背面)还可以利用发现者巴纳(S. Bahne)的报告。

3. 撰写者的区别

   黑体……马克思在当初撰写时的语句、文章(包括边注以及笔记风格的备忘内容)

   罗马体…恩格斯在当初撰写时的语句、文章

   斜体……恩格斯在后来补充的语句(在初稿时补充、插入的内容除外。对于补充、插入的时间,在各种版本的推定不一致的情况下,逐一对其状况加以注明)

4. 本版的下划线依据手稿

5. 删除的区别

   〈 〉——在手稿中被横线删除的语句、文章

   † †——在手稿中被竖线删除的文章

6. [ ]内所收的语句是编者补充的内容,其中因为手稿破损的,每次都加以标注以示区别(不过,在破损的只是单词的一部分,而且可以确定其意义的情况下,没有逐一加以注释)。另外,〈 〉内单词的后半部分等用[ ]括起来的,是写了一半后被删除,编者根据推定而补充完整的,或者是对原来行文内容的补充。

7. 各种版本的判读,记载内容的异同都在脚注中进行说明。关于被删除的语句以及修改过程,因为梁赞诺夫版省略了认为不重要的部分,新德文版采取了原则上不记载的方针,因此对梁赞诺夫版和新德文版没有记载这一点不逐一说明。不过,遇到梁赞诺夫版和新德文版中有记载,而阿多拉茨基版和 MEGA2 版中没有记载的情况,将进行说明。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DIE DEUTSCHE IDEOLOGIE

KRITIK DER NEUEST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IN IHREN REPRÄSENTANTEN, FEUERBACH, B. BAUER UND STIRNER, UND DES DEUTSCHEN SOZIALISMUS IN SEINEN VERSCHIEDENEN PROPHETEN

1. BAND
1. ABSCHNITT

HERAUSGEGEBEN
VON
WATARU HIROMATSU

〔V o r r e d e〕[☆]

Die Menschen haben sich bisher stets falsche Vorstellungen über sich selbst gemacht ⟨,von den[1] was⟩ ⟨. Sie bildeten sich ein, so oder so zu sein⟩, von dem, was sie sind oder sein sollen. Nach ihren Vorstellungen von Gott, von ⟨einem⟩ dem Normalmenschen usw.[2] haben sie ihre Verhältnisse eingerichtet. Die Ausgeburten ihres Kopfes sind ihnen über den Kopf gewachsen. Vor ihren Geschöpfen haben sie, die Schöpfer, sich gebeugt. Befreien wir sie von den Hirngespinsten, den Ideen, den Dogmen, den eingebildeten Wesen[3], unter deren Joch sie verkümmern. Rebellieren wir gegen diese Herrschaft der Gedanken. Lehren wir sie, diese Einbildungen mit Gedanken vertauschen, die dem Wesen des[4] Menschen entsprechen, sagt der Eine[5], sich kritisch zu ihnen verhalten, sagt der Andere[5], sie sich aus dem Kopf schlagen, sagt der Dritte[5], und——die ⟨wirkliche Welt⟩ bestehende Wirklichkeit wird ⟨zu ⟩ ⟨von selbst⟩ zusammenbrechen.

Diese unschuldigen und kindlichen Phantasien bilden den Kern der neueren junghegelschen Philosophie, die in Deutschland nicht nur von dem Publikum mit Entsetzen und Ehrfurcht empfangen, sondern auch von den philosophischen Heroen selbst mit dem feierlichen Bewußtsein der weltumstürzenden Gefährlichkeit und der verbrecherischen Rücksichtslosigkeit ausgegeben wird. Der erste Band dieser Publikation ⟨wird die⟩ hat den Zweck, diese Schafe, die sich für Wölfe halten und dafür gehalten werden, zu entlarven, zu zeigen, wie sie die Vorstellungen der deutschen Bürger nur philosophisch nachblöken, wie die Prahlereien dieser philosophischen Ausleger nur die Erbärmlichkeit der wirklichen deutschen Zustände ⟨bemä 〔nteln〕⟩ ⟨überschwenglich⟩ widerspiegeln. Sie hat den Zweck, den philosophischen Kampf mit ⟨dem⟩ den[6] Schatten der Wirklichkeit, der dem träumerischen und duseligen deutschen Volk zusagt, zu blamieren und um den Kredit zu bringen.

Ein wackrer Mann bildete sich einmal ein, die Menschen ertränken nur im Wasser, weil sie vom Gedanken der Schwere[7] besessen wären. Schlügen sie sich diese Vorstellung aus dem Kopfe, etwa indem sie dieselbe für eine abergläubige, für eine religiöse Vorstellung erklärten, so seien sie über alle Wassersgefahr erhaben. ⟨Er bekämpfte⟩ Sein Leben lang bekämpfte er die Illusion der Schwere, von deren schädlichen Folgen jede Statistik ihm neue und zahlreiche Beweise lieferte. Der wackre Mann war der Typus der neuen deutschen revolutionären Philosophen.

☆）此“序言”由马克思撰写在 2 页半的信笺上。第 1 页中只有一部分增补和修改，而剩下的 1 页半全部被竖线删除了。关于此序言，我们能够利用的资料只有梁版和阿版（新德版和 M2 版只收录了手稿的第一篇）。不过，梁版对删除部分的详细情况没有加以说明（在这一页中，梁版记载的删除语句只有第 11行的⟨wirkliche Welt⟩一处）。

1）依据阿版的记载。 2）在梁版中为逗号。 3）梁版判读为 dem eingebildeten Wahn。 4）梁版判读为 der。 5）在梁版中，此词以小写字母开头。 6）在梁版中为 dem，也就是说将 Schatten 读成单数。 7）在梁版中没有被强调。

†[1]〈Die deutsche Philosophie unterschied sich von Ideologie 〈der〉 aller andern Völker.〉 Der deutsche Idealismus 〈hat〉 〈bie[tet]〉 〈hat〉 〈bietet〉 sondert sich durch keinen[2] spezifischen Unterschied von der Ideologie aller andern Völker ab. 〈Durch ein charakteristisches〉 Auch diese betrachtet die Welt als durch Ideen beherrscht, die Ideen u[nd] Begriffe als bestimmende Prinzipien. 〈als die beste[3] u[nd] wahrste Form, worin[4]〉 〈vorbeigehen〉 bestimmte Gedanken als 〈die beste u[nd] wahrste Gestalt der〉 das 〈Myste[rium]〉 den Philosophen zugängliche 〈Bestimmung〉 Mysterium der materiellen Welt. 〈D[er] Deutsche Idealismus〉 〈d[as] Denken, das andere d[er] Gedanken, d. Produkte d[es] Denkens.〉 †

† Hegel hatte 〈d[ie] Darstell[ung]〉 〈darstel[len wollen]〉 den positiven Idealismus vollendet. Nicht nur hatte〈n sich ihm alle Zustände u[nd]〉 〈Verhältn[isse]〉 sich ihm d[ie] ganze materielle Welt in eine Gedankenwelt 〈vollen[det]〉 u[nd] d[ie] ganze Geschichte in eine Geschichte von Gedanken verwandelt. 〈Er hatte auch d[en] Pro[zeß]〉 〈Er beschrieb nicht〉 Er begnügt sich nicht, die Gedankendinge 〈zu Protokoll zu n[ehmen]〉 einzuregistrieren, er sucht[5] auch den Produktionsakt darzustellen.†

〈Die deutschen〉

〈Wenn die deutschen Philosophen aus ihrer Traumwelt erwachen〉

† Die deutschen Philosophen, aus ihrer Traumwelt aufgerüttelt, protestieren gegen d[ie] Gedankenwelt, der sie die Vorstellung der wirklichen, leib[haftigen][6] †

† Die deutschen philosophischen Kritiker 〈teilen〉 〈haben einen gemeinschaftlichen Gegner, das Hegelsche System. Dieses System ist die Welt, die sie bekämpfen.〉 〈V[on][7]〉 〈theoretische Voraussetzung, die sie zugleich zu vernichten suchen——das Hegelsche System〉 〈In ihre〉 〈Die Gedanken〉 〈stimmen sämtlich in dem Glauben überein〉 behaupten sämtlich, daß Ideen, Vorstellungen, Begriffe bisher 〈die Welt beherrscht haben〉 d[ie][8] wirklichen Menschen, die Welt[9] beherrscht u[nd] bestimmt haben, 〈das soll nun anders werden, das findet aber bis auf diesen Augenblick statt〉 daß d[ie] wirkliche Welt ein Produkt d[er] ideellen Welt ist. Das findet bis auf diesen Augenblick statt, das soll aber anders werden. Sie unterscheiden sich in der Art, wie sie 〈diesen vorgefu[ndenen]〉 die nach ihrer Ansicht so[10] unter d[er] Macht ihrer eigenen fixen[11] Gedanken seufzende Menschenwelt erlösen wollen; sie 〈stimmen überein〉 unterscheiden sich 〈in〉 〈über〉 〈durch die Ausdehnung d[er] f[ixen]〉 〈ind[em]〉 in dem, was sie für fixe[12] Gedanken 〈halten〉 erklären; sie stimmen überein in d[em] Glauben 〈, daß〉 dieser Gedankenherrschaft, sie stimmen überein in dem Glauben, daß 〈ihre Methode, um[13] sie zu bekämpfen,〉 ihr kritischer Denkakt d[en] Untergang d[es] Bestehenden herbeiführen müsse, 〈ihr kritischer Denkakt〉 sei es nun, daß sie ihre isolierte Denktätigkeit für zureichender halten od[er] das allgemeine Bewußtsein 〈zu〉 erobern 〈gedenken〉 wollen.†

〈Daß〉 † Der Glaube, daß die reelle Welt d[as] Produkt der ideellen Welt sei, daß die 〈Gedanken〉 Welt der Ideen[......] †

† 〈Seitdem d[ie] deutschen Philosophen an[14]〉 An ihrer Hegelschen Gedankenwelt irre geworden 〈sind〉, protestieren d[ie] deutschen Philosophen gegen d[ie] Herrschaft d[er] Gedanken, 〈das〉 〈oder was dasselbe〉 Ideen, Vorstellungen, die bisher nach ihrer Ansicht, d. h. nach der Illusion Hegels, die wirkliche Welt produzierten, bestimmten, beherrschten. Sie legen Protest ein u[nd] verenden[......] †

† 〈In〉 Nach dem Hegelschen System hatten Ideen, Gedanken, Begriffe 〈d[ie] Gestalt d. wir[klichen]〉 〈die mit wirklichen〉 das wirkliche Leben d[er] Menschen, ihre materielle Welt, 〈auch produziert,〉 ihre reellen Verhältnisse produziert, bestimmt, beherrscht. Seine rebellischen Schüler 〈bezweifeln dies keinen Aug[enblick]〉 〈glauben ihm diese〉 〈haben keinen Augenblick diese seine〉 nehmen dies von ihm[......] †

〈Seitdem sie nicht mehr an das Hegelsche System, das ihnen bisher mit d. wi〉[15]

〈Die deutschen Philosophen tren[nen]〉[16]

1）下面估计是作为“序言”的继续（或者是重新起稿）而开始撰写的。关于此页，能够利用的资料只有梁版和阿版。梁版中所记载的被横线删除的部分，除了后注 4）、6）、7）、13）、14）、15）、16）以外，还有第 1行的〈Philosophie〉，倒数第 12行的†〈Der Glaube……Ideen〉†，倒数第 9 行的〈oder was dasselbe〉，倒数第 4 行的〈bezweifeln dies keinen Aug〉，倒数第 3行的〈haben keinen Augenblick diese seine〉。 2）梁版判读为 einen。 3）梁版判读为 letzte。 4）梁版中没有 worin 一词。 5）梁版判读为 suchte。 6）梁版判读为 leib[lichen]。 7）梁版将此处判读为〈haben……bekämpfen. Ihre[?]theoretische……System〉。 8）梁版判读为 den。 9）在阿版中，没有 die Welt。 10）在梁版中，没有此词。 11）梁版判读为 freien。 12）梁版判读为 freie。 13）梁版将 um sie 判读为[einen]。 14）在梁版中，没有 an。 15）在梁版中，没有最后的〈wi〉。 16）在梁版中，没有最后的〈tren〉。另外，手稿至此中断。

I.[☆)]

Feuerbach
Gegensatz von materialistischer und idealistischer Anschauung[1)]

1）此标题由恩格斯用铅笔写在手稿大束手稿的末尾。

{Ⅱ}a

[Einleitung]

I.
Feuerbach

[1]Wie deutsche Ideologen melden, hat Deutschland in den letzten Jahren eine Umwälzung ohnegleichen durchgemacht. Der Verwesungsprozeß des Hegelschen Systems, der mit Strauß begann, hat sich zu einer Weltgärung entwickelt, in welche alle „Mächte der Vergangenheit" hineingerissen sind. In dem allgemeinen Chaos haben sich gewaltige Reiche gebildet, um alsbald wieder unterzugehen, sind Heroen momentan aufgetaucht, um von kühneren und mächtigeren Nebenbuhlern wieder in die Finsternis zurückgeschleudert zu werden. Es war eine Revolution, wogegen die französische ein Kinderspiel ist, ein Weltkampf, vor dem die Kämpfe der Diadochen kleinlich erscheinen. Die Prinzipien verdrängten, die Gedankenhelden überstürzten einander mit unerhörter Hast, und in den drei Jahren 1842-45 wurde in Deutschland mehr aufgeräumt als sonst in drei Jahrhunderten.

Alles dies soll sich im reinen Gedanken zugetragen haben.

Es handelt sich allerdings um ein interessantes Ereignis: um den Verfaulungsprozeß des absoluten Geistes. Nach Erlöschen des letzten Lebensfunkens traten die verschiedenen Bestandteile dieses Caput mortuum in Dekomposition, gingen neue Verbindungen ein und bildeten neue Substanzen. Die philosophischen Industriellen, die bisher von der Exploitation des absoluten Geistes gelebt hatten, warfen sich jetzt auf die neuen Verbindungen. Jeder betrieb den Verschleiß des ihm zugefallenen[2]

1) 此页为下页底稿的誊清稿。经过修改后，在内容上存在若干差异。 2) 下面接{1}b。

{Ⅱ ?}a～b

〔Einleitung〕

I.

Feuerbach

Wie 〈unsere〉[1] deutsche〈n〉[1] Ideologen 〈versichern〉 **melden,** 〈ist〉 hat Deutschland[2] in den letzten Jahren eine Umwälzung **ohne Gleichen** durchgemacht 〈, 〈die〉 wie sie in der Geschichte unerhört ist.〉[1]. Der Verwesungsprozeß 〈der Hegelschen Schule〉 *des Hegelschen Systems,*[3] der mit Strauß begann, hat sich zu einer 〈Gärung〉 *Weltgärung*[4] entwickelt, in welche alle „Mächte der Vergangenheit“ hineingerissen sind. 〈Aus〉 In dem allgemeinen Chaos haben sich *gewaltige* Reiche gebildet 〈und sind wieder untergegangen〉,[5] um *alsbald*[5] wieder unterzugehn, 〈Heroen〉 sind Heroen momentan aufgetaucht, um von kühneren und mächtigeren Nebenbuhlern wieder in die Finsternis zurückgeschleudert zu werden. Es war eine Revolution, 〈gegen die〉 **wogegen** die französische ein Kinderspiel 〈,〉[6] 〈war〉 *ist,* ein Weltkampf, vor dem die Kämpfe 〈um〉[7] der 〈Nachfolger Alexanders〉 *Diadochen* kleinlich erscheinen. 〈Ein Prinzip verdrängte das andere, ein Gedankenheld〉 Die Prinzipien verdrängten, die Gedankenhelden überstürzten einander mit unerhörter Hast, und in den wenigen Jahren 1842-1845 wurde in Deutschland mehr aufgeräumt als 〈in den letzten〉 sonst in drei Jahrhunderten.

Alles dies soll sich im reinen Gedanken zugetragen haben. 〈《Die profane Außenwelt erfuhr davon natürlich nichts, denn die》 **Die**[8] **ganze welterschütternde Begebenheit belief** sich im Grunde nur[9] auf den **《Verwesungsprozeß》 Verfaulungsprozeß**[10] des absoluten Geistes **《.》 《, der als Residuum der großen Befreiungskriege si[ch]》. Der Hochzeits und Leichenbitter 《, der K[ritiker]》 durfte nicht fehlen.**〉 **Es handelt sich allerdings um ein interessantes Ereignis, um den Verfaulungsprozeß des absoluten Geistes.**[11] Die verschiedenen Bestandteile dieses Caput mortuums 〈gin[gen]〉 traten nach 〈entf〉[7] Erlöschen des letzten Lebensfunkens in Dekomposition, gingen neue Verbindungen ein 〈,〉[6] und bildeten neue[12] /{Ⅱ ?}b/ Substanzen. Die verschiedenen philosophischen Industriellen, die bisher von der Exploitation des absoluten Geistes gelebt hatten, warfen sich jetzt auf die neuen Verbindungen 〈und〉. Jeder 〈suchte natürlich aus dem ihm zugefallenen Teil das Möglichste zu machen.〉 **betrieb** 〈mit〉[13] **den Verschleiß des ihm zugefallenen**[14]

1）是被马克思删除的。 2）根据 M2 版的记载，〈ist〉→hat Deutschland 是写到后面第 6 个词 Umwälzung 的时候改订的。 3）在 M2 版中没有逗号。 4）阿版认为修改是紧接着进行的。 5）阿版认为此词是后来插入的。 6）只有阿版记载了这一被删除的逗号。 7）只有阿版记载了这一删除语。 8）前面《 》中的内容是马克思删除的。 9）nur 在梁版和阿版中没有记载。在此依据新德版和 M2 版。 10）关于此词的改订情况，只有 M2 版中有记载。 11）马克思的这个句子估计是在对恩格斯的句子进行修改的基础上写成的。新德版将前面的删除文以下列形式排列在此句之后：**Der Hochzeits-und Leichenbitter, der Kritiker durfte nicht fehlen, der als Residuum der großen Befreiungskriege si**[ch]。阿版的排列基本上相同，只是更加详细一些。〈**Der Hochzeits-und Leichenbitter**《, **d**[er] **K**[ritiker]》 **durfte nicht fehlen.** 〉〈**der** 《**sich seit d**[en]》 **als Residuum der großen Befreiungskriege si**〉。在此依据新德版的记载。 12）梁版记载为 n[eue]。 13）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这一删除语的记载。 14）**ihm zugefallenen** 这两个词是马克思根据〈 〉中被删除的恩格斯的同一词句写成的。

{Ⅱ}b

〈Teils〉 *Anteils* mit möglichster Emsigkeit. Es konnte dies nicht abgehen ohne Konkurrenz. Sie wurde anfangs ziemlich bürgerlich und solide geführt. Später,[1] als der deutsche Markt überführt war und die Ware trotz aller Mühe auf dem Weltmarkt keinen Anklang fand, wurde das Geschäft nach gewöhnlicher deutscher Manier verdorben durch fabrikmäßige und Scheinproduktion, Verschlechterung der Qualität, Sophistikation des Rohstoffs, Verfälschung der Etiketten, Scheinkäufe, Wechselreiterei und ein aller reellen Grundlage entbehrendes Kreditsystem. Die Konkurrenz lief in einen *erbitterten* Kampf aus, der uns jetzt als welthistorischer Umschwung, als Erzeuger der gewaltigsten Resultate und Errungenschaften angepriesen und konstruiert wird.

Um diese philosophische Marktschreierei, die selbst in der Brust des ehrsamen deutschen Bürgers ein wohltätiges Nationalgefühl erweckt, richtig zu würdigen, um die Kleinlichkeit, die lokale Borniertheit 〈und〉 *dieser ganzen junghegelschen Bewegung, um namentlich* den tragikomischen Kontrast zwischen den wirklichen Leistungen dieser Helden und den Illusionen über diese Leistungen anschaulich zu machen, ist es nötig[2] sich den ganzen Spektakel einmal von einem Standpunkte anzusehen, der außerhalb Deutschland liegt.

1) 在 M2 版中，此处没有逗号。 2) 在新德版中，此处有逗号。

{1 ?}b～c

Teils 〈mögli〔chst〕〉[1] **mit möglichst**[2] **großer Geschäftigkeit** 〈u〔nd〕[3] allen den andern auf Gewi〔nn〕[4]〉 〈, ohne die Annoncen〉 **und obligater Erbitterung.**[5] 〈Daraus[6] entwickelt sich Konkurrenz〉[7] 〈Dies〉 **Es** konnte **dies** nicht ohne Konkurrenz abgehen 〈, die anfangs ziemlich bürgerlich und solide, später mit Erbitterung geführt wurde und in einen Kampf auslief 〔, der uns jetzt als welthistorischer Umschwung, als Erzeuger der gewaltigsten Resultate und Errungenschaften geschildert und konstruiert wird〕〉. **Sie wurde anfangs ziemlich bürgerlich und solide**[8] **geführt, später, als der deutsche**[9] **Markt überführt war,**[10] **und trotz aller Mühe die Ware**[11] **auf dem Weltmarkt keinen Anklang fand,** 〈nahm〉[12] **wurde** 〈der Kampf mit 〈allen Waffen der Scheinproduktion und o〔bligater Erbitterung〕〉[13] Erbi〔tterung〕〉 **das Geschäft** 〈durch Scheinprodu〔ktion〕〉 **nach gewöhnlicher deutscher Mainer durch**[14] **fabrikmäßige und Scheinproduktion, Verschlechterung** 〈d〔es〕 M〔aterials〕〉[1] **der Qualität,** 〈Sophistizierung〉 **Sophistikation des Rohstoffs, Scheinkäufe, Wechselreiterei und ein aller** 〈realen〉[15] **reellen** 〈Ba〔sis〕〉 **Grundlage entbehrendes Kreditsystem** 〈nach gewöhnlicher deutscher Manier〉[16] **unsolide gemacht. Die Konkurrenz lief in einen Kampf**[17] **aus,** der uns jetzt als welthistorischer Umschwung, als Erzeuger der gewaltigsten Resultate und Errungenschaften geschildert und konstruiert wird.

Um 〈die Bede〔utung〕〉[1] diese philosophischen Renommistereien, deren 〈laute〉[18] Verkündigung selbst in der Brust des ehrsamen deutschen Bürgers ein〈en〉 wohltätige〈n〉s[19] Nationalgefühl erweckt,[20] 〈richtig zu würdigen〉,[18] um 〈die Kleinlichkeit,〉[21] 〈jeden Zweifel〉[22] **die Kleinlichkeit**[23]〈,〉[15] **und** *die lokale* 〈und nationale〉[24] Borniertheit 〈und Unbedeutendheit〉 **die winzige Wirklich〔keit〕**[25] dieser ganzen junghegelschen Bewegung 〈richt〔ig〕〉[26] **anschaulich**[27] zu erkennen, ist es nötig, sie einmal von einem Standpunkte anzusehen,[28] der außerhalb Deutschland liegt.

† 〈Wir schicken daher der speziellen Kritik der einzelnen Repräsentanten dieser Bewegung einige allgemeine Bemerkungen 〈über die deutsche Philosophie und die gesamte Ideologie〉 voraus 〈. Diese Bemerkungen werden hinreichen,[28] um den Standpunkt unserer Kritik soweit zu bezeichnen, als es zum Verständnis und zur Begründung der nachfolgenden Einzelkritiken nötig ist. Wir stellen diese Bemer /{1 ?} c/ kungen gerade Feuerbach gegenüber, weil er der einzige ist, der wenigstens einen Fortschritt gemacht hat und auf dessen Sachen man de bonne foi eingehen kann〉, welche die ihnen allen gemeinsamen ideologischen Voraussetzungen näher beleuchten werden.〉 †[29]

1）只有阿版记载了此删除语。 2）M2 版认为此语是后来增补的。 3）阿版判读为 **um**。 4）阿版判读为《**auf**》**Gewi**［**nn**］〉。另外，在阿版中，此后（ohne 之前）没有逗号。 5）在梁版中，没有 **und obligater Erbitterung** 这三个词。 6）阿版判读为 Dadurch。在此依据梁版和新德版。 7）〈 〉内的内容是被恩格斯删除的。在删除之后，恩格斯写下了 Dies konnte 以下内容。 8）从 **anfangs** 到这里，是利用了恩格斯语句中的内容。 9）M2 版认为此词是不久后增补的。 10）在梁版和阿版中，此处没有逗号。 11）在梁版中，没有 **die Ware**。M2 版认为这两个词是后来增补的。 12）梁版判读为 **nachher**。M2 版中没有关于此词的记载。在此依据阿版。 13）在 M2 版中，没有 o［**bligater Erbitterung**］。在此依据阿版。 14）M2 版认为 **durch** 是 6 个词前面被删除的〈durch〉的再现。 15）只有 M2 版记载了此删除语。 16）梁版和阿版认为〈 〉内的内容没有被删除。M2 版认为是忘了删除。 17）此处的 3 个词转用自前面被删除的内容。 18）删除者为马克思。 19）M2 版中没有关于此处修改 einen wohltätigen→ein wohltätiges 的记载。在此依据阿版。 20）M2 版认为在手稿中此词被误删了。 21）删除者为马克思。恩格斯最初的语句为：um die Kleinlichkeit，*die lokale* Borniertheit und Unbedeutendheit dieser ganzen junghegelschen Bewegung〈richt［ig］〉zu erkennen，…… 22）阿版认为没有被删除。在此依据 M2 版。 23）此处 2 个词估计是利用了恩格斯底稿中的内容。阿版中没有特别记载。 24）在阿版和新德版中，为〈（**und nationale**）〉。 25）M2 版认为此处的 3 个词是忘了删除。在阿版中，**die** 的前面有逗号。梁版判读为 **der winzigen Wirklichkeit**。 26）删除者为恩格斯。 27）M2 版认为此词是忘了删除。阿版将这一句判读为：um jeden Zweifel［über］die Kleinlichkeit **und** *die lokale*〈（**und nationale**）〉Borniertheit〈und Unbedeutendheit〉，**die winzige Wirklichkeit** dieser ganzen junghegelschen Bewegung〈richt［ig］〉**anschaulich** 28）在 M2 版中，此处没有逗号。 29）删除者为马克思。不过，《 》内是恩格斯原来就删除了的。另外，welche……beleuchten werden 的部分是将 Diese Bemerkungen……的部分修改而成的。M2 版认为不能确定修改的时期，而阿版认为修改是在当初撰写的过程中进行的。在梁版中，voraus 之后为句号，welche 之前没有逗号。

{2}a

I.

Feuerbach

A. Die Ideologie überhaupt, namentlich die deutsche

Die ⟨in Deutschland geübte⟩ **deutsche** Kritik hat bis auf ihre neuesten Efforts den Boden der Philosophie nicht verlassen. ⟨Sie war soweit⟩ **Weit** davon entfernt, ihre ⟨philosophischen⟩ allgemein-philosophischen Voraussetzungen zu untersuchen, ⟨daß sämtliche Fragen, mit denen sie sich beschäftigte,⟩ **sind ihre sämtlichen Fragen** sogar auf dem Boden eines bestimmten philosophischen Systems, des Hegelschen, ⟨wuch[sen]⟩ gewachsen ⟨sind⟩.[1] ⟨Es lag daher nicht⟩ **Nicht** nur in ihren Antworten, ⟨sondern⟩[1] schon in den Fragen selbst **lag** eine Mystifikation. Diese Abhängigkeit von Hegel ist der Grund, warum keiner dieser neueren Kritiker eine umfassende Kritik des Hegelschen Systems auch nur ⟨versucht hat,⟩ **versuchte,** ⟨obwohl⟩ **so sehr** jeder von ihnen behauptet,[2] über Hegel hinaus zu sein. Ihre Polemik gegen Hegel und ⟨untereinander⟩[3] gegeneinander beschränkt sich darauf, daß jeder eine Seite des Hegelschen Systems herausnimmt und diese sowohl gegen das ganze System,[4] ⟨sowie⟩ **wie**[5] gegen die von den andern herausgenommenen Seiten wendet. Im Anfange nahm man reine, unverfälschte Hegelsche Kategorien heraus, wie Substanz und Selbstbewußtsein, später profanierte man diese Kategorien durch weltlichere Namen, wie Gattung, der Einzige, der Mensch etc.

Die gesamte ⟨Kritik⟩ deutsche philosophische[6] Kritik von Strauß bis Stirner beschränkt sich auf ⟨eine⟩ Kritik der religiösen Vorstellungen †⟨,[7] die mit dem Anspruche auftrat, die absolute ⟨Befr[eierin]⟩[8] Erlöserin der Welt von allem Übel zu sein. Die Religion wurde fortwährend als letzte Ursache aller diesen Philosophen widerwärtigen Verhältnisse, als Erz-[9]

1）删除者为马克思。 2）在阿版和 M2 版中，此处没有逗号。 3）在阿版中为⟨unter[einander]⟩。在手稿中，估计是写到 einander 的时候，做了 unter→gegen 的修改。下面对各版中这一类标记法的差异将不再逐一说明。 4）在新德版中，没有逗号。 5）在阿版中，为⟨so⟩ **wie**。 6）M2 版认为此词是后来增补的。 7）在梁版中没有逗号。 8）M2 版推断为《Befr[eiung]》。在梁版和新德版中，没有关于此处删除的记载。在此依据阿版。 9）接下页。另外，在梁版和阿版的正文中，没有标题的开头部分 I. Feuerbach。在 M2 版中，第 2、3 行的末尾（在阿版的正文异稿中，在第 3 行的末尾）有句号。另外，在梁版中，没有关于 **Weit**, **sind ihre sämtlichen Fragen**, **Nicht**, **lag**, **versuchte**, **wie** 等语句是出自马克思之手笔的记载。估计不是因为判读不同的缘故，而是基于无视详细修改过程的方针的结果。下面，对基于标记方针的这一类不同，除非特别重要的情况，将不再逐一标记。

{2}b

feind angesehen und behandelt⟩† . ⟨Was religiöse Vorstellung⟩ Man ging aus von der wirklichen Religion und eigentlichen Theologie. ⟨Im Anfange⟩[1] Was religiöses Bewußtsein, religiöse Vorstellung sei, wurde im weiteren Verlauf verschieden bestimmt. Der Fortschritt bestand darin, ⟨auch⟩[2] die angeblich herrschenden metaphysischen, politischen, rechtlichen ⟨und⟩, moralischen und andern Vorstellungen ⟨für reli[giös]⟩ **auch** unter die Sphäre der religiösen oder theologischen Vorstellungen zu subsumieren;[3] ebenso das ⟨metaphysische⟩ politische, rechtliche, moralische Bewußtsein für religiöses oder theologisches Bewußtsein, und den politischen, rechtlichen, moralischen Menschen, in letzter Instanz „den Menschen", für religiös zu erklären. Die Herrschaft der Religion wurde vorausgesetzt. Nach und nach wurde jedes herrschende Verhältnis für ein Verhältnis der Religion erklärt und in Kultus verwandelt, Kultus des Rechts, Kultus des Staats etc. etc.[4] Überall hatte man es nur mit Dogmen und dem Glauben an Dogmen zu tun. Die Welt wurde in immer größerer[5] Ausdehnung kanonisiert,[6] bis endlich der ehrwürdige Sankt Max sie en bloc ⟨kanonisieren konnte.[7]⟩ heilig sprechen und damit ein für allemal abfertigen konnte.

Die Althegelianer hatten alles begriffen, sobald es auf eine Hegelsche logische Kategorie zurückgeführt war. Die Junghegelianer kritisierten alles, indem sie ⟨es auf⟩ ihm[8] religiöse Vorstellungen unterschoben oder es für theologisch erklärten. Die Junghegelianer stimmen mit den Althegelianern überein in dem Glauben an die Herrschaft der Religion, der Begriffe, des Allgemeinen in der bestehenden Welt. Nur bekämpfen die einen die Herrschaft als Usurpation, welche die andern als legitim feiern.

1）在 M2 版中，没有关于删除的记载。在此依据梁版和阿版。 2）删除者为马克思。 3）在梁版中为逗号。 4）在梁版中，没有 ect. ect.（在手稿中为 pp.）。 5）M2 版认为，一开始写下 immer，然后马上插入 in，接下来继续写 größerer 以后的内容。 6）在 M2 版中没有逗号。 7）在 M2 版中没有句号。 8）M2 版认为 es auf→ihm 的修改是在写到 2 个词之后的 Vorstellungen 时进行的。

{2}c～d

Da bei diesen Junghegelianern die Vorstellungen, Gedanken, Begriffe, überhaupt die Produkte des von ihnen verselbständigten Bewußtseins für die eigentlichen Fesseln der Menschen gelten, gerade wie sie bei den Althegelianern für die wahren Bande der menschlichen Gesellschaft erklärt werden, so versteht es sich, daß die Junghegelianer auch nur gegen diese Illusionen des Bewußtseins zu kämpfen haben[1] 〈,[2] und daß eine Veränderung des herrschenden Bewußtseins das Ziel ist, worauf sie hinstreben〉. Da nach ihrer Phantasie die Verhältnisse der Menschen, ihr ganzes Tun und Treiben, ihre Fesseln und Schranken 〈ein Produkt 〈ihres〉 des〉 Produkte ihres Bewußtseins sind, so stellen die Junghegelianer konsequenterweise das moralische Postulat an sie, ihr gegenwärtiges Bewußtsein mit dem[3] menschlichen,[2] kritischen oder egoistischen Bewußtsein zu 〈verän[dern]〉 vertauschen und dadurch ihre Schranken zu 〈unterg[raben]〉[4] beseitigen. Diese Forderung, das Bewußtsein zu verändern, läuft auf die Forderung hinaus, das Bestehende anders zu interpretieren, d. h. es 〈durch〉 vermittelst einer andern Interpretation anzuerkennen. Die junghegelschen Ideologen sind trotz ihrer angeblich „welterschütternden" 〈Gedanken〉 *Phrasen* die größten Konservativen. Die jüngsten von ihnen haben den richtigen Ausdruck für ihre Tätigkeit gefunden,[5] wenn sie behaupten,[5] nur gegen „Phrasen" zu kämpfen. Sie vergessen nur, daß sie 〈selb[st]〉 diesen Phrasen selbst nichts als Phrasen entgegensetzen,[2] und daß *sie*[6] die wirkliche bestehende Welt 〈unverändert bleibt[7]〉 keineswegs bekämpfen,[5] wenn sie nur die Phrasen dieser Welt bekämpfen. Die einzigen Resultate, wozu diese philosophische Kritik es bringen konnte, /{2}d/ waren einige und noch dazu einseitige, *religionsgeschichtliche* Aufklärungen über 〈christliche 〈Ge[schichte]〉 Religions[geschichte]〉 das Christentum; 〈die〉 ihre sämtlichen sonstigen Behauptungen sind nur weitere Ausschmückungen ihres Anspruchs, mit diesen unbedeutenden Aufklärungen 〈sämtliche〉 welthistorische Entdeckungen geliefert zu haben.

Keinem von diesen Philosophen ist es eingefallen, nach dem Zusammenhange der deutschen Philosophie mit der deutschen Wirklichkeit, nach dem Zusammenhange ihrer Kritik mit ihrer eignen materiellen Umgebung zu fragen.[8]

1) M2 版认为最初为 kämpfen，然后马上改成了 zu kämpfen haben。 2) 在梁版中没有逗号。 3) 新德版判读为 ihrem。 4) 在 M2 版中，没有关于删除的记载。在此依据阿版。 5) 在 M2 版中没有逗号。 6) M2 版认为此词是在进行〈unerändert bleibt〉→keineswegs bekämpfen 的修改，即在撰写过程中插入的。 7) 在阿版中，此处有逗号。 8) 手稿在此中断，此页剩有三分之二的空白。

{6}a＝[8][☆]

[......][1] sich in Wirklichkeit ⟨darum handelt⟩ und für den praktischen[2] Materialisten, d. h. Kommunisten,[2] darum handelt, die bestehende Welt zu revolutionieren, die vorgefundenen Dinge praktisch anzugreifen und zu verändern. Wenn bei Feuerbach sich zuweilen derartige Anschauungen finden, so gehen sie doch nie über vereinzelte Ahnungen hinaus und haben auf ⟨die⟩[3] seine allgemeine Anschauungsweise viel zu wenig Einfluß,[4] als daß sie hier ⟨in Betr[acht]⟩[3] anders[5] denn als entwicklungsfähige Keime[6] in Betracht kommen könnten. Feuerbachs ⟨theoretische⟩ „Auffassung“[7] der ⟨Sinnlichkeit⟩ *sinnlichen Welt* beschränkt sich einerseits auf die bloße Anschauung derselben[8] und andererseits auf[8] die *bloße* Empfindung, **sezt**[9] **„den Menschen“ statt d. „wirklichen historischen Menschen“. „Der Mensch“ ist realiter „der Deutsche“.** Im ersten Falle, in der Anschauung der ⟨Natur⟩ *sinnlichen Welt,* stößt er notwendig auf Dinge, die seinem Bewußtsein und seinem Gefühl widersprechen, die die von ihm vorausgesetzte Harmonie ⟨der sinn[lichen]⟩[10] *aller ⟨Glieder⟩ Teile der sinnlichen Welt,*[11] *und namentlich* des Menschen mit der Natur stören. Um diese zu beseitigen, muß er dann zu einer doppelten Anschauung seine Zuflucht nehmen,[12] zwischen einer profanen, die nur das „[13]auf platter Hand Liegende“[14] und einer höheren, philosophischen, die das „wahre Wesen“ der Dinge erschaut. Er sieht nicht,[4] wie die ihn umgebende sinnliche Welt nicht ein unmittelbar von Ewigkeit her gegebenes ⟨Pro[dukt]⟩[3], sich stets gleiches ⟨Produkt⟩ Ding ist, sondern das ⟨Resultat⟩ *Produkt*[15] *der Industrie und des Gesellschaftszustandes ⟨ist⟩,*[16] *und zwar in dem Sinne, daß sie ⟨in jeder⟩ geschichtliches*[17] *⟨Epoche⟩* **Produkt ist,**[18] *das ⟨Produkt⟩ Resultat* der Tätigkeit ⟨,[19] das Produkt⟩ einer ganzen Reihe von Generationen ist, deren jede auf den Schultern der vorhergehenden stand, ihre Industrie und ihren Verkehr weiter ausbildete, ihre soziale⟨n Institu[tionen]⟩ Ordnung nach den veränderten Bedürfnissen modifizierte. Selbst die Gegenstände der einfachsten „sinnlichen Gewißheit“ ⟨,[19] z. B. ein Kirschbaum,[19]⟩ sind ihm nur durch die gesellschaftliche Entwicklung, die Industrie und den kommerziellen Verkehr gegeben. Der Kirschbaum ist, wie fast alle Obstbäume, bekanntlich erst vor wenig Jahrhunderten durch den Handel in unsere Zone verpflanzt worden[8] und ⟨konnte⟩ wurde[20] deshalb erst

☆）在第{6}张手稿的 a 面上，马克思在当初标上了[6b]，后来改为[8]。另外，在此页的右栏中，可以看到马克思笔迹的 **Feuerbach** 这一分编符号(?)。

1）关于新德版对此页开头部分的记载，依据该版的“正误表”以修改后的形式进行处理。 2）下划线是马克思划的。另外，在新德版中，Kommunisten 之后没有逗号。 3）只有 M2 版记载了此处的删除。 4）在阿版和 M2 版中没有逗号。 5）在阿版和 M2 版中有逗号。 6）在梁版、阿版和 M2 版中，此处有逗号。 7）在梁版中没有引号。新德版认为后来被删除了。在此依据阿版和 M2 版。 8）阿版认为此词是后来增补的。M2 版认为是当初写下的。在此依据 M2 版。 9）阿版判读为⟨——⟩，**er sagt**。新德版判读为 **sagt**。在此依据梁版和新德版。另外，梁版和 M2 版将此后的 **d.** 判读为 **den**；梁版认为 **wirklichen** 之后有逗号。 10）只有梁版记载了此处的删除语。 11）只有 M2 版中有逗号。 12）在梁版中没有逗号。 13）在 M2 版中，引号从 2 个词前面的 nur 开始。 14）在新德版中有逗号。 15）在阿版中，没有关于此词是后来增补的记载。 16）在 M2 版中没有逗号。在阿版中，正文中有逗号，异稿中没有。 17）梁版判读为 *in ⟨jeder⟩ geschichtlichen*；M2 版认为在手稿中被误写为现在的样子；阿版判读为 *ein geschichtliches*。请参见注 18）。 18）梁版判读为⟨Epoche⟩ das ⟨Produkt⟩ Resultat，**Produkt** der Tätigkeit。阿版在正文中判读为上注的形式，而在异稿中却记载为 *in ⟨jeder⟩ geschichtlichen ⟨Epoche⟩ das ⟨Produkt⟩ Resultat* **Produkt ist**。在 M2 版中为 in *⟨jeder⟩ geschichtlichen ⟨Epoche⟩ das ⟨Produkt⟩ Resultat* **Produkt ist**。*⟨jeder⟩*和*⟨Produkt⟩*是马克思删除的。马克思将 **Produkt ist** 写在*⟨Produkt⟩*的正下面。总之，这个句子是不完整的。另外，阿版认为下一行的 ist 被删除了。 19）在梁版和阿版中没有逗号。 20）M2 版认为⟨konnte⟩→wurde 的修改是在写到下一页（{6}a＝[9]）的第 2 行的时候进行的。另外，在阿版中没有关于⟨konnte⟩的记载。

[{6}a=[8]的边注]

[1]*N. B. Nicht*[2] *daß F[euerbach] das auf platter Hand Liegende, den sinnlichen Schein*[2] *der durch genauere Untersuchung des sinnlichen Tatbestandes konstatierten sinnlichen Wirklichkeit unterordnet, ist der Fehler, sondern daß er in letzter Instanz nicht mit der Sinnlichkeit fertig werden kann, ohne sie mit den „Augen", d. h. durch die „Brille" des Philosophen zu betrachten.*

1) 在梁版中，此文被插入左页第 14 行的……stören 与 Um diese 之间(用圆括弧括起来了)。插入后，梁版从 Um diese 处起改行。 2) 梁版中有逗号。

{6}b＝[9][1]

durch diese 〈ges[ellschaftliche]〉[2] Aktion einer bestimmten Gesellschaft in einer bestimmten Zeit der „sinnlichen Gewißheit" Feuerbachs gegeben.

[3]Übrigens löst sich in dieser Auffassung der Dinge,[4] wie sie wirklich sind und geschehen sind, wie sich weiter unten noch deutlicher zeigen wird, jedes tiefsinnige philosophische Problem ganz einfach in ein empirisches Faktum auf. Z. B. die wichtige Frage über das Verhältnis des Menschen zur Natur 〈, worauf〉[5] **(oder gar 〈die „Relation zwischen〉, wie Bruno sagt (p. 110),[4] die „Gegensätze in Natur und Geschichte",[4] als ob das[6] zwei voneinander getrennte „Dinge" seien,[7] [als ob] der Mensch nicht immer eine geschichtliche Natur und eine natürliche Geschichte vor sich habe)**, aus der alle die „unergründlich hohen Werke" über „Substanz" und „Selbstbewußtsein"[8] hervorgegangen sind, zerfällt von selbst in der Einsicht, daß die vielgerühmte[9] „Einheit des Menschen mit der Natur" in der Industrie von jeher bestanden und in jeder Epoche je nach der geringeren oder größeren Entwicklung der Industrie anders bestanden hat,[4] **ebenso wie der „Kampf" des Menschen mit der Natur, bis zur 〈völligen〉[10] Entwicklung seiner Produktivkräfte auf einer 〈für〉[11] 〈gesel[lschaftlichen]〉 entsprechenden Basis 〈u[nd] d.〉[11]**. Die[12] Industrie und der Handel, die Produktion und der Austausch der Lebensbedürfnisse bedingen ihrerseits und 〈sind〉[13] werden wiederum in der Art ihres Betriebes bedingt durch die Distribution, die Gliederung der verschiedenen gesellschaftlichen Klassen —[14] und so kommt es denn, daß Feuerbach in Manchester z. B. nur Fabriken und Maschinen sieht, wo 〈er〉 vor hundert Jahren nur Spinnräder und Webstühle 〈sah〉 *zu sehen waren,*[4] oder in der Campagna di Roma nur Viehweiden und Sümpfe entdeckt,[4] wo er zur Zeit des Augustus nichts als Weingärten und Villen römischer Kapitalisten gefunden hätte. Feuerbach spricht 〈in seiner〉[11] namentlich von der 〈Auf[fassung]〉 Anschauung der Naturwissenschaft, er erwähnt Geheimnisse,[4] die nur dem Auge des Physikers und Chemikers offenbar werden; aber wo wäre ohne Industrie und Handel die Naturwissenschaft? Selbst diese „reine" Naturwissenschaft erhält ja ihren Zweck sowohl[15] wie ihr Material[16] *erst* durch Handel und Industrie, durch sinnliche Tätigkeit der Menschen. [17]Feuerbach hat

1）页码"9"是由"6c"改过来的。另外，栏外有马克思笔迹的分编符号（?）F. 和 **Feuerbach**。不过，只有阿版中有关于 F. 的记载。 2）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3）改行依据新德版。梁版、阿版和 M2 版都没有改行。 4）除了 M2 版，其他版本中都有逗号。 5）梁版和 M2 版中没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阿版判读为〈worauf〉，同时也推断为〈woraus〉。另外，M2 版认为没有后面的"（"。 6）梁版判读为 **dies**。另外，只有梁版和 M2 版记载了前行的〈**die „Relation zwischen**〉。不过，梁版中没有引号，逗号也在 **gar** 之后。在阿版中，**sagt** 的后面有逗号。 7）M2 版认为，从 **das zwei** 至此是后来插入的。 8）梁版判读为 Weltbewußtsein。 9）梁版和阿版判读为 vielberühmte。 10）梁版判读为 **jeweiligen**。另外，在梁版中，前面的 **ebenso** 之后有逗号。 11）M2 版中没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在此依据阿版。 12）M2 版认为 Die 是从 diese 修改过来的。 13）只有 M2 版记载了此删除语。另外，新德版和 M2 版认为在此高度的栏外有马克思笔迹的 **Feuerbach**。 14）在梁版中有逗号。 15）在阿版和 M2 版中有逗号。 16）在阿版中有逗号。 17）梁版和新德版在此改行。关于开头部分请参见下页的注释 1）。

[{6}b=[9]的栏外增补]

[1]So sehr ist diese Tätigkeit, dieses fortwährende sinnliche Arbeiten und Schaffen, diese Produktion die Grundlage der ganzen sinnlichen Welt, wie sie jetzt existiert, daß, wenn sie auch nur für ein Jahr unterbrochen würde, Feuerbach 〈nicht nur 〈zahllose Fak[ta]〉〉 eine ungeheure Veränderung nicht nur in der natürlichen Welt vorfinden, sondern auch die ganze Menschenwelt und sein eigenes Anschauungsvermögen, ja seine eigene Existenz sehr bald vermissen würde. 〈Denn allerdings〉 Allerdings bleibt dabei die Priorität der äußeren[2] Natur bestehen, 〈und es fällt uns nicht ein zu〉 und allerdings hat 〈diese 〈Natur〉 Unterscheidung keine〉[3] dies alles keine / [10] / Anwendung auf die ursprünglichen, durch generatio aequivoca erzeugten Menschen; aber diese Unterscheidung hat nur insofern Sinn,[4] als man den Menschen als von der Natur unterschieden betrachtet. Übrigens ist diese,[5] der menschlichen Geschichte vorhergehende Natur ja nicht die Natur[6] 〈Feuerbachs〉, in der Feuerbach lebt, nicht die Natur, die heutzutage, ausgenommen etwa auf 〈im Innern von Neuf[undland]〉[7] einzelnen australischen Koralleninseln neueren Ursprungs, nirgends mehr existiert, also auch für Feuerbach nicht existiert.

1) 各版都将下面一段文章接排在{6}b=[9]最后一行的 Feuerbach hat 之后(不过,只有梁版改行)。 2) 该词是恩格斯在后来增补的。另外,梁版将 2 个词后面的逗号标记在删除语句之后。 3) 梁版中没有关于《Natur》的记载。M2 版记载为〈*diese Unterscheidung*〉〈*dies*〉。在此依据阿版。 4) 在 M2 版中没有逗号。 5) 在新德版中没有逗号。 6) 在梁版中,没有关于 *ja nicht die Natur* 的记载。 7) 只有 M2 版记载了此删除语。

{6}c=〔10〕[1]

allerdings[2] den großen Vorzug vor den „reinen" Materialisten[3], daß er 〈auch〉 einsieht, wie auch der Mensch „sinnlicher Gegenstand" ist; aber **abgesehen davon, daß er ihn nur als „sinnliche〈s〉[4]n Gegenstand", nicht als „sinnliche Tätigkeit" faßt,[5]** da er sich auch 〈hier an der r〔einen〕 Theorie hält, so kommt er nicht dazu, 〈die Mensch〔en〕〉 den „wirklichen, individuellen leibhaftigen Menschen" nicht in seinem gegebenen geschichtlichen Zusammenhange, nicht unter seinen vorliegenden Lebensbedingungen, die ihn zu dem gemacht haben,[6] was〉[7] hierbei in der Theorie hält,[8] die Menschen nicht in ihrem gegebenen gesellschaftlichen Zusammenhange, nicht unter ihren vorliegenden Lebensbedingungen, die sie zu dem[9] gemacht haben,[6] was sie sind, auffaßt, so kommt er nie zu den wirklich existierenden, tätigen Menschen, sondern bleibt 〈bei aller〉[10] bei dem Abstraktum „der Mensch" stehen,[11] und bringt es nur dahin, den „wirklichen, individuellen, leibhaftigen Menschen" in der Empfindung anzuerkennen, d. h. er 〈bringt es zu keinen[12] andern〉 kennt keine andern „menschlichen Verhältnisse" „des Menschen zum Menschen", als Liebe und Freundschaft, **und zwar idealisiert. Gibt keine Kritik der jetzigen Liebesverhältnisse.[13]** Er kommt also nie dazu, die sinnliche Welt als die 〈vereinigte〉 **gesamte lebendige[14]** sinnliche Tätigkeit der sie ausmachenden Individuen aufzufassen, und[15] 〈wo der praktische Materialist〉[16] ist daher gezwungen, wenn er z. B. statt gesunder Menschen einen Haufen skrofulöser, überarbeiteter und schwindsüchtiger Hungerleider sieht, da zu der „höheren Anschauung" 〈se〔ine〕〉[17] und zur ideellen „Ausgleichung in der Gattung"[18] seine Zuflucht zu nehmen,[6] also ***gerade*** da in den Idealismus zurückzufallen, wo der kommunistische Materialist die Notwendigkeit und zugleich die Bedingung einer Umgestaltung sowohl der Industrie wie der 〈sozialen〉 gesellschaftlichen Gliederung sieht.

〈Bei〉[10] Soweit Feuerbach Materialist ist, kommt die Geschichte bei ihm nicht vor, und soweit er die Geschichte in Betracht zieht,[6] ist er kein[19] Materialist. Bei ihm fallen Materialismus und Geschichte ganz auseinander, was sich übrigens schon aus dem Gesagten erklärt.

† Wenn wir nun dennoch auf die 〈sogenannte〉 Geschichte hier näher eingehen, so geschieht es deshalb, weil die Deutschen gewohnt sind[20]

1）马克思先是标注了页码"6d"，然后才改为"10"。在此页的栏外，有马克思笔迹的分编符号（?）"**F**"以及 **Feuerbach**。 2）阿版中有逗号。 3）在梁版中引号至此。 4）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字母的记载。 5）M2 版认为，马克思这一句的插入，是在{6}b=[9]至{6}c=[10]的栏外文章 So sehr…… existiert 之后进行的。 6）M2 版中没有逗号。 7）〈 〉内的语句，是写到 was 的时候删除的。不过，在 M2 版中没有关于〈hier an der r[einen] Theorie hält〉的记载，在此依据阿版。还有，M2 版认为《die Mens[chen]》是与 so kommt er nicht dazu 同时被删除的，在此依据阿版。另外，M2 版认为对 den wirklichen „（译者注：此左引号的位置与正文中不同，估计是广松的笔误）individuellen leibhaftigen Menschen"部分进行了 den→die 的修改，而且一度将引号删除，然后将形容词删除，变成了现在的形式。geschichtlichen 也被修改为 gesellschaftlichen。 8）梁版在此将 so 当作没有被删除的词来读解。 9）在新德版中，此词为斜体。阿版和 M2 版认为是以大写字母开头即 Dem，以表示强调。 10）只有梁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11）在梁版和新德版中没有逗号。 12）阿版判读为 keinem。梁版中没有关于 keinen andern 的记载。 13）在此依据 M2 版。其余各版均判读为 **Lebensverhältnisse**。 14）梁版中有逗号。另外，恩格斯一开始在 vereinigte sinnliche Tätigkeit 这 3 个词下面划了下划线，后来将形容词下面的下划线删除了。 15）M2 版认为 und 被删除了。在梁版中，und 的前面没有逗号。 16）在梁版和 M2 版中，没有关于删除语 Materialist 的记载。在此依据阿版。 17）只有 M2 版对此删除语有记载。另外，上注 1）中的 **Feuerbach** 位于栏外与此词同样高度的位置。 18）在梁版中，引号从 ideellen 开始。 19）阿版认为此词是增补的。 20）梁版中有逗号。

{6}d=[11][1]

bei den Worten Geschichte und geschichtlich sich alles Mögliche, nur nicht ⟨alles⟩[2] das Wirkliche ⟨zu d[enken]⟩ vorzustellen, wovon namentlich der „kanzel-beredsamkeitliche" Sankt Bruno ein glänzendes Exempel ablegt.—— † ——[3]

Wir müssen ⟨also⟩ bei den ⟨Deutschen voraussetzungs[los damit anfangen]⟩ voraussetzungslosen Deutschen damit anfangen, daß wir die erste Voraussetzung aller menschlichen Existenz, ⟨nämlich⟩ also auch aller Geschichte konstatieren, nämlich die Voraussetzung,[4] daß die Menschen imstande sein müssen zu leben, um „Geschichte machen" zu können.[5] Zum Leben aber gehört vor allem Essen und Trinken, ⟨Nahrung⟩[6] Wohnung, Kleidung und noch einiges andere. Die erste[7] geschichtliche Tat ist also die Erzeugung der Mittel zur Befriedigung dieser Bedürfnisse, die Produktion des materiellen Lebens selbst, und zwar ist dies eine geschichtliche Tat, eine Grundbedingung aller Geschichte, die noch heute, wie vor Jahrtausenden, täglich und stündlich erfüllt werden muß, um die Menschen nur am Leben zu erhalten. *Selbst wenn die Sinnlichkeit,[4] wie beim heiligen Bruno, auf einen Stock, auf das Minimum reduziert ist, setzt sie die Tätigkeit der Produktion dieses Stockes voraus.* ⟨Das Erste also ist⟩[8] Das Erste also bei aller geschichtlichen Auffassung ist, daß man diese ⟨Tats[ache]⟩[8] Grundtatsache in ihrer ganzen Bedeutung und ihrer ganzen Ausdehnung beobachtet und zu ihrem Rechte kommen läßt. Dies haben die Deutschen bekanntlich nie getan, daher nie eine irdische Basis für die Geschichte und folglich nie einen Historiker gehabt. Die Franzosen und Engländer ⟨haben wenigstens⟩, wenn sie auch ⟨diese⟩[9] den Zusammenhang dieser Tatsache mit der sogenannten Geschichte nur höchst einseitig ⟨aufgefaßt⟩[9] auffaßten, namentlich solange sie in der politischen Ideologie befangen waren, so haben sie doch immerhin die ersten Versuche gemacht, der Geschichtschreibung eine materialistische Basis zu geben, indem sie zuerst Geschichten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des Handels und der Industrie schrieben.
——[10] Das Zweite ist, ⟨daß[9] die ⟨Men[schen]⟩[11] *erworbene Leichtigkeit der* Befriedigung der ersten Bedürfnisse sogleich neue Bedürfnisse erzeugt,⟩

1）马克思先是标注了页码 6e，然后才改为 11。M2 版中附有此页的照片。 2）梁版判读为⟨aber⟩，M2 版中没有记载，在此依据阿版。另外，在 M2 版中，nur 的前面没有逗号。在新德版中，Mögliche 以小写字母开头。 3）阿版认为这条粗分割线是后来插入的。在 M2 版中没有关于分割线的记载，不改行而直接与下段文字相连接。M2 版认为下一行的⟨also⟩是被马克思删除的，而从上页到此处的一段文字是恩格斯自己删除的。另外，在此删除文的栏外，有马克思笔迹的边注 **Geschichte**。 4）M2 版中没有逗号。 5）在此高度的栏外，有马克思的边注。阿版、新德版和 M2 版判读为：**Hegel. Geologische, hydrographische etc. Verhältnisse. Die menschlichen Leiber. Bedürfnis, Arbeit.** 梁版判读为：**Hegel—Geologische, hydrographische etc. Verhältnis des menschlichen Lebens. Bedürfnis, Arbeit.** 6）当初的形式为 Essen und Trinken, vor allem Nahrung。 7）在此高度的栏外，有马克思的边注⟨**Die erste**⟩。将此边注删除以后，又重新标注了 **1.**。请参见手稿第{8}a=[16]的注 4）。 8）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9）M2 版中没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照片中有）。 10）新德版在此改行。梁版中没有关于分割线的记载。 11）只有阿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另外，M2 版认为 *erworbene……der* 是在写到 erzeugt 的时候插入的。

{1 ?}c～d　　　　[{6}d=[11]的异稿?][1)]

⟨A.⟩ 1. Die Ideologie überhaupt, speziell die deutsche Philosophie

A.

† Wir kennen nur eine einzige Wissenschaft, die Wissenschaft der Geschichte. Die Geschichte kann von zwei Seiten aus betrachtet ⟨werden,[2)] als Geschichte⟩, in die Geschichte der Natur und die Geschichte der Menschen abgeteilt werden. Beide Seiten sind indes ⟨von der Zeit⟩ nicht zu trennen; solange Menschen existieren, bedingen sich Geschichte der Natur und Geschichte der Menschen gegenseitig. Die Geschichte der Natur, die sogenannte Naturwissenschaft, geht uns hier nicht an; auf die Geschichte der Menschen werden wir indes einzugehen haben, da *fast* die ganze Ideologie sich entweder auf eine verdrehte Auffassung dieser Geschichte oder auf eine gänzliche Abstraktion *von ihr* reduziert. Die Ideologie ⟨ist⟩ selbst ist nur eine der Seiten dieser Geschichte. †

Die Voraussetzungen,[3)] mit denen wir beginnen, sind keine willkürlichen, keine Dogmen, es sind wirkliche Voraussetzungen,[3)] von denen man nur in der Einbildung abstrahieren kann. Es sind die wirklichen Individuen, ihre Aktion und ihre ***materiellen***[4)] Lebensbedingungen, sowohl die vorgefundenen wie die durch ihre eigne Aktion erzeugten. Diese Voraussetzungen sind also /{1 ?}d/ auf rein empirischem Wege konstatierbar.

Die erste Voraussetzung aller Menschengeschichte ist natürlich die Existenz lebendiger menschlicher Individuen. † ⟨Der erste geschichtliche[5)] Akt dieser Individuen, wodurch sie sich von den Tieren unterscheiden, ist nicht,[3)] daß sie denken, sondern[6)] daß sie anfangen[7)] ihre Lebensmittel zu produzieren.⟩ † Der erste zu konstatierende Tatbestand ist also die körperliche Organisation dieser Individuen und ihr dadurch gegebenes Verhältnis zur übrigen Natur. Wir können hier natürlich ⟨nicht näher⟩ ***weder auf die physische Beschaffenheit der Menschen selbst,***[2)] ***noch*** auf die von den Menschen vorgefundenen Naturbedingungen, die geologischen, oro-hydrographischen, klimatischen und anderen Verhältnisse[8)] ⟨,[9)] ***sowie die eigene anatomische Beschaffenheit der***⟩ eingehen. † ⟨**Diese Verhältnisse bedingen aber[6)] nicht nur die ursprüngliche, naturwüchsige Organisation der Menschen, ⟨den⟩[10)] namentlich die Rassenunterschiede,[3)] sondern auch ihre ganze weitere Entwicklung oder Nichtentwicklung bis auf den heutigen Tag.**⟩ † Alle Geschichtschreibung muß von diesen natürlichen Grundlagen ⟨der ganzen Geschichte ausgehen, die in⟩[11)] und ihrer Modifikation im Lauf der Geschichte durch die Aktion der Menschen ausgehen.[12)]

1) {1?}c～d是{1?}a～b的继续。　2) 梁版中没有逗号。　3) M2 版中没有逗号。　4) 依据 M2 版，将此词视为增补。　5) 梁版没有强调。　6) 阿版中有逗号。　7) 梁版和新德版中有逗号。　8) 新德版中有逗号。　9) 梁版和 M2 版中有逗号。　10) M2 版中没有关于此删除词的记载。　11) 梁版中没有关于删除语⟨die in⟩的记载。M2 版中只缺少⟨in⟩。在此依据阿版。　12) 接本书第 199 页。

{7}a=〔12〕

daß ⟨die Befriedigung der⟩ das ⟨schon⟩ befriedigte erste Bedürfnis⟨se⟩[1] selbst, die Aktion der Befriedigung und das schon erworbene Instrument der Befriedigung zu neuen Bedürfnissen führt[2] — und diese Erzeugung neuer Bedürfnisse ist die ⟨Geschichte⟩[3] erste geschichtliche Tat. Hieran zeigt sich sogleich, wes Geistes Kind die große ⟨Weis〔heit〕⟩[4] historische Weisheit der Deutschen ist, die da, wo ihnen das positive Material ausgeht,[5] und wo weder theologischer,[5] noch politischer,[5] noch literarischer Unsinn verhandelt wird, gar keine Geschichte, sondern die „vorgeschichtliche Zeit" sich ereignen läßt[6], ohne uns indes darüber aufzuklären,[7] wie man aus diesem Unsinn der „Vorgeschichte" in die eigentliche Geschichte kommt — obwohl auf der andern Seite ihre historische Spekulation sich ganz besonders auf diese „Vorgeschichte" wirft,[7] weil sie da sicher zu sein glaubt ⟨und⟩[4] vor den Eingriffen des „rohen Faktums" und zugleich[8] weil sie hier ihrem spekulierenden Triebe alle Zügel schießen lassen und Hypothesen zu Tausenden erzeugen und umstoßen kann. ——[9] Das dritte Verhältnis,[7] was hier gleich von vornherein in die geschichtliche Entwicklung eintritt, ist das, daß die Menschen, die ihr eigenes Leben täglich neu machen, anfangen, andere Menschen zu machen, sich fortzupflanzen — das Verhältnis zwischen Mann und Weib, Eltern und Kindern, die Familie. Diese Familie, die im Anfange das einzige soziale Verhältnis ist, wird späterhin, wo die vermehrten Bedürfnisse neue gesellschaftliche Verhältnisse,[10] *und die vermehrte Menschenzahl neue Bedürfnisse* erzeugen, zu einem untergeordneten (ausgenommen in Deutschland),[11] und muß alsdann nach den existierenden empirischen Daten, nicht nach dem „Begriff der Familie",[7] wie man in Deutschland zu tun pflegt, behandelt und entwickelt werden. *Übrigens sind diese drei Seiten der sozialen Tätigkeit nicht als drei verschiedene Stufen zu fassen, sondern eben nur als drei Seiten, oder um für die Deutschen klar zu schreiben, drei*[12] *„Momente", die vom Anbeginn*[13] *der Geschichte an und seit den ersten Menschen zugleich*[14] *existiert haben und sich noch heute in der Geschichte geltend machen.* — [15] Die Produktion des Lebens, sowohl des eignen in der Arbeit wie des fremden in der Zeugung,[7] erscheint nun schon sogleich als ein doppeltes

1）在梁版中，⟨se⟩处为——。 2）梁版中有逗号。 3）只有梁版和 M2 版中有关于此处删除的记载。 4）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处删除的记载。 5）梁版和新德版中没有逗号。 6）阿版和新德版判读为 lassen。M2 版认为是从 lassen 修改过来的。 7）M2 版中没有逗号。 8）梁版和新德版中有逗号。 9）新德版在此改行。 10）梁版中没有逗号。 11）新德版中没有逗号。 12）梁版判读为 *die*。 13）梁版判读为⟨*An*⟩ *Beginn*。 14）M2 版认为此词是后来增补的。 15）新德版在此改行。另外，到此为止的增补文并没有被指定插入位置，而各版都排列于此。

{1 ?}d {2 ?}　　　　　　　　　　　　　　　　　　　　　　　　　　　　　　　　　[{6}=[11]的异稿]

[1)]Man kann die Menschen durch das Bewußtsein, durch die Religion, durch[2)] was man sonst will, von den Tieren unterscheiden. Sie selbst fangen an,[3)] sich von den Tieren zu unterscheiden, sobald sie anfangen,[3)] ihre Lebensmittel zu produzieren, ein Schritt,[4)] der 〈eben〉 durch ihre körperliche Organisation bedingt ist. Indem die Menschen ihre Lebensmittel produzieren, produzieren sie indirekt ihr materielles Leben selbst.

Die Weise, in der die Menschen ihre Lebensmittel produzieren, hängt zunächst von der Beschaffenheit der *vorgefundenen und zu reproduzierenden* Lebensmittel selbst ab.

{2 ?}[5)] Diese Weise der Produktion ist nicht bloß nach der Seite hin zu betrachten, daß sie die Reproduktion der physischen Existenz der Individuen ist. Sie ist vielmehr schon eine bestimmte Art der Tätigkeit dieser Individuen, eine bestimmte Art, ihr Leben zu äußern, eine bestimmte Lebensweise derselben. Wie die Individuen 〈sich äußern〉 ihr Leben äußern, so sind sie. Was sie sind, 〈zeigt sich also in ihrer Produktionsweise, sowohl 〈in dem〉 darin, was sie produzieren, wie 〈in dem〉 darin〉 ***fällt also zusammen mit ihrer Produktion, sowohl damit, was sie produzieren, als auch damit,***[6)] ***wie*** sie produzieren. Was die Individuen also sind, das hängt ab von den materiellen Bedingungen ihrer Produktion.

Diese Produktion tritt erst ein mit der Vermehrung der Bevölkerung. Sie setzt selbst wieder einen 〈durch〉[7)] Verkehr der Individuen untereinander voraus. Die Form dieses Verkehrs ist 〈durch〉 wieder durch die Produktion bedingt.

1）接前面第 197 页。　2）梁版中有逗号。　3）阿版和 M2 版中没有逗号。　4）M2 版中没有逗号。
5）阿版、新德版和 M2 版没有改行。　6）关于删除和修改部分的记载，梁版和阿版在形式上稍微有所不同，而在内容上基本一致。在此依据 M2 版。另外，*also*，*ihrer Produktion*，*sowohl*，*was sie produzieren* 是在〈　〉内删除部分的基础上写成的。　7）M2 版中没有关于此删除的记载。在此依据梁版和阿版。

{7}b=〔13〕

Verhältnis — einerseits als ein natürliches, andrerseits als gesellschaftliches Verhältnis — gesellschaftlich in dem Sinne,[1] als hierunter das Zusammenwirken mehrerer Individuen, gleichviel unter welchen Bedingungen, auf welche[2] Weise und zu welchem Zweck,[3] verstanden wird. Hieraus geht hervor, daß eine bestimmte Produktionsweise oder industrielle Stufe stets mit einer bestimmten Weise des Zusammenwirkens oder gesellschaftlichen Stufe vereinigt ist,[1] **und diese Weise des Zusammenwirkens ist selbst eine „Produktivkraft"**, daß ⟨der Stand⟩ die Menge der den Menschen zugänglichen Produktivkräfte den gesellschaftlichen Zustand bedingt und also die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stets im Zusammenhange mit der Geschichte der Industrie *und des Austausches* studiert und bearbeitet werden muß. Es ist aber auch klar, wie es in Deutschland unmöglich ist, solche ⟨Jahrbücher⟩ Geschichte ⟨in De〔utschland〕⟩[4] zu schreiben, da den Deutschen dazu[5] nicht nur die Auffassungsfähigkeit und das Material, sondern auch die „sinnliche Gewißheit" abgeht,[6] und man jenseits des Rheins über diese Dinge keine Erfahrungen machen kann, ⟨da⟩[7] weil dort keine Geschichte mehr vorgeht. Es zeigt sich also schon von vornherein ein materialistischer Zusammenhang der Menschen untereinander,[1] der durch die Bedürfnisse und die Weise der Produktion bedingt und so alt ist wie die Menschen selbst — ⟨daß also zur „Geschichte"⟩ ein Zusammenhang, der stets neue Formen annimmt[8] und also eine „Geschichte" darbietet, auch ohne daß irgendein politischer oder religiöser Nonsens existiert,[1] der die Menschen noch extra zusammenhalte. —[9] Jetzt erst, nachdem wir bereits vier Momente, vier Seiten der ursprünglichen, geschichtlichen Verhältnisse betrachtet haben, finden wir, daß der Mensch ⟨unter anderen auch „Geist" hat, und daß dieser „Geist" sich als⟩ **auch** „Bewußtsein" ⟨„äußert"⟩ **hat**[10]. Aber auch dies nicht von vornherein[11] als „reines" Bewußtsein. Der „Geist" hat von vornherein

1）M2 版中没有逗号。 2）梁版判读为 welcher。另外，M2 版认为在手稿中被误写成 welcher。 3）梁版、阿版以及 M2 版中都没有逗号。 4）只有阿版中有关于此处删除的记载。 5）M2 版认为此词是增补的。 6）梁版和新德版中没有逗号。 7）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处删除的记载。 8）梁版判读为〈annimmt〉。 9）新德版在此改行。 10）在此高度的栏外，有马克思的注释：**Die Menschen haben Geschichte, weil sie ihr Leben produzieren müssen,〈d. h.〉und zwar müssen**[M2 版判读为 **muß**] **auf bestimmte Weise; dies ist**[阿版判读为 **müssen**] **durch ihre physische Organisation gegeben; ebenso wie ihr Bewußtsein**。
11）梁版和阿版中有逗号。

Die Tatsache ist also die: bestimmte[1] Individuen 〈unter bestimmten Produktionsverhältnissen〉,[2] die auf bestimmte Weise produktiv tätig sind,[2] gehen diese bestimmten gesellschaftlichen und politischen Verhältnisse ein. Die empirische Beobachtung 〈, die sich einfach an die wirklichen Fakta hält, wird〉 **muß**[3] in jedem einzelnen Fall 〈imstande sein,〉 den Zusammenhang der gesellschaftlichen und politischen Gliederung mit der Produktion empirisch und ohne alle Mystifikation und Spekulation 〈nachzuweisen〉 ***auf〈zu〉weisen.*** 〈Man sieht hier, wie die〉 **Die**[4] gesellschaftliche Gliederung und der Staat ***gehen*** beständig aus dem Lebensprozeß bestimmter Individuen hervor 〈geht〉; aber 〈nicht〉 dieser Individuen nicht[5] wie sie in der eigenen oder fremden Vorstellung erscheinen mögen, sondern wie sie wirklich sind, d. h. wie sie wirken, materiell produzieren 〈und tätig sind〉, also ***wie sie*** unter bestimmten materiellen und von ihrer Willkür unabhängigen Schranken, Voraussetzungen und Bedingungen tätig sind.[6]

† 〈Die Vorstellungen, die sich diese Individuen machen, sind 〈entweder〉 Vorstellungen entweder über ihr Verhältnis zur Natur[7] oder über ihr Verhältnis untereinander,[8] oder über ihre eigene Beschaffenheit. Es ist einleuchtend, daß in allen diesen Fällen diese Vorstellungen der——wirkliche oder illusorische——〈Ausdr〉 bewußte Ausdruck ihrer wirklichen Verhältnisse und Betätigung, ihrer Produktion, ihres Verkehrs, 〈ihrer〉 *ihres*[9] gesellschaftlichen und politischen 〈Organisation〉 *Verhaltens*[10] sind. Die entgegengesetzte Annahme ist nur dann möglich, wenn man außer dem Geist der wirklichen, materiell bedingten Individuen noch einen aparten Geist voraussetzt. Ist[11]†

1) 梁版判读为 Bestimmte。 2) M2 版中没有逗号。die……sind 的撰写时期不明，阿版推断为当初的撰写过程中。 3) 依据梁版和 M2 版，将此词视为马克思的笔迹。不过，梁版中没有〈 〉内 die 前面的，以及此后的〈 〉内 sein 后面的逗号。 4) 此处的修改者是马克思，只有 M2 版中有记载。不过，hervorgeht →*gehen* hervor 的修改者是恩格斯。 5) 阿版判读为〈wie sie〉，nicht。梁版和新德版中没有记载。不过，梁版在此处有逗号。阿版和新德版在 nicht 的前面有逗号。M2 版认为 dieser Individuen nicht 是在撰写过程中从 nicht dieser individuen 订正而来的。 6) M2 版认为写下 tätig sind，在前面删除〈und tätig sind〉以及增补 *wie sie*，都是在当初撰写的过程中进行的。 7) 只有 M2 版在此处有逗号。 8) 梁版中没有逗号。 9) 梁版判读为 ihrer。阿版判读为 ihrer〈ihres〉。 10) 梁版判读为《Organisation》—《Verhaltens》。阿版判读为 Organisation《*Verhaltens*》。在此依据新德版和 M2 版。 11) 下接{5}b。

{7}c＝〔14〕

den Fluch an sich, mit der Materie „behaftet" zu sein, die hier in der Form von bewegten Luftschichten, Tönen, kurz der Sprache auftritt. Die Sprache ist so alt[1] wie das Bewußtsein,[2] — die Sprache <u>ist</u> das praktische,[3] auch für andere Menschen existierende, *also auch für mich selbst erst*[4] *existierende*,[2] wirkliche Bewußtsein, und die Sprache entsteht, wie das Bewußtsein, erst aus dem ⟨Verkehr⟩ Bedürfnis, *der Notdurft* des Verkehrs mit anderen Menschen. † ⟨*Mein Verhältnis zu meiner Umgebung ist mein Bewußtsein.*⟩ † *Wo ein Verhältnis existiert,*[2] *da existiert es für mich, das Tier* <u>*„verhält"*</u>[5] *sich* ⟨**nicht für sich zu an**⟩[6] *zu nichts und überhaupt nicht.* **Für das Tier existiert sein Verhältnis zu anderen nicht als Verhältnis.**[7] Das Bewußtsein ist also von vornherein schon ein gesellschaftliches Produkt,[8] und bleibt es, solange überhaupt Menschen existieren. Das Bewußtsein ist ⟨zuerst natürlich⟩ natürlich zuerst bloß ⟨sinnl〔iches〕⟩[9] Bewußtsein über die <u>**nächste**</u> sinnliche Umgebung und Bewußtsein des **bornierten** Zusammenhanges mit anderen Personen und Dingen außer dem sich bewußt werdenden Individuum;[10] es ist zu gleicher Zeit Bewußtsein ⟨über die⟩ der Natur, die den Menschen anfangs als eine durchaus fremde, allmächtige und unangreifbare Macht gegenübertritt, zu der sich die Menschen rein tierisch verhalten, ⟨die ihnen⟩[9] von der sie sich imponieren lassen wie das Vieh;[11] und also ein rein tierisches Bewußtsein der Natur (Naturreligion)——und andererseits Bewußtsein der ⟨notwendigen⟩[12] Notwendigkeit, mit den umgebenden Individuen in Verbindung zu treten, der Anfang des ⟨Gesellschaftlichen⟩[13] Bewußtseins darüber,[3] daß er überhaupt in einer Gesellschaft lebt. Dieser Anfang ist so ⟨viehisch⟩[9] tierisch wie das gesellschaftliche Leben dieser Stufe selbst, ⟨es⟩[12] er ist bloßes Herdenbewußtsein, und[4] der Mensch[14] unterscheidet sich hier vom ⟨Sch〔af〕⟩[12] Hammel nur dadurch, daß sein Bewußtsein ihm die Stelle des Instinkts vertritt, oder daß sein Instinkt ein bewußter ist.[15] ⟨(Hammel- oder Stammbewußtsein).⟩ Dieses Hammel- oder Stammbewußtsein erhält seine weitere Entwicklung und Ausbildung durch die gesteigerte Produktivität, die Vermehrung der Bedürfnisse und die beiden zum Grunde[16] liegende

[17]**Man sieht hier sogleich.**[18] **Diese Naturreligion** ⟨**ist bedingt durch ⟨d. Verke⟩ d. Gesellschaftsform ⟨d⟩ und de〔n〕**⟩[19] **oder dies bestimmte Verhalten zur Natur ist bedingt** ⟨**mit**⟩[20] **durch die Gesellschaftsform und umgekehrt. Hier wie überall tritt die Identität von Natur und Mensch auch**[21] **so hervor, daß das bornierte Verhalten der Menschen zur Natur ihr borniertes Verhalten zueinander,**[3] **und ihr borniertes Verhalten zueinander ihr borniertes Verhältnis zur Natur bedingt,** [22]**eben weil die Natur noch** ⟨**noch**⟩[23] ⟨**wenig**⟩ **kaum geschichtlich modifiziert ist**〔.〕

1）M2 版中有逗号。 2）只有梁版中有逗号。 3）M2 版中没有逗号。 4）梁版中没有此词。 5）梁版中没有引号和下划线。M2 版认为引号是马克思加的。 6）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马克思这一插入语的记载。从手稿来看，这 5 个单词没有被删除。M2 版认为是忘了删除。 7）M2 版认为，马克思此处的增补是在 3 行之后的<u>**nächste**</u>［梁版没有强调］以及 **bornierten** 进行的。另外，从 3行之前的〈*Mein*……至此处的加笔部分虽然没有指明插入位置，但除了 M2 版，其他各版都插入此处。 8）梁版和新德版中没有逗号。 9）关于此处的删除，只有梁版和 M2 版中有记载。不过，梁版错误地(?)认为 sinnl 没有被删除。 10）梁版判读为 Individuum. Es ist。 11）在梁版和 M2 版中为逗号。 12）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处删除的记载。 13）在梁版中以小写字母开头。在此依据阿版和 M2 版。 14）M2 版认为 der Mensch 是增补的。 15）梁版将下一段落的马克思的文章，即 **Man sieht……zur Natur bedingt.** 插入此后，即 Dieses Hammel-oder Stammbewuβtsein 的前面进行编辑。 16）梁版判读为 zugrunde。☞（下转第 203 页）

†der bewußte Ausdruck der wirklichen Verhältnisse dieser Individuen illusorisch, stellen sie in ihren Vorstellungen ihre Wirklichkeit auf den Kopf, so ist dies wiederum eine Folge ihrer bornierten materiellen Betätigungsweise ‹der› *und ihrer* daraus entspringenden bornierten gesellschaftlichen Verhältnisse.›†

Die Produktion der Ideen, Vorstellungen, des Bewußtseins ist zunächst unmittelbar verflochten in die materielle Tätigkeit und den materiellen Verkehr der Menschen, ‹das Aussprechen› Sprache des wirklichen Lebens. ‹Die Vorstellungen und Gedanken› Das Vorstellen, Denken, der geistige Verkehr der Menschen erscheinen hier noch als direkter Ausfluß ihres materiellen Verhaltens. Von der geistigen Produktion, wie sie in der Sprache der Politik, *der Gesetze*, der Moral, der Religion, Metaphysik usw. eines Volkes sich darstellt, gilt dasselbe. Die Menschen sind die ‹Vorstellungen›[1] Produzenten ihrer Vorstellungen, Ideen etc. etc., †und zwar die Menschen, wie sie durch die Weise der Produktion ‹des›[2] ihres materiellen Lebens, durch ihren ‹Verkehr und die ‹wei[tere]› in›[3] materiellen Verkehr und seine weitere Ausbildung in der gesellschaftlichen und politischen Gliederung bedingt[4] sind,[5] † aber die wirklichen, wirkenden Menschen, wie sie bedingt sind durch ‹ihre›[6] eine bestimmte Entwicklung ihrer Produktivkräfte und des denselben entsprechenden Verkehrs bis zu seinen weitesten Formationen hinauf. Das Bewußtsein kann nie etwas anderes sein als das bewußte Sein, und das Sein der Menschen ist ihr wirklicher Lebensprozeß. Wenn in der ganzen Ideologie die Menschen und ihre Verhältnisse,[7] wie in einer camera obscura,[7] auf den Kopf gestellt erscheinen, so geht dies Phänomen ebensosehr aus ihrem historischen Lebensprozeß hervor, wie die Umdrehung der Gegenstände auf der Netzhaut aus ihrem unmittelbar physischen.

1）M2 版中没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在此依据梁版和阿版。另外，阿版认为下面的 Produzenten 是增补的。 2）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3）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wei[tere]》in 的记载。 4）梁版判读为 bestimmt sind。 5）梁版和 M2 版中为逗号，删除部分的前面没有逗号。另外，梁版在 Ideen 和 etc. 之间标有逗号。在此依据阿版。 6）只有阿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7）梁版和新德版中没有逗号。

☞（上接第 202 页） 17）下面的一段文章写在栏外，没有指定插入位置。阿版插入（Naturreligion）之后，新德版作为边注处理，梁版的编辑参见上注 15)。 18）新德版中为分号。梁版将 **sogleich——diese Naturreligion** 连起来读解。另外，梁版将下面的 **dies** 判读为 **dieses**。 19）M2 版中没有关于此处删除《《d》 und de《n》》的记载。在此依据阿版。 20）M2 版判读为‹**mit der**›。 21）梁版判读为 **noch**。 22）下面的文章 **eben weil……modifiziert ist** 写在栏外，而且位置比 **Man sieht** 要高，但是没有指定插入位置。梁版只将这一部分插入（Naturreligion）之后。M2 版仅仅将之置于栏外的 **Man sieht……bedingt.** 之上。 23）只有阿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7}d=[15][1]

Vermehrung der ⟨Popu[lation]⟩[2] Bevölkerung. Damit entwickelt sich die Teilung der Arbeit, die ⟨bishe[r]⟩[2] ursprünglich nichts war als die Teilung der Arbeit im Geschlechtsakt, dann ⟨die⟩[3] Teilung der Arbeit, die sich vermöge der natürlichen Anlage (z. B. Körperkraft), Bedürftnisse, Zufälle,[4] etc. etc. von selbst ⟨also⟩ *oder*[5] „natürwüchsig" macht. Die Teilung der Arbeit wird erst wirklich Teilung von dem Augenblicke[6] an, wo eine Teilung der ⟨geistigen und⟩ materiellen und geistigen Arbeit eintritt. Von diesem Augenblicke an kann sich das Bewußtsein wirklich einbilden, etwas anders als das Bewußtsein der bestehenden ⟨Dinge⟩ *Praxis*[5] zu sein, ⟨etwas Wirkliches⟩ wirklich[7] etwas vorzustellen, ohne etwas Wirkliches vorzustellen — von diesem Augenblicke an ist das Bewußtsein imstande, sich von der Welt zu emanzipieren und zur ⟨reinen⟩[2] Bildung der „reinen["][8] Theorie, Theologie,[9] Philosophie,[9] *Moral*[5] etc. überzugehen. Aber selbst wenn diese Theorie, Theologie, Philosophie, Moral etc. in Widerspruch mit den bestehenden Verhältnissen treten, so kann dies nur dadurch geschehen,[9] daß die bestehenden gesellschaftlichen Verhältnisse mit der bestehenden Produktionskraft in Widerspruch ⟨treten⟩[10] getreten sind — was übrigens in einem bestimmten nationalen Kreise von Verhältnissen[11] auch dadurch geschehen kann, daß der Widerspruch nicht in diesem nationalen Umkreis, sondern ⟨auch bloß⟩[12] ⟨im Kreise des dazu gehörigen Bewußtseins ⟨eintr[itt]⟩[13] sich einstellt⟩ zwischen diesem nationalen Bewußtsein und der Praxis der anderen Nationen,[9] d. h. zwischen dem nationalen und allgemeinen Bewußtsein einer Nation (wie jetzt in Deutschland)[14] sich einstellt,[15] — [16]wo dieser Nation dann, weil dieser Wiederspruch sich[17] scheinbar nur als ein Widerspruch ⟨des⟩ *innerhalb des nationalen*[5] Bewußtseins ⟨eintritt⟩ erscheint,[9] auch der Kampf sich auf diese na-

1）阿版和 M2 版中附有本页的照片。 2）阿版中没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从照片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此删除语。在此依据梁版和 M2 版的判读。 3）梁版和阿版中没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依据照片以及 M2 版的判读。 4）新德版中没有逗号。在此高度的栏外有马克思的注释，但各种版本的判读不一样。梁版：†⟨**Die Menschen entwickeln**⟩⟨**Das Bewußtsein entwickelt sich innerhalb der wirklichen geschichtlichen Entwicklung durch Teilung der Arbeit.**⟩† 阿版：†⟨**Die Menschen entwickeln ihr**《**solch**》⟩⟨**Das Bewußtsein**《**entwickelt**》**sich innerhalb der wirklichen geschichtlichen Entwicklung. Durch die Teilung der Arbeit tri[tt]**⟩† 新德版：†⟨**Die Menschen entwikeln das Bewußtsein innerhalb der wirklichen geschichtlichen Entwicklung.**⟩† M2 版认为当初的形式为 **Das Bewußtsein entwickelt sich**……，先是修改为 **Die Menschen entwickeln zum Bewußtsein sich**……，然后又修改为†⟨**Die Menschen entwickeln ihr Bewußtsein innerhalb der wirklichen geschichtlichen Entwicklung. Durch die Teilung der Arbeit tri[tt]**⟩†。 5）M2 版认为此词是后来增补的，这一点从照片中也可以证实。阿版对此没有记载。 6）在此高度的栏外，有马克思的注释：**Erste Form der Ideologen Pfaffen fällt zusammen.** 在阿版和新德版中，**Pfaffen** 的前后有逗号；在 M2 版中，**fällt** 的前面有句号。 7）梁版、新德版以及 M2 版都没有强调。然而，从照片来看，原来的顺序是 etwas Wirkliches，修改时用更换顺序符号将两词的顺序更换，并将大写字母 W 改为小写字母 w。因此，强调是有效的。 8）在梁版中为„ reinen Theorie"。在此依据阿版、新德版以及 M2 版的判读。不过，M2 版认为引号没有引回来，这一点在照片中也可以得到证实。 9）M2 版中没有逗号（在照片中也看不出来）。 10）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11）此高度的栏外有马克思的注释，但各种版本的判读不一样。梁版：**D[ie] D[eu] tsch[en] mit d[er] Ideologie als solcher. —Religion** 阿版：｜ **Religion.** ｜ **Die Deutschen mit der Ideologie als solcher.** 新德版：**Religion. Die Deutschen mit der Ideologie als solcher.** M2 版：｜ **Religion.** ｜ **Der Deutsche mit der Ideologie als solcher.** 12）在梁版和阿版中，此处的两个删除语是连接在一起的。在此依据 M2 版的判读。 13）梁版判读为《ent[weder]》。 14）阿版判读为⟨⟨wie jetzt in Deutschland⟩⟩。不过，从照片来看，此处没有被删除。 15）新德版和 M2 版中没有逗号。在阿版中为句号（照片上看不到"——"）。 16）阿版认为从 wo 至下一页（{8}a=[16]）的这一段句子被删除了。新德版和 M2 版认为下一页中的部分被删除了。 17）阿版判读为⟨sich⟩，梁版、新德版以及 M2 版没有言及。但是，从照片来看，此处没有被删除。

{5}c [{7}d=[15]的异稿?]

Ganz im Gegensatz zur deutschen Philosophie, welche vom Himmel auf die Erde herabsteigt, wird hier von der Erde zum Himmel gestiegen. D. h. es wird nicht ausgegangen von dem,[1] was die Menschen sagen, sich einbilden, sich vorstellen, auch nicht von den gesagten, gedachten, eingebildeten, vorgestellten Menschen, um ⟨von d[a]⟩[2] davon aus ⟨zu⟩[3] bei den leibhaftigen Menschen anzukommen; es wird von den wirklich⟨en⟩ *tätigen* Menschen ausgegangen und aus ihrem wirklichen Lebensprozeß auch die Entwicklung der ideologischen Reflexe und Echos dieses Lebensprozesses dargestellt. Auch die Nebelbildungen im Gehirn der Menschen sind notwendige Sublimate[4] ihres materiellen, empirisch konstatierbaren[5] und an materielle Voraussetzungen geknüpften Lebensprozesses. Die Moral, Religion, Metaphysik und sonstige Ideologie ⟨verlieren hiermit alle ihre scheinbare Selbst[ändigkeit]⟩ *und die*[6] *ihnen entsprechenden Bewußtseinsformen behalten*[7] hiermit nicht länger den Schein der Selbständigkeit. Sie haben keine Geschichte, sie haben keine Entwicklung, sondern die ⟨in ihrer materiellen Produktion und ihrem wirklichen Verkehr sich entwickelnden Menschen⟩ ihre materielle Produktion und ihren materiellen Verkehr entwickelnden Menschen[8] ändern mit dieser ihrer Wirklichkeit auch ihr Denken und ⟨der⟩[9] die Produkte ihres Denkens. Nicht das Bewußtsein bestimmt das Leben, sondern das Leben bestimmt das Bewußtsein. In der ersten Betrachtungsweise geht man von dem Bewußtsein als dem ⟨handelnden⟩ *lebendigen* Individuum ⟨selbst⟩ *aus,*[10] in der zweiten, dem wirklichen Leben entsprechenden, von den wirklichen lebendigen Individuen selbst ⟨aus⟩[11] und betrachtet das Bewußtsein nur als ⟨das Bewußtsein dieser praktisch sich betätigenden Individuen⟩ ihr Bewußtsein.

Diese Betrachtungsweise ist nicht voraussetzungslos. Sie geht von den wirklichen Voraussetzungen aus, sie verläßt sie keinen Augenblick. Ihre Voraussetzungen sind ⟨nicht⟩[2] die Menschen nicht in irgendeiner phantastischen Abgeschlossenheit und Fixierung, sondern in ihrem wirklichen[12]

1) M2 版中没有逗号。 2) 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3) 梁版判读为 und。阿版和新德版中没有任何记载。 4) 梁版判读为 Supplemente。 5) 阿版和 M2 版中有逗号。 6) 梁版中缺此语。 7) M2 版认为,*behalten* 是将删除文中的 verlieren 修改而成的;下一个词 hiermit 则借用自删除文。因此,可以看出 *und*……*Bewußtseinsformen* 是后来插入的。 8) ihre……Menschen 的语句是将前面的删除内容修改而成的。 9) 只有阿版中有此删除语的记载。 10) 最初的形式是 handelnden Individuum,一度修改为 selbst,然后将之删除,再修改为 *aus*。 11) 只有梁版和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12) 新德版中有逗号。

{8}a=〔16〕[1]

tionale Scheiße zu beschränken scheint,[2] eben weil diese Nation die Scheiße an und für sich ist.†[3]

[4]Übrigens ist es ganz einerlei,[2] was das Bewußtsein alleene anfängt,[5] wir ⟨?⟩[6] erhalten ⟨nur⟩[7] aus diesem ganzen Dreck nur das eine Resultat, daß diese drei Momente, die ⟨?⟩[6] Produktionskraft, der gesellschaftliche Zustand,[8] und das Bewußtsein[9] in Widerspruch untereinander[10] geraten ***können und müssen***, weil mit der <u>Teilung der Arbeit</u> die Möglichkeit, ja die Wirklichkeit gegeben ist, daß die geistige und materielle ⟨Arbeit⟩ Tätigkeit †**Tätigkeit und Denken, d. h. gedankenlose Tätigkeit und ⟨gedanken〔loser〕⟩[11] tatloser Gedanke,** †,[12] daß der Genuß und die Arbeit, *Produktion und Konsumtion*,[2] verschiedenen Individuen zufallen,[13] und die Möglichkeit, daß sie nicht in Widerspruch geraten, nur darin liegt,[2] daß die Teilung der Arbeit wieder aufgehoben wird. Es versteht sich übrigens von selbst, daß die „Gespenster", „Bande", „höheres Wesen", „Begriff", „Bedenklichkeit"[14] bloß der idealistische ⟨spekulative⟩[15] geistliche Ausdruck, die Vorstellung scheinbar des ⟨einzelnen⟩ **vereinzelten**[16] Individuums sind, ⟨inn〔erhalb〕⟩[17] die Vorstellung von sehr empirischen Fesseln und Schranken, innerhalb deren sich die Produktionsweise des Lebens und die damit zusammenhängende Verkehrsform bewegt. **⟨Dieser idealistische Ausdruck bestehender ökonomischer Schranken ist nicht allein rein theoretisch, sondern auch im praktischen Bewußtsein vorhanden, d. h. ⟨er⟩[18] das sich emanzipierende *und mit der bestehenden Produktionsweise in ⟨Zw 〔iespalt〕⟩[18] Widerspruch geratende*[19] Bewußtsein bildet nicht allein Religionen und Philosophien, sondern auch Staaten.⟩**

Mit der Teilung der Arbeit, in welcher alle diese Widersprüche gegeben sind,[8] und welche ihrerseits wieder auf der naturwüchsigen Teilung der Arbeit in der Familie und der Trennung der Gesellschaft ⟨?⟩[6] in einzelne, einander entgegengesetzte Familien beruht——[20] ist zu gleicher Zeit auch die <u>Ver</u>teilung[21] ⟨der⟩[7], und zwar die <u>ungleiche</u>[22] sowohl quantitative wie qualitative Verteilung der Arbeit und ihrer Produkte gegeben, also das Eigentum, das ⟨sich bereist⟩ in⟨nerhalb⟩

1）M2 版中附有此页的照片。 2）M2 版中没有逗号。 3）这一段句子接上一页（{7}d=〔15〕），但是只有此页中的部分被删除。难以判断打算从上一页的何处开始删除。梁版从此页的第一个词 nationale 开始删除，关于阿版的处理法请参见{7}d=〔15〕中的注 16），M2 版在正文中无视删除部分。 4）阿版、新德版以及 M2 版都没有改行。另外，此高度的栏外有马克思标注的数字：**11，12，13，14，15，16.** 5）梁版判读为 anfängt. Wir erhalten。 6）各版对此删除语都没有记载。从照片上无法判读。 7）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8）梁版和新德版中没有逗号。 9）新德版中有逗号。 10）梁版判读为 miteinander。 11）只有阿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另外，在 M2 版中，und 的前面有逗号。 12）M2版中没有逗号。在阿版中为"——"。 13）梁版中没有逗号。 14）M2 版认为在手稿中，引号没有被引回来。这一点在照片中也可以证实。 15）新德版和 M2 版认为此词没有被删除。 16）梁版和 M2 版认为此词是马克思的加笔。阿版中没有关于这一点的记载。从照片上来看，有点像马克思对恩格斯写的 einzelnen 的词头和词尾进行了修改。 17）在照片上，可以判读为 Individuums ⟨sind，inn⟩sind。 18）只有阿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照片中的此处有删除语。 19）梁版判读为 geratene。另外，M2 版认为从 *und mit* 到此处的内容是后来插入的。这一点从照片上也可以证实。 20）在梁版和新德版中为逗号。 21）M2 版没有强调 Ver。 22）在新德版有逗号。另外，梁版对此词没有加以强调。

{5}d　　　　[{8}a=[16]的异稿?]

empirisch anschaulichen 〈Leb[ensprozeß]〉[1] Entwicklungsprozeß unter bestimmten Bedingungen. Sobald dieser tätige Lebensprozeß dargestellt wird, hört die Geschichte auf, eine Sammlung toter Fakta 〈, wie〉[1] zu sein, wie bei den 〈bornierten〉 *selbst noch abstrakten* Empirikern, oder eine eingebildete Aktion eingebildeter Subjekte, wie bei den Idealisten.

Da,[2] wo die Spekulation aufhört, beim wirklichen Leben, 〈fängt also die wirkliche, positive Wissenschaft an.〉 *beginnt also die wirkliche, positive Wissenschaft,*[3] *die Darstellung der praktischen Betätigung, des praktischen Entwicklungsprozesses der Menschen.* Die Phrasen vom Bewußtsein hören auf, wirkliches Wissen muß an ihre Stelle treten. Die selbständige 〈Wissenschaft〉 Philosophie verliert mit der Darstellung der Wirklichkeit ihr Existenzmedium. An ihre Stelle kann höchstens eine Zusammenfassung der allgemeinsten Resultate treten, die sich aus der Betrachtung der historischen Entwicklung der Menschen abstrahieren lassen. Diese Abstraktionen haben für sich, getrennt von der wirklichen Geschichte, durchaus keinen Wert 〈und 〈helfen〉 dienen nur dazu,〉. Sie können nur dazu dienen,[4] 〈〈andern für〉 die Betrachtung 〈der Geschichte〉〉 die Ordnung des geschichtlichen Materials[5] zu erleichtern, die Reihenfolge 〈der〉 *seiner* einzelnen Schichten anzudeuten. *Sie geben aber keineswegs,*[6] *wie die Philosophie,*[6] *ein Rezept oder Schema, wonach die geschichtlichen Epochen zurechtgestutzt werden können. Die Schwierigkeit beginnt im Gegenteil erst da, wo man sich an die Betrachtung und Ordnung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s,* 〈*an das Aufsuchen des wirklichen,*[6] *faktischen*[7] *Zusammenhangs der verschiedenen Schichten gibt.*〉 *sei es einer vergangenen Epoche oder der Gegenwart, an die wirkliche Darstellung gibt.*[8] *Die* 〈*Lösung*〉 *Beseitigung dieser Schwierigkeiten ist durch Voraussetzungen bedingt, die keineswegs hier gegeben werden können, sondern die erst aus dem Studium des wirklichen Lebensprozesses und der* 〈*pra* [*ktischen*]〉[9] *Aktion der Individuen jeder Epoche* 〈*herv* [*orgehen*]〉[10] *sich ergeben.* Wir nehmen hier einige dieser Abstraktionen heraus, 〈wie sie〉[11] *die wir* gegenüber der Ideologie gebrauchen,[12] und werden sie an historischen Beispielen erläutern.[13]

1）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2）梁版和 M2 版中没有逗号。　3）从 *also* 到此处的 5 个词借用自〈　〉内的删除语。　4）M2 版认为此处经历了以下修改过程：一开始是 und helfen nur；接下来将 helfen 修改为 dienen，并将 dazu 置于其后；然后将 dienen 删除，写下 Sie können，又在 dazu 之后写下了 dienen。　5）M2 版判读为〈andern für〉die Betrachtung〈der Geschichte〉des geschichtlichen Materials。在此基础上，将 Betrachtung 修改为 Ordnung。不过，andern für 是在写到 Geschichte 的时候才删除的。各版对〈andern……Geschichte〉都没有记载。　6）梁版中没有逗号。　7）新德版将此词判读为 *praktischen*。　8）*gibt* 借用自〈　〉内最后的 gibt。不过，梁版不是将逗号放在删除部分的前面，而是放在后面。在此依据阿版和 M2 版。　9）只有梁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10）梁版和新德版中没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阿版判读为〈*herr*[*schen*]〉。在此依据 M2 版。　11）只有阿版中有关于此处删除和订正的记载。　12）M2 版中没有逗号。　13）下面剩有四分之一的空白。

{8}b=〔17〕

der Familie, wo die Frau ⟨die⟩[1] und die Kinder die Sklaven des Mannes sind, ⟨naturwüchsig entwickelt hatte.⟩ *schon seinen Keim*[2], *seine erste Form hat.* Die freilich noch sehr rohe ⟨und⟩,[3] latente Sklaverei in der Familie ist das erste Eigentum, das übrigens hier schon vollkommen der Definition der modernen Ökonomen entspricht, nach der es die Verfügung über fremde Arbeitskraft ist. *Übrigens sind Teilung der Arbeit und Privateigentum identische Ausdrücke — in dem einen wird in Beziehung auf die Tätigkeit dasselbe ausgesagt,*[4] *was in dem andern in Bezug*[5] *auf das Produkt der Tätigkeit ausgesagt wird. —*[6]

Ferner ist mit der Teilung der Arbeit zugleich der Widerspruch zwischen dem Interesse des ⟨Einzelnen⟩ einzelnen Individuums ⟨und⟩ oder der einzelnen Familie und dem ⟨Inter〔esse〕⟩[1] gemeinschaftlichen Interesse aller Individuen,[4] die miteinander verkehren, gegeben; und zwar existiert dies gemeinschaftliche Interesse nicht etwa bloß in der Vorstellung, als „Allgemeines", sondern zuerst in der Wirklichkeit als gegenseitige Abhängigkeit der Individuen,[4] unter denen die Arbeit geteilt ist.

[7]Und endlich bietet uns die Teilung der Arbeit gleich das erste Beispiel davon dar, daß ⟨die eigene Tat der Menschen⟩,[8] solange ⟨⟨diesel〔be〕⟩[1] diese Tat keine ⟨wirklich⟩ freie[9] gesellschaftliche⟩ die Menschen sich in der naturwüchsigen Gesellschaft befinden, solange also die Spaltung zwischen dem besonderen und gemeinsamen Interesse[10] existiert, solange die ⟨Arbeit⟩ Tätigkeit also nicht freiwillig, sondern naturwüchsig geteilt ist, ⟨die Teilung⟩ die ⟨se Tä〔tigkeit〕[11]⟩ eigene Tat des Menschen ihm zu einer fremden,[12] gegenüberstehenden Macht wird, die ihn ⟨beherrscht⟩ unterjocht, statt daß er sie beherrscht. Sowie nämlich die Arbeit verteilt ⟨ist⟩ zu werden anfängt, hat jeder einen bestimmten[13] *ausschließlichen* Kreis der Tätigkeit, der ihm aufgedrängt wird, aus dem er nicht heraus kann; er ist Jäger, Fischer oder Hirt **oder kritischer Kritiker,**[14] und muß es bleiben, wenn er nicht ⟨seine⟩[1] die Mittel zum Leben verlieren will — während in der kommunistischen Gesellschaft, wo jeder nicht einen ausschließlichen Kreis der Tätigkeit hat, sondern sich ⟨jeden⟩[1] in jedem beliebigen Zweige ausbilden kann, die Gesellschaft die allgemeine Produktion regelt und mir eben dadurch möglich macht, heute dies, morgen jenes zu tun, morgens ⟨Schumacher ⟨und mitt 〔ags〕⟩, nachmittags Gärtner, abends Schauspieler zu sein, 〔wie ich gerade Lust habe〕⟩ zu jagen, nachmittags zu fischen, abends Viehzucht zu treiben **und**[15] **nach dem**[16] **Essen zu kritisieren,** wie ich gerade Lust habe,[17] ohne je Jäger,[4] Fischer ⟨oder⟩,[4] Hirt **oder Kritiker** zu werden.

1) 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2) 梁版判读为 *Kern*。 3) 梁版判读为 rohe und latente。 4) M2 版中没有逗号。 5) 梁版判读为 *Beziehung*，新德版判读为 bezug。 6) 这一段语句写在栏外，没有指定插入位置，不过各版都插入此处。只有新德版在此改行。 7) 阿版和 M2 版没有改行。 8) 阿版和 M2 版认为逗号也被删除了。 9) 梁版和 M2 版认为 wirklich 没有被删除，并将 freie 视为紧接在 keine 之后的增补。 10) 梁版读解为 den……Interessen 即复数形式。 11) M2 版判读为 Te[ilung]。 12) 梁版中没有逗号。 13) 梁版中有逗号。 14) 新德版中没有逗号。 15) 梁版和阿版中，以逗号取代 **und**，手稿中只有 u。 16) 梁版判读为 **auch das**。在此依据阿版、新德版以及 M2 版。 17) 在阿版中为分号。梁版将 wie ich gerade Lust habe 置于文末，即 zu werden 之后。另外，关于恩格斯在此处数行的改订，阿版认为是在当初撰写过程中进行的，而 M2 版则保留了对改订时期的推断。

[{8}b=[17]的栏外增补]

[1]*Eben aus diesem Widerspruch des besonderen und gemeinscha[ftlichen] Interesse[s]* ⟨*bildet sich*⟩ *nimmt das gemeinschaftliche Interesse als Staat*[2] *eine selbständige Gestaltung, getrennt von den wirklichen Einzel- und Gesamtinteressen, an, und zugleich als illusorische Gemeinschaftlichkeit,*[3] *aber stets auf der realen Basis der in jedem Familien- und Stamm- Konglomerat vorhandenen Bänder, wie*[4] *Fleisch und Blut, Sprache,*[5] *Teilung der Arbeit im größeren*[6] *Maßstabe und sonstigen Interessen——und besonders, wie wir später entwickeln werden, der durch die Teilung der Arbeit bereits bedingten Klassen,*[7] *die in jedem derartigen Menschenhaufen sich absondern und von denen eine alle andern beherrscht. Hieraus folgt,*[7] *daß alle Kämpfe innerhalb des Staats,* ⟨*zwisch[en]*⟩[8] *der Kampf zwischen Demokratie, Aristokratie und Monarchie, der Kampf um das Wahlrecht etc. etc.,*[7] *nichts als die illusorischen Formen sind——überhaupt das Allgemeine die illusorische Form des Gemeinschaftlichen*[9] *——,*[7] *in denen die wirklichen Kämpfe der verschiedenen Klassen untereinander geführt werden*[10] *(wovon die deutschen Theoretiker nicht eine Silbe ahnen, trozdem daß man ihnen in den Deutsch-Französischen Jahrbüchern und der Heiligen Familie dazu* ⟨*Mat[erial]*⟩[8] *Anleitung genug gegeben hatte),*[11] *und ferner,*[11] *daß jede* ⟨*zur*⟩[8] *nach der Herrschaft strebende Klasse, wenn ihre Herrschaft auch, wie dies beim Proletariat der Fall ist, die Aufhebung der ganzen alten Gesellschaftsform* **u[nd] d[er] Herrschaft überhaupt** *bedingt, sich zuerst* ⟨*der*⟩[8] *die politische*⟨*n*⟩[8] *Macht erobern muß, um ihr Interesse wieder als das Allgemeine*[12]*, wozu sie im ersten Augenblick gezwungen ist, darzustellen.* [13]**Eben weil** ⟨**jed[es]**⟩[8] **die Individuen nur**[14] **ihr besonders**[15] **—— für sie nicht mit ihrem gemeinschaftlichen Interesse**[16] **zusammenfallendes suchen ——** [17] **wird dies als ein ihnen „fremdes" und von ihnen**

1）这一段文章开始于第 10 行左右的栏外。梁版和新德版在改行之后，将它插入……geteilt ist. 与 Und endlich……之间。另外，阿版和 M2 版以小写字母的 *eben* 开头（关于阿版的排列，请参见{8}c=[18]页的注 4）。 2）M2 版认为将⟨*bildet sich*⟩修改为 *nimmt* 是在写到 *Staat* 时进行的。 3）M2 版中没有逗号。从 und 到此处的 5 个词是后来增补的。手稿中没有指定插入位置，但各版都插入此处。 4）梁版判读为 *Bande von*。阿版判读为 *Bänder; wie*。M2 版认为 *Bänder* 是从⟨Ver[bindungen]⟩修改而来的。 5）M2 版认为当初的语顺是 *Sprache, Fleisch und Blut*。 6）梁版判读为 *in größerem*。 7）M2 版中没有逗号。 8）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9）从 *überhaupt* 至此处的 8 个词是后来增补的。不过，梁版、阿版以及 M2 版中没有定冠词 *die*。梁版将这一增补内容插入 6 个词前面的位置，即 *etc. etc.*，与 *nichts als*……之间。关于阿版的处理，请参见下注 17）。在此依据新德版和 M2 版。 10）阿版和 M2 版中有逗号。 11）阿版和 M2 版中没有逗号。 12）梁版判读为 *allgemeine*。 13）新德版在此改行。下面是马克思继恩格斯的文章之后撰写的内容。文章持续到下一页（{8c=[18]}）的栏外。 14）M2 版认为此语是增补的。 15）梁版判读为 **Besonders, für sie**，并将下一行的内容判读为 **Zusammenffallendes suchen**。M2 版判读为 **besonders-für sie……Zusammenfallendes suchen-**⟨**trit[t]**⟩**wird**。 16）梁版判读为 **ihren……Interessen**。 17）阿版将上注 9)的增补插入 **suchen** 与 **wird** 之间，而且阿版的判读是 *überhaupt das Allgemeine illusorische Form der Gemeinschaftlichkeit*。

{8}c=〔18〕[1]

Dieses Sichfestsetzen der sozialen Tätigkeit, diese Konsolidation 〈meines〉 *unsres*[2] eignen Produkts zu einer 〈Macht〉 *sachlichen Gewalt* über 〈mir〉 *uns*, die 〈meiner〉 *unserer* Kontrolle entwächst, 〈meine〉 *unsere* Erwartungen durchkreuzt, 〈meine〉 *unsere* Berechnungen zunichte macht, ist eines der Hauptmomente in der 〈bestehenden sozi〔alen〕〉 bisherigen geschichtlichen Entwicklung 〈,[3] und[4] im Eigentum, das,[3] anfangs eine durch 〈den〉 die Menschen 〈eing〔erichtete〕〉 selbst vollzogene Einrichtung, bald der Gesellschaft eine eigne, von seinen Urhebern keineswegs beabsichtigte Wendung gibt, für einen jeden anschaulich, der sich nicht im „Selbstbewußtsein" oder im „Einzigen" festgerannt hat〉. [5]Die soziale Macht, 〈die den Men〔schen〕〉[6] d. h. die vervielfachte Produktionskraft, die durch das *in der Teilung der Arbeit bedingte* Zusammenwirken der verschiedenen Individuen entsteht, erscheint diesen Individuen, weil das Zusammenwirken selbst nicht freiwillig, sondern naturwüchsig ist, nicht als ihre eigne, vereinte Macht, sondern als eine fremde, außer ihnen stehende Gewalt, von der sie nicht wissen[7] woher und wohin, 〈und mit der〉[6] die sie also nicht mehr beherrschen können, die im Gegenteil nun eine eigentümliche,[8] vom Wollen und Laufen der Menschen unabhängige, ja dies Wollen und Laufen erst dirigierende Reihenfolge von Phasen und Entwicklungsstufen durchläuft.[9] Wie hätte sonst z. B. das Eigentum überhaupt eine Geschichte haben, verschiedene Gestalten annehmen,[8] und 〈z. B.〉 *etwa das Grundeigentum* je nach der verschiedenen vorliegenden Voraussetzung[10] in Frankreich aus 〈dem großen Grundbesitz〉 der Parzellierung zur Zentralisation in wenigen Händen, in England aus der Zentralisation in wenigen Händen zur Parzellierung drängen können, wie dies heute wirklich der Fall ist? Oder wie kommt es, daß der Handel, der doch weiter nichts ist[7] als 〈das Verh〔ältnis〕〉 der Austausch der 〈einzelnen〉 Produkte verschiedener Individuen und Länder, durch das Verhältnis von Nachfrage und Zufuhr die ganze Welt beherrscht — ein Verhältnis, das, wie ein englischer Ökonom sagt, gleich dem antiken Schicksal über der Erde schwebt und mit unsichtbarer Hand Glück und Unglück an die Menschen verteilt, Reiche stiftet

1）阿版和 M2 版中附有本页的照片。关于各版的编辑方式，请参见本书卷头的照片。 2）M2 版认为此词是事后修订的。这一点在照片中也可以得到证实。 3）梁版和新德版中没有逗号。 4）阿版认为删除从下一词开始，并在此后插入从上页（{8}b=[17]的异稿?）到下一页（{8}c=[18]的异稿?）第一段落最后的 **nötig.** 的内容。 5）梁版在此改行，并在前面插入下一页（{8}c=[18]的异稿?）中的 **Der Kommunismus……Voraussetzung.** 。另外，在梁版和阿版中，〈 〉内末尾有句号。 6）梁版、阿版以及新德版中没有关于此处删除的记载。在此依据新德版和照片。 7）梁版中有逗号。 8）M2 版中没有逗号。 9）M2 版认为手稿中笔误成 durchlaufen，这一点从照片上也可以得到证实。在照片中，此处有一处符号（?），似乎是在指示将写在栏外的第三段文章（从 **Diese „Entfremdung"** 起）插入此处。阿版未改行，梁版和新德版在改行之后将上述栏外文章插入此处。M2 版尽管也认为是插入符号，但以文章衔接不上为理由排印在栏外。 10）梁版判读为 den……Voraussetzungen。

☞（上接第 211 页）的前面有逗号。 15）梁版判读为 **Produktivkraft**。 16）M2 版判读为 **statt das—lokale**。阿版在 **statt** 的前面有逗号。另外，〈?〉为无法判读的文字。 17）M2 版中没有逗号。 18）梁版判读为：**statt der……des Menschen vorhandenen empirischen** 阿版和新德版判读为：**statt der……der Menschen vorhandene empirische**M2 版判读为：**statt die……d. Menschen vorhandene empirische** 19）这个词上面有马克思写的 **Notdurft**。新德版和 M2 版判读为：**der Mangel, die Notdurft verallgemeinert, also mit der Notdurft**……不过，新德版中为[**die**]。 20）阿版和 M2 版认为此词是增补的。 21）梁版中为逗号。另外，阿版认为前一行的 **ist** 是增补的。 22）阿版和 M2 版认为（ ）内是增补的。M2 版以"——"代替圆括弧之后的逗号，只有阿版认为〈**die**〉是删除语。 23）只有阿版中有关于删除语 **nun** 的记载。 24）梁版中没有这两个词。阿版认为 **der** 是增补的。M2 版认为 **der andern** 这两个词是写到后面的 **macht** 的时候增补的。 25）在梁版中，以 **und** 取代逗号。另外在梁版中，3 个词前面（**und** 的前面）没有逗号。 26）阿版和 M2 版中有逗号。 27）M2 版认为 **1）**、**2）**是在快要写 **3）**的时候写下的。另外，M2 版在 **2）**的前面标有逗号。 28）梁版判读为：**auf einmal und**。阿版判读为：**auf „einmal" oder**。 29）除了 M2 版，其他各版都是单数。 30）梁版判读为 **ihr**。阿版和新德版判读为 **ihm**。

[{8}c=[18]的栏外新稿]

„ unabhängiges “, als ein selbst wieder besonderes und eigentümliches „ Allgemein “ -Interesse[1] geltend gemacht, oder sie selbst müssen sich in diesem Zwiespalt bewegen,[2] wie in der Demokratie. Andererseits macht denn auch der praktische Kampf dieser[3] beständig wirklich den gemeinschaftlichen und[4] illusorischen gemeinschaftlichen Interessen entgegentretenden Sonderinteressen,[5] die praktische Dazwischenkunft und Zügelung durch das illusorische[6] „ Allgemein “ -Interesse[1] als Staat nötig.

[7]Der Kommunismus ist für uns nicht ein Zustand, der hergestellt werden soll, ein Ideal, 〈das Fremdgew [ordene]〉[8] wonach die Wirklichkeit sich zu richten haben. Wir nennen Kommunismus die 〈pra[ktische]〉 wirkliche Bewegung, 〈welche die praktisch [e Aufhebung]〉 welche den jetzigen Zustand aufhebt. 〈Wir haben bloß zu schreiben,〉[9] Die Bedingungen dieser Bewegung 〈sind nach der realen 〈vorliegenden〉[10] Wirklichkeit selbst zu beurtei[len]〉 ergeben sich aus der jetzt bestehenden Voraussetzung.

[11]Diese „ Entfremdung “, um den Philosophen verständlich zu bleiben, kann natürlich nur unter zwei praktischen Voraussetzungen aufgehoben werden. Damit sie eine „ unerträgliche “ Macht werde, d. h. eine Macht, gegen die man revolutioniert, dazu gehört, daß sie 〈eine〉 die Masse der Menschheit als durchaus „ Eigentumslos [12] “ erzeugt hat 〈, was〉[13] und zugleich im Widerspruch zu einer vorhandenen Welt des Reichtums und der Bildung, was beides eine große Steigerung der Produktivkraft—einen hohen Grad ihrer Entwicklung voraussetzt—,[14] und andererseits ist diese Entwicklung der Produktivkräfte[15] (womit zugleich schon 〈das weltgeschichtliche statt d. lokalen〉[16] die in 〈?〉 weltgeschichtlichem,[17] statt d. in lokalem Dasein d.[18] Menschen vorhandene empirische Existenz gegeben ist) 〈schon〉[13] auch deswegen eine absolut notwendige praktische Voraussetzung, weil ohne sie nur der Mangel[19] verallgemeinert, also mit der Notdurft auch der Streit um das Notwendige wieder beginnen und die ganze alte Scheiße sich herstellen müßte, weil ferner nur mit dieser universellen[20] Entwicklung der Produktivkräfte ein universeller Verkehr der Menschen gesetzt ist, daher einerseits das Phänomen der 〈?〉 „ Eigentumslosen [12] “ Masse[21] in allen Völkern gleichzeitig 〈erscheint〉 erzeugt (〈die〉 allgemeine Konkurrenz),[22] 〈und nun〉[23] jedes derselben von den Umwälzungen der andern[24] abhängig macht 〈. Ohne dies〉, und endlich weltgeschichtliche,[25] empirisch[20] universelle Individuen an die Stelle der lokalen gesetzt hat. Ohne dies könnte 1) der Kommunismus nur als eine Lokalität existieren, 〈und〉 2) die 〈fremden〉 Mächte des Verkehrs selbst hätten sich als universelle, darum unerträgliche Mächte[26] nicht entwickeln können, sie wären heimisch-abergläubige „ Umstände “ geblieben,[17] und 3)[27] würde jede Erweiterung des Verkehrs den lokalen[20] Kommunismus aufheben. Der Kommunismus ist empirisch nur als die Tat der herrschenden Völker „ auf einmal “ und[28] gleichzeitig möglich, was die universelle Entwicklung der Produktivkräfte[29] und den mit ihnen[30] zusammenhängenden Weltverkehr voraussetzt.

1）M2 版判读为**„ Allgemein“Interesse**。 2）梁版和阿版判读为 **begegnen**。另外，梁版中没有逗号。 3）阿版和 M2 版中有逗号。 4）梁版判读为 **oder**。 5）新德版中没有逗号。 6）M2 版认为此词是增补的。 7）下面这一段文章与上一段文章衔接不上，段落的左侧划有侧线。从内容上来看，与{8}b=[17]页似乎有一定的关系。估计是因为在{8}b=[17]中写不下，所以移到这一页来了。这一段的最后 7 个词，即 **ergeben……Voraussetzung** 也因为没有空余的位置而不得不写在此页的最上面。新德版和 M2 版将这一段文章改行后插入下一段落最后 **voraussetzt** 之后。梁版和阿版排列情况，请参见附录中的照片和相关注释。 8）M2 版判读为〈**das Feuerbach**〉。在此依据阿版。 9）M2 版将 **schreiben** 之后的标点符号判读为句号。在此依据阿版。 10）M2 版判读为 **der vorliegenden Wirklichkeit**，即没有 **realen**。在此依据阿版。 11）一直持续到下一页（{8}d=[19]的栏外）的这一段文章估计与{8}c=[18]的前半部分有关系。另外，这一段文章的撰写时期比上一段落即 **Der Kommunismus……Voraussetzung** 要早。请参见照片和上一页（{8}c=[18]）的注 9。 12）梁版以小写字母开头。 13）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14）阿版和 M2 版为“——”，新德版中没有逗号。另外，阿版在后面第 3 个词 **ist**☞ （下转第 210 页）

{8}d=[19][1]

und Reiche zertrümmert, Völker entstehen und verschwinden[2] macht— [3]während mit der Aufhebung der Basis, des Privateigentums, mit der kommunistischen Regelung der Produktion und der 〈Vernichtung〉 darin liegenden Vernichtung 〈des Scheins, als ob die Fremdheit〉[4] der Fremdheit, mit der sich die Menschen zu ihrem eignen Produkt verhalten, die Macht 〈der Nachfr[age]〉 des Verhältnisses von Nachfrage und Zufuhr sich in nichts auflöst,[5] *und*[6] die Menschen den Austausch, die Produktion, 〈ihr gegenseitiges〉[7] die Weise ihres gegenseitigen Verhaltens wieder in ihre Gewalt bekommen ? ——[8]

Die durch die auf allen bisherigen geschichtlichen Stufen vorhandenen Produktionskräfte bedingte und sie wiederum bedingende Verkehrsform ist di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die, wie 〈?〉[9] schon aus dem Vorhergehenden hervorgeht, 〈auf der〉[10] die einfache Familie und die zusammengesetzte Familie, das sogenannte Stammwesen zu ihrer Voraussetzung und Grundlage hat,[11] und deren nähere Bestimmungen im Vorhergehenden enthalten sind. Es zeigt sich schon hier, daß dies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der wahre Herd und Schauplatz aller Geschichte ist, und wie 〈falsch〉 widersinnig die bisherige, die wirklichen Verhältnisse vernachlässigende Geschichtsauffassung mit ihrer Beschränkung auf hochtönende 〈?〉[9] Haupt-und Staatsaktionen ist.

〈Jetzt erst, nachdem wir 〈uns über alle〉 dieser realen, der[12]〉

Bisher haben wir *hauptsächlich*[6] nur die eine Seite der menschlichen Tätigkeit, die Bearbeitung der Natur durch die Menschen[13] betrachtet. Die andere Seite, die Bearbeitung der Menschen durch[14] die Menschen — [15]

Ursprung des Staats 〈aus〉[16] und Verhältnis des Staats zu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17]

1）M2 版中附有此页的照片。 2）阿版判读为 schwinden。 3）新德版判读为——，während。 4）梁版和 M2 版中没有关于〈die Fremdheit〉的记载。在照片中，die 似乎被修改为 der。在此依据阿版的标注法。 5）梁版和新德版中没有逗号。 6）M2 版认为此语是增补的。这一点在照片中也可以得到证实。 7）M2 版中没有关于 gegenseitiges 的记载。 8）M2 版认为此分割线是马克思划的。这一点在照片中也可以得到证实。另外，新德版和 M2 版在下面空行。 9）此处有无法判读的删除语，对此各版都没有记载。 10）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11）梁版中没有逗号。 12）梁版判读为 über alle diese realen der〉；阿版判读为 über diese《reali[stische]》，der〉。在此依据 M2 版。 13）梁版中有逗号。照片中看上去似乎有逗号。 14）梁版对此语也加以强调。 15）马克思在此语句的右侧划了一道侧线，并在栏外写下了 **Verkehr und Produktivkraft**。另外，这几处下划线（不过 Natur 和最初的 Menschen 是恩格斯原来就划过的）是马克思划的。 16）M2 版中没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在此依据梁版、阿版以及照片。 17）下面剩下有六分之一左右的空白。文章与{9}a=[20]衔接不上。

[{8}d=[19]的栏外增补]

[1]Übrigens setzt die ‹?› Masse von bloßen[2] Arbeitern—massenhafte[3] ‹?› von[4] Kapital[5] oder von irgendeiner bornierten Befriedigung abgeschnittene ‹Arbeiterklasse› Arbeiterkraft—,[6] und darum auch der nicht mehr temporäre[7] Verlust dieser Arbeit,[8] die rein prekäre Lage,[9] selbst als einer gesicherten Lebensquelle[10] durch die Konkurrenz den Weltmarkt[11] voraus. Das Proletariat ‹setzt also die Weltgeschichte als praktische[12] empirische Existenz voraus,[13]› kann also nur weltgeschichtlich[11] existieren, wie der Kommunismus, seine Aktion,[14] nur als „weltgeschichtliche" Existenz überhaupt vorhanden sein kann; weltgeschichtliche[15] Existenz der Individuen, d. h. Existenz der Individuen, die ‹materiell› unmittelbar mit der ‹Geschichte aller› Weltgeschichte[16] verknüpft ist.

1）下面这一段文章写在 Kommunismus 这一有点像是标题的词语之后。梁版将这一段文章接排在{8}c=[18]的栏外文章之后。其余各版则接排在同页的第二段文章之后（只有阿版未改行）。另外，文章中的〈？〉无法判读。 2）梁版判读为 besitzlosen。 3）梁版和阿版判读为副词 massenhaft。 4）梁版判读为 vom。 5）阿版和 M2 版中有逗号。 6）梁版判读为 Arbeitskraft。另外，梁版、新德版以及 M2 版中没有逗号。 7）M2 版认为 nicht mehr temporäre 是增补的。 8）M2 版中没有逗号。 9）新德版中没有这 4 个词，阿版放在脚注中，M2 版认为是增补。在此依据梁版和 M2 版（不过，梁版中前后没有逗号）。 10）阿版中有逗号。 11）梁版没有强调。 12）阿版和新德版判读为 praktisch。梁版中有逗号。阿版和 M2 版认为接在后面的 empirische 是增补的。 13）阿版和新德版中为句号。 14）M2 版判读为 seine Actio，而且没有逗号。另外，阿版和 M2 版认为此语是增补的。 15）梁版和阿版判读为 sein kann. Weltgeschichtliche。 16）梁版判读为 Geschichte。

{9}a = [20]

Die Geschichte ist nichts als die Aufeinanderfolge der einzelnen Generationen, von denen jede ⟨das⟩[1] die ihr von allen vorhergegangenen ⟨hinterla[ssenen]⟩ übermachten ⟨Kapitalien, Materiale⟩ Materiale, Kapitalien, Produktionskräfte exploitiert, daher also einerseits unter ganz veränderten Umständen die ⟨alte⟩ überkommene Tätigkeit fortsetzt und andrerseits mit einer ganz veränderten Tätigkeit die alten Umstände modifiziert, was sich nun spekulativ so verdrehen läßt, daß die spätere Geschichte zum Zweck der früheren gemacht wird, z. B.[2] daß der Entdeckung Amerikas der Zweck ⟨zum Grunde lag⟩ zugrunde gelegt wird, der französischen Revolution zum Durchbruch zu verhelfen, wodurch dann die Geschichte ihre ⟨Zw[ecke]⟩[1] aparten Zwecke erhält und eine „Person neben anderen Personen“ (als da sind:[3] „Selbstbewußtsein, Kritik, Einziger“[4] etc.) wird, während das, was man mit den Worten „Bestimmung“, „Zweck“, „Keim“, „Idee“ der früheren Geschichte bezeichnet, weiter nichts ⟨ist⟩[5] als eine Abstraktion ⟨aus⟩ von der späteren Geschichte ⟨⟨aus⟩ von[6] dem Resultat und Produkt dessen, worin man eben diese Geheimnisse sucht⟩[7] ist, eine Abstraktion von dem eben aktiven Einfluß,[8] den die frühere Geschichte auf die spätere ausübt.———

[9]Je weiter sich im Laufe dieser Entwicklung nun die einzelnen Kreise,[10] die aufeinander einwirken, ausdehnen, je mehr die ⟨Ab[geschlossenheit]⟩[1] ursprüngliche Abgeschlossenheit der einzelnen Nationalitäten durch die ausgebildetere[11] ⟨Ver[kehrsform]⟩[12] Produktionsweise, Verkehr⟨sform⟩ und ⟨massenhafte⟩ dadurch *naturwüchsig* hervorgebrachte Teilung der Arbeit *zwischen verschiednen Nationen* ⟨aufgehoben⟩ vernichtet wird, desto mehr wird die Geschichte zur Weltgeschichte, so daß z. B.,[13] wenn in England eine Maschine erfunden wird, die in Indien und China zahllose Arbeiter außer Brot setzt und die ganze Existenzform dieser Reiche umwälzt, diese Erfindung zu einem weltgeschichtlichen Faktum wird; oder daß der Zucker und Kaffee ihre weltgeschichtliche Bedeutung im neunzehnten Jahrhundert dadurch bewiesen, daß der durch das napoleonische Kontinentalsystem ⟨her[vorgebrachte]⟩[14] ⟨notwendig gem[achte]⟩ erzeugte Mangel an diesen Produkten die Deutschen

1）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2）新德版中有逗号。 3）M2 版中没有冒号。 4）M2 版认为在手稿中引号没有被引回来。另外，M2 版认为 etc. 是增补的。 5）梁版、阿版以及新德版认为此处没有被删除。M2 版认为是忘了删除。 6）梁版和阿版中没有关于此词的记载。请参见下注 7）和 8）。 7）阿版判读为⟨, aus dem Resultat……, worin man diese Geheimnisse sieht⟩。另外，因为上注 5）的关系，M2 版除外的各版都将后面的 ist 当作删除语处理。 8）梁版判读为：von der späteren Geschichte, eine Abstraktion ⟨aus Resultat und Produkt dessen,—worin man eben diese Geheimnisse sucht⟩ von dem aktiven Einfluß,。N 除外的各版中没有 aktiven 前面的 eben。 9）只有新德版在此改行。 10）M2 版中没有逗号。 11）阿版判读为 ausgebildeten。不过，阿版在正文中标记为 ausgebildete。梁版和新德版判读为 ausgebildete。在此依据 M2 版。 12）阿版推断为⟨Ver[hältnisse]⟩。 13）阿版和 M2 版中没有逗号。 14）只有阿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9}b＝[21]

〈gegen Napoleon〉 zum Aufstande gegen Napoleon brachte und so die reale Basis der glorreichen Befreiungskriege von 1813 [1] wurde. Hieraus folgt, daß diese 〈Ver-[wandlung]〉[2] Umwandlung der Geschichte in Weltgeschichte nicht etwa eine bloße abstrakte Tat des „Selbstbewußtseins",[3] **Weltgeistes** oder sonst eines metaphysischen Gespenstes ist, sondern eine ganz materielle, empirisch nachweisbare Tat 〈ist〉,[2] eine Tat, zu der jedes Individuum,[3] wie es geht und steht, ißt 〈und〉[4], trinkt und sich kleidet,[3] den Beweis liefert; † — der heilige Max Stirner selbst trägt die Weltgeschichte auf seinem Rücken herum und ißt und trinkt sie jeden Tag, wie vor Zeiten den Leib und das Blut unsres Herrn Jesus Christi und die Weltgeschichte produziert ihn, den Einzigen, der sein eignes Produkt[5] ist, 〈täglich〉 wiederum täglich, da er essen, trinken und sich kleiden muß · die Zitate im „Einzigen etc." wie die Polemik des heiligen Max gegen Heß und andre entlegene Leute beweisen,[3] wie er auch geistig von der Weltgeschichte produziert wird. [6]Es folgt also, daß in der „Weltgeschichte" die Individuen ebensosehr dieselben „Eigner" sind 〈und so wenig in〉[7] wie in jedem Stirnerschen „Verein" von Studenten und freien Nähterinnen 〈. Ferner ergibt〉[8] †

[9]In der bisherigen Geschichte ist es allerdings ebensosehr eine empirische Tatsache, daß die einzelnen Individuen mit der Ausdehnung der Tätigkeit zur Weltgeschichtlichen[10] immer mehr unter einer[11] ihnen fremden Macht 〈geknechtet〉 〈,einer immer massenhafter werdenden Macht〉 geknechtet worden sind (welchen Druck sie sich denn auch als Schikane des sogenannten Weltgeistes etc. vorstellten),[3] einer[11] Macht,[3] die immer massenhafter geworden ist und sich in letzter Instanz als Weltmarkt[12] ausweist. Aber ebenso empirisch begründet ist es, daß durch 〈die〉 den Umsturz 〈und die Auflösung〉 des bestehenden gesellschaftlichen Zustandes durch die kommunistische Revolution (wovon weiter unten) *und* die *damit identische*[13] Aufhebung des Privateigentums diese den deutschen Theoretikern so mysteriöse Macht aufgelöst *wird* und *alsdann* die Befreiung 〈des〉 *jedes* einzelnen Individuums in 〈mit〉[14] demselben 〈Verhältnisse der〉 Maße durchgesetzt wird, in dem die Geschichte sich vollständig in Weltgeschichte verwandelt.[15] **Daß** 〈dem geistigen〉[2] **der wirkliche**[16] **geistige Reichtum des Individuums ganz von dem Reichtum seiner wirklichen Beziehungen abhängt, ist nach dem obigen klar.** Die einzelnen Individuen werden erst hierdurch von den verschiedenen nationalen und lokalen Schranken befreit, mit der Produktion (**auch mit der geistigen**) der ganzen Welt in praktische Beziehung gesetzt und 〈befähigt〉 *in den Stand gesetzt,*[3] *sich die Genußfähigkeit für* diese allseitige Produktion der ganzen Erde 〈**Menschenschöpfungen**〉 (**Schöpfungen der Menschen**) zu 〈genießen〉 *erwerben.* Die allseitige Abhängigkeit, diese[17] 〈erste〉 *naturwüchsige* Form des weltgeschichtlichen Zusammenwirkens der Individuen,[3] wird durch

1）M2 版认为 von 1813 是增补的。 2）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3）M2 版中没有逗号。 4）梁版认为没有被删除。阿版和新德版中没有记载。另外，下一行的 liefert 之后的分号在 M2 版中为句号。 5）在梁版中 sein eignes Produkt 这 3 个词，在 M2 版中只有前面 2 个词被引号引起来了。阿版和新德版中没有引号。M2 版认为在手稿中，引号没有被引回来。 6）在阿版中，从 Es folgt 起的删除文接排在 3行前面的 Jesus Chirsti.（打句号）之后，而将 und die Weltgeschichte……produziert wird 移到末尾，即 freien Nähterinnen 之后。M2 版认为 und die Weltgeschichte……produziert wird 写在栏外。在此依据梁版和新德版的编辑。另外在梁版中，Christi 的后面有逗号。 7）梁版中没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M2 版判读为〈und so wening in ihr〉。 8）只有阿版中有此删除语的记载。另外，M2 版此处被竖线删除的数行即从 der heilige Max Stirner 开始的部分，是被马克思删除的。 9）梁版和 M2 版没有改行。 10）M2 版认为这个词是从 Weltgeschichte 改过来的。新德版以小写字母开头。 11）梁版判读为 eine……Macht，即四格。 12）M2 版认为下划线是马克思划的。 13）M2 版认为此处的增补是在写到下面的 Privateigentums 的时候进行的。 14）只有阿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15）此处高度的栏外有马克思的增补：**Über die Produktion des Bewußtseins**。 16）梁版判读为 **wirklich**。 17）M2 版认为 diese 是从 die 改过来的。新德版和 M2 版认为接下来的 erste 没有被删除。

{9}c＝〔22〕

diese kommunistische Revolution verwandelt in die Kontrolle und bewußte Beherrschung dieser Mächte, die, aus dem Aufeinander-Wirken[1] der Menschen erzeugt, ihnen bisher als durchaus fremde Mächte imponiert und sie beherrscht haben. Diese Anschauung kann nun wieder speklativ[2]-idealistisch,[3] ⟨so gef〔aßt〕⟩[4] d. h. phantastisch ⟨so g〔efaßt〕⟩[4] als „Selbsterzeugung der Gattung" (die „Gesellschaft als[5] Subjekt") gefaßt⟨werden⟩[4] und dadurch die ⟨R〔eihe〕⟩[4] aufeinanderfolgende Reihe von im Zusammenhange stehenden Individuen als ein einziges Individuum vorgestellt werden, das das Mysterium vollzieht,[3] sich selbst zu erzeugen. Es zeigt sich ⟨also⟩[6] hier, daß die Individuen allerdinges <u>einander</u> machen, physisch und geistig, ⟨wenn auch nicht im Sinne⟩ aber nicht sich machen, weder im Unsinn des heiligen Bruno, † wonach[7] „es im Begriffe (1) der Persönlichkeit (2) überhaupt ⟨(1)⟩[8] (3) liegt (4), sich selbst beschränkt zu setzen" (was ihm vortrefflich gelingt) „und diese Beschränkung, die sie"[9] (nicht durch sich, ⟨sondern⟩ auch nicht überhaupt, auch nicht durch ihren Begriff, sondern) „durch <u>ihr allgemeines</u> (5) <u>Wesen</u> ⟨(3)⟩[8] ⟨(5)⟩ (6) <u>setzt</u> (7), da <u>eben dieses Wesen</u> nur das Resultat ihrer <u>innern</u> ⟨(6)⟩ (8) Selbstunterscheidung (9), ihrer Tätigkeit ist, wieder ⟨(7)⟩ (10) aufzuheben ⟨(8)⟩ (11)." p. 87, 88; noch im Sinne des „Einzigen", des ⟨ein⟩ „gemachten" Mannes. †[10]

† Es ergibt sich nun aus dem Vorhergehenden ⟨, daß **⟨für die je⟩** **⟨wenn⟩** für das kommunistische Bewußtsein[8]⟩ soviel, daß ⟨das⟩[4] die Individuen, deren Bewußtsein kommunistisch ist, sobald sie ⟨die bestehende Gesellschaft⟩ mit der bestehenden Gesellschaft ni〔cht〕[11] †[12]

⟨Um⟩[8] Schließlich erhalten wir noch folgende Resultate aus der entwickelten Geschichtsauffassung: 1. In der Entwicklung der ⟨Gese〔llschaft〕⟩ Produktivkräfte tritt eine Stufe ein, auf welcher Produktionskräfte[13] und Verkehrsmittel hervorgerufen werden, welche unter den bestehenden Verhältnissen nur Unheil anrichten, welche keine Produktionskräfte[13] mehr sind, sondern Destruktionskräfte (Maschinerie und Geld)—und was damit zusammenhängt,[3] daß eine Klasse hervorgerufen wird, welche alle Lasten der Gesellschaft zu tragen hat,[3] ohne ihre Vorteile zu genießen, welche ⟨außer der⟩[8] aus der Gesellschaft heraus-

1）梁版判读为 Aufeinanderwirken。 2）梁版判读为 spekulativ, idealistisch。 3）M2 版中没有逗号。 4）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5）梁版判读为 und。 6）阿版中没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新德版认为没有被删除。 7）梁版和阿版都认为此语没有被删除。M2 版断定为忘了删除。 8）M2版中没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在此依据阿版。 9）在梁版和 M2 版中，und……sie 没有被引号引起来。另外，阿版将标有号码的各语句逐一用引号引起来了。在此依据新德版的记载方式。 10）从 noch[在手稿中为 Noch]到此处是不小心(?)删掉的。M2 版认为最后的部分是从 der ein „gemachter" Mann 改过来的。从 wonach 到此处是被马克思删除的。马克思在栏外写下了(**Herr Bruno bringt es nicht zum Dutzend**)。另外，阿版没有明确号码修正出自谁的手笔。在此依据 M2 版的记载。 11）梁版判读为 ein。M2 版中没有言及。在此依据阿版。 12）梁版认为此文还没写完就删除了。 13）梁版判读为 Produktivkräfte。

{9}d=〔23〕

gedrängt, in den entschiedensten Gegensatz zu allen anderen Klassen 〈gezw〔ungen〕〉 forciert wird; eine Klasse,[1)] die die Majorität aller Gesellschaftsmitglieder bildet und von der das Bewußtsein über die Notwendigkeit einer gründlichen Revolution, das kommunistische Bewußtsein[2)] ausgeht, das sich natürlich auch unter den anderen Klassen vermöge der Anschauung[3)] der Stellung dieser Klasse bilden kann; 2. daß 〈jede Entwicklungsstufe der 〈Gese〔llschaft〕〉 Produktionskräfte[4)] 〈einer bestim〔mten〕〉 der Herrschaft einer bestimmten Klasse der Gesellschaft zur Basis dient,[1)]〉 die Bedingungen,[1)] innerhalb deren bestimmte Produktionskräfte angewandt werden können, die Bedingungen der Herrschaft einer bestimmten Klasse der Gesellschaft sind, deren soziale 〈Macht, als die〉[5)], aus ihrem Besitz hervorgehende[6)] Macht in der jedesmaligen Staatsform ihren praktisch-idealistischen Ausdruck hat,[7)] und deshalb 〈auf der letzten Stuf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jeder revolutionäre Kampf gegen 〈die her〔rschende〕〉 eine Klasse, die bisher geherrscht hat, sich richtet[8)]; 3. daß in allen bisherigen Revolutionen die Art der Tätigkeit stets unangetastet blieb und es sich nur um eine andere Distribution dieser Tätigkeit, um eine neue Verteilung der Arbeit *an andere Per***sonen** handelte, während die kommunistische Revolution sich gegen die bisherige Art[9)] der Tätigkeit richtet 〈und〉,[10)] die Arbeit 〈die 〈moder〔ne〕〉[11)] Form der Tätigkeit 〈der〉[12)] unter 〈der〉 die Herrschaft der〉 〈aufheb〔t〕〉 beseitigt[13)] und die Herrschaft aller Klassen mit den Klassen selbst aufhebt, weil sie durch die Klasse bewirkt wird, die in der Gesellschaft für keine Klasse mehr gilt, nicht als Klasse anerkannt wird, *schon der Ausdruck der Auflösung aller Klassen, Nationalitäten etc. innerhalb der jetzigen Gesellschaft ist;*[14)] und 4. daß sowohl zur massenhaften Erzeugung dieses 〈Bewußts〔eins〕〉 kommunistischen Bewußtseins,[15)] wie zur Durchsetzung der Sache selbst eine massenhafte Veränderung der Menschen nötig ist, die nur in einer praktischen Bewegung, in einer Revolution vor sich gehen kann; daß also die Revolution nicht nur nötig ist, weil die herrschende Klasse auf keine andere Weise gestürzt werden kann, sondern auch, weil die stürzende[9)] Klasse nur in einer Revolution dahin kommen kann, sich den ganzen alten Dreck vom Halse zu 〈stürzen〉 schaffen und 〈eine〉[16)] zu einer neuen Begründung der Gesellschaft befähigt zu werden.

1）M2 版中没有逗号。 2）梁版和阿版中有逗号。 3）梁版判读为 Auffassung。 4）阿版判读为 Produktivkräfte。 5）M2 版中没有关于〈als die〉的记载。 6）梁版中有逗号。 7）梁版的正文中没有逗号。 8）阿版和 M2 版认为，马克思从 2. daβ 到此处的右侧划了横线，并写了以下内容：**Daß die leute interessiert sind, den jetzigen Produktionszustand zu erhalten.** 9）在梁版中没有被强调。 10）梁版认为没有被删除，也没有逗号。 11）梁版判读为〈die in der Form……〉。 12）梁版和新德版认为没有被删除。M2 版认为经历了以下三次修改过程：unter der→die der→die die→der die。也就是说，最终的形式为 Tätigkeit der die Herrschaft。 13）阿版和 M2 版中没有逗号。 14）M2 版中没有分号。 15）梁版和新德版中没有逗号。 16）梁版判读为 schaffen, um zu。M2 版中没有关于〈eine〉的记载。

{10}a[1]

†Während über diese Notwendigkeit der Revolution sämtliche Kommunisten sowohl in Frankreich,[2] wie in England und Deutschland[3] seit geraumer Zeit einverstanden sind, träumt der heilige Bruno ruhig weiter fort,[4] und meint, ⟨wenn⟩[5] der „reale[6] Humanismus",[7] d. h. Kommunismus,[7] werde nur deswegen „an die Stelle des Spiritualismus" (*der keine Stelle hat*) gesetzt,[7] damit er Verehrung gewinne. Dann,[8] träumt er fort, müsse wohl „das Heil gekommen ⟨sein⟩[5],[7] die Erde zum Himmel und der Himmel zur Erde gemacht sein." (Der[9] ⟨Theologe⟩ Gottesgelahrte[10] kann den Himmel noch immer nicht verschmerzen.) „[11] Dann tönt in himmlischen Harmonien Freud'[12] und Wonne von Ewigkeit zu Ewigkeit" (p. 140).[13] Der heilige Kirchenvater wird sich doch sehr verwundern,[14] wenn der jüngste Tag, an dem sich dies alles erfüllet, über ihn hereinbricht——⟨der⟩[5] ein Tag,[7] dessen Morgenrot der Widerschein brennender Städte am Himmel ist,[7] wenn ⟨diese „himmlischen Harmonien" in der Gestalt⟩ unter diesen „himmlischen Harmonien" die Melodie der Marseillaise und Carmagnole ⟨unter⟩ mit obligatem Kanonendonner an sein Ohr ⟨schallen⟩ hallt,[15] und die Guillotine dazu den Takt schlägt;[16] wenn die verruchte „Masse" ça ira, ça ira ⟨schreit⟩ **brüllt** und das „Selbstbewußtsein" ⟨à la lanterne⟩ vermittelst der Laterne aufhebt. ⟨Der heilige Bruno hat am allerwenigsten Ursache,[17] sich von der „Freud'[18] und Wonne von Ewigkeit zu Ewigkeit" ein erbauliches[19] Gemälde zu entwerfen.⟩[20] ⟨Die „Anhänger der Feuerbachschen Liebesreligion" scheinen ⟨sich⟩[5] doch eine eigentümliche Vorstellung von dieser „Freud'[18] und Wonne" zu haben——wenn sie von einer Revolution sprechen,[21] wo es auf ganz andre Dinge als „himmlische Harmonien" ankommt.⟩[22] ⟨Und obwohl sie den heiligen Mann ziemlich genau kennen, so enthalten sie sich doch⟩ **Wir enthalten uns** des Vergnügens ⟨über⟩[23] das Verhalten ⟨des hei[ligen]⟩ Sankt Brunos am jüngsten Tage ⟨einige[rmaßen]⟩ ⟨speku[lativ]⟩[24] a priori zu konstruieren.[25] Es ⟨wäre⟩ **ist** auch wirklich[26] schwer[27] zu entscheiden, ob die ⟨em[pörten]⟩[5] prolétaires en révolution als „Substanz"[27] ⟨die gegen das Selbstbewußtsein rebelliert⟩[28], als „Masse", die die Kritik stürzen will, oder als „Emanation"[29] **des Geistes,**[30] der indessen noch die zur Verdauung Bauer·[31]†

1）此页全部被删除了，也没有马克思的页码标记，不过，栏外有马克思笔迹的"**Bauer**"这一分编符号（?）。此页的内容在修正后，再现于"第二篇　圣布鲁诺"的誊清稿中。　2）梁版和新德版中没有逗号。　3）M2 版认为从 sowohl 到此处的 8 个词是增补的。　4）梁版中没有逗号。　5）只有阿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6）阿版判读为"Reale Humanismus"。　7）M2 版中没有逗号。　8）只有新德版中没有逗号。　9）梁版和 M2 版判读为 sein（der……，即没有引号。定冠词为小写字母。　10）梁版判读为 Gottesgelehrte。　11）M2 版中没有引号。　12）梁版、阿版以及 M2 版判读为 Freud。　13）梁版判读为：das Heil……gemacht sein 以及 Dann tönt……zu Ewigkeit. 两处都没有引号。M2 版认为在手稿中引号没有被引回来。　14）阿版判读为 wundern。　15）梁版判读为 schallt。另外，梁版和 M2 版中此处没有逗号。　16）梁版和 M2 版中有逗号。M2 版认为此处有误用的右圆括弧。　17）阿版和 M2 版中没有逗号。　18）梁版和阿版判读为 Freud。　19）M2 版认为当初没有不定冠词 ein。　20）阿版认为从 Der heilige Bruno 至此的语句没有被横线删除。　21）阿版中没有 wenn sie von einer Revolution sprechen 这 6 个词。　22）M2 版认为〈Die „Anhänger……ankommt〉是被马克思删除的，而且前面的一段即〈Der heilige Bruno……entwerfen.〉是在后来被删除的。　23）M2 版认为 über 没有被删除，并在它的前面标了逗号。　24）M2 版判读为〈einige Speku[lationen]〉。在此依据阿版。　25）阿版认为马克思在栏外写有 **Heilige Familie**。　26）阿版中没有此词。　27）梁版中有逗号。　28）梁版和 M2 版认为此处的 5 个词没有被删除。　29）M2 版认为引号没有被引回来。　30）只有 M2 版注明了 **des Geistes** 是马克思的增补。

31）接{10}b=[24]。另外，梁版认为 Es 之后的内容全部被横线删除了，并将 Es〈wäre〉**ist** 判读为 Es wird。

{Ⅱ0}b=〔24〕

†scher Gedanken nötige Konsistenz abgeht 〈zu fassen wären〉,[1] **gefaßt werden müßten.** †

〈Dieser Geschichtsau〔ffassung〕〉[2] Diese Geschichtsauffassung beruht also darauf, den wirklichen Produktionsprozeß, und zwar von der materiellen Produktion des unmittelbaren Lebens ausgehend, zu entwickeln,[3] und die mit dieser 〈Produktion〉 Produktionsweise zusammenhängende und von ihr erzeugte Verkehrsform, also di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in ihren verschiedenen Stufen 〈und in ihrem praktisch-idealistischen Spiegelbilde, dem Staat,〉 *als Grundlage der ganzen Geschichte aufzufassen und sie sowohl in ihrer Aktion als Staat darzustellen,*[4] wie die sämtlichen 〈Pro〔dukte〕〉[5] verschiedenen *theoretischen* Erzeugnisse und Formen des Bewußtseins, Religion, Philosophie, Moral etc. etc. *aus ihr* zu erklären 〈*und auf sie zurückzuführen.*〉 **und[6] ihren Entstehungsprozeß aus ihnen zu verfolgen, wo dann natürlich auch die** 〈Wech〔selwirkung〕〉[5] **Sache in ihrer Totalität (und darum auch die Wechselwirkung dieser verschiedenen Seiten aufeinander) dargestellt werden kann.** Sie hat in jeder Periode nicht, wie die idealistische Geschichtsanschauung, nach einer Kategorie zu suchen, sondern bleibt fortwährend auf dem wirklichen Geschichtsboden stehen, erklärt nicht die Praxis aus der Idee, 〈sondern〉 erklärt die Ideenformationen aus der materiellen Praxis[7] und kommt demgemäß auch[8] zu dem Resultat, daß alle Formen und Produkte des Bewußtseins nicht durch geistige Kritik, durch 〈Nachweis〉 Auflösung ins „Selbstbewußtsein" oder Verwandlung in „Spuk", „Gespenster", „Sparren" etc.,[9] sondern nur durch den praktischen Umsturz der realen 〈Verh〔ältnisse〕〉[5] gesellschaftlichen Verhältnisse,[9] aus denen diese idealistischen Flausen hervorgegangen sind, aufgelöst werden können——[10] daß nicht die Kritik, sondern die Revolution die treibende Kraft der Geschichte[11] auch der Religion, Philosophie und sonstigen Theorie ist. 〈Hieraus geht nun ferner〉 Sie zeigt, daß die Geschichte nicht damit endigt, sich ins „Selbstbewußtsein" als „Geist vom Geist" aufzulösen, sondern daß in ihr auf jeder Stufe ein materielles Resultat, eine Summe von Produktionskräften, **ein historisch geschaffenes Verhältnis zur Natur und der Individuen zueinander** sich vorfindet, die jeder Generation von ihrer 〈früheren〉 Vorgängerin überliefert wird, eine Masse von Produktivkräften, *Kapitalien* und Umständen, die zwar einerseits von der neuen Generation modifiziert wird, ihr aber auch andrerseits ihre eigenen Lebensbedingungen vorschreibt und ihr eine bestimmte Entwicklung, einen speziellen Charakter gibt——[10] daß also die Umstände ebensosehr

1）阿版中没有逗号。此高度的栏外有马克思笔迹的分编符号(?)**Feuerbach**。 2）只有阿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3）只有梁版中有逗号。 4）sie sowohl……darzustellen 这 8 个词是在将〈 〉内的内容删除，并改为 aus ihr sowohl ihr praktisch-idealistisches Spiegelbild，〈dem staat〉之后（后续 wie…… zu erklären），再次修改而成的（在修改时，插入了前行的 *als Grundlage……aufzufassen*[*und*]）。另外，阿版认为下面的 *aus ihr* 以及〈*und auf sie zurückzuführen*〉是增补的。不过从行文来看，很显然是在修改时写下的。M2 版也认为修改是在撰写过程中进行的。另外，梁版和新德版认为 Staat 后面的逗号没有被删除。 5）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6）阿版认为 und 借用自〈 〉内。请参见注 4）。 7）阿版 M2 版中有逗号。 8）阿版中没有 auch。 9）M2 版中没有逗号。 10）在梁版中，逗号处为——。 11）梁版中有逗号。

{10}c=〔25〕

die Menschen, wie die Menschen die Umstände machen. Diese Summe von Produktionskräften, Kapitalien und sozialen Verkehrsformen, die *jedes Individuum und* jede Generation 〈gegeben vorfindet〉 als etwas Gegebenes vorfindet, ist der reale Grund dessen, was sich die Philosophen als „Substanz" und „Wesen des Menschen" vorgestellt 〈haben〉,[1] was sie apotheosiert und bekämpft haben, ein realer Grund,[2] der dadurch nicht im mindesten in seinen Wirkungen und Einflüssen auf die Entwicklung der Menschen gestört wird, daß diese Philosophen als „Selbstbewußtsein" und „Einzige" dagegen rebellieren. Diese vorgefundenen Lebensbedingungen der verschiedenen Generationen entscheiden auch, ob die periodisch in der Geschichte wiederkehrende revolutionäre Erschütterung stark genug sein wird oder nicht, die Basis alles Bestehenden umzuwerfen, und wenn diese materiellen Elemente einer totalen Umwälzung,[3] **nämlich einerseits die vorhandenen Produktivkräfte,[4] andrerseits die Bildung einer revolutionären[5] Masse, die nicht nur gegen einzelne Bedingungen d. bisherigen 〈Verkehrs〉[6] Gesellschaft, sondern gegen die bisherige „Lebensproduktion" selbst, 〈gegen〉[7] 〈ihre allgemeine Tätigkeit〉 die „Gesamttätigkeit"[8],[2] worauf sie basierte, revolutioniert——[9]** nicht vorhanden sind, so ist es ganz gleichgültig für die praktische Entwicklung, ob die Idee dieser Umwälzung schon hundertmal ausgesprochen ist——wie die Geschichte des Kommunismus dies beweist.

Die ganze bisherige Geschichtsauffassung hat diese wirkliche Basis der Geschichte entweder ganz und gar unberücksichtigt gelassen[10] oder sie nur als eine Nebensache betrachtet, die mit dem geschichtlichen Verlauf außer allem Zusammenhang steht 〈, betra〔chtet〕〉. 〈*Die so behan〔delte〕*〉[11] *Die Geschichte muß daher immer nach einem außer ihr liegenden Maßstab geschrieben werden;*[12] *die wirkliche Lebensproduktion erscheint als Ungeschichtlich,*[13] *während das Geschichtliche als das vom gemeinen Leben getrennte, Extra-Überweltliche*[14] *erscheint. Das Verhältnis der Menschen zur Natur ist hiermit von der Geschichte ausgeschlossen,*[2] *wodurch der Gegensatz von Natur und Geschichte erzeugt wird.* Sie hat daher in der Geschichte nur politische Haupt-und Staatsaktionen 〈gesehen, die〉 und 〈th〔eoretische〕〉 religiöse und ***überhaupt*** theoretische Kämpfe sehen können[10] und speziell bei jeder geschichtlichen Epoche die Illusion dieser Epoche teilen[15] müssen. **Z. B. bildet sich eine Epoche ein, durch rein „politische" oder „religiöse" Motive bestimmt zu werden, obgleich 〈die〉[1] „Religion" und „Politik" nur Formen ihrer wirklichen Motive sind,[16] so akzeptiert ihr Geschichtsschreiber diese Meinung. Die „Einbildung", die „Vorstellung" dieser bestimmten Menschen über ihre wirkliche Praxis wird in d. 〈wirklich〉 einzig bestimmende und aktive 〈Wesen verw〔andelt〕〉 Macht verwandelt**[17], welche die Praxis dieser Menschen beherrscht und bestimmt. Wenn die rohe Form, in der die Teilung der Arbeit bei den Indern und Ägyptern vorkommt, das Kastenwesen bei diesen Völkern[18] in ihrem Staat und ihrer Religion hervorruft, so glaubt der Historiker 〈wirkl〔ich〕〉[19], das Kastenwesen

1）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2）M2 版中没有逗号。 3）在 M2 版中，逗号处为——。
4）梁版判读为 **verschiedenen Produktionskräfte**。 5）此语是增补的。 6）M2 版原来记载为 **des bisherigen Verkehrs**。 7）只有阿版中有此删除语的记载。M2 版中有——。 8）梁版判读为 **die gesamte Tätigkeit**，新德版判读为 **diese "Gesamttätigkeit",**。 9）在梁版中以逗号代替——。 10）阿版和 M2 版中有逗号。 11）只有阿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12）梁版中有逗号。 13）梁版判读为 *ungeschichtlich*，阿版和新德版判读为 *urgeschichtlich*。不过，阿版以大写字母开头。在此依据 M2 版。
14）梁版判读为 *extraüberweltliche*，阿版和 M2 版判读为 *extra-überweltliche*。在此依据新德版。
15）M2 版认为一开始是写成〈get〔eilt〕〉。 16）从 **obgleich** 至 **sind** 是增补的。☞（下转第 227 页）

☞（上接第 226 页） 17） 马克思在此处的补充，与别处不同的是：别处都是写在行间或者栏外，而此处则是在恩格斯的文章之后直接续写，而且恩格斯接下来的文章是把马克思的这段补充文用关系代词来连接的。 18）梁版中为逗号。 19）阿版中没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在此依据梁版和 M2 版。

{10}d=〔26〕

sei die Macht, welche diese rohe gesellschaftliche Form erzeugt habe. Während die Franzosen und Engländer 〈sich〉[1] wenigstens an der politischen Illusion, die der Wirklichkeit noch am nächsten steht, halten, bewegen sich die Deutschen im Gebiete des „reinen Geistes" und machen die religiöse Illusion zur treibenden Kraft der Geschichte. 〈Hegel ist 〈der konsequ[ente]〉 die letzte〉[2] Die Hegelsche Geschichtsphilosophie ist die letzte, auf ihren „reinsten Ausdruck" gebrachte Konsequenz dieser gesamten deutschen[3] Geschichtsschreibung, in der es sich nicht um wirkliche, nicht einmal um politische Interessen, sondern um reine Gedanken handelt, 〈die〉 die[4] dann auch **dem heiligen Bruno als eine Reihe von „Gedanken" erscheinen muß[5], von denen einer den anderen auffrißt,[6] und in dem „Selbstbewußtsein" schließlich untergeht,[7] und noch** 〈ganz〉[8] konsequenter[9] dem heiligen Max Stirner, der von der ganzen wirklichen Geschichte nichts weiß, dieser historische[10] Verlauf als eine bloße „Ritter"-, Räuber-[11] und Gespenstergeschichte erscheinen mußte, vor deren Visionen er[12] sich natürlich nur durch die „Heillosigkeit" zu retten weiß.[13] Diese Auffassung ist wirklich religiös, sie unterstellt den religiösen Menschen als den Urmenschen, von dem alle Geschichte ausgeht, und setzt *in ihrer Einbildung* die religiöse Phantasien-Produktion[14] an die Stelle der wirklichen Produktion der Lebensmittel und des Lebens selbst. Diese ganze Geschichtsauffassung samt 〈den daraus〉[15] ihrer Auflösung und den daraus entstehenden Skrupeln und Bedenken ist eine 〈ganz〉 bloß <u>nationale</u> Angelegenheit der Deutschen und hat nur <u>lokales</u> Interesse für Deutschland, wie zum Exempel die wichtige, neuerdings mehrfach behandelte Frage: wie man denn eigentlich „aus dem Gottesreich in das Menschenreich komme", als ob dieses „Gottesreich" je anderswo existiert habe als in der Einbildung,[6] und 〈als ob〉[8] die gelahrten[16] Herren nicht fortwährend, ohne es zu wissen, in dem „Menschenreich" lebten, zu welchem sie jetzt den Weg suchen,[17] und als ob 〈es 〈nicht höchstens als〉 mehr als ein wissenschaftliches Amüsement sein könne,[18] das Kuriosum dieser theoretischen Wolkenbildung aus den wirklichen irdischen Verhältnissen auch im Einzelnen zu erklären und nachzuweisen.〉[19] *das wissenschaftliche Amüsement,——[20] denn mehr als das ist es nicht——[20], das Kuriosum dieser theoretischen Wolkenbildung zu erklären, nicht gerade* **umgekehrt** *darin läge, daß man* 〈sie〉[8] *ihre Entstehung aus den wirklichen irdischen Verhältnissen nachweist.* [21]*Überhaupt handelt es sich bei diesen Deutschen stets darum, den vorgefundenen Unsinn in*

1）新德版认为此语没有被删除。 2）阿版判读为〈Hegel ist der《die》konsequente letzte〉。 3）在新德版中，此语被强调。 4）M2 版判读为 da。另外阿版将此词前面的删除语判读为〈die man〉。 5）梁版判读为 **Gedanken erscheinen ist**。 6）只有梁版中有逗号。 7）M2 版中没有逗号。 8）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9）梁版认为这个词是恩格斯的笔迹，而阿版则认为是马克思的。从 M2 版的记载来看，估计是马克思将恩格斯原来的一般级改成了比较级。 10）M2 版认为此处的 2 个词被误写成 diesen historischen。 11）梁版中此词被引号引起来了。M2 版的引号不是在 1 个词前面的 Ritter 处，而是在 2 个词后面的Gespenstergeschichte处引回来。 12）M2 版认为此处经过了以下修改过程：gegen die er→vor der er→vor deren Visionen er。请参见上注 10）。 13）马克思在此处高度的栏外写有以下内容：**Die sogenannte <u>objektive</u> Geschichtsschreibung bestand eben darin, d[ie]〈Sach[en]〉geschichtlichen Verhältnisse getrennt von der Tätigkeit aufzufassen. Reaktionärer Charakter.** 另外，阿版和 M2 版中没有关于被删除的〈**Sach[en]**〉的记载。 14）梁版判读为 Phantasieproduktion。 15）阿版判读为〈der daraus〉。 16）梁版判读为 gelehrten。 17）在 M2 版中，逗号处为——。阿版中逗号之后有——。 18）关于此处，新德版判读为〈es nicht höchstens wissenschaftliches Amüsement sein könne,……〉。阿版判读为〈es nicht höchstens《als》wissenschaftlich amüsant sein könne,……〉。请参见下注 19）。 19）阿版在此后接〈das mehr als ein wissenschaftliches Amüsement sein könne〉。梁版将这里的删除部分省略，仅仅将最后的 12 个词，即〈aus den……nachzuweisen〉插入下面几行的 *Wolkenbildung* 与 *zu erklären* 之间。在此依据 M2 版。 20）只有梁版中有——。 21）M2 版认为下面持续到{11}a=[27]的句子是插入的内容，而且插入是在前面的修改之前进行的。

{11}a=[27]

irgendeine andere Marotte aufzulösen, 〈*während es sich*〉 *d. h. vorauszusetzen, daß dieser ganze Unsinn überhaupt einen aparten* <u>*Sinn*</u> *habe, der herauszufinden sei, während es sich nur darum handelt,*[1] *diese* 〈*Erklärung*〉[2] *theoretischen Phrasen aus den bestehenden wirklichen Verhältnissen zu erklären. Die wirkliche, praktische Auflösung dieser Phrasen,* 〈*im Bewußtsein der*〉 *die Beseitigung dieser Vorstellungen aus dem Bewußtsein der Menschen wird,*[3] *wie schon gesagt,*[4] *durch veränderte Umstände, nicht durch theoretische* 〈*Beweisführnug*〉 *Deduktionen bewerkstelligt. Für die Masse der Menschen, d. h. das Proletariat, existieren diese*[5] *theoretischen Vorstellungen nicht, brauchen also für sie auch nicht aufgelöst zu werden, und wenn* 〈*sie*〉[6] *diese Masse je einige theoretische Vorstellungen, z. B. Religion*[7] *hatte, so sind diese* 〈*längst*〉[8] *jetzt schon längst durch die Umstände aufgelöst.* ———

[9]〈Die Nationalität〉 Das rein Nationale dieser Fragen und Lösungen zeigt sich auch noch darin, daß diese Theoretiker alles Ernstes glauben, Hirngespinste, wie „der Gottmensch", „der Mensch" etc.[10] hätten den[11] einzelnen Epochen der Geschichte präsidiert[7] — der heilige Bruno geht sogar so weit,[3] zu behaupten,[3] nur „die Kritik und die Kritiker hätten die Geschichte gemacht" — und, wenn sie sich selbst an geschichtliche Konstruktionen geben, über alles Frühere in 〈aller〉[8] der größten Eile hinwegspringen[12] und vom „Mongolentum" sogleich auf die eigentlich „inhaltsvolle" Geschichte, nämlich die Geschichte der Halleschen und Deutschen Jahrbücher[13] und der Auflösung der Hegelschen Schule in 〈einen Dre[ck]〉[8] eine allgemeine Zänkerei übergehen.[14] Alle anderen Nationen, alle wirklichen Ereignisse werden vergessen, das Theatrum mundi beschränkt sich auf die Leipziger Büchermesse[15] und die gegenseitigen Streitigkeiten der „Kritik", des „Menschen" und des „Einzigen". Wenn sich die Theorie vielleicht einmal daran gibt, wirklich historische Themata zu behandeln, 〈so〉[8] wie z. B. das achtzehnte Jahrhundert, 〈so geschieht dies auch nur〉 *so geben sie nur*[16] *die Geschichte der Vorstellungen,*[1] *losgerissen von den Tatsachen und praktischen Entwicklungen,*[1] *die ihnen zum Grunde liegen, und auch diese nur* in der Absicht, um diese Zeit als eine 〈V[orstufe]〉[17] unvollkommene Vorstufe 〈, als den Joh[annes Baptista]〉,[17] als den noch bornierten Vorläufer der wahren geschichtlichen Zeit, d. h. der Zeit des 〈Berliner〉 deutschen Philosophenkampfes von 1840—1844 darzustellen. Diesem Zwecke, eine frühere Geschichte zu schreiben,[3] um den Ruhm einer ungeschichtlichen Person und ihrer Phantasien desto heller leuchten zu lassen, entspricht es denn, daß man alle wirklich historischen Ereignisse, selbst die wirklich historischen Eingriffe der Politik in die[18] Geschichte,[19] nicht erwähnt und dafür eine nicht auf Studien, sondern Konstruktionen und literarischen Klatschgeschichten beruhende Erzählung gibt — wie dies vom heiligen Bruno in seiner nun vergessenen Geschichte des 18. Jahrhunderts[20] geschehen ist. Diese hochtrabenden und hochfahrenden Gedankenkrämer, die unendlich weit über alle nationalen Vorurteile[21] erhaben zu sein glauben, sind also in der Praxis noch viel nationaler als 〈unsere〉 die Bierphilister,[3] die von Deutschlands Einheit träumen. Sie erkennen die Taten anderer Völker gar nicht für historisch an, sie leben in Deutschland,[22] zu Deutschland

1）阿版和 M2 版中没有逗号。 2）阿版判读为〈*Entwicklung*〉。在此依据梁版和 M2 版。 3）M2 版中没有逗号。 4）M2 版认为 *wie shon gesagt*（没有逗号）是增补。 5）M2 版认为此词是从 *die* 修改过来的。 6）在梁版中的顺序是 *wenn diese Masse* 〈*sie*〉 *je*，也就是说，认为〈*sie*〉的位置不同。 7）梁版中有逗号。 8）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9）阿版没有改行。 10）梁版中没有此词。另外，在新德版中，wie 的前面没有逗号。 11）M2 版认为此词是从 der 改过来的。 12）梁版中插入有hinwegzuspringen 和 zu。 13）阿版和 M2 版判读为 der hallischen und deutschen Jahrbücher。☞（下转第 231 页）

☞（上接第 230 页）另外，M2 版认为有删除语 der〈deut[schen]〉。新德版判读为 der „Hallischen“ und „Deutschen Jahrbücher“。 14）梁版判读为 übergeht。M2 版认为笔误为现在的形式。 15）阿版和 M2 版中有逗号。 16）M2 版判读为 so〈geschieht dies auch〉*geben sie nur……und auch diese* mur in der Absicht。 17）只有阿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18）梁版判读为 Ereignisse der Politik, in der。 19）梁版中没有逗号。 20）新德版将 Geschichte des 18. Jahrhunderts 用引号引起来了。 21）梁版判读为 allen nationalen Vorurteilen。 22）只有梁版中有逗号。

{11}b=[28][1)]

und für Deutschland, sie ⟨haben⟩ verwandeln das Rheinlied in ein geistliches Lied ⟨verwan[delt]⟩ und erobern Elsaß und Lothringen, indem sie ⟨die⟩[2)] statt des französischen Staats[3)] die französische Philosophie bestehlen, statt französischer Provinzen[3)] französische ⟨Departements⟩ Gedanken germanisieren. Herr Venedey ist ein Kosmopolit gegen die Heiligen[4)] Bruno und Max, ⟨sie prokl[amieren]⟩[2)] die in der ⟨Herrschaft⟩[2)] Weltherrschaft der Theorie die Weltherrschaft Deutschlands proklamieren.

†[5)] ⟨Um an⟩[6)] ⟨Kehren wir nun,[7)] nach dieser unvermeidlichen Abschweifung,[7)] zum heiligen Bruno und seinen welthistorischen Kämpfen zurück.⟩[8)] Nachdem ⟨er⟩ **Bruno** also *Feuerbach*[9)] einige gewichtige Worte ans Herz gelegt hat, sieht er sich den Kampf zwischen diesem und dem „Einzigen" an. Das Erste,[10)] ⟨was er⟩ wodurch er sein ⟨?⟩[11)] Interesse an diesem Kampfe bezeugt, ist ein feierliches, dreimaliges Lächeln. „Der Kritiker geht unaufhaltsam, siegesgewiß und siegreich seines Weges. Man verleumdet ihn: er lächelt[12)]. Man verketzert ihn: er lächelt[13)]. Die alte Welt macht sich auf in einem[14)] Kreuzzug gegen ihn: er lächelt[15)]." Daß der Kritiker seines Weges geht, oder seiner Wege, ist nicht neu——⟨abe[r]⟩[16)] meine Wege sind nicht Eure Wege, meine Gedanken nicht Eure Gedanken, meine Wege sind theologische Wege,[17)] und ich bin zu gescheut[18)] mich auf andere[19)] zu wagen, spricht der Kritiker. Der ⟨Krit[iker]⟩ heilige Bruno——das ist also ⟨seine⟩[6)] konstatiert——[20)] geht seiner Wege, aber er geht sie nicht wie andere Leute, er geht einen kritischen Gang, er vollzieht diese wichtige Handlung mit „Lächeln." „Er lächelt mehr Linien in sein Gesicht hinein[21)] als auf der Weltkarte mit beiden Indien stehen. Das Fräulein wird ihm Ohrfeigen geben,[22)] und wenn sie es tut,[22)] wird er lächeln und es für eine große Kunst halten"——wie Malvoglio[23)] bei Shakespeare. Der heilige Bruno rührt selbst keinen Finger,[22)] um seine beiden Gegner zu bekämpfen, er weiß ein besseres Mittel, sie los zu werden, er überläßt sie——divide et impera——ihrem eignen Streit. Er stellt dem „Einzigen" den Feuerbach, den „Menschen" p. 124,[24)] und dem Feuerbach den „Einzigen" (p. 126 ff.) gegenüber; er weiß,[22)] daß sie ⟨sich wu[etend][25)]⟩ so erbittert aufeinander sind wie†

1）关于这一页的情况，请参见 M2 版附录中的照片。从照片中来看，关于注 2)、3)、7)、10)、12)～15)、17)～22)、24)中的问题，M2 版的记载都是正确的。 2）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3）阿版和 M2 版中有逗号。 4）梁版判读为 heiligen。另外，M2 版认为此处先是写成 den heiligen Bruno，然后又马上改成 die Heiligen Bruno und Max。从照片上来看，好像是先写下了 den Br，然后再写成现在的形式。 5）以下的删除部分经过若干的修改之后，再现于“第二篇　圣布鲁诺”之中（现存的只有誊清稿）。另外，此处划有两条分割线，两条线之间有马克思笔迹的分编符号（?）**Bauer**。M2 版认为这一段文章是马克思删除的，分割线也是马克思划的。 6）只有阿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照片中也有删除语。 7）梁版中没有逗号。 8）梁版和阿版认为以上的部分没有被横线删除。从照片上来看，是被横线删除了。 9）M2 版认为 *Feuerbach* 的增补是在写到后面第 3 个词 Worte 的时候进行的。⟨er⟩**Bruno** 的删除在其后（从照片上无法判断）。 10）梁版将逗号置于 wodurch 的前面。 11）照片当中有无法判读的词尾（?）。对此，各版都没有记载。 12）梁版没有强调。 13）梁版中没有 Man verketzert ihn: er lächelt。 14）梁版判读为 einen。 15）梁版从 er 起开始强调。在手稿中，从 ihn 起的 3 个词被横线删除了。 16）只有梁版和阿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照片中有删除语）。 17）阿版和 M2 版中没有逗号。 18）梁版和阿版中有逗号。 19）在阿版中，andere 与 zu 之间有破折号。 20）在阿版和 M2 版中，破折号处为逗号。 21）梁版中有逗号。 22）M2 版中没有逗号。 23）梁版判读为 Malvolio。在手稿中，从此词起的 3 个词被横线删除了。 24）梁版中没有逗号，逗号被标在 p. 的前面。 25）梁版判读为⟨sich vor⟩，M2 版判读为⟨sich wie⟩。

[恩格斯增写在左页[28]右栏中的内容]

[1]*Es zeigt sich aus diesen Auseinandersetzungen*[2] *auch, wie sehr Feuerbach sich täuscht, wenn er (Wigands Vierteljahrsschrift*[3] *1845,*[4] *Bd. 2) sich vermöge der Qualifikation „Gemeinmensch“ für einen Kommunisten erklärt,* **in ein Prädikat „des“ Menschen**[5] **verwandelt,** *also das Wort Kommunist, das in der bestehenden Welt den Anhänger einer bestimmten revolutionären*[6] *Partei bezeichnet, wieder in eine bloße Kategorie verwandeln zu können glaubt. Feuerbachs ganze* 〈*Beweisführung*〉 *Deduktion in Beziehung auf das Verhältnis der Menschen zueinander geht nur dahin, zu beweisen, daß die Menschen einander nötig haben und immer gehabt haben. Er will das Bewußtsein über diese Tatsache etablieren, er will also, wie die übrigen Theoretiker,*[4] *nur ein richtiges Bewußtsein über* 〈*das Bestehende*〉 *ein bestehendes Faktum hervorbringen, während* 〈?〉[7] *es dem wirklichen Kommunisten darauf ankommt, dies Bestehende umzustürzen. Wir erkennen* 〈*übrigens sehr wohl an*〉 *es*[8] *übrigens vollständig an, daß Feuerbach, indem er das Bewußtsein gerade* 〈*über diese*〉 *dieser*[9] *Tatsache* 〈*hervorz[ubringen sucht]*〉 〈?〉[7] *zu erzeugen strebt, so weit geht, wie ein Theoretiker überhaupt gehen kann, ohne aufzuhören, Theoretiker und Philosoph zu sein. Charakteristisch ist es* 〈?〉[7] *aber, daß die Heiligen*[10] *Bruno und Max* 〈*den Feuer[bachschen Kommunisten]*〉 *die Vorstellung Feuerbachs vom Kommunisten* 〈?〉[7] *sogleich an die Stelle des wirklichen Kommunisten setzen,* 〈?〉[7] *was teilweise*[6] 〈?〉[7] *schon deswegen geschieht, damit sie auch den Kommunismus als „Geist vom Geist“, als philosophische Kategorie, als ebenbürtigen Gegner bekämpfen* 〈?〉[7] *können——und von Seiten des heiligen Bruno auch noch aus pragmatischen Interessen. Als Beispiel von der Anerkennung und zugleich Verkennung des Bestehenden, die Feuerbach noch immer mit unsern Gegnern teilt,* 〈?〉[7] *erinnern wir an die Stelle der „Philosophie der Zukunft“,*[11] *wo er entwickelt, daß das Sein eines Dinges oder Menschen zugleich sein Wesen sei, daß die bestimmten*[12] *Existenzverhältnisse,*[6] *Lebensweise und Tätigkeit eines* 〈*Menschen*〉 *tierischen oder menschlichen Individuums*[13] *dasjenige sei, worin sein „Wesen“ sich befriedigt fühle. Hier* 〈*sieht*〉[14] *wird ausdrücklich jede Ausnahme als ein unglücklicher Zufall, als eine Abnormität,*[4] *die nicht zu ändern ist, aufgefaßt. Wenn also Millionen von Proletariern sich in ihren Lebensverhältnissen keineswegs befriedigt fühlen, wenn ihr „Sein“ ihrem*[15]

1）栏外有马克思的分编符号(?)**Feuerbach**。 2）M2 版认为这 2 个词先是被写成单数形，后来才被改成复数形。 3）阿版和新德版中有逗号。另外，新德版给前面的„Wigand's Vierteljahrschrift“2 个词标上了引号。 4）M2 版中没有逗号(照片中也没有逗号)。 5）梁版判读为„**das**“ **Mensch**。 6）阿版和 M2 版认为此词是增补的。 7）在此位置有还没有写完就被删除了词。各版对此都没有记载。 8）梁版中没有此词。M2 版认为此词是增补的。 9）梁版没有强调。 10）梁版以小写字母开头。 11）M2 版中没有引号(照片中也看不出来)。 12）M2 版认为当初是单数形。 13）M2 版认为从〈*Menschen*〉到现有形式的修改是在后来进行的。这一点从照片中也可以确认。 14）M2 版中没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15）接{11}c～d=[29]的栏外。

{Ⅱ}c～d＝[29]☆)

† die beiden Katzen von Kilkenny in Irland,[1] die einander so vollständig auffraßen daß zuletzt nur die Schwänze übrig blieben.[2] Über diese Schwänze sprichit nun 〈der heilige〉 St. Bruno das Urteil aus, daß sie „Substanz", also auf ewig verdammt sind.[3] 〈Hierbei〉 *Schließlich* beruhigt sich Herr Bruno mit dem Gedanken, daß ihm *dem Kritiker* keine Kritik etwas anhaben könne, 〈da〉 **weil** „er〈"〉 der[4] Kritiker selber" sei. (**p. 124**)[5]†

† Nachdem nun der heilige Mann auf 〈diese〉 **angegebene** Weise mit Feuerbach und Stirner[6] fertig geworden ist, nachdem er ferner dem „Einzigen" „jeden Fortschritt abgeschnitten[7]" hat, wendet er sich 〈jetzt〉 gegen die angeblichen Konsequenzen Feuerbachs, die deutschen Kommunisten.[8] Der heilige Vater mußte natürlich eine Gelegenheit, wie die vorliegende, abwarten, um sich den Kommunismus und seine theoretischen Vertreter in Deutschland nach Bedürfnis zurechtmachen *und damit beseitigen* zu können〈——was〉. **Es war dies** für ihn um so nötiger war, 〈als die Unterzeichneten〉 〈wir〉 **seine denk[erische] Qual[ität] d. auch d. Zerstgg[örungen]**[9] in der „heiligen Familie" **zu Protokoll gebracht** 〈den Kommunismus speziell der „kritischen Kritik" 〈ge[genüber]〉[10] als 〈letz[te]〉 äußersten Spitze der deutschen Theorie gegenüber geltend gemacht hatten〉. Der erste Eindruck den die „heilige Familie" auf den ehrwürdigen Kirchenvater macht, ist der einer tiefen Betrübnis und einer ernsten, biedermännischen Wehmut.[11] Die einzige gute Seite des Buches——daß es zeigte,[12] „was Feuerbach werden mußte und wie sich seine Philosophie stellen kann wenn sie gegen die Kritik kämpfen will[13]" (**p. 138**) ——[14] daß es also auf eine ungezwungene Weise das Müssen mit dem Können und Wollen vereinigte,[15] ——wiegt dennoch die vielen betrübenden Seiten nicht auf. 〈Die Feu[erbachsche]〉. Der Jammer des heiligen Bruno 〈ist〉 〈war〉 darüber ist gleich[16] dem Jammer des alten Jehova, der durch alle vier großen und zwölf kleinen Propheten hindurch *hinter* seinem 〈heiligen〉 *abtrünnigen* Volk Israel 〈nach〉[17] herlamentiert, damit es ihn nur ja nicht ganz verläßt.〉[18] Die Feuerbachsche, hier ganz willkührlich vorausgesetzte, Philosophie,[19] „darf und kann den Kritiker nicht verstehen——sie darf und kann die Kritik in ihrer Entwicklung nicht kennen und erkennen——sie darf und kann nicht wissen daß die Kritik /{11}d[20]/ aller Transzendenz gegenüber ein immerwährendes Kämpfen und Siegen, ein fortdauerndes Vernichten und Schaffen, das einzig Schöpferische und Produzierende ist......[21] Sie darf und kann nicht wissen, wie der Kritiker gearbeitet hat und noch arbeitet, um die transzendenten Mächte,[22] die bisher die Menschheit niederhielten und nicht zum Atmen und zum Leben kommen ließen, als das zu setzen und zu dem zu machen(!),[23] was sie wirklich sind, als Geist vom Geist, als Inneres aus dem Inneren, als heimatliches(!) aus und in der Heimat, als Produkte und Geschöpfe des Selbstbewußtseins.[24] Sie darf und kann nicht wissen wie einzig und allein der Kritiker die Religion in ihrer Totalität, den Staat in seinen verschiedenen Erscheinungen gebrochen hat, weil etc. etc. etc."[23] **p. 138 139.**[25] Ist es nicht auf ein Haar der alte Jehova,[26] der seinem durchgebrannten Volk, das an den lustigen Göttern der Heiden mehr Spaß findet, nachläuft und schreit: Höre mich Israel, und verschließe dein Ohr nicht, Juda! Bin ich nicht der Herr dein Gott der dich aus Egyptenland geführet hat in das Land da Milch und Honig fleußt——und siehe ihr habt von Jugend auf gethan das mir übel ge[27] fällt, und habet mich erzürnet durch meiner Hände Werk, und habt mir den Rücken und nicht das Angesicht zugekehret,[28] wiewohl ich sie stets lehren ließ, und habet[29] mir ihre Greuel in 〈das〉 *mein* Haus gesetzt, daß sie es verunreinigten, und haben 〈ihre〉[10] die Höhen des Baals (Feuerbach?) gebaut im Thale Ben Himmon,[30] davon ich ihnen nichts befohlen habe und ist mir nicht in den Sinn gekommen daß sie solche Greuel thun sollten; und habe zu euch gesandt meinen Knecht Jeremiam, zu dem mein Wort geschehen ist von dem dreizehnten Jahr des Königes Josia,[26] des Sohnes Amons, bis auf diesen Tag, und derselbige hat euch 〈gepredigt〉 nun dreiundzwanzig Jahr mit Fleiß gepredigt, aber ihr habt nie hören wollen〈,〉.[31] Darum spricht der Herr Herr:[32] wer hat je 〈so greuliches Ding〉 *dergleichen*[33] gehört,[26] 〈als〉 daß die Jungfrau Israel so gar greuliches Ding thut? Denn das Regenwasser †

☆）由第{11}张手稿的 c 面即马克思标注为第[29]页的这一页，以及第{11}张手稿的 d 面（此页中没有马克思标注的页码）构成的手稿，是在 1926 年被发现的。以下根据刊载于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1962，Ⅶ（《社会历史国际评论》1962 年第 7 卷）的巴纳的报告以及 M2 版。不过，除了模仿《圣经》的语句以外，其余采用了新缀字法。

1）巴纳认为这篇手稿的第一行 die beiden……被横线删除了，M2 版也持同样的观点。不过，从文章的前后关系及其意义来看，此处的横线与删除全文的竖线起着同样的作用。实际上，在再现于"第二篇　圣布鲁诺"的此文的誊清稿中，这些语句都被用上了。　2）关于这一句，同上注。　3）巴纳认为 ewig verdammt sind. 被横线删除了。同上注。　4）M2 版认为经过了〈da er „ der〉→„ **weil er der** 的修改。　5）马克思在此处的后面划了分割线，在写下了〈**sie seien nur ird[ische] Mühen**〉之后，又把它删除了。M2 版中没有关于这一句的记载，而是指出了在下一行的 Mann 的上面有马克思笔迹的 **3**）或者是 **B**）。　6）手稿中原为 Stirner und Feuerbach，被马克思标上了改换顺序的符号。　7）巴纳认为这个词是增补的。　8）巴纳判读为 Feuer〈bachs, die deutschen Kommunisten〉，也就是说，认为从 Feuerbach 这个词的中间开始被删除了。同注 1）。☞（下转第 235 页）

[恩格斯增写在左页[29]右栏中的内容([28]右栏中内容的继续)]

„Wesen" nicht im entferntesten entspricht, so wäre dies nach der ⟨*angefu[ehrten]*⟩ ***erwähnten Stelle ein unvermeidliches Unglück, das man ruhig ertragen müsse. Diese Millionen Proletarier oder Kommunisten denken indes ganz anders,***[1] ***und werden dies ihrer Zeit beweisen, wenn sie ihr „Sein"*** ⟨*wer[den]*⟩[2] ***mit ihrem „Wesen" praktisch, durch eine Revolution***[3] ***in Einklang bringen werden. Bei solchen Fällen spricht*** ⟨*daher*⟩ ***Feuerbach daher nie von der Menschenwelt, sondern er flüchtet sich jedesmal in die äußere***[4] ***Natur, und zwar in <u>die</u> Natur, die*** ⟨*deren*⟩[2] ***noch nicht unter die Herrschaft der Menschen gebracht ist. Mit jeder neuen Erfindung aber, mit jedem Fortschritt der Industrie wird von diesem Terrain ein neues Stück abgerissen, und der Boden, auf dem die*** ⟨*Beweis[e]*⟩ ***Beispiele für ähnliche***[5] ***Feuerbachsche Sätze wachsen, wird so immer kleiner. Das „Wesen" des Fisches ist sein „Sein", das Wasser,*** ⟨*da*⟩[2] ***um bei dem einen Satze stehen zu bleiben. Das „Wesen" des Flußfisches ist das Wasser eines Flusses.*** ⟨*Es hört*⟩ ***Aber dies hört auf, sein „Wesen" zu sein, es wird ein für ihn nicht mehr passendes Existenzmedium, sobald dieser Fluß der Industrie untertan gemacht, sobald er durch Farbstoffe und sonstige Abfälle verunreinigt, durch Dampfschiffe befahren*** ⟨*wird*⟩, ***sobald sein Wasser in Gräben geleitet wird,***[6] ⟨*die man ableiten*⟩ ***in denen man dem Fisch sein Existenzmedium durch einfaches Ablassen entziehen kann. Diese Erklärung aller derartigen Widersprüche zu einer unvermeidlichen Abnormität ist im Grunde von dem Trost nicht verschieden, den der heilige Max Stirner den Unzufriedenen gibt, daß nämlich*** ⟨*die Abnormität ih[re]*[7]⟩ ***dieser Widerspruch ihr eigner Widerspruch,***[8] ***diese schlechte Lage ihre eigne schlechte Lage sei***[9], ***wobei sie sich entweder beruhigen könnten, oder ihren eignen Widerwillen für sich behalten, oder sich auf phantastische Weise dagegen empören dürften——*** ⟨*oder sie*⟩[2] ***und ebenso*** ⟨*von*⟩[2] ***wenig verschieden von dem Vorwurfe des heiligen Bruno, daß diese unglückseligen Umstände daher kämen, daß die Betreffenden im Dreck der „Substanz" stecken geblieben, nicht zum „absoluten Selbstbewußtsein" fortgeschritten seien und diese schlechten Verhältnisse nicht als Geist von ihrem Geist erkannt hätten.***

1) 新德版中没有逗号。 2) 只有巴纳对此删除语进行了记载。 3) 新德版和 M2 版中有逗号。 4) äuβere 是在后来的后来增补的。 5) 新德版中有逗号。 6) 除了新德版都没有逗号。 7) 巴纳将 ih [re]判读为 und。 8) 巴纳版中没有逗号。 9) *diese schlecht Lage ihre eigne schlechte Lage sei* 以上 8 个词是后来的后来增补的(M2 版认为 sei 除外)。

☞(上接第 234 页) 9) M2 版判读为 nötiger ⟨war⟩ als ⟨die Unterzeichneten⟩ ⟨wir⟩ **seine Denk-××××××u. Auch die Züchtigung** in der……。巴纳判读为——⟨Was⟩ **Es ist**……。 10) M2 版中没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11) 巴纳认为 männischen Wehmut 也被横线删除了。同注 1)。 12) 在 M2 版中,引号从这个词开始。 13) 巴纳认为 will 被横线删除了。另外,马克思认为此行中 3 个词下面的下划线是马克思划的。 14) 巴纳将——置于(**p. 138**)的前面。 15) 巴纳认为 Wollen vereinigte, 被横线删除了。同注 1)。 16) 巴纳判读为 gleicht,另外还认为 3 个词前面的⟨war⟩没有被删除。 17) 巴纳判读为 noch,另外还认为 4 个词前面的⟨heiligen⟩没有被删除。 18) 巴纳没有指出删除从何处开始。M2 版认为,马克思首先删除了从倒数第 8 个词即 damit 到此处的内容并在后面标注了逗号,然后又删除了从 3 行前面的 Der Jammer 起的内容。 19) 巴纳认为 ganz willkührlich vorausgesetzte, Philosophie,被删除了。同注 1)。 20) 下面为第{11}张手稿的 d 面。 21) 此处在 M2 版中为逗号。 22) 关于到此为止的 4 个词,同注 1)。 23) 这个词的下划线以及后面的感叹号都是出自马克思的手笔。下一行的感叹号也是一样。 24) 巴纳将这 4 个词判读为 G[eschöpfe] Geschöpfe des Selbstbewuβtseins,并认为被横线删除了。同注 1)。 25) M2 版判读为(**p. 138,139**)。 26) M2 版中没有逗号。 27) 关于从 Jugend 到 ge,同注 1)。 28) 关于这个词,同注 1)。 29) M2版判读为 haben。 30) M2 版判读为 Hinnom。 31) M2 版中没有关于此逗号被删除的记载。 32) 关于从 spricht 到此处的 4 个词,同注 1)。 33) M2 版此词是写到 2 个词之后的⟨als⟩时候被修改的。

{20}a[☆]

†[Hegel schiebt also der katholischen Hierarchie des Mittelalters die Absicht unter, als hätte sie „die Herrschaft des Geistes sein" wollen, und faßt sie demnächst als eine beschränkte, unvollkommene Form dieser Geistesherrschaft, deren Vollendung er im Protestantismus und dessen angeblicher Ausbildung sieht. ⟨Er ist aber⟩ *So unhistorisch dies ist, so ist er doch* noch historisch genug, um den Namen der Hierarchie nicht über das Mittelalter hinaus auszudehnen. Sankt Max weiß aber aus eben demselben Hegel, daß die spätere Epoche die „Wahrheit" der früheren ist, also die Epoche der vollkommenen Herrschaft des Geistes die Wahrheit der Epoche, in welcher der Geist nur noch unvollkommen herrschte, daß][1] also der Protestantismus die Wahrheit der Hierarchie,[2] also die wahre Hierarchie[3] ist.[4] Da aber nur die wahre Hierarchie den Namen der Hierarchie verdient, so ist es klar, daß die Hierarchie des Mittelalters eine „schwächliche" sein mußte, was ihm um so leichter ⟨wird al[s]⟩ zu beweisen wird, als ⟨er⟩[5] in den obigen und hundert andern Hegelschen Stellen die Unvollkommenheit der Geistesherrschaft im Mittelalter dargestellt war, was er nur abzuschreiben brauchte und wobei seine ganze „eigne"[6] Tätigkeit darin bestand, das Wort „Geistesherrschaft" durch „die Hierarchie" zu ersetzen. Die einfache Schlußfolge, durch welche sich ihm die Geistesherrschaft schlechthin in die Hierarchie verwandelte, brauchte er nicht einmal zu ⟨zieh[en]⟩machen, nachdem es unter den deutschen Theoretikern Mode geworden war, die Wirkung mit dem Namen der Ursache zu belegen und Alles z. B. ⟨theologisch zu nennen, was[7]⟩ in die Kategorie der Theologie zurückzuwerfen, was ⟨sich⟩ aus der Theologie hervorgegangen war ⟨—die Spekulation⟩ und noch nicht ganz auf der Höhe ⟨ihrer⟩ der Prinzipien dieser Theoretiker stand—z. B. die Hegelsche Spekulation, den Straußischen Pantheismus pp—ein Kunststück, das namentlich im Jahre 1842 an der Tagesordnung war. Aus den obigen Stellen geht ebenfalls hervor ⟨1)⟩,[8] daß Hegel 1) die französische Revolution als eine neue und vollendetere Phase dieser Geistesherrschaft faßt, 2) ⟨die Welther[rscher]⟩[9] in den Philosophen die Weltherrscher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 sieht ⟨und⟩, 3) ⟨die⟩[5] behauptet,[2] daß jetzt nur abstrakte Gedanken unter den Menschen ⟨herrschen⟩ gelten ⟨und⟩, 4) daß schon bei ihm Ehe, ⟨Staat⟩ Familie, Staat, Selbsterwerb ⟨pp⟩, bürgerliche Ordnung, *Eigentum pp* als ⟨„das Göttliche und Heilige⟩ göttlich und heilig,[10] *als „das Religiöse"*[11] gefaßt werden,[2] *und 5) daß die Sittlichkeit als ⟨die vollendete Vergeistigung der Welt⟩ verweltlichte Heiligkeit oder geheiligte Weltlichkeit, als die höchste und letzte Form der Herrschaft des Geistes über die Welt dargestellt wird.*[12] Alles Dinge,[2] die wir bei Stirner ⟨bereits⟩ wörtlich wiederfinden ⟨werden⟩.†

†Hiernach wäre in Beziehung auf die Stirnersche Hierarchie gar nichts mehr zu sagen und nachzuweisen,[13] als warum ⟨er⟩ Sankt Max Hegel abgeschrieben hat—ein Faktum, zu dessen Erklärung aber wiederum materielle Fakta nötig sind, ⟨die⟩[5] und †

☆）下面是大東手稿的第二部分。另外，梁版省略了这一页，新德版的脚注中也没有记载。关于这一页，我们能够利用的资料只有阿版和 M2 版。

1）上面[ ]中的内容根据“圣麦克斯”第{19}张手稿补全。另外，从下面开始至{20}b=[30]第 4 行被删除的部分以约瑟夫·魏德迈的笔迹誊清后再现于“第三篇 圣麦克斯”之中。 2）M2 版中没有逗号。 3）M2 版认为下划线是马克思划的。 4）M2 版中在 ist. 和 Da 之间有——。 5）M2 版中没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在此依据阿版。 6）此词在阿版中没有被强调。M2 版认为下划线是马克思划的。 7）在M2 版中，没有关于 was 的记载。 8）M2 版认为此后第 3 个词 1)是写到下一行的 faßt 的时候写的。 9）阿版判读为 Welther[rschaft]。 10）M2 版认为一开始是写成“das Göttliche, das Heilige”，后来改为“Göttlich und Heilig”。不过，M2 版(S. 503)又认为引号没有被引回来，heilig 也是以小写字母开头。另外，M2 版中此处没有逗号。 11）此词在阿版中没有被强调。 12）在阿版中，句号处为——。 13）阿版中没有 und nachzuweisen 这 2 个词。在此依据M2 版。

{20}b = [30]

†das deshalb nur für diejenigen erklärlich ist, die die Berliner Luft kennen. Eine andere Frage ist, wie die Hegelsche <Auffassung> Vorstellung von der Herrschaft des Geistes zu Stande kommt, und hierüber <<wird> <es>[1] werden allerdings für <Deu[tschland]>[2] die deutschen Theoretiker einige Worte hier[3] angebracht sein> **siehe oben p.**[4]†

Die Gedanken der herrschenden Klasse sind in jeder Epoche die herrschenden Gedanken, d. h. die Klasse, welche die herrschende *materielle* Macht <der Geschichte ist> der Gesellschaft ist, ist zugleich ihre herrschende geistige Macht. Die Klasse, die die Mittel <de[r]>[5] zur materiellen Produktion zu ihrer Verfügung hat, disponiert damit zugleich über die Mittel zur geistigen Produktion, so daß ihr damit zugleich *im Durchschnitt* die Gedanken derer, denen die Mittel zur geistigen Produktion abgehen, unterworfen sind. Die herrschenden Gedanken sind weiter nichts als der ide<ologische>elle Ausdruck der herrschenden materiellen Verhältnisse, die als Gedanken gefaßten,[6] herrschenden materiellen Verhältnisse; also der[7] Verhältnisse,[8] die eben die eine Klasse zur herrschenden machen, also die Gedanken ihrer Herrschaft. Die Individuen,[8] welche die herrschende Klasse ausmachen, haben unter anderm auch Bewußtsein und denken daher; insofern sie also als Klasse herrschen und den ganzen Umfang einer Geschichtsepoche bestimmen, versteht es sich von selbst, daß sie dies in ihrer ganzen Ausdehnung tun, also unter andern[9] auch als Denkende <herrschen>[5], als Produzenten von Gedanken herrschen, die Produktion und Distribution der Gedanken ihrer Zeit regeln; daß also ihre Gedanken die herrschenden Gedanken der Epoche sind. Zu einer Zeit z. B. und in einem Lande, wo königliche Macht, Aristokratie und Bourgeoisie sich um die Herrschaft streiten, wo also die Herrschaft geteilt ist, zeigt sich als herrschender Gedanke die <Vorstell[ung]> Doktrin von der Teilung der Gewalten, die nun als ein „ewiges Gesetz" ausgesprochen wird. — [10]Die Teilung der Arbeit, die wir schon oben (p.)[11] als eine der Haupt-<kr[äfte]>[5] mächte der bisherigen Geschichte[11] vorfanden, äußert sich nun auch in der herrschenden Klasse als Teilung der <materie[llen]> geistigen und ma-

1) M2 版中没有关于此处 2 个删除语的记载。在此依据阿版。 2) 关于此删除语，同上注。 3) M2 版认为 hier 是最初被删除的。 4) 只有 M2 版中有 p. 的记载(可以推测，原来打算在此标注页码)。 5) 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6) 新德版中没有逗号。 7) 梁版判读为 die。 8) M2 版中没有逗号。 9) 梁版判读为 anderem。 10) 新德版在此改行。 11) 梁版中有逗号。

{20}c＝[31]

teriellen Arbeit, so daß innerhalb dieser Klasse der eine Teil als die Denker dieser Klasse auftritt[1] (die aktiven konzeptiven[2] Ideologen derselben, welche die *Ausbildung der* Illusion dieser Klasse über sich selbst zu ihrem Hauptnahrungszweige machen), während die andern sich zu diesen Gedanken und Illusionen mehr <ab[wartend]>[3] passiv und rezeptiv verhalten, weil sie in der Wirklichkeit die aktiven Mitglieder dieser Klasse sind und weniger Zeit *dazu* haben, sich Illusionen *und Gedanken*[4] über sich selbst zu machen. Innerhalb dieser Klasse kann diese <Teilung der> Spaltung derselben sich sogar zu einer gewissen Entgegensetzung und Feindschaft beider Teile entwickeln, die aber bei jeder praktischen Kollision, wo die Klasse <als solche> selbst gefährdet ist, von selbst <wegfie[le]>[3] wegfällt, wo denn auch der Schein verschwindet, als wenn die herrschenden Gedanken nicht die Gedanken der herrschenden Klasse wären und eine von der Macht dieser Klasse unterschiedene Macht hätten. Die Existenz revolutionärer Gedanken in einer bestimmten Epoche setzt bereits die Existenz einer revolutionären Klasse voraus, über deren Voraussetzungen bereist oben (p.) das Nötige gesagt ist.

[5]<Läßt> *Löst* man nun bei der Auffassung des geschichtlichen Verlaufs <die herrschende Klasse weg> *die Gedanken der herrschenden Klasse von der herrschenden Klasse los, verselbständigt man sie* <und>,[6] bleibt dabei stehen, daß in einer Epoche diese und jene Gedanken geherrscht haben, ohne sich um die <Art> <*Weise*> *Bedingungen* der Produktion *und um die Produzenten* dieser Gedanken zu bekümmern, *läßt man also die den Gedanken zugrunde liegenden Individuen und Weltzustände weg*, so kann man z. B. sagen, daß während der Zeit, in der die Aristokratie herrschte, die <Gedanken> Begriffe Ehre, Treue etc., während der Herrschaft der Bourgeoisie die Begriffe Freiheit, Gleichheit etc. herrschten. † Die herrschende Klasse selbst hat im Durchschnitt die Vorstellung, daß diese ihre Begriffe herrschten,[7] und unterscheidet sie nur dadurch von den[8] herrschenden Vorstellungen <anderer Klassen> früherer Epochen, daß sie sie als ewige Wahrheiten darstellt.[9] Diese „herrschenden Begriffe"[10] werden *eine* <um so> *desto*[11] allgemeinere *und umfassendere* Form haben, je mehr die herrschende Klasse genötigt ist, ihr Interesse als das <der ganzen> *aller Mitglieder der* Gesellschaft darzustellen.† Die herrschende Klasse selbst bildet sich dies im Durchschnitt ein. Diese Geschichtsauffassung, die allen Geschichtsschreibern vorzugsweise seit dem achtzehnten Jahrhundert gemeinsam ist, wird notwendig <darauf stoßen>[12] auf

1）阿版和 M2 版中有逗号。M2 版中没有后面的括号。 2）M2 版认为 Klasse auftritt, die aktiven konzeptiven 当初的形式为 Klasse aktiv, conzeptiv,先是将后面的 2 个词修改为 aktive conzeptive,然后再改为现在的形式。Auftritt 的插入是在写到下一行的 machen 时进行的。 3）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4）阿版认为从 *dazu* 到此处的 6 个词是增补的。 5）梁版没有改行。 6）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另外,M2 版在改订的过程中将删除语改为逗号。阿版在正文异稿中认为没有被删除,而在正文中却遗漏了。 7）新德版中没有逗号。 8）阿版中没有 den。 9）阿版将到此为止的删除文和接下来的删除文的顺序调换了。M2 版认为到此为止的部分是在后来加写的基础上再删除的。10）梁版中没有引号。 11）梁版判读为 *desto*。阿版和新德版判读为 um so。M2 版认为先是在 um so 的前面插入 *eine*,然后再修改为 *desto*。在此依据 M2 版。 12）阿版中没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20}d=[32]

das Phänomen stoßen, daß immer abstraktere Gedanken herrschen, d. h. Gedanken, die immer mehr die Form der Allgemeinheit annehmen.[1] Jede neue Klasse nämlich, die sich an die Stelle einer vor ihr herrschenden setzt, ist genötigt, *schon* um ihren Zweck durchzu〈setzen〉führen, ihr Interesse als das 〈der ganz[en]〉 *gemeinschaftliche Interesse* aller Mitglieder der Gesellschaft darzustellen, d. h. ideell ausgedrückt: ihren Gedanken die Form der Allgemeinheit zu geben, sie als die einzig vernünftigen, *allgemein gültigen*[2] darzustellen. Die revolutionierende Klasse tritt von vornherein, schon weil sie einer <u>Klasse</u> gegenübersteht, nicht als Klasse, sondern als Vertreterin der ganzen Gesellschaft auf,[3] sie erscheint als die ganze Masse der Gesellschaft gegenüber der einzigen[4] herrschenden Klasse. Sie kann dies, weil im Anfange ihr Interesse wirklich noch mehr mit dem gemeinschaftlichen Interesse aller übrigen nichtherrschenden Klassen zusammenhängt, *sich unter dem Druck der bisherigen Verhältnisse* noch nicht als besonderes Interesse einer besonderen Klasse[5] entwickeln konnte. Ihr Sieg nutzt daher auch vielen Individuen der übrigen, nicht zur Herrschaft kommenden Klassen, aber nur insofern, als er diese Individuen jetzt in den Stand setzt, sich in die herrschende Klasse zu erheben. Als die französische Bourgeoisie die Herrschaft der 〈Feud[alität]〉 Aristokratie stürzte, machte sie es[6] dadurch vielen Proletariern möglich, sich über das Proletariat zu erheben, aber nur, insofern sie Bourgeois wurden. Jede neue Klasse bringt daher nur auf einer breiteren Basis,[7] als die 〈bisher herrschende〉[8] der bisher herrschenden,[7] ihre Herrschaft zustande, wogegen 〈später〉 sich dann später auch der Gegensatz der nichtherrschenden gegen die nun[9] herrschende Klasse um so schärfer und tiefer entwickelt. Durch beides ist bedingt, daß der gegen diese neue herrschende Klasse zu führende Kampf wiederum 〈von einer entschiedeneren, radikaleren〉[10] auf eine entschiedenere, radikalere Negation der bisherigen Gesellschaftszustände hinarbeitet, als alle

1）M2 版认为此处在手稿中为逗号。 2）梁版中有逗号。 3）马克思在此高度的栏外写有以下内容：(**Die Allgemeinheit entspricht 1. der Klasse contra Stand, 2. der Konkurrenz, Weltverkehr, etc., 3. der großen Zahlreichheit der herrschenden Klasse, 4. d[er] Illusion d. <u>gemeinschaftlichen</u> Interesses. Im Anfang diese Illusion wahr, 5. der Täuschung der Ideologen und der Teilung der Arbeit.**)梁版将它插入前面的 darzustellen. 和 Die revolutionierende Klasse……之间。另外，阿版和新德版判读为 **der gemeinschaftlichen Interessen**(M2 版认为在手稿中为 **Interesse**)。**4.** 前面的逗号在阿版中为分号，在 M2 版中为冒号。新德版判读为 **wahr.** 5. **Der**。M2 版认为 **Weltverkehr, etc.** 以及 **großen** 是后来插入的。 4）阿版和 M2 版中有逗号。 5）M2 版认为从 *sich unter*……到 *Verhältnisse* 是在写到此处时插入的。 6）M2 版认为原来的顺序是 es sie。 7）新德版中没有逗号。 8）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处修改的记载。 9）M2 版认为此词是增补的。 10）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处修改的记载。修改是在写到下一行的 Gesellschaftszustände 时进行的。

{21}a＝[33]

bisherigen,[1] die Herrschaft anstrebenden Klassen dies tun konnten.

Dieser ganze Schein, als ob die Herrschaft einer bestimmten Klasse 〈nichts sei〉[2] nur die Herrschaft gewisser Gedanken sei, hört natürlich von selbst auf, sobald die Herrschaft von Klassen überhaupt aufhört, die Form der gesellschaftlichen Ordnung zu sein, sobald es[3] also nicht mehr nötig ist, ein besonderes Interesse 〈praktisch als allen gemeinschaftlich und[4] theoretisch als allgemein darzustellen.〉 als allgemeines oder „das Allgemeine" als herrschend[5] darzustellen.

Nachdem einmal die herrschenden Gedanken von den herrschenden Individuen **und vor allem[6] von den Verhältnissen, die aus einer gegebenen Stufe der Produktionsweise hervorgehen,** getrennt sind und dadurch das Resultat zustande gekommen ist, daß in der Geschichte stets Gedanken herrschen, ist es 〈nicht mehr schwer〉 sehr leicht,[7] aus diesen verschiedenen Gedanken sich „den[8] Gedanken",[9] **die Idee etc.** als das in der Geschichte Herrschende zu abstrahieren und damit alle 〈verschiedenen〉 diese einzelnen[10] Gedanken 〈als〉[11] und Begriffe als „Selbstbestimmungen" des sich in der Geschichte entwickelnden Begriffs zu fassen.[12] Dies hat die spekulative Philosophie getan. Hegel gesteht selbst am Ende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13] daß er „den Fortgang des Begriffs allein betrachtet" 〈habe〉[11] und in der Geschichte „die wahrhafte Theodizee"[8] dargestellt habe. (p. 446.)[14] Man kann nun wieder auf die 〈Repräsentanten〉 Produzenten „des Begriffs" zurückgehen, auf die Theoretiker, Ideologen und Philosophen, und kommt dann zu dem Resultate,[9] daß die Philosophen, *die Denkenden als solche,*[9] von jeher in der Geschichte geherrscht haben — ein Resultat,[9] was, wie wir sahen,[15] auch schon von Hegel ausgesprochen wurde. †Das ganze Kunststück also, in der Geschichte die Oberherrlichkeit des Geistes oder,[16] wie Stirner sagt, die Hierarchie[17] nachzuweisen, beschränkt sich auf folgende drei 〈Wandlun[gen]〉 Efforts, deren Halt eine durchaus unkritische Leichtgläubigkeit ist——bei Stirner unterstützt durch†[18] †Die Adoption der Hegelschen 〈Herrschaft〉 Weltherrschaft der Philosophen und ihre Verwandlung in eine Hierarchie durch 〈Stir[ner]〉 Sankt Max[17] 〈wird〉[19] kommt vermittelst der gänzlich unkritischen Leichtgläubigkeit unseres Heiligen 〈zu Stande.〉[20] und durch[18]†

[21]**Das ganze Kunststück also,[7] in der Geschichte die Oberherrlichkeit des Geistes (Hierarchie bei Stirner) nachzuweisen, beschränkt sich auf folgende drei Efforts.**[22]

1）新德版中没有逗号。 2）M2 版中没有关于此删除的记载。在此依据梁版和阿版。 3）M2 版认为此词是增补的。 4）梁版判读为 gemeinschaftliches—theoretisch。M2 版判读为 gemeinschaftliches, theoretishch[als allgemeines]。在此依据阿版和新德版。不过，新德版记载为……als allgemeines……。 5）M2 版认为从 oder 到此处的 5 个词是增补的(在手稿中，引号没有被引回来)。估计此处是在对删除内容进行修改的基础上写成的。 6）阿版和 M2 版中有逗号。 7）阿版和 M2 版中没有逗号。 8）M2 版认为下划线是马克思划的。 9）M2 版中没有逗号。 10）M2 版认为是经过了〈verschiedenen〉〈diese verschiedenen〉的修改之后，才改成现在的形式的。 11）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12）此处高度的栏外有马克思的增补：**Es ist dann auch natürlich, daß alle Verhältnisse d. Menschen aus dem Begriff des Menschen, dem vorgestellten Menschen, dem Wesen des Menschen, dem Menschen abgeleitet werden können.** 但是，马克思没有指定插入位置。阿版和新德版都插入在 fassen. 之后。 13）M2 版中没有逗号。新德版给 Geschichtsphilosophie 标注了引号。 14）梁版和阿版只有（ ）的后面才有句号。 15）阿版和新德版判读为 sehen。M2 版认为是从 sehen 改过来的。 16）梁版和 M2 版中没有逗号。不过，梁版中在 oder 的前面有逗号。 17）梁版中有逗号。 18）此处的文章在原来的行文中，与{21}b＝[34]的开头部分 eine "heilige"……是连接在一起的。从 Die Adoption 起的下面的内容，是在对从 Das ganze Kunststück……到此处的内容进行修改的基础上写成的。 19）只有梁版和阿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20）梁版判读为〈zu Kenntn[is]〉。 21）各版都将下面这段文字排印在被竖线删除的部分，即 ausgesprochen wurde 之后。 22）M2 版认为马克思的增补要比从 Die Adoption……起的改订还要晚。

{21}b=[34][1]

†eine „heilige" *oder* heillose[2] Unwissenheit *zu Stande*, die sich damit begnügt[3] die Geschichte zu „durchschauen" (d. h. die ⟨Hegelsche Ge[schichte]⟩[4] Hegelschen geschichtlichen Sachen durchzuschauen)[3] ohne von ihr viele „Dinge" zu „wissen". Überhaupt müßte er ja fürchten, sobald er „lernte"——[5]sich nicht mehr „abschaffend und auflösend" (p. 96)[6] zu verhalten, also in der „Geschäftigkeit des Ungeziefers" stecken zu bleiben——Grund genug, um nicht zur „Abschaffung und Auflösung" seiner eignen Unwissenheit „weiter zu gehen."†[7]————————

⟨Erstens⟩ *Nr. 1.* Man muß die Gedanken der aus empirischen Gründen, unter empirischen Bedingungen und als ⟨?⟩[8] materielle Individuen Herrschenden von diesen Herrschenden trennen und somit die Herrschaft von Gedanken oder Illusionen in der Geschichte anerkennen.

⟨Zweitens.⟩ *Nr. 2.*[9] Man muß ⟨diese⟩ ⟨unter⟩ in diese ⟨herrschenden Gedanken⟩[10] Gedankenherrschaft eine Ordnung bringen, ⟨den⟩[11] einen ⟨*Gedanken-*⟩ ⟨*logischen*⟩[12] *mystischen* Zusammenhang unter den aufeinanderfolgenden herrschenden Gedanken nachweisen, was ⟨nur⟩ dadurch ⟨geschehen kann⟩ *zustande gebracht wird,*[13] daß man sie als „Selbstbestimmungen⟨"⟩[14] des Begriffs" faßt[15]. (*Dies ist deshalb möglich,*[16] *weil diese Gedanken vermittelst ihrer empirischen Grundlage* ⟨*mit*⟩[4] *wirklich miteinander zusammenhängen*⟨).⟩[14] **und weil sie[3] als bloße Gedanken gefaßt[3] zu Selbstunterscheidungen, vom Denken[17] gemachten Unterschieden[18] werden).[19]**

⟨Drittens.⟩ *Nr. 3.* Um ⟨die Mystik dieses⟩ das mystische Aussehen dieses „sich selbst[20] bestimmenden Begriffs" zu beseitigen, verwandelt man ihn in eine Person — „das Selbstbewußtsein" — oder[21] *um recht materialistisch zu erscheinen*, in eine Reihe von Personen, ⟨?⟩[8] die „den Begriff" in der Geschichte repräsentieren, in „die Denkenden", die „Philosophen", **die Ideologen,**[22] die man[23] nun wieder als die Fabrikanten der Geschichte, als „der Rat der Wächter", *als die Herrschenden*[24] gefaßt werden.[25] Hiermit hat man sämtliche materialistischen Elemente aus der Geschichte ⟨?⟩[8] beseitigt und kann nun seinem spekulativen Roß ruhig die Zügel schießen lassen.

†⟨Wenn⟩ **Macht** man **wie Hegel** eine solche Konstruktion zum ersten Male ⟨macht und sie⟩ für die ganze Geschichte *und die gegenwärtige Welt in ihrem ganzen Umfange* ⟨macht,[26]*wie beides bei Hegel der Fall war,*⟩ so ist dies nicht möglich ohne **umfassende** positive Kenntnisse ⟨und⟩, ohne ⟨?⟩[8]⟨?⟩[8]wenigstens stellenweise auf die empirische Geschichte einzugehen ⟨und⟩ ohne ⟨einen⟩[27]**große⟨n⟩ Energie und Tiefblick.**[28] ⟨Wenn⟩ **Begnügt** man sich ⟨aber damit begnügt⟩ **dagegen**, eine vorhandene ⟨Geschichts-⟩ *überlieferte*[29]†

Es muß diese Geschichtsmethode, die in Deutschland[30] und warum vorzüglich[30] herrschte[31], entwickelt werden,[32] aus dem Zusammenhang mit d. ⟨ideologischen Bewußtsein⟩[4] Illusion der Ideologen überhaupt, z. B. den[33] Illusionen der Juristen, Politiker (auch der praktischen Staatsmänner darunter), aus den dogmatischen Träumereien und Verdrehungen dieser Kerls, die sich ganz einfach erklärt aus ihrer praktischen Lebensstellung, ihrem Geschäft und der Teilung der Arbeit.[34]

1）M2 版中附有此页的照片。从照片上看来，下注 4）、6）、12）、15）、20）、28）、31）中 M2 版的记载与手稿是一致的。 2）梁版和 M2 版没有强调。依据阿版，将这 2 个词以及后面的 *zu Stande* 视为增补（在手稿中，写在行间）。梁版在 zu 的前面插入连字短横线。在 M2 版中，*Stande* 的后面为句号。 3）梁版中有逗号。 4）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5）在梁版中，——处为逗号。 6）M2 版认为（p. 96）是增补的。 7）此删除文 Die Adoption……zu gehen. 再现于“第三篇 圣麦克斯”的誊清稿中。在那里，是接在手稿{20}b=[30]的 siehe oben 的后面。 8）在照片中，能看出有被删除的文字。 9）阿版在“正文异稿”中认为 *Nr.* 2. 也被删除了。 10）M2 版认为此处是从⟨unter diese herrschenden Gedanken⟩改过来的。 11）只有阿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12）阿版判读为 einen ⟨Zusammenhang⟩⟨Gedankenzusammenhang⟩⟨logischen⟩mystischen。 13）M2 版认为此处的 3 个词是后来增补的。这一点从照片上也可以确认。 14）各版中都没有关于此处删除的记载。根据照片判读。 15）除了 M2 版以外，都没有在 faβt 的后面打逗号，而且接下来在括弧内的 *dies* 以小写字母开头。 16）M2 版中没有逗号。 17）梁版判读为 **Denker**。 18）梁版和阿版中有逗号。 19）马克思的加笔没有标明插入☞ （下转第 247 页）

☞（上接第 246 页）位置，但是各版都排印在此处。 20）M2 版将 sich 和 selbst 用连字短横线连接。 21）新德版中有逗号。 22）在梁版中，此处的 2 个词被引号引起来了。M2 版中没有逗号。 23）手稿如此。不过因为是以被动式结句的，所以 man 成了多余的了。 24）在梁版中，此词以小写字母开头。 25）此处高度的栏外有马克思的注释：**Der Mensch; d. „ denkenden Menschengeist".** 梁版判读为是 **der „ denkende Menschengeist"** 的笔误。阿版和新德版判读为 **Der Mensch = dem „ denkenden Menschengeist."** 26）阿版认为此词没有被删除。另外，M2 版认为后面第 4 个词 *Hegel* 的下划线是马克思划的。 27）阿版判读为〈eine〉。另外，在 M2 版中 **ohne** 的前面有逗号。 28）阿版中没有关于此词是马克思的加笔的记载。在此依据 M2 版。 29）此段删除文与第{21}张手稿的 c 面相连（M2 版认为末尾的〈Geschichts-〉*überlieferte* 是后来修改的。这一点在照片中也可以确认）。另外，梁版将从此段至第{21}张手稿的 c 面的删除文省略了，新德版在脚注中也没有说明。我们能够利用的资料只有阿版和 M2 版（第{21}张手稿 d 面，即第[35]页也是如此）。 30）阿版和新德版中有逗号。 31）梁版判读为：**und warum**[?]）**vorzüglich herrscht**，另外，M2 版认为 **und warum** 这 2 个词是后来增补的。 32）阿版、新德版以及 M2 版中没有逗号。 33）梁版判读为 **die**。 34）**und der Teilung der Arbeit** 这 5 个词是后来增补的。另外，M2 版将这一段文章排印在栏外。

{21}c

†Konstruktion zu seinen eignen Zwecken zu exploitieren und umzuwandeln, und diese „eigene" Auffassung 〈mit〉[1] an einzelnen Exempeln (z. B. Negern[2] und Mongolen, Katholiken und Protestanten, der französischen[3] Revolution pp) nachzuweisen, 〈so ist〉——und dies tut unser Eiferer wider das Heilige ——so ist 〈der Rückfa[ll]〉 dazu durchaus keine Kenntnis der Geschichte nötig 〈und das〉. **Das** Resultat dieser ganzen Exploitation 〈fällt〉[4] 〈muß notwendig ein so 〈uns[inniges]〉[4] komisches sein,[5] wie wir es bei Sankt Max bisher gefunden haben und noch finden werden.[6] Am Komischsten wird diese Art die Welt zu konstruieren,[5] wenn sie aus der Vergangenheit in die unmittelbarste Gegenwart tritt, wie wir davon beim „Sparren" und sonst schon Exempel hatten und noch herrlichere[7] Exempel finden werden.〉 **wird notwendig komisch;[8] am Komischsten,[5] wenn aus der Vergangenheit in die unmittelbarste Gegenwart hinübergesprungen wird, wie wir davon beim „Sparren" schon Exempel fanden.**[9]†

†Was nun die wirkliche Hierarchie des Mittelalters betrifft, so bemerken wir hier bloß, daß *diese für das Volk, für die große Masse der Menschen nicht existierte.* Für die große Masse existierte nur die Feudalität, und die Hierarchie nur,[5] insofern sie selbst entweder Feudalität oder antifeudal (innerhalb der Feudalität) ist. Die Feudalität selbst hat ganz empirische Verhältnisse zu ihrer Grundlage. Die *Hierarchie* und *ihre Kämpfe* mit der *Feudalität* (*die Kämpfe*[10] *der Ideologen einer* Klasse gegen die Klasse selbst) sind nur der ideologische Ausdruck der Feudalität und der innerhalb der Feudalität selbst[11] sich entwickelnden Kämpfe, wozu auch die Kämpfe der feudalistisch organisierten Nationen unter sich gehören. 〈Also〉 **Die** Hierarchie 〈=〉 **ist die** *ideale* Form der *Feudalität* 〈.——〉;[12] **die** Feudalität 〈=〉 **die** politische Form der mittelaltrigen Produktions- und Verkehrsverhältnisse[13] 〈(d. h. des gegenseitigen Verhaltens[14] der Individuen in ihrer unmittelbarsten materiellen Wirklichkeit)[15] 〈deren Darstellung also〉 die in letzter Instanz also die reelle Basis innerhalb **〈der beiden herrschenden〉** sowohl[16] der Feudalität〉 Aus der Darstellung dieser[17] praktischen, materiellen[11] Verhältnisse 〈also〉[4] ist also allein 〈sowohl die Hiera[rchie]〉 〈allein〉[4] der Kampf der Feuda-†

1) M2 版判读为〈*nur*〉，并认为删除者为马克思。 2) 阿版判读为 Neger。 3) M2 版认为 der französischen 是从 französische 改过来的。 4) 只有阿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5) M2 版中没有逗号。 6) M2 版认为 und noch finden werden. 这 4 个词曾经被删除过。 7) M2 版判读为 fortwährend。 8) M2 版中有逗号。 9) 从 **Das** Resultat 到此处的文章是马克思在对从〈und das〉起的〈 〉内的恩格斯文章进行修改的基础上写成的。黑体字不都是马克思的笔迹（另外，阿版中没有关于 **Das** 是马克思笔迹的记载）。 10) M2 版认为这 2 个词是从单数形 der Kampf 改过来的。 11) M2 版认为这个词是增补的。 12) 阿版中为逗号。 13) 阿版中有句号。 14) 阿版判读为 das gegenseitige Verhalten。 15) M2 版认为圆括弧内的内容（d. h. ……Wirklichkeit）曾经被删除过。在 M2 版中，此处有句号。 16) M2 版判读为〈der beiden herrschenden—sowohl……〉，也就是说认为 sowohl 前面的 3 个词事先没有被删除。在此依据阿版。 17) M2 版认为这个词是从 der 改过来的。

{21}d=(35)

†lität gegen die Hierarchie zu erklären; mit dieser Darstellung hört von selbst die bisherige Geschichtsauffasung, die die Illusionen des Mittelalters auf Treu und Glauben annahm, auf——namentlich die Illusionen,[1] die Kaiser und Papst in ihrem Kampfe gegen einander geltend machen.†

Während ⟨man⟩[2] im gewöhnlichen Leben jeder Shopkeeper sehr wohl zwischen dem[3] zu unterscheiden weiß, was jemand zu sein vorgibt, und dem, was er wirklich ist, so ist unsere Geschichtsschreibung noch nicht zu dieser trivialen Erkenntnis gekommen. Sie glaubt jeder Epoche aufs Wort,[1] was sie von sich selbst sagt und sich einbildet. †Da ⟨übrigens⟩ Sankt Max ⟨über die *wirkliche, geschichtliche* Hierarchie nichts sagt,⟩[4] als daß sie eine sehr „schwächliche" gewesen sei, womit Nichts gesagt ist, so[5] haben wir mit dem Obigen bereits zu viel über die Hierarchie gesagt ⟨und⟩,[6] was übrigens nicht um Stirners willen geschehen ist. ⟨Die⟩ Eine ⟨erschöpfendere⟩ wirkliche Darstellung dieses Gegenstandes, statt der obigen abstrakten Andeutungen über die wirkliche Darstellung würde man dem ⟨biederen⟩[7] „edlen" Egoisten Stirner vielleicht geben, sobald er sich den Gegenstand selbst „aneignet" und sich nicht mehr damit begnügt, ⟨Phrasen⟩ ⟨aus⟩ Hegels Abstraktionen über die Hierarchie und das Mittelalter ⟨sich⟩ auf einige „pomphafte Worte und armselige Gedanken" zu reduzieren.——[8] ⟨außer⟩ **nur Hegels Abstraktionen über Mittelalter und Hierarchie auf „pomphafte Worte" und „armselige Gedanken"[9] reduziert, ist keine Veranlassung gegeben, ⟨von⟩ auf d. wirkliche⟨n⟩[10] geschichtliche⟨n⟩ Hierarchie weiter ⟨zu sprechen⟩ einzugehen.**†

†[11]*Aus ⟨der obigen Anleitung*[10] *eine Hierarchie à la Stirner zu konstruieren*[10]*⟩* **dem obigen** *geht ⟨üb[rigens]⟩*[2] *schon hervor, daß man das Kunststück auch umdrehen und den Katholizismus nicht nur als Vorstufe, sondern auch als Verneinung der wahren Hierarchie fassen kann; so ist also Katholizismus =Negation des Geistes, Ungeist, Sinnlichkeit, und hierbei kommt dann der große Satz unsres Jacques le bonhomme heraus, daß ⟨der Jesuitismus⟩ die Jesuiten „Uns vor dem Verkommen und Untergang der Sinnlichkeit gerettet haben" (p. 118). Was aus „Uns" geworden wäre,*[1] *wenn der „Untergang"*[12] *der Sinnlichkeit zu Stande gekommen wäre,*[13] *erfahren wir nicht. ⟨Es ist nicht die⟩ Die ganz materielle Bewegung ⟨, die mit dem⟩ seit dem sechzehnten Jahrhundert ⟨ein[setzte]⟩,*[14] *die „Uns" nicht ⟨nur⟩ vor dem „Verkommen" der Sinnlichkeit rettete, sondern im Gegenteil die „Sinnlichkeit" viel weiter ausbildete,*[1] *existiert für Stirner nicht*[15]*——es sind die Jesuiten, die alles das zu Stande gebracht haben. Man vergleiche übrigens Hegels Phil. d. Gesch. p. 425.*†

†⟨Kommen wir nun zur Hierarchie des heiligen Max.⟩[16] Indem ⟨er den[17]⟩ **St. Max** die alte Pfaffenherrschaft in die neuere Zeit überträgt, ⟨brauchte er nur die[18]⟩ hat er damit ⟨das Gesetz⟩[19] die neuere Zeit als „das [20]Pfaffentum" aufgefaßt; und indem er diese in die neuere Zeit übertragene Pfaffenherrschaft wieder ⟨nach den⟩[2] in ihrem Unterschiede von der alten mittelaltrigen Pfaffenherrschaft faßt, stellt er sie als Herrschaft der Ideologen, als „das Schulmeistertum" dar. So ist also Pfaffentum=⟨Gei[stesherrschaft]⟩ Hierarchie als Geistesherrschaft [, Schulmeistertum=Geistesherrschaft als Hierarchie.][21]†

1）M2 版中没有逗号。 2）只有阿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3）梁版没有加以强调。 4）M2 版认为马克思一度将 **außer nur Hegel……gegeben，von d. Wirklichen，geschichtlichen Hierarchie weiter zu sprechen.** 连接在 sagt，的后面。关于那之前的情况，请参见注 6）。 5）M2 版认为 so 这个词与前一行的〈übrigens〉一起，是在注 4）的时候被马克思删除的。 6）只有阿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M2 版认为在注 5）的时候，将接下来的语句，即 was übrigens……geschehen ist. 以及〈Die〉Eine……zu reduziren. 删除了。因此，不仅仅是注 4）的部分，连紧接在后面的 als daß……Hierarchie gesagt. 也被保留下来了。 7）阿版判读为〈Biederma[nn]〉。 8）〈**außer**〉下面的修改是伴随着注 4）的删除进行的。因此，最终的文形为 **Da Sankt Max nur Hegels……einzugehen.**。 9）在阿版中，这 5 个词被引在同一个引号内。 10）M2 版中有逗号。 11）下面一段文章写在栏外，没有指定插入位置。在收录了这部分的阿版和 M2 版，前者在此改行后，后者直接排印在马克思的加笔之后。 12）M2 版没有强调。 13）M2 版认为此词被删除了。 14）阿版判读为〈*ein*〉，没有逗号。 15）M2 版认为是在增补了从 *existiert* 到此处的 4 个词的时候，将〈*Es ist nicht die*〉改为 *Die* 并删除了〈*nur*〉。 16）M2 版认为删除者是马克思。 17）M2 版判读为〈er〉。 18）M2 版判读为 den。 19）M2 版判读为〈das Jahr〉，在此依据阿版。 20）阿版没有强调 das。 21）此页手稿到 Geistesherrschaft 截止。以下被删除的文字根据约瑟夫·魏德迈誊写的"第三篇　圣麦克斯"的手稿（MEGA. V，S. 159）补全。

{3}a☆)

Die Beziehungen verschiedener Nationen untereinander hängen davon ab, wie weit jede von ihnen ihre Produktivkräfte, die Teilung der Arbeit[1] und den innern Verkehr entwickelt hat. Dieser Satz ist allgemein anerkannt. Aber nicht nur die Beziehung einer Nation zu anderen, sondern auch die ganze innere Gliederung dieser[2] Nation selbst hängt von der Entwicklungsstufe ihrer Produktion und ihres *innern und äußern* Verkehrs ab. Wie weit die Produktionskräfte einer Nation entwickelt sind, zeigt 〈sich〉[3] am augenscheinlichsten der Grad, bis zu dem die Teilung der Arbeit entwickelt ist. Jede neue Produktivkraft, sofern sie nicht eine bloß quantitative Ausdehnung der bisher schon bekannten Produktivkräfte ist (*z. B. Urbarmachung von Ländereien*),[4] hat eine neue 〈Ausdehnung〉 Ausbildung der Teilung der Arbeit zur Folge.

Die Teilung der Arbeit innerhalb einer Nation 〈spaltet diese Nation〉 führt zunächst die Trennung der industriellen *und kommerziellen* von der ackerbauenden Arbeit[1] und damit die Trennung von Stadt und Land und den Gegensatz der Interessen beider herbei. Ihre weitere Entwicklung führt zur Trennung der 〈industriellen A[rbeit]〉[5] kommerziellen Arbeit von der industriellen. Zu gleicher Zeit entwickeln sich durch die Teilung der Arbeit innerhalb dieser verschiedenen 〈Arbe[iten]〉 Branchen wieder verschiedene 〈Klassen〉 〈Verhältnisse〉[6] Abteilungen unter den zu bestimmten Arbeiten 〈kooper[ierenden]〉 zusammenwirkenden Individuen. Die Stellung dieser einzelnen Abteilungen gegeneinander ist bedingt durch die 〈Art,[7] in der die A[rbeit][8]〉 Betriebsweise der ackerbauenden, industriellen und kommerziellen Arbeit (Patriarchalismus, Sklaverei, Stände, Klassen). Dieselben Verhältnisse zeigen sich bei entwickelterem Verkehr in

☆）手稿的大束手稿中缺第[36]～[39]页。因为小束手稿中的誊清稿第{3}、{4}张手稿——尽管不能断定是缺损部分的改订稿——在主题上与第[40]页之后有关联，因此将之排列在此处。

1）阿版和M2版中有逗号。 2）M2版认为这个词是从der改过来的。 3）只有阿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4）梁版中此处没有逗号，逗号被标在圆括弧内。 5）阿版将A[rbeit]判读为und，在此依据M2版。 6）梁版判读为〈Klassenverhältnisse〉。 7）M2版中没有逗号。 8）只有M2版中有关于A[rbeit]的记载。

{3}b

den Beziehungen verschiedener Nationen zueinander.

Die verschiedenen 〈Formen〉 Entwicklungsstufen der Teilung der Arbeit sind ebensoviel verschiedene Formen des Eigentums; d. h. die jedesmalige Stufe der Teilung der Arbeit bestimmt auch die Verhältnisse der Individuen zueinander in Beziehung auf das Material, Instrument[1] und Produkt der Arbeit.

Die erste Form des Eigentums ist das Stammeigentum. Es entspricht der unentwickelten Stufe der Produktion, auf der ein Volk von Jagd und Fischfang, von Viehzucht oder höchstens vom Ackerbau sich nährt. Es setzt 〈zugleich〉 in diesem letzteren Falle eine große Masse unbebauter Ländereien voraus. Die Teilung der Arbeit ist auf dieser Stufe noch sehr wenig entwickelt[2] und beschränkt sich auf eine weitere Ausdehnung der in der Familie gegebenen naturwüchsigen Teilung der Arbeit. Die 〈ganze〉 gesellschaftliche Gliederung 〈ist daher auch〉 beschränkt[3] sich daher auf eine Ausdehnung der Familie: patriarchalische Stammhäupter, unter ihnen die Stammitglieder, endlich Sklaven. Die in der Familie latente Sklaverei entwickelt sich *erst* allmählich mit der Vermehrung der Bevölkerung und der Bedürfnisse und mit der Ausdehnung des äußern Verkehrs, sowohl des Kriegs wie des Tauschhandels.

Die zweite Form ist das antike *Gemeinde- und* Staatseigentum, das namentlich aus der Vereinigung mehrerer Stämme zu einer Stadt *durch Vertrag oder Eroberung* hervorgeht und bei dem die Sklaverei fortbestehen bleibt. Neben dem Gemeinde-eigentum entwickelt sich schon das mobile und später auch das immobile Privat-eigentum, aber 〈das Gemeindeeigent[um]〉 als eine abnorme, dem Gemeindeeigentum untergeordnete Form. Die Staatsbürger besitzen nur in ihrer Gemein-

1) M2 版中有逗号。 2) 阿版和 M2 版中有逗号。 3) M2 版认为在写到此处之后，先是将 auch，然后再将 ist daher 删除。

{3}c

schaft die ⟨Herrschaft⟩ Macht über ihre arbeitenden Sklaven[1] ⟨deren Schwäche⟩ und sind schon deshalb an die Form des Gemeindeeigentums gebunden. ***Es ist das gemeinschaftliche Privateigentum der aktiven Staatsbürger, die den Sklaven gegenüber gezwungen sind,[2] in dieser naturwüchsigen Weise der Assoziation zu bleiben.*** Daher verfällt die ganze hierauf basierende Gliederung der Gesellschaft und mit ihr die Macht des Volks in demselben Grade, in dem ⟨das⟩ namentlich das immobile Privateigentum sich entwickelt. Die Teilung der Arbeit ist schon entwickelter. Wir finden schon den Gegensatz von Stadt und Land, später den Gegensatz zwischen Staaten,[3] die das städtische[4] und die das Land-Interesse[5] repräsentieren, und innerhalb der Städte selbst den Gegensatz zwischen Industrie und Seehandel. Das Klassenverhältnis zwischen Bürgern und Sklaven ist vollständig ausgebildet. †;[7] in den römischen Plebejern[6] finden wir ⟨anfangs⟩ zuerst kleine Grundeigentümer, später die Anfänge eines Proletariats, das indes in seiner halben Stellung zwischen besitzenden Bürgern und Sklaven zu keiner Entwicklung kommt. ⟨Zugleich[8] finden wir hier zuerst⟩†

[9]Mit der Entwicklung des Privateigentums treten hier zuerst dieselben Verhältnisse ein, die wir ⟨im⟩ beim modernen Privateigentum, nur in ausgedehnterem Maßstabe, wiederfinden werden⟨:⟩.[10] *Einerseits* die Konzentration des Privateigentums, die in Rom sehr früh anfing (Beweis das Licinische[11] Ackergesetz),[2] seit den Bürgerkriegen und namentlich unter den Kaisern sehr rasch vor sich ging ⟨, und⟩; *andrerseits* im Zusammenhange hiermit die Verwandlung der plebejischen kleinen Bauern in ein Proletariat, das aber bei seiner halben Stellung zwischen besitzenden Bürgern und Sklaven zu keiner selbständigen Entwicklung kam.

Die dritte Form ist das feudale oder ständische Eigentum ⟨: eine [Form]⟩.[12] Wenn das Altertum von der Stadt ***und ihrem*** ⟨*Gebiet*⟩ ***kleinen Gebiet*** ausging, so ging das Mittelalter vom Lande aus. Die ⟨zerspli[tterte]⟩ ***vorgefundene dünne,*** über eine große Bodenfläche zersplitterte Bevölkerung, die durch die Eroberer keinen großen Zuwachs erhielt, bedingte diesen veränderten Ausgangspunkt. Im Ge-

1）M2版中有逗号。 2）阿版和M2版中没有逗号。 3）M2版中没有逗号。 4）阿版和M2版中有逗号。 5）新德版判读为Land-interesse。 6）阿版中有逗号。 7）新德版和M2版中有逗号。 8）梁版判读为Zugleichen。 9）M2版没有改行。 10）M2版判读为⟨,⟩:。 11）这个词只有在梁版中才以大写字母开头。 12）只有在阿版中才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5}d

gensatz zu Griechenland und Rom beginnt die feudale Entwicklung daher auf einem viel ausgedehnteren, durch die römischen Eroberungen und die anfangs 〈darauf fo-〔rtgesetzte〕〉[1] damit verknüpfte Ausbreitung der Agrikultur vorbereiteten Terrain. Die letzten Jahrhunderte des verfallenden römischen Reichs und die Eroberung durch *die*[2] Barbaren selbst zerstörten eine Masse von Produktivkräften; der Ackerbau war gesunken, die Industrie aus Mangel an Absatz verfallen, der Handel eingeschlafen oder gewaltsam unterbrochen, die 〈Landbev〔ölkerung〕〉 ländliche und städtische Bevölkerung hatte abgenommen. Diese vorgefundenen Verhältnisse 〈entwickelten im Z〔usammenhang〕〉[3] und die dadurch bedingte Weise der Organisation der Eroberung entwickelten unter dem Einflusse der germanischen Heerverfassung das feudale Eigentum. Es beruht, wie das Stamm- und 〈das〉[4] Gemeinde-Eigentum[5], wieder auf einem Gemeinwesen, dem aber nicht wie dem antiken,[6] die Sklaven, sondern die leibeigenen kleinen Bauern als unmittelbar produzierende Klasse gegenüberstehen. 〈Später tr〔aten〕〉[7] Zugleich mit der vollständigen Ausbildung des Feudalismus tritt ***noch*** der Gegensatz gegen die Städte hinzu. Die hierarchische Gliederung des Grundbesitzes und die damit zusammenhängenden bewaffneten Gefolgschaften gaben dem Adel die Macht über die 〈kleinen〉 Leibeignen. Diese 〈Or〔ganisation〕〉[4] feudale Gliederung war ebensogut wie das antike Gemeindeeigentum eine Assoziation gegenüber der beherrschten *produzierenden*[8] Klasse; nur 〈mit dem Unterschiede, daß die〉 war die Form der Assoziation und das Verhältnis zu den unmittelbaren Produzenten verschieden, weil verschiedene 〈Produktionsbedin〔gungen〕〉 〈Produktions- und Verkehrsbedingungen〉 Produktionsbedingungen vorlagen.

Dieser feudalen Gliederung des Grundbesitzes entsprach in den Städten das korporative Eigentum, die feudale Organisation 〈der Industrie〉 des Handwerks. Das Eigentum bestand

1）M2 版判读为〈darauf fo［lgende］〉。 2）依据阿版，将此词视为增补。 3）M2 版中没有关于删除语 Z 的记载。在此依据阿版。 4）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5）新德版判读为 Gemeindeeigentum。 6）新德版中没有逗号。 7）M2 版判读为〈Später tr［itt］〉。 8）依据 M2 版，将此词视为增补。

{4}a～b

hier hauptsächlich in der Arbeit jedes einzelnen. Die Notwendigkeit der Assoziation gegen den assoziierten Raubadel, das Bedürfnis gemeinsamer Markthallen in einer Zeit, wo der Industrielle zugleich Kaufmann war, die wachsende Konkurrenz der den aufblühenden Städten ⟨täglich⟩[1] zuströmenden entlaufenen Leibeignen, die feudale Gliederung des ganzen Landes führten die Zünfte herbei; die allmählich ersparten kleinen Kapitalien einzelner Handwerker[2] ⟨die wachsende Bevölkerung bei der stabilen Zahl der Handwerker ma[chten][3]⟩ *und ihre stabile Zahl bei der* wachsenden Bevölkerung[4] entwickelten das Gesellen- und Lehrlingsverhältnis, das in den Städten eine ähnliche Hierarchie zustande brachte wie *die* auf dem Lande.

Das Haupteigentum bestand während der Feudalepoche also in Grundeigentum mit daran geketteter Leibeignenarbeit einerseits,[5] und eigner Arbeit mit kleinem, die Arbeit von Gesellen beherrschendem Kapital andrerseits. Die Gliederung von beiden war durch die bornierten Produktionsverhältnisse — die geringe und rohe Bodenkultur und die handwerksmäßige Industrie — bedingt. Teilung der Arbeit fand in der Blüte des Feudalismus wenig statt. Jedes Land hatte den Gegensatz von Stadt und Land in sich;[6] ⟨außer der Ständegliederung war die⟩ die Ständegliederung war ⟨zwar⟩ *allerdings* sehr scharf ausgeprägt, aber außer der Scheidung von Fürsten, Adel, Geistlichkeit und Bauern auf dem Lande,[5] und Meistern, Gesellen ⟨und⟩, Lehrlingen ⟨auf⟩[7] *und bald auch* ⟨*Pöbel*⟩ *Taglöhnerpöbel* in den Städten fand keine bedeutende Teilung statt. Im Ackerbau war sie durch die parzellierte Bebauung erschwert, ***neben der die Hausindustrie der Bauern selbst aufkam,*** in der Industrie ⟨waren zwar die einzelnen Ha[ndwerke]⟩ war die Arbeit in den einzelnen Handwerken selbst gar nicht, unter ihnen sehr wenig geteilt. Die Teilung von Industrie und Handel wurde in älteren Städten vorgefunden, entwickelte sich in ⟨ander[en]⟩[8] den neueren erst später, als die Städte unter sich in Beziehung /{4}b/ traten.

Die Zusammenfassung größerer Länder zu feudalen Königreichen war für den Grund ⟨besitz⟩ adel wie für die Städte ein Bedürfnis. Die Organisation der herrschenden Klasse, des ⟨Grund[adels]⟩[9] Adels, hatte daher ⟨jedes[mal]⟩ überall einen Monarchen an der Spitze.[10]

1）只有梁版和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2）阿版的正文异稿以及 M2 版中有逗号。 3）M2 版中没有关于删除语 ma 的记载。在此依据阿版。 4）从 M2 版的记载来推测，这 2 个词借用自〈 〉中的内容。 5）新德版中没有逗号。 6）在梁版中为逗号。 7）只有阿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另外，在阿版中此处有逗号。 8）阿版判读为〈einander〉。 9）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10）此誊清稿到此结束，下面尚有九成空余位置。c～d 面也是空白。

{84}a＝[40][☆]

[......][1] funden wird. Aus dem ersteren ergibt sich die Voraussetzung einer ausgebildeten Teilung der Arbeit und eines ausgedehnten Handels, aus dem zweiten die Lokalität. Bei dem ersten müssen die Individuen zusammengebracht sein, bei dem zweiten finden sie sich neben dem gegebenen Produktionsinstrument selbst als Produktionsinstrumente vor. Hier tritt also der Unterschied zwischen den naturwüchsigen und den durch die Zivilisation geschaffenen Produktionsinstrumenten hervor. Der Acker[2] (**das Wasser etc.**) kann als naturwüchsiges Produktionsinstrument betrachtet werden. Im ersten Falle, beim naturwüchsigen Produktionsinstrument, werden die Individuen unter die Natur subsumiert, im zweiten Falle unter 〈die Arbeit〉[3] ein Produkt der Arbeit. Im ersten Falle erscheint daher auch das Eigentum (Grundeigentum) als unmittelbare, naturwüchsige Herrschaft 〈des Eigent[ums]〉, im zweiten als Herrschaft der Arbeit, speziell der akkumulierten Arbeit, des Kapitals. Der erste Falle setzt voraus, daß die Individuen durch irgendein Band, sei es 〈als〉[4] Familie, Stamm, *der Boden selbst* etc. etc.[2] zusammengehören ;[5] der zweite Falle, daß sie unabhängig voneinander sind und nur durch den Austausch zusammen〈gehören〉gehalten werden. Im ersten Falle ist der Austausch hauptsächlich ein Austausch zwischen den Menschen und der Natur, ein Austausch, in dem die Arbeit der einen gegen die Produkte der andern 〈ausgetauscht〉[4] eingetauscht werden[6]; im zweiten Falle ist er vorherrschend Austausch der Menschen unter sich. Im ersten Falle reicht der 〈gewöhn[liche]〉 durchschnittliche Menschenverstand hin, körperliche und geistige Tätigkeit sind noch gar nicht getrennt ; im zweiten Falle muß bereits die Teilung zwischen geistiger und körperlicher Arbeit *praktisch* vollzogen sein. Im ersten Falle. kann die Herrschaft 〈der〉[4] des Eigentümers über die Nichteigentümer 〈eine rein persönliche〉 〈durch〉[4] auf persönlichen[7] Verhältnissen, *auf einer Art von Gemeinwesen*[2] beruhen,[8] im zweiten Falle muß sie in einem Dritten, dem Geld, eine dingliche Gestalt angenommen haben. Im ersten Falle existiert die kleine Industrie, aber subsumiert unter die Benutzung des naturwüchsigen Produktionsinstruments, 〈;[9] im zweiten Falle〉 und daher ohne 〈T[eilung]〉 Verteilung der Arbeit an verschiedene Individuen ; im zweiten Falle besteht die Industrie nur in und durch die Teilung der Arbeit.

☆）以下为大束手稿的第三部分。在此部分中，多处划有分割线（不单纯是破折号），其中若干处有可能出自伯恩施坦之手。各版没有没有明确记载出自谁之手笔，在编辑时对分割线的处理也不一样：梁版空行，新德版用星号区别，M2 版改行并用分割线隔开前后的段落。阿版采取的是更改手稿排列的方针，不在问题之内。在本版中，有分割线的地方原则上空一行，并对梁版、新德版以及 M2 版的异同（有无关于分割线的记载）进行说明。

1）由于缺第[36]～[39]页，所以文章是从途中开始的。 2）梁版中有逗号。 3）只有阿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4）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5）在梁版以外的版本中，此处为逗号。 6）可能是 wird 之笔误。 7）M2 版认为是在经过了〈eine rein persönliche〉→〈durch rein perönliche〉的修改之后，才变成现在的形式的。 8）阿版认为到此词为止的内容都是增补的。 9）梁版和 M2 版中没有关于〈；〉的记载。

{84}b=〔41〕

Wir gingen bisher von den Produktionsinstrumenten aus,[1] und schon hier zeigte sich die Notwendigkeit des Privateigentums für gewisse industrielle Stufen. In der industrie extractive ⟨fallen Arbeit⟩[2] fällt das Privateigentum mit der Arbeit noch ganz zusammen; in der kleinen Industrie und aller bisherigen Agrikultur ist das Eigentum ⟨notwendig in⟩[3] notwendige Konsequenz der vorhandenen Produktionsinstrumente; in der großen Industrie ⟨tritt⟩ ist der Widerspruch zwischen dem Produktionsinstrument und Privateigentum erst ⟨, wenn sie bereits entwickelt ist, hervor.⟩ ihr Produkt, zu dessen Erzeugung sie bereits sehr entwickelt sein muß.[3] Mit ihr ist also auch die Aufhebung des Privateigentums erst möglich.

[4]—— —— —— Die größte Teilung der materiellen und geistigen Arbeit ist die Trennung von Stadt und Land. Der Gegensatz zwischen Stadt und Land fängt an mit dem Übergange aus der Barbarei in die Zivilisation, aus dem Stammwesen in den Staat, aus der Lokalität in die Nation,[5] und zieht sich durch die ganze Geschichte der Zivilisation bis auf den heutigen Tag (die Anticornlaw-League[6]) hindurch. —— Mit der Stadt ist zugleich die Notwendigkeit der Administration, der Polizei, der Steuern usw., kurz[7] *des Gemeindewesens und damit* der Politik überhaupt gegeben. Hier ⟨zeigen sich zuerst die beiden großen Klassen⟩ zeigt[8] sich zuerst die Teilung der Bevölkerung in zwei große Klassen,[9] die direkt auf der Teilung der Arbeit und den Produktionsinstrumenten ⟨der Herv[orbringung]⟩[10] beruht. Die Stadt ist bereits die Tatsache der Konzentration der ⟨Produ[ktion]⟩[11] Bevölkerung, der Produktionsinstrumente, des Kapitals, der Genüsse, der Bedürfnisse, während das Land gerade die entgegengesetzte Tatsache, die Isolierung und Vereinzelung, zur Anschauung bringt. Der Gegensatz zwischen Stadt und Land kann nur innerhalb des Privateigentums existieren. Er ist der krasseste Ausdruck der Subsumtion des Individuums unter *die Teilung der Arbeit,*[12] *unter* eine bestimmte, ihm aufgezwungene Tätigkeit, eine Subsumtion,[13] die den einen zum bornierten Stadttier, den anderen zum bornierten Landtier macht und den Gegensatz der Interessen beider täglich neu erzeugt. Die Arbeit ist hier wieder die Hauptsache, die Macht über den Individuen, und solange diese existiert, solange muß das Privateigentum existieren. Die Aufhebung des Gegensatzes von Stadt und Land ist eine der ersten Be-

1）阿版和 M2 版中没有逗号。 2）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修订)的记载。 3）M2 版认为从⟨tritt⟩到此处的文章是在对原来到……ist，hervor.⟩为止的文章进行修改的基础上写成的。即将⟨tritt⟩改为 ist，将 wenn 删除，加写上 ihr Produkt，zu dessen Erzeugung 以及 sehr，再将⟨ist，hervor⟩改为 sein muß。另外，M2 版认为上述修改是在撰写过程中进行的。 4）此处为长分割线。梁版和新德版在此空行，而 M2 版只在上一段落的末尾划了一道横线。 5）M2 版认为 aus der Lokalität in die Nation，这 6 个词是增补的。 6）新德版标注为 Anti-Corn-Law-League。 7）新德版中有逗号。 8）阿版和新德版判读为过去式 zeigte。 9）M2 版认为这个句子是在写到 Klassen 的时候，将⟨ ⟩中的内容修改而成的。 10）只有梁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11）阿版中没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本版依据梁版和 M2 版。不过，M2 版判读为⟨Produ[ktionsinstrumente]⟩。 12）在梁版中，以 *und* 取代逗号。 13）M2 版中没有逗号。

{84}c=[42]

dingungen der Gemeinschaft, eine Bedingung, die wieder von einer Masse materieller Voraussetzungen abhängt und[1] 〈bei der〉[2] die der bloße Wille nicht erfüllen kann, wie jeder auf den ersten Blick sieht. [3](Diese Bedingungen müssen noch entwickelt werden). Die Trennung von Stadt und Land kann auch gefaßt[4] werden als die Trennung von Kapital und Grundeigentum, als der Anfang einer vom Grundeigentum unabhängigen Existenz und Entwicklung des Kapitals, eines Eigentums,[5] das bloß in der Arbeit und im Austausch seine Basis hat.

〈Kommen wir jetzt auf unser Beispiel.〉 In den Städten, welche im Mittelalter nicht aus der früheren Geschichte fertig überliefert waren, sondern sich 〈erst〉[6] neu aus den freigewordenen Leibeigenen bildeten, war die besondere Arbeit eines jeden sein einziges Eigentum,[7] außer dem kleinen,[5] fast nur im nötigsten Handwerkszeug bestehenden Kapital,[5] das er mitbrachte. Die Konkurrenz der fortwährend in die Stadt kommenden entlaufenen Leibeigenen, 〈die Notwendigkeit〉[8] der fortwährende Krieg des Landes gegen die Städte und damit die Notwendigkeit einer organisierten städtischen Kriegsmacht, das Band des gemeinsamen Eigentums an einer bestimmten Arbeit, *die Notwendigkeit gemeinsamer Gebäude zum Verkauf ihrer Waren 〈und d[ie]〉[2] zu einer Zeit, wo die Handwerker[9] zugleich commerçants,[10] und die damit gegebene Ausschließung Unberufener von diesen Gebäuden, der Gegensatz der Interessen der einzelnen Handwerke unter sich, die Notwendigkeit eines Schutzes der mit 〈Zeit〉[6] Mühe erlernten Arbeit 〈gegen〉[11]* und die feudale Organisation des ganzen Landes 〈führten〉[2] waren die Ursachen der Vereinigung der Arbeiter eines jeden Handwerks in Zünften. *Wir haben hier auf die vielfachen Modifikationen 〈der〉[2] des Zunftwesens, die durch spätere historische Entwicklungen hereinkamen[12], nicht weiter einzugehen.* Die Flucht der Leibeigenen in die Städte 〈kam〉[2] fand während des ganzen Mittelalters ununterbrochen statt. Diese Leibeigenen, auf dem Lande von ihren Herren verfolgt, kamen einzeln in die Städte, wo sie eine organisierte 〈Gemeine〉[2] Gemeinde vorfanden,[5] gegen die sie machtlos waren und 〈mit〉[13] worin[14] sie sich der Stellung 〈vorliebnehmen〉[15] unterwerfen mußten, die ihnen das Bedürfnis nach ihrer Arbeit und das Interesse ihrer organisierten städtischen Konkurrenten anwies. Diese einzeln hereinkommenden Arbeiter konnten es nie zu einer Macht bringen, da 〈sie〉[2], wenn ihre Arbeit eine zunftmäßige war,[5] *die erlernt werden mußte,* die Zunftmeister sie sich unterwarfen und nach ihrem Interesse organisierten, oder,[16] wenn ihre Arbeit 〈zu den vielen〉[2] nicht erlernt werden mußte, daher keine zunftmäßige, sondern Taglöhnerarbeit war, nie zu einer Organisation kamen, sondern unorganisierter Pöbel blieben. Die Notwendigkeit der Taglöhnerarbeit in den Städten schuf den Pöbel. ——[17] Diese Städte waren wahre „Vereine",[5] hervorgerufen durch das unmittelbare

1）在梁版中，以逗号取代 und。 2）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3）梁版判读为：sieht (diese……werden). M2 版判读为：sieht(Diese…….）新德版将句号打在圆括弧内。 4）梁版判读为 kann aufgefaβt。 5）M2 版中没有逗号。 6）阿版中没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在此依据梁版和阿版。 7）只有梁版中有逗号。 8）梁版将此删除语置于下面的 der 之后。 9）梁版判读为单数形 *der Handwerker……commerçant*。 10）阿版和 M2 版中没有逗号。 11）M2 版中没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在此依据梁版和阿版。另外，M2 版认为此处的增补是分两次进行的：第一次是从 Der Gegensatz 起到此处的部分，第二次才是其前面的部分。 12）梁版和阿版判读为现在形 *hereinkommen*。 13）梁版和阿版判读为：,〈und mit〉。也就是说认为 und 被删除了，其前面有逗号。 14）M2 版认为这个词是从 wo 改过来的。 15）在原来的行文中为 und mit der Stellung vorliebnehmne [muβten]。 16）梁版中没有逗号。 17）新德版在此改行。

{84}d=〔43〕

Bedürfnis ⟨und⟩[1], die Sorge um den Schutz des Eigentums[2] und[3] um die Produktionsmittel *und Verteidigungsmittel* der einzelnen Mitglieder zu multiplizieren. Der Pöbel dieser Städte war dadurch, daß er auseinander fremden, vereinzelt hereingekommenen Individuen bestand, die einer organisierten, kriegsmäßig gerüsteten ⟨Macht unorga〔nisiert〕⟩, sie eifersüchtig überwachenden Macht unorganisiert gegenüberstanden, aller Macht beraubt. Die Gesellen und Lehrlinge waren in jedem Handwerk so organisiert, wie es dem Interesse der Meister am besten entsprach; ⟨sie⟩ ⟨die Gesellen des ein⟩ ⟨sie waren unter sich ⟨wieder⟩[4] zersplittert, indem die Gesellen der verschiedenen Meister einander[5] innerhalb eines und desselben Handwerks wieder gegenüberstanden;⟩ das patriarchalische Verhältnis, in dem sie zu ihren Meistern[6] standen, gab diesen eine doppelte Macht, einerseits in ihrem direkten Einfluß auf das ganze Leben der Gesellen und dann,[7] weil es für die Gesellen, die bei demselben Meister arbeiteten, ein wirkliches Band war, das sie gegenüber den Gesellen der übrigen Meister zusammenhielt und sie von diesen trennte; und endlich waren die Gesellen schon durch das Interesse,[7] das sie hatten, selbst Meister zu werden, an die bestehende Ordnung geknüpft. Während daher der Pöbel[8] es wenigstens zu Emeuten gegen die ganze städtische Ordnung brachte, ⟨kam⟩[1] die indes bei seiner Machtlosigkeit ohne alle Wirkung blieben, kamen die Gesellen nur zu kleinen Widersetzlichkeiten innerhalb einzelner Zünfte, wie sie zur Existenz des Zunftwesens selbst gehören. *Die großen Aufstände des Mittelalters gingen alle vom Lande aus, blieben aber ebenfalls wegen der Zersplitterung und der daraus folgenden Roheit der Bauern total erfolglos.* —— —— ——[9]

Das Kapital in diesen Städten war ein ⟨spe〔zifisch〕⟩ naturwüchsiges ⟨spezifisch ständisches⟩[10] Kapital, das in ⟨einem Hause⟩ der Wohnung ⟨und⟩, den Handwerkszeugen *und der naturwüchsigen, erblichen Kundschaft* bestand[11] und sich wegen des unentwickelten Verkehrs⟨,⟩[1] und der ⟨schl〔echten〕⟩[12] mangelnden Zirkulation ⟨und⟩[1] als unrealisierbar vom Vater auf den Sohn forterb⟨te⟩en mußte. Dies Kapital war nicht,[13] wie das moderne,[13] ein in Geld abzuschätzendes, bei dem es gleichgültig ist, ob es in dieser oder jener Sache steckt, sondern ein unmittelbar mit der bestimmten Arbeit des Besitzers zusammenhängendes, von ihr gar nicht zu trennendes ⟨Kapital.⟩[1],[13] und insofern ständisches Kapital. —— —— ——[9]

Die ⟨Ar〔beit〕⟩ Teilung der Arbeit war 〔au〕ch[14] in den Städten zwischen den ein-

1）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2）只有梁版中没有逗号。 3）阿版中有逗号。 4）依据 M2 版，将此词视为事先被删除的。 5）阿版中没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另外，M2 版认为下一行的 das 曾经被删除过。 6）梁版判读为 ihrem Meister。 7）M2 版中没有逗号。 8）M2 版认为当初的语顺为 der Pöbel daher。 9）长的分割线。只有梁版在此空了一行。新德版改行。M2 版标了横线。 10）梁版没有强调。另外，M2 版认为 spezifisch 的前面有被删除的逗号。 11）阿版和 M2 版中有逗号。 12）阿版中没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13）梁版中没有逗号。 14）只有新德版中有关于此词的记载。M2 版判读为⟨[no]ch⟩。

{85}a=〔44〕

zelnen Zünften noch sehr wenig[1] und in den Zünften selbst zwischen den einzelnen Arbeitern gar nicht durchgeführt. Jeder Arbeiter mußte in einem ganzen Kreise von Arbeiten bewandert sein, mußte alles machen können, was mit seinen Werkzeugen zu machen war; der beschränkte Verkehr und die geringe Verbindung der einzelnen Städte unter sich[2], *der Mangel an Bevölkerung und die Beschränktheit der Bedürfnisse* ließen keine *weitere* Teilung der Arbeit aufkommen,[3] und daher mußte jeder, der Meister werden wollte, seines ganzen Handwerks mächtig sein. Daher findet sich bei den mittelalterlichen Handwerkern noch ein 〈gewi〔sses〕〉[4] Interesse an ihrer speziellen Arbeit und an der Geschicklichkeit darin, das sich bis zu einem gewissen bornierten Kunstsinn steigern konnte. Daher ging aber auch jeder mittelalterliche Handwerker ganz in seiner Arbeit auf 〈und war〉[5], 〈stand〉[5] hatte ein gemütliches Knechtschaftsverhältnis zu ihr und war viel mehr als der moderne Arbeiter, dem seine Arbeit gleichgültig ist, unter sie subsumiert. —— —— ——[6]

Die nächste Ausdehnung der Teilung der Arbeit war die Trennung von Produktion und Verkehr, die Bildung einer 〈spe〔ziellen〕〉[4] besonderen Klasse von Kaufleuten, eine 〈Teil〔ung〕〉 Trennung, die in den historisch überlieferten Städten (*u. a. mit den Juden*) mit überkommen war und in den neugebildeten sehr bald eintrat. Hiermit war die Möglichkeit einer über den 〈unmittelbaren〉 nächsten Umkreis hinausgehenden Handelsverbindung gegeben, eine Möglichkeit, deren Ausführung von den bestehenden Kommunikationsmitteln, dem durch die politischen Verhältnisse bedingten Stande der öffentlichen Sicherheit auf dem Lande (im ganzen Mittelalter zogen *bekanntlich* die Kaufleute in bewaffneten Karawanen herum) und von den durch die *jedesmalige* Kulturstufe bedingten roheren oder entwickelteren Bedürfnissen des dem Verkehr zugänglichen Gebietes abhing. ——

[7]Mit dem in einer besonderen Klasse konstituierten Verkehr, mit der Ausdehnung des Handels *durch die Kaufleute* über die nächste Umgebung der Stadt hinaus, 〈mit dem〉 〈tritt〉[8] tritt 〈die Verb〔indung〕〉 sogleich eine Wechselwirkung zwischen der Produktion und dem Verkehr ein. Die Städte treten 〈aus ihrer Isolierung heraus, verk〔ehren〕〉 miteinander in 〈Verkehr〉 Verbindung, 〈die〉 〈Produktionsinstrumente der einen〉[9] es werden neue Werkzeuge aus einer Stadt in die andere gebracht,[10] und die Teilung zwischen Produktion und Verkehr ruft bald eine neue Teilung der Produktion zwischen

1) 这 3 个词 noch sehr wenig 依据新德版和 M2 版。另外，M2 版认为这 3 个词是增补的。阿版判读为 noch[ganz naturwüchsig]。梁版中完全没有记载。 2) 梁版将 unter sich. 置于增补文之后。M2 版认为梁版的形式与在手稿中的顺序一致。 3) 阿版和 M2 版中没有逗号。 4) 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5) 在此依据的是 M2 版。阿版中没有记载。梁版判读为，〈und er stand〉。 6) 长的分割线。只有梁版在此空了一行。新德版改行。M2 版标注了横线。 7) 只有新德版在此改行。 8) 只有阿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mit dem〉〈tritt〉的记载。 9) 阿版判读为〈die Produktionsinstrumente〉〈eine〉，在梁版中没有〈eine〉。在此依据 M2 版。 10) 梁版中没有逗号。

{85}b=[45]

den einzelnen Städten hervor, deren jede bald einen vorherrschenden Industriezweig exploitiert. Die anfängliche Beschränkung <jeder>[1] auf die Lokalität fängt allmählich an,[2] aufgelöst zu werden. ——

Es hängt lediglich von der Ausdehnung des Verkehrs ab, <inwiefern> ob die in einer Lokalität gewonnenen Produktivkräfte, namentlich Erfindungen, für die spätere Entwicklung verlorengehen oder nicht. Solange noch kein über die unmittelbare Nachbarschaft hinausgehender Verkehr existiert, muß jede Erfindung in jeder Lokalität <neu> besonders gemacht werden, und <ob nur>[3] bloße Zufälle, wie Irruptionen barbarischer Völker, <Kri[ege]>[4] selbst gewöhnliche Kriege, reichen hin, <eine Masse gewonnener Produktivkräfte und Erfindungen auf lange Zeit wieder dahin zu bringen daß es>[5] ein Land mit entwickelten Produktivkräften und Bedürfnissen dahin zu bringen,[6] daß es wieder von vorne anfangen muß. In der anfänglichen Geschichte mußte jede Erfindung täglich neu[7] und in jeder Lokalität unabhängig gemacht werden. Wie wenig <eine> ausgebildete Produktivkräfte selbst bei einem <ziemlich> verhältnismäßig sehr ausgedehnten Handel vor dem gänzlichen Untergange sicher sind , <beweist die Geschichte der Phönizier> beweisen die Phönizier **und die Glasmalerei im Mittelalter**[8], deren Erfindungen zum größten Teil durch die Verdrängung dieser Nation aus dem Handel <und>[4], die Eroberung Alexanders und den daraus folgenden Verfall <dieser Nation> auf lange Zeit verlorengingen. *Ebenso im Mittelalter——die Glasmalerei z. B.* Erst wenn der Verkehr zum Weltverkehr geworden ist,[9] und <ein Konkurrenzkampf aller N[ationen]> die große Industrie zur Basis hat,[10] alle Nationen in den Konkurrenzkampf hereingezogen sind, ist die Dauer der gewonnenen Produktivkräfte gesichert.

Die Teilung der Arbeit zwischen den verschiedenen Städten hatte zur nächsten Folge das Entstehen der Manufakturen, der dem Zunftwesen entwachsenen Produktionszweige. Das erste Aufblühen der Manufakturen——in Italien *und später in Flandern*——hatte <zur h[istorischen]>[4] den Verkehr mit auswärtigen Nationen zu seiner historischen Voraussetzung. In anderen Ländern——England und Frankreich z. B.——beschränkten die Manufakturen sich anfangs auf den inländischen Markt. Die Manufakturen haben außer den angegebenen Voraussetzungen noch eine schon fortgeschrittene Konzentration der Bevölkerung——namentlich auf dem Lande——und des Kapitals, das sich *teils in den Zünften,*[11] trotz der Zunftgesetze, *teils bei den Kaufleuten,*[11] in einzelnen Händen zu sammeln anfing, zur Voraussetzung.

1）阿版和 M2 版中没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在此依据梁版。　2）只有新德版中有逗号。另外，阿版判读为 fängt an allmählich。关于对第 3 个词之后的分割线的处理情况，与{85}a=[44]的注 6）相同。3）阿版判读为〈ob nun〉。M2 版判读为〈nur〉。在此依据梁版。　4）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5）M2 版认为，在写到 auf lange Zeit und 的时候，将其前面的 ein Masse……Erfindungen 改为现在的形式，即 ein Land……Bedürfnissen，将最后的 und 删除之后，又继续写下了 wieder……daβ es，然后再将 auf lange Zeit 和 wieder 删除。阿版将〈　〉内的后半部分判读为〈……《auf lange Zeit》 und Bedürfnisse auf lange Zeit wieder〉。　6）M2 版中没有逗号。　7）阿版和 M2 版中有逗号。　8）梁版判读为 **und……des Mittelalters** 并插入正文中。阿版和新德版作为栏外注释加以处理。M2 版认为恩格斯在推敲的过程中，增补了 2 行之后的 *Ebenso im Mittelalter——die Glasmalerei z. B.*。在增补时，本来要将马克思的插入删除的，但是给忘记了。另外，只有 M2 版指出了 *Ebenso im Mittelalter——die Glasmalerei z. B.* 是增补的。在阿版和新德版中，*die Glasmalerei* 的前面没有——。　9）梁版和新德版中没有逗号。M2 版认为逗号后面的 und 是修改的结果，应该将之置于下一行的 hat 和 alle 之间。　10）因为上注的理由，M2 版以 und 取代逗号。　11）只有梁版中有逗号。

{85}c = [46]

Diejenige Arbeit, die von vornherein eine Maschine, wenn auch noch in der rohsten Gestalt, voraussetzte, zeigte sich sehr bald als die entwicklungsfähigste. Die Weberei, bisher auf dem Lande von den Bauern nebenbei betrieben, um sich ihre nötige Kleidung zu verschaffen, war die erste Arbeit[1], welche durch die Ausdehnung des Verkehrs einen Anstoß und eine weitere Ausbildung erhielt. Die Weberei ⟨ist⟩[2] war die erste und blieb die hauptsächlichste Manufaktur. Die mit der steigenden Bevölkerung steigende Nachfrage nach Kleidungsstoffen, die beginnende *Akkumulation und* Mobilisation des ⟨Kapi[tals]⟩ naturwüchsigen Kapitals durch die beschleunigte Zirkulation, das hierdurch hervorgerufene und durch die allmähliche Ausdehnung des Verkehrs überhaupt ⟨gestei[gerte]⟩[3] begünstigte Luxusbedürfnis gaben der Weberei quantitativ und qualitativ ⟨eine neue⟩[2] einen Anstoß, der sie aus der bisherigen Produktionsform herausriß. Neben den ⟨weben[den]⟩ zum Selbstgebrauch webenden Bauern, die ⟨noch immer⟩ fortbestehen blieben und noch ⟨selbst⟩[4] fortbestehen, kam eine neue Klasse von ⟨Export⟩ Webern in den Städten auf, deren Gewebe für den ganzen heimischen Markt und meist auch für ⟨den⟩[5] auswärtige Märkte bestimmt waren.——[6] Die Weberei, eine in den meisten Fällen wenig Geschicklichkeit erfordernde und ⟨in⟩[2] bald in unendlich viele Zweige zerfallende Arbeit, ⟨war⟩[2] widerstrebte ihrer ganzen Beschaffenheit nach ⟨dem Z[unftwesen]⟩[2] den Fesseln der Zunft. Die Weberei wurde daher auch meist in Dörfern und Marktflecken ohne zünftige Organisation betrieben, die allmählich zu Städten, und zwar ⟨zu den⟩[2] bald zu den blühendsten Städten ⟨wurden⟩[2] jedes Landes wurden.——[6] Mit der zunftfreien ⟨Org[anisation]⟩[2] ⟨Weberei⟩[2] Manufaktur veränderten sich sogleich auch die Eigentumsverhältnisse. Der erste Fortschritt über das naturwüchsig-ständische Kapital hinaus war ⟨das ⟨Eigen[tum]⟩ Kapital der⟩ durch das Aufkommen der Kaufleute gegeben, deren Kapital von vornherein mobil, Kapital im modernen Sinne,[7] war, soweit ⟨dies⟩[2] davon unter den damaligen Verhältnissen die Rede sein kann. Der zweite Fortschritt kam mit der Manufaktur, die wieder eine Masse des naturwüchsigen Kapitals mobilisierte und ⟨die Masse⟩[2] überhaupt die Masse des mobilen Kapitals gegenüber der des naturwüchsigen vermehrte.——[6] Die Manufaktur wurde zugleich eine Zuflucht der Bauern gegen die sie ausschließenden oder schlecht bezahlenden Zünfte, wie früher die Zunftstädte den Bauern als Zuflucht

1）M2 版认为此词是增补的。 2）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3）阿版中没有记载。在此依据梁版和 M2 版。 4）只有阿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5）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另外，M2 版认为在写到此词的时候，插入了 5 个词前面的 Markt。 6）只有新德版在这些地方改行。 7）只有梁版中有逗号。

{85}d=[47]

gegen die Grundbesitzer gedient[1] hatten. <Mit der Manufaktur veränderte sich ebenfalls das Verhältnis der Arbeiter zum <K[apitalisten]>[2] Arbeitgeber. An die Stelle des patriarchalischen>

<Die>[2] Mit dem Anfange der Manufakturen gleichzeitig war eine Periode des Vagabundentums, <(Ende>[3] veranlaßt durch das Aufhören der feudalen Gefolgschaften <und>, die Entlassung der *zusammengelaufenen* Armeen, die den Königen gegen die Vasallen gedient hatten <*und*>[3], *durch verbesserten Ackerbau und Verwandlung von großen Streifen Ackerlandes in* <Wei[den]>[3] *Viehweiden.*[4] Schon hieraus geht hervor, wie dies Vagabundentum genau mit <dem Aufhö[ren]> der Auflösung der Feudalität zusammenhängt. Schon im dreizehnten Jahrhundert kommen <diese>[2] einzelne Epochen dieser Art vor,[5] allgemein und dauernd tritt dies Vagabundentum erst mit dem Ende des 15. und Anfang des 16.[6] Jahrhunderts hervor. Diese[7] Vagabunden, die so zahlreich waren,[8] daß u. a. Heinrich VIII. von England ihrer 72000 hängen ließ, wurden nur mit den größten Schwierigkeiten und durch die äußerste Not,[9] und erst nach langem Widerstreben dahin gebracht, daß sie arbeiteten. Das rasche Aufblühen der Manufakturen,[9] namentlich in England, absorbierte sie allmählich. —— ——

[10]*Mit der Manufaktur traten die verschiedenen Nationen in ein Konkurrenzverhältnis, in den Handelskampf, der in Kriegen, Schutzzöllen und Prohibitionen durchgekämpft wurde, während früher die Nationen,*[9] *soweit sie in Verbindung waren, einen harmlosen Austausch miteinander verführt*[11] *hatten. Der Handel hat von nun an politische Bedeutung.*

Mit der Manufaktur war zugleich ein verändertes Verhältnis des Arbeiters zum Arbeitgeber gegeben. In den Zünften existierte das patriarchalische Verhältnis zwischen Gesellen und Meister fort; in der Manufaktur trat an seine Stelle das Geldverhältnis zwischen Arbeiter und Kapitalist; ein Verhältnis, das auf dem Lande und in kleinen Städten <seine>[2] patriarchalisch tingiert blieb, in den größeren, eigentlichen Manufakturstädten jedoch schon früh fast alle patriarchalische Färbung verlor.

Die Manufaktur *und überhaupt die Bewegung der Produktion* erhielt einen enormen Aufschwung durch die <Entde[ckung]>[2] Ausdehnung des Verkehrs, welche mit der Entdeckung Amerikas und des Seeweges nach Ostindien eintrat. Die <neuen Märkte, die> neuen,[8] von dort importierten Produkte, namentlich die Massen von Gold und Silber,[8] die in Zirkulation kamen <und>[2],[12] die Stellung der Klassen gegeneinander total veränderten und dem *feudalen* <Grundeigentüm[er]>[2] Grundeigentum *und den Arbeitern* einen harten Stoß gaben, die Abenteurerzüge, <die>[2] Kolonisation,[8] und vor allem die jetzt möglich gewordene und täglich sich mehr und mehr herstellende Ausdehnung der Märkte zum Weltmarkt,[8] riefen <Bedürfni[sse]> eine neue Phase der geschicht-

1）此处的 4 个词依据新德版和 M2 版。阿版判读为 gegen[den sie bedrückenden landadel gedient]，梁版仅仅记载为[gedient]。 2）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3）只有阿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4）M2 版认为从 *und* 起的下面 8 个词是在最后增补的。 5）梁版中为分号。 6）M2 版认为最初是写成 17. und Anfang des 18.，然后改为 14. und Anfang des 15.。最后才改成现在的形式。 7）M2 版认为这个词是从 Die 改过来的。 8）M2 版中没有逗号。 9）新德版中没有逗号。 10）下面这一段文章写在栏外，没有标明插入位置。阿版将之紧排在前文之后，M2 版排在栏外，梁版在此空行，新德版在此改行。另外，M2 版在开头部的末尾划上横线。 11）手稿中为 *verführt*（使堕落），在此依据梁版和阿版，视为 *vollführt*（进行）的笔误。 12）梁版中没有逗号。梁版认为 und 没有被删除。

{86}a＝[48]

lichen Entwicklung hervor, auf welche im allgemeinen hier nicht weiter einzugehen ist. Durch die Kolonisation der neuentdeckten Länder erhielt der 〈Kon[kurrenzkampf]〉[1] Handelskampf der Nationen gegeneinander neue Nahrung und demgemäß größere Ausdehnung und Erbitterung.

Die Ausdehnung des Handels und der Manufaktur beschleunigten[2] die Akkumulation des 〈Kapitals〉[3] mobilen Kapitals, während in den Zünften,[4] die keinen Stimulus[5] zur erweiterten Produktion erfuhren, das naturwüchsige Kapital stabil blieb oder gar abnahm. Handel und Manufaktur schufen die große Bourgeoisie, in den Zünften konzentrierte sich die Kleinbürgerschaft, die nun nicht mehr,[6] wie früher,[7] in den Städten herrschte, sondern 〈unter〉[1] der Herrschaft der großen Kaufleute und Manufacturiers sich beugen mußte. Daher der Verfall der Zünfte, sobald sie mit der Manufaktur in Berührung kam[en][8].

Das Verhältnis der Nationen untereinander 〈nahm〉[1] in ihrem Verkehr nahm während der Epoche,[4] von der wir gesprochen haben, zwei verschiedene Gestalten an. Im Anfange bedingte die geringe zirkulierende Quantität des Goldes und Silbers das Verbot der Ausfuhr dieser Metalle;[9] und die durch die[10] Notwendigkeit der Beschäftigung für die wachsende städtische Bevölkerung nötig gewordene,[4] meist vom Auslande importierte[11] Industrie konnte der Privilegien 〈, die natürlich nicht gegen inländische, sondern nur gegen〉 nicht entbehren, die natürlich nicht nur gegen inländische, sondern hauptsächlich gegen auswärtige Konkurrenz gegeben werden konnten.[12] Das lokale Zunftprivilegium wurde in diesen ursprünglichen Prohibitionen 〈und Schutzzöllen〉 auf die ganze Nation erweitert. *Die Zölle entstanden aus den Abgaben,*[4] *die die Feudalherren den ihr Gebiet durchziehenden Kaufleuten als Abkauf der Plünderung auflegten, Abgaben,*[4] *die später von den Städten ebenfalls auferlegt wurden und die beim Aufkommen der modernen Staaten das zunächstliegende Mittel für den Fiskus waren, um Geld zu bekommen.*——[13] Die 〈Entdeckung〉 Erscheinung des amerikanischen Goldes und Silbers auf den europäischen Märkten, die 〈Entwi[cklung]〉[1] allmähliche Entwicklung der Industrie, der rasche Aufschwung des Handels und das hierdurch hervorgerufene Aufblühen der nichtzünftigen Bourgeoisie und des Geldes gab diesen Maßregeln eine andre Bedeutung. Der Staat, der des Geldes 〈nicht mehr〉 täglich weniger entbehren konnte, behielt nun das Verbot der Gold- und Silberausfuhr aus fiskalischen Rücksichten bei; die Bourgeois,[4] für die diese neu auf den Markt geschleuderten Geldmassen der Hauptgegenstand des Accaparements war, waren damit vollständig zufrieden; 〈und an〉[3] die 〈Stelle der〉[3] bisherigen Privilegien wurden[14] eine Einkommenquelle für die Regierung und für Geld verkauft; in der Zollgesetzgebung kamen die Ausfuhrzölle auf, die[15] 〈auf die〉[3] der Industrie nur 〈hemmend〉[3] ein[16] Hindernis 〈au[f]〉[1] in den Weg

1）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2）只有梁版判读为单数形 beschleunigte。 3）只有梁版和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4）M2 版中没有逗号。 5）新德版在正文中将此处的 2 个词判读为 kleinen Stimulis。将 5 个词后面的 das 判读为 daβ。 6）只有梁版中有逗号。 7）新德版中没有逗号。另外，此处高度的栏外有马克思的注释。新德版判读为 **Kleinbürger——Mittelstand——Große Bourgeoisie.**。梁版用句号分开。阿版和 M2 版分为 3 行。 8）新德版和 M2 版判读为 kamen。 9）梁版中有逗号。 10）M2 版认为 durch die 这 2 个词是写到下一行的 Bevölkerung 的时候插入的。 11）阿版中有逗号。 12）M2 版认为这里的语句是从〈, die natürlich……nur gegen〉后面紧接着就是 auswärtige Konkurrenz gegeben werden konnten 的形式改过来的。 13）新德版在此改行。另外，在{86}b＝[49]中的此段落的结尾部分，M2 版为——，只有梁版空了一行。 14）M2 版认为前面的〈und an〉以及〈Stelle der〉是在写到此处的时候被删除的。 15）新德版中有逗号。 16）梁版中没有这个词。梁版将下一个词判读为复数形 Hindernisse。

{86}b=[49]

legend, einen rein fiskalischen Zweck hatten.——

Die zweite Periode trat mit der Mitte des siebzehnten Jahrhunderts ein[1] und dauerte fast bis zum Ende des achtzehnten. Der Handel ⟨hatte⟩[2] *und die Schiffahrt hatten* sich rascher ausgedehnt als die Manufaktur, die eine sekundäre Rolle spielte; *die Kolonien fingen an, starke*[3] *Konsumenten zu werden,* ⟨*der sich öffnende Weltmarkt wurde von den einzelnen Nationen akkapariert, die sich um seine Exploitation stritten. Diej[enige Nation]*⟩[4] *die einzelnen Nationen teilten sich durch lange Kämpfe in den sich öffnenden Weltmarkt.* Diese Periode beginnt mit den Navigationsgesetzen und Kolonialmonopolen. Die Konkurrenz der Nationen untereinander wurde durch Tarife, Prohibitionen, Traktate ⟨und in letzter Instanz dur[ch]⟩ möglichst ausgeschlossen; und in letzter Instanz *wurde der Konkurrenzkampf* durch Kriege (besonders Seekriege) ⟨beseitigt⟩ *geführt und*[5] *entschieden.* Die ⟨im Seehandel⟩[6] *zur See* mächtigste Nation, die Engländer,[7] behielten das Übergewicht *im Handel und der Manufaktur. Schon hier die Konzentration auf ein Land.*——[8] Die Manufaktur war fortwährend durch Schutzzölle im heimischen Markte ⟨geschützt⟩[9], *im Kolonialmarkte durch Monopole* und im auswärtigen möglichst viel durch Differentialzölle geschützt. Die Bearbeitung des im ⟨heimis[chen]⟩[9] Lande selbst erzeugten Materials wurde begünstigt (Wolle und Leinen in England, Seide in Frankreich),[7] *die Ausfuhr des im Inlande erzeugten Rohmaterials verboten* (*Wolle in England*) und die[10] des importierten vernachlässigt oder unterdrückt (Baumwolle in England). Die im Seehandel und der ⟨Kolonialherrschaft⟩[9] Kolonialmacht vorherrschende Nation sicherte sich natürlich auch die größte quantitative und qualitative Ausdehnung der ⟨Industrie⟩ Manufaktur. Die ⟨kleine⟩ Manufaktur ⟨kann⟩[9] konnte überhaupt des Schutzes nicht entbehren, da sie ⟨unter ungünstigen[11] Bedingungen eben⟩ durch die geringste Veränderung ⟨in⟩[9],[7]die in andern Ländern vorgeht, ihren Markt verlieren und ruiniert werden kann; sie ist leicht in einem Lande unter einigermaßen günstigen Bedingungen eingeführt und ebendeshalb leicht zerstört. Sie ist zugleich durch die Art, wie sie[12] namentlich im 18. Jahrhundert auf dem Lande[13] betrieben wurde, mit den Lebensverhältnissen einer ⟨Nation⟩ großen Masse von Individuen so verwachsen, daß kein Land wagen darf,[14] ihre Existenz durch Zulassung der freien Konkurrenz aufs Spiel zu setzen. Sie hängt daher, insofern sie es bis zum Export bringt, ganz von der Ausdehnung oder Beschränkung des Handels ab und übt eine verhältnis[mäßig][15] sehr geringe Rückwirkung [auf ihn][15] aus. Daher ihre sekundäre [Rolle][16] und daher ⟨die Herrschaft die[ser][17]⟩ der Einfluß [der Kauf]leute[15] im achtzehnten Jahrhundert.

1）阿版和 M2 版中有逗号。 2）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因此，其他版本对后面第 4 个词 *hatten*（估计是在原本就有的 hatte 后面加上 n 变形而来的）的变形没有记载。 3）M2 版认为这个词是在最后增补的。 4）只有阿版中有此删除语〈*Diej*[*enige*]〉的记载。另外，阿版认为此删除语在原来的行文中，是接在 spielte；之后的。 5）梁版以逗号取代 *und*。 6）M2 版认为经过了 Die im Seehandel→Der Seehandel 的修改之后，才改为现在的形式的。 7）M2 版中没有逗号。 8）新德版在此改行。 9）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10）新德版和 M2 版在此后补充了 die [Bearbeitung] des。 11）M2 版认为最初的形式为 günstigen。 12）阿版和新德版中有逗号。 13）只有梁版中没有逗号。 14）阿版和 M2 版中没有逗号。另外，M2 版认为从 kein 到此处的 4 个词，是在写到后面第 7 个词 Konkurrenz 的时候插入的。 15）手稿破损，但各版的推断是一致的。 16）梁版和阿版推断为[Bedeutung]。新德版仅仅标注了[……]。在此依据 M2 版的推断。 17）M2 版中没有关于删除语〈die[ser]〉的记载。

{86}c = [50]

Die Kaufleute und besonders die Reeder waren es, die vor allen andern ⟨um⟩[1] auf Staatsschutz und Monopolien drangen; die Manufacturiers ⟨bekamen ihren⟩ verlangten und erhielten zwar auch Schutz, standen aber fortwährend hinter den Kaufleuten an politischer Bedeutung zurück. Die Handelsstädte, speziell die Seestädte, wurden ***einigermaßen*** zivilisiert ⟨, währ[end]⟩[1] und großbürgerlich, während in den Fabrikstädten die größte Kleinbürgerei bestehen blieb. ***Vgl. Aikin,***[2] ***etc. etc.*** Das achtzehnte Jahrhundert war das des Handels ⟨, der, wie⟩[3]. Pinto sagt ⟨,⟩[1] dies[4] ausdrücklich: Le commerce fait la marotte du siècle,[5] und: depuis quelque temps il n'est plus question que de commerce, de navigation et de marine. —— —— ——[6]

Die Bewegung des Kapitals, obwohl bedeutend beschleunigt, blieb doch noch stets verhältnismäßig langsam. Die Zersplitterung des Weltmarktes in einzelne Teile, deren jeder von einer besonderen Nation ausge⟨schlossen⟩beutet wurde, ***die Ausschließung der Konkurrenz der Nationen unter sich,*** die Unbehülflichkeit der Produktion selbst und das ⟨noch aus der Ent[wicklung]⟩[1] aus den ersten Stufen sich erst entwickelnde Geldwesen hielten die Zirkulation sehr auf. Die Folge davon war ein krämerhafter, schmutzig-kleinlicher Geist, der allen Kaufleuten und der ganzen Weise des Handelsbetriebs noch anhaftete. ⟨Die Fabri[kanten]⟩[1] ⟨Zwar im⟩[1] Im Vergleich mit den Manufacturiers und vollends den Handwerkern waren sie allerdings Großbürger, Bourgeois[7], im Vergleich zu den Kaufleuten und Industriellen der nächsten Periode bleiben sie ⟨Spießbür[ger]⟩ Kleinbürger. Vgl. A. Smith. —— —— ——[6]

Diese Periode ist auch bezeichnet durch das Aufhören der Gold- und Silberausfuhrverbote, das Entstehen des Geldhandels, der Banken, der Staatsschulden, des Papiergeldes, der ***Aktien- und*** Fondsspekulation[8] ⟨und⟩, der Agiotage in allen Artikeln,[9] ***und der Ausbildung des Geldwesens*** überhaupt. Das Kapital verlor wieder einen großen Teil der ihm noch anklebenden Naturwüchsigkeit.

Die im siebzehnten Jahrhundert ⟨durch das rasche⟩[10] unaufhaltsam sich entwickelnde Konzentration des Handels und der Manufaktur auf ein Land, England, schuf für dieses Land allmählich einen ***relativen*** Weltmarkt ⟨, soweit ein⟩[11] und damit eine Nachfrage für die Manufakturprodukte dieses Landes, die durch die bisherigen industriellen Produktivkräfte nicht mehr befriedigt werden konnte. Diese den Produktionskräften über den Kopf wachsende Nachfrage war die treibende Kraft, welche die dritte

1) 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2) 只有梁版中有逗号。 3) 阿版中没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在此依据梁版和 M2 版。另外,梁版在删除语之后没有句号。 4) M2 版认为此词是因为⟨,der, wie⟩被删除的关系而在后来增补的。 5) 阿版和 M2 版中为分号。另外,阿版和新德版给法语的引用文标上了引号。 6) 长的分割线。梁版空了一行。新德版改行。M2 版仅仅标了横线。 7) M2 版认为此词是后来增补的。 8) 阿版将此词判读为复数形 Fondsspekulationen。 9) 只有阿版和 M2 版中有逗号。M2 版认为恩格斯将前面第 6 个词 und 删除后,在这里标上逗号,并插入了 *und der Ausbildung des Geldwesens*。另外,阿版认为在下一个 *und* 的前面有删除语⟨überhaupt⟩,并推断 *Geldwesens* 之后的 überhaupt 就是来自于此删除语。 10) 只有梁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11) 只有阿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86}d＝(51)

Periode des Privateigentums seit dem Mittelalter hervorrief, indem sie die große Industrie——die Anwendung von Elementarkräften ⟨, die M[aschinerie]⟩[1] zu industriellen Zwecken, die Maschinerie und die ausgedehnteste Teilung der Arbeit——erzeugte. Die übrigen[2] Bedingungen dieser neuen Phase——die Freiheit der Konkurrenz innerhalb der Nation, die Ausbildung der theoretischen Mechanik (*die ⟨im 18.⟩*[1] *durch Newton vollendete Mechanik war überhaupt im 18. Jahrhundert in Frankreich und England die populärste Wissenschaft*) etc. etc.[3] existierten in England bereits. (Die freie Konkurrenz in der Nation selbst ⟨wurde⟩[1] mußte überall durch eine Revolution erobert werden——1640 und 1688 in England, 1789 in Frankreich.) Die Konkurrenz zwang bald jedes Land,[4] *das seine historische Rolle behalten wollte,* seine Manufakturen durch erneuerte Zollmaßregeln zu schützen (die alten Zölle halfen gegen die große Industrie nicht mehr) und bald darauf die große Industrie unter Schutzzöllen einzuführen. Die große Industrie universalisierte trotz dieser Schutzmittel die Konkurrenz (*sie ist die praktische Handelsfreiheit, der Schutzzoll ist in ihr nur ein Palliativ, eine Gegenwehr* in *der Handelsfreiheit*), stellte *die Kommunikationsmittel und*[5] den modernen Weltmarkt her, ⟨und erzeugte die rasche Zirkulation ⟨der Kapitalien, ⟨die Abhängi[gkeit]⟩ damit[6]⟩ und ⟨Zentral[isation]⟩ Konzentration der Kapitalien⟩ *unterwarf sich den Handel,*[7] verwandelte alles Kapital in industrielles Kapital und erzeugte damit die rasche Zirkulation (die Ausbildung des Geldwesens) und ⟨die⟩[1] Zentralisation der Kapitalien.[8] *Sie zwang durch die universelle Konkurrenz alle Individuen zur äußersten Anspannung ihrer Energie. Sie vernichtete möglichst die Ideologie, ⟨und wo⟩*[1] *Religion, Moral etc., und wo sie dies nicht konnte, machte sie sie zur handgreiflichen Lüge.* Sie erzeugte insoweit erst die Weltgeschichte,[4] als sie jede zivilisierte Nation und jedes Individuum darin in der Befriedigung seiner Bedürfnisse von der ganzen Welt abhängig machte[9] und die *bisherige naturwüchsige* Ausschließlichkeit einzelner Nationen vernichtete. Sie subsumierte die Naturwissenschaft unter das Kapital und nahm der Teilung der Arbeit den letzten Schein der Naturwüchsigkeit. Sie vernichtete überhaupt die Naturwüchsigkeit, soweit dies innerhalb der Arbeit möglich ist,[10] *und löste alle naturwüchsigen Verhältnisse in Geldverhältnisse auf.* Sie schuf an der Stelle der naturwüchsigen Städte die modernen, ⟨über⟩[1] großen Industriestädte, die über Nacht entstanden sind. Sie zerstörte, wo sie durchdrang, das Handwerk und überhaupt alle früheren Stufen der Industrie. Sie vollendete den Sieg [der Sta]dt[11] über das Land. Ihre [……][12] ist das automatische System. [Sie er]zeugte[13] eine Masse von Pro[duktivk]räften[14], für die das Privat[eigent]um[15] ebensosehr eine Fessel

1）关于此删除语只有 M2 版中有记载。 2）M2 版认为此词是增补的。 3）新德版在此插入了——。 4）M2版中没有逗号。 5）阿版认为 *und* 以及前面第二个词 *die* 是增补的，而没有提到 *Kommunikationsmittel* 是增补的。 6）M2 版中没有关于此删除语⟨damit⟩的记载。 7）M2 版认为此处的修改过程是：首先写到⟨ ⟩内的 und erzeugte die rasche Zirkulation der Kapitalien, die Abhängi[gkeit]，然后在以上的文章的前面插入 *unterwarf sich den Handel*；其次删除 die Abhängi，在 der Kapitalien 的前面插入 und ⟨Zentral⟩ Konzentration；最后将 *unterwarf sich den Handel* 4 个词以外的词全部删除(?)。在此依据阿版的标注法。 8）*Sie zwang*…… *handgreiflichen lüge*. 这一段语句位于前面语句高度的栏外，没有指定插入何处，但梁版、阿版以及新德版都插入此处。另外，在阿版的正文中 *etc.* 的后面没有逗号，在梁版中，*etc.* 的前面有逗号。 9）阿版和 M2 版中有逗号。 10）阿版和 M2 版中没有逗号。 11）手稿破损，梁版推断为 der Stadt。新德版和 M2 版推断为[der Sta]dt。阿版推断为[der] Handelsstadt。 12）手稿破损，梁版推断为[Signa]tur。阿版推断为[Ihre erste Voraussetzung]。M2 版判读为[……]s。在此依据新德版的推断。 13）手稿破损，梁版推断为[Sie] erzeugte。阿版推断为[Ihre Entwicklung er]zeugte。新德版没有进行推断。在此依据 M2 版的推断。 14）手稿破损，梁版推断为 Produktivkräften。阿版、新德版以及 M2 版推断为 Pro[duktivkr] äften。 15）手稿破损，梁版推断为 Privateigentum。阿版推断为 Privat[eigentum]。新德版和 M2 版推断为 Privat[eigent]um。

{87}a＝[52]

wurde,[1] wie die Zunft für die Manufaktur und der kleine, ländliche Betrieb für das sich ausbildende Handwerk. ⟨*Eine Menge*⟩[2] *Diese Produktivkräfte erhalten unter dem Privateigentum eine nur einseitige Entwicklung, werden für die Mehrzahl zu Destruktivkräften*[3] *und eine Menge solcher Kräfte können im Privateigentum gar nicht zur Anwendung kommen.* Sie erzeugte im allgemeinen überall dieselben Verhältnisse zwischen den Klassen der Gesellschaft[4] und vernichtete dadurch die Besonderheit der einzelnen Nationalitäten. Und endlich, während die Bourgeoisie ⟨durch⟩[2] jeder Nation ⟨durch⟩ noch aparte nationale Interessen ⟨gegen andere Nationen⟩ ⟨noch ein⟩ behält,[5] ⟨schafft⟩ schuf die große Industrie eine Klasse, die bei allen Nationen[6] dasselbe Interesse hat[4] und bei der die Nationalität schon vernichtet ist, *eine Klasse,*[7] *die wirklich die ganze alte Welt los ist und zugleich ihr gegenübersteht. Sie macht dem Arbeiter nicht bloß das Verhältnis zum Kapitalisten, sondern die Arbeit selbst unerträglich.*

Es versteht sich,[7] daß die große Industrie nicht ⟨in ⟨allen Ländern⟩ jedem Lande[8] und nicht⟩ in jeder Lokalität⟨en⟩[9] eines Landes zu derselben ⟨Spit[ze]⟩[2] Höhe der Ausbildung kommt ⟨, aber⟩.[10] Dies ⟨übt⟩ hält indes ⟨auf⟩ die Klassenbewegung des Proletariats ⟨keinen⟩ nicht auf, da die durch die große Industrie erzeugten Proletarier an die Spitze dieser ⟨Klasse⟩[2] Bewegung treten und die ganze Masse mit sich fortreißen, und da die von der großen Industrie ausgeschlossenen Arbeiter durch diese große Industrie in eine noch schlechtere Lebenslage versetzt werden als die Arbeiter der großen Industrie selbst. *Ebenso* ⟨*wirkt*⟩[2] *wirken die Länder, in denen eine große Industrie entwickelt ist, auf die plus ou moins nichtindustriellen Länder, sofern diese durch den Weltverkehr in den universellen Konkurrenzkampf hereingerissen sind* ⟨*, indem dadur[ch]*⟩[9].

Diese verschiedenen Formen sind ebensoviel Formen ⟨des E[igentums]⟩[2] der Organisation ⟨des Eige[ntums]⟩[11] der Arbeit und damit des Eigentums. In jeder Periode fand eine ⟨Konzen[tration]⟩[2] Vereinigung der existierenden Produktivkräfte statt, soweit sie durch die Bedürfnisse notwendig geworden war. —— —— ——[12]

Dieser Widerspruch zwischen den Produktivkräften und der Verkehrsform, der,[7] wie wir sahen,[7] schon mehreremal in der bisherigen Geschichte vorkam,[7] ohne jedoch die Grundlage derselben zu gefährden,[7] mußte jedesmal in einer Revolution eklatieren, wobei er ⟨sich in verschiedenen Gestalten, als Kollision verschiedener Klassen, als Widerspruch des Bewußtseins etc. mit reproduzierte.⟩ zugleich verschiedene Nebengestalten annahm, als Totalität von Kollisionen,[13] Kollisionen verschiedener Klassen, als Widerspruch des Bewußtseins, Gedankenkampf,[14] etc.,[15] politischer Kampf,[16] etc. Von einem bornierten Gesichtspunkte aus kann man nun eine dieser Nebengestalten herausnehmen und sie als die ⟨eigentliche⟩ Basis dieser Revolutionen[17] betrachten, was um so leichter ist, als die Individuen, von denen die Revolutionen ausgingen, sich je nach ihrem Bildungsgrad und der Stufe der historischen Entwicklung über ihre eigne Tätigkeit selbst[18] Illusionen machten.———[19]

Alle Kollisionen der Geschichte haben also,[16] nach unsrer Auffassung,[16] ihren Ursprung in dem Widerspruch zwischen den Produktivkräften und der Verkehrs-

1）新德版中没有逗号。 2）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3）新德版中有逗号。 4）阿版和 M2 版中有逗号。 5）M2 版认为此处的修改过程是：在写到⟨noch ein⟩时候将之改为 behält，然后将 durch 改为 noch。在后来又插入了 nationale，并将⟨gegen andere Nation⟩删除。 6）M2 版认为前面第三个词 die 以及其前面的逗号是在写到此处时插入的。 7）M2 版中没有逗号。 8）M2 版判读为⟨im allen《*jedem*》Lädern……⟩。在梁版和新德版中除了《*jedem*》以外，其余与 M2 版相同。在此依据 ☞ （下转第 287 页）

☞(上接第 286 页)阿版。 9) 只有阿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10) 在梁版以及阿版的正文异稿中为冒号。另外,只有阿版中有关于删除语〈,aber〉的记载。 11) 只有梁版和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12) 长的分割线。梁版、新德版以及 M2 版都空了一行。 13) 新德版在此处插入了 als。 14) 阿版和新德版中没有逗号。 15) M2 版中没有 etc.。另外,M2 版认为是在将〈 〉内的 Gestalten 改为 Nebengestalte,并插入了 Gedankenkampf 之后,才改为现在的形式的。 16) 只有梁版中有逗号。 17) M2 版认为此词当初是单数形。另外,还指出前面的 dieser 是从 der 改过来的。 18) M2 版认为此词是增补的。 19) 此处为粗分割线。只有梁版在此空行。

{87}b=〔53〕

form. Es ist übrigens nicht nötig, daß dieser Widerspruch, um zu Kollisionen in einem Lande[1] zu führen, in diesem Lande selbst auf die Spitze getrieben ist. Die durch einen erweiterten internationalen Verkehr hervorgerufene Konkurrenz ⟨ist hinrei〔chend〕⟩[2] mit industriell entwickelteren Ländern ist hinreichend,[3] um auch in den Ländern mit weniger entwickelter Industrie einen ⟨Wider〔spruch〕⟩[2] ähnlichen Widerspruch zu erzeugen (z. B. das latente Proletariat in Deutschland durch die ⟨englische⟩[2] Konkurrenz der englischen Industrie zur Erscheinung gebracht).——[4]

⟨Wie die⟩ Die Konkurrenz isoliert die Individuen,[3] nicht nur die Bourgeois, sondern ⟨auch⟩ noch mehr[5] die Proletarier gegeneinander,[3] trotzdem daß sie sie zusammenbringt. Daher dauert es eine lange Zeit,[6] bis diese Individuen ⟨wieder vereinigt[7] werden⟩ sich vereinigen[8] können,[3] *abgesehen davon,[3] daß zu dieser Vereinigung* ——[9] *wenn sie nicht bloß lokal sein soll*——[9] *die nötigen Mittel, die großen Industriestädte und die wohlfeilen und schnellen Kommunikationen durch die große Industrie erst hergestellt sein müssen,* und daher ist jede organisierte Macht gegenüber diesen isolierten[10] und in Verhältnissen, die die Isolierung täglich reproduzieren, lebenden Individuen erst nach langen Kämpfen zu besiegen. Das Gegenteil verlangen, hieße ebensoviel,[11] wie zu verlangen, daß die Konkurrenz in dieser bestimmten Geschichtsepoche nicht existieren soll ⟨und⟩[12] oder daß die Individuen ⟨sich⟩ Verhältnisse, über ⟨denen⟩[13] die sie als Isolierte[14] keine Kontrolle haben, sich aus dem Kopf schlagen sollen.——[15]

Häuserbau. Bei den Wilden versteht es sich von selbst,[3] daß jede Familie ⟨schon ihr eigenes⟩[2] ihre eigene Höhle oder Hütte hat, wie bei den Nomaden das separate Zelt jeder Familie. Diese getrennte Hauswirtschaft wird durch die weitere Entwicklung des Privateigentums nur noch nötiger gemacht. Bei den Agrikulturvölkern ist die gemeinsame Hauswirtschaft ebenso unmöglich[16] wie die gemeinsame Bodenkultur. Ein großer Fortschritt war die Erbauung von Städten. In allen bisherigen Perioden war indes die Aufhebung der getrennten Wirtschaft, die von[17] der Aufhebung des Privateigentums nicht zu trennen ist, schon deswegen[18] unmöglich, weil die materiellen Bedingungen dazu nicht vorhanden waren. Die Einrichtung einer gemeinsamen Hauswirtschaft setzt die Entwicklung der Maschinerie, der Benutzung der Naturkräfte,[19] und vieler andern Produktivkräfte voraus——[20] z. B. der Wasserleitungen, der

1）M2 版认为 in einem Lande 这 3 个词是在当初的撰写过程中增补的。 2）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词的记载。 3）M2 版中没有逗号。 4）粗长的分割线。新德版和 M2 版改行，梁版没有改行。 5）M2 版认为，从〈Wie die〉到 Die 的变更和 isoliert 的插入，从〈auch〉到 noch mehr 的变更，是在写到后面第三个词 gegeneinander 的时候进行的。 6）阿版和 M2 版中没有逗号。 7）梁版判读为 vereinigen。另外，梁版将 sich 置于删除语之前。 8）M2 版认为此处先是将〈 〉内改为 sich wieder vereinigen werden，然后才改为现在的形式的。推敲是在什么时候进行的难以断定。 9）M2 版中没有——。M2 版认为到 *soll* 为止的 7 个词是最后增补的。 10）梁版判读为 Isolierten。 11）只有梁版中有逗号。另外，M2 版认为此词是从 ebenso 改过来的。 12）梁版以逗号取代〈und〉。 13）只有阿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14）新德版判读为 isolierte。 15）粗长的横线。梁版、新德版以及 M2 版都在此空行。 16）梁版中有逗号。 17）M2 版认为此词在写到后面第四个词 Privateigentums 的时候一度被改为 mit 然后马上又恢复了原状。 18）M2 版认为此处的 2 个词 schon deswegen 是增补的。 19）新德版中没有逗号。 20）M2版中以逗号取代——。

{87}c＝〔54〕

Gasbeleuchtung, der Dampfheizung[1] etc., **Aufhebung von Stadt und Land**[2]. Ohne diese Bedingungen würde die gemeinsame Wirtschaft nicht selbst wieder eine neue Produktionskraft sein, aller materiellen Basis entbehren, auf einer bloß theoretischen Grundlage beruhen, d. h. eine bloße Marotte sein und es nur zur Klosterwirtschaft bringen.——Was möglich war, zeigt sich in der Zusammenrückung zu Städten und in der Erbauung gemeinsamer Häuser zu einzelnen bestimmten Zwecken (Gefängnisse, Kasernen etc. etc.). Daß die Aufhebung der getrennten Wirtschaft von der Aufhebung der Familie nicht zu trennen ist, versteht sich von selbst.——[3]

〔Der bei Sankt Sancho[4] häufig vorkommende Satz,[5] daß jeder alles,[5] was er ist,[5] durch den Staat ist, ist im Grunde derselbe wie der, daß der Bourgeois nur[6] ein Exemplar der Bourgeoisgattung sei; ein Satz,[5] der voraussetzt, daß die Klasse der Bourgeois schon vor den sie konstituierenden Individuen existiert habe.〕[7] Die Bürger in jeder Stadt waren im Mittelalter gezwungen,[5] sich gegen den Landadel zu vereinigen,[5] um sich ihrer Haut zu wehren; die Ausdehnung des Handels, die Herstellung der Kommunikationen[8] führte 〈zu der 〈Assoziat〔ion〕〉 Vereinigung mehrerer[9] Städte, die in der Gleichheit der Interessen gegenüber den Feudalherrn[10] ihren Grund hatte.[11]〉 die einzelnen Städte dazu,[12] andere Städte kennenzulernen,[5] die dieselben Interessen im Kampfe mit demselben Gegensatz durchgesetzt hatten. Aus den vielen lokalen Bürgerschaften 〈jeder St〔adt〕〉[13] der einzelnen Städte entstand erst sehr allmählich[14] die Bürgerklasse. Die Lebensbedingungen der 〈Einzelnen〉 einzelnen Bürger wurden durch 〈die Vereinigung dieser Einzelnen[15] zu den gemeinschaftlichen Existenzbedingungen einer Klasse.〉 den Gegensatz gegen die bestehenden Verhältnisse und durch die *davon bedingte* Art der Arbeit zugleich zu Bedingungen, welche ihnen allen gemeinsam 〈waren〉[13] 〈und〉[13] 〈sich〉[13] und von jedem einzelnen unabhängig waren. *Die Bürger hatten diese Bedingungen geschaffen, insofern sie sich von dem feudalen Verbande losgerissen hatten, und waren von ihnen geschaffen, insofern sie durch ihren Gegensatz gegen die Feudalität,* 〈*den*〉[13] *die sie vorfanden, bedingt waren.* Mit dem Eintreten der Verbindung zwischen den einzelnen Städten entwickelten sich diese gemeinsamen Bedingungen zu Klassenbedingungen. Dieselben Bedingungen, derselbe Gegensatz, dieselben Interessen mußten im ganzen und großen auch überall gleiche Sitten hervorrufen. Die Bourgeoisie selbst entwickelt sich erst mit ihren Bedingungen allmählich 〈und〉[13], spaltet sich nach der Teilung der Arbeit wieder in verschiedene Fraktionen und 〈zieht〉[13] absorbiert endlich alle vorgefundenen *besitzenden* Klassen in sich,[16] (*während sie die Majorität der vorgefundenen besitzlosen und einen Teil der bisher besitzenden Klassen zu einer neuen Klasse, dem Proletariat,*[5] *entwickelt*)[17] in dem Maße, als 〈das〉[13] alles vorgefundene Eigentum in industrielles oder kommerzielles Kapital umgewandelt wird. Die einzelnen Individuen bilden nur insofern eine Klasse, als

1）梁版中有逗号。 2）梁版和 M2 版将此处视为马克思的增补。各版都将这一增补插入此处。新德版补充为 **Aufhebung** [des Gegensatzes] **von**……。 3）粗长的分割线。梁版和 M2 版在此空行，新德版改行。 4）M2 版以外的版本记载为 Max。 5）M2 版中没有逗号。 6）M2 版认为此词是增补的。梁版中没有记载。 7）是马克思将这一段文字用括号括起的。此处高度的栏外有马克思的注释Präexistenz der Klasse bei den Philosophen.。不过，梁版和 M2 版没有强调 Präexistenz。 8）新德版判读为 Kommunikation。 9）梁版判读为 einzelner。 10）阿版判读为 dem Feudaladel。 11）新德版判读为 hatten。 12）阿版和 M2 版中没有逗号。 13）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14）M2 版认为最初的形式是 allmählich erst，是插入了 sehr 并调换顺序之后才变成现在的形式的。 15）梁版判读为 dieses einzelnen。在新☞（下转第 291 页）

☞（上接第 290 页）德版中，Einzelnen 以小写字母开头。 16）新德版中没有逗号。另外，在此高度的栏外有马克思的增补：**Sie absorbiert zunächst die dem Staat direkt angehörigen Arbeitszweige, dann alle** ± [mehr oder weniger] **ideologischen Stände.** M2 版认为 **direkt** 是增补的。上注 7）也是如此，此处有马克思划的侧线。 17）阿版中有逗号。

{87}d=〔55〕

sie einen gemeinsamen Kampf gegen ⟨ein Drittes⟩[1] eine andere Klasse zu führen haben; im übrigen stehen sie einander selbst in der Konkurrenz wieder feindlich gegenüber. Auf der andern Seite verselbständigt sich die Klasse wieder gegen die Individuen, so daß diese ihre Lebensbedingungen prädestiniert vorfinden ⟨und⟩[1], von der Klasse ihre Lebensstellung *und damit ihre persönliche*[2] *Entwicklung* angewiesen bekommen, unter sie subsumiert werden. Dies ist dieselbe Erscheinung[3] wie die Subsumtion der einzelnen Individuen unter die Teilung der Arbeit,[4] und kann nur durch die Aufhebung des Privateigentums und der Arbeit selbst beseitigt werden. Wie diese Subsumtion der Individuen unter die Klasse sich zugleich zu einer Subsumtion unter allerlei Vorstellungen etc. etc. entwickelt, haben wir bereits mehreremal angedeutet.——[5]

Wenn man diese Entwicklung der Individuen in ⟨den ⟨gegeb[enen]⟩ ihnen⟩ ⟨ihren teils gegebenen,[6] teils durch weitere Ausbildung der gegebenen Existenzbedingungen[7] philosophisch betrachtet,⟩ den gemeinsamen Existenzbedingungen der ⟨Klassen⟩ *geschichtlich aufeinanderfolgenden* Stände und[8] Klassen und den ihnen damit aufgedrängten allgemeinen Vorstellungen philosophisch betrachtet, so kann man sich allerdings leicht einbilden, ⟨diese⟩[1] in diesen Individuen habe sich die Gattung oder der Mensch, oder sie haben den Menschen entwickelt; eine Einbildung, womit der Geschichte einige starke Ohrfeigen gegeben werden. Man kann dann diese verschiedenen Stände und Klassen als Spezifikationen[9] des allgemeinen Ausdrucks, als Unterarten der Gattung, als Entwicklungsphasen des Menschen fassen.

Diese Subsumtion der Individuen unter bestimmte Klassen kann nicht eher aufgehoben werden, als bis sich eine Klasse gebildet hat, die gegen die herrschende Klasse kein besonderes Klasseninteresse mehr durchzusetzen hat ⟨, eine Klasse, die⟩[10].

——

Die[11] Verwandlung der persönlichen Mächte (Verhältnisse)[12] in sachliche durch die Teilung der Arbeit kann nicht dadurch wieder aufgehoben werden, daß man sich die allgemeine Vorstellung davon aus dem Kopfe schlägt, sondern nur dadurch,[13] daß die Individuen diese sachlichen Mächte wieder unter sich subsumieren[14] *und die Teilung der Arbeit aufheben.* Dies ⟨kann⟩ *ist* ohne die Gemeinschaft ⟨⟨nicht geschehen.⟩ *und die durch sie gegebene vollständige freie Entwicklung der Individuen*[15] *unmöglich.*⟩ *nicht möglich.*[16] ⟨In der Gemeinschaft ist erst⟩ Erst in der Gemeinschaft existieren[17] für jedes[18] Individuum

1）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2）在阿版和 M2 版中以大写字母开头。 3）在梁版中有逗号。 4）新德版中没有逗号。 5）粗长的分割线。只有梁版空行。新德版和 M2 版不是在此处，而在第三段落与第四段落之间空行。 6）新德版和 M2 版中没有逗号。新德版以 und 取代逗号。 7）M2 版认为在写到此处的时候，将 teils gegebenen……der gegebenen 删除，并写下了 philosophisch，然后再将〈 〉内的内容删除。不过，M2 版中没有关于〈betrachtet〉的记载。 8）M2 版认为从 geschichtlich 到此处的 4 个词是增补的（分两次进行，前面的 2 个词是在写到下一行的Philosophisch 的时候增补的，而后面的 2 个词是在最后增补的）。 9）新德版判读为单数形 Spezifikation。 10）M2 版判读为〈，eine Klasse〉。 11）新德版判读为 Der。
12）M2 版认为此词是增补的。另外，在此高度的栏外有恩格斯的注释：（*Feuerb*[*ach*]：*Sein und Wesen.*）
13）M2 版中没有逗号。 14）M2 版中有逗号。 15）阿版判读为单数形 *des Individuums*。M2 版认为先是写成单数形，后来才改为复数形。 16）M2 版认为当初的形式为 kann……nicht geschehen.，是在经历了〈kann〉→*ist*〈nicht geschehen〉→*und die*……*unmöglich.* 的修改之后，才变成现在的形式（M2 版认为修改是在当初的撰写过程中进行的）。梁版和阿版将〈nicht geschehen，und……〉连起来判读。 17）从 Erst 到此处是对〈 〉中的内容修改而成的。从梁版和阿版的标记来推断的话，修改是紧接在前注的 *ist*……*unmöglich* 之后进行的。 18）existieren für jedes 这 3 个词依据 M2 版的推断。梁版推断为[erhält] das。阿版推断为[mit Andern hat jedes]。

{88}a＝〔56〕

die Mittel, seine Anlagen nach allen Seiten hin auszubilden;[1] erst in der Gemeinschaft wird 〈die〉[2] also die persönliche Freiheit möglich. In den bisherigen 〈scheinbaren〉 *Surrogaten der*[3] Gemeinschaft, im Staat usw. existierte die persönliche Freiheit nur für 〈das〉[2] die in den Verhältnissen der herrschenden Klasse[4] entwickelten Individuen und nur insofern sie Individuen dieser Klasse waren. Die scheinbare Gemeinschaft, zu der sich bisher die Individuen vereinigten, verselbständigte sich stets ihnen gegenüber und 〈wurde〉[2] war zugleich 〈eine〉[2], da sie 〈der Ausdruck〉[5] eine Vereinigung einer Klasse[6] gegenüber einer andern[6] war, 〈ein neues〉[2] für die beherrschte Klasse nicht[7] nur eine ganz illusorische Gemeinschaft, sondern auch eine neue Fessel. In der wirklichen Gemeinschaft 〈haben〉 erlangen die Individuen in und durch ihre Assoziation zugleich ihre Freiheit.——[8]

Die Individuen gingen immer von sich aus, natürlich aber von sich innerhalb ihrer gegebenen historischen Bedingungen und Verhältnisse, nicht vom „reinen" Individuum[9] im Sinne der Ideologen. Aber im Lauf der historischen Entwicklung und gerade durch die innerhalb der Teilung der Arbeit unvermeidlichen[10] Verselbständigung der 〈histori〔schen〕〉 gesellschaftlichen Verhältnisse tritt ein Unterschied heraus zwischen dem Leben jedes Individuums, soweit es persönlich ist und insofern es unter irgendeinen Zweig der Arbeit und die dazugehörigen Bedingungen subsumiert ist. (Dies ist nicht so zu verstehen, als ob z. B. der Rentier 〈und〉,[2] der Kapitalist etc. etc. aufhörten, Personen zu sein; sondern ihre Persönlichkeit ist durch ganz bestimmte Klassenverhältnisse bedingt und 〈modifiziert〉 bestimmt, und der Unterschied tritt erst im Gegensatz zu einer andern Klasse und für sie selbst erst dann hervor,[11] wenn sie Bankerott machen.)[12] Im Stand[1] (mehr noch im Stamm) ist dies noch verdeckt, z. B. ein Adliger bleibt stets Adliger, ein Rotürier stets Rotürier, abgesehen von seinen sonstigen Verhältnissen, eine von[13] seiner Individualität unzertrennliche Qualität. Der Unterschied des persönlichen Individuums gegen das Klassenindividuum, *die Zufälligkeit der Lebensbedingung*[14] *für das Individuum* tritt erst mit dem Auftreten der Klasse [ein][15], die selbst ein Produkt der Bourgeoisie ist. Die Konkurrenz und der Kampf der Individuen untereinander erzeugt und entwickelt erst

1）M2 版中有逗号。　2）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3）依据阿版，将此处的 2 个词视为增补。M2 版中没有指出这一点。　4）M2 版认为前面第七个词〈das〉→die 的修改是在写到这个词的时候进行的。　5）依据梁版和 M2 版。阿版中没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6）阿版和 M2 版中有逗号。　7）M2 版认为 nicht 是在写到后面第五个词 Gemeinschaft 的时候插入的。　8）粗的分割线。梁版和 M2 版没有改行，新德版改行。　9）梁版将引号引到此处。另外，M2 版认为在手稿中引号本来就没有被引回来。　10）手稿中如此。应该读为 unvermeidliche。　11）M2 版中没有逗号。　12）梁版中没有圆括弧。M2 版认为 Dies 的前面有左圆括弧，但是此处没有右圆括弧。　13）M2 版认为此词是在写到后面第二个词 Individualität 的时候增补的。　14）梁版和阿版判读为复数形 *Lebensbedingungen*。　15）M2 版推断为[hervor]。

{88}b=〔57〕

diese Zufälligkeit als solche. In der Vorstellung 〈ist〉[1] sind daher die Individuen unter der Bourgeoisieherrschaft freier[2] *als früher*, weil ihnen ihre Lebensbedingungen zufällig sind,[3] in der Wirklichkeit sind sie natürlich unfreier, weil mehr unter sachliche Gewalt subsumiert. Der Unterschied 〈tritt〉[1] vom Stand tritt namentlich heraus im Gegensatz der Bourgeoisie gegen das Proletariat. Als der Stand der 〈Bürg〔er〕〉[1] städtischen Bürger, die Korporationen etc. etc. gegenüber dem Landadel aufkamen, erschien ihre Existenzbedingung, das Mobileigentum 〈als etwas das〉 ***und die Handwerksarbeit,***[4] ***die*** schon vor ihrer Trennung vom Feudalverbande latent existiert 〈hatte, und nahm daher[5] als etwas Positives〉 ***hatten***, als etwas Positives, das gegen das feudale Grundeigentum geltend gemacht wurde,[4] und nahm daher auch zunächst wieder die feudale Form in 〈seiner〉 ***ihrer*** Weise an. Allerdings behandelten die entlaufenden Leibeigenen ihre bisherige Leibeigenschaft als etwas ihrer Persönlichkeit Zufälliges. Hierin aber taten sie nur dasselbe,[4] was jede sich von einer Fessel befreiende Klasse tut, und dann befreiten sie sich nicht als Klasse, sondern vereinzelt. Sie traten ferner[6] nicht aus dem Bereich des Ständewesens heraus, sondern bildeten nur einen neuen Stand[7] und behielten ihre bisherige Arbeitsweise auch in der neuen Stellung bei und bildeten sie weiter aus, indem sie sie von ihren bisherigen, ihrer schon erreichten Entwicklung nicht mehr[8] entsprechenden Fesseln befreiten. ——[9] Bei 〈dem Proletariat〉[1] den Proletariern dagegen ist ihre eigne Lebensbedingung,[10] die Arbeit, 〈für sie zu〉[1] und damit sämtliche Existenzbedingungen der heutigen Gesellschaft,[11] für sie zu etwas Zufälligem geworden, worüber 〈sie keine〉[1] die einzelnen Proletarier keine Kontrolle haben[7] **und worüber ihnen 〈die〉 keine <u>gesellschaftliche</u> Organisation eine[12] Kontrolle geben kann,**[4] und der 〈Gegensa〔tz〕〉 Widerspruch zwischen 〔......〕 der Persönlichkeit des einzelnen Proletariers und seiner 〈Lebens〔bedingung〕〉[1]〔i〕hm aufgedrängten Lebensbedingung[13], der Arbeit, tritt für ihn selbst[14] 〈augenscheinl〔ich〕〉[15] hervor 〈. —Nicht zu ver〔gessen〕〉,[1] namentlich[6] da er schon von Jugend auf geopfert wird[7] und da ihm die Chance fehlt, innerhalb seiner Klasse zu den Bedingungen zu kommen,[4] die ihn in die andre stellen.—— —— ——[16]

1）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2）阿版将此词视为是增补的。 3）在阿版和 M2 版中为分号。 4）M2 版中没有逗号。 5）只有阿版中有关于 und nahm daher 这 3 个删除语的记载。另外，阿版也没有指出〈 〉后面的 *hatten* 是后来增补的这一点。如果下一行的 und nahm daher 是借用自〈 〉中的内容的话，此处的修改（包括前面 *und die Handwerksarbeit*、*die* 的加笔在内）很有可能是在当初撰写的过程中进行的。 6）M2 版认为此词是增补的。 7）阿版和 M2 版中有逗号。 8）梁版中没有这个词。阿版标注为[mehr]。在此依据新德版和 M2 版。 9）新德版在此改行。 10）梁版中没有逗号。 11）梁版和 M2 版中没有逗号。 12）在手稿中，keine 应该是 eine 才对。梁版中没有关于这个词的记载。 13）梁版判读为 Lebensbedingungen。另外，前行的〔……〕以及〔i〕hm 的手稿破损处依据新德版。 14）梁版对此词进行了强调。 15）阿版中没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在此依据梁版和 M2 版。 16）长的分割线。梁版和 M2 版空行，新德版改行。

{88}c=〔58〕

N. B. Nicht zu vergessen,[1] daß schon die Notwendigkeit der Leibeignen, zu existieren, und die Unmöglichkeit der großen Wirtschaft, die die Verteilung von allotments an die Leibeignen mit sich führte, sehr bald die Verpflichtungen der Leibeignen gegen den ⟨Guts[herrn]⟩[2] Feudalherrn auf einen Durchschnitt von Naturallieferungen und Fronleistungen reduzierte, der dem Leibeignen die Akkumulation von Mobiliareigentum möglich machte und damit sein Entfliehen von dem Besitztum seines Herrn erleichterte und ihm Aussicht auf[3] sein Fortkommen als Stadtbürger gab, auch Abstufungen unter den Leibeignen erzeugte,[4] so daß die weglaufenden Leibeignen schon halbe Bürger sind. Wobei es ebenfalls einleuchtet,[1] daß die eines Handwerks kundigen leibeignen[5] Bauern am meisten Chance hatten,[1] sich Mobiliareigentum zu erwerben.—— —— ——[6]

Während also die ⟨Leibei[gnen]⟩[2] entlaufenden Leibeignen nur ihre bereits vorhandenen Existenzbedingungen frei entwickeln und zur Geltung bringen wollten[7] und daher in letzter Instanz nur bis zur freien Arbeit kamen, müssen die Proletarier,[1] ***um persönlich zur Geltung zu kommen,*** ihre eigne bisherige Existenzbedingung,[1] ***die zugleich die der ganzen bisherigen***[8] ***Gesellschaft ist,*** die Arbeit, aufheben. Sie befinden sich daher auch im direkten Gegensatz zu der Form, in der die ***Individuen der***[9] Gesellschaft sich bisher einen ⟨Zusammenha[ng]⟩[2] Gesamtausdruck gaben, zum Staat, und müssen den Staat stürzen, um ⟨zur Herrschaft⟩ ihre ⟨Herrschaft⟩[2] ***Persönlichkeit***[10] durchzusetzen.—— —— ——[11]

Es geht aus der ganzen bisherigen Entwicklung hervor, daß ⟨die Individuen, die sich in jeder geschichtlichen Epoche befreiten, nur ihre bereits vorhandenen,[1] ihnen gegebenen[12] Existenzbedingungen weiter entwickelten.⟩ ⟨die G[emeinschaft]⟩[2] das gemeinschaftliche Verhältnis, in das die Individuen ***einer Klasse traten,***[13] ***und das*** durch ihre gemeinschaftlichen Interessen gegenüber einem Dritten bedingt war, stets eine Gemeinschaft war, der diese Individuen nur als Durchschnittsindividuen ***angehörten,*** nur soweit sie in den Existenzbedingungen ihrer Klasse lebten, ⟨angehörten,[1] nicht aber eine Gemeinschaft, in denen[14] sie als⟩ ein Verhältnis, an dem[15] sie nicht als Individuen, sondern als Klassenmitglieder Teil hatten. Bei der Gemeinschaft der revolutionären Proletarier dagegen, die ihre und aller Gesellschaftsmitglieder Existenz-

1）M2 版中没有逗号。 2）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3）M2 版认为此处的 3 个词 ihm Aussicht auf 以及那前面第二个词 erleichterte 是在写到此词后面第四个词 Stadtbürger 的时候插入的。 4）M2 版认为此处为句号。后面的 so 是以大写字母开头。 5）M2 版认为此词是增补的。 6）长的分割线。只有梁版空行。 7）阿版和 M2 版中有逗号。 8）M2 版认为此词是后来插入的。 9）M2版认为此处的 2 个词是在写到后面第六个词 Gesamtausdruk 的时候增补的。 10）M2 版内此处是在写到〈zur Herrschaft〉的时候，首先被改为 iher Herrschaft durchzusetzen，然后才被改成现在的形式的。另外，阿版记载为〈zur Herrschaft〉 *ihre Persönlichkeit durchzusetzen*，并指出从 *ihre* 起的 3 个词是最后增补的。 11）长的分割线。新德版和 M2 版空行，梁版改行。 12）M2 版认为此处的 2 个词是后来插入的。 13）M2版中没有关于 *traten* 是增补的记载。另外，梁版和新德版中没有逗号。 14）M2 版将此删除语判读为 der。 15）M2 版认为在将〈 〉中起于 eine 的 4 个词改成这一形式后，将前面的 nicht aber 删除，再将 als 改成 nicht als，使文章变成了现在的形式。

{88}d＝[59]

bedingungen[1] unter ihre Kontrolle nehmen, ist es gerade umgekehrt; an ihr nehmen die Individuen als Individuen Anteil. Es ist eben die Vereinigung der Individuen (innerhalb der Voraussetzung der jetzt entwickelten Produktivkräfte natürlich), die die Bedingungen der freien Entwicklung und Bewegung der Individuen unter ihre Kontrolle gibt, Bedingungen, die bisher dem Zufall überlassen waren[2] und sich gegen die einzelnen Individuen eben durch ihre Trennung als Individuen, ***durch ihre notwendige Vereinigung, die mit der Teilung der Arbeit gegeben,***[3] ***und durch ihre Trennung zu einem ihnen fremden Bande geworden war,*** verselbständigt hatten. Die bisherige Vereinigung war nur eine [4](***keineswegs willkürliche,***[5] ***wie sie z. B. im Contrat social dargestellt wird,***[5] ***sondern notwendige***) Vereinigung (***vergleiche z. B. die Bildung des*** 〈*am[erikanischen]*〉[6] ***nordamerikanischen Staats und die*** 〈*Republi[ken]*〉[6] ***südamerikanischen Republiken***);[7] über diese Bedingungen, innerhalb deren dann die Individuen den Genuß der Zufälligkeit hatten. Dieses Recht, innerhalb gewisser Bedingungen ungestört der Zufälligkeit sich[8] erfreuen zu dürfen, nannte man bisher 〈politi[sche]〉[9] persönliche Freiheit.—— Diese Existenzbedingungen sind natürlich nur die jedesmaligen Produktionskräfte und Verkehrsformen. —— —— ——[10]

Der Kommunismus unterscheidet sich von allen bisherigen Bewegungen dadurch, daß er die Grundlage aller bisherigen Produktions- und Verkehrsverhältnisse umwälzt[11] und alle naturwüchsigen Voraussetzungen zum erstenmal 〈als〉[6] mit Bewußtsein als Geschöpfe der bisherigen 〈Individuen〉[12] Menschen behandelt, ihrer Naturwüchsigkeit entkleidet und der Macht der vereinigten 〈M[acht]〉[13] Individuen unterwirft. Seine Einrichtung〈en〉[6] ist 〈aber〉[14] daher wesentlich ökonomisch,[15] die materielle 〈Einrichtung〉 Herstellung der Bedingungen dieser Vereinigung;[16] sie macht die vorhandenen Bedingungen zu Bedingungen der Vereinigung. Das Bestehende,[3] was der Kommunismus schafft,[3] ist eben die wirkliche Basis zur Unmöglichmachung[17] alles von den Individuen unabhängig 〈und doch aus〉[18] Bestehenden,[19] sofern dies Bestehende dennoch nichts als ein Produkt des bisherigen Verkehrs der Individuen selbst ist. Die Kommunisten 〈verhalten sich〉 behandeln also praktisch die durch die bisherige Produktion und Verkehr erzeugten Bedingungen als unorganische, ohne indes sich einzubilden, es sei der Plan *oder die Bestimmung* der bisherigen Generationen gewesen, ihnen Material zu liefern, und ohne zu glauben, daß[20] diese Bedingungen für die sie schaffenden Individuen unorganisch waren.

1）此词前面的 2 个字母 be 部分破损。 2）梁版中有逗号。 3）M2 版中没有逗号。 4）梁版和 M2 版中没有后面的圆括弧。 5）M2 版中此处没有逗号。新德版给 *Contrat social* 标注了引号。另外，M2 版认为 *wie sie*……*wird* 是在最后插入的。插入的时期要比 4 行前面的加笔 *durch ihre notwendige*……*geworden war*，要迟。 6）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7）只有梁版中有分号。M2 版认为手稿中没有圆括弧，但是各版都标注为这种形式。另外，圆括弧内的插入要比上注 5）的 *wie sie*……*wird* 要迟。 8）M2 版认为在一开始，这个词在前面第三个词 ungestört 的前面。 9）阿版中没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在此依据梁版和 M2 版。 10）长的分割线。梁版、新德版和 M2 版都在此空行。 11）阿版和 M2 版有逗号。 12）M2 版认为 Individuen 是在前面插入 bisherigen 时被删除的。 13）M2 版认为此词刚被写了开头的第一个字母时，在 2 个词的前面插入了 Macht der，然后改成了现在的形式。 14）M2 版判读为〈eben〉。阿版中没有记载。在此依据梁版。 15）梁版中为分号。 16）梁版中有逗号。 17）M2 版认为此处的 2 个词是在写到后面第五个词 unabhängig 的时候插入的。 18）梁版将此删除语置于 Bestehenden，之后。M2 版中没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19）在阿版和 M2 版中，此词以小写字母开头。M2 版中没有逗号。 20）手稿有破损，daß 是推断出来的。另外，M2 版将后面第六个词判读为[schaff]enden。

{89}a＝{60}

[1]〈Das persönliche〉 Der Unterschied zwischen persönlichem Individuum und[2] zufälligem Individuum ist keine Begriffsunterscheidung,[3] sondern ein historisches Faktum. Diese Unterscheidung hat zu verschiedenen Zeiten einen verschiedenen Sinn, z. B. der Stand als etwas dem Individuum Zufälliges im 18. Jahrhundert, plus ou moins auch die Familie. Es ist eine Unterscheidung,[3] die nicht wir für jede Zeit zu machen haben, sondern die jede Zeit unter den verschiedenen Elementen, die sie vorfindet, selbst macht, und zwar nicht nach dem Begriff, sondern durch materielle Lebenskollisionen gezwungen. Was als zufällig der späteren Zeit im Gegensatz zur früheren erscheint, also auch unter den ihr von der früheren überkommenen Elementen, ist eine Verkehrsform, die einer bestimmten Entwicklung der Produktivkräfte entsprach. Das Verhältnis der Produktionskräfte zur Verkehrsform ist das Verhältnis der Verkehrsform zur 〈Selbstbetätigung〉 **Tätigkeit oder Betätigung**[4] der Individuen. (Die Grundform dieser 〈Selbstb〉 **Betätigung**[5] ist natürlich die materielle, von der alle andre geistige, politische, religiöse etc. abhängt. Die verschiedene Gestaltung des materiellen Lebens ist 〈abhän[gig]〉[6] natürlich jedesmal abhängig von den schon entwickelten Bedürfnissen, und 〈die Entwicklung〉[6] sowohl die Erzeugung 〈oder〉 *wie die* Befriedigung dieser Bedürfnisse ist selbst ein historischer Prozeß,[3] der sich bei keinem Schafe oder Hunde findet (*widerhaariges*[7] *Hauptargument Stirners* *adversus hominem*), obwohl Schafe und Hunde in ihrer jetzigen Gestalt allerdings, 〈Pr[odukte]〉[6] aber malgré eux, Produkte eines historischen Prozesses sind.) Die Bedingungen, unter denen die Individuen, solange der Widerspruch noch nicht eingetreten ist, miteinander verkehren, sind zu ihrer Individualität gehörige Bedingungen, nichts Äußerliches für sie, Bedingungen,[3] unter denen diese bestimmten, unter bestimmten 〈Bedingungen〉 *Verhältnissen* existierenden Individuen allein ihr materielles Leben[8] und was damit zusammenhängt,[9] produzieren können, sind also die Bedingungen ihrer Selbstbetätigung und werden von dieser Selbstbetätigung produziert. Die bestimmte Bedingung,[10] unter der sie produzieren, entspricht also, solange

1）阿版、新德版以及M2版都没有改行。只有梁版空行。 2）M2版认为当初是写成Das persönliche Individuum und，然后马上改成现在的形式。 3）M2版中没有逗号。 4）M2版认为马克思先是将Selbstbetätigung改成Betätigung，然后才改成现在的形式。 5）此词是马克思将恩格斯的底稿中的Selbstbetätigung修改而成的。另外，马克思在此处的右侧划了竖线。还有，M2版认为此行第二个词Die前面的园括弧以及下面第七行sind.后面的圆括弧是马克思加的。 6）只有M2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7）M2版认为此词是在最后插入的。 8）梁版中有逗号。另外，在此处高度的栏外有马克思的注释。梁版判读为**Produktion des Verkehrs selbst.**。阿版、新德版以及M2版判读为：**Produktion der Verkehrsform selbst.** 9）新德版中没有逗号。 10）阿版中没有逗号。

{89}b=〔61〕

der Widerspruch noch nicht eingetreten ist, ihrer wirklichen Bedingtheit, ihrem einseitigen Dasein, dessen Einseitigkeit sich erst durch den Eintritt des Widerspruchs zeigt und also nur für die Späteren existiert. Dann erscheint diese Bedingung als eine zufällige Fessel, und dann wird das Bewußtsein, daß sie eine Fessel sei, auch der früheren Zeit untergeschoben.——

[1]Diese verschiedenen Bedingungen, die zuerst als Bedingungen der Selbstbetätigung, später als Fesseln derselben erscheinen[2], bilden in der ganzen geschichtlichen Entwicklung eine zusammenhängende Reihe von Verkehrsformen, deren Zusammenhang darin besteht, daß an die Stelle der früheren, zur Fessel gewordenen Verkehrsform[3] eine neue, den entwickelteren[4] Produktivkräften ⟨entsprechende⟩[5] und damit der fortgeschrittenen Art der Selbstbetätigung der Individuen entsprechende gesetzt wird, die à son tour wieder zur Fessel und dann durch eine andre ersetzt wird. Da diese Bedingungen auf jeder Stufe der gleichzeitigen Entwicklung der Produktivkräfte entsprechen, so ist ihre Geschichte zugleich die Geschichte der sich entwickelnden und von jeder neuen Generation übernommenen Produktivkräfte und damit ⟨der⟩[5] ⟨eine⟩[5] die Geschichte der ⟨Kraftentwicklung⟩[5] Entwicklung der Kräfte ⟨dieser⟩[5] der Individuen selbst.

Da diese Entwicklung naturwüchsig vor sich geht, d. h. nicht einem Gesamtplan frei vereinigter Individuen subordiniert ist, so geht sie von verschiedenen Lokalitäten, ⟨Na〔tionen〕⟩[5] Stämmen, Nationen, Arbeitszweigen[6] etc. aus, deren jede anfangs sich unabhängig von den andern entwickelt und erst nach und nach mit den andern in Verbindung tritt ⟨, so geht sie⟩[5]. Sie geht ferner nur sehr[4] langsam vor sich ⟨und⟩[5]; [7] die verschiedenen Stufen ⟨werden⟩[5] und[8] Interessen werden nie vollständig überwunden, sondern nur dem siegenden Interesse untergeordnet und schleppen sich noch jahrhundertelang neben diesem[9] fort. *Hieraus folgt, daß selbst innerhalb einer Nation die Individuen,*[10] *auch abgesehen von ihren Vermögensverhältnissen,*[10] *ganz verschiedene Entwicklungen haben,*[11] *und daß ein früheres Interesse, dessen eigentümliche Verkehrsform* ⟨*längst*⟩[5] *schon durch die einem späteren angehörige verdrängt ist, noch lange im Besitz einer traditionellen Macht in der,*[12] ⟨*stets*⟩[5] *den Individuen gegenüber verselbständigten scheinbaren Gemeinschaft (Staat, Recht) bleibt, einer Macht, die in letzter Instanz nur durch eine Revolution zu brechen ist.* Hieraus erklärt sich auch, warum ⟨es scheinen ka〔nn〕⟩[5] in Beziehung auf einzelne Punkte,

1) 阿版没有改行。梁版在此空行。M2 版在前段文字后面划了横线。 2) 梁版以外的版本都将此词判读为过去形 erschienen。 3) 阿版和 M2 版中有逗号。 4) M2 版认为此词是增补的。 5) 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6) 梁版中有逗号。 7) 梁版中此处为逗号。 8) 在梁版中，此词为 der。 9) 梁版判读为 diesen。 10 只有梁版中有逗号。 11) 梁版中没有逗号。 12) 阿版和新德版中没有逗号。

{89}c=[62]

die eine allgemeinere Zusammenfassung erlauben, das Bewußtsein zuweilen weiter vorgerückt scheinen kann[1] als die gleichzeitigen empirischen Verhältnisse, so daß man in den Kämpfen einer späteren Epoche sich auf frühere Theoretiker als auf Autoritäten stützen kann.——

[2]Dagegen geht die Entwicklung in Ländern, die,[3] wie Nordamerika, 〈zu〉[4] in einer schon entwickelten[5] Geschichtsepoche von vorn anfangen,[3] sehr rasch vor sich. Solche Länder haben 〈und〉[4] keine andern naturwüchsigen Voraussetzungen 〈haben, als die〉[4] außer den Individuen,[3] 〈welche〉[4] die 〈sie bilden〉[6] sich dort ansiedeln[1] und die hierzu durch die ihren Bedürfnissen nicht entsprechenden Verkehrsformen der alten Länder veranlaßt wurden. Sie fangen also mit den fortgeschrittensten Individuen der alten Länder und daher mit der diesen Individuen entsprechenden entwickeltsten Verkehrsform 〈schon〉[4] an, noch ehe diese Verkehrsform in den alten Ländern sich durchsetzen kann. Dies ist der Fall mit allen Kolonien, sofern sie nicht bloße Militär- oder Handelsstationen sind. 〈Die〉[4] Karthago, die griechischen Kolonien〈,〉[4] und Island im 11. und 12. Jahrhundert 〈usw.〉[7] liefern Beispiele dazu. Ein ähnliches Verhältnis findet statt bei der Eroberung, wenn dem eroberten Lande die auf einem andern Boden entwickelte Verkehrsform fertig herübergebracht wird; während sie in ihrer Heimat noch mit 〈natur[wüchsigen]〉[4] Interessen und Verhältnissen aus 〈einer früheren Epoche〉[4] früheren Epochen behaftet war, kann und muß[8] sie hier vollständig und ohne Hindernis durchgesetzt werden, *schon um den Eroberern dauernde Macht zu sichern.* (England 〈nach der Erob[erung]〉[4] und Neapel nach der normännischen Eroberung, wo sie die 〈vollständi[gste]〉 vollendetste Form der feudalen Organisation erhielten.)——

[9]Dieser ganzen Geschichtsauffassung scheint das Faktum der Eroberung zu widersprechen. Man hat bisher die Gewalt, *den Krieg, Plünderung, Raubmord etc. etc.*,[10] zur treibenden Kraft der Geschichte gemacht. Wir können uns hier nur auf die Hauptpunkte beschränken und nehmen daher nur das 〈Beispiel〉[4] frappanteste[11] Beispiel, die Zerstörung einer alten 〈feud[alen]〉[12] Zivilisation durch ein barbarisches Volk[13] und die sich daran anknüpfende, von vorn anfangende Bildung einer neuen 〈, von vorn〉[14] Gliederung der Gesellschaft. (Rom und Barbaren, Feudalität und Gallien, Oströmisches[15] Reich und Türken.)

1）阿版和 M2 版中有逗号。 2）依据新德版在此改行。上一段的末尾为破折号。 3）M2 版中没有逗号。 4）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5）M2 版认为，前面第四个词〈zu〉→in 的修改是在写到此处时进行的。 6）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M2 版认为是在写到此处时，插入了 2 行前面的 sehr rasch……haben 这 7 个词，并将〈haben, als die〉改成了 außer den。因此，原来的文形是……anfangen und keine andern naturwüchsigen Voraussetzungen haben, als die Individuen 〈welche〉 die sie bilden。 7）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M2 版认为对原来形式 Die griechischen……的修改在此词被删除的过程中进行的。 8）M2 版认为 und muß 这 2 个词是增补的。 9）阿版和 M2 版认为马克思在此处用了〔，但是后面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另外，上一段末尾的横线种类不明。梁版和新德版在此空行，M2 版划了横线。 10）只有梁版中有逗号。 11）梁版和阿版判读为 frappante。 12）阿版中没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在此依据梁版和 M2 版。 13）M2 版中有逗号。 14）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M2 版认为前面的，von vorn anfangende 是在写到此处时被插入的。 15）此词在梁版以外的各版中都是以小写字母开头。

{89}d=[63]

Bei dem erobernden Barbarenvolke ist der Krieg selbst noch, wie schon oben angedeutet, eine regelmäßige Verkehrsform, die um so eifriger exploitiert wird, je mehr der Zuwachs der Bevölkerung bei der hergebrachten und für sie einzig möglichen[1] rohen Produktionsweise das Bedürfnis neuer Produktionsmittel schafft. In Italien dagegen war durch die Konzentration des Grundeigentums (*verursacht außer durch Aufkauf und Verschuldung*[2] *auch noch durch Erbschaft, indem bei der großen Liederlichkeit und den seltnen Heiraten die alten Geschlechter allmählich ausstarben und ihr Besitz Wenigen*[3] *zufiel*) *und Verwandlung desselben in Viehweiden* (*die außer durch die gewöhnlichen,*[4] *noch heute gültigen ökonomischen Ursachen,*[5] *durch die Einfuhr geraubten und Tributgetreides und den hieraus folgenden Mangel an Konsumenten für italisches Korn verursacht wurde*),[6] die freie Bevölkerung fast verschwunden, ⟨und⟩[7] die Sklaven selbst starben immer wieder aus und mußten stets durch neue ersetzt werden. Die Sklaverei blieb die Basis der gesamten Produktion. Die Plebejer, zwischen Freien und Sklaven stehend, brachten es nie über ein Lumpenproletariat hinaus. Überhaupt kam Rom nie über die Stadt hinaus und stand mit den Provinzen in einem fast nur politischen Zusammenhange, der natürlich auch wieder durch politische Ereignisse unterbrochen werden konnte.—— —— ——[8]

Es ist nichts gewöhnlicher als die Vorstellung, in der Geschichte sei es bisher nur auf das Nehmen angekommen. Die Barbaren nahmen[9] das römische Reich, und mit der Tatsache dieses Nehmens erklärt man den Übergang aus der alten Welt in die Feudalität. Bei dem Nehmen *durch Barbaren* kommt es aber darauf an, ob die Nation, die eingenommen wird, industrielle Produktivkräfte entwickelt hat, wie dies bei den modernen Völkern der Fall ist, oder ob ihre Produktivkräfte hauptsächlich bloß auf ihrer Vereinigung und ⟨ihrem Zusammenwirken, soweit dies möglich ist,⟩ dem Gemeinwesen beruhen.[10] ⟨Es⟩[7] Das Nehmen ist ferner bedingt durch den Gegenstand,[11] der genommen wird. Das *in Papier bestehende* Vermögen eines Bankiers[12] kann gar nicht genommen werden,[11] ohne daß der Nehmende sich den Produktions- und Verkehrsbedingungen des genommenen Landes unterwirft. Ebenso das gesamte industrielle Kapital eines modernen Industrielandes. Und endlich hat das Nehmen überall sehr bald ein Ende, und wenn nichts mehr zu nehmen ist, muß man anfangen zu produzieren. Aus dieser sehr bald eintretenden Notwendigkeit des Produzierens folgt,

1）M2 版认为从 und 到此处的 5 个词是增补的。 2）M2 版认为 *und Verschuldung* 是在后来增补的。 3）在梁版和新德版中，此词以小写字母开头。 4）阿版和 M2 版中没有逗号。 5）新德版中没有逗号。 6）新德版和 M2 版中没有逗号。 7）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8）长的分割线。梁版、新德版以及 M2 版空行。 9）除了 M2 版，其他各版都判读为现在式 nehmen。 10）梁版判读为：beruht. 阿版认为这是手稿的笔误。 11）M2 版中没有逗号。 12）梁版判读为：Rentiers

{90}a=[64]

daß die von den sich niederlassenden Eroberern angenommene Form des Gemeinwesens der Entwicklungsstufe der vorgefundenen Produktivkräfte entsprechen ⟨muß⟩[1], oder[2] wenn dies nicht ⟨der⟩[1] von vornherein der Fall ist, sich nach den Produktivkräften ändern muß. Hieraus erklärt sich auch das Faktum,[3] das man in der Zeit[4] nach der Völkerwanderung überall bemerkt haben will, daß nämlich der Knecht der Herr war[5] und die Eroberer von den ⟨romanisierten⟩ Eroberten Sprache, Bildung und Sitten sehr bald annahmen. ——[6] Die Feudalität wurde keineswegs aus Deutschland ⟨mitg[ebracht]⟩[1] fertig mitgebracht, sondern ⟨entstand⟩ sie hatte ihren Ursprung von Seiten der Eroberer ⟨erst durch die kriegerische⟩[7] in der kriegerischen Organisation des Heerwesens während der Eroberung selbst,[8] und diese entwickelte sich nach derselben durch die Einwirkung der in den eroberten Ländern vorgefundenen Produktivkräfte erst zur eigentlichen Feudalität. Wie sehr diese Form durch die Produktivkräfte bedingt war, zeigen die gescheiterten Versuche, andere[9] ⟨Formen⟩[1] aus altrömischen Reminiszenzen entspringende[9] Formen durchzusetzen (Karl d. Große[9] etc. etc.)——

Fortzufahren[9]—— —— ——

In der großen Industrie und Konkurrenz sind die sämtlichen Existenzbedingungen, *Bedingtheiten, Einseitigkeiten*[10] der Individuen zusammengeschmolzen in die beiden einfachsten Formen: Privateigentum und Arbeit. Mit dem Gelde ist ⟨die⟩[1] jede Verkehrsform und der Verkehr selbst *für die Individuen* als zufällig gesetzt. *Also liegt schon im Gelde, daß aller bisherige Verkehr nur Verkehr der Individuen unter bestimmten Bedingungen, nicht der Individuen als Individuen war. Diese Bedingungen sind auf zwei——akkumulierte Arbeit oder Privateigentum,*[11] *oder wirkliche Arbeit——reduziert. Hört*[12] *diese oder eine von ihnen auf, so stockt der Verkehr. Die modernen Ökonomen selbst, z. B. Sismondi, Cherbuliez*[9] *etc.,*[8] *stellen die association des individus der association des capitaux entgegen.* Andererseits sind die Individuen selbst vollständig unter die Teilung der Arbeit subsumiert und dadurch in die vollständigste Abhängigkeit voneinander gebracht. Das Privateigentum, soweit es, innerhalb der Arbeit, der Arbeit gegenübertritt, ⟨zeigt sich als[13] Notwendigkeit⟩ entwickelt sich aus der Notwendigkeit der Akkumulation,[14] ⟨die⟩[1] und hat im Anfange immer noch mehr die Form des Gemeinwesens ⟨hat⟩[1], nähert sich aber ⟨allmählich⟩[1] in der weiteren Entwicklung ⟨aber⟩[1] immer mehr der modernen Form des Privateigentums ⟨sich nähert.⟩[15]. Durch die Teilung der Arbeit ist schon von vornherein die Teilung auch der Arbeitsbedingungen,[16] *Werkzeuge und Materialien* gegeben[17] *und damit die Zersplitterung des akkumulierten Kapitals an verschiedene Eigentümer,*[11] *und damit die Zersplitterung zwischen Kapital und Arbeit, und die verschiedenen Formen des Eigentums selbst.* Je mehr sich die Teilung der Arbeit aus-

1）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2）新德版中有逗号。 3）M2 版中没有逗号。 4）M2 版认为 in der Zeit 这 3 个词是增补的。 5）除了梁版，其他版本在此都有逗号。 6）新德版在此改行。 7）M2 版认为原来的行文是：entstand von Seiten der Eroberer erst durch die kriegerische…… 经过删改后才成了现在的样子，也就是说，将⟨entstand⟩删除后，插入 sie hatte ihren Ursprung，然后再删除⟨erst……⟩，加上 in der kriegerischen。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删除句⟨erst……⟩的记载。另外，M2 版还认为删改处的栏外有⟨Person⟩这一删除语。 8）梁版中有逗号。 9）这恐怕是备忘录，而不是属于正文的内容。另外，此词在阿版和 M2 版中以小写字母开头。梁版、新德版和 M2 版在后面长的分割线的位置空行。 10）依据阿版，将此处的 2 个词视为增补。不过，M2 版作为栏外注释加以处理。 11）梁版中没有逗号。 12）M2 版判读为 *Hören*。 13）在 M2 版中，als 之后有 die。 14）梁版和新德版中没有逗号。☞（下转第 311 页）

☞（上接第 310 页） 15）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M2 版认为删改的时期无法确定，不过其原来的形式是：die im Anfange immer noch mehr die Form des Gemeinwesens hat，〈allmählich〉 in der weitere Entwicklung aber immer mehr der modernen Form des Privateigentums sich nähert 16）阿版认为此词全部被强调了。另外，M2 版中没有逗号。 17）M2 版的异文详情中有逗号。

{90}b=[65}

bildet und je mehr die Akkumulation wächst, desto schärfer bildet sich auch diese Zersplitterung aus. Die Arbeit selbst kann nur bestehen unter der Voraussetzung dieser Zersplitterung.—— —— ——[1]

(Persönliche Energie der <Nationen>[2] Individuen einzelner Nationen—— Deutsche und Amerikaner——Energie schon durch Rassenkreuzung——daher die Deutschen kretinmäßig——in Frankreich, England[3] etc. fremde Völker auf einen schon entwickelten, in Amerika auf einen ganz neuen Boden verpflanzt, in Deutschland die naturwüchsige Bevölkerung ruhig sitzen geblieben.)—— —— ——[1]

Es zeigen sich hier also[4] zwei Fakta. Erstens erscheinen die Produktivkräfte als ganz unabhängig und losgerissen von den Individuen, als eine eigene Welt neben den Individuen, was darin seinen Grund hat, daß die Individuen, deren Kräfte sie sind, zersplittert und im Gegensatz gegeneinander existieren, während diese Kräfte andererseits nur im Verkehr und Zusammenhang dieser Individuen wirkliche Kräfte sind. Also auf der einen Seite eine Totalität von Produktivkräften, die gleichsam eine sachliche Gestalt angenommen haben und für die Individuen selbst nicht mehr die Kräfte der Individuen, sondern des Privateigentums, und daher der Individuen nur,[5] insofern sie Privateigentümer sind. In keiner früheren Periode hatten <diese>[6] die Produktivkräfte diese gleichgültige Gestalt für den Verkehr der Individuen als Individuen angenommen, weil ihr Verkehr selbst noch ein bornierter war. Auf der andern Seite <stehen diesen los[gerissenen]>[6] steht diesen Produktivkräften die Majorität der Individuen gegenüber, von denen diese Kräfte losgerissen sind und die daher,[7] alles wirklichen Lebensinhalts beraubt, abstrakte Individuen geworden sind, die aber dadurch erst in den Stand gesetzt werden, als Individuen miteinander in Verbindung zu treten.

[8]Der einzige Zusammenhang, in dem sie noch mit den Produktivkräften und mit ihrer eignen Existenz stehen, die Arbeit, hat bei ihnen allen Schein der Selbstbetätigung verloren und erhält ihr

1）长的分割线。梁版、新德版以及 M2 版在此空行。 2）只有梁版和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3）梁版中有逗号。 4）在梁版中的语顺为 also hier。另外，恩格斯在栏外写有 *Sismondi*。 5）阿版和 M2 版中没有逗号。 6）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7）在梁版以外的版本中都没有逗号。 8）梁版和 M2 版没有改行。

{90}c = [66]

Leben nur, indem sie es verkümmert. Während in den früheren Perioden Selbstbetätigung und Erzeugung des materiellen Lebens dadurch getrennt waren, daß sie an verschiedene Personen fielen[1] und die Erzeugung des materiellen Lebens wegen der Borniertheit der Individuen selbst noch ⟨für⟩[2] als eine untergeordnete[3] Art der Selbstbetätigung galt, fallen sie jetzt so auseinander, daß ⟨die Selbstbetätigung⟩[2] überhaupt das materielle Leben als[4] Zweck, die Erzeugung dieses materiellen Lebens, die Arbeit (*welche die jetzt einzig mögliche,*[6] *aber wie wir sehen, negative Form der Selbstbetätigung ist*), als Mittel erscheint.

Es ist also jetzt soweit gekommen, daß die ⟨zu einer Totalität entwickelten und mit einem universellen Verkehr zusammenhängenden Produktivkräfte gar nicht mehr ⟨angee[ignet]⟩[2] von den Individuen angeeignet werden können.⟩ Individuen sich die vorhandene Totalität von Produktivkräften aneignen müssen, ⟨sowohl⟩[2] nicht nur[1] um zu ihrer Selbstbetätigung zu kommen[7], sondern schon überhaupt,[8] um ihre Existenz sicherzustellen. Diese Aneignung ist zuerst bedingt durch ⟨die⟩[2] den anzueignenden[9] Gegenstand——die zu einer Totalität entwickelten und nur innerhalb eines universellen Verkehrs existierenden Produktivkräfte. Diese Aneignung muß also schon von dieser Seite her einen den Produktivkräften und dem Verkehr entsprechenden universellen Charakter haben. ⟨Sie ist ferner bedingt durch die Individuen,[5] die diese⟩ Die Aneignung dieser Kräfte ist selbst weiter nichts als die Entwicklung der den materiellen Produktionsinstrumenten entsprechenden individuellen Fähigkeiten. Die Aneignung einer Totalität von Produktionsinstrumenten ⟨setzt⟩[10] ist schon deshalb ⟨eine⟩[2] die Entwicklung einer Totalität von Fähigkeiten in den Individuen selbst. Diese Aneignung ist ferner bedingt durch die aneignenden Individuen. Nur die von aller Selbstbetätigung *vollständig* ausgeschlossenen Proletarier der Gegenwart sind imstande, ihre vollständige, nicht mehr bornierte Selbstbetätigung, die in der Aneignung einer Totalität von Produktivkräften und der damit gesetzten Entwicklung einer Totalität von Fähigkeiten besteht, durchzusetzen. Alle früheren revolutionären Aneignungen waren borniert;[11] Individuen, deren Selbstbetätigung durch ein beschränktes Produktionsinstrument und einen beschränkten Verkehr borniert war, eigneten sich dies ⟨born[ierte]⟩[2] beschränkte Produktions-

1）梁版中有逗号。 2）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3）M2 版认为此词是增补的。 4）M2 版认为最初的形式为 materielles Leben und，是在写到此处时改为 das materielle Leben als，然后在这些词的前面插入 die Selbstbetätigung，再马上将之改成 überhaupt，才成了现在的形式。尽管删改的时期难以确定，不过很有可能是在当初撰写的时候。 5）M2 版中没有逗号。 6）M2 版中没有逗号。梁版在 *aber* 的后面也有逗号。M2 版认为从 *aber* 到 *negative* 这 5 个词是在最后增补的。另外，M2 版判读为过去形 *sahen*。 7）M2 版认为在写到此处时，在第六个词的前面写下了〈sowohl〉，然后再改成现在的形式。 8）阿版和新德版中没有逗号。 9）M2 版认为前面的〈die〉→den 的修改是在写到此处时进行的。 10）依据梁版和 M2 版。阿版中没有记载。 11）在梁版以外的版本中为逗号。

{90}d=[67]

instrument an[1] und brachten es daher nur zu einer neuen Beschränktheit. Ihr Produktionsinstrument wurde ihr Eigentum, aber sie selbst blieben unter die[2] Teilung der Arbeit und unter ihr eignes Produktionsinstrument subsumiert. Bei allen bisherigen Aneignungen blieb[3] eine Masse von Individuen unter ein einziges Produktionsinstrument subsumiert; bei der Aneignung der Proletarier müssen eine Masse von Produktionsinstrumenten unter jedes Individuum ***und das Eigentum unter alle*** subsumiert werden. Der 〈Ver[kehr]〉[4] moderne universelle Verkehr kann gar[5] nicht anders unter die Individuen subsumiert werden,[6] als dadurch,[7] daß er unter alle subsumiert wird.——

[8]Die Aneignung ist ferner bedingt durch die Art und Weise,[7] wie sie vollzogen werden muß. 〈Diese〉[4] Sie kann nur vollzogen werden durch eine Vereinigung, die durch den 〈universel[len]〉[9] Charakter des Proletariats selbst wieder nur eine universelle sein kann, und durch eine Revolution, in der einerseits 〈um〉[4] die Macht der bisherigen Produktions- und Verkehrsweise und gesellschaftlichen Gliederung 〈Produktions〉[4] 〈zu stürz[en]〉[4] gestürzt wird[10] und andererseits der universelle Charakter und die zur Durchführung der Aneignung nötige Energie des Proletariats sich entwickelt, ferner das Proletariat alles abstreift,[7] was ihm noch aus 〈der〉[4] seiner bisherigen Gesellschaftsstellung geblieben ist.

Erst auf dieser Stufe fällt die Selbstbetätigung mit dem materiellen Leben zusammen, was der Entwicklung der Individuen zu totalen Individuen und der Abstreifung aller Naturwüchsigkeit entspricht,[11] und dann entspricht sich die Verwandlung der Arbeit in Selbstbetätigung und die Verwandlung des bisherigen bedingten Verkehrs in den Verkehr der Individuen als solcher. Mit der Aneignung der totalen Produktivkräfte durch die vereinigten Individuen hört das Privateigentum auf. Während in der bisherigen Geschichte immer eine besondere Bedingung als zufällig erschien, ist jetzt die Absonderung der Individuen selbst, der besondere Privaterwerb eines jeden selbst[12] zufällig geworden.

Die Individuen, die nicht mehr

1）阿版和 M2 版中有逗号。 2）只有梁版判读为 der。 3）M2 版判读为 blieben。 4）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5）梁版中没有 gar 这个词。M2 版认为被删除了。 6）梁版中没有逗号。 7）M2 版中没有逗号。 8）阿版和 M2 版没有改行。前一段的末尾是破折号(?)。 9）只有梁版和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10）M2 版认为此处的最初形式为 einerseits um die Macht der bisherigen gesellschaftlichen Gliederung Produktions。在写到此处时，插入了 Produktions- und Verkehrsweise und 这 4 个词。在打算将 Produktions 改为 zu stürz[en]的时候，在开头部分插入 in der 并将〈um〉删除，将末尾改为 gestürzt wird。 11）在阿版和 M2 版中为分号。 12）在梁版中有逗号。

{9Ⅱ}a=〔68〕

unter die Teilung der Arbeit subsumiert werden, haben die Philosophen sich als Ideal unter dem Namen:[1] „der Mensch" vorgestellt,[2] und den ganzen, von uns entwickelten Prozeß als den Entwicklungsprozeß „des Menschen" gefaßt, so daß den bisherigen Individuen auf jeder geschichtlichen Stufe „der Mensch" untergeschoben und als die treibende Kraft der Geschichte dargestellt wurde. Der ganze Prozeß wurde so als Selbstentfremdungsprozeß „des Menschen" gefaßt,[3] und dies kommt wesentlich daher, daß das Durchschnittsindividuum der späteren Stufe immer der früheren,[4] und das spätere Bewußtsein den früheren Individuen untergeschoben[5]. Durch diese Umkehrung, die von vornherein von den wirklichen Bedingungen abstrahiert, war es möglich,[6] die ganze Geschichte in einen Entwicklungsprozeß des Bewußtseins zu verwande[l]n.—— —— ——[7]

Di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umfaßt den gesamten materiellen Verkehr der Individuen innerhalb einer bestimmten Entwicklungsstufe der Produktivkräfte. Sie umfaßt das gesamte kommerzielle und industrielle Leben einer Stufe und geht insofern über den Staat und die Nation hinaus, obwohl sie andrerseits wieder nach außen hin als Nationalität sich geltend machen[8], nach innen als Staat sich gliedern muß. Das Wort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9] kam auf im achtzehnten Jahrhundert,[8] als die Eigentumsverhältnisse bereits aus dem antiken und mittelalterlichen Gemeinwesen sich herausgearbeitet hatten. Di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als solche entwickelt sich erst mit der Bourgeoisie; die unmittelbar 〈auf〉[10] aus der Produktion und dem Verkehr sich entwickelnde gesellschaftliche Organisation, die zu allen Zeiten die Basis des Staats und der sonstigen idealistischen Superstruktur bildet, 〈kann indes ebensogut mit diesem Namen bezeichnet werden〉 ist indes fortwährend mit demselben Namen bezeichnet worden.—— —— ——[7]

Verhältnis von Staat und Recht zum Eigentum

Die erste Form des Eigentums ist sowohl in der antiken Welt wie im Mittelalter das Stammeigentum, bedingt bei den 〈Al[ten]〉[10] Römern hauptsächlich durch den Krieg, bei den

1) 新德版中没有冒号。 2) 梁版中没有逗号。 3) M2 版中没有逗号。 4) 只有梁版中有逗号。 5) 新德版判读为 unterschoben [wurde]。另外，马克思在此处的右侧划了竖线，并写下了注释 **Selbstentfremdung**。 6) 在阿版和 M2 版中，此处没有逗号。 7) 长的分割线。梁版和新德版空行，M2 版只划了横线。 8) M2 版认为这 3 个词是在写到后面第五个词 sich 的时候插入的。另外，阿版将这 3 个词记载为增补。 9) 在梁版中，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被引号引起来了。 10) 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9Ⅱ}b=〔69〕

Germanen durch die Viehzucht. ***Bei den antiken Völkern*** ⟨(*bes. Rom und Sparta*)[1]⟩ ***erscheint, weil in einer Stadt mehrere Stämme zusammenwohnen, das Stammeigentum als Staatseigentum,***[2] ***und das Recht des einzelnen daran als bloße Possessio, die sich indes, wie das Stammeigentum überhaupt, nur auf das Grundeigentum beschränkt. Das eigentliche Privateigentum fängt bei den alten***[3] ***wie bei den modernen Völkern,***[4] ***mit dem Mobiliareigentum an.***——(***Sklaverei***[5] ***und Gemeinwesen***[6]) (***dominium ex jure Quiritum***).[7] Bei den aus dem Mittelalter hervorgehenden Völkern entwickelt ⟨es⟩[8] sich das Stammeigentum so[9] durch verschiedene Stufen——feudales Grundeigentum, korporatives Mobiliareigentum, Manufakturkapital——bis zum modernen, durch die große Industrie und universelle Konkurrenz bedingten Kapital, dem reinen Privateigentum, das allen Schein des Gemeinwesens abgestreift und ⟨den Einflu〔ß〕⟩[10] ⟨die⟩[8] alle Einwirkung des Staats auf die Entwicklung des Eigentums ausgeschlossen hat. Diesem modernen Privateigentum entspricht der moderne Staat, der durch die Steuern allmählich von den Privateigentümern an sich gekauft, durch das Staatsschuldenwesen ihnen vollständig verfallen ⟨ist⟩[8] und dessen ⟨materielle⟩[10] Existenz in dem Steigen und Fallen der Staatspapiere auf der Börse gänzlich von dem kommerziellen Kredit abhängig geworden ist, den ihm die Privateigentümer, die Bourgeois,[11] geben. [12]Die Bourgeoisie ⟨war⟩[8] ist schon, weil sie eine Klasse,[13] nicht mehr ein Stand ist, dazu gezwungen, sich national, nicht mehr lokal zu organisieren,[2] und ihrem Durchschnittsinteresse eine allgemeine Form zu geben. Durch die Emanzipation des Privateigentums vom Gemeinwesen ist der Staat zu einer besonderen Existenz neben und außer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geworden; er ist aber weiter nichts[14] als die Form der Organisation,[11] welche sich die Bourgeois sowohl nach außen[15] als nach innen hin,[2] zu⟨m⟩[8]r ⟨gemeinschaft〔lichen〕⟩[10] gegenseitigen Garantie ihres Eigentums und ihrer Interessen *notwendig* geben. Die Selbständigkeit des Staats kommt heutzutage nur noch in solchen Ländern vor, wo die Stände sich nicht vollständig zu Klassen entwickelt haben, wo die in den fortgeschritteneren Ländern ⟨überwundenen⟩ ***beseitigten*** Stände noch eine Rolle spielen und ein Gemisch existiert, in ⟨dem⟩[8] denen daher kein Teil der Bevölkerung es zur Herrschaft über die übrigen bringen kann. Dies ist ⟨nur⟩ namentlich in Deutschland der Fall. Das vollendetste Beispiel des modernen Staats ist Nord-[16]

1）梁版中没有圆括弧。 2）新德版中没有逗号。 3）阿版和新德版判读为 *den Alten, wie*。在 M2 版中，*Alten* 的后面没有逗号。 4）梁版中没有逗号。 5）梁版判读为 *Sklaven*。 6）此处的 3 个词是在最后增补的。不过，M2 版认为只有后面的 2 个词才是增补的。 7）M2 版中没有句号。 8）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另外，根据 M2 版的标记，无法确定删改的时间。 9）梁版和 M2 版中没有 so 这个词。 10）依据梁版和 M2 版。阿版中没有记载。 11）M2 版中没有逗号。 12）M2 版认为 Die Bourgeoisie……From zu geben. 原来是接在 Durch die Emanzipation……notwendig geben. 的后面。 13）在梁版中，nicht 的前面有 und。 14）M2 版中有逗号。 15）阿版中有逗号。 16）M2 版将持续到{91}c=[70]的这个词中的 Norda 部分排印在本页中。

{9Ⅱ}c=(70)

amerika. Die neueren französischen,[1] englischen und amerikanischen[2] Schriftsteller sprechen sich ⟨auch⟩[3] alle dahin aus, daß der Staat nur um des Privateigentums willen existiere, so daß dies auch in das gewöhnliche[4] Bewußtsein übergegangen ist.

Da der Staat die Form ist, in welcher die Individuen einer herrschenden Klasse ihre gemeinsamen Interessen geltend machen ***und die ganz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einer Epoche sich zusammenfaßt***, so folgt,[1] daß ⟨alles Gemeinsame der⟩[5] alle gemeinsamen Institutionen durch den Staat vermittelt ⟨in politischer Form⟩[5] werden, eine politische Form[6] erhalten. Daher die Illusion, als ob das Gesetz auf dem Willen,[7] und zwar auf dem von seiner realen Basis losgerissenen,[1] dem freien Willen beruhe. Ebenso wird das Recht dann wieder auf das Gesetz reduziert.

Das Privatrecht entwickelt sich zu gleicher Zeit mit dem Privateigentum aus der Auflösung des naturwüchsigen Gemeinwesens. Bei den Römern blieb die Entwicklung des ⟨Privatrechts⟩[5] Privateigentums und Privatrechts ohne weitere ***industrielle und kommerzielle*** Folgen, weil ihre ganze Produktionsweise dieselbe blieb[8] ⟨und diese Entwicklung nicht ⟨von einer Entwicklung⟩ durch eine Ausdehnung[9] der Industrie und des Handels herbeigeführt wurde⟩. Bei den modernen Völkern, wo das feudale Gemeinwesen durch die Industrie und den Handel aufgelöst wurde, begann mit ⟨der Entwicklung⟩ dem Entstehen des Privateigentums und Privatrechts eine neue Phase, die einer weiteren Entwicklung fähig war. Gleich die erste Stadt, die ⟨sich⟩[5] im Mittelalter einen ausgedehnten Seehandel ⟨bildete⟩[5] führte, Amalfi, bildete auch das Seerecht aus. Sobald, zuerst in Italien und später in anderen Ländern, die Industrie und der Handel das Privateigentum weiter entwickelten, wurde gleich das ausgebildete römische Privatrecht wieder aufgenommen und zur Autorität erhoben. Als später die Bourgeoisie soviel Macht erlangt hatte, daß die Fürsten sich ihrer Interessen annahmen,[1] um vermittelst der Bourgeoisie den Feudaladel zu stürzen, begann in allen Ländern——[10] in Frankreich im 16. Jahrhundert——[11] die eigentliche Entwicklung des Rechts, die in allen

1）M2 版中没有逗号。 2）梁版判读为 nordamerikanischen。 3）依据梁版和 M2 版，阿版中没有记载。 4）梁版判读为 persönliche。 5）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6）M2 版认为此处最初的形式是 alles Gemeinsame der Institutionen durch den Staat vermittelt in politischer Form，在写到此处时才删改为现在的形式。 7）阿版和 M2 版中没有逗号。 8）恩格斯在此处高度的栏外写下了（*Wucher*!）。 9）阿版判读为……《von einer》durch eine《Entwicklung》Ausdehnung……。在此依据梁版和 M2 版。 10）梁版和 M2 版以逗号取代——。 11）梁版以逗号取代——。

{91}d=[71]

Ländern, ausgenommen England, auf der Basis des römischen Kodex vor sich ging. Auch in England mußten römische Rechtsgrundsätze zur weiteren Ausbildung des Privatrechts (besonders beim Mobiliareigentum) hereingenommen werden.——(Nicht zu vergessen,[1] daß das Recht ebensowenig eine eigene Geschichte hat,[2] wie die Religion.[)][3]

Im Privatrecht werden die bestehenden Eigentumsverhältnisse als Resultate des allgemeinen Willens ausgesprochen. Das jus utendi et abutendi selbst spricht einerseits die Tatsache aus, daß das Privateigentum vom Gemeinwesen durchaus unabhängig geworden ist, und andererseits die Illusion, als ob das Privateigentum selbst auf dem bloßen 〈Willen〉 〈unumschr[änkten]〉[4] *Privat*-Willen, ***der willkürlichen Disposition über die Sache,***[2] beruhe. In der Praxis hat das abuti sehr bestimmte ökonomische Grenzen für den Privateigentümer, 〈solange〉[5] wenn er nicht sein Eigentum und damit sein jus abutendi[6] in andre Hände übergehen sehen will, da überhaupt die Sache, bloß in Beziehung auf seinen Willen betrachtet, gar keine Sache ist, sondern erst im Verkehr,[7] ***und unabhängig vom Recht,***[2] zu einer Sache 〈wird〉,[1] zu wirklichem Eigentum wird.[8] (Ein Verhältnis, was die Philosophen eine Idee nennen.) **(Verhältnis für die Philosophen=Idee. Sie kennen bloß das Verhältnis „des Menschen" zu sich selbst,[9] und darum werden alle wirklichen Verhältnisse ihnen zu Ideen).**[10]——Diese juristische Illusion, die das Recht auf den bloßen Willen reduziert, führt in der weiteren Entwicklung der Eigentumsverhältnisse[11] notwendig dahin, daß jemand einen juristischen Titel auf eine Sache haben kann,[1] ohne die Sache wirklich zu haben.[12] Wird z. B. durch die Konkurrenz die 〈Grundrente〉 Rente eines Grundstückes beseitigt, so hat der Eigentümer desselben zwar seinen juristischen Titel daran, 〈aber〉[5] samt dem jus utendi et abutendi. Aber[13] er kann nichts damit anfangen, 〈sein Eigentum nutzt ihm zu nichts〉 er besitzt nichts als Grundeigentümer, falls er nicht sonst noch Kapital genug besitzt, um 〈den〉 seinen Boden zu bebauen. Aus derselben Illusion der Juristen erklärt es sich, daß 〈alle Verhältnisse[14], in 《die》 ***welche*** Individuen untereinander treten, ***z. B. Verträge,*** 〈***und daß der Inhalt der Verträ[ge]***〉 dem Juristen für ganz ***zufällige*** willkürliche Verhältnisse[15] ***gelten,***〉 ***es für sie und für jeden Kodex***[16] ***überhaupt zufällig ist, daß Individuen in Verhältnisse untereinander treten,***[17] ***z. B. Verträge,***[18] ***und daß ihm diese Verhältnisse für solche gelten,*** die man nach Belieben eingehen oder nicht eingehen[19]

1) M2版中没有逗号。 2) 只有梁版中有逗号。 3) M2版指出，在手稿中没有右圆括弧。另外，阿版和新德版中没有上一行的——。 4) 阿版中没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在此依据梁版和M2版。M2版认为在〈Willen〉的前面先是写下了〈unumschr[änkten]〉，然后改为*Privatwillen*。M2认为认为der……Sache这6个词是增补的。 5) 只有M2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6) M2版中有逗号。 7) 新德版中没有逗号。 8) 梁版以外的版本判读为……wird(ein……)。 9) 阿版和M2版中没有逗号。 10) 马克思的栏外加笔没有指定插入位置(圆括弧是编辑者标注的Vgl. R. S. 300, F. N.)。梁版以外的版本都作为脚注或者边注加以处理。另外，新德版和M2版中没有后面的——。 11) M2版认为从in der到此处的6个词是增补的。 12) 在此文开头处高度的栏外，有马克思的注释。梁版判读为**Der Willen als Wille wirklicher etc.**。阿版和新德版判读为**D. Willen über d. Willen wirkliche etc.**。(不过，新德版没有强调**wirkliche**)。M2版判读为**Den Willen aber der Wille wirkliche etc.**。 13) 在梁版中为aber。 14) 阿版以外的版本都没有强调。另外，M2版中没有逗号。 15) 在原来的行文中，下面紧接die man nach……。 16) 阿版和M2版认为这4个词是在最后增补的。 17) 梁版中没有逗号。 18) 梁版判读为(*z. B. Verträge*,)。 19) 此处的文章是在对〈 〉中内容进行删改的基础上写成的。阿版的判读是：〈alle Verhältnisse, in《die》*welche* Individuen untereinander treten, für den Juristen für ganz《zufällige》willkürliche Verhältnisse〉 es für sie *und für jeden Kodex* überhaupt zufällig ist, daß individuen in Verhältnisse untereinander treten, *z. B. Verträge*, 〈*und daß der Inhalt der Verträ*[*ge*]〉 und daß ihm diese Verhältnisse *für solche gelten*, 〈*die er*〉 die man nach Belieben eingehen oder nicht eingehen

{92}a＝[72]

[kann][1],[2] ⟨die also⟩ *und deren Inhalt* ganz[3] auf der individuellen [Will][1]kür der Kontrahenten [ber][1]uh⟨en⟩[4]*t.*[5]

[6]So oft sich durch die Entwick[lung][1] der Industrie und des Handels neue Verkehrsformen gebildet haben, z. B. Assekuranz-etc. -Kompanien[7], war das Recht jedesmal genötigt, sie unter die Eigentumserwerbsarten aufzunehmen.[8]

Einfluß der Teilung der Arbeit auf die Wissenschaft.[9]

Was bei dem[10] Staat, Recht, Moral etc. die[11] Repression.

[Im][1] Gesetz müssen die Bourgeois sich einen allgemeinen Audsdruck geben müssen,[12] eben weil sie als Klasse herrschen.[13]

Naturwissenschaft und Geschichte.

Es[14] gibt[14] keine Geschichte der Politik, des Rechts, der Wissenschaft[15] etc.,[16] der Kunst, der Religion[15] etc.[17]——

Warum die Ideologen alles auf den Kopf stellen.

Religiösen, Juristen, Politiker.

Juristen, Politiker (Staatsleute überhaupt), [16]Moralisten, Religiöse.

[18]Für diese ideologische[14] Unterabteilung in einer Klasse, 1.[19] Verselbständigung des Geschäfts durch die Teilung der Arbeit;[20] jeder hält sein Handwerk für das Wahre.[21] ⟨2. kommt hinzu, daß diese Kerls⟩ Über den Zusammenhang, worin ihr Handwerk mit der Wirklichkeit steht, machen sie sich um so notwendiger Illusionen, da dies schon durch die Natur des Handwerks selbst bedingt wird. Die Verhältnisse werden in der ⟨Wirklichkeit⟩ Jurisprudenz, Politik[15] etc.——[22] im Bewußtsein zu Begriffen; da sie nicht über diese Verhältnisse [hin]aus sind, sind auch die Begriffe derselben in ihrem Kopf fixe Begriffe;[23] der Richter z. B. wendet den Code an, ihm gilt daher die Gesetzgebung für ⟨die wahre Bestimmung⟩[24] den wahren[15] aktiven Treiber. Respekt vor ihrer Ware;[23] da ihr Geschäft es mit Allgemeinem zu tun hat.

Idee des Rechts. Idee des Staats. Im gewöhnlichen Bewußtsein ist die Sache auf den Kopf gestellt.——

Religion ist von vornherein das Bewußtsein[25] der[25] Transzendenz[, das][26] hervorgeht aus den[14] wirklichen Mächten.[27]

Dies[28] populärer.[29]——[30]

Tradition, für Recht, Religion etc.

1）手稿此处有破损，但各版都这样判读。 2）只有 M2 中有逗号。 3）梁版认为此词被删除了。 4）只有M2 版中有关于此处删改的记载。 5）对于到此处的与前页相连接的这一段文章，梁版与阿版的判读不一致。阿版的判读为（我们的文本依据的是 M2 版）：Aus derselben Illusion der Juristen erklärt es sich, daβ alle Verhältnisse, in die Individuen untereinander treten, für die Individuen für ganz willkürliche Verhältnisse, für solche gelten, die man nach Belieben eingehen oder nicht eingehen kann, die also ganz auf der individuellen Willkür der Kontrahenten beruhen. 6）只有新德版在此改行。不过，在阿版和 M2 版中 so 的前面有——。 7）梁版和 M2 版判读为 Assekuranz etc. Kompanien。阿版判读为 Assekuranz-etc. Kompanien。 8）手稿到此结束。下面是马克思的备忘录（?）。 9）梁版判读为 **Wissenschaften**。 10）对于此词，各版的判读不一：阿版为 **den**，梁版为 **d[em]**，M2 版为 **d.**。 11）梁版以等号取代 **die**。 12）梁版判读为[**zu**]**geben wissen**。M2 版认为 **müssen** 是忘了删除。 13）梁版在这个句子的前面空一行，并在此处的后面改行，然后插入注 17）中的句子。 14）M2 版认为此词是增补的。 15）梁版中有逗号。 16）M2 版中没有逗号。 17）马克思在此高度的栏外写有以下内容：**Dem„ Gemeinwesen", wie es im antiken Staat, dem Feudalwesen, der absoluten Monarchie erscheint, diesem Bang entsprechen** ☞ （下转第 327 页）

☞（上接第 326 页）**namentlich die〈kath[olische Religion]〉 religeiösen Vorstellungen.** 不过，梁版中，**Gemeinwesen** 没有被引号引起来。 18）梁版没有改行。不过，在前一行的 Juristen 以及 Religiösen 的前面空行。 19）梁版中没有，M2 版认为 1. 是在插入后被删除的，而且 2. 也是在被插入到 jeder 的前面后被删除的。 20）梁版中有逗号。 21）梁版判读为 **Wahre**。 22）梁版中没有——。另外，M2 版判读为〈etc. zu〉。 23）梁版和 M2 版中有逗号。 24）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25）M2 版对此词也加以强调。 26）依据阿版和新德版。梁版和 M2 版中为逗号。 27）梁版判读为 **dem……Wissen.**。阿版和新德版判读为 dem……**Müssen**。在此依据 M2 版。 28）梁版判读为 Das 没有改行。 29）梁版和 M2 版中没有句号。 30）在梁版中为点划线。阿版在此处以及两行前面空了一行。

{92}b[☆]

Die Individuen sind immer von sich ausgegangen, gehen immer von sich aus. 〈Wie kommt es, daß sie unter〉 Ihre Verhältnisse sind Verhältnisse ihres wirklichen Lebensprozesses. Woher kommt es, daß ihre Verhältnisse sich gegen sie verselbständigen?[1] daß die 〈v[on] ihnen〉[2] Mächte[3] ihres eignen Lebens 〈als Mächte〉[4] übermächtig gegen sie werden[5]?

Mit einem Wort: die[6] Teilung der Arbeit 〈. Naturwüchsige〉, deren Stufe[7] von der jedesmal entwickelten Produktivkraft abhängt.[8]

Grundeigentum.[9] Gemeindeeigentum.[10] feudales.[9] modernes.
Ständisches Eigentum.[9] Manufaktureigentum.[9] industrielles Kapital.

I.[11]
Feuerbach
Gegensatz von materialistischer und idealistischer Anschauung.

☆）此页没有马克思标注的页码。

1）梁版以逗号取代问号。 2）只有阿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3）梁版判读为单数 Macht。M2 版认为在手稿中被误记为单数形。 4）梁版判读为〈als Macht〉。 5）梁版判读为 wird。 6）在 M2 版中以大写字母开头。 7）在梁版中，deren Stufe 处被标记为[……]，并被推断为 inwiefern。 8）梁版和 M2 版没有空行。 9）梁版中有逗号。 10）阿版将 Gemeindeeigentum 移到上一行。M2 版认为此词是增补的。另外，梁版和 M2 版以逗号取代句号。 11）下面是恩格斯用铅笔写在栏外的内容。

附录Ⅰ(1)[☆]

†[……in der „Heiligen Fa]milie“[1] aber und abermal 〈nach [gewiesen]〉 widerlegt worden ist, daß die heiligen Philosophen und Theologen die „Unselbständigkeit des Individuums“ „hervorgebracht“[2] hätten, 〈da〉[3] „indem sie“—— einige abgeschmackte Phrasen über den absoluten Geist machten. Als ob das „Individuum“,[4] d. h. jeder Mensch dadurch „unselbständig“[5] würde, dadurch wirklich „in den absoluten Geist 〈“〉 aufgehoben“[6] würde, wenn einige 〈spekulat[ive]〉[7] spekulierende Gedankenkrämer, die selbst erst 〈durch〉——nicht durch die „〈Abhängigkeit〉 *Unselbständigkeit* des Individuums“,[4] sondern durch einen lumpigen sozialen Zustand auf ihre philosophischen Marotten kommen konnten, dies dem „Individuum“[5] vorschwatzten, ihm beföhlen, es solle augenblicklich und ohne Räsonieren „in den absoluten[8] Geist aufgehen“!†[9] Wir werden uns natürlich nicht die Mühe geben,[10] unsere〈n〉[7] weisen Philosophen darüber aufzuklären, daß 〈damit〉[11] die „Befreiung“ des „Menschen“ damit noch um keinen Schritt weiter gekommen ist,[12] 〈da[ß]〉[11] wenn sie 〈R[eligion]〉[11] Philosophie, Theologie, Substanz und den ganzen Unrat in das „Selbstbewßtsein“ aufgelöst,[13] wenn sie den „Menschen“[14] von der Herrschaft dieser Phrasen,[15] unter der er nie 〈geseuf[zt]〉[11] geknechtet war, befreit haben[16]; daß 〈man〉 es nicht möglich ist, eine wirkliche Befreiung anders als in *der*[17] wirklichen Welt und mit wirklichen Mitteln durchzusetzen, daß man die Sklaverei nicht aufheben kann ohne die Dampfmaschine und die Mule-Jenny, die Leibeigenschaft nicht ohne verbesserten Ackerbau, daß man überhaupt die Menschen nicht befreien kann, solange sie nicht im Stande sind, sich Essen und Trinken, Wohnung und Kleidung in 〈hinreichender〉 vollständiger Qualität und Quantität zu verschaffen. Die „Befreiung“ ist eine geschichtliche Tat, keine Gedankentat, und sie wird bewirkt durch geschichtliche Verhältnisse, durch den [Sta]nd der Industrie, des Han[del]s, [des Acker]baus, der Ver[kehrsverhältnisse][18] [……][19]

☆）这是 1962 年由巴纳发现、发表的手稿片断。第一面中标注了页码 1，第二面标注了页码 2。第一面中还有 **Feuerbach** 这一分编符号。此判断中的删除文经过修改以后，再现于“第二篇　圣布鲁诺”的原稿（全部是誊清稿）的第 1 页中。因此，1，2 这样的页码，有可能意味着这 2 张手稿片断应该属于第二篇的被分编出来的基底稿中的最初部分。估计是因为打算将剩余部分用于“第一篇　费尔巴哈”，所以标上了分编符号（?）**Feuerbach**，不过，没有指明插入何处。尽管从内容上来看与手稿{1?}c～d 以及第{6}d＝[11]的栏外加笔有关联，我们还是把这一部分单独排印在此，缀字法也改成现代式。M2 版的附录中有此页的照片。新德版和 M2 版认为此页是大束手稿的开头部分。

1）关于此页手稿，除了巴纳的报告以外，我们还可以利用新德版和 M2 版的记载。不过，新德版中没有关于被横线删除的部分，即〈　〉中内容的记载。……[Fa]milie”的判读依据新德版。M2 版中没有引号。巴纳判读为 mühe。　2）在巴纳报告中引号没有被引回来。新德版认为原来就没有引号。在此依据 M2 版。　3）只有巴纳报告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4）巴纳报告以及 M2 版中没有逗号。　5）在巴纳报告中，引号没有被引回来。M2 版认为引号在手稿中被漏掉了。　6）在新德版中，引号到 Geist 处为止，aufgehoben 的后面没有引号。M2 版中没有关于引号的记载。　7）只有 M2 版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8）在手稿中，一直被删除到此处。　9）前面删除的文字栏外，有马克思的增补。M2 版的判读是：**Philosophische Schleißteilen / Feuerbach wie seine übrigen Konkurrenten, glaubt die Philosophie überwunden zu haben! Der Kampf gegen die Allgemeinheit, die bisher das Individuum unterdrückt hat, resumiert d. ××××××d. deutschen philosophischen Kritik. Wir behaupten daß dieser Kampf u. die Weise wie er geführt wird, beruht selbst auf philosophischen Illusionen / welchen ××× d. Allgemeinheit eine Macht wäre.** 巴纳的判读是：**Philosophische Schl[äge ?]austeilen. [Feuerbach wie seine] übrigen Konkurrenten, glaubt d. Philosophie überwunden zu h[a]b[en]. Der Kampf gegen die Allgemeinheit, den bisher das Individuum [geführt] hat, resumiert d. [Bestrebungen d.] deutschen phil. Kritik. Wir behaupten, daß dieser K[am]pf in der Weise, wie es [ausgeführt] wird (oder: wurde), [baruht] selbst auf philosophischen Illusionen. [Wir begreifen,] daß die Allgemeinheit [unerreicht] war.**　10）此处高度的栏外有马克思的分编符号（?）**Feuerbach**。　11）只有巴纳报告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　12）此处高度的栏外有马克思的增补 **Philosophische u. wirkliche Befreiung.** 。M2 版在这几个词的下面全部划了下划线。巴纳报告在 **u.** 的前面有逗号。　13）此处高度的栏外有马克思的增补 **Der Mensch. Der Einzige. Das Individuum.** 。　14）在巴纳报告中此词没有引号。　15）此处高度的栏外有马克思的增补 **Geologische, hydrographische etc. Bedingungen.**（M2 版在第一和第二个词之间没有逗号）。　16）此处高度的栏外有马克思的增补 **Der menschliche Körper. D. Bedürfnis u. d. Arbeit.** 。　17）只有巴纳指出此词是增补的。　18）M2 版判读为 d[es] Ver[kehrs……]sen，新德版判读为 des Ver[kehrs……]。　19）手稿此处破损。

[......] dann nachträglich, ⟨den⟩ je nach ihren ⟨vorgef[aßten]⟩[1] verschiednen Entwicklungsstufen, den Unsinn von Substanz, Subjekt, Selbstbewußtsein und reiner Kritik ⟨und beseitigen ihn wieder⟩ gerade wie den religiösen und theologischen Unsinn, und beseitigen ihn nachher wieder,[2] wenn sie weit genug entwickelt sind. Natürlich ⟨nehmen⟩ *ersetzen* in ⟨diese[m]⟩[3] einem Lande wie Deutschland, wo ⟨keine⟩ *nur eine lumpige* geschichtliche Entwicklung vor sich geht, diese Gedankenentwicklungen, *diese verklärten und tatlosen Lumpereien* ⟨die Stelle⟩ den Mangel der geschichtlichen ein,[4] und[5] setzen sich fest und müssen bekämpft werden. Aber das ist ein Kampf ⟨[6] der nur lokale⟩ **von <u>lokaler</u>** ⟨Bedeu[tung]⟩ ⟨, keine geschichtliche, allgemeine⟩ Bedeutung ⟨hat, ein Kampf[6] der ebensowenig ⟨die Men[schen]⟩ der Masse der Menschen neue ⟨Ta[ten]⟩[7] Resultate bringt, wie der Kampf der Zivilisation gegen die Barbarei⟨,⟩ der Kampf des[8] A[lten]⟩.[9]

†Der heilige Bruno gibt ⟨also⟩[10] eine „Charakteristik Ludwig Feuerbachs“[6] d. h. eine verbesserte Auflage ⟨des⟩ eines bereits in den „Norddeutschen Blättern“ abgedruckten Aufsatzes ⟨. Bei dieser Charakter[istik]⟩ ⟨, in beiden wird⟩.[11] Feuerbach **wird** als der ⟨Verteidi[ger]⟩ Ritter der „Substanz“ dargestellt ⟨ist⟩[12], ⟨was⟩ ⟨**damit**⟩ **um** ⟨dazu dient,⟩ ⟨das Bauersche⟩ **dem Bauerschen** „Selbstbewußtsein“ ⟨etwas heller leuchten zu lassen.⟩ ⟨**desto heller leuchte.**⟩ **größeren Relief zu** ⟨**geben**⟩ **leihen.**[13] **Überhaupt beschränkt sich** ⟨**seine**⟩ **die reine Kritik**[14] **neuerdings darauf**[6] **von Allem u. Allem**[15] **zu sagen, daß es die „Substanz“ sei.** Bei dieser ⟨Ver[wandlung]⟩ Transsubstantiation Feuerbachs hüpft der heilige Mann ⟨indes⟩[10] von Feuerbachs Schriften über Leibniz und Bayle[16] sogleich auf das Wesen[17] des Christentums herüber ⟨ohne Feuerbachs⟩ **und überspringt den** Aufsatz gegen die „positive“ Philosophie ⟨zu⟩ in den ⟨deutschen⟩ **hallischen** Jahrbüchern ⟨zu erwähnen aus dem einfachen Grunde weil hier⟩.[18] ⟨**Dies war notwendig,**⟩ **Dieses war** ⟨**Nachlässigkeit**⟩ **„Versehen“ „an der Stelle“**, ⟨**weil**⟩[19] Feuerbach **enthüllte hier nähmlich** den positiven Vertretern der „Substanz“ gegenüber,[20] die ganze Weisheit vom ⟨„absoluten⟩[10] „Selbstbewußtsein“ ⟨ver[urteilte]⟩[21] zu einer Zeit ⟨aussprach⟩[10], wo der heilige Bruno noch über die unbefleckte Empfängnis [spekulier]te.[22] ⟨und viel klarer, vi[el deutliche]r aussprach, als d[er heilige Bruno] dies je getan [hat].⟩[23]†

1) M2 版判读为⟨ihrer vorgef[undenen]⟩。在此依据巴纳的判读。 2) 此处高度的栏外有马克思的增补：**Phrasen u. wirkliche Bewegung.** 3) 只有巴纳报告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另外，此处高度的栏外有马克思的增补：**Bedeutung der Phrasen für Deutschland.** 4) 巴纳认为 ein 是在删除 einnehmen 时剩下的前缀。 5) 新德版以及 M2 版认为此词以及前面的 ein 被删除了。另外 M2 版认为在写到后面第三个词 fest 的时候首先将 und 删除，然后经历⟨nehmen⟩→ersetzen ⟨die Stelle⟩→den Mangel 的修改、ein 的删除以及后来的插入，才变成了现在的形式。 6) 新德版中有逗号。 7) M2 版推断为⟨Ta[tsachen]⟩。另外，此处高度的栏外有马克思的增补：**Die Sprache ist die Sprache ist die Sprache d. wi**(巴纳报告以及新德版将最后一个词推断为 **wi[rklichkeit]**)。 8) M2 版认为 der Kampf des 这 3 个词是在撰写过程中删除的。另外，M2 版中没有关于 A[lten]的记载。 9) 此处高度的栏外有马克思的加笔：**<u>Feuerbach. Bauer. St. Bruno über Feuerbach, als d. Ritter d. Substanz.</u>** 另外，巴纳将 **St.** 判读为 **cf.**。 10) M2 版认为此词是被马克思删除的。 11) M2 版认为将这 3 个词删除并打上句号的是马克思。原来的行文是：in beiden wird Feuerbach als der……巴纳的判读是：⟨,⟩. ⟨Bei dieser heilige Charakter worin in beiden wir und⟩ 12) 只有巴纳报告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另外，巴纳报告中没有关于前面第七个词 als 的记载。 13) M2 版认为马克思一度删改为 **damit das Bauersche „Selbstbewußtsein“ desto heller leuchte.**，然后才删改为现在的形式。另外，巴纳的判读是：⟨das dazu dient,⟩ ⟨**damit**⟩ **um d**⟨**as**⟩**em** Bauerschen „Selbstbewußtsein“ ⟨etwas⟩⟨**desto**⟩⟨heller leuchten lassen⟩**größern Relief zu** ⟨**geben**⟩⟨**verleihen**⟩。新德版认为之后的 **verleihen** 没有被删除。 14) 巴纳认为此词被删除了。新德版将 **die reine Kritik** 处记载为[**dieser**]。在此依据 M2 版。 15) 新德版判读为 **allen und allem.** 16) Bayle 被写在前面，不过附有调换顺序的符号。 17) 巴纳认为此词有左引号，但是缺右引号。在新德版中，Christentums 的后面有右引号。M2 版中没有引号。 18) M2 版认为⟨zu……hier⟩是被马克思删除的。在原来的行文中，hier 的后面接的是 Feuerbach, den positiven……。另外，巴纳认为删除语前面的 Jahrbüchern 也被删除了。在新德版中，Hallischen Jahrbüchern 被引号引起来了。 19) 巴纳将从 Dies 到此处的内容视为马克思的栏外加笔。另外，巴纳的判读是：**Dieses**⟨**war Nachlässigkeit**⟩ **„Verschen“ war** ⟨**notwendig, weil**⟩ **„an der Stelle“**, ⟨weil⟩ 新德版在最后有句号。 20) 新德版中没有逗号。另外，在 M2 版中前面第六个词 den 的前面有逗号。 21) 只有巴纳报告中有关于此删除语的记载。不过，巴纳在推断部分的前面打了问号。 22) 巴纳认为马克思在此处打上了句号，并删除了下面的内容。 23) 此处的判读依据 M2 版。巴纳将最后的部分判读为：viel [……]aussprach, als der [……]dies je getan[……] 另外，此处高度的栏外有马克思的加笔，M2 版判读为：**Gerade in diesem Aufsatz untersucht Feuerb. Das den St. Bruno noch immer beschäftigende** [……]**nis über d. V** [……] 此语句被竖线删除了。另外，巴纳将最后的部分判读为：**beschäftigende** [**über**]**haupt als d.** [……]

附录Ⅱ☆)

a) Feuerbachs ganze Philosophie läuft heraus auf 1) Naturphilosophie —— passives Anbeten, verzücktes Niederknien vor der Herrlichkeit und Allgewalt der Natur——2) Anthropologie, und zwar *α*) Physiologie, worin nichts Neues gesagt wird als das, was die Materialisten über die Einheit von Körper und Seele gesagt haben, nur nicht so mechanisch, dafür etwas überschwenglicher. *β*) Psychologie, läuft hinaus auf ⟨eine⟩ verhimmelnde Dithyramben auf die Liebe, analog dem Naturkultus, sonst nichts Neues. 3) Moral, Forderung, dem Begriff „des Menschen" zu entsprechen, impuissance mise en action. ⟨„Man soll sich menschlich⟩ Vergleiche § 54, pag. 81: ⟨über⟩ „das sittliche und vernünftige Verhältnis des Menschen zum Magen besteht darin, denselben nicht als ein viehisches, sondern menschliches Wesen zu behandeln.——" § 61: „Der Mensch......als moralisches Wesen" und das viele Sittlichkeitsgerede im „Wesen des Christentums."

b) ⟨Die⟩ *Daß* auf der jetzigen Entwicklungsstufe ⟨der⟩ *die* Menschen ihre Bedürfnisse nur ⟨durch⟩ innerhalb der Gesellschaft befriedigen können, daß ⟨von dem ersten Anfang einer geschichtl[ichen] Entwicklung überhaupt an⟩ überhaupt gleich von vornherein, sowie sie existierten, die Menschen einander nötig hatten und nur dadurch ihre Bedürfnisse und Fähigkeiten etc. etc. entwickeln konnten, daß sie in Verkehr traten, wird bei Feuerbach so ausgedrückt, daß „der einzelne Mensch für sich das Wesen des Menschen nicht in sich hat", daß „das Wesen des Menschen nur in der Gemeinschaft, in der Einheit des Menschen mit dem Menschen enthalten ist, eine Einheit, die sich ⟨wesentlich⟩ *aber nur* auf die Realität des Unterschieds von Ich und Du stützt.——Der Mensch für sich ist Mensch (im gewöhnlichen Sinn), der Mensch mit Mensch—— die Einheit von Ich und Du ist Gott" (d. h. Mensch im übergewöhnlichen Sinn). § 61, 62. pag. 83.——Soweit kommt die Philosophie, daß sie die triviale Tatsache über die Unentbehrlichkeit des Verkehrs zwischen den Menschen, ohne deren Erkenntnis die zweite Menschengeneration, die überhaupt existierte, nie erzeugt worden wäre, die überhaupt schon im Geschlechtsunterschied liegt, als das größte Resultat am Ende ihrer ganzen Karriere hinstellt. Und noch dazu in der mysteriösen Form der „Einheit von Ich und Du." Diese Phrase wäre gar nicht möglich, wenn Feuerbach nicht an den Geschlechtsakt, den Gattungsakt, die Gemeinschaft von Ich und Du *κατ' ἐξοχήν* gedacht hätte.* Und ⟨in der Prax[is]⟩ soweit seine Gemeinschaft praktisch wird, beschränkt sie sich auch auf den Geschlechtsakt und die Verständigung über philosophische Gedanken und Probleme, *die „wahre Dialektik"*, *§ 64, den Dialog,* auf „die Erzeugung des Menschen, des geistigen so gut wie des physischen", p. 67. Was dieser „erzeugte" Mensch nachher tut, außer daß er wieder „geistig" und „physisch" „Menschen erzeugt", davon ist keine Rede. Feuerbach kennt auch nur den Verkehr zwischen Zweien, „die Wahrheit, daß kein Wesen für sich allein ein wahres, ein vollkommnes, ein absolutes Wesen, daß die Wahrheit und Vollkommenheit nur ist die Verbindung, die Einheit von zwei sich wesensgleichen Wesen". p. 83, 84.

*) *Nämlich da der Mensch = Kopf + Herz ist und zwei dazu nötig sind, um den Menschen darzustellen, so tritt Einer als Kopf, der andere als Herz auf in ihrem Verkehr——Mann und Weib. Sonst nicht abzusehen, weshalb Zwei Menschlicher sind als Einer. Das saintsimonistische Individuum.*

☆)估计此手稿是恩格斯1846年在巴黎逗留时，应马克思之邀作为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的素材而撰写的(请参见同年8月19日的书信)。号码a～f是马克思标注的。

⟨Liebe⟩[1]

c) [2]Der Anfang der Philosophie der Zukunft beweist gleich die Differenz zwischen uns und ihm: § 1: „Die Aufgabe der neueren Zeit war die Verwirklichung und Vermenschlichung Gottes, die Verwandlung und Auflösung der Theologie in die Anthropologie." *Vgl. „Die Negation der Theologie ist das Wesen der neueren Zeit." Philosophie der Zukunft, p. 23.*

⟨Liebe⟩[1]

d) Der Unterschied, den Feuerbach zwischen Katholizismus und Protestantismus, § 2, macht, Katholizismus: „Theologie" „kümmert sich um das, was Gott an sich selber ist", hat „spekulative und kontemplative Tendenz", der Protestantismus bloß Christologie, überläßt den Gott an sich selber, die Spekulation und Kontemplation der Philosophie——weiter nichts als eine aus ⟨dem Bedürfnis der⟩ einem der unentwickelteren Wissenschaft entsprechenden Bedürfnis hervorgegangene Teilung der Arbeit. Aus diesem bloßen Bedürfnis innerhalb der Theologie erklärt Feuerbach den Protestantismus, woran sich dann ungezwungen eine selbständig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anschließt.

e) „Das Sein ist kein allgemeiner, von den Dingen abtrennbarer Begriff. Es ist Eins mit dem, was ist...... Das Sein ist die Position des Wesens. Was mein Wesen, ist mein Sein. Der Fisch ist im Wasser, aber von diesem Sein kannst du nicht sein Wesen abtrennen. Schon die Sprache identifiziert Sein und Wesen. Nur im menschlichen Leben sondert sich, aber auch nur in abnormen, unglücklichen Fällen Sein vom Wesen—— ereignet es sich, daß man nicht da, wo man sein Sein, auch sein Wesen hat, aber eben wegen dieser Scheidung auch nicht wahrhaft, nicht mit der Seele da ist, wo man wirklich mit dem Leibe ist. Nur wo Dein Herz ist, da bist Du. Aber alle Dinge sind——naturwidrige Fälle ausgenommen——gerne da, wo, und gerne das, was sie sind." p. 47. Eine schöne Lobrede auf das Bestehende. Naturwidrige Fälle, wenige, abnorme Fälle ausgenommen, bist Du gerne mit dem siebenten Jahre Türschließer in einer Kohlengrube, vierzehn Stunden allein im Dunkeln, und weil Dein Sein, so ist es auch Dein Wesen. Desgleichen piecer an einem selfactor. Es ist Dein „Wesen" unter einen Arbeitszweig subsumiert zu sein. Vgl. Wesen des Glaubens p. 11, „unbefriedigter Hunger", diese a

f) § 48, p. 73. „Das Mittel, entgegengesetzte oder widersprechende Bestimmungen ohne Widerspruch in einem und demselben Wesen zu vereinigen, ist nur die Zeit. So ist es wenigstens im lebendigen Wesen. So nur kommt hier z. B. im Menschen der Widerspruch zum Vorschein, daß jetzt diese Bestimmung, dieser Vorsatz, jetzt eine ganz andere, eine geradezu entgegengesetzte Bestimmung mich beherrscht und erfüllt". Dies nennt Feuerbach 1) einen Widerspruch, 2) eine Vereinigung von Widersprüchen, und 3) soll die Zeit das tun. Allerdings die „erfüllte" Zeit, aber immer die Zeit, nicht das, was in ihr passiert. Der Satz=dem, daß nur in der Zeit eine Veränderung möglich.

1）估计此删除语是用过的信笺中所留下来的(?)，与此手稿的内容无关。 2）估计恩格斯是从此面(Der Anfang……)开始撰写的。如果按照马克思所标注的号码 a)～f)来看，c)～f)，a)～b)的顺序是恩格斯撰写的顺序。另外，阿版认为马克思在这张纸的这一面先是标注了号码 9， 然后又标注了号码 10(也许顺序相反)。在背面也首先标注了 1，其次是 8，接下来是 9(或者先是 18，其次是 19)(也许顺序相反)。阿版将这一面视为 10，将背面视为 9。

附录一

《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文献学上的诸问题

——寄语新 MEGA(试行)版

广松　涉

在几年前就听说，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集(大约 100 卷)计划在今后 20 年左右出齐。现在，第一批的几卷眼看将于明年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于 1927 年开始刊行，但遗憾的是由于受到种种干扰难以持续，一直中断到现在。这次的新 MEGA 版(以下简称为 MEGA2)不是旧 MEGA 的继续，而是新的全集。

马克思辞世 90 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全集。[①] 笔者希望其遗稿大部分都没有刊行这一对研究者来说悲剧性的现状能够因为 MEGA2 的出现而被打破，也真切地希望不要因为政治上的顾虑以及肆意的编辑[②]而使资料价值受到损害。

对于 MEGA2，苏联以及东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采取的是在正规版(reguläre Bände)刊行之前先发行提示编辑方针以及若干样本的试行版，以听取各国研究者意见的方针。此试行版收录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　费尔巴哈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的现存全部手稿。可以说这是继以往的梁赞诺夫版(1926 年)、阿多拉茨基版(1932 年)、新德文版(1966 年)之后的第四个底本(1965 年以俄文出版的巴加图利亚版除外)，或者是第四个版本的草案。

对一直从文献学的角度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往的各种版本(除了阿多拉茨基

---

① 这样写，有些读者可能会觉得惊讶：且不谈战前日本独自编辑出版的改造社版的"全集"，现在正由大月书店刊行的"全集"的原版(MEW)难道不是全集吗？ 的确，NEW 中收集了一部分遗稿以及书信，但是，那只是著作集 Marx-Engels Werke，而谈不上是全集。而且，此著作集尽管是作为苏联以及东德的"国家事业"而刊行的，但其文献学水准实在是令人不敢恭维。总之，那只不过是填补全集出现之前空白的暂时性出版物而已。

② 旧 MEGA 一开始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梁赞诺夫的主持下编辑的，但随着斯大林独裁体制的确立，这位"生不逢时的马克思文献学者"被革职，其后任阿多拉茨基所长开始了篡改性编辑，不久，旧 MEGA 的刊行也被终止了。

版以外，其他版本都只收录了“第一篇　费尔巴哈”）进行批判的笔者来说，①有义务对第四种版本也表明意见。

笔者之所以在手里拿到 MEGA2 所收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的复印件一年多的时间内一直保持沉默，决不是因为对第四种版本毫无异议。笔者希望以刊行基于多年来的编辑方案的版本的方式来对 MEGA2 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进行文献学批评和评价，所以没有匆忙表明自己的意见。

值得庆幸的是，因为河出书房的英明决断，德文版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日文版（采取的虽然不是所谓的对译形式，但原文文本篇和翻译篇构成 1 组，如果除去附在原文文本篇上详细的文献学脚注，实质上可以称为对译）估计能在 1974 年 1 月正式出版。如果仔细读一读河出书房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原文文本篇的话，自然可以了解笔者对 MEGA2 版的评价。不过，由于在该书中没有对之进行专题评论和批判，所以想借此机会表明若干论点。

但是，本稿不仅仅局限于对 MEGA2《德意志意识形态》进行文献学研究，还希望能在开拓《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的新纪元——现在已经变得可能了，或者说研究者负有这样的使命——的同时，顺带谈一谈河出书房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些特点。②

一

尽管 MEGA2 版尚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它将开拓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研究的新局面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就《德意志意识形态》而言，首先想就外观以及素材方面提

---

① 译者注：广松在东京大学读硕士研究生的 1959 年就开始关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问题。1960 年，作为由金子武藏教授担任的“精神史的方法”讨论课的作业，提交了一篇关于探讨梁赞诺夫版与阿多拉茨基版的异同以及在编辑上的问题的文章。该文章经过压缩整理后，于 1965 年以《〈德意志意识形态〉在编辑上的问题》发表在季刊《唯物论研究》第 21 号上。1966 年 3 月，广松又针对巴加图加利亚版（1965 年）在《图书新闻》第 851 号发表了《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苏联新版》。1967 年 6 月，再次针对新德文版（1966）在《思想》杂志上发表了《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问题——有感于东德新版的出现》。以上三篇文章都收录在《马克思主义的成立过程》（至诚堂，1984 年）中。在此，将广松对各版的批判略加整理。(1) 关于梁赞诺夫版。广松依据梁赞诺夫版的编辑结果将该版的编辑方针反推为“如同拍照一样忠实地将草稿内容变为活字”，并对这一方针进行了肯定。但是，对梁赞诺夫将第[36]～[39]页视为佚失，并将第{1?}{2?}以及第{5}张手稿视为与第{6}至{92}张手稿属于同一层内容的见解表示反对。(2) 关于阿多拉茨基版。广松将阿多拉茨基版批判为“骇人听闻的赝品”，其理由是阿多拉茨基版以剪贴的方式肆意地对手稿进行了篡改。例如，广松指出：“阿多拉茨基的剪贴，并不是以段落为单位来重新编排，而是将一个段落拆开，将剪切下来的部分与在完全不同的行文逻辑中撰写的，在手稿中相隔几十页的文章一部分连接在一起，从而构成新的段落。其做法可以说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而且，在手稿的剪贴难以巧妙地进行时，竟然擅自插入连接的词句！”(3) 关于巴加图利亚版。广松对巴加图利亚版没有像阿多拉茨基版那样去肆意篡改手稿而给予了评价，但是对该版将小束手稿单独排列的编辑方针进行了否定。(4) 关于新德文版。尽管广松对新德文版揭露了阿多拉茨基版的“赝书的实质”，开拓了原典解释的新局面，增补了新发现的手稿等给予了评价，但是由于该版省略了关于删除、修改、加笔等的详细记载，所以广松认为它(a) 失去了作为探求历史唯物主义的成立过程珍贵资料的价值；(b) 失去了作为体现马克思、恩格斯的分担的资料的价值；(c) 对草稿重新进行编排，失去了研究草稿内在关联的线索。从整体上来说，广松认为新德文版的水准在梁赞诺夫版之下。

② 译者注：广松的此篇论文原本由四个部分构成。翻译时省略了对 MEGA2 进行介绍的第一部分。

出两个问题。

第一，MEGA2 版将手稿中的所有语句，包括被删除的语句都进行了排印；另外，对马克思笔迹和恩格斯笔迹的区别、在当初撰写过程中写下的语句文章和事后修正增补时写下语句文章的区别明确地加以标注；对于可以确定的修正、插入的时期也进行了标注——除了修正标记、插入时期这一点以外，阿多拉茨基版所采取的也是上述方针。尽管阿多拉茨基版存在着将手稿肆意剪贴这一致命的问题，但在素材的介绍方面基本上一直被认为差不多是完美无缺的。但是，如果与 MEGA2 版加以对照的话，阿多拉茨基版在素材方面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在以往的版本中，梁赞诺夫版采取的是只记载其认为重要的删除语句的方针，新德文版采取的是原则上无视被删除语句的方针。与此相比，阿多拉茨基版尽管是以卷末附录的形式，但采取的是记载所有被删除语句的方针。然而，与 MEGA2 版进行比较可以发现，阿多拉茨基版的编辑当事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的后半部分，采取的是只记载一部分手稿中被删除内容的态度（已经远远超过遗漏的程度）。因此，我们通过 MEGA2 版，第一次了解到见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的全部事实（河出书房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对 MEGA2 版初次记载的语句逐一进行了标注和收录。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了很多明显的遗漏，这的确令人感到遗憾）。知道被删除、修改的语句的存在，不仅可以为理解手稿的文章内容提供线索，还能为判断手稿的层次（是底稿还是誊清稿）提供重要线索。特别是围绕《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篇手稿，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推测其中一部分是从第三篇转用而来；另一种观点认为第一篇的原稿是基底稿，第二篇和第三篇是在转用一部分第一篇手稿的基础上写成的。正因为这是关系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成立史的重大问题，所以关于删除部分的记载具有特殊的资料价值。如果迄今为止作为这方面的判断资料而被人们所确信的阿多拉茨基版从第二篇起也违背其方针，在被删除、修正的内容的记载方面怠慢了的话，那么只有等待 MEGA2 版的出现才能解决上述争论问题。

第二点想谈的是 MEGA2 版真实地再现了手稿中的缀字法以及标点符号标注法的做法，以及这一做法所带来的资料价值。有一种意见认为没有必要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旧缀字法和标点符号标注法原原本本地加以再现，而不妨改为新的缀字法和标点符号标注法。但是，保持《德意志意识形态》原来的缀字法具有特别的资料价值。（不过 MEGA2 版对于以省略形写下的若干的单词，在不会产生歧义的情况下，是以补充完全的形式进行印刷的。）之所以说手稿的缀字法具有特别的资料价值，是因为有可能为了解两人分担部分以及撰写时期的区别提供线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缀字法上存在若干的差异，即便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恩格斯的缀字法也并不一致，这些是确定无疑的。因此，如果存在以恩格斯笔迹写下的誊清稿与准誊清稿中缀字法与恩格斯本来的缀字法相差甚远，而与马克思的缀字法一致这一事实的话，或者说如果非常明显地受到马克思缀字法的影响的话，那么即便手稿是出自恩格斯的手笔，我们也能以此为线索来重新评估马克思分担的工作量。还有，如果手稿的旧层和新层之间存在着缀字法的差异的话，我们就能以此为线索来推定语句

增补、插入的时期。当然，上述内容是附带有假定条件的。缀字法的差异能否成为决定性的资料，也就是说是否存在能满足上述附带假定条件的事实，有待于今后的研究。(河出书房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与以前的几种版本一样，使用的是新缀字法。一方面是因为对读者来说，旧缀字法阅读起来不方便；另一方面，由于存在以前的几种版本特意保留了旧缀字法的地方，在 MEGA2 版中反倒采取的是新缀字法这样的例子，所以笔者估计 MEGA2 版中有不少由于疏忽而导致的笔误。如果这样的推测正确，那么相信 MEGA2 版的缀字法，并打算以之作为资料进行论述的时候，有可能陷入意想不到的悲喜剧中。因此，笔者觉得最好的方法还是等待正确的版本出现，而不是急于将手稿的缀字法、标点符号标记法加以复原。)总之，不妨以 MEGA2 版来进行大致的判断，实在不行的话还有去阿姆斯特丹的路子。笔者认为这一点值得大书特书。

那么在编辑方式和手稿解读的进展方面又如何呢？有没有决定性的进展呢？非常遗憾，除了上面提到的关于素材方面的两点以外，就笔者来看没有值得特别加以评价之处。

就判读的订正来说，在最初的梁赞诺夫版和之后的阿多拉茨基版之间，有相当数量的差异和订正。也许是因为恩格斯的笔迹像钢笔习字帖那样一目了然，早几年的新德文版以及这次的 MEGA2 版的订正都非常之少。对于难以判读的马克思笔迹的语句以及被删除的语句，尽管 MEGA2 在几个地方提示了新的判读，但如果就属于最终文形的单词来说的话，改变了判读的只有为数极少的几处。(河出书房版对以前各种版本与 MEGA2 版判读的相异之处自不待言，在各版之间的判读、记载不一致的情况下，包括对标点符号的有无都逐一加以了注释。)其中最重要的有将以往各版都判读为 Lebensverhältnisse(生活诸关系)的马克思笔迹的单词重新判读为 Liebesverhältnisse(爱的诸关系)，以及将以前各版都判读为 Sankt Max 的单词重新判读为 Sankit Sancho 这两处。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后者更为重要。马克思、恩格斯在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对麦克斯·施蒂纳的称呼也在不断改变。开始使用 Sancho 这一称呼是在写到第三篇途中的时候。因此，如果在"第一篇　费尔巴哈"手稿的后半部惟独一次提到施蒂纳的地方用到了 Sankit Sancho 这一称呼的话，那么包括该处在内的一连串的手稿(即笔者所说的"第三部分")是从"第三篇　圣麦克斯"中"离题部分"转用而来的这一巴加图利亚的说法可以获得新的旁证材料(MEGA2 版的编者与巴加图利亚持同样的观点)。但是，尽管不宜多疑，将包括巴加图利亚版在内的以前各版所判读的 Max 重新判读为 Sancho，是否的确真实于手稿呢？我不愿意去想象那是编者为了增强自己的关于手稿的该部分是从第三篇转用而来的这一断定而在有意出错。实际上，编者对这一事实没有进行任何说明，也没有为"离题部分"的转用这一他们的断定提供任何根据。MEGA2 版的编者是否意识到 Max 和 Sancho 的区别在文献学上的重大性，由于在他们撰写的长篇考证附录中根本就没有提到，所以无从猜测。但是，难以想象以前的各版都将恩格斯笔迹的 Sancho 判读为 Max。在前面提到过的像 Lebensverhältnisse

和 Liebesverhältnisse 那样的马克思笔迹字形相似的情形还可以理解，而 Max 和 Sancho 在字形上岂不是相差太远了吗？为了替 MEGA2 版的编者辩护，的确有如下考虑的余地：以前的编者们尽管意识到了字形的不同，但是从文章的意思来看，很明显是指麦克斯·施蒂纳，所以还是勉强地判读为 Max，诸如此类的。但是，如果是那样的话，对理所当然与第三篇的手稿进行过比较的巴加图利亚的"疏忽"应该如何说明呢？另外，对巴加图利亚的这一说法重新进行过斟酌，得出了不能那样断言之判断的新德文版编者因根·逖尔哈因也一直"疏忽"了吗？对于笔者来说，将以前的各种版本判读为 Max 的这个词重新判读为 Sancho 的 MEGA2 版的这一做法，是难以接受的。

在编辑方式上有没有什么创新呢？卷末的 Variantenverzeichis（异文详情）采用了新的标注法。但是，正如土屋保男所指出的那样，"各种各样的符号"简直就像是在让人猜谜一样。实话说，非常不实用。

在文本正文中的手稿排列顺序，除了后面将要谈到的一点之外，与新德文版完全相同。不过，在处理写在手稿栏外的文章和语句的方式这一方面可以看出一些创意。在原著者对插入位置有明确的标记的情况下，即便是写在栏外的文章以及语句，MEGA2 版也将该处插入正文中印刷。问题是没有指定插入位置的栏外文章以及语句。以前的版本，对于那样的文章在进行注释的基础上，要不插入正文中适当的位置，要不置于脚注中处理。而 MEGA2 版所采用的是将其排印在栏外相对应高度的方式。（河出书房版尽管知道对应方式比较好，但是因为排印技术、经费方面的原因，除了特别重要的以外，沿袭了以前各版的方式）。

MEGA2 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手稿在排列上与新德文版的不同只有一点，而那与开头部分有关。《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的手稿由大小两束手稿构成，小束手稿中有标注了{1}和标注了{2}的纸张。这些都是誊清稿，前者{1}由 2 页的半张纸构成，有相对应的底稿（此底稿没有页码）。以前的各种版本都是先排列第{1}张手稿（或者是其底稿），然后再排列第{2}张手稿。但是，MEGA2 版将这一顺序颠倒，先排列第{2}张手稿，然后再排列第{1}张手稿。这是因为 MEGA2 版的编者认为{1}{2}这样的号码恐怕是伯恩施坦而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标注的，因此没有必要拘泥于{1}{2}这一号码的顺序，而应该根据内容来决定排列的顺序。MEGA2 版的编者出于内容上的判断，将第{2}张手稿排印在最前面，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此版与新德文版的不同。

这样重新排列有没有道理呢？MEGA2 的编者认为第{2}张手稿的撰写时期比第{1}张手稿的底稿（笔者按照阿多拉茨基的标注法，将此底稿标注为{1?}）还要早。看来他们认为应该将先写好的内容排列在前面。

MEGA2 版的编者推定第{2}张手稿的撰写时期要比第{1}张手稿早并不是没有根据的。（笔者认为{1}{2}这样的号码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标记的，而是管理手稿的伯恩施坦标记的这一推定的准确性也是很高的。）其根据是：第{1}张手稿与第一卷的计划的篇章结构的对应程度要比第{2}张手稿高。马克思、恩格斯在某一时期

以后，制定了将《德意志意识形态》写成二卷本的计划，也就是说打算在第一卷中对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这些哲学家进行批判，在第二卷中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们进行批判。尽管我们的编者对此没有详细地加以说明，但是他主张：如果将第{1}和第{2}张手稿仔细地比较一下的话，可以发现在删除方式以及标题设定等方面，第{1}张手稿和第{2}张手稿相比，与第一卷的特性相对应的程度更高。第{1}张手稿是底稿{1?}的 2 页多一点的文章的誊清稿。在此底稿第 3 页({1?}c)的途中有“Ⅰ. 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国哲学 A”这样的标题。另外，第{2}张手稿的开始({2}a)有“Ⅰ. 费尔巴哈，A. 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意志的[意识形态]”这样的标题。这两个标题非常相似，我想对于这一点谁都会首肯的。其不同之处是“特别是德国哲学”和“特别是德意志的[意识形态]”。编者想说的似乎是：“哲学”这一限定与第一卷的内容更加有对应性——虽然他们没有表明。但是，在笔者看来，这一点不是决定性的。而且从删改性变更的实际情况来看，难以看出第{1}{1?}张手稿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的篇章结构特别对应。不过，我们编者的论据缺乏说服力并不马上意味着他们的认定有误，其中包含着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现在视为问题的第{1}(其底稿为{1?})、{2}张手稿在由大小两束手稿构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手稿中属于小束手稿；而且，从整体上来说小束手稿的撰写时期要比大束手稿的晚。让我们明确这些之后再将论述展开下去吧！

继底稿第{1?}张手稿的第 1 页({1?}a)“Ⅰ. 费尔巴哈”这一第一篇的标题之后写下的是像导论的内容，这样的内容一直持续到第 3 页({1?}c)的途中。第 3 页接下来的是可以视为第一章(第一篇第一章)标题的“Ⅰ. 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国哲学”这样的小标题，小标题的下面是可以称为提示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在上述内容中，小标题前面的部分，即第 1、2 页({1?}a～b)和第 3 页({1?}c)的前面部分(其实，从第 2 页的末尾到第 3 页的前面部分全部被删除了)被抄写到誊清稿第{1}张手稿中。誊清稿第{1}张手稿由 2 页的半张纸构成。可是，第{2}张手稿也是誊清稿，其开头部分({2}a)有“Ⅰ. 费尔巴哈”这一第一篇的标题，下面紧接着是“A. 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意志的[意识形态]”这一(第一篇第 A 章的)小标题。下面则是可以称为第一篇首章绪论的文章。尽管第{2}张手稿第 1 页({2}a)的小标题与第{1?}张手稿第 3 页({1?}c)的小标题非常相似，而小标题下面文章的内容却根本是两码事。——以上的事实说明了什么呢？因此，即使进行以下推定，即先将{1?}这一底稿前面的 2 页誊写到第{1}张手稿，然后才写下了第{2}张手稿，也是很自然的吧。不过，在撰写第{2}张手稿的时候，尽管使用的是与底稿非常相似的小标题，但是因为改变了原定计划，所以文章内容与底稿大不相同了。

上面的推定应该是自然的。但是，还有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第一，如果第{1}{2}张手稿是连接在一起的话，为什么在第{2}张手稿的开头会存在“Ⅰ. 费尔巴哈”这一整个第一篇的标题呢？在底稿{1?}的情况下，第 1 页({1?}a)中有整个第一篇的标题，第 3 页({1?}c)中有下位区分的第一章的小标题，这是没有问题的。而如

果将第{1}{2}张手稿连接起来的话，整个第一篇的标题就会出现两次（即{1}a 和{2}a 重复了）。我们也许可以这样来推定：第{2}张手稿属于第一篇，第{2}张手稿中的小标题是第一篇内部首章的小标题，为了不忘记这一点而写下了"Ⅰ. 费尔巴哈"，在交付印刷时将会把它删除。但是，也可以把第{2}张手稿作为独立的内容来考虑。在那样的情况下，第{2}张手稿体现的是在第一篇的标题之后马上进入首章这样的结构（也就是说，不是像{1?}那样先有第一篇的标题，其次有第一篇的导论，然后再有首章的小标题这样的结构，而是省略导论而直接进入首章的结构）。实际上，在"第二篇　圣布鲁诺"中就是如此。而与此相对，"第三篇　圣麦克斯"采取的是与{1?}一样的，先有整篇的标题和导论，其次有首章的标题这样的结构。总而言之，如果仅就第{2}张手稿来考虑的话，浮现出的是与"第二篇　圣布鲁诺"同样的结构。在这样的情况下，被誊写在第{1}张手稿的"导论"就成了多余的了。也可以考虑有过将第{1}张手稿弃而不用的计划。

需要同时加以考虑的还有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马克思对底稿第{1?}张手稿中的前面 2 页（{1?}a～b）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而对于小标题下面的部分（即第 3 页{1?}c）却未做丝毫改动。我们可以很自然地认为第 3 页是被舍弃了。而且，认为正是因为有这一舍弃，所以才写下了第{2}张手稿（即小标题与{1?}c 中的小标题非常相似，而接下来的文章内容却大不相同的手稿），似乎也说得过去。不过，在那样的情况下，对于为什么第{2}张手稿中有整个第一篇的标题"Ⅰ. 费尔巴哈"这个问题，需要另外加以说明。的确，正如刚才那样，说因为计划将第{1}张手稿弃而不用了，这样的说明方式也说得过去。但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既然决定将第{1?}张手稿第 3 页（{1?}c）舍弃所以没有加以修改，那么为什么要誊写同样属于第{1?}张手稿的第 1、2 页（{1?}a～b）这一悬空的部分呢？难道说是誊写完以后才变更为省去"导论"的结构吗？在这一点上，说明显得有些不自然。

在此，有必要对 MEGA2 版编者的推定，即第{2}张手稿的撰写时期要比第{1}张手稿的早这一推定再次进行分析。按照 MEGA2 版编者的说法，首先写下第{2}张手稿，当时篇章结构的预定方案是在第一篇的标题之后马上就进入首章的小标题。但是，后来变更为插入"导论"的结构，因此才写下了第{1?}张手稿。如果有过这样的计划变更的话，那么与刚才相反，第{2}张手稿成了悬空部分。而且笔者并不认为下面的推定没有理由，那就是：恩格斯基于那样的打算将手稿写到了{1?}的第 3 页（小标题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提起）。马克思虽然对插入"导论"的第{1?}张手稿的第 1、2 页（{1?}a～b）表示赞成，却不同意紧接着首章的标题马上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构，因此决定将第{1?}张手稿第 3 页（{1?}c）暂且弃而不用，对该页也没有加以修改。而马克思将第{2}张手稿的文章内容置于第一篇的开头部分，并考虑让它起到首章绪论的作用，因此对第{2}张手稿进行了修改。但是，那个时候，马克思忘了将第{2}张手稿中第一篇的标题删除。因此，手稿以第一篇的标题有重复的形式遗留下来了。不过，马克思的构想是按第{1}、{2}张手稿的顺序排列。

上述推测应该是能够站得住脚的，而且即便认为恩格斯首先写下第{1?}张手

稿，然后改变计划写下第{2}张手稿，大纲也能维持。在前面，就与第{2}张手稿的誊写比第{1}张手稿要晚这一问题的关联，反过来提出了第{2}张手稿的撰写先于第{1?}张手稿的推定。即便说恩格斯首先按照第{1?}张手稿的结构，接下来按照第{2}张手稿的结构撰写了手稿，而马克思基于选用第{1?}张手稿的第1、2页({1?}a～b)和第{2}张手稿的方针对必要之处进行了修改，也丝毫无妨。

基于上述原因，笔者并不否定MEGA2版编者的推定，即先有第{2}张手稿，后有第{1?}张手稿的可能性。但是，撰写的顺序与MEGA2版编者的推定相反，即先有第{1?}，后有第{2}张手稿的可能性也依然很大。笔者所留意的是，在第一篇开头部分的结构(与其这样说，还不如说归根结底是整个第一篇的内部结构)上，马克思、恩格斯在中途似乎变更过计划，或者说方针有过动摇，倒不是撰写顺序如何的问题。撰写的顺序其实是无法确定的，总之其问题本身只具有次要意义。

从结论上来说，第{1}张手稿和第{2}张手稿的顺序究竟应该怎样来确定呢？对MEGA2版更改排列顺序的做法应该赞成吗？回答是否定的。从现存手稿的排列这一点来说，始终必须按照第{1}、第{2}张手稿的顺序。之所以持这样的主张，是因为这关系到笔者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中由大小两束手稿构成的手稿的内在关联的认识与理解。详细论述将在后文进行，在此先将结论提出来：第{1}张手稿是整个第一篇的序言，第{2}张手稿与大束手稿的前面部分合起来构成第一篇首章“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国的[意识形态]”的绪论。如果切合现存的手稿来说的话，是接在首章“绪论”之后，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提起”开始展开论述。(笔者认为，应该将第{1?}张手稿第3页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提起”与同属于小束手稿的第{2?}、{5}张手稿一起视为大束手稿中“历史唯物主义的提起”部分的改订异稿。)

为了论证上面所提出的问题，接下来想对笔者的编辑方案和河出书房版的特点进行正面阐述。

二

多年来笔者就《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的“第一篇　费尔巴哈”所提出的编辑方案大致可以归纳为手稿的复原标记和编辑排列这两个方面。

就前者而言，在言及MEGA2版的标注法时，间接地对河出书房版原文文本篇的标注法进行了说明①，在此恐怕没有必要详细重复吧。在以前的几个版本中，要不一开始就无视在手稿中被删除的内容，要不没有标明修改、插入的语句以及增补的文章与最初文章的区别，要不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笔迹没有加以区分，或者说好不容易在卷末的附录中对这些事项进行了记载，但由于标注的方法不合适，基本上缺乏实用性，换句话说，基本上停留在将最终文形印刷在纸上的程度。然而，《德意志

① 译者注：对河出书房版原文文本篇标注法的说明在翻译时省略了。广松在“编者序言”中对自己的标注法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说明，请参照。

意识形态》的第一篇“费尔巴哈”的手稿中有很多的删除、订正、删改、增补,马克思是怎样修改恩格斯的文章的,以及马克思、恩格斯自身是如何推敲自己的文章的,通过了解这样的行文过程,可以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确立过程以及在该过程中两人所承担的工作量等方面,得出种种见解。即便暂且不谈这一特别的资料价值,在最终文形的意义不明确或者是暧昧的情况下,通过了解删改以前的文形以及因为修改所导致的语句不通顺问题,可以得出明确的解释,而且有时候仅仅根据最终文形得出的出人意料的解释也常常可以确定。正因为这样的缘故,在排印手稿时最好是采取既能使文章的原形、删改过程、润色修正是在撰写的过程中进行的还是在后来进行的,是出自马克思的手笔还是恩格斯的手笔这一类区别一目了然,同时又能清晰地体现最终文形的方式。因此,将各页像照相一样排印出来是最理想的。但是,由于存在着印刷技术、经费方面的制约,不得不放弃将写在手稿行间的文字也排印在行间这样的完全对应的方式。在河出书房的原文文本篇中,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笔迹用极易区分的字体印刷,将被删除的语句用小号字体表示并用〈 〉括起来(出于编辑上的考虑而删除的文章,即用竖线删除的部分在两端标注 †,以与用横线删除的部分区别)。[①] 另外,后来修改、增补的语句和文章用另外一种字体表示,以区别于最初的文章。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类似于照相排印的效果看到原形、删改过程以及最终文形。

但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现存手稿的编辑不能仅仅停留在将各页忠实地变换为活字这一方法上。第一篇的遗稿不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整体,而是由几个层面构成的,其中包含具有旧层稿和改订新稿、底稿和誊清稿这些有对应性的异稿。因此,不能只单纯地将素材变换为活字,而且还需要对手稿进行编辑排列,以使手稿的内在关联、内在对应能够凸现出来。

为了论述编辑排列的问题,首先必须对现存手稿的性质和内容作若干的介绍。

马克思、恩格斯留给世人的第一篇的手稿与其他各篇的手稿整理得可以直接排印不同,是未定稿,由大小两束手稿构成。大束手稿上有马克思笔迹的连续页码,不过大束手稿原本不是一次性撰写的,而是由三个部分构成。小束手稿也不是连续性的,而是包含着几层。

这么来介绍,笔者担心会给人造成一种“第一篇 费尔巴哈”的手稿只不过是拼凑起来的片断而已这样的印象,而实际上它具有相应的有机统一性。然而,以前的各种版本的编者们,包括 MEGA2 版的编者在内,未能洞察到现存手稿的内在关联性,其结果是陷入了要不仅仅将素材变换为活字,要不肆意地进行“剪贴”这样两个极端。

笔者所说的编辑排列,就其本身来看是非常简单的工作。在大束手稿的开始和途中有缺损部分,但是那不是真正的佚失,而是应该用小束手稿中的改订新稿来填补的内容。小束手稿的剩余部分,是与大束手稿的某处(正文的开始部分)相对应的改订异稿。因此,笔者主张采取将大束手稿按照马克思标注的页码排列,用小束手

① 译者注:中译本对日文版的符号进行了调整。

稿中的改订新稿填补缺损部分，另外将小束手稿中的改订异稿与大束手稿的对应部分对照排列（按双联页的形式，即左页为大束手稿，右页为与之相对应的小束手稿中的异稿）的方式。这实际上是非常简单的编辑排列。

在用小束手稿中的新稿填补大束手稿中的缺损部分之后，如果对手稿认真进行研究，笔者相信各位会发现：大束手稿的行文基本上是连贯的；小束手稿中的新稿不仅与大束手稿中某处的论述内容相对应，而且马克思写在该处（大束手稿的栏外）的笔记等内容在小束手稿的新稿中反映出来了。通过这样的处理，第一篇的遗稿不再是零散片断的拼凑，而是具有一定的连贯性。这一点，我想应该能够得到读者的认可。

说现存的手稿具有这样的内在结构和一贯性，并不意味着它是完成了的。在说起现存手稿的编辑排列时，笔者认为应该用上述方法使其内在结构和一贯性凸现出来，但并不打算以此马上就强辩说那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最终方案。在现存手稿的范围内，没有对费尔巴哈展开深入批判，这与在其他篇中与论敌逐条对决的情况不一样。从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以及其他可靠资料可以知道：他们计划以类似于其他篇的方式对费尔巴哈的学说进行逐条批驳。如果他们将第一篇的手稿完成了的话，现存的手稿会成为什么样子，我们无法猜测。

在此，即使为了评价现存“第一篇　费尔巴哈”原稿的资料价值，也必须对与二卷本的大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整个成立史相关的问题进行若干论述。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全名为《德意志意识形态　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但是，这一书名是马克思在 1847 年 4 月给某一报刊写的预告中第一次出现的，手稿中并没有写下那样的书名。在 1846 年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书信中，使用的还是“我们的出版物”这一称呼，估计当时书名还没有确定。另外，在第一卷中对黑格尔左派进行批判，在第二卷中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进行批判的二卷本（分册刊行）的计划也是在 1846 年的某时期之后才形成的，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打算采用二卷本的形式。在 1845 年开始动笔的时候，估计第二卷的部分即关于对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部分还在计划之外。

而且，同样是在第一卷的部分，即对黑格尔左派哲学进行批判的部分中，也并不是在一开始就考虑好了“第一篇　费尔巴哈”、“第二篇　圣布鲁诺”、“第三篇　圣麦克斯”这样的篇章结构。估计最初是计划对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再加上卢格这些黑格尔左派哲学的代表性人物进行一揽子批判。这样的计划后来改变为分篇进行个别批判的二卷本结构。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原稿，由以下各篇构成：

Ⅰ. 费尔巴哈
　　莱比锡宗教会议
Ⅱ. 圣布鲁诺

Ⅲ. 圣麦克斯

莱比锡宗教会议闭幕

(以上为第一卷)

真正的社会主义

Ⅰ. “莱茵年鉴”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哲学

Ⅳ. 卡尔·格律恩。“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主义”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历史编纂学

Ⅴ. “霍尔施坦的格奥尔格·库尔曼博士”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预言

此外,恩格斯因为实践运动的缘故1846年秋住在巴黎时撰写的两篇论稿被考证为原本是第二卷原稿的一部分。

下面改变一下顺序,首先就第二卷部分进行评论。“第四篇　格律恩”、“第五篇　库尔曼”这样的篇章结构,有可能是在打算分为第一、二卷之前连续的号码。如果是那样的话,“第一篇　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哲学”便成了后来撰写的了。当然,第二、三篇缺损的可能性也很大。“第五篇　库尔曼”的原稿是以魏特迈的笔迹誊清的,稿末写明该稿是赫斯撰写的。另外,赫斯作为合著者撰写过批判卢格之篇,出版计划遇到挫折稿件被退回来了,我们可以从他们的书信往来中了解到这一事实。

就第一卷而言,“第二篇　圣布鲁诺”、“第三篇　圣麦克斯”是完成稿,另外附有“莱比锡宗教会议”以及“莱比锡宗教会议闭幕”。众所周知,马克思晚年在《经济学批判》有名的序言中回顾说《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在印刷厂接受“鼠牙的批判”。据考证,经过魏德迈的介绍寄给出版商的只有完成稿的部分。

为了认识第一卷的手稿,特别是“第一篇　费尔巴哈”原稿中大束手稿的性质,有必要回顾一下围绕撰写动机以及动笔时期的近年来的研究。以前,阿多拉茨基版即旧MEGA版的编者P.韦拉曾经推断:“I.费尔巴哈”是在1845年9月至1846年中旬,“莱比锡宗教会议”是在1846年4月至5月,“II.圣布鲁诺”是在1845年12月至1846年4月中旬,“III.圣麦克斯”是在1845年9月至1846年5月初,“莱比锡宗教会议闭幕”是在1846年5月初撰写的。韦拉没有说出推断的根据,不过值得留意的是,他认为是从1845年9月开始动笔,而且“第三篇　圣麦克斯”的撰写时期要比“第二篇　圣布鲁诺”要早。但是,对于1845年9月开始动笔之说已经有人提出了有力的异议,反对第三篇的撰写时期比第二篇要早这一说法的研究者也不在少数。

我们并不认为何时开始动笔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过,作为了解撰写动机以及契机的重要线索,还是有必要进行若干探讨。马克思夫人晚年在回忆录中写道:“1845年夏天,恩格斯与马克思一起撰写了批判德国哲学的著作。”对此,巴加图加利亚认为也许是马克思夫人记错了。而门克则说:如果是在8月下旬至10月左右开始动笔的话,那么马克思夫人的记忆未必有误。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年7月至8月在英国旅行,他们在这次旅行之前开始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可能性

不大。当时，恩格斯打算撰写《英国工业史》，马克思也答应撰写《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从两人在英国旅行时在图书馆做的笔记来看，至少在英国逗留期间，两人都把精力倾注在各自计划的著作上了。

巴加图利亚以及 MEGA2 版的编者推断接触《维干德季刊》第 3 号是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直接契机。在此希望引起注意的是：在前一年即 1844 年秋，麦克斯・施蒂纳的《惟一者及其所有物》出版；1845 年 2 月，马克思、恩格斯的合著《神圣家族》（即批判鲍威尔一派的著作）出版；同年 5 月，赫斯的《最后的哲学家们》（即对鲍威尔、施蒂纳、费尔巴哈三人进行批判的小册子）出版；《维干德季刊》第 2 号上刊登了费尔巴哈的《因〈惟一者及其所有物〉而论〈基督教的本质〉》（即对施蒂纳的反批判）。正是在这样激烈论争的状态下，《维干德季刊》第 3 号上同时刊登了鲍威尔和施蒂纳的论文。鲍威尔给费尔巴哈定性，对其"变种马克思、恩格斯"的《神圣家族》进行了反批判，对赫斯的《最后的哲学家们》也进行了反批判。施蒂纳也对刊登在前号上的费尔巴哈的论文以及赫斯的《最后的哲学家们》进行了反批判。在阅读了《维干德季刊》第 3 号之后，当时已经成为亲密伙伴，在"流亡地"布鲁塞尔彼此住得很近的马克思、恩格斯、赫斯三人决定进行反批判。

《维干德季刊》第 3 号本应当在 9 月出版，但实际上拖到 10 月中旬才出版。马克思他们看到该杂志的时期被考证为 11 月初。①

在 1845 年 11 月（最迟 24 日）出版的《社会明镜。维护无产阶级利益和阐明当前社会关系的刊物》第 6 号上，赫斯预告了《圣人诸公的批判》。同杂志第 7 号又刊登了一篇针对刊登于《维干德季刊》第 3 号上的，包含《神圣家族》批判的鲍威尔论文《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进行简短反批判的论文（撰写日期为 11 月 20 日的，作者被推断为马克思）。从这些事实来看，最迟在 1845 年 11 月，马克思、恩格斯制定了撰写后来成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著作的最初计划。

当然，并不否认计划在以前就已存在的可能性。门克以恩格斯在 10 月进行过出版交涉为根据，认为计划成立的时期更早。②

我们首先应该把握这一事实：暂且不谈计划是何时制定的，现存《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当中，被考证为最旧层的部分与对刊登在《维干德季刊》第 3 号上的鲍威尔论文的反批判是密不可分的。因为这一事实问题对理解《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内容来说非常重要，所以笔者计划撰写专题论文在由社会思想社发行的隔月刊《知识的考古》上连载。在那里，将以对鲍威尔论文《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分析为主线，同时也打算对当时黑格尔左派"内部争论"的状态在资料可及的范围内进行详细介绍。因此，本稿在此割爱对此问题的深入探讨，而将论题集中在关于遗稿编辑的问题上。

现在，将上述表面的、预备性的评论置于念头之中，接下来想对与"第一篇　费

---

① 巴加图利亚："《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的再构成"，请参见 MEGA2 版卷末附录。

② 贝尔特・安得列亚斯、沃尔夫冈・门科："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新资料：新发现的卡尔・马克思的一封信及其他文本"，《社会史档案》第 8 卷，1968 年。

尔巴哈"的手稿的性质和成立层次相关的问题进行分析探讨。

三

下面我们将分两个步骤展开论述：首先对第一篇的现存手稿中的所谓大束手稿进行分析，然后对与小束手稿的内在关联进行考察。

大束手稿由 17 张纸构成，每张纸分为 4 页（新德文版以及 MEGA2 版将半张纸[I]也包含在大束手稿中，对此问题将在后文论述）。这些大束手稿不是一次性写成的，而是分为三个部分，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每张手稿上都有由恩格斯标注的纸张号码和由马克思标注的页码。两者的对应关系如下表：

部分	纸张	页码
第一部分	{6} a~d	[8]~[11]
	{7} a~d	[12]~[15]
	{8} a~d	[16]~[19]
	{9} a~d	[20]~[23]
	{10}a	无
	{10} b~c	[24]~[26]
	{11}a~c	[27]~[29]
	{11} d	无
第二部分	{20}a	无
	{20} b~d	[30]~[32]
	{21}a~b	[33]~[34]
	{21}c	无
	{21}d	[35]
第三部分	{84}a	[40]~[43]
	{85} a~d	[44]~[47]
	{86} a~d	[48]~[51]
	{87} a~d	[52]~[55]
	{88} a~d	[56]~[59]
	{89} a~d	[60]~[63]①
	{90}a~d	[64]~[67]
	{91}a~d	[68]~[71]
	{92}a	[72]

① 译者注：原文误为 93。

笔者在旧稿①中对见于手稿中的文献学事实做过比较详细的介绍，在此只想在简单叙述的基础上，补充几点新看法。

从上表可以明显地看出，如果按照恩格斯标注的纸张号码的话，开头部分和中间部分这两处有大幅度的跳跃，而如果按照马克思标注的页码来看的话，只缺开头的 7 页和中间第[36]～[39]页这 4 页。而且，马克思并不是机械地标注页码，马克思用竖线将恩格斯撰写的文章全部删除了的地方（例如第{10}张手稿的 a 面）就省略了对页码的标注。

顺便说明一下，相当于第[36]～[39]页的手稿（恩格斯的纸张号码应为{83}）有可能佚失了，也有可能是随着小束手稿的改订新稿写好后被有意识地剔除了。开头部分缺损的可能只有第[7]页这么一页。这是因为马克思一开始是用[6b][6c][6d][6e]这样的方式来标注恩格斯标注的第{6}张手稿，后来才改为[8][9][10][11]。这种在页码标注方式上的动摇只见于最初的 4 页（即现存大束手稿中的最前面的纸张）。也就是说，下面就很自然地从[12]开始标注页码。另外，只有在最初的这 3 页上才有逐页被标注的后述“分编符号(?)”。基于上述事实，我们可以推测：马克思有可能是从现存的第一张手稿的前一张开始标注页码的。那应该是最初被标注为[6a]，后来被改为[7]的那一页。由于现存大束手稿的开头部分，即第[8]页的文章是前面一页文章的继续，所以马克思最初标注为[6a]，后来改为[7]的那一页应该是恩格斯标注为第{5}张手稿的最后一面，即第{5}张手稿的 d 面。给第{5}张手稿的 d 面标注[6a]这一页码，意味着第{5}张手稿的 a～d 面被删除了。如果是那样的话，应该没有标注过[5a]～[5d]的页码，进而言之，[4a]～[4d]、[3a]～[3d]之类的页码应该也没有被标注过。要不然的话，[6a]前面会出现跳跃。相反，从前面所叙述的只有在第{6}张手稿才出现过页码标注方式的动摇，以及只有在第{6}张手稿才标注了分编符号(?)这些做法显得异常这一点也可以看出，页码是从[6a]开始标注的。（那么，为什么不从[1]开始标注页码呢？换句话说，开头部分一开始就出现空白其原因何在呢？解开此谜的钥匙在小束手稿的改订新稿中。）

缺损部分究竟是不是真正的缺损呢？或者还是应该认为除了第[7]页这一页以外，其他部分可以用小束手稿的改订新稿来补充完整，因此不存在真正的佚失呢？让我们暂且把这个问题搁置起来，而将论述展开下去吧！最初刊行《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的梁赞诺夫认为大束手稿从整体上来说是属于最旧层，即整个《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基底稿。其根据是被马克思全部删除，没有标注页码的内容基本上原原本本地再现于“第二篇　圣布鲁诺”、“第三篇　圣麦克斯”的手稿中（都整理得可以直接排印）。梁赞诺夫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最初基于对费尔巴哈、布鲁诺·鲍威尔、麦克斯·施蒂纳三者进行一揽子批判的计划撰写了手稿，后来改为对三者各用独立的一篇进行批判。计划变更之后，对当时已经写好的原稿进行了分类整理，将其中

① 译者注：指“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在编辑上的问题”一文。该稿最初发表于季刊《唯物论研究》第 21 期（1965 年春季号）。后收录于《马克思主义的成立过程》（至诚堂，1974 年）之中。

一部分手稿作为素材加以利用，完成了第二篇和第三篇。但是，在对第一篇进行修改整理时由于出版计划遇到了挫折，所以“第一篇　费尔巴哈”中有被分到这一篇中的手稿和若干新稿。

正如在前文中论述过的那样，第二种版本阿多拉茨基版认为第一篇和第三篇的动笔时期为 1845 年 9 月，第二篇的动笔时期为同年 12 月。阿多拉茨基版虽然没有说明其根据，不过估计与梁赞诺夫基本上持同样观点。阿多拉茨基版大概是基于对基底稿的一部分被原原本本或者是经过若干删改之后转用到第三篇的手稿中这一事实的考证来推断第一篇和第三篇同是在 9 月开始动笔的。在这一点上，因为第二篇的手稿都是誊清稿，所以阿多拉茨基版似乎将第二篇的撰写时期推断为同年 12 月至翌年春的某一期间。①

对此，俄文版的编者巴加图利亚表明了不同见解。他也认为大束手稿的最初部分是基底稿。不过，他主张前表中所列的第二、第三部分，即第{20}～{21}张手稿以及第{84}～{92}张手稿是在起草“第三篇　圣麦克斯”的过程中出现的“离题部分”。巴加图利亚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因为受到鲍威尔的论文《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触发才开始撰写对之进行批判的论文。当时对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三者所进行的是一揽子批判而并没有分篇。其中一部分便是现存的第{6}～{11}张手稿以及后述的半张纸[Ⅰ]。之后，一边利用基底稿，一边撰写完了“第二篇　圣布鲁诺”，接下来又撰写了“第三篇　圣麦克斯”。将在第三篇的撰写过程中出现的“离题部分”为第一篇(?)保留下来的，便是大束手稿的第二、第三部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顺便想说明一下，由于巴加图利亚将笔者所说的小束手稿也纳入第一部分，因此现在论述的部分属于他所说的第三、第四部分。)

巴加图利亚的这一见解值得斟酌。在 MEGA2 版中此见解被全面地(?)沿袭，而在巴加图利亚版翌年出版的新德文版尽管认为第二部分即第{20}～{21}张手稿是从第三篇转用过来的，但对于第三部分即第{84}～{92}张手稿却持保留态度。

关于大束手稿的成立经过这些问题，乍看也许会觉得没有什么意义。而实际上，这些问题对从文献学的角度来探求历史唯物主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成立过程、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分担”等问题，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至今为止，笔者一直认为梁赞诺夫的考证可能性最大。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如果像 MEGA2 版所记载的那样，Sankt Sancho 这样的称呼在第三部分也被使用的话②，那么就需要重新考虑了。

因此，在此首先列举对梁赞诺夫版以及阿多拉茨基版的考证不利的，即对巴加图利亚版以及 MEGA2 版有利的因素，然后再列举出相反的因素，以此来提示探讨的素材。

① 据巴加图利亚说，阿多拉茨基版的编者 P. 韦拉的观点与巴加图利亚基本相同。请参见《情况》杂志 1974 年第 1 号坂间真人所译的论文。

② 译者注：涩谷版也记载为 Sankt Sancho，但是涩谷对此问题未加说明。

第一点，只有在大束手稿的第一部分即第{6}～{11}张手稿中才有“分编符号(?)”，而以前各版的编者都无视(忽略?)了这一点。而所谓“分编符号”是指马克思在{6}a=[8]、{6}b=[9]、{6}c=[10]这3页栏外标注的Feuerbach，以及{10}a(该页全部被竖线删除，因此没有马克思标注的页码。该删除文经过誊清后再现于“第二篇　圣布鲁诺”之中)栏外的Bauer、{10}b=[24]栏外的Feuerbach、{11}b=[28](此页原来的文章大部分都被竖线删除，该删除文经过誊清后也再现于“第二篇　圣布鲁诺”之中。不过，该页的栏外写有一段长文)栏外的Feuerbach和Bauer这两种符号。很显然，这些符号是在分编基底稿时，区分将该页文章用于“第一篇　费尔巴哈”或者用于“第二篇　圣布鲁诺”的备忘录。之所以没有Stirner这样的符号，也许是因为碰巧用于“第三篇　圣麦克斯”的部分只要以纸张为单位进行分编就可以了。但是，属于第二部分即第{20}～{21}张手稿的{20}a以及{21}c的文章，全文被竖线删除，也没有马克思标注的页码，经过誊清后再现于“第三篇　圣麦克斯”，虽然这些情形与第一部分相似，但是却没有“分编符号”。这一事实，对下面的推断有利，即只有第一部分是分编前的基底稿，第二、第三部分是在分篇结构确立之后撰写的。

第二点，从第二部分即第{20}～{21}张手稿的号码以及文章的连续情况来看，让人觉得那是从第三篇中抽出来的。具体说来，正如前文所述，第二部分的开头部分即{20}a全文被删除了，最后即{21}c也基本上被删除了(而且{20}a和{21}c中也没有马克思标注的页码)。这些删除文再现于“第三篇　圣麦克斯”中的第{20}张手稿中。第三篇的第{16}～{19}张手稿出自恩格斯的手笔，而第{20}～{23}张手稿则是由魏德迈誊写的。第三篇第{19}张手稿的末尾与我们现在所探讨的第一篇第二部分第{20}张手稿的开头即{20}a很明显是连接在一起的文章。事实上，第三篇中魏德迈的誊清稿与恩格斯笔迹的第{19}张手稿的文章是连接在一起的。另外，魏德迈誊清的第{20}～{23}张手稿与恩格斯笔迹的第{25}张手稿的文章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有衔接性。基于以上事实，我们可以进行以下推测：由于马克思对“第三篇　圣麦克斯”中的第{20}～{24}张手稿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并将其中一部分转用到第一篇中，因此用于第三篇的部分需要重新誊写。魏德迈承担了誊写工作。但是，由于一部分内容被转用了，因此誊清稿的篇幅与原来相比变短了。其结果，在第三篇的誊清稿中第{24}张手稿不复存在。随便说明一下，第{23}张手稿中也只有a、b两面，因此加起来一共减少了6页。我想不再啰嗦也应该能够很自然地想到，现存的第一篇手稿的第二部分即第{20}、{21}张手稿是在上述过程中从第三篇原稿中抽出来的一部分。实际上，巴加图利亚以及新德文版的编辑蒂尔海茵似乎主要是基于这样的理由来考证第一篇的第二部分原本是第三篇原稿的一部分的(不过因为两人都没有明确这样判断的根据，所以在此不便断定)。

第三点，如果说第三部分的第{84}～{92}张手稿属于基底稿的话，让人觉得相隔太远了。就算将第二部分即第{20}～{21}张手稿视为基底稿的一部分，中间也隔着60多张手稿。如果有如此大量的基底稿，而且被分编过了的话，其中一部分被分到“第一篇　费尔巴哈”中应该也是很自然的。另外，还存在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

第三部分的开头缺第{83}张手稿，而在“第三篇　圣麦克斯”中，第{82}张手稿是半张纸，而从第{83}张手稿起则是一连串的新稿。如果再稍微详细一点说的话，第{82}张手稿的最后有被删除的小标题和对《惟一者及其所有物》第333页、第334页的引用。另一方面，第{83}张手稿的前面部分再次出现了该小标题，在下一页({83}b)中有引自《惟一者及其所有物》第333页、第335页的不同引用文。从这样的事实我们可以推测，在“第三篇　圣麦克斯”的现存手稿中，相当于从第{82}张手稿的后面2页起的部分，在原来的撰写过程中与前面的内容不是连接在一起的。如果是那样的话，有可能在第三篇的手稿中，将从第{82}张手稿的后面2页(或者第{83}张手稿)起的内容除去，而以新稿取而代之了。这一通过“除去”而被另外处理的手稿当中的第{84}～{92}张手稿就是现存第一篇大束手稿的第三部分。这样的推断应该是比较有道理的。

以上，我们列举了对“第一篇　费尔巴哈”现存大束手稿手稿中第二、三部分原本是作为“第三篇　圣麦克斯”的手稿而撰写这一主张有利的要素。但一加斟酌便能发现，那并不能成为不可动摇的论据。

如果像下面那样去考虑的话，作为第一点所提出来的要素就不是决定性的了。也就是说，马克思在开始分编时，在每一页的栏外都标注了符号，但从中途起决定不再去费那个功夫了。因为可以肯定，第一部分是在分篇结构确定之前撰写的基底稿，如果第二、第三部分是从第三篇中抽出来的话，那么马克思的页码标注就不是连续性的。也就是说，首先给第一部分逐页标注了页码，在过了相当一段时间后才给第二、第三部分标注页码，这样的可能性当然是不能否定的，而如果是那样的话，第二、第三部分的页码标注就成为多余的了。这是因为，那些属于第一篇已经是既定事实，第二部分的一些内容已经由魏德迈誊写过了，即便不再标注页码，只要有恩格斯的印张号码就足够了。第二、第三部分如果是直接送交出版社的最终手稿的话，或许有标注页码的必要。但是像第三部分那样，基本上没有怎么被删改，无论如何都不是送交出版社的最终手稿。在我们的印象中，第一部分的页码是在分编过程中被标注的，第二、第三部分的页码似乎也是接着被标注的。但是，难道没有这样考虑的余地吗？也就是说，在分编的时候，只标注了Feuerbach、Bauer这样的符号。页码是在准备正式修改第一篇的手稿时标注的连续号码。这一推断说服力不足。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至少在第一部分的每一页上若不标上分编符号，就会出现所属不明的问题。标有页码的手稿，正因为定下来用于“费尔巴哈”篇，所以除了特别的地方以外，没有必要逐一标注分编符号。这应该能够说明从第一部分转用到第三篇的手稿为什么没有标注页码这一问题(在“鲍威尔”篇中的连续号码)。(我们甚至还可以考虑，如果第一部分的第[1]～[6]页为缺损，页码是从第[7]页开始被标注的这一推断是正确的话，那么即便属于“鲍威尔”篇的每束手稿的内部标有连续号码，也可以通过使夹杂在属于“费尔巴哈”篇手稿中的页码跳跃的方式来明确其所在。)总之，如果马克思的分编符号和页码标注是连续进行的话，我们不由得会抱有那样的

印象。不过,认为分编符号是在第二、第三部分写完之后标注的比较自然,在那样的情况下即便撰写时期之间有较大的间隔,但还是应该将第二、第三部分视为基底稿。

就第二个论点而言,即便不否定第一篇第二部分与“第三篇　圣麦克斯”的手稿的第{18}张手稿及其后续是连续的,而如果认为第三篇中的该部分手稿是将原本从基底稿中分编出来的内容原封不动地加以利用了呢?第三篇的手稿尽管是可直接送印刷厂的,不过估计其中还是包含有几层。其中有可能包含经过修改的基底稿(在那里,表示小节的标题的 B、C 这样的符号因为修改而往后错开了这一事实表明,在前面插入了包括新的小节在内的文章)。当然,正如前文所述,在现在我们能够利用的版本中最详细的阿多拉茨基版的 Textvarianten(正文异稿)并不能完全相信,因此不能绝对地加以主张。那么,从内容上来看又怎么样呢?在“第三篇　圣麦克斯”中所采取的基本上可以说是对麦克斯·施蒂纳的《惟一者及其所有物》进行逐条批判的行文方式,因此对该书的引用非常之多,而在第一篇的第二部分中却只有两处引用。可以认为,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那是“离题部分”。在此部分中,在论及两个论点即(1)分工是先前历史的主要力量之一,(2)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时候,说了“在前面(第○○页)已经论述过了”。页码之所以空着,当然是因为在印刷之前无法确定的缘故。不过可以肯定,该处是在“第一篇　费尔巴哈”之中,因为在第二篇中以及第三篇到第{19}张手稿为止的部分看不到那样的论述。如果第二部分是第三篇新稿的底稿的一部分的话,这样的参照指示标注法难道不是稍微有些不自然吗?第三篇中的参照指示,不是按页码,而是按诸如“第二卷”、“费尔巴哈”,或者是第三篇内部的小节标题之类来标注的。我们知道其中有一些是马克思后来插入的。也许全部是马克思的加笔也很难说。但是,上述参照指示如果是在分篇构成确定之后写的话,只写“第一篇　费尔巴哈”就够了,如果一定要标注页码的话,按理说应该把篇名写上才是。从参照指示的行文语调来看,让人觉得是在提醒读者回想起相距不远的前文内容。这一事实表明,第二部分在当初撰写过程中与第一部分相隔不是太远——这样来考虑应该是比较自然的。

就第三个论点而言,第一篇第三部分的论述风格与第三篇相差比较大。也许有人说是因为“离题”了,但是在风格上有较大差异的离题部分一直持续 30 页也太不自然了。第三篇的现存手稿尽管可以分为几层,但还是让人觉得是恩格斯和魏德迈将马克思加笔、修改过的文章誊清而成的。但是,现在我们所探讨的第三部分肯定不是那样的誊清稿,而是最初的草稿。而且,没有能够说明这是现存第三篇中从第{82}张手稿起的继续的直接证据。当然,将之视为属于从第{80}张手稿中途开始的“作为市民社会的社会”这一节的内容是比较自然的。顺便说明一下,第{80}张手稿前面的是魏德迈誊清的第{75}张手稿和后续的第{76}张手稿,中间缺了 3 张手稿,文章在该处也是脱节的。究竟是 3 张手稿都佚失了,还是因为该部分在编辑过程中被剔除并由简短的誊清稿替代了,我们不得而知。另一方面,从现存第三篇第{87}张手稿佚失了,第{90}张手稿和第{99}张手稿后续部分的标题是重复的这些现象也可以看出,第三篇前后的手稿很有可能曾被反复调整过。因此,将第一篇第三部分

断定为在原来的行文中与第三篇现存手稿的第{82}张手稿是连接在一起的观点伴随着极大的危险。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第一篇　费尔巴哈”大束手稿的第二、第三部分的确是原来的基底稿的一部分,但是不能完全断定是从“第三篇　圣麦克斯”中剔除出来的内容。这一问题在关于第三篇手稿的文献学研究方面的资料还不充分的现状下,应该将判断加以保留才是。上面所提出的论点只是为在 MEGA2 版正式版刊行之后,或者直接利用原稿的研究提供一个线索的备忘录而已。

笔者之所以论述这个问题决不单纯是为了备忘,而是想确认即使进行以下推断也不会有什么大错:第二、第三部分即便是从第三篇中剔除出来的,那也是第三篇手稿中最初的草稿(虽然现存的第三篇手稿是以经过马克思的加笔、修改后再誊清的部分为主干),该最初的草稿是恩格斯按他的计划撰写出来的。

即便第一部分肯定是基底稿的一部分,但那里存在着这样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那就是马克思在{10}c=[25]的后半部紧接着恩格斯的文章之后写了一段文字。马克思的文章一般写在栏外,而在此处却例外地紧接在恩格斯的文章之后在栏内写了一段文字,然后恩格斯又接着马克思的文章继续往下写。这一事实究竟说明了什么呢?

如果只看这事实本身的话,或许会得到马克思与恩格斯同坐在一起撰稿的印象,甚至还会认为这一事实也许可以作为口述笔记之说的旁证。但是,从行文来看,恩格斯的文章在第[25]页的中途已经暂且告一段落了。恩格斯接着马克思的文章继续往下写的内容,原本不是前面文章的继续,而是详细的论述。可以确定:马克思在看了{10}c=[25]中暂且告一段落的文章之后加写了一句话,文章以此为机缘一直写到了第[26]~[29]页的部分(以及非现存的第{12}张手稿及其后续)。另外,到第{10}张手稿为止的纸张与后面的第{11}张手稿的纸张不一样。如果将纸张不同这一事实也同时加以考虑的话,我们应该可以推断:恩格斯的基底稿在第[25]页的途中,即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概说性的素描,已经告一段落了。总之,这一点不能成为主张第一部分从开头起就是两人直接合作产物的证据。从行文来看,在最初的撰写过程中主要是恩格斯在展开自己的论述。

这一点不仅仅限于第一部分,第二、第三部分也是如此——如果第二、第三部分是在批判施蒂纳的过程中出现的“离题”部分的话,那么更是如此。恩格斯在对别人进行批判时,姑且“离题”,呈现了展开可以称为历史唯物主义或者是分工史观的倾向。当时的恩格斯恐怕处于一种非将这一充满生机的历史观写出来不可的精神状态之中。可以想象,他撰写《英国工业史》也是出于这样一种动机。那与来自傅立叶《商业论》的影响以及 W. 舒尔茨《生产的运动》的触发也有关系。我们暂且不深究其背景以及动机等等,总之,现存第一篇的大束手稿使我们联想起恩格斯在晚年写的回顾曼彻斯特时代的一段话:“在我目睹的各种各样的事实中,经济事实在至今为止的历史叙述中完全派不上用场,充其量只能派上不足挂齿的用场。经济事实至少在

近代世界上是决定性的历史动力，这一经济事实是当今产生阶级对立的基础，在阶级对立因为大工业而变得十分尖锐的国家，特别是在英国，这一阶级对立又构成政党形成、党派斗争以及全部政治史的基础。”实际上，恩格斯从曼彻斯特时代起就基于这样的洞察开始撰稿。这一主张开始定形化，应该是在英国工业史的撰写计划确定之后。因此，我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旧层中能够与他的历史观最初的定式化相遇。

在此，我们同时也应该看一看小束手稿。小束手稿一共有 8 张，但不是连续的，有的纸张没有标注号码，有的纸张上有伯恩施坦标注的号码。首先如果将没有号码的 2 张标注为第{1?}{2?}张手稿的话，剩下的就是号码连接在一起的第{1}{2}{3}{4}{5}张手稿以及后述的第[Ⅰ]张手稿。在连续号码当中，第{3}{5}张手稿是恩格斯标注的；根据 MEGA2 的考证，第{1}{2}{4}张手稿是由伯恩施坦标注的。

在此想先对我们标注为[Ⅰ]的半张纸进行说明。此半张纸 1962 年发现于阿姆斯特丹，上面标有 1、2 这样的页码。基本上可以断定这半张纸与第一篇第一部分属于同一层，即都是基底稿的一部分，第 1 页上写有分编符号 Feuerbach（第 2 页栏外的 Feuerbach, Bauer 也有可能是分编符号）。但是，这 2 页究竟是在分编的时候被编入“第一篇　费尔巴哈”中的呢？还是原本是“第二篇　圣鲍威尔”的第 1、2 页，因为有可能作为第一篇的素材，所以后来才被重新划分到第一篇呢？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意见分歧。但可以肯定，这半张纸中所写的文章是对鲍威尔的《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进行反论的先导部分，其中被删除的部分再现于“第二篇　圣布鲁诺”的手稿（誊清稿）的第 1 页之中。鉴于在前面介绍过的[6a][6b]～[6e]这一当初采用过的页码标注方式，另外从文章的内容来看，笔者认为这半张纸在原来分编的时候曾被划分到第二篇。但是，其中剩有未被第二篇利用的内容，再加上栏外有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文章（马克思在那之后，在栏外胡乱涂画了很多头像），考虑到有可能以某种方式作为第一篇的素材来使用，所以事后（?）才把它划分到第一篇之中。

其次，想就第{3}{4}张手稿略加说明。不论是从文章的内容还是从文章的连接情况来看，可以肯定这两张手稿是连在一起的。另外，它们与第{1}{2}张手稿以及与第{5}张手稿都是独立的。从结论上来说，笔者认为这两张（其实第{4}张手稿只用了第[1][2]页，而且第[4]页也剩有很多空白）是充当大束手稿第三部分开头的缺损部分（第{83}张手稿，如果按马克思的页码标记的话为第[36]～[39]页）的改订新稿。如果将第三部分视为“第三篇　圣麦克斯”的离题部分的话，以下的推测应该也是可以成立的。如前所述，在第三篇的手稿中，第{82}张手稿只有 a、b 这 2 面，即缺损了半张纸。但是，从文章上来看，与第{83}张手稿是连接的，缺损不是真正的佚失。既然如此，那么马克思标注的第[36]～[39]页便不单单是存在于第{83}张手稿这一张手稿中，而有可能是存在于当初手稿的第{82}张手稿的后半部分即 c、d 面以及第{83}张手稿的 2 面当中（MEGA2 版的编者就是如此考虑的）。我们虽然不去那样断定，但是并不否认在第{82}张手稿和第{83}张手稿 6 页中的 4 页有马克思标

注了第[36]～[39]页的页码。如果这样的假想成立的话，那么认为该6页中的2页被誊写到现存的第三篇第{83}张手稿中也是很自然的。那么，其被誊写稿第[36]～[39]页到哪里去了呢？分散在被誊写稿中的那4页文章以改订新稿的形式再现了，那就是小束手稿的第{3}{4}张手稿(实际上只有5页多一点的内容)，难道不是这样吗？如果考虑因为有了这样的改订新稿，所以第{82}张手稿和第{83}张手稿变得多余而被舍弃了的话，第[36]～[39]页为什么不存在的理由也清楚了，总之该缺损部分不是真正的佚失。(如果前面关于[Ⅰ]的推断没有大错的话，第一篇原稿中真正佚失了的，只有最初被标记为[6a]，后来被订正为第[7]页的这1页。)

第{3}{4}张手稿从内容上来看与从第[40]页起的内容是衔接的。这是因为，前者论述的是历史上各种所有制中的第一至第三种形态，或者论述的是第四至第五种形态。

剩下的第{1?}{2?}{1}{2}{5}张手稿，正如前文所述，其中第{1}张手稿是第{1?}张手稿的a、b两面的誊清稿，估计是整个"第一篇　费尔巴哈"的导论。

第{2}张手稿估计是接在第一篇第一章"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意志的"这一小标题下面的这一章的绪论性质的文章。但是此绪论(?)并没有完结，而且留下了空白。而大束手稿的前面部分，即第[8]～[10]页中的文章在内容上很显然是绪论的小结。小束手稿的誊清稿第{2}张手稿与现存大束手稿的前面部分——因为第[7]页佚失了，作为文章是衔接在一起的，而且在内容上如果将两者结合起来阅读的话，作为绪论基本上是成型的。第{2}张手稿之所以留下了空白，估计是因为打算在已佚失的第[7]页中接着写。即便不急于做出这样的推断，但至少可以认为，第{2}张手稿与第[8]～[10]页合起来具有绪论的性质(本论从第[11]页开始)。即便再退一百步，对于以下两个事实，即(1) 大束手稿的现存前面部分第[8]～[10]页是开始于第[11]页的本论的绪论结尾部分，(2) 小束手稿中的第{2}张手稿是"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国的"这一章(即第一篇第一章)的绪论，应该没有争辩的余地吧(因此，笔者认为将第{2}张手稿排列在大束手稿第[8]页的前面是最妥当的)。

可是，第{1?}张手稿的a、b两面与第{2}张手稿是可以连起来阅读的文章——事实上，从阿多拉茨基版到MEGA2版都将第{2?}张手稿不改行直接排印在第{1?}张手稿的后面。而且，第{5}张手稿与第{2?}张手稿也可以连起来阅读。第{1?}张手稿的a、b两面，第{2?}张手稿，第{5}张手稿的这些文章与大束手稿的第[11]～[16]页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提起(本论的开头)具有对应性。而且，在第{1?}张手稿的a面的文章中，用上了马克思写在大束手稿第[11]页栏外的语句、笔记。如果说"用上了"马克思的笔记这样的说法过于断定的话，那么至少从文章中可以看出那样的关系。(马克思的该笔记与[Ⅰ]的栏外笔记差不多是一样的，但是[Ⅰ]正文中的文章与第{1?}张手稿的c、d两面基本上没有关系)。进而言之，第{1?}张手稿c面中有第一章的小标题"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国哲学"(与第{2}张手稿中的小标题酷似!)，与第{2}张手稿不同的是，在小标题之后立即(也就是说，省略了绪论)提起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对于这一点已经在前文中进行过论述。从上述事实可

以推测，在省略第一章绪论的结构（第{1?}张手稿 c、d 两面，第{2?}{5}张手稿）和不省略第一章绪论的结构（第{1}{2}张手稿）这两个方案之间曾经动摇过。总之，基本上可以确定，第{1}张手稿 c、d 两面，第{2?}{5}张手稿这 3 张稿纸是与大束手稿第[11]～[16]页相对应的改订新稿。（正因为如此，河出书房版将大束手稿中的第[11]～[16]页与小束手稿中的第{1}张手稿 c、d 两面，第{2?}{5}张手稿以双联页的方式印刷。因为考虑到这样做可以清楚地看出两者的对应关系、论述的展开以及思想的进展。）

通过以上论述，笔者的编辑排列方式及其根据应该大致清楚了。不过，在探讨"第一篇　费尔巴哈"手稿的内在结构之前，还必须介绍若干的事实。

大束手稿第三部分的途中，有"国家和法同所有制的关系"这一小标题，之后的部分与前面的部分没有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第一部分的途中第{8}张手稿的末尾有"国家的起源和国家同市民社会的关系"这样一个像小标题的语句，其下面为空白。而且，在第{9}张手稿中展开的是与这一像是小标题的语句没有直接关系的论述。在那里，展开的是对国家和法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的前提性的，或者说是预备性的论述。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在第{8}张手稿和第{9}张手稿之间的某处，本来应该论述的问题被挪到了后面。第三部分末尾的"国家和法同所有制的关系"下面的文章（第[68]～[72]页），会不会是填补上述空隙的内容呢？应该说那种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如果将现存的第[68]～[72]页的文章插入，该空隙会不会被填补得天衣无缝呢？这是很难说的。目前只能说，从论题和论述的材料来看，第一部分中的空隙部分与第三部分中的带小标题的部分有着密切的关系。

另外，要想对手稿的内在构成以及改订的计划等问题周密地进行探讨，有必要参考当时的书信等，至少应该在对马克思在"大束手稿"稿末的 2 页中写的备忘录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确定各部分之间的对应性。不过，笔者在此割爱这项工作，暂且只想就手稿各部分的性质提出拙见。

手稿各部分的性质可以用下表来表示：

① 小束手稿{1} …………………………………………………… 整个第一篇的导论

A 章　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意志的

② (a) 小束手稿{2} …………………………………………………… 绪论（前半）

(b) 第[8]～[10]页 …………………………………………………… 绪论（后半）

③ (a) 第[11]～[16]页 …………………………………… 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点的提起

④ (a) 第[16]～[19]页 …………… 历史唯物主义的展开（不过中途有中断、放弃以及离题）

(b) 第[20]～[23]页 …………………………………………………… 同上

⑤ 第[24]～[25]页 ………………………… 暂定性的概括（包括若干预先提起的问题）

⑥ 第[25]～[29]页 …………………………………………………… 结语

⑦ 第[30]～[35]页 ………………………………… 哲学家们的颠倒（问题的提起）

⑧ (a) 小束手稿{3}{4}（＝第[36]～[39]） …………… 切合所有制形态的推移的历史记述

（从第一到第三形态）

(b) 第[40]～[52]页 …………………………………………………… 同上(第四和第五形态)

⑨ 第[52]～[68]页 …………… 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解决这种矛盾的共产主义,解释哲学家们为什么会颠倒

⑩ 第[68]～[72]页 ……………………………… “国家和法同所有制的关系”(与⑨不能衔接,与④途中的空隙有关联性)

⑪ 小束手稿{1?}a、b面 …………………………………………………………… ①的被誊写稿

⑫ 小束手稿{1?}c、d面,{2},{5}…………………………………………………… ③的改订异稿

⑬ [Ⅰ] ……………… 解放不是思想的事业,而是历史的事业(与④的一部分有类似性,但无法定位。估计是第二篇原稿的一部分)

在此,暂且不考虑[Ⅰ],如果将⑩与④的空隙部分联系起来的话,可以浮现出以下结构:

第一卷第一篇　费尔巴哈

导论………………① 小束手稿{1}(⑪为异稿,用双联页对照)

A章　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意志的

绪论………………② 小束手稿{2}和第[8]～[10]页

正文………………③ 第[11]～[16]页(⑫为异稿,用双联页对照)
④ 第[16]～[23]页(与⑩联系起来处理)
⑤ 第[24]～[25]页

结语………………⑥ 第[25]～[29]页

B章

绪论………………⑦ 第[30]～[35]页

正文………………⑧ 小束手稿{3}{4}和第[40]～[52])

结语………………⑨ 第[52]～[68]页

现存的手稿可以像上面这样进行构造化。此时,我们是以大束手稿中马克思标注的页码为经线,而只将小束手稿排列在缺损部分以及改订对应部分,并没有勉强进行大幅度的重新组合。

在河出书房版中,为了贯彻不改变马克思标注的页码顺序这一编辑方针,将⑩排列在⑨之后,将稿末的备忘录、[Ⅰ]以及恩格斯作为改订准备的素材而撰写的另稿(费尔巴哈的摘要和评语)以附录的形式收录。

河出书房版在进行这样的排列的时候,逐一标注了手稿的印张号码和页码。而且因为将手稿的各页单独排印,所以如果读者希望按照新德文版或者是MEGA2版的顺序先将小束手稿一次性阅读的话,随时都可以那样去做。因此,即使是对笔者的编辑排列(内在构成的认定)持不同看法的读者,对将小束手稿中的一部分以双联页方式排列方式应该也不会感到有什么不便。

河出书房版的编辑出版,会给《德意志意识形态》乃至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传统解释带来哪些变化,有待于有识者去判断。

有人也许会说：即便参照了被删除的文章和语句，考虑删改、修正的过程，或者区别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的部分，“也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同”。对于习惯于随心所欲地引用只言片语，并以之来谈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之类的人来说，基干部分的多处最终文形经历过差不多已经看不出其原形的大幅度删改——马克思、恩格斯是如何呕心沥血地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以之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理论的，两人之间至少在当初存在过哪些不一致和微妙的差异——这些事情也许算不了什么。但是，将基底稿与改订稿加以对照，在两者之间存在着矛盾以及不和谐音的情况下，应该根据改订稿来理解，尽管同样是遗稿，但应该认识到在哪些地方旧层的主张得到了纠正，这些我想是不言自明的。但是，在以往，为了消除矛盾和不和谐音，动辄勉强地采用第三种思路来解释。更有甚者，依据按理说已经被超越了的旧层的思路来固执己见。而且，由于手稿的文章常常因为删改的幅度太大，有的甚至在不同时期经过了二、三次删改，所以不通顺的语句为数不少。语句勉强通顺，但文章的意义却可以有几种解释的地方也很多。在这些地方，如果不参照删改过程的话，根本无法正确解读。然而，在以往，由于主要依赖最终文形，尽管在语法上、语言学上可以那样去解释，但有时还是出现了实质上的解读错误。这决不是笔者一个人的忧虑。不过，笔者担心自己太多舌了。

笔者在翻译河出书房版的日文篇时，尽量考虑到能使最初的文章、删改过程、最终文形一目了然，另外也设法使读者能清楚地区分马克思自身的删除、加笔以及恩格斯自身的修改、增补。关于详细内容，还得请读者参照原文文本篇以及该书的脚注，不过如果是大致情况的话，只要通读日文篇应该是可以了解得到的。在研究、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时候，阅读以往的各种版本与依据笔者的版本，究竟是会产生极大的差异，还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影响”，这一点请允许我让读者去判断。（关于与以往各版在编辑排列上的差异以及其他本稿未能谈到的问题，如果能参照河出书房版原文文本篇的“编者序言”的话，笔者将十分荣幸。）

原载于《情况》杂志 1974 年 1 月号，后收录于《马克思主义的成立过程》（至诚堂，1984 年）

附录二

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形成

广松　涉

笔者认为以往的研究因为过于把马克思与恩格斯视为一体，以至于忽视了恩格斯的独创性。其结果是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成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在最近出现的一些功底深厚的研究著作[①]中，似乎也存在着这样的倾向。

这样的过低评价之所以被固定化，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1) 人们将恩格斯在晚年所说的话原原本本地加以理解；(2) 而且，在那之前人们受到了马克思《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影响；(3) 青年恩格斯的著作在一段时期没有再版，没有给人们提供研究的机会；(4) 被称为"宣告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一直被误认为主要是出自马克思的手笔。

但是，(1) 恩格斯在晚年的一系列证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越来越谦虚，其中不乏自相矛盾之处，因此对之不能原原本本地加以理解；(2) 马克思在《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话，我们暂且不拿《德意志意识形态》来核对，只要将它与《哲学的贫困》，致巴维尔·瓦西里也维奇·安年柯夫的某一封信(1846 年 12 月 28 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公开发表的《经济学批判大纲》加以对照便可以得知：至今为止的读解方法多少应该有所改变；(3) 只有将青年恩格斯的著作、论文、书信再版或者公开发表，才能了解恩格斯在与马克思合作以前是如何独自形成自己思想的，也就能提出对恩格斯自谦之辞的反证；(4) 在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从文献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时候，可以发现此遗稿主要是出自恩格斯之手笔。这是我们之所以对从一开始就将恩格斯置于次要地位的鲁莽的一般观点不敢苟同，而关注青年恩格斯思想形成过程的原因之所在。

如果将一部分结论先提出来的话，我们的观点与至今为止的一般说法相反：在确立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与之融为一体的共产主义理论之际，拉响第一小提琴的，限于合奏的初期而言，毋宁是恩格斯。

当然，第一小提琴是由谁拉响的这一事情本身并不是非常重要。不过，将和音

---

① 除了众所周知的科尔纽、沃伊泽尔曼的著作以外，还有 P. 凯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1965 年)，W. 叔本华的《费尔巴哈和青年马克思》(1965 年)以及 H. 乌尔利希的《青年恩格斯》(第 2 册，1966 年)等等。

的两个因素分开来听一听，应该有助于更加全面地理解作为一个整体的"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关于"自我异化论"的去就、"《资本论》的辩证法和自然辩证法"、"历史规律与人的自由"等等在解释上存在着差异的问题，如果不对两个因素进行分析，我认为只能留下解不开的谜。

确认恩格斯的独创性将会开创出怎样一个马克思主义解释的局面，无需笔者絮语。再加上篇幅的限制，本稿将关于马克思一方的论述控制在最小限度，对恩格斯的思想形成过程的论述也不得不限定在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前后的几年。看来，本稿只能为理应开展的解读工作提供一个预备方案。

一

1843 年，恩格斯在他 22 岁的时候，对共产主义采取了明确的赞成态度，作为共产主义者发表了一系列言论。而另一方面，比他大两岁的马克思在 1844 年的某一时期，甚至可以说一直到 1845 年，对共产主义所持的都是一种怀疑的态度。恩格斯的早熟令人惊讶。而且，恩格斯不是加入原有的共产主义团体并站在那些团体的立场来发表言论，他不论对于哪一种共产主义潮流都显示出了相对独立性。

那么，恩格斯当时的"共产主义"大概具备哪些理论内容？他又是如何到达那一见地的呢？

首先，可以将他所到达的论点归纳为以下几点①：

(1) 共产主义是将现在的"各种社会关系彻底变革为以财产的共同所有制为基础的"(MEGA. 1. Abt. 2. Bd. S. 435)新的社会制度。

(2) 共产主义不是英法这些"特定国家特殊状况的归结，而是存在于近代文明一般事实中的前提的必然归结"(同上)。

(3) 共产主义不是单纯通过"政治革命"来实现，而是对"社会、政治福利的整个人为的构架赖以立足的基础"(a. a. O. S. 356)本身进行变革的"社会革命"(a. a. O. S. 356)。

(4) 共产主义运动可以从有教养的阶级中获得活动家，但是其主要力量从历史上来看乃是"无产阶级"(a. a. O. S. 355. S. 356)。

(5) 从实现共产主义的战术来说，欧文派那样的"共产主义新村"在法国和德国是不可能的，即便可能也只将是高高在上的"实践而已"(a. a. O. S. 441)，因而不得不诉诸暴力革命。而且，暴力革命不能像巴贝夫派、布朗基派那样以少数精锐分子"秘密结社"的形式进行(a. a. O. S. 440)，而必须是大众的崛起。

上述几个论点，就算是缺乏充分的理论根据，但作为结论来说基本上是完整的。那么，这样的立场和结论究竟是在怎样的过程中确立的呢？在对作为黑格尔左派的恩格斯的自我发展进行探讨之前，首先有必要看一看外部因素以及他与其他共产主义潮流的关系。

首先可以想到的是赫斯的影响。赫斯在给朋友的书信中曾经这样提到过与即

① 作为此处立论的资料，有投给《莱茵报》、《新道德世界·合理社会报》等的一系列论稿。

将前往曼彻斯特的恩格斯在科隆见面时的情况："我们就各种各样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尽管他已经是一位革命家，然而他是作为一位热忱的共产主义者与我分手的。"另一方面，恩格斯在1843年的一篇论文中写到："《莱茵报》的编辑之一赫斯博士事实上是这一派中最早的共产主义者。"(a. a. O. S. 448)。因此，说与赫斯的讨论是恩格斯迈向共产主义的契机，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错。而且，仅仅依靠对国家政治进行改革是不够的，关键是要实施社会变革，这样的论点估计也是受到了赫斯的影响。不过，关于其他方面的论点，在现有资料下，[①]还难以看出影响的具体痕迹（这一点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赫斯的主张非常相近形成对照）。另外，赫斯与正义者同盟好像也保持过着联系，恩格斯与该同盟的成员K. 夏帕等结识，[②]估计也是通过赫斯的介绍。

其次可以想到的外部因素是与当时正呈增长势头的宪章主义者的接触。恩格斯作为纺织厂主的儿子，在正处于原始积累期的德国"目睹了企业家们无法无天的剥削和直接生产者的悲惨处境"，他怀着"对中产阶级的义愤"和对劳动阶级的人道主义同情去了英国。恐怕是因为有这样的背景，所以与"有教养的阶级不屑一顾的，就连社会主义者也不理睬的宪章主义者"能比较自然地接触。通过与宪章主义者以及工人的接触，认识到英国工人阶级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充分感受到他们具有理解共产主义著作以及其他著作的能力，特别是体会到团结起来的工人阶级具有强大的力量。笔者认为恩格斯从这当中学到了两点：(1) 共产主义运动没有必要披上基督教的外衣。当时规模最大的法国卡贝派（伊加利亚共产主义）以回到原始基督教团式的共产生活为口号，德国的魏特林派也将原始基督教式共产体作为大众化的便利方法。(2) 共产主义革命必须是团结起来的大众自身的事业，而且那也是现实可行的。当时的共产主义运动多少带有一种少数精英分子救济大众的倾向，而且他们屡屡以武装暴动作为一种手段。正因为这样，恩格斯不要说与卡贝派、布朗基派，就连与正义者同盟也当然保持着一定的距离。[③]

第三个外部因素是移居"阶级斗争的展橱"英国，目睹了围绕《谷物法》的赤裸裸的斗争。围绕《谷物法》的斗争很显然是主张取消谷物的进口税、通过降低食品价格来压缩工资成本的资产阶级，与力图保持进口税以维持谷物的高价格的地主和贵族之间的斗争。很显然，政党政派的斗争不单单是**政治理念**的斗争，也是**关系到阶级利益**的斗争。总之，政党就像保守党（贵族）、辉格党（资产阶级）、宪章党（无产阶级）那样，是各自所属阶级成员的组织体(a. a. O. S. 366)。估计当时的恩格斯并不知道基佐和蒂里的阶级斗争史观，但是他从以上事实中认识到"民主主义是一种自我矛盾，在根本上只能是伪善"(a. a. O. S. 436)。因此可以推测，当时恩格斯再次认识到：仅仅靠法国"粗野的家伙"所主张的政治革命（即确立民主主义政体）是解决不了问

---

① 关于赫斯的资料有：《哲学和社会主义文集》，柏林，1961年；《关于赫斯研究的新史料》，柏林，1964年。

② 恩格斯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1885年)中谈到了这一时期的情况。

③ 关于恩格斯在去英国之前阅读过的斯泰因以及魏特林的著作这一点，请参见乌尔利希前引书第55页及后续，以及A. 科尔纽的"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其著作"(《从民主自由主义到共产主义》第147～166页)。

题的，而应该消除将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主义改变为一种欺瞒的阶级、经济利害的根源，即必须废除私有制，进行以财产的共有为基础，将社会重新加以组织的“社会革命”(a. a. O. S. 439)；肩负起革命使命的是无产阶级。就这样，恩格斯将当时的共产主义运动作为这样一种历史性运动进行了追认(同上)。

为了弄清上述恩格斯在1843年关于共产主义的论题是靠什么样的内在理论来支撑的，以及几个外部要素与他内在的思想形成是如何交错的这些问题，必须一瞥刊载在翌年2月创刊的《德法年鉴》杂志上的两篇论文。

二

刊载在《德法年鉴》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不仅被马克思评价为“天才性的论文”[①]，并“使马克思决定从事经济学研究”(列宁语)，而且也是两人合作的契机。这篇论文不单单是对作为一门学问的经济学进行批判，而是对政治经济学本身的批判，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恩格斯共产主义理论的背景。

在这篇论文中，恩格斯提出了政治经济学停留在“探讨私有制的各种规律”上，对自我前提“私有制的合法性丝毫不加怀疑”[②](a. a. O. S. 380)，因而缺乏科学的基础这一后来被马克思所继承的观点，而且在这一观点中显露出了意识形态批判的萌芽。但是，他不是在尝试超脱世俗的批判，其论题涉及到价值论、危机问题、地租论等。他指出了经济学所蕴含的矛盾、概念的分裂与对立以及其所处的困境，认为那不单单是因为理论上有漏洞或者是见解肤浅，而是作为对象事实的现实经济关系本身矛盾的反映，这些矛盾以及悖理不是在学术范围内能够消除的，只能通过废除作为其前提的私有制本身才能克服。在这样的情况下，正如马克思后来所展开的那样，恩格斯的这些观点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框架内对自己的积极理论进行反命题的态度不鲜明，作为狭义上的经济学立论缺乏独创性的代替方案。

不过，从上面所介绍的恩格斯的主张中能够很容易看出恩格斯在什么问题上关注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而那又是怎样与他的共产主义理论相连接的。

与一般人所预想的不同，恩格斯没有像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那样去批判资本主义。也就是说，他放弃了当时的左翼将自己的学说与经济学联系在一起时当作惯例的论述方式。他指出水火不相容的李嘉图的价值论与萨伊的价值论实际上陷入了相互循环的状态中，并基于前述立场采取了一刀两断的态度，因此他不可能采取李嘉图的观点。其结果，尽管在李嘉图的基础上展开剩余价值学说的过程中一度遇到了困难，然而还是确立了劳动的自然价格论这一新的批判武器。(后来，马克思对恩格斯的这一“创见”[③]进行了充实[④]。不过，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马克思在较长一段时

---

① 也请参见《经济学批判》以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序言。

② 恩格斯当时已经读过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或关于法和权利的原理的研究》一书。请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42页。

③ 请参见《哲学的贫困》1884年德文版序言以及附注。

④ 请参见《资本论》第1卷第23章以及第4章第3节。

期受此学说的影响，如果没有这一媒介，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大概也不可能成立。）恩格斯通过这一“自然”价值论，将经验性地直接观察到的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化倾向进行理论化，洞察到了无产阶级革命崛起以及现存社会体制崩溃的必然性。

恩格斯的近代社会批判的真谛其实是更具实质性的，那不仅关系到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性，而且还关系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这一人类史上的大转换。“只要存在着私有制，一切终究都会归结为竞争”（a. a. O. S. 391）。“这一竞争是潦倒、贫困、犯罪”等所有悖理的“原因”（a. a. O. S. 398）。这里所说的“竞争”是广义的竞争，也包括经济机构的无政府性。“竞争的矛盾和私有制本身的矛盾是完全一致的”，“私有制使每个人陷入个别状态之中”（a. a. O. S. 392）。每个人作为“原子”相互竞争，别人都是自己的敌人。而经济法则作为“立足于相关者无意识中的自然法则”（a. a. O. S. 394）被贯彻，每个人将自己托付给“无意识的偶然的统治”。私有制＝竞争的社会就是这样的“必然王国”。对近代社会要实践地进行批判的理由，**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存在于“必然王国”之中。

在此，恩格斯指出："如果你们是像人那样有意识地进行生产，而不是像那些连类意识也没有的分散的原子那样，那么你们就会摆脱所有这些人为的无根据的对立”（Ebenda），现在已经是快要接近能够实现那样的共同的、有意识的生产分配的社会，也就是“自由王国”的时候了。就这样，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已经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变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这一视角为共产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

尽管恩格斯达到了这样的思想水准，但他并没有消除黑格尔左派的残渣。而且，这一点也是恩格斯能够以特有的方式将经济学与共产主义结合起来的背景。关于这一时期的情况，可以从刊载在《德法年鉴》上的另一篇论文《英国状况。评托马斯·莱卡尔的〈过去与现在〉》中窥见一斑。

恩格斯指出卡莱尔“整个思想方式实质上是泛神论的，而且是德国泛神论的思想方式”（a. a. O. S. 423）。而且，“费尔巴哈在《轶文》杂志中发表的提纲和布鲁诺·鲍威尔的作品，对这个问题谈得极为详尽”，“简直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了”（a. a. O. S. 424）。卡莱尔的“这种‘无灵魂’，这种非宗教和‘无神论’都是由宗教本身产生”，“因为宗教就是人的自我空虚的行为[①]”（a. a. O. S. 425）。就这样，在“内在、宗教的侧面”的问题上，恩格斯还处于鲍威尔和费尔巴哈的立场。

那么，这样的立场与前述共产主义言论如何连接起来呢？顺便提起一下，他自己说过“共产主义是黑格尔左派哲学的必然归结”（a. a. O. S. 448）。这一“必然归结”是由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在那里，恐怕介入了以下脉络。

恩格斯用黑格尔左派的观点将近代社会的状态观察为**非人**的状态，也就是说，**不仅仅**是指劳动者陷入极度的困境以及自由、平等、博爱没有实现，[②]而是指人处于

① 迈耶在他的《恩格斯传》第1卷第143页及其后续中将这一思想归结为蒲鲁东，不过直接与黑格尔左派联系起来比较自然一些。

② 恩格斯指出英国和法国的共产主义思想关注过这些问题，并以此与德国的“哲学共产主义”进行了对比。（MEGA. 1. Abt，2. Bd. S. 435f.）

丧失了作为类的本质的意义上的非人的状态。正如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指出的那样,"孤立的原子性的每个人"在无政府状态下相互竞争的状态正是作为"类存在"的人"丧失了**类**"的状态。在此,"本质"的恢复被当作目标设定下来。但是,"因为作为自己空虚行为的宗教而失去的东西"即**类的共同性**——恩格斯在这个意义上认为宗教是每个人的原子性竞争状态的"原因"——的恢复,仅仅靠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和爱的宗教是实现不了的。为了恢复类的本质,必须"把内容归还给历史"(a. a. O. S. 427),在社会体制中"获得"必须在物质上得到保证和实现。那必须"建立在自由人的自我意识……伦理生活关系之上"(同上)。(顺便提一下,就连卡莱尔也主张将类似于欧文的共产主义村的"劳动被组织化的社会"作为必要条件)。共产主义社会作为这样的社会体制而存在。总之,黑格尔左派所追求的人的本质的恢复只有以共产主义的"伦理生活共同体"这种形式才能实现。恩格斯大概是在这样的脉络中来谈共产主义是一直追求将人的本质从"宗教异化"状态中恢复过来的黑格尔左派哲学的必然归结的吧。

从 1843 年到 1844 年初,恩格斯大致上将思想形成推进到了上述地平。

三

1844 年初,恩格斯与马克思以同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了两篇论文——马克思发表的是《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为契机开始了交往。马克思当时还没有成为共产主义者,而是在费尔巴哈的框架内,或者是以在赫斯的方向上进行延长的姿态开始了社会批判。不过,两人作为黑格尔极左派,其向量是相同的。但是,在从黑格尔左派脱离出来的一段过程中,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两人所走的方向是相反的。

当时的恩格斯没有办法精确地说明人本来是那样,而且即使现在在本质上也应该是那样的类的 Wesen(本质)与实际上所陷入的 Existenz(存在)之间的乖离,正如前文所述,而只是停留在将"作为人自己空虚行为的宗教"视为其"原因"的抽象论上。当然,那要求对私有财产以及阶级分裂是如何形成的等问题进行具体说明。在此,应该很容易想到将 Wesen(本质)与 Existenz(存在)的关系用黑格尔式的异化理论来加以说明,即在将类存在的人视为一个自立的主体同时也视为实体的主体,将"人"的自我异化状态作为现实存在,另外还可以用黑格尔式的异化论来辩证地引导出以私有财产为主的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学范畴。的确,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提起,并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实现了这一理论构成。

但是,恩格斯丝毫没有显露出那样的志向。从恩格斯的卡莱尔论中可以看出,将类存在视为那样的主体概念,将经验事象作为自我异化状态加以说明的方式,在恩格斯看来恐怕是拙劣的黑格尔派的做法,[①]马克思对在黑格尔哲学中"异化只在思维的圈子里来被思考"感到惋惜,而恩格斯则排斥"**异化的理论**"**本身**。这所以会

① 这也许与恩格斯在柏林居住时听过谢林的讲义有一定的关系。

这样，是因为恩格斯迅速地将费尔巴哈的"人"朝着施蒂纳的方向，即不是把类存在变为自立的主体，而是分解为具体的、经验的每个人的方向迈进了。

说起来，正如在上一节中论述过的那样，对于相当恰当地**从经济学的视角具体地**把握了社会状态，主张应该以共有制为基础来重新组织社会的恩格斯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必要利用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与复归这样的哲学的、抽象的模式来立论，而是把社会学的解释作为自己的课题。

恩格斯正是在《德法年鉴》创刊半年后——在这期间马克思撰写了《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 8 月底在巴黎拜访了马克思。我们很难发现在这次会见中恩格斯有受马克思影响的痕迹，而马克思却以这次会见为转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① 这一转变在最初的合著《神圣家族》中迅速地体现出来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自觉地对黑格尔学派的"思辨构成的秘密"进行了揭露。他对将经验对象视为由"实体的主体"的"自我活动"所带来的连续的产物，将概念作为所谓"具体的概念"加以规定的"黑格尔式的方法的本质特性"详细地进行了批判，对唯名论的立场进行了反驳。在马克思所撰写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以"水果"为例的，以及根据"从人的谓语转化为独立主语的鲍威尔式的自我意识"所进行的系统论述。② 如果将这一点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马克思的逻辑——作为"从人的谓语转化为独立主语的费尔巴哈式的类存在"的"自我活动"的"连续的产物"，引导出以私有财产为主的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学范畴的逻辑——加以对照的话，其转变的痕迹是显而易见的。③

关于"异化理论的批判"的积极姿态和论点，有几点应该特别加以注意：(1) 恩格斯在卡莱尔论以来的论点再现于《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所撰写的部分；(2) 这些观点与《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所撰写的其他部分的观点往往有矛盾；(3) 这样的矛盾可能是因为马克思从恩格斯的来信中受到强烈的启发(后述)后，在校对或者是在手稿完成时插入了上述论点的结果；(4) 而且，对于上述异化的**理论本身**的批判，在恩格斯那里是终身一贯的，而在马克思那里到后来还存在着将异化的理论作为经济学的方法性原理加以运用的倾向，从《神圣家族》中的主张中可以看出有较大的**一时性**振幅。④

总之，对基于"异化的理论"的"思辨构成的秘密"自觉地展开的批判，成了促成马克思将黑格尔左派作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加以排斥并从黑格尔左派脱离出来的要素。

---

① 从将近世 Subjektivismus(主观主义)的黑格尔左派形态即黑格尔左派形态中的 Subjektivismus 推进到极限并加以完成的方向，朝将人作为在 Seinsverbundenheit(依存关系)中的 Objektum(客观)来加以规定的方向的转变。如果前者的方向结束了的话，即便近世 Subjektivismus 能够完成，但是无法明显地加以超越。如果认为马克思对近世 Subjektivismus 的超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话，不得不说这次转变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② 请参见《神圣家族》第五章第二节以及第六章第三节。

③ 请参见拙稿"马克思主义与自我异化论"。此稿原载于《理想》杂志 1963 年 9 月号，后收录于论文集《马克思主义的成立过程》(至诚堂，1984 年)。

④ 这里存在着一个疑问，正如在恩格斯那里，唯名论——他在《自然辩证法》中也对此进行了再确认——究竟能否与辩证法两立一样，辩证唯物主义想要**真正成立**，就像在《资本论》中的 Wert(价值)一样，必须将具有作为洛采所说的 Geltung(妥当)的存在性质的东西作为主语。这样的新的主语概念的萌芽在学位论文以来的马克思那里可以看到。关于这一点，有机会将加以论述。

恩格斯在访问巴黎后给马克思写的第二封信(1844 年 11 月 19 日)中,对当时出现的施蒂纳《惟一者及其所有物》进行了批判,在其中也包含着对费尔巴哈和赫斯的批判:

> 施蒂纳摒弃了费尔巴哈的“人”,摒弃了起码是《基督教的本质》里的“人”时,他就是对的。费尔巴哈的“人”……无疑还戴着抽象概念的神学光轮。……我们必须从“我”,从经验的、肉体的个人出发,……简言之,如果要使我们的思想,尤其是要使我们的“人”成为某种真实的东西,我们就必须从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出发;我们必须从个别物中引申出普遍物,而不是从本身中或者像黑格尔那样从虚无中去引申①。

当时,马克思正在对《神圣家族》进行最后的修改(翌年 2 月出版)。在该书中,将费尔巴哈的“人”与鲍威尔的“自我意识”相对峙,并主张“唯灵论与唯物主义过去在各方面的对立已经在斗争中消除,并为费尔巴哈永远克服”②,而恩格斯已经早就在对费尔巴哈进行批判的同时,采取了**唯物主义的立场**。

而且,正如从刚才的引用文中可以了解到的那样,那与黑格尔学派的思辨构成相反,而是与从个别中引导出普遍的唯名论、经验论的立场相吻合,特别是与从首先必须饮食的“具有经验的身体的个人出发”的立场相吻合。(因此,恩格斯在同一书信中,以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相近的方式对施蒂纳进行了批判。)而与此相对,马克思一时还显得有些徘徊。恩格斯在这封信中提出的思想——应该说恩格斯在 1844 年所探求的方向,不久成了两人共同的路线。

四

访问巴黎之后,回到故乡巴门的恩格斯从 1844 年底至 1845 年初撰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 年 5 月出版)。被列宁称为“社会主义文献中最出色的著作之一”的这部著作,是 1843 年以来的积极论点的集大成,并没有特别提出什么新的思想。因此,在此割爱对论点的复述,只要列出一件事情就够了。在 1892 年版的序言中,恩格斯写道:“这部著作保留着著者青春的印记。当时我 24 岁,而现在已经有那时 3 倍的年纪。不过,我觉得在重新读这部著作时,丝毫没有感到惭愧的必要。”限于这一点而言,可以说 1845 年初的恩格斯已经将其思想形成推进到了晚年可以放心地允许再版的水准。如果将他坚决不肯再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这一情况③同时加以考虑的话,我们可以看出恩格斯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有多么自负。事实上,这部著作作为了解独立于马克思的恩格斯将思想形成推进到了何种程度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1 册,第 6 页及后续。(译者注:中译文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7 卷,第 12～1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3 册第 266 页及后续。

③ 请参见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回信(1871 年 4 月)。

标记，由恩格斯自身在晚年提起过。①

达到了这一水准的恩格斯，开始在故乡巴门与赫斯一起投身于宣传共产主义的活动。其成果有《共产移居地的论述》以及《在爱北斐特的两次演说》②。这一实践运动成为他后来不得不离开故乡的原因之一。

在此之前，被巴黎当局驱逐的马克思从 2 月起居住在布鲁塞尔。③ 同年 4 月，恩格斯也移居到布鲁塞尔。在那里，两人正式开始共同工作。他们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共同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

生前没有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庞大草稿由 2 卷各 3 篇构成，著者的积极主张集中体现在第一卷第一篇"费尔巴哈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之中。但是，以往公认的底本给第一卷第一篇施加了暴力性的编辑加工——这一点最近由莫斯科的研究所正式确认了，④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错误理解。另外，也成为未能对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的成立过程中所起作用给予恰当评价的原因之一。要避免这样的悲喜剧，事先必须进行文献学研究。具体工作将在别稿中进行，在此想先摘录几个外观上的事实，然后再对内容进行论述。

第一篇的草稿(1) 由大小两束手稿构成；(2) 其中的大束手稿为 Urtext(最初的文本)，而且是从在"第二篇　圣布鲁诺"和"第三篇　圣麦克斯"这样的章节构成确定之前庞大手稿中编剩下来的内容；(3) Urtext 的撰写者是恩格斯，其中有很多的删除、修正、增补；(4) 另外还有大量的马克思的增补、修正、栏外语句。

如果将恩格斯的文章与马克思修正、增补的文章进行比较的话，能够发现两人的见解中还存在相当的距离。直截了当地说，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明显落后于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是出自恩格斯的独创性见解，而马克思则向恩格斯进行了学习这些情况。

为了确认当时两人的思想水准，同时也为了消除尽管承认是恩格斯撰写的，但认为"难道不是口述的笔记吗？"⑤以及"难道不只是将事先由马克思传授的思想记录下来了而已吗？"⑥这些疑念，在此有必要对两人在关于共产主义的见解上的差异预备性地加以论述。

《德意志意识形态》尽管没有对共产主义论进行专题论述，不过其中包含了相关的论点。例如：对共产主义革命与以往革命的根本区别的阐明；基于国家的本质规

---

① 请参见《共产党宣言》1888 年英文版序言以及 1890 年德文版序言。

② 其中关于欧文式共产主义新村的评价以及共产主义运动的阶级性的规定似乎比 1843 年要浅薄一些，那也许是为了便于启蒙的缘故。

③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被认为是在这一年的春天撰写的。

④ 请参见"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苏联新版"(《图书新闻》第 851 号、1966 年 3 月 26 日)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新版在东德哲学界所引起的波纹"(《日本读书新闻》第 1396 号，1967 年 2 月 27 日)，两篇文章都收录在前注拙文集《马克思主义的成立过程》中。

⑤ 参见 D. 梁赞诺夫：《马克思恩格斯论费尔巴哈》，编者导论，《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 1 册，1926 年，第 218 页。

⑥ 参见 S. 巴纳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载于《社会历史国际评论》第 7 卷，1962 年)以及迈耶前引书第 226 页。

定，对关于无产阶级应该首先掌握国家权力以将自己提高到统治阶级的地位问题的说明；关于被统治阶级为了清除旧污垢、掌握新社会的建设能力有必要经历革命的铁火的议论等等。其中特别重要的有两点：(1) 共产主义社会不仅仅是作为基于财产共有制的社会，而是作为没有**被固定化**的分工的社会来被描述（手稿第[17]页）；(2) 如果用恩格斯后来的话来说的话，共产主义社会作为针对“必然王国”的“自由王国”来被论述（手稿第[18]页，第 55～59 页）。

与此相对，马克思在提出上述论点的恩格斯的文章中，在加上了“批判的批判者”、“晚饭后从事批判”等语句，将该部分的文章改成故意开玩笑的语气之后写道：

> 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社会体制]，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现实的运动，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①

(1) 这一段话将恩格斯所进行的“以往自然形成的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对比出卖了。不仅如此，还将恩格斯在手稿中随处所尝试的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论述——恩格斯不是作为理想和运动，而是作为**应该建立起来的状态**来论述共产主义**社会**——推翻了。马克思的这一段话与恩格斯的主张显然是矛盾的。

(2) 这一段话使我们联想起《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内容：“社会主义是人的不再以宗教的扬弃为中介的**积极的自我意识**，……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但是，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式。”②总之，前面引用的马克思的栏外增补证明当时的马克思还没有把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应该建立的社会体制、最终的社会体制来思考。

(3) 因此，不得不考虑在 Urtext 中所看到的共产主义**社会**论——它分布在手稿的各处，并构成有机的成分，因此与 Urtext 的真正的著者到底是谁的问题相关——是恩格斯独创性意见。

(4) 顺便再补充两点：(a)在 Urtext 中所看到的关于共产主义的各种论点，大都存在于 1843 年以来恩格斯的，而不是马克思的论文、著作之中。前面所列举的恩格斯的观点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再现了，却没有在《共产党宣言》体现出来。这也可以作为 Urtext 是出自恩格斯之手笔的旁证。

很明显，到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某一时期为止，在共产主义论上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存在过不同的见解，而且至少在这一问题上恩格斯走在前面。在对 1843 年之后的恩格斯进行过分析探讨之后，这一点毋宁说是自明之理，已无需再加赘述。下面应该来看一看他所提出的新主张。

---

① 手稿第[18]页。

② 译者注：中译文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131 页。

五

可以说《德意志意识形态》的 Urtext 将前面所提到过的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第二封信中体现出来的想法具体展开了。恩格斯对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尝试用自己的积极观点加以批判，在这里所提出来的正是后来被称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恩格斯所说的意识形态——与马克思的增补、修正进行对照，可以发现与恩格斯的用法并不一致——是对将历史的诸形象作为意识的 Inkarnation（肉体化）、Verwirklichung（现实化）来思考的方式的称谓。因此，那是他所说的理想主义的历史哲学版，在这一点上，他屡屡将 idealistisch 与 ideologisch 这两个词混用。他所说的理想主义是指将广义的自然全般作为意识的 Verwirklichung（现实化）、意识的 Abbild（写照），进而指作为"精神"的自我异化状态来理解的立场。黑格尔哲学便是其典型。意识形态则是对在承认狭义的自然的 Ursprünglichkeit（根源性）的同时，特别是在历史方面主张意识的 Verwirklichung（现实化），将历史作为黑格尔式"精神"的残影"自我意识"、"人"之类的"被实体化了的主体"的自我异化过程来探求的思考方式的称谓。

在这里，恩格斯所进行的意识形态批判归结于对将历史作为"人的自我异化和复归的过程"来理解的思考方式的批判。为了对这样的意识形态展开批判，必须阐明与狭义的自然一样，历史形象自身也具有存在性，在历史意识之前具有其自身的自然史法则这一问题。恩格斯就像"将自然也视为非有机的肢体"那样，从与"人"、"类存在"正相反的"必须饮食的有机的个人"出发，一边将分工视为分化的原理一边来推进这项工作。这样，他不仅提示了从整体上把握历史的方法，而且说明了为什么会出现意识形态的颠倒。

在此，没有追踪恩格斯论述的余地，通过指出以下事实应该能够清楚地说明他所达到的思想水准及其内容。后年的马克思作为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公式"而定型化的诸论点，都基本上以完整的形式出现在恩格斯的 Urtext 之中。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中整理出以下几条：(a) 从"现实的个人"，也就是说从"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①的个人出发；(b) 用黑格尔的语义将这一条件的整体，即"在过去的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②和"生产关系"③称为"市民社会"④，并认为正是"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⑤；(c) "它们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一个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

① 手稿第[11]页和{1?}c。（译者注：中译文见《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0 页。）

② 手稿第[19]页。（译者注：中译文见前引《费尔巴哈》第 32 页。）

③ 手稿第[59]页。（译者注：中译文见前引《费尔巴哈》第 68 页。）

④ 手稿第[24]页、第[68]页。（译者注：中译文见前引《费尔巴哈》第 36 页、第 77 页。）

⑤ 手稿第[68]页。（译者注：中译文见前引《费尔巴哈》第 77 页。）

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1];(d) 那是起因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2],这一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3]。

从手稿的状态可以详细地看出:这里所提起的一系列论题是在撰写手稿的过程中逐渐确立的。阐明这个问题,同时也可以清晰地描绘历史唯物主义在恩格斯那里的形成过程。不过,因为需要进行一些文献学的论述而不得不割爱。在此,只想就 Urtext 中所包含的诸多论点和问题指出与上面所介绍的事实——通过这些事实,我想大致可以察知恩格斯所达到的思想水准及其内容——相关的两点:

第一点与出发点和展开的原理有关。恩格斯在从"有身体的每个人"这一出发点来立论社会关系的时候,其论述是非常牵强的。他立论家庭这一极端的社会关系和男女之间的分工,而且以存在于"家庭中原始和隐蔽的奴隶制"[4]为媒介来阐述所有制,甚至"市民社会"。恩格斯是在非常广泛的意义上使用分工这一概念,以至于将阶级也置于分工之下。"分工"这一概念对恩格斯来说,是展开论述的杠杆。

对于这样的内容,马克思是否积极赞成,我们从马克思对手稿中的补充修改中很难加以判断。但是,(1) 暂且不谈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神圣家族》中的论述;(2) 现在视为问题的,在共同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不久致巴维尔·瓦西里也维奇·安年柯夫的书信以及《哲学的贫困》中仍然看不到那样的姿态;(3) 就连到撰写《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时候,他还从作为对 Stammwesen(种族存在)进行重新解释的 Gattungswesen(类存在)出发;(4) 即使在那之后,也认为分工起源于**共同体之间的分工**,并通过这一主张来论述私有制和阶级分化的历史成立过程,而恩格斯在那之后也没有放弃"内因论"的姿态。在将这些情况综合地加以考虑的时候,对马克思究竟是否赞成多少有怀疑的余地。总之,只有从每个人出发并以内在的分工为杠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与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相关的问题——才能成立,对这一点应该充分加以注意。

第二点是围绕自我异化论的问题。马克思在手稿第[18]页栏外写下了"这种'异化',如果用哲学家易懂的话来说"之类的内容。而恩格斯即使是作为便于说明的方法,也不使用异化这个词。他只在一处使用过,该处是对意识形态的颠倒究竟是如何产生的这一问题进行总结的部分,实际上相当于 Urtext 的结论:

> 哲学家们在不再屈从于分工的个人身上看到了他们名之为"人"的那种理想,而且他们把我们所描绘的整个发展过程看作是"人"的发展过程,从而用"人"来代替过去每一历史阶段中所存在的个人,并把他描述成历史的动力。这样,整个过程被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过程,实际上这是因为,他们总是用后来阶段的普通个人来代替先前阶段的个人并赋予先前的个人以后来的意识。由

① 手稿第[61]页。(译者注:中译文见前引《费尔巴哈》第 70 页。)

② 手稿第[22]页、第[52]页。(译者注:中译文见前引《费尔巴哈》第 35 页、第 61 页。)

③ 手稿第[52]页。(译者注:中译文见前引《费尔巴哈》第 61 页。)

④ 手稿第[17]页。(译者注:中译文见前引《费尔巴哈》第 28 页。)

于这种一开始就撇开现实条件的本末倒置的做法，所以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的发展过程了。①

从马克思在这一页的栏外写下“费尔巴哈”并划了下划线可以察知，这一段文章或者是其前后对自我异化论的批判给马克思留下了强烈的印象。而且应该特别加以注意的是，在马克思的生前发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惟一的部分——那是为了应对来自格律恩的攻击，以**马克思的名义**于 1847 年发表在《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 8 月、9 月号上的部分——第二卷“第四篇　卡尔・格律恩”中，构成《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基干的自我异化论的论点已经成了嘲笑的对象。② 马克思的这一转变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恩格斯的影响尽管不能马上加以判断，但这是应该铭记在心的事实。

在此想补充的是，在“第二篇　圣麦克斯”后续的手稿中——那显然是经过马克思增补后誊清过的——存在着多处不是把共产主义单纯地作为“运动”，而是作为“应该建立的社会状态”加以论述的地方。鉴于在上节中指出过“见解的不同”问题，不得不认为那是恩格斯说服了马克思的结果。

六

在共产主义理论上说服(?)了马克思的恩格斯，在起始于巴门的实践运动方面也把马克思当作战友。以 1846 年 5 月的《反对海・克利盖的通告》为契机，马克思也开始表明对实践运动的姿态，与恩格斯一起推进“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工作。

由于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因此对(1) 必然王国的成立和存在的历史必然性；(2) 那是能够由共产主义来替代的现实条件和必然性，**从社会科学的见地**进行了说明，因而能够赋予 1843 年以来提出的命题以“科学”基础的恩格斯开始重新考虑德国革命的步骤。在此之前的恩格斯由于没有认识到德国与英国和法国相比处于一个阶段前的社会构成体之中，因此认为德国革命可以直接是共产主义革命。但是现在，他认识到理应出现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在这里，当然产生一个问题，即德国的无产阶级及其前卫对理应出现的革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对于这一问题，恩格斯在《普鲁士宪法》(1847 年 3 月)、《德国的现状》(同年 3～4 月)、《保护关税制度还是自由贸易制度》(同年 6 月)中进行了回答。

众所周知，在此提出的“不断革命论”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大会上被关于德国的纲领以及马克思有名的《自由贸易论》所采纳，进而言之在 1848 年革命时成了他行动方针的基调。至此，恩格斯大体上完成了他的思想形成。

“正义者同盟”英国支部正是在这个时候向恩格斯提出了希望加盟的邀请。其指导者 K. 沙佩尔以及 H. 鲍威尔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行动，其真意和动机中存在着

① 手稿第[67]～[68]页。(译者注：中译文见前引《费尔巴哈》第 77～78 页。)

② 关于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自我异化论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以及必须摆脱的马克思自身的内在必然性，请参见收录于前引《马克思主义的成立过程》中的“马克思主义和自我异化论”。

不明点。恩格斯居住在曼彻斯特的时候曾经与他们交往，1843年以来被邀请加盟，而且1843年当时恩格斯在共产主义理论上已经比他们领先一步并以此与他们所拥戴的魏特林的理论相对峙，这些原委难道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吗？总之，加入正义者同盟——之后改称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对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思想来说具有命运性的意义。如果没有被接纳，而且如果恩格斯的巴黎支部组织——他居住在巴黎的时候致力于该组织的活动——没有成功的话，他的思想在那之后将会经历怎样的过程来寻求出现实的推动者呢？

在与英国支部交往的同时，成功地使巴黎支部"翻身"的恩格斯于1847年夏天**代表巴黎支部**出席了正义者同盟大会，成功地实施了同盟的再组织化、从魏特林主义的脱离、向"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改称。在同年11月的大会上提出了纲领修改案《共产主义的原理》，与马克思一起从事纲领的起草。恩格斯1847年11月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

> 请你也考虑一下信条[纲领]。我认为共产主义宣言的形式要比问答体的形式合适。……我把这个[巴黎支部的纲领草案]带去。虽然进行了简单的说明，但因为时间仓促，结构尚不成熟。从何谓共产主义开始，接下来是无产阶级及其成立的历史，……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历史展开……最后是共产主义者的政治纲领……尽管还没有确定，……不过不打算将与我们的想法不一致的观点包含在内。（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1847年11月）

基于这样的方针合作撰写的——不过，不知何故，作为"没有分工的社会"、"必然王国"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论点被除去了——正是《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而确立，要等到《资本论》(1867年)的出现。但是，如果与经济学暂且分开来谈的话，可以说共产主义理论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在《共产党宣言》的时期基本上确立了。

此时，且不说率先进行经济学研究这一点，从共产主义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不管是哪个方面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都是恩格斯走在前面并且起了主导作用。

本稿所尝试的主张，也许违背了尽力把功劳让给了马克思的恩格斯的遗志。据说，恩格斯在晚年对于倍倍尔所提出的希望明确"分担"的要求，只回答说："那样的事情历史会做出判断的。更重要的是现在好好地活着。"不过，现在应该到了由"历史做出判断"的时候了。

的确，只要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对"分担"以及差异的强调也许会带来谬误。但是，两种独创性的智慧演奏出的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音色。事实上，关于辩证法的问题、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相互作用、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问题，甚至人论的不足——哪怕他们几乎没有意识到——在今天的我们眼里看来，有着仅仅靠语感的不同说明不了的问题。在对这些重要论点上令人感到意外的两人

的差异进行考虑的同时，为了更周到地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有必要详细地探讨两人的思想形成过程和“分担”。小论在这方面如果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的话，笔者将感到十分欣慰。

补遗：关于所谓的“口述笔记说”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是由恩格斯的笔迹写下的，而且历史唯物主义与共产主义理论在那里基本上以完整的形式得到了阐述，这一不可动摇的事实似乎与恩格斯在晚年反复说过的“证言”互相矛盾。因此，人们推测道：虽然笔迹是恩格斯的，但那有可能是马克思口述的笔记。这一推测在后来似乎作为被确定了的事实而被人们接受。因此，究竟是谁的笔迹不再成为问题，不久“马克思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朴素的“确信”在世间广为蔓延。但是，推测毕竟是推测，现在必须归本溯源。

恩格斯去世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干部们是如何轻率地对待他们所接管的遗稿的，对此梁赞诺夫已经进行过谴责。梅林似乎没有通读过《德意志意识形态》，他在《马克思传》(1918 年)中对该著作一笔带过地提到：“老鼠们的确用它们的牙齿对手稿进行了批判。但是，……从残片来看，著者并没有那么哀叹他们的背运。”①大学者梅林从伯恩施坦等所刊行的“第三篇　圣麦克斯”的一部分等等来推测，得出了那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著作的判断。估计轻视《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学研究的背景就是在这个时候形成的。迈耶那造孽的“推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迈耶在《恩格斯传》(1919 年)中这样写道：

>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能从笔迹来推论谁是真正意义上的著者。马克思的字潦草得让人无法辨认，而恩格斯的字则比较清晰。恩格斯肯定不仅仅常常誊写用于印刷的手稿，而且还将事先商量过的某种成熟的想法记录在纸上。

而且迈耶紧接着以“恩格斯反复说过，对于历史观的一般性规定……是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向他提起的”②这一事实加以引证。

对此，梁赞诺夫在我们视为问题的“第一篇　费尔巴哈”部分初次刊行的时候，在其序言中写道：“遗憾的是迈耶手中大概还没有《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现存全部手稿。在写《恩格斯传》的时候，他还没有看清整个手稿的脉络。”③但是，“遗憾的是”，指出了迈耶问题的梁赞诺夫自身也提出了以下推测：

> 手稿基本上是出自恩格斯的手笔。出自马克思的手笔的只有修正、插入以及若干的栏外补充。但是，从这一点不能得出应该将恩格斯视为著者的结论。

① F. 梅林：《梅林全集》第 3 册，1960 年，第 117 页。

② 迈耶：《恩格斯传》，第 2 版，1932 年，第 1 册，第 226 页及后续。

③ 梁赞诺夫：《马克思恩格斯论费尔巴哈》，编者导论，《马克思恩格斯档案》第 1 册，1926 年，第 208 页。

毋宁说正好相反。特别是第一章①尽管是两人共同的劳作,但给人留下的是马克思让恩格斯将口述笔记(in die Feder diktierte)下来了的印象。与此不同的是,第二章看来是马克思单独撰写的,而不是对口述的笔记。在第一章中,与恩格斯**自己**通常写的文章以及手稿的第二章相比,有非常多的本质上的修改。当然,我们并不打算根据《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来彻底解决在这部著作中两者的分担这一麻烦问题。(a. a. O. S. 217)

在之后的几十年中,可以说连这篇遗稿中存在着"两者的分担这一麻烦问题"本身都被忘得一干二净了。1962 年,在阿姆斯特丹的"社会史国际研究所"——那里保存着马克思、恩格斯的遗稿类——发现了混在其他文件中的 3 张《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巴纳,出人意料地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

巴纳似乎对恩格斯的笔迹有些惊讶,他援引迈耶的文章写道:"的确,手稿基本上是由恩格斯写的。……但是,这一执笔的事实与谁是著者是没有关系的。……恩格斯的字易读而且写得快,……他每次都主动承担誊写工作。"②

受巴纳这一主张的影响,《德意志意识形态》俄文版的日译者花崎皋平认为:"广松提起的问题之一,即因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大部分是恩格斯的笔迹③,所以是不是在思想上也应该是恩格斯起主导作用。在这一点上,(1) 的确大部分的笔迹是恩格斯的;(2) 新发现稿的校订者巴纳所引用的迈耶的看法,至今仍然应该是妥当的。"④

现在,在研究者之间,应该说巴纳以及花崎的观点已经被广为接受。恩格斯将事先与马克思商量好的内容记录下来的说法,说 1845 年春天在布鲁塞尔见面时如何如何,这与恩格斯的"证言"也是一致的。但是,恩格斯在做这些"证言"的时候,为什么一次都没有说出过那个意思呢?他在《费尔巴哈》出版的时候写道:"我从 1845 年至 1846 年将马克思与我写的旧稿翻出来又看了一遍。""关于费尔巴哈那篇没有完成。写好的部分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述……"因此,只要读一读他所说的"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述",谁都明白他应该得出了在思想上已经基本成型的判断。但是,他为什么在这里没有说功劳主要在马克思呢?他之所以在《费尔巴哈》的序言中谈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作为记录着新世界观的天才性萌芽的最初文章,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并将之收在附录之中,大概是因为与费尔巴哈直接相关的缘故吧。每次都说"1845 年春天,在布鲁塞尔"如何如何的恩格斯,为什么不提到此遗稿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述"呢?而且,为什么一味谦虚地说现在问题的未定稿"只不过证明了当时我们关于经济学的知识还不充分"呢?其理由不是别的,难道不正是因为是以他为主导写下的吗?我们不能再拘泥于恩格斯晚年的"证言"

---

① 梁赞诺夫所说的第一章相当于广松版的 A 节。按马克思标记的页码,到第[35]页为止。下面所说的"第二篇"是指手稿的第[40]页以及后续。

② 前引巴纳《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注释 3。

③ 在此想说明的是,笔者在旧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在编辑上的问题"(收录于论文集《马克思主义的成立过程》,至诚堂,1984 年)中也没有只根据笔迹来判断。

④ 花崎皋平:"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全体构想",《思想》1966 年 7 月号。

了。在此，我们将同时推翻迈耶的事先谈妥、梁赞诺夫的口述笔记以及即便不是笔记但也有可能是在马克思的备忘录的基础上写下的这样三种说法。

最终应该从思想内容本身和两人在当时的思想形成经过开始论述——请参见拙著《恩格斯论》，在此首先通过对恩格斯笔迹的旧层中的文章和马克思增补的文章进行比较，得出以下结论：

（1）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及《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立论相一致的文章的确在此未定稿中出现了，但那**全部**——或者说只有惟一的例外，都是马克思自身后来增补的，而在恩格斯的底稿中看不到。

（2）在"意识形态"、"自然形成的"、"生产力"等基础术语的用法上，两人之间存在着差异。例如，"生产力"这个词，马克思使用的一直是 Produktivkraft 及其复数形 Produktivkräfte；而恩格斯在最旧层①中使用的都是 Produktionskraft 及其复数形 Produktionskräfte。

---

① 这里所说的最旧层，相当于梁赞诺夫所说的"第一章"。关于用语的差异，在此需要稍微说明一下：

在梁赞诺夫版中，在判读最旧层的手稿的时候，将第[13]页的 1 处、第[22]页的 3 处、第[23]页的 1 处、第[24]页的 1 处，总共 6 处判读为 Produktivkraft，而将马克思在第[25]页中的插入文的 1 处判读为Produktionskraft。因此，梁赞诺夫应该没有意识到我们在(2)中所列举的事实。在之后的阿多拉茨基版中，恩格斯撰写的部分被判读为 Produktivkraft 的地方减少至 4 处(第[13]、[22]、[23]、[24]页各 1 处)，第[25]页中马克思插入的用语也被判读为 Produktivkraft。在新德文版中，恩格斯撰写的部分被判读为 Produktivkraft 的只有 3 处(第[13]、[22]、[24]页各 1 处)。

我们看不到这些版本的编者们注意到过马克思与恩格斯在用语上差异的痕迹。因此，前面所介绍的对判读的修正是在没有任何先入观的情况下进行的。

但是，新德文版中依然存在 3 处与我们的主张不相符合的例外——也就是说，马克思毫无例外地使用 Produktivkraft，而恩格斯不使用 Produktionskraft，而是使用 Produktivkraft。我们可以预料这些"例外"终究会被重新判读。我们这样说的理由是：重新进行判读的阿多拉茨基版的判读方式是"例外"的，新德文版重新判读的地方在删除文中，即〈jede Entwicklungsstufe der《gese[llschaft]》Produktionskräfte〉。另一方面，构成"例外"的地方在手稿前面几行中(第[22]页)，即 In der Entwicklung der〈Gese[llschaft]〉Produktivkräfte tritt eine Stufe ein,。各种版本都是这样判读的。(不过，前面已经提到过，对紧接在后面的 2 处，阿多拉茨基版以及新德文版都判读为 Produktionskraft。)

上面列举的 2 处在阿多拉茨基版是"例外"，而在新德文版中其中 1 处不再是"例外"，请对两者进行比较！2 处的行文相似，都是只将 Gessllschaft 写了一半就删除，而且 2 处之间只相隔了数行。在其他地方一直使用 Produktionskraft 的恩格斯，而且在相似的行文中写下了 Produktivkräfte 的恩格斯，只在这里例外地使用，难道不是很不自然吗？就第[13]页的另 1 处"例外"而言，因为该处前后的文章可以说是对赫斯的论述，所以就着赫斯写下了 Produktionskräfte，这样来分析应该没有大错。(关于第[24]页的"例外"，请参见第 5 版的前言。)

"例外"从 6 处减少到 4 处，再减少到 3 处。从这样重新判读的历史来看，可以预料下一步将可以排除"例外"。另外，可以认为：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都使用 Produktivkraft 这个词，人们对之比较熟悉，所以在心理上容易人不由自主地那样去判读。

我们所考察的内容限定在最旧层。在梁赞诺夫所说的"第二章"的部分——甚至有些研究者认为那不是 Urtext，而是第三篇"圣麦克斯"的离题部分。总之可以确定那与最旧层相隔了一段时间——恩格斯所使用的一直是 Produktivkraft。如果想说口述记录的话，在这一点上正好与梁赞诺夫相反，应该是"第二章"才对！

可以肯定，Produktionskraft 这个词是从赫斯那里学来的，赫斯在乌帕塔尔演讲时就使用过。Produktivkraft 这个词的来由不明。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作为对斯卡尔贝克的介绍，使用过 Produktion-und Produktive Wesenskräfte。在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插入文中，第一次(?)使用的时候，还加上了表示"所谓"意思的引号(第[13]页)。

而恩格斯在当初一直使用 Produktionskraft，后来一直使用 Produktivkraft。那似乎是无意识的。只要判读无误的话，经过马克思增补后誊清的原稿中，两者是混用的。

(3) 这与其说是两人文章的比较，还不如说主要是与恩格斯的 Urtext(最初的文本)相关的问题。如果将马克思的修正、恩格斯自身的增补去掉以恢复原形，可以看出文章的论述顺序没有经过整理，给人的是一种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的印象。(例如，在以往的各种版本中被加上了“历史”这一标题的部分，即规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提出历史的四个基本契机的部分。其实，那已经是经过增补修改，被“改善”过了。)

其实无需详细地指出两人在手稿中的思想差异，仅仅依据上述三点就足以否定关于这个问题的各种说法。如果是口述笔记以及根据备忘录而论述的话，就不会出现(1)和(2)的问题；(3)的事实也许会给梁赞诺夫以口述笔记的印象，不过谁会对论点不加整理就进行口述呢？岂不是太失礼了吗？① 我们在将(1)(2)综合起来考虑的基础上，可以将(3)视为手稿是恩格斯在事先没有与马克思讨论过，更不要说是在有备忘录的情况下一气呵成写下的佐证。如果说事先商量好了的话，哪怕暂且不谈事实(3)，仅从事实(1)来看，那将意味着恩格斯对马克思的重要的论点丝毫没有理解。而且，从前面指出过的在本文中可以看出两人在思想内容上存在着明确的差异来看，那又意味着恩格斯误解了马克思，并堂堂正正地写下了马克思难以首肯的内容。我们暂且指出以上几点，以批判在这个问题上的“推测”，即先入观。

此论文原载于《思想》杂志 1966 年 9 月号，后收录于《马克思主义的成立过程》(至诚堂，1984 年)

① 我们知道一些马克思夫人替马克思誊写给报社等的投稿，以及恩格斯一边增补一边替马克思誊写用于印刷的稿件的例子，也知道几个马克思口述他人记录的例子。例如：1852 年 2 月，为了给魏德迈的报纸投稿以挣得稿费维持生计，不得已在病床上口述，让夫人做了记录(请参见 1852 年 2 月 27 日致恩格斯的信)；《共产党宣言》原稿的一部分是马克思口述夫人记录的(MEW. 4. Bd. S. 610)。但是，实际上马克思夫人记录的《共产党宣言》只有 3 行，其余部分结果还是马克思自己写的。从马克思文章的风格也可以自然而然地想到，马克思的文思并没有敏捷到能直接口述让人记录的程度，要不然《资本论》早就完成了。

一般来说，高度的理论性著作的口述与传记的怀旧谈不同，是非常困难的。更何况在好不容易捕捉到了“新世界观的天才性萌芽”的时候，连整理论点的备忘录也没有就自己口述让人记录，即使是文思如涌的人也做不到。

而且，1845 年那个时候，恩格斯绝不是马克思的“弟子”。如果是对夫人以及魏德迈进行口述还说得过去，另外如果是只要稍加修改便可以定稿的内容也说得过去，让恩格斯记录需要再次誊写的草稿，马克思再怎么“缺乏常识”(?)也是不会那样做的。

附录三

各版手稿排列顺序对照表

梁赞诺夫版 (1926)		新德文版 (1966)		MEGA2 版 (1973)	广松版 (1974)		涩谷版 (1998)	(小林补译)文库版 (2000)	
正文	异稿	正文	结构	正文	正文	异稿	正文	正文	结构
序言		序言	序言	序言	序言		序言	序言	序言
{1?}a～b	{1}	{1}		{2}	{1}	{1?}a～c	{1}	{1?}	序言的第一草稿
{2}		{2}		{1}	{2}		{1?}	{2?}	
{1}c～d		{1?}c～d		{1}?	{6}a～c		{2?}	{5}	
{2?}		{2?}	Ⅰ	{2?}	{6}d	{1?}c～d	{2}	{1}	第二草稿
{5}		{3}		{3}	{7}a	{2}	{3}	{2}	第三草稿
{6}～{11}		{4}		{4}	{7}b	{5}a	{4}	{6}～{11}	本论一
{20}～{21}		{5}		{5}	{7}c	{5}b	{5}	{20}～{21}	本论二
{84}～{92}		附录Ⅰ	Ⅱ	附录Ⅰ	{7}d	{5}c	附录Ⅰ	{3}	本论三(1)
{3}		{6}～{11}		{6}～{11}	{8}a	{5}d	{6}～{11}	{4}	
{4}		{20}～{21}	Ⅲ	{20}～{21}	{8}b～{11}d		{20}～{21}	{84}～{92}	本论三(2)
注：当时，{11}c=[29]以及附录Ⅰ尚未被发现		{84}～{90}			{20}～{21}		{84}～{92}		
		{91}～{92}	Ⅳ		{3}				
		附录Ⅱ		{84}～{92}	{4}				
		注：{1?}a～b 在{1}的注释中说明			{84}～{92}				
					附录Ⅰ、Ⅱ				

注：(1) 此表由中译者整理而成；

(2) 阿多拉茨基版因为将手稿的顺序完全打乱，因而无法比较；

(3) 巴加图利亚版的顺序与新德版相同，人民出版社版《费尔巴哈》译自新德文版，顺序亦与之相同；

(4) {6}～{11}、{20}～{21}、{84}～{92}为大束手稿，{1}{2}{3}{4}{5}{1?}{2?}为小束手稿。各版大束手稿的排列顺序都一致，小束手稿则有较大的分歧。此表将小束手稿单独标记，而将大束手稿连续标记。

译者后记

马克思、恩格斯1845～1846年共同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共由二卷六篇构成，本书所译的“费尔巴哈”是第一卷的第一篇。

在其他篇中，马克思、恩格斯采取的都是对论敌的观点逐一进行批驳的行论方式，惟独在此篇中对他们自己的主张即“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因而此篇在理论内容上具有独立的价值，而它恰恰又是一篇未完稿，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前没有公开出版过。因为这样的原委，所以此篇的编辑问题，实际上是关系到如何认识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成立经过乃至马克思主义整体的非常重大的问题。

现存手稿原件除了“序言”被梁赞诺夫带回莫斯科，现收藏在“现代史档案保管研究俄国中心”（简称为RC）以外，其余都收藏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社会史国际研究所（Internationaale Institutt voor Sociale Geschiedenis，简称为IISG）”。IISG1935年在“工人中央人寿保险公司”的资助下，由阿姆斯特丹大学经济史教授波斯蒂姆斯（Nicolaas Wilhelmus Posthumus，1880～1960）主持设立。《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是该中心在1938年从因受纳粹的迫害而流亡至荷兰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手中购得的。

在广松版之前，已经有多种版本存在，那就是：梁赞诺夫版（1926年）、阿多拉茨基版（1932年）、巴加图利亚俄文新版（1965版）、新德文版（1966年）、MEGA2版（1973年）。在广松版之后，日本又出现了涩谷版（1998年）。对于广松版以前的几种版本，广松在书中已经进行了详细的评介，无需译者赘言。在此，译者仅想对广松版（包括小林昌人补译的文库版，以下简称文库版）和涩谷版进行简单介绍。

（1）广松版：《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著，广松涉编译，河出书房新社，1974年。

广松从1959年在东京大学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就开始意识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在编辑上的问题，次年根据梁赞诺夫版和阿多拉茨基版整理出了供自己使用的“私家版”。可以说，1974年的河出书房新社版就是在这一私家版的基础上整理编译而成的。广松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主要包括手稿的排列和复原标记两个方面。

手稿的排列问题，实际上是关系到如何认识理解手稿内在结构的问题。广松版在排列上的最大特点将小束手稿视为基本手稿的缺损部分以及改订新稿。为了体现手稿的这种内在关联性，采取的是按手稿分页、将底稿与改订新稿以双联页进行排印的方式。这种排列方式，的确正如广松所说的那样，“即使是对笔者编辑排列（内在构成的认定）持不同看法的读者，……应该也不会感到有什么不便。”（《〈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文献学上的诸问题》。）在手稿的复原方面，广松版仿效梁赞诺夫版，

将手稿中被删除的字句和文章以小号文字表示。另外，将马克思、恩格斯的笔迹用不同的字体加以区分，并在注释中对各版判读的异同进行了说明。还有，因为附有德文原文，所以研究者随时都可以对术语、译文进行确认和推敲。总之，通过广松版，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出手稿的原貌。直观、实用、客观，这几点应该说是广松版的最大特色。

但是，广松版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版本。译者认为它主要有两点不足之处：其一，没有直接利用手稿原件；其二，日译文比较晦涩。

就第一点而言，正如涩谷正所指出的那样："广松版不是在独自调查的基础上，而是依据以往各种版本的信息编辑而成的版本。既然那些版本没有成功地将手稿完全复原，广松版也很难说'是按照手稿复原'了。"（涩谷正编译：《草稿完全复原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序文、第一卷第一章]注记》，新日本出版社，1998年，第185页。）也正因为这一点，广松版在各版判读不一的情况下往往只能凭推测来取舍，而且也未能将栏外的状况细致地记录下来。应该说，那并不是因为广松没有经济上的能力以及时间去阿姆斯特丹调查手稿，而是因为他认为没有那个必要。例如他说过："对于知道马克思的笔迹潦草得难以辨认这一情形的人来说，很容易想象照相版实际上起不了什么作用"（《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在编辑上的问题》），"实在是不行的话还有去阿姆斯特丹的路子"（《〈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文献学上的诸问题》）。很明显，他认为依据以往的版本完全能够将手稿复原，而把直接利用手稿原件当作最后的手段。但事实证明，他那样的做法是有局限性的。例如，他在《关于所谓的"口述笔记说"》（请参见本书附录）这篇论文中，作为区分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的关键线索，对两者所使用的"生产力"这一术语缀词法的异同进行了考证。广松认为马克思使用的一直是"Produktivkraft"及其复数形"Produktivkräfte"，而恩格斯使用的则一直是"Produktionskraft"及其复数形"Produktionskräfte"。但是，在梁赞诺夫版中，恩格斯笔迹的手稿中有6处被记载为"Produktivkraft"，在之后的阿多拉茨基版中减少至4处，在新德文版中又减少至3处。广松将那些称为"例外"，并认为导致这种例外的原因在于："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都使用'Produktivkraft'这个词，人们对之比较熟悉，所以在心理上容易人不由自主地那样去判读"，并且还"预料这些（新德文版中的3处）'例外'终究会被重新判读"。而涩谷经过对手稿进行调查，确认新德文版中的3处"例外"在手稿中分别为"Produktivkraft"、"Produktivkräfte"、"Produktivkräften"。这样一来，广松的恩格斯论的说服力自然在一定程度受到削弱，而恩格斯论又正是广松《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学研究的三大支柱之一（其他两个支柱是：1. 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过程和在初期的展开；2. 马克思自我异化论的扬弃过程。关于广松在这两个问题上的观点，请参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物象化论的构图》第一章"为了宣扬历史唯物主义"）。

（2）小林补译文库版：《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著，广松涉编译，小林昌人补译，岩波文库，2000年。

文库版基本上可以说是广松版的普及本，正因为如此，它省去了广松版的德文

部分，而且用的是袖珍文库版的版式。

补译者小林昌人(Kobayashi Masato)生于1954年，从早稻田实业学校毕业后，一边在公司工作一边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并自学了德语。1981年，将广松著作读后感寄给广松，并以此为契机开始了与广松的交往。先后发表了《〈自然辩证法〉的编辑问题》、《〈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世界观》等论文。1986年，在东京大学旁听广松讲授《德意志意识形态》，并参加由广松、良知力主编的《黑格尔左派论争》的翻译工作。1994年广松去世后，担任情况出版社《广松涉选集》的编辑委员、岩波书店《广松涉著作集》全部著作的解题以及广松年谱的编辑工作(以上介绍内容由广松邦子夫人提供)。

小林补译广松版，是受广松本人的委托(1992年)。而广松之所以委托小林，主要是因为觉得自己的译文可读性不高。由于广松希望尽可能忠实地将原文的意思加以再现，所以采取的主要是直译法，这使得原本就很晦涩的广松的文章难上加难，令很多读者望而生畏。对此，广松自身也意识到了，说其日文版"与其说是翻译，还不如说是供读解的参考版"(广松版日文版凡例)。然而，广松同时又认为"翻译必须让人能够读懂才行"(小林解说)。在补译的过程中，小林参考了中山隆次的私家版、下述涩谷版，并从的场昭弘那里借用了手稿的复印件。小林版除了对文字进行润色以外，还增加了不少关于撰写背景等的注释。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小林在补译过程中对广松版的排列顺序作了较大幅度的变更(请参见"译者注"⑮)，而广松对此又给予了认可(小林解说)。这也许可以说明广松在晚年不再坚持他的排列法。

(3) 涩谷版:《草稿完全复原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序文、第一卷第一章]》，马克思、恩格斯著，涩谷正编译，新日本出版社，1998年。

编译者涩谷正(Shibuya Tadasi)出生于1949年，1980年修满日本东北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博士课程学分后退学，同年起任鹿儿岛大学法律文学系副教授，1992年晋升为同系教授。涩谷版是涩谷作为日本文部省(现文部科学省之前身)的在外研究员从1995年3月至同年12月在阿姆斯特丹的"社会史国际研究所"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原件进行深入细致调查的成果。涩谷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与广松一样，也是开始于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

涩谷版由正文和别卷两册构成。就正文而言，编译者对手稿中所有的信息，例如笔迹、删除、修改、字句符号的位置等等都如实地进行了再现，其中不少内容是以往各种版本没有记载的。在排印上，涩谷版将所有栏外内容都排印在右页，而且是严格按照在手稿中的高度。另外，涩谷还在别卷中对复杂的文章推敲过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说明。

应该说在真实地再现文本内容方面，涩谷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遗憾的是，尽管在别卷对原文的推敲过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却没有附上德文原文，使读者难以把握其前后关联。而且，不改行直接排印的方式，也不如广松版那么直观。

另外，译者还想就与本书的翻译出版相关的一些情况略加说明。2001年12月，南京大学在香港实业家林健忠先生的鼎立支持下，成立了"中日文化研究中心"，张

异宾副校长(哲学系教授,笔名张一兵)兼任中心主任。中心下属的“广松哲学研究室”致力于广松著作的介绍与研究,先后组织翻译了《物象化的构图》、《存在与意义》第1、2卷和《事的世界观的前哨》,并作为“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中的“广松哲学系列”陆续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广松哲学也因此逐渐为国内学界所知晓。

从中心成立的时候开始,张异宾教授就筹划组织翻译广松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当时的中心主任助理何鉴的不懈努力下,中心于2002年8月从河出书房取得了翻译版权。承蒙张异宾教授错爱,本人有幸承担了这项工作。不久,何鉴助理转来了张异宾教授爱读的、几乎在每一页都写满了评语的《费尔巴哈》以及广松邦子夫人寄来的小林昌人先生补译的文库版。涩谷版则是中心的年红老师的先生陈健教授从日本东北大学寄来的,巧的是东北大学正是涩谷正教授的母校。在翻译过程中,张异宾教授以南京大学副校长、中心主任之尊从本译本的措辞到版式,反复对译者进行了悉心的指导;校样出来以后,又在百忙之中抽出保贵的时间专门撰写了四万余字的“代译序”,为读者提供了一个阅读指南,其严谨且充满激情的治学风范令译者佩服不已。

本书的翻译工作落实之后,张异宾教授向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进行了汇报,得到了该局李其庆副局长等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2003年11月6日,该局办公厅正式授权本译本使用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相关部分的译文。

广松邦子夫人对中心的广松著作翻译研究工作一直给予热情的支持,在中心成立后不久就慷慨地捐赠了既刊的广松全部著作。在此书的翻译过程中,不仅在许多细节问题上对译者进行了悉心的指导,而且还把小林昌人先生等日本著名学者介绍给译者,使译者受到了很大的教益。

责任编辑刘平老师为此书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她不仅对照德文对译文逐字逐句认真地进行了校对,而且还在体例等方面向译者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特邀责任校对南京大学出版社花建民副编审和南京大学哲学系方向红博士对本书进行了认真的校正。南京大学出版社黄继东主任也为本书的顺利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应该说,本书是上述领导、师友通力合作的结晶。对此,译者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令人痛心的是,为中心的筹建、发展做了大量工作的何鉴学兄因患癌症于2003年10月7日不幸去世,年仅44岁。他在去世的一个多月前,还从医院打电话向译者询问过本书翻译的进展情况。即便到现在,译者还是难以接受他已经离开我们这一悲痛的事实。但愿此译本不会辜负他的一片苦心。

广松版并不是尽善尽美的版本,再加上译者有限的水平又使该书原有的特长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削弱。不过如果此译本能为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素材,那对译者来说将是最大的欣慰。

彭　曦

2004年8月24日于南京大学丙字楼